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門目

第一册

卷首　聖諭　表文　職名　凡例

卷一　經部一　易類一

卷二　經部二　易類二

卷三　經部三　易類三

第二册

卷四　經部四　易類四

卷五　經部五　易類五

卷六　經部六　易類六

卷七　經部七　易類存目一

卷八　經部八　易類存目二

第三册

卷九　經部九　易類存目三

卷十　經部十　易類存目四

卷十一　經部十一　書類一
卷十二　經部十二　書類二
卷十三　經部十三　書類存目一
卷十四　經部十四　書類存目二
第四册
卷十五　經部十五　詩類一
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卷十七　經部十七　詩類存目一
卷十八　經部十八　詩類存目二
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周禮
卷二十　經部二十　禮類二儀禮
第五册
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禮記
卷二十二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三禮通義　通禮　雜禮書
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周禮　儀禮
卷二十四　經部二十四　禮類存目二禮記

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三禮通義　通禮　雜禮書

第六冊

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第七冊

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二　孝經類　孝經類存目

卷三十三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卷三十四　經部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卷三十五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第八冊

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

卷三十八　經部三十八　樂類
卷三十九　經部三十九　樂類存目
卷四十　經部四十　小學類一　訓詁
第九冊
卷四十一　經部四十一　小學類二　字書
卷四十二　經部四十二　小學類三　韻書
卷四十三　經部四十三　小學類存目一　訓詁　字書
卷四十四　經部四十四　小學類存目二　韻書
第十冊
卷四十五　史部一　正史類一
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類二　正史類存目
卷四十七　史部三　編年類
卷四十八　史部四　編年類存目
第十一冊
卷四十九　史部五　紀事本末類　紀事本末類存目
卷五十　史部六　別史類　別史類存目

卷五十一　史部七　雜史類
卷五十二　史部八　雜史類存目一
卷五十三　史部九　雜史類存目二
第十二册
卷五十四　史部十　雜史類存目三
卷五十五　史部十一　詔令奏議類詔令　奏議
卷五十六　史部十二　詔令奏議類存目詔令　奏議
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　傳記類一聖賢　名人　總錄上
卷五十八　史部十四　傳記類二總錄下　雜錄
第十三册
卷五十九　史部十五　傳記類存目一聖賢　名人上
卷六十　史部十六　傳記類存目二名人下
卷六十一　史部十七　傳記類存目三總錄上
卷六十二　史部十八　傳記類存目四總錄中
卷六十三　史部十九　傳記類存目五總錄下
卷六十四　史部二十　傳記類存目六雜錄　別錄

卷六十五　史部二十一　史鈔類　史鈔類存目
第十四册
卷六十六　史部二十二　載記類　載記類存目
卷六十七　史部二十三　時令類　時令類存目
卷六十八　史部二十四　地理類一　總志　都會郡縣
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地理類二　河渠　邊防
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地理類三　山川　古蹟　雜記
第十五册
卷七十一　史部二十七　地理類四　遊記　外紀
卷七十二　史部二十八　地理類存目一　總志
卷七十三　史部二十九　地理類存目二　都會郡縣上
卷七十四　史部三十　地理類存目三　都會郡縣下
卷七十五　史部三十一　地理類存目四　河渠　邊防
卷七十六　史部三十二　地理類存目五　山川
卷七十七　史部三十三　地理類存目六　古蹟　雜記
第十六册

卷七十八　史部三十四　地理類存目七　遊記　外紀
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　職官類　官制　官箴
卷八十　史部三十六　職官類存目　官制　官箴
卷八十一　史部三十七　政書類一　通制
卷八十二　史部三十八　政書類二　典禮　邦計　軍政　法令　考工
卷八十三　史部三十九　政書類存目一　通制　典禮
第十七册
卷八十四　史部四十　政書類存目二　邦計　軍政　法令　考工
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錄類一　經籍
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錄類二　金石
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錄類存目　經籍　金石
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評類
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　史評類存目一
卷九十　史部四十六　史評類存目二
第十八册
卷九十一　子部一　儒家類一

卷九十二　子部二　儒家類二
卷九十三　子部三　儒家類三
卷九十四　子部四　儒家類四
卷九十五　子部五　儒家類存目一
卷九十六　子部六　儒家類存目二
第十九册
卷九十七　子部七　儒家類存目三
卷九十八　子部八　儒家類存目四
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類
卷一百　子部十　兵家類存目
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法家類　法家類存目
卷一百二　子部十二　農家類　農家類存目
卷一百三　子部十三　醫家類一
第二十册
卷一百四　子部十四　醫家類二
卷一百五　子部十五　醫家類存目

卷一百六　子部十六　天文算法類一　推步
卷一百七　子部十七　天文算法類二　算書　天文算法類存目　推步　算書
第二十一册
卷一百八　子部十八　術數類一　數學　占候
卷一百九　子部十九　術數類二　相宅相墓　占卜　命書相書　陰陽五行
卷一百十　子部二十　術數類存目一　數學　占候
卷一百十一　子部二十一　術數類存目二　相宅相墓　占卜　命書相書　陰陽五行　〃　技術
卷一百十二　子部二十二　藝術類一　書畫上
第二十二册
卷一百十三　子部二十三　藝術類二　書畫下　琴譜　篆刻　雜技
卷一百十四　子部二十四　藝術類存目　書畫　琴譜　篆刻　雜技
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譜錄類　器用　食譜　草木鳥獸蟲魚
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譜錄類存目　器用　食譜　草木鳥獸蟲魚
第二十三册
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雜家類一　雜學
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雜家類二　雜考上

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雜家類三雜考下
卷一百二十　子部三十　雜家類四雜說上
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雜家類五雜說中

第二十四册

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三十二　雜家類六雜說下
卷一百二十三　子部三十三　雜家類七雜品　雜纂　雜編
卷一百二十四　子部三十四　雜家類存目一雜學上
卷一百二十五　子部三十五　雜家類存目二雜學下
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三十六　雜家類存目三雜考

第二十五册

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三十七　雜家類存目四雜說上
卷一百二十八　子部三十八　雜家類存目五雜說中
卷一百二十九　子部三十九　雜家類存目六雜說下
卷一百三十　子部四十　雜家類存目七雜品
卷一百三十一　子部四十一　雜家類存目八雜纂上
卷一百三十二　子部四十二　雜家類存目九雜纂中

卷一百三十三　子部四十三　雜家類存目十雜纂下

第二十六册

卷一百三十四　子部四十四　雜家類存目十一雜編

卷一百三十五　子部四十五　類書類一

卷一百三十六　子部四十六　類書類二

卷一百三十七　子部四十七　類書類存目一

卷一百三十八　子部四十八　類書類存目二

第二十七册

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類書類存目三

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說家類一雜事上

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說家類二雜事下

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說家類三異聞　瑣語

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五十三　小說家類存目一異聞

第二十八册

卷一百四十四　子部五十四　小說家類存目二瑣語　雜事

卷一百四十五　子部五十五　釋家類　釋家類存目

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　道家類
卷一百四十七　子部五十七　道家類存目
第二十九册
卷一百四十八　集部一　楚辭類　楚辭類存目　別集類一
卷一百四十九　集部二　別集類二
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別集類三
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別集類四
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　別集類五
卷一百五十三　集部六　別集類六
第三十册
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別集類七
卷一百五十五　集部八　別集類八
卷一百五十六　集部九　別集類九
卷一百五十七　集部十　別集類十
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十一　別集類十一
卷一百五十九　集部十二　別集類十二

第三十一册
卷一百六十　集部十三　別集類十三
卷一百六十一　集部十四　別集類十四
卷一百六十二　集部十五　別集類十五
卷一百六十三　集部十六　別集類十六
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十七　別集類十七
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十八　別集類十八
第三十二册
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十九　別集類十九
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別集類二十
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別集類二十一
第三十三册
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別集類二十二
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別集類二十三
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別集類二十四
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別集類二十五

第三十四册
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別集類二十六
卷一百七十四　集部二十七　別集類存目一
卷一百七十五　集部二十八　別集類存目二
第三十五册
卷一百七十六　集部二十九　別集類存目三
卷一百七十七　集部三十　別集類存目四
卷一百七十八　集部三十一　別集類存目五
第三十六册
卷一百七十九　集部三十二　別集類存目六
卷一百八十　集部三十三　別集類存目七
卷一百八十一　集部三十四　別集類存目八
卷一百八十二　集部三十五　別集類存目九
第三十七册
卷一百八十三　集部三十六　別集類存目十
卷一百八十四　集部三十七　別集類存目十一

卷一百八十五　集部三十八　別集類存目十二
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總集類一
第三十八册
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　總集類二
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　總集類三
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總集類四
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　總集類五
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總集類存目一
第三十九册
卷一百九十二　集部四十五　總集類存目二
卷一百九十三　集部四十六　總集類存目三
卷一百九十四　集部四十七　總集類存目四
卷一百九十五　集部四十八　詩文評類一
第四十册
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詩文評類二
卷一百九十七　集部五十　詩文評類存目

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詞曲類一　詞集上
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詞曲類二　詞集下　詞選　詞話　詞譜詞韻　南北曲
卷二百　集部五十三　詞曲類存目　詞集　詞選　詞話　詞譜詞韻　南北曲

辦理四庫全書歷次聖諭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上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爲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布黌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既已薈萃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爲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啓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爲經理。毋使吏胥藉

蠹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頗復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敍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旨。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闕。又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恆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著即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即著派出之大臣。詳悉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劉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敍簡明略節。附夾本書之內者。於檢查洵爲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檃括總敍。厓略。粘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上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爲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踳駁乖離。於體例未能

允協。即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爲斷。已覺凌雜不倫。況經訓爲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轇轕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隸眞草字樣。摭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古杜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爲鑿枘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爲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爲總裁官。即令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亦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敍列目錄。進呈俟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藏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誚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即行詳議繕摺具奏。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一摺。奉旨。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現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著照武英殿修書處之例。給與飯食。即交福隆安派員經理。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諭。前經降旨。博採遺編。彙爲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惠藝林。

旋據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踴躍奉公尚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儲蓄尚多用是廣爲蒐羅俾無遺佚冀以闡微補闕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繕成編陳之册府其中有俚淺譌謬者止存書名彙爲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今外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標緗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留內府且伊等將珍藏善本應詔彙交深可嘉尚若因此收存不發轉使耽書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爲公允朕豈肯爲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少嗣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不致混淆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諭國家當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光册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爲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

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專藏勿失。以裨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好古之勸。又如進呈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璵。以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竝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武英殿祗領。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諭旨。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爲稽古藏書者勸。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弆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版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爲詳細。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閱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

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鈔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鈔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評騭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脩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於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愼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諭。昨四庫館進呈裒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爲宋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祕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祕閣祕閣校理等官。頗稱

賅備。方今搜羅遺籍。彙爲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披閱釐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册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銜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即爲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勸加探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啓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祕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奏以聞。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諭。昨四庫全書薈要處呈進鈔錄各種書籍。朕於幾餘披閱。見粘簽考

訂之處頗爲詳細所有各簽向曾令其附錄於每卷之末即官板諸書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間藏板及坊肆鐫行之本難以概行刊入其原書譌舛業經訂正者外間仍無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天下也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所有諸書校訂各簽並著該總裁等另爲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板排刊流傳既不虛諸臣校勘之勤而海內承學者得以由此研尋凡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諭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爲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館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蹟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埸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爲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爲批識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稿彈劾權姦指陳利弊亦爲無慚骨鯁又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內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

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卽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甚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實錄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幷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爲盡善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即行發還。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留供石渠之藏。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祕。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立架分貯等語。朕命纂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今外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若爲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闊狹不等。分籤插架。不能整齊。莫若俟四庫全書鈔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鈔一分。貯之翰苑。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而傳布詞林。亦爲玉堂增一佳話。其各督撫購進諸書。將來仍可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將此諭令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鷹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敍。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漢室。尚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至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於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鷹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曾爲其

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爲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謚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敍改爲漢武韻府內删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鷹集亦一體更正並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爲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諸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鈔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謄錄草野無知照本鈔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塡既知塡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爲更正分校覆校俱係職官豈宜失檢若此至總裁等身爲大臣於此等字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咎更無所辭非他書總核記過者可比所有此二書之分校覆校及總裁官俱即着交部分別議處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並諭該館臣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咎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朕博蒐載籍。特命諸臣纂輯四庫全書。弆藏三閣。又擇其尤精者爲薈要。分貯大內及御園。用昭美備。所以多選謄錄。寬予限期。以期校成善本。嘉惠藝林。昨辦書期屆五年。將校對謄錄諸人。優予議敘。用示勸揚。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卽有譌舛。其未經指出者。尙不知凡幾。旣有校對專員。復有總校總裁。重重覆勘。一書經數人手眼。不爲不詳。何以漫不經意。必待朕之遍覽乎。若朕不加檢閱。將聽其譌誤乎。朕因四庫全書應繕寫者。統計十六萬八千册。卷帙浩繁。旣成大事。不妨略其小節。自開館以來。無不曲予加恩。多方鼓舞。所以體恤之者倍至。若此任意疎忽。屢訓不改。長此安窮。是徒以四庫書館開倖進之階。爲終南捷徑。又豈可不防微杜漸耶。前定總裁總校分校等。按次記過。三月查核。交部議處。原不過薄示懲儆。使知愧勵。乃各總裁僅請每部抽看十之一二。以圖卸責。身爲大臣。卽不宜如此存心。乃旣經抽看。而仍聽其魯魚亥豕。累牘連篇。其又何辭以自解飾耶。嗣後務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其於去取謄錄分校之際。更不宜左袒。屢乞恩准。以無負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咎。將此再行嚴飭在館諸臣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四庫全書館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礙應燬書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南州草。所載姦商姦璫結賄欺君諸疏。俱持論不撓。極爲抗直。又如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劾大璫潘相等以礦稅擾民。宋一韓掖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永等蠹國病民諸疏。俱屬詳明剴切。又侯震暘天垣疏略。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極論。幷及於沈漼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間若徐爾一之九八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蒙聽。此外亦

不過摭拾陳言。固無足取。其餘讜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實俱無慚骨鯁。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濟時艱。忠藎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違礙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紕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置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篇俱在。凡一時廢弛昏亂之迹。痛切敷陳。足資考鏡。朕以爲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別加編錄。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亾。亦可垂示方來。永爲殷鑒。況諸臣彈劾權姦。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況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爲其主。不宜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爲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量爲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燬。於辦理違礙書籍。似屬並行不悖。著交該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次呈覽。候朕鑒定。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諭。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爲詳備。其間因革損益。名異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周則監于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簡用得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即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即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綦詳。要

亦本于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虞十二牧之遺。歷朝改革。建置紛如。難以縷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淸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現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幷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核。陸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凜然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欽哉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諭。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恭載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棼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朝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本朝官書爲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聖義諸名目。雖爲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經諸家之前。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五朝聖訓硃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御註道德經。列於各家所註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竝行不悖。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卷首。所辦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

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刊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爲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爲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爲卷首。則編排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列朝御纂御批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爲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羲經。若以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定各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爲萬世法制。即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愼之至意。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丹國志。其說

採摘通鑑等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鈔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譌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爲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爲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爲紕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分注於北遼不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蔕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譌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氈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猪頭披皮之類。雖迹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源履武。復何以異。蓋神道設教。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足爲後世鑒戒者。仍據志實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

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繆。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卽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于上。竟置國事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粃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鈔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卽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卽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于簡端。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昨閱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媟狎。有乖雅正。夫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孔子不刪鄭衞。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無邪。卽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所謂託興遙深。語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臺新咏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麗之詞。號爲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爲卑下。今

美人八咏內所列麗華髮等詩毫無寄託輒取俗傳鄙褻之語曲爲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即其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併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諭四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富有美備不特內府珍藏藉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帙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讎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譌茲已釐訂蕆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督文宗文匯文瀾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藏庋該處爲人文淵藪嗜奇好學之士自必羣思博覽藉廣見聞從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鈔錄俾資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繙閱汚損或至過有珍祕以阻爭先快覩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羣書津逮譽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覓該督撫等諄飭所屬俟貯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呈明到閣鈔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閣等禁地森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鈔錄掌院不得勒阻留難如此廣爲傳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見之書互爲鈔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絃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欽此

進四庫全書表文

多羅貢郡王臣永瑢等奉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綱維於鼇極。函列雲珠。媲刪述於龍蹲。契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圃三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嬀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籙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維孔鮒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讎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勘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鈿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之幗。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櫝。莫不前徵邃古。丹壺溯合璧之蹤。毖發空林。青簡狐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稾存班固。爬羅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紙。精鏐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贉重緡。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囿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輶軺。軌順經涂。儀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既匃殘膏。驚廣彌蕪。百兩篇更珍贗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

而偏留或如許綠紂紅踵駁文而莫悟蘭臺庋貯多如賄改漆經棗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雯華縣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册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閎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瑞席羅圖神凝松棟播威棱於十曲響震靈夔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鷲帝嬀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昭陽韶歲特紬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蓋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宜翦命刋削其讕言瀝液堪珍敕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古壘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賸或有存留宛委藏餘不無佚漏十行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啟獻書之路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捩舵孟家東洛之船玉軸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王棨之所未聞筍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認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驤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槧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線割圜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粉本鉤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絲痕蠣扁曹連什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窳良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業凡鈎簾傳餐徧給於大官珉糜珠餡溫鑪圍炭紋凝鵝鴿之青朗甃涵冰色

暎玻璃之白花甎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嬛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騰囊帷蓋之餘。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辨。香霏辟惡。擁書何止百城。瀋瀆隃麋。削藁寧惟兩屋。譬入衆香之國。目眩瞀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驍聞見所未曾。實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睿鑒。提玉尺以量材。仰稟天裁。握銀華而鑒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卽荷絲綸。務臻完璧。吳澄易翼。辨顚倒乎陰陽。楊簡詩音。斥混淆乎周漢。稗官勦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醮章祈福。發凡於劉跂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愿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衢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洎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彌彰。鑒澄珠礫。詁經忌鑿。蟲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釐古誣眞。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蠹九蝨。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琵琶。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奩脂盝之篇。金谷新詞。判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闢。其傳燈。四代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儓。洪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四箴誤註。寧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醃醂。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豐。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譌傳。竝訂。黨碑再勒。嗟揖盜而開

門權燄彌張嗤教星而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賸蒐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酈注桑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逾漢儁之精經笥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以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澣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燮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曲洧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絀聰有取旁道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搴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因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巵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觜之膠竝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閔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獨斷咸稟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璘懸耀揆景鳧趨鏞棧先鳴聆音廣集鯨鐘方警啓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膏

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仞。於添籤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乾行至健。七旬之念典彌勤。離照無遺。一字之裒譏恆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寫之函。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釜。兼搜刊板之譌。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戩旁添待補之戈。塗黏必嚴。羅上辨續加之网。削除不盡。時飭以安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明周纖芥。共欽睿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媿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憎。督課雖詳。荷寵邀榮。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勻蟬翅。祖帖雙鉤。帙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擢穎。膩魚子之華牋。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暎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鋌貯朱提。珍毫豐茸。帕裁白氎。雕盤列飣。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慶叶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繪。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倏逾數載。香薰蘭櫝。方粗就而未終。閣簪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瀹。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勒彙總之鴻裁。已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寧拘門戶。上

沿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採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璋分圭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榮。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纇。一經採錄。眞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嶽。侔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囊螢。識同闚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類鞠通之食墨。仰蒙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光。恭進瑤階。同羲圖之永寶。從此依模范。狀若疊矩而重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玉。連綿告蔵。竚看四奏天闈。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化。帝機運經緯之功。皇極敷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觚棱雲構。嵬峨乎銀牓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日月。竝五經以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日

皇六子多羅質郡王　臣永瑢
皇八子多羅儀郡王　臣永璇
皇十一子　臣永瑆
大學士公　臣阿桂
大學士　臣英廉
大學士　臣嵇璜
領侍衛內大臣尚書公臣福隆安
領侍衛內大臣尚書　臣和珅
尚書　臣梁國治
侍郎　臣金簡
侍郎　臣董誥
侍郎　臣曹文埴

辦理四全庫書在事諸臣職名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奉旨開列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

正總裁

皇六子多羅質郡王　臣永瑢

皇八子多羅儀郡王　臣永璇

皇十一子　臣永瑆

原任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管吏部刑部事翰林院掌院學士　臣劉統勳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　臣劉綸

原任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管吏部刑部事翰林院掌院學士文淵閣領閣事　臣舒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領侍衛內大臣武英殿大學士管吏部事翰林院掌院學士文淵閣領閣事一等誠謀英勇公　臣阿桂

原任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管戶部事翰林院掌院學士文淵閣領閣事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臣于敏中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內務府總管教習庶吉士　臣英廉

原任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文淵閣領閣事　臣程景伊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文淵閣領閣事　臣嵇璜
太子太保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兼管工部內務府總管文淵閣提舉閣事一等
忠勇公和碩額駙　臣福隆安
太子太保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尚書內務府總管步軍統領世襲三等輕車都尉
臣和珅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　臣蔡新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工部尚書　臣裘曰修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　臣王際華
副總裁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教習庶吉士　臣梁國治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　臣曹秀先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今任工部尚書　臣劉墉
吏部侍郎今任左都御史　臣王杰
吏部侍郎　臣彭元瑞
原任經筵講官刑部侍郎　臣錢汝誠

戶部侍郎　臣金簡
經筵講官戶部侍郎　臣董誥
經筵講官戶部侍郎　臣曹文埴
原任兵部侍郎　臣沈初

總閱官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務兵部尚書　臣德保
禮部侍郎　臣周煌
署工部侍郎　臣莊存與
經筵講官吏部侍郎　臣汪廷璵
禮部侍郎　臣謝墉
工部侍郎今任江西學政　臣達椿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胡高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今任順天學政　臣汪永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金士松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尹壯圖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李綬

宗人府府丞今任浙江學政　臣寶光鼐
太常寺卿　臣倪承寬
原任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李汪度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今任福建學政　臣朱珪

總纂官

文淵閣直閣事兵部侍郎　臣紀昀
文淵閣直閣事大理寺卿　臣陸錫熊
太常寺少卿今任山東布政使　臣孫士毅

總校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少詹事　臣陸費墀

翰林院提調官

日講起居注官司經局洗馬今任通政使　臣夢吉
翰林院編修　臣祝德麟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今任江南河庫道　臣劉錫嘏
原任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　臣王仲愚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臣百齡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讀　臣張　燾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宋　銑
翰林院編修今任禮科給事中　臣蕭際韶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讀　臣德　昌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黃瀛元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曹　城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講　臣瑞　保
翰林院編修　臣陳崇本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檢討　臣五　泰
翰林院檢討　臣運　昌
原任軍機處行走工科給事中　臣章寶傳
軍機處行走鴻臚寺卿今任江西布政使　臣馮應榴
軍機處行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任貴州布政使　臣孫永清
軍機處行走浙江道監察御史今任廣東學政　臣史夢琦
軍機處行走戶部郎中　臣劉謹之
軍權處行走工部郎中　臣蔣謝庭

軍機處行走翰林院修撰　臣戴衢亨

武英殿提調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少詹事　臣陸費墀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彭紹觀

翰林院編修　臣查　瑩

翰林院編修今任山西學政　臣劉種之

文淵閣校理左春坊左贊善　臣韋謙恆

翰林院檢討　臣彭元琉

翰林院編修　臣吳裕德

翰林院編修　臣關　槐

翰林院編修　臣周興岱

總目協勘官

文淵閣校理原任洗馬候補侍講　臣劉權之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臣汪如藻

翰林院編修　臣程晉芳

翰林院編修　臣李　潢

翰林院庶吉士　臣梁上國
禮部候補主事　臣任大椿
原任國子監助教　臣張義年

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右春坊右中允　臣劉校之
翰林院編修今任詹事府詹事　臣劉躍雲
翰林院編修今任刑科給事中　臣陳昌圖
翰林院編修　臣勵守謙
翰林院編修今任太常寺少卿　臣藍應元
原任翰林院編修續任掌湖廣道監察御史　臣鄒玉藻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王嘉曾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講　臣莊承籛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講　臣吳壽昌
翰林院編修今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臣劉湄
翰林院編修　臣吳典
原任司經局洗馬　臣黃軒

翰林院編修　臣王增
翰林院編修今任陝西道監察御史　臣王爾烈
翰林院編修　臣閔思誠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臣陳昌齊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孫辰東
翰林院編修　臣俞大猷
文淵閣校理右春坊右庶子　臣平恕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臣李堯棟
翰林院編修今任國子監司業　臣郝炳泰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臣莊通敏
翰林院編修　臣黃鑄齡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金集
翰林院編修　臣邵晉涵
翰林院編修　臣周永年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　臣戴震
翰林院庶吉士續任戶部主事　臣楊昌霖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莫瞻菉
翰林院檢討　臣王坦修
翰林院編修　臣范　衷
翰林院編修　臣許兆椿
翰林院編修　臣于　鼎
翰林院編修　臣王春煦
翰林院編修　臣吳鼎雯
翰林院編修　臣吳省蘭
翰林院修撰　臣汪如洋
翰林院編修　臣陳萬青
翰林院庶吉士　臣祝　堃

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左春坊左庶子今任國子監祭酒　臣鄒奕孝
翰林院編修　臣鄭際唐
翰林院檢討　臣左　周
原任刑部郎中　臣姚　鼐

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　臣翁方綱
原任翰林院編修　臣朱鶚
黃簽考證纂修官
候補國子監司業　臣王太岳
候補國子監司業　臣曹錫寶
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
原任欽天監中官正　臣郭長發
欽天監靈臺郎　臣陳際新
算學錄　臣倪廷梅
繕書處總校官
中允銜翰林院編修　臣王燕緒
翰林院編修銜　臣朱鈐
翰林院檢討　臣何思鈞
翰林院庶吉士銜　臣倉聖脈
繕書處分校官
原任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中允　臣張書勳

文淵閣校理右春坊中允　臣季學錦
翰林院修撰　臣錢棨
翰林院修撰　臣金榜
翰林院編修續任掌四川道監察御史　臣張秉慈
翰林院編修今任山東道御史　臣項家達
翰林院編修今任京畿道監察御史　臣楊壽楠
翰林院編修　臣裴謙
翰林院編修　臣張能照
翰林院編修　臣汪學金
翰林院編修　臣嚴福
翰林院編修　臣孫希旦
翰林院編修　臣羅修源
翰林院編修　臣朱攸
翰林院編修　臣邱庭漋
翰林院編修　臣錢樾
翰林院編修　臣周瓊

翰林院編修　臣吳錫麒
翰林院編修　臣蔡廷衡
翰林院編修　臣翟槐
翰林院編修　臣施培應
翰林院編修　臣吳舒帷
翰林院編修　臣何循
翰林院編修　臣顏崇瀉
翰林院編修　臣張九鐔
翰林院編修　臣王天祿
翰林院編修　臣馮敏昌
翰林院編修　臣朱紱
翰林院編修　臣閔惇大
翰林院編修　臣劉汝蕃
翰林院編修　臣高棫生
翰林院編修　臣范來宗
翰林院編修　臣馬啓泰

翰林院編修　臣戴聯奎
翰林院編修　臣方　煒
翰林院編修　臣徐如澍
翰林院編修　臣戴心亨
翰林院編修　臣戴均元
翰林院編修　臣孫玉庭
翰林院編修　臣許　烺
翰林院編修　臣沈孫璉
翰林院編修　臣盧　應
翰林院編修　臣錢　栻
翰林院編修　臣胡　榮
翰林院編修　臣程昌期
翰林院編修　臣何西泰
翰林院編修　臣王嘉曾
翰林院編修　臣盧　遂
翰林院編修　臣沈清藻

翰林院檢討　臣洪其紳
翰林院檢討　臣李奕疇
翰林院檢討　臣温常綬
翰林院檢討　臣王福清
翰林院檢討　臣德　生
翰林院檢討　臣李鼎元
翰林院檢討　臣張　位
翰林院檢討　臣蕭廣運
翰林院檢討　臣蕭九成
翰林院檢討　臣王允中
翰林院檢討　臣龔大萬
翰林院檢討　臣羅國俊
翰林院檢討　臣錢世錫
翰林院檢討　臣饒慶捷
翰林院檢討　臣汪　晟
原任翰林院檢討　臣郭　寅

翰林院檢討降調候補　臣王汝嘉
翰林院檢討今任掌江西道監察御史　臣王鍾健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吏部員外郎　臣馮培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戶部主事　臣李廷敬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禮部主事　臣吳蔚光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兵部主事　臣徐文榦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刑部主事　臣曾廷標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刑部主事　臣祖之望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刑部主事　臣范鏊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刑部主事　臣胡必達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吏部主事　臣陳墉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　臣陳文樞
翰林院庶吉士　臣王受
翰林院庶吉士　臣王朝梧
翰林院庶吉士　臣蔡共武
翰林院庶吉士　臣潘紹觀

翰林院庶吉士　臣蔣予蒲
翰林院庶吉士　臣馮集梧
翰林院庶吉士　臣曾燠
翰林院庶吉士　臣吳紹浣
翰林院庶吉士　臣鍾文韞
翰林院庶吉士　臣俞廷椿
翰林院庶吉士　臣侍朝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　臣張愼和
吏部員外郎　臣牛稔文
起居注主事　臣呂雲棟
文淵閣檢閱宗人府主事　臣胡敏
刑部主事　臣王慶長
文淵閣檢閱工部主事　臣龔敬身
內閣中書今任禮部郎中　臣張培
內閣中書續任吏部郎中　臣李棻
內閣中書今任戶部員外郎　臣汪日章
內閣中書今任兵部員外郎

內閣中書今任宗人府主事　臣吳　俊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主事　臣方維甸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員外郎　臣王　瓚
內閣中書今任戶部主事　臣吳紹昱
內閣中書今任戶部主事　臣毛上炅
內閣中書今任兵部主事　臣盛惇崇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主事　臣杜兆基
內閣中書續任兵部主事　臣雷　純
文淵閣檢閱內閣侍讀　臣宋　鎔
文淵閣檢閱內閣侍讀　臣裘行簡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　臣李斯咏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　臣方大川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　臣金光悌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　臣劉圖南
內閣中書　臣李　荃
內閣中書　臣胡紹基

內閣中書　臣董聯毅
內閣中書　臣程　炎
內閣中書　臣王學海
內閣中書　臣楊世綸
內閣中書　臣閔思毅
內閣中書　臣邱桂山
內閣中書　臣馬猶龍
內閣中書　臣甄松年
內閣中書　臣沈　琨
內閣中書　臣鮑之鍾
內閣中書　臣王　照
內閣中書　臣王中地
內閣中書　臣費振勳
內閣中書　臣沈叔埏
內閣中書　臣顧宗泰
內閣中書　臣楊　揆

內閣中書　臣洪　梧
內閣中書　臣江　璉
內閣中書　臣孫　球
內閣中書　臣徐秉敬
內閣中書　臣秦　瀛
內閣中書　臣黃秉元
內閣中書　臣張敦培
內閣中書　臣潘奕雋
內閣中書　臣張曾效
內閣中書　臣石鴻翥
內閣中書　臣趙秉淵
內閣中書　臣劉　英
內閣中書　臣沈鳳輝
內閣中書　臣温汝适
內閣中書　臣賈　鋏
內閣中書　臣章　煦

內閣中書　臣葉　炎
內閣中書　臣郭　晉
內閣中書　臣毛鳳儀
內閣中書　臣竇汝翼
內閣中書　臣張　塤
內閣中書　臣汪師曾
內閣中書　臣言朝標
內閣中書　臣趙懷玉
內閣中書　臣徐步雲
內閣中書　臣宋枋遠
內閣中書　臣吳翼成
內閣中書　臣李元春
內閣中書　臣劉源溥
內閣中書　臣陳　木
內閣中書　臣周　鋐
內閣中書　臣卜維吉
原任內閣中書
原任內閣中書
中書科中書
中書科中書
候補中書科中書
國子監助教
國子監助教
國子監助教

國子監助教　臣金學詩
國子監助教　臣黃昌禔
原任國子監助教　臣汪錫魁
內閣典籍　臣袁文邵
詹事府主簿　臣汪日贊
國子監監丞　臣金兆燕
原任國子監監丞　臣張曾炳
國子監學正　臣沈培
國子監學正　臣蔡鎮
國子監學正今任大理寺司務　臣吳垣
國子監學錄　臣常循
國子監學錄　臣李巖
考取國子監學正候補教諭　臣張志楓
通政司經歷　臣張光第
太常寺典簿　臣劉景岳
太常寺博士　臣郭祚熾
進士　臣柴模

進士　臣吳樹萱
篆隸分校官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工部主事　臣王念孫
國子監學正　臣謝登雋
繪圖分校官
工部員外郎　臣門應兆
督催官
翰林院編修　臣祥慶
內務府郎中　臣董椿
翰林院筆帖式　臣楚維寧
翰林院收掌官
筆帖式今任戶部員外郎　臣安盛額
筆帖式今任吏部主事　臣文英
筆帖式今任東陵主事　臣富廉
筆帖式今任刑部主事　臣舒明阿

筆帖式今任大理寺寺丞　臣白瑛
原任筆帖式續任大理寺寺丞　臣英璽德
筆帖式今任工部司務　臣榮安
筆帖式今任甘肅知縣　臣明福
筆帖式　臣博良
筆帖式　臣恆敬
筆帖式　臣那善
筆帖式　臣長亮
筆帖式　臣經德
筆帖式　臣慶明
筆帖式　臣盛文
筆帖式　臣張純賢
筆帖式　臣福智
筆帖式　臣承露
原任翰林院孔目　臣熊志契
翰林院待詔　臣馬蔡

繕書處收掌官

中書科中書　臣田起莘
國子監典簿　臣吳應霞
國子監學正　臣史國華

武英殿收掌官

奉宸院筆帖式　臣阿克敦
原任筆帖式候選知縣　臣敷註禮
筆帖式　臣德光
筆帖式　臣廣傳
七品庫掌　臣陸達塞
七品庫掌　臣海寧
七品庫掌　臣準提保
七品庫掌　臣伊昌阿
七品庫掌　臣海福
委署庫掌　臣德明
委署庫掌　臣福慶
柏唐阿

柏唐阿　臣永清
柏唐阿　臣惠保
管造司庫守　臣八十
監造官
內務府郎中兼佐領　臣劉淳
武英殿監造　臣紹言
武英殿監造　臣伊靈阿

四庫全書凡例

一是書卷帙浩博爲亙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權衡獨運袞鉞斯昭睿鑒高深迥非諸臣管蠡之所及隨時訓示曠若發蒙八載以來不能一一殫記謹錄歷次恭奉聖諭爲一卷載諸簡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媲刪述懸諸日月昭示方來與歷代官修之本泛稱御定者迥不相同

一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所錄諸書各以時代爲次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於列朝聖製皇上御撰揆以古例當弁冕全書而我皇上道秉大公義求至當以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在衡鑒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從門目弁於國朝著述之前此尤聖裁獨斷義愜理精非館臣所能仰贊一詞者矣

一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竝擷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羣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等差有辨旌別兼施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且精矣

一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擇善而從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入集部今以

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史例。立別史一門。香譜鷹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今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歷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今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爲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通考別立詩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滋繁碎。今仍從諸史之例。併爲別集一門。又兼詁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爲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又不見其爲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皆務求典據。非事更張。

一。焦竑國史經籍志多分子目。頗以餖飣爲嫌。今酌乎其中。惟經部之小學類。史部之地理傳記政書三類。子部之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四類。集部之詞曲類。流派至爲繁夥。端緒易至茫如。謹約分小學爲三子目。地理爲九子目。傳記爲五子目。政書爲六子目。術數爲七子目。藝術譜錄各爲四子目。雜家爲五子目。詞曲爲四子目。使條理秩然。又經部之禮類。史部之詔令奏議類。目錄類。子部之天文算法類。小說家類。亦各約分子目。以便檢尋。其餘瑣節。槩爲删併。

一。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今並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今以其但取儷辭。無關經義。改隸類書。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

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揚雄太元經。舊入儒家類。今改隸術數。俞琰易外別傳。舊入易類。今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埴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凡斯之流。不可殫述。並一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眞。

一。諸書刊寫之本不一。謹擇其善本錄之。增刪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錄之。每書名之下。欽遵諭旨。各註某家藏本。以不沒所自。其坊刻之書。不可專題一家者。則註曰通行本。至其編次先後。漢書藝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雜置諸臣之中。殊爲非體。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於義爲允。今從其例。其餘槩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閨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侍之作。雖不宜廁士大夫間。然漢志小學家。嘗收趙高之爰歷。史游之急就。今從其例。亦間存一二。外國之作。前史罕載。然既歸王化。卽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本增鄭麟趾徐敬德之屬。亦隨時代編入焉。

一。諸書次序。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所註之書而不論作註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註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國朝李光地註解正蒙。以註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晫所輯之曾子子思子。則仍列於宋呂柟所輯之周子鈔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裒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

一。劉向校理祕文。每書具奏。曾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然鞏好借題抒議。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疎略。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稍具崖略。亦未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薈萃羣言。較爲賅博。而兼收並列。未能貫串折衷。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一。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一。歷代敕撰官書。如周易正義之類。承詔纂修。不出一手。一一詳其爵里。則末大於本。轉病繁冗。故但記其成書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縷陳其爵里。又如漢之賈董。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以及韓范司馬諸名臣。周程張朱諸道學。其書並家弦戶誦。雖村塾童豎。皆能知其爲人。其爵里亦不復贅。至一人而著數書。分見於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已著錄。以省重複。如二書在一卷之中。或數頁之內。易於省記者。則第二部但著其名。如明戴原禮。已見所校補朱震亨金匱鉤元條下。其推求師意二卷。僅隔五條之類。

一。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如成風爲魯僖

公之母。明載左傳。而趙鵬飛春秋經筌謂。不知爲莊公之妾。爲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禮之得失乎。劉子翼入唐爲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明載唐書劉禕之傳。而朱子通鑑綱目書貞觀元年徵隋祕書劉子翼不至。尹起莘發明稱特書隋官以美之。與陶潛稱晉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終。可定其品之賢否乎。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爲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

一。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卽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卽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竝凜遵諭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詞。亦槩從删削。其倚聲塡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爲錄存。竝蒙皇上指示命從屏斥。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去取不敢不嚴。

一。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儒生著書。務爲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於論九河則欲修禹跡。考六典則欲復周官。封建井田。動稱三代。而不揆時勢之不可行。至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札。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議。欲掘坑藏錐。以刺敵。武備新書。欲雕木爲虎。以臨陣。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人人皆讀左傳。凡斯之類。竝闢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爲有用之學。

一。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爲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幷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讎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爲

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伏讀御題朱弁曲洧舊聞。致遺憾於洛黨。又御題顧憲成涇皋藏稾。示烱戒於東林。誠洞鑒情僞之至論也。我國家文教昌明。崇眞黜僞。翔陽赫燿。陰翳潛消。已盡滌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漸。不能不慮遠思深。故甄別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畛域。以預消芽蘖之萌。至詩社之標榜聲名。地志之矜誇人物。浮辭塗飾。不盡可憑。亦併詳爲考訂。務核其眞。庶幾公道大彰。俾尙論者知所勸戒。

一。文章德行。在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幵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匪止微瑕。凡茲之流。竝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

一。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相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考古者無所別裁。則多岐而太雜。有所專主。又膠執而過偏。左右佩劍。均未協中。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顚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狹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竝蓄。如渤澥之納衆流。庶不乖於全書之目。

一。七略所著古書。卽多依託。班固漢書藝文志注可覆按也。遷流泊於明季。譌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今一一詳核。竝斥而存目。兼辨證其非。其有本屬僞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眞贋相參。歷代詞人。已

引爲故實未可概爲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爲原帙者則題曰舊本題某代某人撰其踵誤傳譌如呂本中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於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一無可取如燕丹子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類經聖鑒洞燭其妄者則亦斥而存目不使濫登一九流自七略以來卽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今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一是書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爲多然大抵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於馬班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閩之道學定論久孚無庸更贅一語者則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蓋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襲舊文無可復議者亦不敢橫生別解凡以求歸至當以昭去取之至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一

經部總敘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竦商鞅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爲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微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衆說。務

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爲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經部一

易類一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爲條論具列於左

【子夏易傳十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卜子夏撰案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僞中生僞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道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隳剌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亦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眞本荀勖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

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繆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是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爲子夏傳者乃唐張弧之易案弧唐末爲大理寺評事有素履子別著錄是唐時又一僞本並行故宋國史志以假託子夏易傳與眞子夏易傳兩列其目而崇文總目亦稱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也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僞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流傳既久姑存以備一家云爾

謹案唐徐堅初學記以太宗御製升列歷代之前蓋臣子尊君之大義焦竑國史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並踵前規臣等編摩四庫初亦恭錄御定易經通注御纂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義弁冕諸經仰蒙指示命移冠國朝著述之首俾尊卑有序而時代不淆聖度謙沖酌中立憲實爲千古之大公謹恪遵彝訓仍託始於子夏易傳並發凡於此著四庫之通例焉

又案託名之書有知其贋作之人者有不知其贋作之人者不能一一歸其時代故漢書藝文志仍從其所託之時代爲次今亦悉從其例

【周易鄭康成註一卷】通行本　宋王應麟編應麟字伯厚慶元人自署浚儀蓋其祖籍也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案隋志載鄭元周易註九卷又稱鄭元王弼二註梁陳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然新唐書著錄十卷是

唐時其書猶在。故李鼎祚集解多引之。宋崇文總目。惟載一卷。所存者僅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餘皆散佚。至中興書目。始不著錄。案中興書目今不傳。此據馮椅易學所引。則亡於南北宋之間。故晁說之朱震尚能見其遺文。而淳熙以後諸儒。卽罕所稱引也。應麟始旁摭諸書。裒爲此帙。經文異字。亦皆並存。其無經文可綴者。則總錄於末。簡又以元註多言互體。并取左傳禮記周禮正義中論互體者八條。以類附焉。考元初從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費氏易。故其學出入於兩家。然要其大旨。費義居多。實爲傳易之正脈。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註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註不可廢。其論最篤。唐初詔修正義。仍黜鄭崇王。非達識也。應麟能於散佚之餘。蒐羅放失。以存漢易之一線。可謂篤志遺經。研心古義者矣。近時惠棟。別有考訂之本。體例較密。然經營剏始。實自應麟。其捃拾之勞。亦不可泯。今並著於錄。所以兩存其功也。

謹按前代遺書。後人重編者。如有所竄改增益。則從重編之時代。曾子子思子之類是也。如全輯舊文。則仍從原書之時代。故此書雖宋人所輯。而列於漢代之次。後皆倣此。

【新本鄭氏周易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惠棟編。棟字定宇。長洲人。初王應麟輯鄭元易註一卷。其後人附刻玉海之末。雖殘章斷句。尚頗見漢學之崖略。於經籍頗爲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棟因其舊本。重爲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考求原本。註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徵。極爲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採羣籍。上經補二十八條。下經補十六條。繫辭傳補十四條。說卦傳補二十二條。序卦傳補七條。雜卦傳補五條。移應麟所附易贊一篇

於卷端。刪去所引諸經正義論互卦者八條。而別據元周禮太師註。作十二月爻辰圖。據元月令註。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附於卷末。以駁朱震漢上易傳之誤。雖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密。實勝原書。應麟固鄭氏之功臣。棟之是編。亦可謂王氏之功臣矣。

【陸氏易解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姚士粦所輯。吳陸績周易註也。吳志載績所著有易註。不言卷數。隋書經籍志有陸績周易註十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陸績周易述十三卷。會通一卷。新舊唐書志所載卷數與釋文同。原本久佚。未詳其孰是。此本爲鹽邑志林所載。凡一百五十條。朱彝尊經義考以爲鈔撮陸氏釋文李氏集解二書爲之。然此本採京氏易傳註爲多。而彝尊未之及。又稱其經文異諸家者。履帝位而不疚。疚作疾。明辨晳也。晳作逝。納約自牖。牖作誘。三年克之。憊也。憊作備。此本又皆無之。豈所見別一本歟。然彝尊明言鹽邑志林。其故則不可詳矣。彝尊又言曹溶曾見有三卷者。然諸家著錄並無三卷之本。殆京氏易傳三卷。舊本題曰陸績註。溶偶觀之未審。因誤記誤說也。昔宋王應麟輯鄭氏易註。爲學者所重。士粦此本雖不及應麟搜討之勤博。而掇拾殘剩。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見陸氏易註之大畧矣。績字公紀。吳郡人。官至鬱林太守。加偏將軍。事蹟具吳志。士粦字叔祥。海鹽人。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寓居德清姜氏家。姜始授以句讀。晚乃卓然自立。蓋亦奇士云。

【周易註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上下經註及略例。魏王弼撰。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註。晉韓康伯撰。隋書經籍志以王韓之書各著錄。故易註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繫辭註作三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載弼註七卷。蓋合略例計之。今本作十卷。則併韓書計之也。考王儉七志已稱弼易註十

卷。案七志今不傳。此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則併王韓爲一書。其來已久矣。自鄭元傳費直之學。始析易傳以附經。至弼又更定之。說者謂鄭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鄭氏易註。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鄭本尚以文言自爲一傳。所割以附經者。不過彖傳象傳。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經皆弼所更定。非鄭氏之舊也。每卷所題乾傳第一。泰傳第二。噬嗑傳第三。咸傳第四。夬傳第五。豐傳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爲名。據王應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標。蓋因毛氏詩傳之體例。相沿既久。今亦仍舊文錄之。惟經典釋文。以泰傳爲需傳。以噬嗑傳爲隨傳。與今本不同。證以開成石經。一一與陸氏所述合。當由後人以篇頁不均。爲之移併。以非宏旨之所繫。今亦不復追改焉。其略例之註。爲唐邢璹撰。璹里籍無考。其結銜稱四門助教。案唐書王鉷傳。稱爲鴻臚少卿。邢璹子縡。以謀反誅。則終於鴻臚少卿也。太平廣記載其奉使新羅。賊殺賈客百餘人。掠其珍貨貢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註則至今附弼書以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蜀本略例有璹所註。止有篇首釋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別本。今則惟此本存。所謂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卽費氏學。李鼎祚書。尚頗載其遺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已與弼註略近。但弼全廢象數。又變本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爲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

【周易正義十卷】內府刊本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寖流於讖緯。王

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志。載晉揚州刺史顧夸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册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案悅之卽顧夸之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顏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註。而衆說皆廢。故隋志易類。稱鄭學淩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志之時。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云時舍。註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註二四爲陰。三五爲陽。則曰輔嗣以爲初上無陰陽定位。此註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註。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輔嗣註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是雖弼所未註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註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穎達至斥爲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註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註本同。殆後人從註本合併歟。

【周易集解十七卷】內府藏本　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始末未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爲祕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臺。知爲資州人耳。朱睦㮮序稱爲祕閣學士。不知何

據也。其時代亦不可考。舊唐書經籍志稱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而不載是編。知爲天寶以後人矣。其書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讀書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經義考引李燾之言。則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無亡失也。朱睦㮮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稱十卷。與燾說同。今所行毛晉汲古閣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稱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與諸家所說截然不同。殊滋疑竇。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元。經註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云云。則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爲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載。蓋併索隱略例數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故又與朱睦㮮序不符。蓋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索隱一語。故疑者誤疑。改者誤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愈說愈譌耳。今詳爲考正。以祛將來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見。則姑仍以毛本著錄。蓋篇帙分合。無關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書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傳散綴六十四卦之首。蓋用毛詩分冠小序之例。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巘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案盧氏周易註。隋志已佚其名。崔覲伏曼容孔穎達案以上三十二家。朱睦㮮序所考。姚規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經義考所補考。等三十五家之說。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是眞可寶之古笈也。

【周易口訣義六卷】永樂大典本　唐史徵撰。崇文總目曰河南史徵。不詳何代人。晁公武讀書志曰田氏以爲魏鄭公撰。誤。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避諱作證字。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徵。蓋以徵徵二字相近而譌。別本作史之徵。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譌耳。今定爲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爲唐人。從朱彝尊經義考也。永樂大典載徵自序云。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註爲宗。後約孔疏爲理。故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志皆以爲直鈔註疏。以便講習。故曰口訣。今詳考之。實不盡然。如乾彖引周氏說。大象引宋衷說。屯彖引李氏說。師彖引陸績說。六五引莊氏說。謙六五引張氏說。賁大象引王廙說。頤大象引荀爽說。坎大象引莊氏說。上六引虞氏說。咸大象引何妥說。萃彖引周宏正說。升彖引褚氏說。井大象引何妥說。革彖引宋衷說。鼎彖引何妥說。震九四引鄭衆說。漸彖引褚氏說。大象引侯果說。困大象引周宏正說。兌大象引鄭衆說。漸九五引陸績說。多出孔穎達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又如賁大象所引王氏說。頤大象所引荀爽說。雖屬集解所有。而其文互異。坎上六所引虞翻說。則集解刪削過略。此所載猶詳。蓋唐去六朝未遠。隋志所載諸家之書。猶有存者。故徵得以旁蒐博引。今閱年數百。舊籍佚亡。則遺文緒論。無一非吉光片羽矣。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余蕭客蒐古經解鉤沈。於唐以前諸儒舊說。單辭隻義。蒐採至詳。而此書所載。均未之及。信爲難得之祕本。雖其文義間涉拙澀。傳寫亦不免譌脫。而唐以前解易之書。子夏傳既屬僞撰。王應麟所輯鄭元註。姚士粦所輯陸績註。亦非完書。其實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徵自序作六卷。諸家書目並同。今僅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所佚無多。仍編爲六卷。存其舊焉。

【周易舉正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唐郭京撰。京不知何許人。崇文總目稱其官爲蘇州司戶參軍。據自序言御註孝經。删定月令。則當爲開元後人。序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人等本。舉正其謬。凡所改定。以朱墨書別之。其書。崇文總目始著錄。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註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曆間乃行於世也。洪邁李燾並以爲信。晁公武則謂以繇象相正。有闕漏可推而知。託言得王韓手札及石經。趙汝楳亦詆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王應麟又援後漢書左雄傳職斯祿薄句。證其改旅卦斯字爲斷之非。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駁之尤力。今考是書唐志不載。李燾以爲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案燾說見文獻通考。然但可以解舊書經籍志耳。若新書藝文志。則唐末之書無不具列。豈因開元以後而遺之。疑其書出宋人依託。非惟王韓手札不可信。併唐郭京之名。亦在有無疑似之間也。顧其所說。推究文義。往往近理。故晁公武雖知其託名。而所進易解。乃多引用。卽朱子本義。於坤象傳之履霜堅冰賁象傳之剛柔交錯。震彖傳之不喪匕鬯。亦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矣。晁公武讀書志載京原序。稱所改正者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而洪邁容齋隨筆。趙汝楳易序叢書。皆作一百三處。今本所載原序。亦稱差謬處一百三節。則晁氏所云。殆爲疎舛。又原本稱別以朱墨。蓋用經典釋文之例。今所行本。已全以墨書。蓋非其舊。以非宏旨之所繫。故仍從近刻焉。

易類二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劉牧撰。牧字長民。其墓誌作字先之。未詳孰是。或有兩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宋志載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圖三卷。其注今不傳。惟圖尚在。卷數與晁氏本同。漢儒言易。多主象數。至宋而象數之中。復岐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學出於种放。放出於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異。其學盛行於仁宗時。黃黎獻作略例隱訣。吳祕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葉昌齡則作圖義以駁之。宋咸則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覯復有刪定易圖論。至蔡元定則以爲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從之。著易學啓蒙。自是以後。若胡一桂董楷吳澄之書。皆宗朱蔡。牧之圖幾於不傳。此本爲通志堂所刊。何焯以的自道藏錄出。今考道藏目錄。實在洞眞部靈圖類雲字號中。是卽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一證。錄而存之。亦足廣異聞也。南宋時劉敏士嘗刻於浙右漕司。前有歐陽脩序。吳澄曰。脩不信河圖。而有此序。殆後人所僞爲。而牧之後人誤信之者。俞琰亦曰序文淺俚。非脩作。其言有見。故今據而削之。其遺論九事。一爲太皞授龍馬負圖。二爲六十四卦推盪訣。三爲大衍之數五十。四爲八卦變六十四卦。五爲辨陰陽卦。六爲復見天地之心。七爲卦終未濟。八爲蓍數揲法。九爲陰陽律呂圖。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遺論。本別爲一卷。徐氏刻九經解。附之鉤隱圖末。今亦仍之焉。

【周易口義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歷太常博士。致仕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天隱始末未詳。葉祖洽作陳襄行狀。稱襄有二妹。一適進士倪天隱。殆即其人。董莽嚴陵集載其桐廬縣令題名碑記一篇。意其嘗官睦州也。其說易以義理爲宗。邵伯温聞見前錄。記程子與謝湜書。言讀易當先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三原劉紹攽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於觀卦辭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居上爲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逵。考伊川年譜。皇祐中游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說爲前人所未及。今核以程傳。良然。朱子語類。亦稱胡安定易。分曉正當。則是書在宋時。固以義理說易之宗已。王得臣塵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是書殆即是時所說。宋志載瑗易解十卷。周易口義十卷。朱彝尊經義考引李振裕之說云。瑗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其門人倪天隱述之。以非其師手著。故名曰口義。後世或稱口義。或稱易解。實無二書也。其說雖古無明文。然考晁公武讀書志。有云胡安定易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其說與口義合。又列於易傳條下。亦不另出口義一條。然則易解口義爲一書明矣。宋志蓋誤分爲二也。

【温公易說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司馬光撰。考蘇軾撰光行狀。載所作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宋史藝

文志作易說一卷。又三卷。又繫辭說二卷。晁公武讀書志云易說雜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朱子語類。又云嘗得溫公易說於洛人范仲彪。盡隨卦六二。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喜其復全。是其書在宋時所傳本已往往多寡互異。其後乃幷失其傳。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爲已佚。今獨永樂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實不止於隨卦。似卽朱子所稱後得之本。其釋每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無說者。惟繫辭差完備。而說卦以下。僅得二條。亦與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陳友文集傳精義馮椅易學。胡一桂會通諸書所引光說核之。一一具在。知爲宋代原本無疑。其解義多闕者。蓋光本撰次未成。亦如所著潛虛。轉以不完者爲眞本。並非有所殘佚也。光傳家集中有答韓秉國書。謂王輔嗣以老莊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爲據。蓋其意在深闢虛無元渺之說。故於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如解同人之彖。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咸之九四。曰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喜。愛則不見其所可惡。惡則不見其所可愛。大都不襲先儒舊說。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惜其沈湮既久。說易家竟不獲覩其書。今幸際聖朝表章典籍。復得搜羅。故簡裒次成編。亦可知名賢著述。其精義所在。有不終泯沒於來世者矣。謹校勘釐訂。略仿宋史原目。定爲六卷。著於錄。

【橫渠易說三卷】內府藏本　宋張子撰。宋志著錄作十卷。今本惟上經一卷。下經一卷。繫辭傳以下至雜卦爲一卷。末有總論十一則。與宋志不合。然書錄解題。已稱橫渠易說三卷。則宋志誤也。楊時喬周易

古今文稱今本祇六十四卦無繫辭實未全之書則又時喬所見之本偶殘闕耳是書較程傳爲簡往往經文數十句中一無所說末卷更不復全載經文載其有說者而已董眞卿謂橫渠易說發明二程所未到處然考宋史張子卒於神宗時程子易傳序則作於哲宗元符二年其編次成書則在徽宗崇寧後張子不及見矣眞卿謂發明所未到非確論也其說乾彖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說文言用谷神字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語皆借老子之言而實異其義非如魏晉人合老易爲一者也惟其解復卦后不省方以后爲繼體守成之主以不省方爲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則於義頗屬未安此又不必以張子故而曲爲之辭矣

【東坡易傳九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蘇軾撰是書一名毘陵易傳陸游老學菴筆記謂其書初遭元祐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毘陵先生以軾終於常州故也蘇籀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爲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籀又稱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僞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疎胡一桂記晁說之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爲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然有未盡其說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爲是書病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今觀其書如解乾卦彖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

惟暢元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辨足資啓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董眞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重刻頗爲工緻而無所校正毛晉又刻入津逮祕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併經文皆改爲鴻漸于逵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爲主猶不甚失其眞焉

【易傳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紹聖四年編管涪州元符三年遷峽州則當成於編管涪州之後王偁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二程全書通作四卷考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則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耳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無注董眞卿謂亦從王弼今考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注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則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本旨矣

【易學辨惑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邵伯温撰伯温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案沈括夢溪筆談載江南鄭夬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夬所

談玠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嘗遇一異人授此歷數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蓋當時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術伯溫謂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脩脩受之陳摶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滎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夬嘗欲從學皆不之許天悅感疾且卒夬賂其僕於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學著易傳易測明範五經時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因撰此書以辨之宋史邵子本傳頗採其說考書錄解題有鄭夬易傳十三卷宋史藝文志有鄭夬時用書二十卷明用書九卷易傳辭三卷易傳辭後語一卷今並佚司馬光集有進鄭夬易測劄子稱其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與伯溫所辨褒貶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應背馳如是以理推之夬竊邵子之書而變化其說以陰求駕乎其上所撰易測必尙隨爻演義不涉術數故光有不泥陰陽不涉怪妄之薦至其時用書之類則純言占卜之法故伯溫辭而闢之其兼易測言之者不過憎及儲眘之意耳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見此本自永樂大典錄出蓋明初猶存宋史藝文志但題辨惑一卷無易學字永樂大典則有之與書錄解題相合故今仍以易學辨惑著錄焉

【了翁易說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陳瓘撰瓘字瑩中了翁其自號也延平人元豐二年進士甲科建中靖國初爲右司諫嘗移書責曾布及言蔡京蔡卞之姦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死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本爲紹興中其孫正同所刊馮椅謂嘗從其孫大應見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多本卦變與朱子發之說相類胡一桂則謂尙見其初刊本題云了翁易說並未分卷此本蓋即一桂所見也邵伯溫聞見錄稱瓘說得康節之學沈作喆寓簡則曰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切屏絕質之劉器

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云云然則瓘之易學又嘗質之劉安世不全出邵子矣其造語頗詰屈故陳振孫書錄解題病其辭旨深晦然晁公武讀書志謂其以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則瓘於易實有所得非徒以艱深文淺易者正未可以難讀廢矣

【吳園易解九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張根撰根字知常德興人年二十一登進士第大觀中官至淮南轉運使以朝散大夫終於家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其孫垓跋稱爲先祖太師者其子燾孝宗時爲參知政事追贈官也根所撰述甚多垓跋稱有宋朝編年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爲之傳注晁公武讀書志載有春秋指南十卷今亦未見惟此易解僅存明祁承㸁家有其本此爲徐氏傳是樓所鈔自說卦傳乾健也節以下蠹蝕殘闕末有康熙壬申李良年跋亦稱此本不易得然通志堂經解之中遺而不刻豈得本於刻成後耶書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詮義理而不及象數不襲河洛之談注文簡略亦無支蔓之弊末有序語五篇雜說一篇皆論繫辭於經義頗有發明又泰卦論一篇於人事天道倚伏消長之機尤三致意焉蓋作於徽宗全盛時也亦可云識微之士矣

【周易新講義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耿南仲撰南仲字希道開封人靖康間以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與吳幵沮戰守之說力主割地南渡後遷謫以終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舊本或題進周易解義疑爲侍欽宗於東宮時經進之本前有南仲自序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補過

之謂也。又曰拂乎人情。是爲小過。拂乎天道。是爲大過。南仲是說。蓋推衍尼山無大過之旨。然孔子作文言。傳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作象傳稱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行止斷以天理。所以教占者之守道。艱險濟以人事。所以教占者以盡道。其曰無大過者。蓋論是非。非論禍福也。如僅以无咎爲主。則聖賢何異於黃老。僅曰無拂天道。則唐六臣輩亦將謂之知運數哉。南仲畏戰主和。依違遷就。即此苟求无咎。與無拂天道之說。有以中之。是則經術之偏。禍延國事者也。然大致因象詮理。隨事示戒。亦往往切實有裨。究勝於高語元虛。推演奇偶。晦蝕作易之本者。節取所長可矣。

【紫巖易傳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張浚撰。紫巖者。浚自號也。其曾孫獻之跋云。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爲之傳。前後兩著稿。親題其第二稿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四月六日某書。始爲定本矣。獻之嘗繕錄之。附以讀易雜說。通爲十卷。藏之於家。據此。則雜說一卷。似獻之所續附。然考獻之是跋。在嘉定庚辰。而朱子作浚行狀。已稱有易解及雜說共十卷。則獻之特繕錄而已。未嘗編次也。其書立言醇粹。凡說陰陽動靜。皆適於義理之正。末一卷。即所謂雜說。胡一桂議其專主劉牧。今觀所論河圖信然。朱子不取牧說。而作浚行狀。但稱尤深於易春秋論孟。不言其易出於牧。殆諱之歟。

【讀易詳說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光撰。光字泰發。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謚莊簡。事蹟具宋史本傳。光爲劉安世門人。學有師法。紹興庚申。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因摭其所得。以作是書。故於當世之治亂。一身之進退。觀象玩辭。恆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諫。朝有闕政而不能言。則是冒寵竊位。豈聖人垂訓之義哉。故文言以括囊爲賢人隱

之時。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小人當退黜之時。往往疾視其上。君子則窮通皆樂。未嘗一日忘其君。解蠱之初六云。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厲王後。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卒成中興之功。可謂有子矣。故考可以无咎。然則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其因事抒忠。依經立義。大旨往往類此。史載其紹興中奏疏云。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其退而著書。蓋猶此志矣。光嘗作胡銓易解序。曰易之爲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於象數。易幾爲無用之書。邦衡說易。眞可與論天人之際。又曰自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其序雖爲銓作。實則自明其著述之旨也。書中於卦爻之辭。皆卽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或不免間有牽合。然聖人作易以垂訓。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非徒使上智數人矜談妙悟。如佛家之傳心印。道家之授丹訣。自好異者推闡性命。鉤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於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轅而北轍。轉不若光作是書。切實近理。爲有益於學者矣。自明以來。久無傳本。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茲從永樂大典薈萃成編。原闕豫隨无妄暌蹇中孚六卦。及晉卦六三以下。其復與大畜二卦。永樂大典本不闕。而所載光解復卦。闕大象及後四爻。大畜則一字不存。繫辭傳以下亦無解。其爲原本如是。或傳寫佚脫。均不可知。姑仍其舊。其書。宋史作易傳。諸家書目。或作讀易老人解說。或作讀易詳說。殊不畫一。而十卷之數則竝同。殆一書而異名也。今從永樂大典。題爲讀易詳說。仍析爲十卷。存其舊焉。

【易小傳六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沈該撰。該字守約。一作元約。未詳孰是。吳興人。登嘉王榜進士。紹興中官至左僕射兼修國史。故宋人稱是書爲沈丞相易傳。嘗劄進於朝。高宗降敕褒諭。尤稱其每卦後之論。其書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以求合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義。其占則全用春秋左傳所載筮例。如蔡墨所謂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者。林至作易裨傳。頗以該說爲拘攣。蓋南渡以後。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卽主邵氏之數。而該獨考究遺經。談三代以來之占法。違時異尚。其見排於至。固宜。然左氏去古未遠。所記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贊易。未聞一斥其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來之舊法。或在此不在彼乎。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該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於卷末。今本無之。蓋已久佚矣。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朱震撰。震字子發。荊門軍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趙鼎薦爲祠部員外郎。官翰林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題曰漢上。蓋因所居以爲名。前有震進書表。稱起政和丙申。終紹興甲寅。凡十八年而成。其說以象數爲宗。推本源流。包括異同。以救莊老虛無之失。陳善捫蝨新話。詆其妄引說卦分伏羲文王之易。將必有據。雜卦反對造孔子易圖者。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多采先儒之說。然頗舛謬。馮椅厚齋易學。述毛伯玉之言。亦譏其卦變互體伏卦反卦之失。然朱子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魏了翁曰漢上易太煩。卻不可廢。胡一桂亦曰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盡以爲失而詆之。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且文辭繁雜。使讀者茫然。看來只是不善作文爾。是得失互陳。先儒已有公論

矣。惟所敍圖書授受。謂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更三傳而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更三傳而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再傳至程顥程頤。厥後雍得之。以著皇極經世。牧得之。以著易數鉤隱圖。敦頤得之。以著太極圖說通書。頤得之。以述易傳。其說頗爲後人所疑。又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十數爲河圖。獨劉牧以十數爲洛書。九數爲河圖。震此書亦用牧說。與諸儒互異。然古有河圖洛書。不云十數九數。大衍十數。見於繫辭。太乙九宮。見於乾鑿度。不云河圖洛書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後來推演之學。楚失齊得。正亦不足深詰也。

卷三

經部三

易類三

【周易窺餘十五卷】永樂大典本　宋鄭剛中撰。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出爲川陝宣撫副使。謫居桂陽軍。又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後追復原官。謚忠愍。事蹟具宋史本傳。王應麟困學紀聞稱鄭剛中有周禮解義。考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諸家姓氏。有三山鄭鍔字剛中。淳熙中進周禮全解。蓋別自一人。字與剛中名偶同。或混而一之。非也。剛中所著易解十五卷。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者。卷目並合。惟乾坤二卦及繫辭以下。原闕不解。振孫以爲或於乾坤之際有所避。然其自序。有云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一見其髣髴。則沿流尋源。乾坤之

微可得而探據此則振孫之言非也自序又云伊川易傳漢上易傳二書頗彌縫於象義之間但易道廣大有可窺之餘吾則窺之窺餘之名蓋取諸此明初文淵閣書目葉盧菉竹堂書目尚著於錄其後傳本殆絕朱彝尊經義考亦以爲未見惟永樂大典尚存其文今採掇裒輯依經編次其七卦爲原本所闕者則但錄經文或其說別見他書者亦蒐錄補入依仿原目仍定爲十五卷自唐人以王弼注定爲正義於是學易者專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義博採諸家以爲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當時經生不能盡從其學宋儒若胡瑗程子其言理精粹自非晉唐諸儒所可及然於象亦多有闕略剛中是書始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蜀才九家之說皆參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義間異先儒而亦往往有當於理如訟之九二以不克訟歸爲句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爲句以爲聖人所以必使逋其邑人三百戶者恐其恃衆憑險以成亂所以謹上下之分也比之初六終來有它吉朱子謂不可曉剛中以爲相比之道以信爲先積之既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吉皆能自出新意不爲成說所拘至於解泰之九二大有之大象議論尤正大精切通於治體雖其人因秦檜以進身依附和議捐棄舊疆頗不見滿於公論然闡發經義則具有理解要爲說易家所不廢也

【易璇璣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吳沆撰沆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六年與其弟澥詣行在獻書澥所獻曰宇內辨曰歷代疆域志沆所獻曰易璇璣曰三墳訓義澥書皆不傳沆三墳訓義爲太學博士王之望所駁亦不傳惟此書僅存凡爲論二十有七曰法天曰通六子曰貴中曰初上定位曰六九定名曰天地變卦曰論變有四曰有象曰求象曰明位曰明君道曰明君子曰論養曰論刑曰論伐曰辨聖曰辨

內外。曰辨吉凶。曰通卦。曰通象。曰通爻。曰通辭。曰通證。曰釋卦。曰釋繫。曰存互體。曰廣演。每九篇爲一卷。自序謂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講人事之脩。下卷備注疏之失。其大旨主於觀象。因象而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其曰璇璣者。取王弼易略例明象篇。處璇璣以觀大運語也。胡一桂稱沆尙有易禮圖說。有或問六條。圖說十二軸。今未見其書。殆亦散佚。惟其環溪詩話。爲人所記者。尙載永樂大典中。今別著錄於集部云。

【易變體義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都絜撰。絜字聖與。丹陽人。紹興中官吏部郎中。知德慶府。絜父郁。字子文。嘗爲惠州教官。平生留心易學。絜因以所聞於父者爲是書。大旨謂卦爻辭義。先儒之論已詳。故專明變體。今考左傳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其動爻。隨機斷義。不必盡易之本旨。然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稱其在周易豐之離。游吉論楚子。稱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荀首論邲之戰。稱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蔡墨論龍見於絳。稱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云云。皆未嘗卜筮。而咸稱變體。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矣。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而絜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略。其中巧相符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則曰此坤之復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故爻曰履霜。以坤爲十月之卦。又曰堅冰至者。則變體爲復。乃十一月之卦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則曰此家人之既濟也。雜卦曰既濟。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孰敢不聽父子夫婦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

而定矣。故變體爲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如此之類。皆不事傅會。而自然貫通。立義亦皆正大。亦有涉於牽強者。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則曰此乾之同人也。自道以觀。身家皆爲我累。而況富乎。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爲累也。其家之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爲累也。蓋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爲中人法。凡如此類。則務爲穿鑿。以求合乎卦變之說。而義亦不醇。又多引老莊之辭。以釋文周之經。則又王弼韓康伯之流弊。一變而爲王宗傳楊簡者矣。然宋人遺籍傳者日稀。是書雖瑜不掩瑕。亦瑕不掩瑜。分別觀之。以備言變體之一家。亦無不可也。宋志作十六卷。玉海引續書目曰。自乾之姤至未濟之解。以意演之。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馮椅易學附錄曰。都氏易先以理而次以象義。每卦終又有統論。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爻義。皆分載於各爻之下。而無所謂卦終之統論。與玉海合。意應麟所見。卽輯永樂大典時所據之本。已非其全矣。今永樂大典又闕豫隨大畜大壯睽蹇中孚等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謹裒合排比。編爲十二卷。又其書單明爻義。不及彖與大小象。故經文亦不全載。從絜之舊焉。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宋林栗撰。栗字黃中。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遂上疏論朱子。時太常博士葉適侍御史胡晉臣皆助朱子劾栗。因罷知泉州。又移明州。卒。謚簡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淳熙十二年四月嘗進於朝。首列進書表貼黃敕諭各一道。栗自序一篇。貼黃稱本名周易爻象序雜指解。後以未能該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乃改今名。王應麟玉海稱其書經傳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一卷。與今本合。當時與朱子所爭者。今不可考。朱子

語類中惟載論繫辭一條謂栗以太極生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無所排斥朱彝尊經義考引董眞卿之言謂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太泥時楊敬仲有易論黃中有易解或曰黃中文字可燬朱子曰卻是楊敬仲文字可燬是朱子併不欲廢其書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其與朱侍講有違言以論易不合今以事理推之於時朱子負盛名駸駸嚮用而栗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輩自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栗爲兵部侍郎正其所屬辭色相軋兩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訐奏蓋其釁始於論易而其故不全由於論易故振孫云然後人以朱子之故遂廢栗書似非朱子之意矣經義考又曰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黃中雖有易解而流傳未廣恐終泯沒然當黃中既沒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規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罔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黃中之易其可不傳鈔乎持論頗爲平允昔劉安世與伊川程子各爲一代偉人其元城語錄盡言集亦不以嘗劾程子而竟廢耿南仲媚敵誤國易祓依附權姦其所撰易解今亦竝行栗雖不得比安世視南仲與祓則有間矣故仍錄其書而併存彝尊之論焉

【易原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出知泉州建寧府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謚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大昌學術湛深於諸經皆有論說以

易義自漢以來。糾紛尤甚。因作是書以貫通之。苦思力索。四年而成。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以圖書大衍。爲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論。如謂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始於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不合。復姤生卦說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說。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畫之卦。後有三畫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於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決擇傳會。初無不易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有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曾言。雖排斥先儒。務申己說。不能脫南宋之風氣。然其參互折衷。皆能根據大傳。於易義亦有所闡明。與所作詩議。欲併國風之名而廢之者。固有別矣。其書久無傳本。惟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有三篇。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考永樂大典。尚存百有餘篇。皆首尾完整。可以編次。謹採掇釐訂。勒爲八卷。備宋人說易之一家焉。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程迥撰。迥字可久。初家寧陵之沙隨。後徙餘姚。受經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隆興元年舉進士。嘗爲德興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世無刊本。凡藏書家所傳寫者。均作二卷。前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後卷雜論易說及記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題曰古周易章句外編。中有一條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顯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藝文志載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編二書。均止一卷。然則止前卷十一編者。爲周易古占法。其後卷自爲周易章句外編。後人誤合爲一書。因妄標卷上卷下字耳。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以迥周易

章句十卷外編一卷古法一卷古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迴可久撰其論古法雜記占事尤詳則通爲一編自宋已然傳寫淆亂固亦有由矣其說本邵子加一倍法據繫辭說卦發明其義用逆數以尙占知來大旨備見於自序後朱子作啟蒙多用其例吳澄謂迴於朱子爲丈人行朱子以師禮事之云

【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內府校刊宋本　宋朱子撰是書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自爲十卷顧炎武日知錄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脩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後凡言傳仿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去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去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義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去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繁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又曰今四書坊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云云其辨最爲明晳然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宋董楷已然不始於永樂也詳董楷周易傳義附錄條此本爲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內府以宋槧摹雕者前有革序每卷之末題敷原後學劉宏校正文字行款及彖傳履夬二卦不載程傳一一與炎武所言合卷端惟列九圖卷末係以易贊五首篇

儀一篇與今本升筮儀於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亦迥乎不同彖上傳標題之下注從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又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下今本惟注咸速恆久四字讀者恆以爲疑考驗此本乃是咸速常久經後人傳刻而譌實爲善本故我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卽用此本之次序復先聖之舊文破俗儒之陋見洵讀易之家所宜奉爲彝訓者矣至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來士子童而習之歷年已久驟令改易慮煩擾難行且其本雖因永樂大全實亦王韓之舊本唐用之以作正義者是以國朝試士惟除其爻象之合題而命題次序則仍其舊內府所刊袖珍五經亦復因仍考漢代論語凡有三本梁皇侃論語義疏序稱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齊論題目長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所講是也云云是自古以來經師授受不妨各有異同卽祕府儲藏亦各兼存衆本苟其微言大義本不相乖則篇章分合未爲大害於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義之失而仍附原本之後以備參考焉

【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陽人父忠孝受業於程子著兼山易解靖康中爲永興軍路提刑死難宋史忠義傳附載唐重傳內忠孝沒後遺書散逸雍南渡後隱居峽州長楊山谷著爲此書其說一本於忠孝故以傳家爲名乾道中守臣薦於朝召之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賜稱頤正先生遺官受所欲言乃以此書進事蹟具宋史隱逸傳朱子云兼山易溺於象數之學陸游跋兼山易說則謂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立之忠孝字也忠孝書自大易粹言所引外別無完本今觀雍書則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其謂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

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云云。實非專主象數者。游所跋或近實也。至雍又不以卦辭爲彖。而謂觀乎彖辭者。卽孔子自謂其彖傳。馮椅厚齋易學深斥其非。則公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雍原書不傳。僅散見大易粹言中。此本十一卷。與宋志相合。蓋猶舊本。彝尊偶未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六卷。考中興書目。別有雍卦爻旨要六卷。殆誤以彼之卷數爲此之卷數歟。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李衡撰。衡字彥平。江都人。乾道中官祕閣修撰。尋除御史。改起居郎。事蹟具宋史本傳。先是熙寧間蜀人房審權。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鄭元。下迄王安石。編爲一集。仍以孔穎達正義冠之。其有異同疑似。則各加評議。附之篇末。名曰周易義海。共一百卷。衡因其義意重複。文辭冗瑣。刪削釐定。以爲此書。故名曰撮要。其程子蘇軾朱震三家之說。則原本未收。衡所續入。第十二卷雜論。亦衡所補綴。故婺州教授朱汝能樓鍔跋稱卷計以百。今十有一。蓋專指所刪房本也。書錄解題作十卷。又傳寫之誤矣。是書成於紹興三十年。至乾道六年。衡以御史守婺州。始鋟於木。自唐以來。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後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義海而已。然考宋史藝文志。但有衡書。而無審權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惟載殘本四卷。豈卷帙重大。當時卽已散佚。抑衡書出而審權書遂廢歟。然則採擷精華。使古書不沒於後世。衡亦可謂有功矣。

【南軒易說三卷】內府藏本　宋張栻撰。案曹學佺蜀中廣記。載是書十一卷。以爲張浚所作。考浚紫巖易傳。其本猶存。與此別爲一書。學佺殊誤。朱彝尊經義考。亦作十一卷。注云未見。又引董眞卿說。謂已闕

乾坤二卦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胡順父刊本傳寫並六十四卦皆佚之僅始於繫辭天一地二一章較眞卿所見彌爲殘闕然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繕寫家藏儻合以竝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刊之學宮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於世云云是初刊此書亦僅託始於繫辭溶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末有鈎摹舊本三小印一作謙卦一曰贛州胡氏知順父卽贛人一曰和卿蓋其字也

【復齋易說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趙彥肅撰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嘗舉進士掌寧國軍書記調秀州推官移華亭縣丞攝縣事以內艱歸趙汝愚奏爲甯海軍節度推官旋病卒蓋朱子薦之汝愚也彥肅所著有廣雜學辨士冠禮婚禮饋食圖皆爲朱子所稱惟論易與朱子不合故朱子語錄謂其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然彥肅說易在卽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故其言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然則彥肅冥思力索固皆研搜爻義務求其所以然耳其沈潛於易中猶勝支離於易外矣

【楊氏易傳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書爲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案朱彝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又已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歷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

卷則皆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僞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眞卿論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語錄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云實簡之務談高遠有以致之也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爲學者所誦習簡則爲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黃榦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爲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聖人之爲教精粗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所引讖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既爲後世所重不存其說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錄簡及宗傳之易亦猶是意云

【周易玩辭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熙二年同進士出身紹熙五年除校書郎慶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太府卿則所終之官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振孫又稱安世當慶元時謫居江陵杜門不出諸經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然據其自述蓋成於嘉泰二年壬戌之秋自序謂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則兼

象數而求之。其意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所謂各明一義者也。馬端臨虞集作序。皆盛相推挹。而近時王懋竑白田雜著中有是書跋。獨排斥甚力。至謂端臨等未觀其書。其殆安世自述中所謂以易傳之文觀我者歟。安世又有項氏家說。其第一卷亦解易。董眞卿嘗稱之。世無傳本。今始以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別著於錄。合觀兩書。安世之經學深矣。何可輕詆也。

【易說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趙善譽撰。善譽字靜之。宗室子也。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宗室傳。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爲論一篇。蓋爲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咈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己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

君。故曰廿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其論皆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彖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美也。自明以來。外間絕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僅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解中孚九卦。因搜緝成編。資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爲四卷焉。

【誠齋易傳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啓釁憂憤不食卒。後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刊並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登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嘗給札寫藏秘閣。其子長孺進狀。稱自草創至脫藁。閱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櫟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

【大易粹言十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宋方聞一編。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溫陵曾穜守舒州。命聞一輯爲是書。舊序甚明。朱彝尊經義考。承宋志之誤。以爲穜作。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考作七十卷。又總論五卷。蓋原本每卦每傳皆各爲一篇。刊板不相聯屬。故從其分篇之數稱七十有五。然宋

刻明標卷一至卷十。則經義考又誤也。所採凡二程子張子楊時游酢郭忠孝及種師郭雍七家之說。今忠孝之書已不傳。惟賴是書以存。種初刻版置郡齋。後摹印漫漶。張嗣古陳造先後修之。此本出蘇州蔣曾瑩家。即嗣古嘉定癸酉所補刻。佚種自序一篇。而移嗣古之跋冠其首。今從經義考補錄種序。仍移其跋於卷末焉。種溫陵人。始末無考。惟據元李簡學易記序。知其字曰獻之云。

【易圖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崐山人。宋史藝文志載仁傑古周易十二卷。易圖說三卷。集古易一卷。今古周易世罕傳本。僅永樂大典尚有全文。此書其圖說也。其說謂六十四正卦伏羲所作也。故首列八純卦各變八卦圖。又謂卦外六爻及六十四覆卦。文王所作也。故有一卦變六十四卦圖。有六爻皆變則占對卦。皆不變則占覆卦圖。又謂序卦爲伏羲。雜卦爲文王。今之爻辭。當爲繫辭傳。繫辭傳當爲說卦傳。於諸家古易之中。其說特爲新異。迥與先儒不合。然證以史記引同歸殊途二語爲大傳。不名繫辭傳。隋志謂說卦三篇。今止一篇。爲後人亂其篇題。所言亦時有依據。錄而存之。用備一說云爾。

【古周易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編。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費直鄭元以至王弼。遞有移掇。孔穎達因弼本作正義。行於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防始考驗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晁說之作錄古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燾作周易古經八篇。吳仁傑作古周易十二卷。大致互相出入。祖謙此書，與仁傑書最晚出。而較仁傑爲有據。凡分上經下經

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爲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二卷蓋以一篇爲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爲之跋後作本義卽用此本其書與呂大防書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袤與吳仁傑書嘗論之然祖謙非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謂偶未見大防本殆得其實矣書錄解題又載音訓二卷乃祖謙門人王莘叟所筆受又稱朱子嘗刻是書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此本皆無之殆傳寫者遺之歟

【易傳燈四卷】永樂大典本　易傳燈一書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散見於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而不著名字又載其子子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祖謙唐仲友考宋史徐僑嘗受業於祖謙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祖謙門人又有徐侃徐倬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爲誰也傳燈本釋氏之語乃取之以名經解殊爲乖剌又謂繫辭下傳易之爲書三章皆漢儒易緯之文譌爲夫子之作以誑後世亦沿歐陽修之誤又謂聖人觀河圖有數有象以從橫十五之妙配乾坤九六之數白紫者吉黃黑者凶是直以易數爲五行家言尤未免於駁雜然其八卦總論十六篇參互以求頗能得易之類例如曰大壯大有夬乾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敬之義剖析更爲微細又謂易之取象該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巽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論易禮之相通亦有證據蓋一知半解可取者頗不乏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固說易者之所旁採爾

【易裨傳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林至撰。至字德久。松江人。書錄解題作檇李人。未詳孰是。淳熙中登進士第。官至祕書省正字。朱子集中有答林德久書。卽其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文獻通考於二卷之外又有外篇一卷。此本爲元至正間陳泰所刊。總爲二卷。蓋泰所併也。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極數。一曰觀變。自序稱法象本之太極。極數本之天地數。觀變本之卦揲。十有八變。皆據易大傳之文。凡論太極者。惑於四象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惑於圖書之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揲蓍者。惑於挂扐之間。而失陰陽之變。各釐而正之。其外篇則論反對相生世應互體納甲卦變動爻卦氣八事。自序稱謂其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於是則非。今觀其書。雖未免有主持稍過之處。而所論多中說易之弊。其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尤至論也。

【厚齋易學五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馮椅撰。椅字儀之。一作奇之。號厚齋。南康都昌人。宋史馮去非傳云。父椅家居授徒。所著易書詩語孟輯說等書。共二百餘卷。今多不傳。惟所輯易說。尚見散永樂大典中。考胡一桂啓蒙翼傳引宋中興藝文志云。寧宗時馮椅爲易輯註輯傳外傳。猶以程迴朱熹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又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改繫辭傳上下爲說卦上中。俞琰讀易舉要所說亦同。今檢永樂大典所載。但有輯註輯傳。而無所謂外傳者。與舊說殊不相合。以椅自序核之。當日蓋各爲一書。輯註止解彖象。輯傳則尊彖象爲經。而退十翼爲傳。外傳則以十翼爲經。各附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永樂大典編纂不出一手。割裂其文。雜附於各卦爻下。遂併外傳之名而沒之。今反覆參校。釐爲輯註四卷。輯傳三十卷。外傳十八卷。仍分三書。以還其舊。輯註多用古文。如坤卦黃裳之裳作常。蒙卦

瀆蒙之瀆作黷屯卦磐桓之磐作般邅如之邅作亶師卦丈人作大人旅卦資斧作齊斧雖異今本而皆根舊義至於履否同人諸卦以爲舊脫卦名宜補姤彖女壯勿用取下以爲衍女字之類則椅之自抒所見者也輯傳各卦皆分卦序卦義彖義爻義象占諸目縷析條分至爲詳悉其蒐採亦頗博洽如王安石張汝明張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閻邱昕毛樸馮時行蘭廷瑞諸家其全書今皆不傳尚藉是以存梗概外傳薈萃羣言亦多所闡發其以繫辭爲說卦宗吳仁傑之本董眞卿周易會通駁之良允明楊時喬周易古今文乃以合於隋志取之斯好奇之過矣然合觀三書大抵元元本本淹貫宏通要不以一二微瑕掩也啓蒙翼傳又云鄱陽汪標手編諸家易解爲一鉅集名經傳通解以椅易解爲底本求古今解增入蓋宋元之際甚重其書今標書亦不傳則此書彌可寶貴矣董眞卿胡一桂皆稱是書爲易輯宋史藝文志作易學文獻通考則作厚齋易學考王湜先有易學宜有所別故今從通考之名焉

【童溪易傳三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王宗傳撰宗傳字景孟寧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韶州教授董眞卿以爲臨安人朱彝尊經義考謂是書前有寧德林焞序稱與宗傳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則云臨安人者誤矣宗傳之說大概祧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至譬於誤註本草之殺人焞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不免涉於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旨相同蓋弼易祖尚元虛以闡發義理漢學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宗傳及簡祖其元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考沈作喆作寓簡第一卷多談易理大抵以佛氏爲宗作喆爲紹興五年進士其作寓簡在淳熙元年正與宗傳同時然則以禪言易起

於南宋之初特作喆無成書宗傳及簡則各有成編顯闡別徑耳春秋之書事檀弓之記禮必謹其變之所始錄存是編俾學者知明萬歷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別於此二人亦說周禮者存俞庭椿邱葵意也

【周易總義二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易祓撰南宋館閣續錄祓字彥章潭州寧鄉人淳熙十一年上舍釋褐出身慶元六年八月除著作郎九月知江州周密齊東野語則載其諂事蘇師旦由司業躐擢左司諫師旦敗後貶死蓋館閣續錄但記其入院出院之事密所記則其究竟也祓人不足重其書世亦不甚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然其說易兼通理數折衷衆論每卦先括爲總論復於六爻之下各爲詮解於經義實多所發明與耿南仲之新講義均未可以人廢言也前有祓門人陳章序稱祓侍經筵日嘗以是經進講又稱祓別有易學舉隅四卷衰象與數爲之圖說與此書可以參考今未見傳本惟所撰周禮總義尚散見永樂大典中耳樂雷發有謁山齋詩曰淳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齋亦白髭細嚼梅花讀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蓋指此二書山齋祓別號也則當時亦頗重其書矣

【西谿易說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李過撰過字季辨興化人董眞卿周易會通稱此書有過自序在慶元戊午謂幾二十年而成此本佚去其序而書中亦多闕文蓋傳鈔譌脫又非眞卿所見之舊矣其書首爲序說一卷分上下經依文講解而不及繫辭以下馮椅易學稱其多所發明而議其以毛漸三墳爲信又多割裂經文如乾坤初爻初九潛龍勿用以下即接以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接以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至是以君子勿用也汨亂顛倒殆不可訓矣宜爲胡一桂所譏其論爻辭爲文王作謂先儒以西山等字指文王者爲鑿而說明夷一卦以上

三爻爲箕子事。下三爻爲文王事。則仍不免自亂其例。蓋過晚而喪明。冥心默索。不能與師友相訂正。意所獨造或不免毅然自爲。而收視返聽。用心刻摯。亦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其亂經之罪。與詁經之功。固約略可以相當也。

【丙子學易編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字微之。號秀巖。隆州人。寶慶二年。以布衣召補從政郎。差充祕閣校勘。歷官至工部侍郎。兼祕書監。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心傳邃於史學。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二書。爲史家所重。而經術亦頗究心。高斯得恥堂存稾。有學易編誦詩訓二書跋。曰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於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雖弟子尊師之詞。要非甚溢美也。是書於嘉定九年。竭二百八日之力。排纂藏業。以歲在丙子爲名。所取惟王弼張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說。而以其父舜臣易本傳之說證之。亦間附以己意。原書十五卷。高斯得嘗與誦詩訓合刻於桐江。今已散佚。此本爲元初俞琬所鈔。後有琬跋。曰此書係借聞德坊周家書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併日而鈔其可取者云云。蓋所存不及十之一矣。然琬邃於易學。凡所採摭。皆其英華。則大旨猶可概見也。心傳自序稱採王氏張子程子與朱文公四家之傳。而間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說補之。自唐以上諸儒字義之異者。亦附見焉。而琬跋所列。則無周子邵子。而有郭子和。子和郭雍之字。卽著郭氏傳家易說者也。心傳原書不存。未詳孰是。考周子通書。邵子皇極經世。雖皆闡易理。而實於易外別自爲說。可以引爲義疏者少。惟郭雍依經闡義。具有成書。或心傳之序傳寫有誤歟。

【易通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以夫撰。以夫字用父，宗室子，居於長樂。嘉定十年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是書前有以夫自序，皆自稱臣，末有不敢自祕將以進於上庶幾仰裨聖學緝熙之萬一，則經進之本也。考趙汝騰庸齋集有繳趙以夫不當爲史館修撰奏劄曰，鄭清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爲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代筆進易之以夫也。又何喬遠閩書曰，以夫作易通，蕭田黃績相與上下其論，據其所說，則是書實出黃績參定。汝騰所論不盡無因，殆以以夫不協衆論，故譁然以爲績代筆歟。胡一桂云，易通六卷，或問類例圖象四卷，朱彝尊經義考曰，宋志十卷，又註曰，聚樂堂書目作六卷，蓋宋志連或問類例圖象言之，聚樂堂本則惟有易通，此本亦止六卷，而無或問類例圖象，其自聚樂堂本傳寫歟。其書大旨，在以不易變易二義，明人事動靜之準，故其說曰，奇偶七八也，爻重九六也，卦畫七八不易也，爻畫九六變易也，卦雖不易，而中有變易，是謂之亨，爻雖變易，而中有不易，是謂之貞，洪範占用二，貞悔，貞卽靜也，悔卽動也，故靜吉動凶，則勿用，動吉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遇而皆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於聖人作易之旨，可謂深切著明，至其眞出於誰手，則傳疑可矣。

【周易經傳訓解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蔡淵撰。淵字伯靜，號節齋，建陽人。案朱彝尊經義考，蔡淵周易經傳訓解四卷，註曰，存三卷，此本惟存上下經二卷，題曰周易卦爻經傳訓解，與彝尊所記不符，據董眞卿周易會通稱此書以大象置卦辭下，以彖傳置大象後，以小象置各爻辭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與此本體例相合，知非贋託。董楷又言其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皆低一字，則此本無之，又經義

考。載淵弟沈後序。稱易有太極之說。知至知終之義。正直義方之語。皆義理之大原。爲後學之至要。實發前賢之所未發云云。其文皆在繫辭文言。則是書原解繫辭文言諸篇。確有明證。非但解卦爻。不應揭卦爻以標目。蓋楷所見者四卷之全本。彝尊所見佚其一卷。此本又佚其一卷。傳寫者諱其殘闕。因於書名增入卦爻二字。若原本但解上下經者。此書賈作僞之技。不足據也。今删去卦爻二字。仍以本名著錄。存其眞焉。

【易象意言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蔡淵撰。淵蔡元定之子。而從學於朱子。故是書闡發名理。多本師傳。然兼數而言。則又西山之家學也。其中惟不廢互體。與朱子之說頗異。考互體之法。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杜預註曰。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也。是周官太卜舊有是法矣。顧炎武日知錄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此又刪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然則朱子特不以互體爲主。亦未嘗竟謂無是理也。淵於師說。可謂通其變而酌其平矣。董眞卿周易會通。稱淵周易經傳訓解外。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竝成於開禧乙丑。今悉散佚。故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書名。而不能舉其卷數。惟此書載永樂大典中。尚首尾完具。猶當時祕府舊本。今錄而傳之。俾論易者知蔡氏之學。不徒以術數見。而朱子之徒。亦未嘗全棄古義焉。

【周易要義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了翁以說經者但知誦習成言。不能求

之詳博。因取諸經註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此其中之第一部也。方回桐江集有周易集義跋。載了翁嘗言辭變象占。易之綱領。而繇彖象爻之辭。畫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闕焉。蓋其大旨主於以象數求義理。折衷於漢學宋學之間。故是編所錄。雖主於註疏釋文。而採擷謹嚴。別裁精審。可謂翦除支蔓。獨擷英華。王褘雜說云。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常欲刪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則亦甚與以廓清之功矣。明萬歷中張萱重編內閣書目。載九經要義。尚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又類目六卷。本共爲一編。今諸經或存或佚。不能復合。故今以世有傳本者。各著於錄。朱彝尊經義考。羣經類中。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註曰分見各經。然各經皆載要義。而易類則但據宋志載了翁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不載此書。似乎卽以集義爲要義。考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謫靖州。取諸經註疏摘爲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爲周易集義。則爲二書審矣。

【東谷易翼傳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則云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爲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失之。其言易。宗程子之說。所謂翼傳者。翼程子之傳也。然亦時有異同。其最甚者。如程子解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以爲外物不接。內欲不萌。郭忠恕得其說而守之。遂自號兼山。以是爲儒者之至學也。朱子所解雖微異。然亦以是爲克己復禮之義。獨汝諧以爲艮其背者。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不見而後不亂。見則亂矣。故僅爲无咎而已。說者或大其事。以爲聖人之事。非也。所見迥乎相左。又

如解困井諸卦。其說亦別。然朱子解經。於程子亦多所改定。蓋聖賢精義。愈闡愈深。沈潛先儒之說。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於心者。別抒所見以發明之。於先儒乃爲有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爲門戶之見也。是書前有自序。及其子如岡曾孫陶孫題語。如岡稱求得眞德秀序。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矣。

【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朱鑑編。案朱子世系。朱子三子。長子塾。塾二子。長曰鑑。則朱子嫡長孫也。鑑字子明。以蔭補迪功郎。官至湖廣總領。朱子註易之書。爲目有五。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啓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曰蓍卦考誤一卷。皆有成帙。其朋友論難。與及門之辨說。則散見語錄中。鑑彙而輯之。以成是編。昔鄭元箋注諸經。其孫魏侍中小同。復裒其門人問荅之詞。爲鄭志十一卷。鑑之編輯緒言。亦猶此例也。考朱子初作易傳。用王弼本。後作易本義。始用呂祖謙本。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當理宗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賸語殘編。無不奉爲球璧。不應手成亡。帙反至無傳。殆以未定之說。自削其稾。故不復流布歟。鑑是書全採語錄之文。以補本義之闕。其中或門人記述。未必盡合師說。或偶然問荅。未必勒爲確論。安知無如易傳之類。爲朱子所欲刊除者。然收拾放佚。以備考證。亦可云能世其家學矣。

【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稅與權撰。與權始末未詳。據其自序。知爲魏了翁門人。據書末史子霍跋。知其字曰巽甫。據書錄解題。載其周禮折衷一條。知爲臨邛人爾。初朱子作易學啟蒙。多發邵氏先天圖義。至與袁樞論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妄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與權從魏了翁講明邵氏諸書。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

證以雜卦傳及揚雄所稱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穎達所稱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之說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卽其圖反覆觀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以明義文之易似異而同蓋闡邵子之說以補啓蒙之未備所謂持之有故而執之成理者也史子霍跋稱因是書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而疑其乾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之說謂六之中有一三五則九數固藏於六欲更與與權商之蓋天下之數不出奇偶任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愈推而愈各有理此類是矣謂非易之根本則可謂非易中之一義則又不可也

【周易輯聞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內府藏本　宋趙汝楳撰汝楳商王元份之七世孫資政殿大學士善湘之子理宗時官至戶部侍郎考宋史趙善湘傳載其說易之書有約說八卷或問四卷指要四卷續問八卷補過六卷蓋研究是經用功最久故汝楳承其家學以作是編其說據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惟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爲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定爲門人所記非夫子之書因置此諸傳惟註經文其以彖傳散附彖辭小象散附爻辭仍用王弼之本其以大象移於卦畫之後彖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傳及小象後則又汝楳之新意割裂顚倒殊屬師心又王弼本雖移傳附經尙有彖曰象曰文言曰字以存識別汝楳併此而去之使經傳混淆茫然莫辨尤爲治絲而棼其每卦之中皆以卦變立論亦未免偏主一隅然其說推闡詳明於比應乘承之理盈虛消長之機皆有所發揮不同穿鑿於宋人易說之中猶爲明白篤實易雅一卷總釋名義略如爾雅之釋詩故名

曰雅。其目曰通釋曰書釋曰學釋曰情釋曰位釋曰象釋曰辭釋曰變釋曰占釋曰卦變釋曰爻變釋曰得失釋曰八卦釋曰六爻釋曰陰陽釋曰太極名義釋曰象數體用圖釋曰圖書釋。凡十八篇。其論圖書曰易有衍數。夸積數。自五衍而爲五十者。衍數也。自一二三四五積而爲五十五者。積數也。圖書二數。皆積數之儔。不可以與於揲蓍也。故舍圖書之名。而論二數。則自有妙理。強二數以圖書之名。則於經無據。可謂善於解紛矣。筮宗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卷。蓋是書原本題釋本第一。述筮第二。先傳考第三。彝尊以一篇爲一卷也。其推明大衍之數。頗爲明白。於諸家舊說。一一條辨。亦具有考訂云。

【周易詳解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杞撰。杞字子才。號謙齋。眉山人。仕履未詳。考宋有三李杞。其一爲北宋人。官大理寺丞。與蘇軾相唱和。見烏臺詩案。一爲朱子門人。字良仲。平江人。卽嘗錄甲寅問荅者。與作此書之李杞。旬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誤也。其書原本二十卷。焦竑經籍志作謙齋詳解。朱彝尊經義考作周易詳解。考杞自序稱經必以史證。後世岐而爲二。尊經太過。反入於虛無之域。無以見經。爲萬世有用之學。故取文中子之言。以用易名編。其述稱名之義甚詳。竑及彝尊。殆未見原書。故傳聞譌異歟。外間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散見各韻中。採掇裒輯。僅闕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後四爻。其餘俱屬完善。謹排次校核。釐爲十六卷。書中之例。於每爻解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微。乾九二稱四岳薦舜之類。案易爻有帝乙高宗之象。傳有文王箕子之辭。是聖人原非空言以立訓。故鄭康成論乾之用九。則及舜與禹禪契皐陶在朝之事。論隨之初九。則取舜賓於四門之義。明易之切於人事也。宋世李光楊萬里等。更博採史籍。以相證明。雖不無稍涉汜濫。而其推闡精確者。要

於立象垂戒之旨。實多所發明。杞之說易。猶此志矣。其中不可訓者。惟在於多引老莊之文。如蒙之初六。則引老子終日嗥而不嗄云云。以爲童蒙之義。履之彖。則引莊子虎與人畏類而媚養己者云云。以爲履虎尾之義。夫老莊之書。其言雖似近易。而其強弱攻取之機。形就心相之論。與易之无方无體。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指歸實判然各殊。自葉夢得巖下放言。稱易之精蘊。盡在莊列。程大昌遂著爲易老通言。杞作易編。復引而伸之。是則王弼輩掃除漢學流弊。無窮之明驗矣。別白存之。亦足爲崇尚清談者戒也。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方實孫撰。實孫不知何許人。惟劉克莊後山集有實孫樂府跋。稱其字曰端仲。有實孫經史說跋。稱其以所著易說上於朝。以布衣入史局。時相以其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對。遽以風聞報罷。浩然而歸。其所終則不可考矣。此書舊本。但題曰讀周易。案朱彝尊經義考。作淙山讀周易記。蓋此本傳寫脫譌。經義考又引曹溶之言。曰宋志八卷。澹生堂目作十卷。聚樂堂目作十六卷。今世所行凡二本。一本不分卷。不知孰合之。此本凡上經八卷。下經八卷。繫辭二卷。序卦說卦雜卦各一卷。又不知誰所分也。其書取朱子卦變圖。別爲易卦變合圖。以補易學啓蒙所未備。其說多主於爻象。不涉空談。自序有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無體。道果無耶。繫辭曰。易有太極。是道自無而有也。可以識其宗旨矣。其據隨上六爻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彖文王以之。革彖湯武革命。證爻象非文王作。自爲確義。其據大有九三爻公用亨于天子。解上六爻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過六五爻公弋取彼在穴。證爻辭非周公作。則必不然。說易者本不云公周公也。然其大旨。則較諸家爲淳實矣。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董楷撰。楷字正叔。台州臨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其學出於陳器之。器之出於朱子。故其說易惟以洛閩爲宗。是編成於咸淳丙辰。合程子傳朱子本義爲一書。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在理數兼通。又引程朱之語以羽翼程朱。亦愈於逞臆鑿空。務求奇於舊說之外者。惟程子傳用王弼本。而朱子本義則用呂祖謙所定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沿及明永樂中。胡廣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誤。至成矩專刻本義。亦用程傳之次序。鄉塾之士。遂不復知有古經。則楷肇其端也。然楷本以經文平書。而十翼之文。則下一格書之。其本義無所附麗者。則仿諸經疏文。某句至某句之例。朱書其目以明之。猶爲有別。今本經傳一例平書。而本義亦意爲割綴。則愈失愈遠。又非楷所及料矣。

【易學啓蒙通釋二卷】內府藏本　宋胡方平撰。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人。據董眞卿周易會通。載是書有方平至元己丑自序。則入元已十四年矣。然考熊禾跋。稱己丑春讀書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其父書一編。曰易學啓蒙通釋。又劉涇跋。亦稱一日約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易學啓蒙通釋一編。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輒爲刻置書室云云。則己丑乃禾與涇刊書作跋之年。非方平自序之年。眞卿誤也。方平之學出於董夢程。夢程之學出於黃榦。榦朱子壻也。故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篤守朱子之說。此書卽發明朱子易學啓蒙之旨。案朱子易學啓蒙序曰。近世學者。類喜談易。其專於爻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余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云。蓋易之

爲道理數並存不可滯於一說朱子因程傳專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數以補其偏非脫略易理惟著此書以言數也後人置本義不道惟假借此書以轉相推衍至於支離轇轕而不已是豈朱子之本旨乎方平此書雖亦專闡數學而根據朱子之書反覆詮釋所採諸書凡黃榦董銖劉爚陳埴蔡淵蔡沈六家皆朱子門人又蔡模徐幾翁泳三家模蔡淵子幾泳皆淵之門人故所衍說尚不至如他家之竟離其宗是亦讀啓蒙者所當考矣董眞卿所稱方平自序今本佚之惟存後序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乃竟以朱子原序爲方平之序可謂千慮之一失徐氏通志堂刻本於此序之末題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是顯著朱子之別號矣而其標目乃稱易學啓蒙通釋序淳熙丙午下距至元己丑凡一百一十三年朱子安知有通釋乎今刊正之俾無滋後來之疑焉

【三易備遺十卷】內府藏本　宋朱元昇撰其子士立補註元昇字日華里貫未詳惟卷首載咸淳八年兩浙提刑家鉉翁進書狀稱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朱元昇卷末士立跋稱咸淳庚午備遺成帙則堂家先生用聞於朝三載先子歿云云疑其卽終於是官庚午爲咸淳六年而狀署八年殆傳寫誤六爲八歟其書本河圖洛書一卷連山三卷歸藏三卷周易三卷元昇自序亦兼言三易而鉉翁進狀特稱其著中天歸藏書數萬言未詳其故豈以先天後天皆儒者所傳述而中天之說元昇創之故標舉見異耶然于寶周禮註稱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中天實亦古名非新義也元昇學本邵子其言河圖洛書則祖劉牧其言連山以卦位配夏時之氣候其言歸藏以干支之納音配卦爻其言周易則闡反對互體之旨雖未必眞合周官太卜之舊

而冥心求索。以求一合。亦可謂好學深思者。過而存之。或亦足備說易者之參考耳。

【周易集說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俞琬撰。琬字玉吾。吳縣人。生宋寶祐初。入元隱居著書。徵授溫州學錄。不赴。至延祐初始卒。生平邃於易學。初裒諸家之說。爲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後乃掇其精華以著是編。始於至元甲申。至至大辛亥。凡四易稾。其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義。嘗與孟淳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如此之類。其說頗異。至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是玉名。如此之類。則大奇矣。然其覃精研思。積三四十年。實有冥心獨造。發前人所未發者。固不可廢也。據琬自作後序。尚有讀易舉要。讀易須知。易圖纂要。易經考證。易傳考證。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易外別傳諸書。今惟易外別傳有本單行。讀易舉要。易圖纂要。見永樂大典。餘皆未見。序稱諸編皆舊所作。將毀之。而兒輩以爲可惜。又略加改竄而存於後。則舊刻本附此數書。今佚之矣。

【讀易舉要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俞琬撰。是書文淵閣書目。焦竑經籍志。朱睦㮮授經圖。皆著於錄。然外間傳本殊稀。故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惟永樂大典。尚散見於各韻之中。可以採輯。謹裒合編次。仍定爲四卷。考琬之集說。以朱子爲宗。而此書論剛柔往來。則以兩卦反對。見義例。以泰否二卦象辭較朱子卦變之說。更近自然。其易圖多本邵子。而此書論象數之學。則駁張行成以元亨利貞爲周易起數於四之證。蓋不爲苟同者。至於田疇謂積乾坤屯蒙需訟之策。至於師而六軍之數皆全。史璿謂革居四十九。應大衍之數。故云天地革而四時成。節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節而四時成。皆以偶合之見。

窺聖人作易之意。琬顧取之。則殊非本旨。然琬於易苦思力索。積平生之力爲之。意所獨契。亦往往超出前人所列諸家著述。雖多本於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而名字爵里間有異同。亦可資考證。固宜與所撰集說竝行也。琬別有六十四卦圖。易圖合璧聯珠。易圖纂要諸書。舊與此書合刻。修永樂大典之時。割裂麗雜。淆其端緒。惟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兩圖猶標俞琬纂圖之目。其餘諸圖。盡冒讀易舉要之名。合併爲一。殊爲瞀亂。今悉考訂汰除。以還其舊焉。

【周易象義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丁易東撰。易東字漢臣。武陵人。仕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入元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是編因易象以明義。故曰象義。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本體。卽乾天坤地之類。曰互體。卽雜物撰德之旨。曰卦變。象所謂大往小來。傳所謂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是也。曰正應。傳所謂剛柔內外之應是也。曰動爻。陽老則變爲陰。陰老則變爲陽是也。曰變卦。左傳所載古人占筮之法。曰乾之姤。乾之同人是也。曰伏卦。乾則伏坤。震則伏巽。說卦所謂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是也。曰互對。卽漢儒之旁通卦義。與伏通。而有本體全體之異。曰反對。損之與益。五二之辭同。夬之與姤。四三之辭同。可以類推者是也。曰比爻。初比二。二比三是也。曰原畫。陽皆屬乾。陰皆屬坤是也。曰納甲。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是也。其於前人舊說。大抵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漢上易傳爲宗。而又謂李失之泥。朱傷於巧。故不主一家。如卦變之說則取邵子朱子。變卦之說則取沈該都絜。筮占之說則取朱子蔡淵馮椅。遠紹旁搜。要歸於變動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當考也。諸家著錄多作十卷。惟朱睦㮮授經圖作易傳十二卷。焦竑經籍志作易傳十四卷。考易東所著。別無易傳之名。蓋卽此編。朱氏併其論例一卷數之爲

十一卷。焦氏又併其大衍索隱三卷數之。遂爲十四卷耳。朱彝尊經義考作十卷。註曰存。然世所傳本。殘闕特甚。僅存十之二三。又非彝尊之所見。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排比其文。僅闕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餘皆完具。與殘本互相參補。遂還舊觀。以篇頁頗繁。謹析爲一十六卷。以便循覽。原本附有大衍策數諸圖。多已見大衍索隱中。今不複錄。其論例一卷。自述撰著之旨頗備。今仍錄以弁首焉。

【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雷思齊撰。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宋亡之後。棄儒服爲道士。居烏石觀。後終於廣信。事蹟具袁桷所撰墓誌銘。是編前有揭傒斯序。稱所著有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數十卷。及和陶詩三卷。吳全節序。又稱其有文集二十卷。今皆未見。惟此二書存。其易圖通變自序。謂河圖之數。以八卦成列。相盪相錯。參天兩地。參伍以變。其數實爲四十。而以其十五會通於中。所述河圖洛書參天兩地倚數之圖。錯綜會變等圖。及河圖遺論。大旨以天一爲坎。地二爲坤。天三爲震。地四爲巽。天七爲兌。地六爲乾。天九爲離。地八爲艮。而五十則爲虛數。其說雖與先儒不同。而案以出震齊巽之義。亦頗相脗合。林至易裨傳序。所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者也。其易筮通變凡五篇。一曰卜筮。二曰立卦。三曰九六。四曰衍數。五曰命蓍。亦多自出新意。不主舊法。白雲霽道藏目錄。載二書於太元部若字號中。蓋圖書之學。實出道家。思齊又本道家衍說之。以附於易。固亦有由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四

經部四

易類四

【讀易私言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衡撰。衡字平仲。河內人。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謚文正。事蹟具元史本傳。其書論六爻之德位。大旨多發明繫辭傳同功異位柔危剛勝之義。而又類聚各卦畫之居於六位者分別觀之。蓋健順動止入說陷麗其吉凶悔吝。又視乎所值之時。而必以正且得中爲上。孔子彖象傳每以當位不當位得中行中爲言。衡所發明。蓋本斯旨。此書本在衡文集中。元蘇天爵文類。明劉昌中州文表皆載之。國朝曹溶採入學海類編。通志堂刊九經解。遂從舊本收入。而何焯校正九經解目錄。以爲卽元李簡之書。今考簡所撰學易記。其書具在。未嘗與此書相複。且永樂大典所載。亦作許衡。則非簡書明甚。焯之所校。不知何以云然也。

【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字庭芳。號雙湖。婺源人。景定甲子領鄉薦。試禮部不第。教授鄉里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編以朱子本義爲宗。取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於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去取別裁。惟以朱子爲斷。元史稱其受易源流出於朱子。始以啓蒙翼傳及是書歟。陳櫟稱一桂此書。於楊萬里易傳無半字及之。今檢其所引。櫟說信然。

蓋宋末元初講學者門戶最嚴而新安諸儒於授受源流辨別尤甚萬里易傳雖遠宗程子而早工吟咏與范成大陸游齊名不甚以講學爲事故雖嘗薦朱子拒韓侂胄而慶元黨禁獨不列名一桂蓋以詞人擯之未必盡以其書也

【易學啓蒙翼傳四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之父方平嘗作易學啓蒙通釋一桂更推闡而辨明之故曰翼傳自序稱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漸失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尙元旨者又有之因於本義附錄纂疏外復輯爲是書凡爲內篇者三一曰舉要以發辭變象占之義二曰明筮以考史傳卜筮卦占之法三曰辨疑以辨河圖洛書之同異皆發明朱子之說者也爲外篇者一則易緯候諸書以及京房飛候焦贛易林楊雄太元司馬光潛虛以至邵子皇極經世諸法亦附錄其概以其皆易之支流故別之曰外大致與其父之書互相出入而方平主於明本旨一桂主於辨異學故體例各殊焉

【易纂言十卷】內府藏本　元吳澄撰澄字幼清號草廬崇仁人宋咸淳末舉進士不第入元以薦擢翰林應奉文字官至翰林學士卒謚文正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用呂祖謙古易本經文每卦先列卦變主爻每爻先列變爻次列象占十翼亦各分章數其訓解各附句下音釋考證則經附每卦之末傳附每章之末間有文義相因即附辨於句下者偶一二見非通例也澄於諸經好臆爲點竄惟此書所改則有根據者爲多如師卦丈人吉改大人吉據崔憬所引子夏傳比卦比之匪人下增因字據王肅本小畜卦輿說輻改輿說輹據許愼說文尙德載改尙得載據京房虞翻子夏本泰卦包荒改包荒據說文及虞翻本

大畜卦曰閑輿衛。改日閑輿衛。從鄭元虞翻陸希聲本。萃卦萃亨。刪亨字。從馬融鄭元虞翻陸績本。困卦劓刖。改䠶䠶。據荀爽王肅陸績本。鼎卦其形渥。改其刑剭。據鄭元本。比象比吉也。刪也字。據王昭素本。賁象補剛柔交錯四字。據王弼注。震象驚遠而懼邇也。下補不喪匕鬯四字。據王昭素所引徐氏本。漸象女歸吉也。改女歸吉利貞。據王肅本。坤象履霜堅冰。改初六履霜。據魏志坎象樽酒簋貳。刪貳字。據陸德明釋文。案澄注明言舊本有貳字。陸氏釋文無之。今世所行張弧陸希聲本皆同。是傳文已刪去貳字。徐氏通志堂本。乃劉補刊板增入貳字。是顧湄等校正之時。以不誤爲誤也。謹附訂於此。繫辭上傳繫辭焉而明吉凶。下補悔吝二字。據虞翻本。繫辭下傳何以守位曰仁。改何以守位曰人。據王肅本。未耨之利。改未耜之利。據王昭素本。以濟不通。下刪致遠以利天下六字。據陸德明釋文。序卦傳故受之以履。下補履者禮也四字。據韓康伯本。皆援引古義。具有源流。不比師心變亂。其餘亦多依傍胡瑗程子朱子諸說。澄所自爲改正者。不過數條而已。惟以繫辭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於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不可以爲訓矣。然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爲巨擘焉。

【易纂言外翼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吳澄撰。澄所著易纂言義例。散見各卦中。不相統貫。卷首所陳卦畫。亦粗具梗概。未及詳言。因復作此書以暢明之。纂言有通志堂刻本。久行於世。此書則傳本漸罕。近遂散佚無存。朱彝尊經義考云。見明崑山葉氏書目。載有四册。而亦未睹其書。今惟永樂大典尚分載各韻之下。考澄所作小序。原書蓋共十二篇。一曰卦統。以八經卦之統體合體者爲經。六十四卦之雜體者爲

緯。乃上下經篇之所由分。二曰卦對。以奇偶反易成二卦。成上下篇相對。三曰卦變。言奇偶復生奇偶。其用無窮。四曰卦主。因无妄傳而推之。以明一經之義。五曰變卦。言剛柔交相變。而一卦可爲六十四卦。六曰互卦。言中四爻復具二卦以爲一卦。七曰象例。凡經之取象。皆類聚之以觀其通。八曰占例。言元亨利貞吉凶无咎。其義皆本於天道。九曰辭例。乃象例占例所未備。而可以互見者。十曰變例。言揲蓍四營十八變之法。十一曰易原。明河圖洛書先後天圖。十二曰易流。備舉揚雄以下擬易之書。今缺卦變變卦互卦三篇。易流缺半篇。易原疑亦不完。然其餘尚首尾整齊。無所遺失。自唐定正義。易遂以王弼爲宗。象數之學。久置不講。澄爲纂言。一決於象。史謂其能盡破傳注之穿鑿。故言易者多宗之。是編類聚區分。以求其理之會通。如卦統卦對二篇。言經之所以釐爲上下。乃程朱所未及。象例諸篇。闡明古義。尤非元明諸儒空談妙悟者可比。雖稍有殘缺。而宏綱巨目。尚可推尋。謹依原目編次。析爲八卷。俾與纂言相輔而行焉。

【易原奥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內府藏本　元寶巴撰。案寶巴舊本作保八。今改正。寶巴字普菴。色目人。居於洛陽。是書前有進太子牋。結銜稱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又有任士林序。稱武卿寶公。不知其終於何官也。牋末不題年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舊有方回牟巘二序。案回巘皆宋末舊人。則寶巴爲元初人矣。是書原分三種。統名易體用。本程子之說。卽卦體以闡卦用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易原奥義一卷存。周易原旨六卷存。周易尚占三卷佚。考陳繼儒彙祕笈。中有周易尚占三卷。書名與卷數並符。書前又有大德丁未寶巴序。人名亦合。然序稱爲瑩蟾子李清菴撰。不云寶巴自作。其書乃用

錢代譽之法。以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吉凶。亦非尚占之本義。序文鄙陋。尤不類讀書人語。蓋方技家傳有是書。與寶巴佚書其名偶合。明人喜作僞本。遂撰寶巴序文以影附之。不知寶巴說易。並根柢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京焦讖緯之說。其肯以此書當古占法哉。今辨明其妄。別存目於術數類中。而寶巴原書。則仍以所存二種著錄。庶闕而眞。猶勝於全而僞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趙采撰。采字德亮。號隆齋。潼川人。其書用注疏本。節錄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之說。益以語錄諸書。列之於前。而各以己說附於後。所謂折衷也。所注僅上下經。殆以程子所傳不及繫辭以下歟。前有采自序。稱有康節卻子推明羲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啓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爲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飛伏納甲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卻程朱三先生之說。泝而上之云云。故其書雖以宋學爲宗。而兼及於象數變互。尚頗存古義。非竟暖暖妹妹。守一先生之言也。顧炎武日知錄。謂割裂本義以入程傳。始於胡廣之修大全。然董楷已用程子之本而附以本義。采又因之。則其來有漸矣。炎武專責胡廣。殆未見二書歟。

【周易衍義十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胡震撰。震自署曰廬山深溪。又題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書前有自序。作於大德乙巳。蓋成宗九年也。又有其子光大識語。稱幾成書而下世。後十年始克纂集成編。則其書實成於光大之手矣。書中於乾坤二卦卦辭下接彖傳。繼以釋彖之文言。次大象次

爻辭。下接小象。繼以釋爻之文言。又置雜卦於序卦之前。序次頗爲顚倒。昔李過作西谿易說。改乾坤二卦經文次第。割裂文言。分附卦爻。胡一桂譏其混亂古經。此書實同其病。前後脫簡。亦不一而足。或傳寫者失其原次。故錯紊若此歟。其於經文訓詁。大都皆舉史事以發明之。不免太涉泛濫。非說經家謹嚴之體。然議論尙爲平正。所引諸儒之解。亦頗詳核。多可以備參考。視言理而空談元妙。言數而漫衍奇耦者。猶爲此善於彼焉。

【易學濫觴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黃澤撰。澤字楚望。資州人。家於九江。大德中嘗爲景星書院山長。又爲東湖書院山長。年逾八十乃終。故趙汸生於元末。猶及師事之。其易與春秋之學。皆受之於澤者也。澤垂老之時。欲注易春秋二經。恐不能就。故作此書。及春秋指要。發其大凡。卷首有延祐七年吳澄題辭。據其所言。二書蓋合爲一帙。今春秋指要。亦無傳本。惟此書僅存。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已佚。則彝尊亦未及見。知爲稀遘之本矣。其說易以明象爲本。其明象則以序卦爲本。其古法則以左傳爲主。大旨謂王弼之廢象數。遁於元虛。漢儒之用象數。亦失於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其中歷陳易學不能復古者。一曰易之名義。一曰重卦之義。一曰逆順之義。一曰卦名之義。一曰卦變之義。一曰卦名。一曰易數之原。一曰易之辭義。一曰易之占辭。一曰蓍法。一曰占法。一曰序卦。一曰脫誤疑字。凡十三事。持論皆有根據。雖未能勒爲全書。而發明古義。體例分明。已括全書之宗要。因其說而推演之。亦足爲說易之圭臬矣。

【大易緝說十卷】內府藏本　元王申子撰。申子字巽卿。邛州人。其始末未詳。據卷首載田澤刊書始末。惟稱其皇慶二年行省劄付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又稱其寓居慈利州天門山垂三十年。始成春秋

類傳及此書澤爲申送行省咨部省移翰林國史院勘定令本處儒學印造而已其說春秋主有貶無褒之說今未之見其說易則力主數學而持論與先儒迥異大旨以河圖配先天卦以洛書配後天卦而於陳摶邵子程子朱子之說一概辨其有誤於古來說易七百餘家中惟取六家一河圖洛書二伏羲三文王四周公五孔子六周子太極圖也其自命未免太高不足爲據同時有玉井陽氏者案陽氏佚其名字惟其姓見申子此書中字爲陰陽之陽蓋宋陽枋之族也朱彝尊經義考作楊氏誤謹附訂於此受易於朱子門人蹇淵已傳五世著易說二卷以駁之申子又一一辨答其大端具見於書中蓋萬事不出乎奇偶故圖書之學縱橫反覆皆可以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耳然考申子之繳繞圖書者僅前二卷至於三卷以後詮解經文仍以辭變象占比應乘承爲說絕不生義於圖書其言轉平正切實多有發明然則又何必繪圖作解纏纏然千萬言乎讀是書者取其詁經之語而置其經外之旁文可也所解惟上下經爲詳繫辭稍略說卦雜卦尤略序卦一傳則排斥非孔子之言但錄其文而無一語之詮釋蓋自李清臣朱翌葉適以來即有是說不始於申子其論易中錯簡脫簡羨文凡二十有四但注某某當作某某而不改經文亦尚有鄭氏注書之遺意與王柏諸人毅然點竄者異焉

【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婺源人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元史儒學傳附載其父一桂傳中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所謂篤志朱子之學者也是書據朱子本義折衷是正復採諸家易解互相發明序題延祐丙辰蓋仁宗之三年初名精義後病其繁冗刪而約之改名通釋所著雲峯集中有與吳澄書曰本義通釋郭文卿守浮梁時爲刊

其半。出之太早。今悔之無及也。刊本今以呈。似中有謬戾。閣下削之繩之。幸甚云云。考炳文生於宋理宗淳祐十年。其與澄書時。稱年七十。則當在延祐七年庚申。在作序之後三年。其所悔者改正與否。則不可考矣。王懋竑白田雜著曰。今刻雲峯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彖傳以後。語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彖傳後已失去。後人鈔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輒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考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曉。或者今刻非原本歟云云。案此本前有明潘旦序。稱書經兵燹。多至亡佚。其九世孫珙。及弟玠。募遺書。得上下經而闕十翼。乃復彙蒐諸集中以補之。然則今本十翼。乃珙玠所裒錄。非炳文之舊。懋竑蓋未見旦序。故有此疑。惟大全稱炳文輒變古易。又離析今文之先後。則彖傳象傳。必附經文之中。何以解傳者佚而解經者不佚。又何以珙玠所得舊本上下經文釐然完具。而不參以彖傳象傳。此則誠不可曉。然大全爲胡廣等麤雜割裂之書。所言亦不可盡據也。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熊良輔撰。良輔字任重。號梅邊。南昌人。延祐四年嘗領鄉薦。其仕履未詳。是書前有良輔自序。稱丁巳以易貢同志信其僭說。閔其久勤。出工費鋟梓。丁巳卽延祐四年。元舉鄉試。始於延祐甲寅。是科其第二舉也。考元史選舉志。是時條制。漢人南人試經疑二道。經義一道。易用程氏朱氏。而亦兼用古注疏。不似明代之制。惟限以程朱。後併祧程而專尊朱。故其書大旨。雖主於羽翼本義。而與本義異者。亦頗多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良輔是書外有易傳集疏。不傳。考易傳集疏。元熊凱撰。江西通志載凱字舜夫。南昌人。以明經開塾四十年。時稱遙谿先生。同邑熊良輔受業

焉。良輔序中亦稱受易於遙谿熊氏。與通志合。截然兩人兩書。虞稷以同姓同里同時。遂誤合爲一耳。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內府藏本　元張理撰。理字仲純。淸江人。延祐中官福建儒學提舉。是書上卷太極圖。卽周子之圖。其八卦方位圖。則本乎說卦。又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參天兩地。及大衍五十五數諸圖。又有仰觀俯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諸圖。而皆淵源於河洛。中卷天地數萬物數二圖。仍卽大衍策數。又有元會運數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八卦生六十四卦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有反對變與不變諸卦圖。以下則六十四卦之圖。分見於中下二卷。而參伍錯綜。序卦雜卦皆爲之圖。蓋純主陳摶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其書初少傳本。通志堂經解刻本。與劉牧之書。均從道藏錄出。諸家著錄。卷帙亦復不同。朱睦㮮授經圖。載理之書。有周易圖三卷。易象數鉤深圖六卷。易象圖說六卷。焦竑經籍志。書目與授經圖同。而鉤深圖則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止載易象圖說六卷。而不載此書之名。蓋由未見其本。但據書目傳鈔。故輾轉岐誤。白雲霽道藏目錄。以易數鉤隱圖。與理此書。並屬之劉牧。亦由但據標題繕錄。未及核作者之異同。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併詳考舛異之故。以祛來者之疑焉。

【學易記九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李簡撰。簡里貫未詳。自序稱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己未爲延祐六年。蓋仁宗時也。其書所採。自子夏易傳以逮張特立劉肅之說。凡六十四家。一一各標姓氏。其集數人之說爲一條者。亦注曰兼采某某。其不注者。則簡之新義矣。大抵仿李鼎祚集解。房審權義海之例。自序稱在東平時。與張中庸劉佚菴王仲徽。聚諸家易解節取之。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又稱己未歲取向所集重加去取。則始博終約。蓋非苟作。故所言多淳

實不支。其所見楊彬夫五十家解。單渢三十家解。今並不存。卽所列六十四家遺書。亦多散佚。因簡所輯。猶有什一之傳。則其功亦不在鼎祚審權下也。

【周易集傳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吉安府志作永新人。官湖廣儒學提舉。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劉詵傳內。是書成於至治辛酉。董眞卿周易會通稱其有自序一篇。此本無之。朱彝尊經義考。於舊序例皆全錄。而亦無是篇。則其佚已久矣。吉安府志云。仁夫周易集傳十八卷。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今觀所注。雖根據程朱者多。而意在卽象詁義。於卦象爻象互觀析觀。反覆推闡。頗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舊文者也。吉安府志又稱其謂雜卦爲占筮書。引春秋傳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爲證。其說似創而有本。亦異乎游談無根者。元史稱仁夫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殆不誣矣。原書十八卷。今僅存八卷。然上下經及彖象傳皆已全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謂通志堂刻經解時。以其殘闕。故未開雕云云。夫傳錄古書。當問其義理之是非。不當論其篇頁之完闕。殘編斷簡。古人尙且蒐輯。仁夫是書。上下經裒然俱完。而以不全棄之。何其傎也。況傳寅禹貢說斷。程大昌禹貢圖說。林之奇三山書傳。今以永樂大典校之。皆非完帙。而徐氏仍登梨棗。是又何說歟。今特錄存之。俾重著於世。庶於經義有所裨焉。

【讀易考原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蕭漢中撰。漢中字景元。泰和人。此書成於泰定中。凡三篇。一論分卦。一論合卦。一論卦序。不敢顯攻序卦傳。而亦不用序卦之說。大旨以圓圖乾坤坎離居四正爲上經之主卦。兌艮巽震居四隅爲下經之主卦。復案圖列說。申明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分合之不

可易。及乾坤之後受以屯蒙。屯蒙之後受以需訟。次序之不可紊。卷後論三十六宮陰陽消長之機。以互明其義。漢中書不甚著明。初朱升作周易旁注。始采錄其文。附於末卷。升自記稱謹節縮爲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錄其原文於下。以廣其傳。則是書經升編輯。不盡漢中之舊。今升書殘缺。而漢中書反附以得存。此本即從升書中錄出別行者。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卷。蓋以一篇爲一卷。實無別本也。其說雖亦出於邵氏。而推闡卦序。頗具精理。蓋猶依經立義。視黑白奇偶蔓衍而不可極者。固有殊焉。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解蒙撰。蒙字求我。吉水人。江西通志作字來我。蓋字形相近而誤也。中天歷乙巳江西鄉試。與兄子尙字觀我者。並以善易名於時。子尙所著周易義疑通釋。久無傳本。朱彝尊經義考載蒙此書。亦注曰佚。今檢永樂大典所引蒙說。尙多。自豫隨无妄大壯暌蹇中孚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外。其他皆文義完備。釐然具存。其例於彖爻之下。采輯先儒之說。而末乃發明以己意。各以蒙謂二字別之。雖原爲場屋經義而作。而薈萃羣言。頗能得其精要。凡所自注。亦皆簡明。如頤六三云。頤養之道。以安靜爲無失。二三動體。故顚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顚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恆彖云恆有二義。利貞者不易之恆。所以體常。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恆。所以盡變。天地聖人所以能恆者。以其能盡變也。其義雖多根柢前人。而詮釋明晰。亦殊有裨於後學。至所引諸家之說。往往不署名氏。蓋用朱子詩集傳例。雖不能盡考其由來。要皆宋元以前諸經師之緒論也。謹依文排比。正其譌舛。釐爲十二卷。著之於錄。解縉春雨堂集稱是書爲易經精義。經義考稱是書爲周易精蘊。考永樂大典所題實作解蒙周易精蘊大義。二人皆偶誤記也。今據以爲斷。庶不失其本名焉。

【易學變通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曾貫撰。貫字傳道。泰和人。天歷辛巳舉於鄉。官紹興府照磨。元季兵亂。棄官家居。鄉人推率義軍。後禦龍泉寇。戰敗抗節死。事蹟見江西通志。所著四書類辨。學庸標旨諸書。俱湮沒不傳。惟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周易變通之名。亦以爲已佚。今檢永樂大典。所錄周易各卦下。收入貫說尚多。其標題實作易學變通。知彝尊未見原書。故稱名小誤矣。謹裒輯彙次。釐爲六卷。其豫隨无妄大壯晉暌蹇中孚八卦。爲永樂大典所原闕者。今無可校補。亦姑仍其舊。是書純以義理說易。其體例每篇統論一卦六爻之義。又舉他卦辭義之相近者。參互以求其異同之故。如乾卦云。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以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吉有大於此乎。坤卦云。或疑六三王事爲六五之事。然乾主君道。坤主臣道。王事乃九五大人之事。故坤卦三五。聖人皆有戒辭者。其所以正人臣之體。爲慮深矣。艮卦云。敦臨敦艮皆吉。何也。曰敦者厚道也。厚於治人。則人無不服者。臨是也。厚於治己。而己無不修者。艮是也。人之自處。容可處於薄乎。凡此諸條。立義皆爲純正。其他剖析微細。往往能出前儒訓解之外。間取互體立說。兼存古義。尤善持平。在說易諸家。可謂明白而篤實。且其成仁取義。無愧完人。而元史忠義傳。失於記載。殊傷漏略。今蒐輯遺文。著之於錄。非惟其書足重。亦因以表章大節。發潛德之幽光焉。

【周易會通十四卷】內府藏本　元董眞卿撰。眞卿字季眞。鄱陽人。嘗受學於胡一桂。斯編實本一桂之纂疏。而廣及諸家。初名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蓋其例編次伏羲文王周公之經。而翼以孔子

之傳各爲標目使相統而不相雜其無經可附之傳則總附於六十四卦之後是爲經傳又取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夾注其下是爲集解其程子經說朱子語錄各續於傳之後是爲附錄又取一桂纂疏而增以諸說是爲纂注其後定名會通者則以程傳用王弼本本義用呂祖謙本次第既不同而或主義理或主象占本旨復殊先儒譬說亦復見智見仁各明一義斷斷爲門戶之爭眞卿以爲諸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搜博采不主一說務持象數義理二家之平卽蘇軾朱震林栗之書爲朱子所不取者亦並錄焉視胡一桂之排斥楊萬里易傳不肯錄其一字者所見之廣狹謂之靑出於藍可也惟其變易經文則不免失先儒謹嚴之意可不必曲爲之詞耳

【周易圖說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錢義方撰義方字子宜湖州人嘗舉進士其仕履則不可考矣是書成於至正六年上卷爲圖者七下卷爲圖者二十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疑傳寫誤也其說謂河圖爲作易之本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聖人卽理推數二者可以相通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書又引朱子之說謂圓圖有造作且欲挈出方圖在圓圖之外又謂朱子易本義於先天後天卦位必歸其說於邵子似歉然有所未足是以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云云其說較他家爲近理然猶據陳摶以來相傳之圖書言之其實河圖洛書雖見經傳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兩圖其爲古之圖書與否則經傳絕無顯證援左傳有三墳而謂卽毛漸之書援周禮有連山歸藏而謂卽劉炫之書考古者其疑之矣且槩辭言洛書不言卽九疇洪範言九疇不言卽洛書盧辯注大戴禮記始云明堂九室法龜文其說起於後周阮逸僞作關朗易傳因而述之於是洛書之文始傳爲四十五點而九疇亦遂併於易義方

知九疇之非易。而不知洛書本非九疇。其辨猶爲未審。至其謂自漢以來。惟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爲有圖之始。寥寥千載。至陳摶始本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爲橫圓大小四圖。傳穆李以及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爲後天圓圖。內大橫圖之卦爲否泰反類。方圖則於因易而作圖。非因圖而作易。本末源流。粲然明白。不似他家務神其說。直以爲古聖之制作。可謂獨識其眞矣。其所演二十七圖。亦卽因舊圖而變易之。奇偶之數。愈推愈有人自爲說。而其理皆通。譬之自古至今。弈無同局。固亦不妨存之。以備一家焉。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陳應潤撰。應潤天台人。始末未詳。黃溍集有是書序。稱其字曰澤雲。又稱其延祐間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數年調明掾。至正乙酉調桐江賓幕。卷首應潤自序題至正丙戌。案經義考載此序題至治丙戌。至治有壬戌無丙戌。干支不合。且黃溍序題至正丙戌。序中稱延祐間余丞寧海。又數年余爲越上監運。三年余乞老金華。溍延祐二年進士。下距至治壬戌僅六年。安有乞老之事。此必經義考刊版之譌。非此本傳寫之誤也。謹附訂於此。則是書成於桐江也。其書大旨。謂義理元妙之談。墮於老莊。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爐火之說。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八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節。爲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節。邵氏指爲先天方位者。定爲八卦相錯之用。謂文王演易。必不顚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論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兩儀。以四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揲蓍之法。分陰陽太少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議論。不可釋易。蓋自宋以後。毅然破陳摶之學者。自應潤始。所注用王弼本。惟有上下經六十四卦。據春秋傳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

姤曰潛龍勿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之類。故名曰爻變。其稱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爻可變三百八十四爻。卽漢焦贛易林之例。蓋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非臆說也。每爻多證以史事。雖不必其盡合。而因卦象以示吉凶。以決進退。於聖人作易垂訓之旨。實有合焉。在宋元人易解之中。亦翹然獨秀者矣。

【周易參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梁寅撰。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辟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明年兵起。遂隱居教授。明初徵修禮樂書。將授以官。復以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學者稱曰梁五經。著有禮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諸書。此乃所作周易義疏。成於至元六年。前有寅自序。其大旨以程傳主理。本義主象。稍有異同。因融會參酌。合以爲一。又旁採諸儒之說。以闡發之。其分上下經十翼。一依古易篇次。卽朱子所用呂祖謙本。其詮釋經義。平易近人。言理而不涉虛無。言象而不涉附會。大都本日用常行之事。以示進退得失之機。故簡切詳明。迥異他家之轇轕。雖未能剖析精微。論其醇正。要不愧爲儒者之言焉。

【周易文詮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趙汸撰。汸字子常。休寧人。師事黃澤。受易象春秋之學。隱居著述。作東山精舍以奉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乞還。未幾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書大旨。源出程朱。主於略數言理。然其門人金居敬跋稱其契先天內外之旨。且悟後天卦序之義。則亦兼用邵氏學也。經義考載八卷。此本舊鈔止四卷。然首尾完具。不似有所闕佚。或後人合併歟。原書上方節節標題細字。詳其詞意。不類汸筆。或後來讀者所題識。於經義亦無所發明。今併從刪削。汸平生學力。多在春秋。所著

說春秋之書亦最多。並已別著於錄。其說易祇有此本。流傳頗罕。其中詮釋義理。大抵宋儒緒論爲多。不及其春秋諸書之深邃。然其於天道人事吉凶悔吝之際。反覆推闡。亦頗明暢。觀其名書曰文詮。其宗旨固可見矣。

卷五

經部五

易類五

【周易大全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考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脩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親製序。弁之卷首。命禮部刊賜天下。賜胡廣等鈔幣有差。仍賜宴於禮部。同時預纂脩者。自廣榮幼孜外。尚有翰林編脩葉時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經之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峯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云云。天台董氏者。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氏者。董眞卿之周易會通。雙湖胡氏者。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峯胡氏者。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也。今勘驗舊文。一一符合。彝尊所論。未可謂之苛求。然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子。其說頗謹嚴。董眞卿則以程朱爲主。而博采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爲賅備。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爲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要其宗旨。則尚可謂不失其正。且二百餘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錄存其書。見

有明儒者之經學。其初之不敢放軼者由於此。其後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鄭曉今言曰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易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後乃盡棄注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終不可廢也。是當明盛時識者已憂其弊矣。觀於是編。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

【易經蒙引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專以發明朱子本義爲主。故其體例以本義與經文並書。但於本義每條之首加一圈以示別。蓋尊之亞於經也。然實多與本義異同。如經分上下。朱子云以其簡褻重大。故分爲上下二篇。清則云六十四卦何以不三十二卦爲上經。三十二卦爲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也。用九見羣龍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羣龍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清則云孔子象傳及文言節節皆是主六爻皆用九者言。但本義不主此說。又云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下。又當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清則云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豈偶然哉。豈姑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其他不冗委曲附和。大率類此。朱子不全從程傳。而能發明程傳者莫若朱子。清不全從本義。而能發明本義者莫若清。醇儒心得之學。所由與爭門戶者異歟。

【讀易餘言五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字仲鳧。一字子鍾。安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吏部侍郎。謚文敬。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傳爲主。而兼采王弼吳澄之說。與朱子本義頗

有異同。大旨舍象數而闡義理。故謂陳摶所傳圖象。皆衍術數。與易無干。諸儒卦變之說。亦支離無取。其上經卦略。下經卦略。大象說。皆但標卦名。不載經文。繫辭輯說卦訓。則備錄傳文。蓋書非一時所著。故體例偶殊。且經有卦名。而繫辭說卦則無章名。其勢亦不能不異也。惟刪說卦廣象八章。而別以蔡清之說增損之。又序卦雜卦文言三傳。一概從刪。則未免改經之嫌。要其篤實近理。固不失爲洛閩之傳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銑讀易餘言五卷。又載銑易大象說一卷。考此書第三卷。卽大象說。彝尊以其別本單行。遂析爲二。偶未考也。今附著於此。不更複出焉。

【易學啓蒙意見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謚恭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因朱子易學啓蒙而闡明其說。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氏之學。詳爲圖解。三卷曰明蓍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後二變不挂之誤。四卷曰考占變。述六爻不變及六爻遞變之舊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變。六爻俱變。及一爻變者。皆仍其舊。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變者。則別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圖。皆以一卦變六十四卦。與焦延壽易林同。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非漢儒之易也。

【易經存疑十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希元撰。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見自序及王愼中序。泉州府志稱官至大理寺丞。誤也。明史儒林傳附載蔡清傳中。是書用注疏本。其解經一以朱子本義爲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楊時喬周易古今文。謂其繼蒙引而作。微有異同。其曰存疑者。洪朝選序謂其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也。自序謂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

焉能有易於彼無已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蓋其書本爲科舉之學故主於祧漢而尊宋然研究義理持論謹嚴比古經師則不足要猶愈於剽竊庸膚爲時文弋獲之術者蓋正嘉以前儒者猶近篤實也原刻漫漶此本爲乾隆壬戌其裔孫廷玦所刻舊有王愼中洪朝選二序載朱彝尊經義考廷玦删之所言皆無大發明今亦不復補錄焉

【周易辨錄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楊爵撰爵字伯脩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以上疏極論符瑞下詔獄繫七年始得釋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前有自序題嘉靖二十四年乙巳蓋即其與周怡劉魁等在獄中講論所作故取繫辭困德之辨一語爲名明史本傳作周易辨說其名小異然藝文志仍作周易辨錄蓋刊本字誤也所釋惟六十四卦每卦惟載上下經卦辭然其訓解則六爻及象傳象傳皆兼及之特不列其文耳其說多以人事爲主頗剴切著明蓋以正直之操處杌隉之會幽居遠念寄託良深有未可以經生常義律之者然自始至終無一字之怨尤其所以爲純臣歟

【易象鈔四卷】國朝鹽政採進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鈔積之手訂成帙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復劄記及自記所學又爲檃括歌辭以舉其要居仁之學雖出於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瑄俱號醇儒所著居業錄至今稱道學正宗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渺之談考萬歷乙酉御史李頤請以居仁從祀孔子廟庭疏稱所著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

次何以此本獨完疑後人裒其緒言重爲編次非居仁手著也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熊過撰過字叔仁號南沙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郎中明史文苑傳附載陳束傳中稱過及陳束王愼中唐順之趙時春任瀚李開先呂高爲嘉靖八才子然過研思經訓實不止以文章名是書據過自序初名易象旨後遂加決錄之名案三輔決錄名始趙岐而命語之義古無傳說以意推之蓋定本之謂也自序又稱初聞閩人蔡清善爲易購得其書惟開陳宗義不及象於是稍記疑者爲贅言辛丑謫人滇晤楊愼勸成此書蓋初讀宋易覺不合乃去而爲漢易故其說以象爲主考左傳韓起適魯見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爲易之本旨故繫辭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以下變而談理陳摶以下變而言數所謂各明一義者也後人併而一之概稱象數於是喜爲杳冥之說者併而掃之乃諱言象數明人之易言數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釋氏職是故矣過作此書雖未能全復漢書而義必考古實勝支離恍惚之談其據舊說以證今文者凡證字一百有一證音三十有八證句二十有六證脫字七十有九證衍文三十證當移置者二十有二證舊以不誤爲誤者三所據之書如郭京之僞託舊本吳澄之妄改古經者概用引援不免輕信又如坤卦小象但知魏志之作初六履霜不知後漢書之實作履霜堅冰亦間有未審然皆據前文非由臆撰又但注某字據某書當作某亦不敢擅更一字猶屬謹嚴在明人易說之中固卓然翹楚矣

【易象鉤解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灤州知州是編專闡經文取象之義前有士元自序稱朱晦庵張南軒善談易者皆謂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俱

不可廢。蓋文周彖爻。雖非後世緯數。瑣碎而道。則無不冒焉。傳注者惟以虛元之旨例之。有遺論矣。其履卦注又曰。京房之學。授受有自。今之學士大夫。擯斥不取。使聖人不因卜筮而作易。惟欲立言垂訓。則畫卦揲蓍何爲哉。朱子曰。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今不可復考。亦不可謂象爲假設。然能京氏之學。安知非太卜所藏者耶。云云。案太卜之法。雖不可考。然左傳所載變爻互體諸占。猶可以見其崖略。漢易自田何以下。無異說。孟喜六日七分之學。云出田王孫。而田王孫之徒以爲非。焦贛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爲非。劉向校書。亦云惟京氏爲異黨。漢書儒林傳源委秩然。可以覆案。京氏書雖多散佚。而易傳三卷猶存。其占法亦大概可考。與左傳所載迥殊。士元以京氏易當太卜所藏。殊爲無據。且京氏之法。絕不主象。引以爲明象之證。亦失其眞。然其謂易以卜筮爲用。卜筮以象爲宗。則深有合於作易之本旨。故其論雖或穿鑿。而犂然有當者爲多。要勝於虛談名理。荒蔑古義者矣。是書每卷標目之下。皆題歸雲別集卷數。自五十八至六十一。蓋當時編入全集。如李石方舟集收易互體之例。其序又稱往爲彙解二卷。括其大凡。考明史藝文志。載士元易象鉤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卷。則彙解亦發明象學者。今以未見其書。故不著錄焉。

【周易集注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來知德撰。知德字矣鮮。梁山人。嘉靖壬子舉人。萬歷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薦授翰林院待詔。知德以老疾辭。詔以所授官致仕。事蹟具明史儒林傳。知德自鄉舉之後。卽移居萬縣深山中。精思易理。自隆慶庚午至萬歷戊戌。閱二十九年而成此書。其立說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錯者陰陽對錯。如先天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

也。綜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其論錯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其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其注皆先釋象義字義及錯綜義。然後訓本卦本爻正意。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參互旁通。自成一說。當時推爲絕學。然上下經各十八卦。本之舊說。而所說中爻之象。亦卽漢以來互體之法。特知德縱橫推闡。專明斯義。較先儒爲詳盡耳。其自序乃高自位置。至謂孔子沒後而易亡。二千年有如長夜。豈非伏處村塾。不盡覩遺文祕籍之傳。不盡聞老師宿儒之論。師心自悟。偶有所得。遽夜郎自大哉。故百餘年來信其說者頗多。攻其說者亦不少。然易道淵深。包羅衆義。隨得一隙而入。皆能宛轉關通。有所闡發。亦不必盡以支離繁碎斥也。

【讀易紀聞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張獻翼撰。獻翼字幼于。崐山人。後更名敉。嘉靖中國子監生。明史文苑傳附見皇甫涍傳末。此書乃其早年讀書上方山中所著。獻翼放誕不羈。言行詭異。殆有狂易之疾。而其說易。乃平正通達。篤實不支。祧莊老之元虛。闡程朱之義理。凡吉凶悔吝。進退存亡。足爲人事之鑒者。多所發明。得聖人示戒之旨。朱彝尊經義考載獻翼易注凡五種。惟讀易韻考注存。其讀易約說三卷。易雜說二卷。讀易臆說二卷。及此書六卷。均注曰未見。今蒐采遺編。惟得讀易韻考及此書。韻考紕漏殊甚。如盲談黑白。聾辨宮商。已別存目。此書不載經文。但逐節拈說。有如劄記之體。江南通志文苑傳稱獻翼好易。十年中箋注凡三易。蓋亦積漸研思而始就者。殆中年篤志之時。猶未頹然自放歟。

【八白易傳十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葉山撰。山字八白。里貫未詳。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言曰。八白

本末無所考見詳其自序當是一老諸生是書屢易其稾自序凡四其初序略云予十歲讀周易越十年能厭學究語又十四年爲嘉靖丁卯又六年從鹿田精舍見楊誠齋易傳又九年爲今壬子云云再序題癸丑六月三序題丁巳三月四序題嘉靖三十九年七月考壬子爲嘉靖三十一年由壬子逆數十六年當爲丁酉序云丁卯者由原本酉字用古體作卯故傳寫誤也據其所言此書始於壬子迄於庚申凡九年而藏事以初序年月考之山當生於宏治十七年甲子至庚申書成時年已五十七矣其書專釋六十四卦爻辭而於彖象文言十翼皆不之及大旨以誠齋易傳爲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蓋借易以言人事不必盡爲經義之所有然其所言亦往往可以昭法戒也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藻撰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蹟附見明史李沂傳其書上下經十卷繫辭至雜卦七卷每條皆先發己意而采綴諸儒之說於後前有焦竑序稱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象莫備於李鼎祚士藻裒而擇之則所據舊說惟采周易義海周易集解二書然大旨多主於義理故取義海者較多集解所載如虞翻干寶諸家涉於象數者率置不錄蓋以房書爲主而李書輔之也案義海一百卷久佚今所存者乃李衡撮要十五卷非其舊本竑序云云豈萬歷中舊本猶存耶然宋志已不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僅見四卷其一百卷者未見士藻安得而見之竑殆夸飾之詞然衡所編者其源本出於房氏即謂之房氏書亦可也

【像象管見九卷】內府藏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建言罷歸天啓初追贈太僕寺卿事蹟具明史本傳一本研究六經尤邃於易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

說亦不取陳摶李之才之義惟卽卦爻以求象卽象以明人事故曰像象象者天道像其象者盡人合天之道也大旨謂由辭得象而後無虛懸說理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而深闢言象遺理言理遺象彷彿其象而仍不知所以爲象之弊雖間有支蔓而篇實近理者爲多自稱用力幾二十年亦可謂篤志矣

【周易劄記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遂中立撰中立字與權號確齋聊城人萬歷己丑進士由行人擢給事中以建言貶陝西按察使司知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蓋當時編次無法與其兩垣奏議合爲一書故錄經解者無自而著其名也其書首爲啓蒙集略次分上經爲一卷下經爲一卷繫辭以下爲一卷不載經文但標卦名篇名隨筆記錄采之諸家者爲多其以己意論著者僅十之四五然去取頗爲精審大旨以義理爲主不失純正至中孚復姤諸卦亦參用易緯卦氣起中孚及一卦值六日七分之說蓋平心論義不立門戶之見者也

【周易易簡說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字雲從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詮解易義每條不過數言自序云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是其著書大旨也攀龍之學出入朱陸之間故以心言易然其說曰天下有非易之卷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於學也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易則吉非易則凶悔吝云云則其說主於學易以檢心非如楊簡王宗傳等引易以歸心學引心學以歸禪學務屏棄象數離絕事物遁於恍惚窅冥以爲不傳之祕也是

固不得謂以心言易爲攀龍之失矣。

【易義古象通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魏濬撰。濬字蒼水。松溪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是書前有明象總論八篇。一曰原古象。二曰理傳象。三曰八卦正象。四曰六爻位。五曰卦爻畫。六曰卦變。七曰互體。八曰反對動爻。大旨謂文周之易。卽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魏晉唐諸人所論象義。取其近正者。故名古象通。而冠以易義。言卽象以通義也。朱彝尊經義考。改曰周易古象通。則與濬名書之意不合矣。明自萬歷以後。經學彌荒。篤實者局於文句。無所發明。高明者騖於元虛。流爲恣肆。濬獨能博考舊文。兼存古義。在爾時說易之家。譬以不食之碩果。殆庶幾焉。

【周易像象述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吳桂森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萬歷丙辰歲貢生。嘗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又從武進錢一本學易。一本嘗著像象管見。諸書桂森本其意而推闡之。以成是書。名曰像象。述明師承也。經文用注疏之本。惟删其卦首六畫。卷首列像象金鍼一篇。標舉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尋義理。頗有新意可參。據桂森自序。是書成於天啓乙丑。其上方朱字評語。稱景逸高先生批者。高攀龍筆。稱錢師批者。錢一本筆也。考攀龍以天啓丙寅家居時。聞逮自裁。乙丑在前一年。當猶及見。一本在萬歷中爲御史。建言黜死。天啓辛酉。已追贈太僕寺少卿。不應及見此書。蓋桂森以萬歷丁巳從一本於龜山。此書業已屬草。自序所謂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爲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是也。然則桂森是書。具有淵源。非師心自用者矣。

【易用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陳祖念撰。祖念字脩甫。連江人。陳第子也。第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

古音義發明引證一洗吳棫諸家之陋於韻學爲大有功而所作伏羲圖贊則支離穿鑿一無可取祖念學不及其父而說易乃勝其父其書不載經文但於每卦詳論其義繫辭諸傳則各標章目而詮釋之其每卦之論皆逐爻尋理務以切於人事爲主故名曰用前有原序曰義理無窮非言之所能盡故傳注於漢疏義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而易之用則隨時隨事可以自察是以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聖人所以言易者如是而已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文公言人能取易一卦若一爻熟讀而深玩之推於事而反於身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此則致用利用之義也云云其序後半佚脫不知誰作然一書大旨具在於斯矣每卦之末率總論取象之義多采互體之說蓋其學於漢儒宋儒無所偏附云

【易象正十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字幼元一字螭若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中官至少詹事明亡後爲唐王聿鍵禮部尚書督師出婺源師潰被執不屈死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乙未賜謚忠端此書孟應春謂崇禎庚辰道周在西庫始創爲之成二十四圖逮過北寺毒痛之下指節初續又爲六十四象正劉履丁則云三十年前道周卽有易本象八卷疇象八卷蓋是書之稾本也道周初作三易洞璣以卦圖推休咎而未及於諸爻之變象是編則於每卦六爻皆卽之卦以觀其變蓋卽左氏內外傳所列古占法也其自序曰凡易自春秋左國暨兩漢名儒皆就動爻以論之虞王而下始就本卦正應以觀攻取只論陰陽剛柔不分七八九六雖易有剛柔雜居之文而卦無不動玩占之理象正專就動爻以明之此其述作之大旨前列目次一卷則以漢人分爻直日之法案文王之卦序以推歷代之治

亂。後二卷則以河圖洛書之數。自相乘除。爲三十五圖。其詩斗差圖。詩斗差退限圖。詩元命圖。春秋元命圖。則本漢人緯書四始五際之說而別衍之。以爲推測之術。與所著三易洞璣相爲表裏。雖其以大傳所釋十一爻俱爲明之卦而作。未免附會。故朱朝瑛曰。易象正道周之自爲易也。孔子之所不盡言。言之不盡意者也。然引伸觸類。要亦易之一隅。宋儒沈該之易傳。都絜之易變體義。皆發明之卦。與是書體例相似。而是書則每爻之下。先列本卦之象辭。次列本卦之象辭。然後列本爻之象辭。與沈氏都氏之書。又各不同。存之以爲二家之外傳。亦無不可也。

案此書及三易洞璣。皆邵氏皇極經世之支流也。三易洞璣。全推衍於易外。故入之數學。此及倪元璐易內外儀。有轇轕於易外者。猶有據經起義。發揮於易中者。且皆忠節之士。當因人以重其書。故此二編仍附錄於經部焉。非通例也。

【兒易內儀以六卷兒易外儀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倪元璐撰。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崇禎甲申殉難。世祖章皇帝賜謚文貞。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內儀以專以大象釋經。每卦列卦爻辭。至大象而止。以六十四卦大象。俱有以字。以之爲言用也。故以名書。外儀則有原始正言能事盡利曲成申命六目。而又別爲小目以紀之。皆取繫辭中字義名篇。篇各有圖。朱彝尊經義考曰。倪氏元璐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內儀之下無以字。然此編爲當時刊本。實有以字。則經義考誤脫也。其名兒易者。蔣雯階序謂公作兒易。兒者姓也。考說文倪兒本二字。惟漢書兒寬傳。兒與倪同。則是古字本可通用。然考元璐自序。實作孩始之義。其文甚明。則雯階不免於附會。萬歷

中紫溪蘇濬已先有兒易豈亦寓姓乎元璐是書作於明運阽危之日故其說大抵憂時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盡爲經義之所有然易與於中古而作易者有憂患其書不盡言其言不盡意而引伸觸類其理要無不包春秋繁露其言不盡比附春秋而儒者至今尊用之爲其大義與春秋相發明也元璐是書可作是觀蓋與黃道周三易洞璣等書同爲依經立訓者也其人足並傳其言亦足並傳必以章句訓詁核其離合則細矣

【卦變考略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董守諭撰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是書成於崇禎癸未大旨以卦變之說出於漢學程子始廢斥之朱子謂伊川不信卦變故於柔來文剛等處無依據於是兼采其說又以意變之凡十九卦今本義第九圖是也然朱子上經釋變卦者九唯訟卦與變卦圖同餘則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否泰來下經釋變卦者十唯晉卦與圖同餘則如復變師姤變同人之類例以復初上爲師之二復二下爲師之初姤初上爲同人之二姤二下爲同人之初及與初九變爲初爻之八初六變爲初爻之七皆不免前後異例於是上考郎顗京房蜀才虞翻諸家之說定爲此圖每卦皆參列古法斷以已意宋元諸儒以及明來知德之屬亦參考焉其言率有根據不同他家之穿鑿其證以彖文雖不免有所附會然如謂屯本坎卦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爲剛柔始交比本師卦一陽居二則爲師衆所宗故爲師變而居五則爲天下所附故爲比謙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豫卦復初變五體比象故利建侯復初升二體師象故利行師於經文亦往往巧合惟其篇末有曰或謂變乃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愚獨以爲不然則主持

未免太過。夫乾坤之生六子。猶陰陽之生五行也。其配而爲六十四卦。猶干支之配爲甲子也。其因卦而推奇偶之變。猶干支相配而推衝合制化也。駁卦變者。謂不應先有某卦。後有某卦。是猶談五行者。謂水生於庚辛。不化於丙辛。火生於甲乙。不化於戊癸也。主卦變者。以此爲作易之本。六十四卦。皆自此來。是又猶以化氣爲本氣。亦乖五行相生之旨矣。故卦變之說。不可謂非易之一義。亦不可謂爲本義。漢以來儒者相傳。要必有取。並存以備參考可矣。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字元子。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唐王聿鍵起兵於閩。以爲禮部尚書。旋爲鄭芝龍所軋。憤恚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成於崇禎癸酉。蓋其筦榷江南時所作。卷末附以答客問一篇。借詁經以言時事也。觀其自序。論分經合傳之非古。然復引魏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語。則又未始不以分附爲便。故其前分上下經爲六卷。而彖象繫辭諸傳之文。仍隨卦分列。猶祖費直之意。而七卷後則仍列十翼原文。以還田何之舊。蓋分經分傳以存古本。而經下所列十翼之文。則引以互證。故皆低一格書之。以別於後之正文。其仍以古周易標目。蓋以是也。惟於上下經內。又別立初中終諸名。則自我作古耳。楷之學雖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漢晉以來之舊說。雜采並陳。不株守一家之言。又辭必有據。亦不爲懸空臆斷穿鑿附會之說。每可以見先儒之餘緒。明人經解空疎者多。棄短取長。不得已而思其次。楷書猶足備采擇者。正不可以駁雜廢矣。

【周易玩辭困學記十五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字元岵。海寧人。天啓辛酉舉人。是書前有自序。謂賦性顓愚。不敢侈談象數。又雅不信讖緯之說。惟於語言文字間。求其諦當。有益身心者。輒

便疏錄。歲久成帙。經二十餘年。凡六七易藁而後成。持論最爲篤實。於乾卦遵用王弼本。以便解詁。而仍列鄭康成本於簡端。前集諸儒之論及己論數十條。爲讀易大意。其所論辨。如謂八卦因重之法。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卦。變某卦自某卦而來。皆夫子所不言。河圖洛書之外。別無他圖。後人依託夫子之言。而支離蔓衍。又謂一卦六爻。如主伯亞旅。無此以爲君子彼以爲小人反背錯綜之理。蓋掃除轇轕之說。獨以義理爲宗者。雖盡廢諸家義例。未免開臆斷之門。然其盡廢諸圖。則實有剗削榛蕪之力。且大旨切於人事。於學者較爲有裨。視繪畫連篇。徒類算經弈譜。而易理轉置不講者。勝之遠矣。

卷六

經部六

易類六

【易經通注九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大學士傅以漸左庶子曹本榮奉敕撰。首載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諭旨。次載順治十五年十月以漸等進書表。次爲以漸恭撰序文。恭繹世祖章皇帝聖訓。謂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爲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删。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仰見聰明天亶。睿鑒高深。萬幾餘閒。游心經術。洋洋謨訓。發四聖之精微。衡諸儒之得失。斟酌乎象數義理。折以大中。非儒生株

守專門。斤斤一家之言者。所能窺見萬一。以漸等恪遵指授。亦能鎔鑄衆說。薈稡微言。詞簡理明。可爲說經之主臬。緣其書上備乙覽。外間莫得而窺。僅有原稾尊藏曹本榮子孫之家。今奉皇上求書明詔。湖北巡撫乃繕錄進呈。原本未標書名。恭閱五朝國史傳。以漸舊傳。有順治十三年十月纂脩易經通注之文。謹據以補題。伏思此書推闡聖經。發明精義。雖編摩於衆手。實稟受於聖裁。允宜寶軸琅函。昭示無極。俾天下萬世。共仰世祖開天明道之功。且以見國家文治。超邁古今。本本元元。一皆欽承祖訓。故重熙累洽。百有餘年。而有今日之極盛焉。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易爲四聖所遞傳。則四聖之道法治法。具在於是。故其大旨。在卽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於帝王之學。最爲切要。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非但占驗禨祥。漸失其本。卽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不言事。聖人立教。豈爲是無用之空言乎。是編爲講幄敷陳。睿裁鑒定。其體例與宋以來奏進講義。大致略同。而於觀象之中。深明經世之道。御製序文。所謂以經學爲治法者。實括是書之樞要。亦卽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要。信乎帝王之學。能見其大。非鄙生一知半解。所能窺測高深也。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康熙五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御纂。自宋以來。惟說易者至夥。亦惟說易者多岐。門戶交爭。務求相勝。遂至各倚於一偏。故數者易之本。主數大過。使魏伯陽陳摶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理者易之蘊。主理太過。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明永樂中。官修易經大全。龐雜割裂。無所取裁。由羣言淆亂。無聖人以折其中也。我聖祖仁皇帝道契羲文。心符周孔。幾餘典

學。深見彌綸天地之源。詔大學士李光地採摭羣言。恭呈乙覽。以定著是編。冠以圖說。殿以啓蒙。未嘗不用數。而不以盛談河洛。致晦玩占觀象之原。冠以程傳。次以本義。未嘗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讖緯。併廢互體變爻之用。其諸家訓解。或不合於伊川紫陽。而實足發明經義者。皆兼收並采。不病異同。惟一切支離幻渺之說。咸斥不錄。不使溷四聖之遺文。蓋數百年分朋立異之見。至是而盡融。數千年畫卦繫辭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至於經傳分編。一從古本。尤足正費直以來割裂綴附之失焉。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乾隆二十年奉敕撰。凡卦爻四卷。彖傳一卷。象傳二卷。繫辭傳二卷。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一卷。以多推闡御纂周易折中之蘊。故賜名曰述義。所解皆融會羣言。擷取精要。不條列姓名。亦不駁辨得失。而隨文詮釋。簡括宏深。大旨以切於實用爲本。故於乾卦發例曰。諸爻皆龍。而三稱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全書綱領。具於斯矣。又於取象則多從古義。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剛中。變離文明。解坤初六曰。變震爲足。有履象焉。解屯六二曰。變兌爲女。柔正故貞。凡斯之類。皆取於變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於艮山故爲林。解屯九五曰。陷陰互艮止而不動。解需九五曰。坎水兌口。故爲酒食。凡斯之類。皆取於互體也。解蒙六三曰。三變互兌故爲女。解訟九二曰。坎坤體故爲邑。又互離戶象也。三百離數也。解訟九四曰。乾初復體。互巽爲命。變艮爲渝。艮止貞也。凡斯之類。皆兼取變與互也。故解繫辭傳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物謂八卦之爻。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撰成兩卦之德也。是非者。時物之是非。皆於中爻辨之。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云云。誠爲根據先儒。闡明經義。蓋漢易之不可訓者。在於雜

以識緯推衍禨祥至其象數之學則去古未遠授受具有端緒故王弼不取漢易而解七日來復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亦不取漢易而解羝羊觸藩亦不能不仍用互兌之義豈非理有不可易歟諸臣仰承指授於宋易漢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奧蘊以決王鄭之是非千古易學可自此更無異議矣

【讀易大旨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又號夏峯容城人前明萬歷庚子舉人是書乃其入國朝後流寓河南時所作前有自序云至蘇門始學易年老才盡偶據見之所及撮其體要以示門人子弟原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其門人耿極爲之校訂末附兼山堂問答及與三無道人李對論易之語別爲一卷對雄縣人奇逢所從學易者也後奇逢曾孫用正復取其論易之語散見他著述者五條彙冠卷首題曰義例跋稱原本序文凡例皆闕故以是補亡案奇逢說易不顯攻圖書亦無一字及圖書大意發明義理切近人事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凡所訓釋皆先列己說後附舊訓其平生之學主於實用故所言皆關法戒有足取焉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漢陽人前明舉人是編乃其讀易之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但舉經文數字標目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爲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盡爲之說大旨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於近時說易之家爲最有根據其中如解訟卦鞶帶云帶無鞶名鞶者鞶纓車飾也帶所以繫佩璲及芾者考左傳后之鞶鑑杜預訓鞶爲帶說文鞶字許愼亦註爲大帶安得曰帶無鞶名又何天之衢梁武帝解何爲荷見於經典釋文夫之雖亦以爲負荷之

義。乃引莊子負雲氣爲證。而不援梁武之說。亦偶然失考。至於舊井无禽。訓禽爲獲。尤不免於穿鑿附會。然如引禮人君至命士黃裳下士雜裳。以證黃裳之美。引左傳班馬證乘馬班如。當讀乘爲去聲。引兵法前左下後右高。證師左次。與論帝乙非紂父。王用亨于西山非文王。以及臨之八月。復之七日。易之逆數。河圖蓍策之辨。皆具有條理。卷帙雖少。固不失爲徵實之學焉。

【易酌十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字蒙吉。祁州人。前明天啓辛卯舉人。是書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爲主。雖亦偶言象數。然皆陳摶李之才之學。非漢以來相傳之法也。原序稱陸隴其官靈壽時。欲爲刊板不果。雍正初。其孫顯祖。又以己意附益之。卷首凡例雜卦諸圖。及卷中細字稱謹案者。皆顯祖筆。原序又稱此書爲經學之津梁。亦舉業之準的。考包在國初。與諸儒往來講學。其著書一本於義理。惟以明道爲主。絕不爲程試之計。是書推闡易理。亦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羽翼程朱。於宋學之中。實深有所得。以爲科舉之書。則失包之本意多矣。

【田間易學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自號田間老人。桐城人。家世學易。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閩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火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稾。乃合併二編。删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爲此書。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摶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平允。與元錢義方之論合。而義尤明暢。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

附會之弊獨其周易雜考一條既深慨今本非朱子之舊而徒以彖傳象傳篇首之注推其說竟不能更其次第以復古本蓋劉宏舊刻國初尚未得見故知其誤而不能改仍用注疏本也

【易學象數論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宗羲自序云易廣大無所不備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易之本義反晦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程傳亦廓清之一端又稱王輔嗣注簡當而無浮義而病朱子添入康節先天之學爲添一障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摶而岐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衍而轇轕彌增宗羲病其末派之支離先糾其本原之依託前三卷論河圖洛書先天方位納甲納音月建卦氣卦變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之原象爲內篇皆象也後三卷論太元乾鑿度元包潛虛洞極洪範數皇極數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爲外篇皆數也大旨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儒之爲僞象者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四者雜而七者晦矣故是編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於古以辨象學之譌又遁甲太乙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詳人事是編以鄭康成之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之占法國語冷州鳩之對證六壬而云後世皆失其傳以訂數學之失其持論皆有依據蓋宗羲究心象數故一一能洞曉其始末因而盡得其瑕疵非但據理空談不中窾要者比也惟本宋薛季宣之說以河圖爲卽後世圖經洛書爲卽後世地志顧命之河圖卽今之黃册則未免主持太過至於矯枉過直轉使傳陳摶之學者得據經典而反脣

是其一失。然其宏綱巨目。辨論精詳。與胡渭易圖明辨。均可謂有功易道者矣。

【周易象辭二十一卷附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炎撰。宗炎字晦木。餘姚人。宗羲之弟也。其說易力闢陳摶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如釋坤彖曰。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與之齊。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蓋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卽爲坤之元。非別有元也。其義爲前人所未發。而於承天時行之旨。无成有終之道。皆分明融洽。他如解豫六二。介於石。謂處地之中。得土之堅。取象極爲精確。解剝六五貫魚。引儀禮魚每鼎用十五頭。昏禮用十四頭。其數多。必須貫。亦頗有根據。不爲牽合。解解卦初六无咎云。難之初解。人人喜。補過之有地。此非人力。乃天時也。故直云无咎。尤能得文外之意。其他詮釋。大都類此。皆可備易家之一解。至於歸妹以須。須爲女之賤者。舊解本無可易。而宗炎謂須附頤以動。則以爲須髮之須。未免傷於好奇。又於易之字義。多引篆文以釋之。亦不免王氏新義務用字說之弊。當分別觀之可也。後附錄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宗旨大略相同。尋門餘論。兼排釋氏之說。未免曼衍於易外。其詆斥宋儒詞氣。亦傷太激。然其論四聖相傳。不應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爲不傳之祕。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摶而始出。則篤論也。圖書辨惑。謂陳摶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術。與元陳應潤之說合。見應潤所作爻變義蘊。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雜以仙眞。說冒以易道。亦與朱彝尊毛奇齡所考略同。彝尊說見經義考二百八十三。奇齡說見所作太極圖說遺議。至謂朱子從而字析之。更流於釋。則不免有意深文。存姚江朱陸之門戶矣。二書各有別本單行。然考周易象辭目錄。實列此二書謂之附錄。則非別自爲編也。今仍合之。俾相輔而

行焉。

【周易筮述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宏撰撰。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康熙己未嘗舉薦博學鴻詞。宏撰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此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蓍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象。曰卦氣。卦氣本卻子朱子。並附太乙秘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專爲筮蓍而設。而大旨闢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故進而列之易類。不以術數論焉。

【仲氏易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一名甡。字大可。號秋晴。一曰初晴。又以郡望稱西河。蕭山人。康熙己未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初奇齡之兄錫齡。邃於易而未著書。惟時時口授其子文輝。後奇齡乞假歸里。錫齡已卒。乃摭文輝所聞者。以己意潤飾成是書。或傳奇齡假歸之後。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卦成。雖以其兄爲辭。實卽奇齡所自解。以理斷之。或當然也。大旨謂易兼五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是爲伏羲之易。猶前人之所知。一曰反易。謂相其順逆。審其向背。而反見之。如屯轉爲蒙。咸轉爲恆之類。一曰對易。謂比其陰陽。絜其剛柔。而對觀之。如上經需訟。與下經晉明夷對。上經同人大有。與下經夬姤對之類。一曰移易。謂審其分聚。計其往來。而推移上下之。如泰爲陰陽類聚之卦。移三爻爲上爻。三陽往而上陰來。則爲損。否爲陰陽類聚之卦。移四爻爲初爻。四陽來而初陰

往則爲益之類是爲文王周公之易實漢晉以來所未知故以序卦爲用反易以分篇爲用對易以演易繫辭爲用移易其言甚辨雖不免牽合附會以詞求勝之失而大致引據古人終不同於冥心臆測者也

【推易始末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仲氏易復取漢唐宋以來言易之及於卦變者別加綜核以爲是書其名推易蓋本繫辭傳剛柔相推一語仍仲氏易移易義也大旨謂朱子本義雖載卦變圖於卷首而止以爲孔子之易未著其爲文周之易因上稽于寶荀爽虞翻諸家凡有卦變卦綜之說與宋以後相生反對諸圖具列於卷而以推易折衷之圖系於後朱子謂卦變乃易中之一義而奇齡則以爲演畫繫辭之本旨未免主持太過然易義廣大觸類旁通見知見仁各明一理亦足與所撰仲氏易互相發明也

【春秋占筮書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其曰春秋者摭春秋傳所載占筮以明古人之易學實爲易作不爲春秋作也自漢以來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存於世而可驗者莫先於春秋傳奇齡既於所著仲氏易推易始末諸書發明其義因復舉春秋內外傳中凡有得於筮占者彙記成書而漢晉以下占筮有合於古法者亦隨類附見焉易本卜筮之書聖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卽數以立象後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卽數以明理義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厥後象數理岐爲三家而數又岐爲數派孟喜焦贛京房以下其法不可殫舉而易於是乎愈雜春秋內外傳所紀雖未必無所附會而要其占法則固古人之遺軌譬之史書所載是非褒貶或未盡可憑至其一代之制度則固無僞撰者也奇齡因春秋諸占以推三代之筮法可謂能探其本而足闢諸家之喙者矣

【易小帖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說易之語。而其門人編次成書者也。奇齡所著經解。惟仲氏易及春秋傳二種。是其自編。餘皆出其門人之手。故中間有附入門人語者。此小帖凡一百四十三條。皆講易之雜說。與仲氏易相爲引伸。朱彝尊載之經義考。云皆西河氏紀說易之可議者。今觀其書。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摶二派。攻擊尤力。其間雖不免有強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其論子夏易傳。及連山歸藏。尤爲詳核。第五卷所記。皆商榷仲氏易之語。初稾原附載仲氏易末。後乃移入此編。舊目本十卷。今本五卷。蓋其門人編錄。有所刊削。考盛唐所爲西河傳。又稱易小帖八卷。蓋十卷刪爲八卷。又刪爲五卷也。儒者尊奉一先生。每一字一句。奉爲蓍蔡。多以未定之說編入語錄。故二程遺書。朱子有疑。朱子語類。又每與四書章句集註或問相左。皆失於簡汰之故。若盛唐者。可謂能愛其師矣。

【喬氏易俟十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喬萊撰。萊字石林。寶應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采宋元後諸家易說。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摶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之治亂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咥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或所不免。而理關法戒。終勝莊老之元談也。於經文兼註古韻。亦得失互陳。如觀卦六四象下。備引顧炎武方音之說。則非未見音學五書者。而象傳協韻。仍從吳棫之舊。則棄取有不可解者矣。經文

用王弼之本。惟解上經下經繫辭以下。一概闕如。蓋宗旨主於隨爻闡義。故餘不及焉。非脫佚也。

【讀易日鈔六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烈撰。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庚戌進士。授內閣中書。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改翰林院編修。歷官左春坊左贊善。是書一以朱子本義爲宗。謂易者象也。言有盡象無窮。伏羲畫爲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逐卦繫彖。逐畫繫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萬事萬理畢具。大旨在因象設事。就事陳理。猶說易家之不支蔓者。前有其子益孫升孫紀實。云此稾已刪潤四十餘過。至易簒前數日。尚合蒙引通典存疑諸書。考訂知來藏往二義。旋加改補云云。則其用力亦可謂勤矣。烈之沒也。門人私謚曰志道先生。楊允長作私謚議一篇。冠於此書之首。昔宋儒張載之沒。門人欲爲作私謚。司馬光力言其非。當時手帖。猶載張子全書之首。古人以禮處人。不欲妄相尊重。干國家易名之典。其謹嚴如是。允長等未之聞乎。今錄是書。而削除是議。用杜標榜之漸焉。

【周易通論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是書綜論易理。各自爲篇。一卷二卷發明上下經大旨。三卷四卷則發明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義。冠以易本易敎二篇。次及卦爻象彖時位德應河圖洛書。以及占筮挂扐正變環互。無不條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在宋學中可謂融會貫通。卓然成一家之說。其論復无妄中孚離四卦爲聖賢之心學。亦皆以消息盈虛觀天道。而脩人事。與慈湖易傳以心言易者迥殊。光地作大學古本說序。稱於易之卜筮。灼然無疑。蓋宗旨既明。則卮言不得而淆之矣。其學一傳爲楊名時。有周易劄記二卷。再傳爲夏宗瀾。有易義隨記八卷。易卦劄記二卷。雖遞相祖述。而其宏深簡括。則皆不及光地也。

【周易觀彖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嘗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請復用朱子古本，是編乃仍用注疏本，蓋成書在前也。其語錄及榕村全集所載，頗申明先天諸圖，而是編則惟解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附舉此義，然亦不竟其說，餘皆發明易理，兼證以易象，而數則略焉，蓋亦謂邵子之學爲易外別傳也。其解繫辭傳，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句，曰彖辭所取，或有直用其爻義者，或有通時宜而爻義吉凶準以爲決者，故以是觀之，不中不遠，惟其合始終以爲質，故時物不能外云云，觀彖之名，蓋取諸此。其解九四重剛而不中句，不以重字爲衍文，解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句，不從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從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句，不以順爲愼，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句，漸之進也句，上九鴻漸於陸句，與地之宜句，皆不從程傳本義脫誤之說，惟據漢律歷志移天一地二二十字，從程傳能研諸侯之慮句，侯之二字衍文，從本義耳。案光地謂諸爲侯之合音，想以古經豸注字切而誤增，不知反切始自孫炎，古經安得注字切，其說殊誤，謹附訂於此。蓋尊信古經，不敢竄亂，猶有漢儒篤守之遺，其大旨雖與程朱二家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異同而無背觸也。

【周易淺述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陳夢雷撰。夢雷字省齋，閩縣人，順治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緣事謫戍，後蒙恩召還，校正銅板，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是編成於康熙甲戌，乃其初赴尙陽堡時所作，大旨以朱子本義爲主，而參以王弼注、孔穎達疏、蘇軾傳、胡廣大全來知德注諸家所未及及所見與本義互異者，則別抒己意以明之，蓋行篋之書，故所據止此，其凡例稱解易數千家，未能廣覽，道其實也。然其說

謂易之義蘊不出理數象占顧數不可顯理不可窮故但寄之於象知象則理數在其中而占亦可卽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爲主持論多切於人事無諸家言心言天幻窅支離之說其詮理雖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變之說取象雖兼采來氏而不取其錯綜之論亦頗能掃除轇轕惟卷末所附三十圖乃其友楊道聲所作穿鑿煩碎實與夢雷書不相比附以原本所載姑仍其舊存之置諸不論不議可矣

【易原就正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包儀撰儀字羽脩邢臺人拔貢生其始末無考觀其自序稱早年聞有皇極經世而無由求得其書自順治辛卯至康熙己酉七經下第貧不自存薄遊麻城乃得其書於王可南家至江寧寄食僧寺玩求其旨者一年始有所得蓋亦孤寒之士刻志自立者也儀之學既從邵子入故於陳摶先天圖信之甚篤其凡例併謂行世易說種不勝數要皆未嘗讀皇極經世無怪乎各逞私智而總非立象盡意觀象繫辭之本旨其持論尤膠於一偏然其書發揮明簡詞意了然乃非拋荒經義排比黑白徒類算經者可比其謂洛書無與於易則差勝他家之繳繞每爻皆注所變之卦亦尙用左氏筮法頗爲近古蓋其學雖兼講先天而實則發明易理者爲多其盛推圖學特假以爲重焉耳

【大易通解十五卷附錄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荔彤撰荔彤字念庭柏鄉人大學士裔介之子官至江常鎭道是編乃其罷官後所作其論畫卦謂與河圖洛書祇可謂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論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交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

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姦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詞矣荔彤究好爲異論也

【易經衷論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英撰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端是書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每卦各爲一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爲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爲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貳爲句則固未嘗有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彖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讀易之法如此擴充體會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紜轇轕之見大旨具是矣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惟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知漢代專門不矜繁說英作是書其亦此志歟

【易圖明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朏明號東樵德清人是書專爲辨定圖書而作初陳摶推闡易理衍爲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神其說又

實以爲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夫測中星而造儀器。以驗中星無不合。然不可謂中星生於儀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經。以驗交食無不合。然不可謂交食生於算經也。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數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來從誰授受。故易學啓蒙及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然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啓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稾。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剩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爲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則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家假借易理。以爲脩煉之術。吳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排擊。各有論述。國朝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然皆各據所見。抵其罅隙。尚未能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渭此書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啓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數流弊。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箴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脩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錐指。尤爲有功於經學矣。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納喇性德編。相傳謂其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刻入九經解。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性德原作成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乾清門侍衛。是書乃取宋陳友文大易集義。方聞一大易粹言。案此書原本誤作曾種。今考正。

二書而合輯之。友文書本六十四卷。所集諸儒之說凡十八家。又失姓名兩家。聞一書本七十卷。所集諸儒之說凡七家。以二書校除重複外。集義視粹言實多得十一家。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集義止於上下經。故所引未能賅備。性德因於十一家書中擇其論繫辭諸傳者以補其闕。與粹言合爲一編。又删其繁蕪。勒成此本。今粹言尚有傳本。已著於錄。集義流播較希。尚藉此以見梗概。其中理數兼陳。不主一說。宋儒微義。實已略備於斯。李衡删房審權之書。俞琬鈔李心傳之說。竝以取精擷要。有勝原編。此書之作。其功亦約略相亞矣。

【周易傳註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字剛主。號恕谷。蠡縣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是編大旨。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以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摶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易。卽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故其說頗爲淳實。不涉支離恍惚之談。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彖辭。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辭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其凡例論先儒辨難。卷不勝載。惟甚有關者。始不得已而辨之也。大抵以觀象爲主。而亦兼用互體。於古人多採李鼎祚集解。於近人多取毛奇齡仲氏易圖書原舛編。胡渭易圖明辨。其自序排擊諸儒。雖未免過激。然明自隆萬以後。言理者以心學竄入易學。牽持禪偈以詁經。言數者奇偶與黑白遞相推衍。圖日積而日多。反置象占辭變吉凶悔吝於不問。其蠹蝕經術。實弊不勝窮。塨引而歸之人事。深得聖人垂教之旨。其矯枉過直。懲羹

吹齋者分別觀之不以詞害意可矣

【周易劄記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字賓實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是編乃其讀易所記前後無序跋未詳其成書年月觀書中所引證蓋猶在欽定周易折中之後也名時本李光地所取士故其易學多得之光地雖說卦傳及附論啟蒙之類頗推衍先天諸圖尚不至於支離附會至其詮解經傳則純以義理爲宗不涉象數大抵於程朱之義不爲苟異亦不爲苟同在宋學之中可謂明白而篤實矣名時爲雲南巡撫時夏宗瀾嘗從之問易所作易說皆質正於名時其問答具載宗瀾書中然宗瀾所說如漸卦禦寇證以孤雁打更之類頗爲膚廓不及名時所論猶有光地之遺也

【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字若瞻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端是編因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互有異同爲參校以歸一是不復兩可其說以滋岐貳惟兩義各有發明可以竝行不悖者仍俱錄焉而附以諸儒之論其諸儒之論有實勝傳義者則竟舍傳義以從之軾所見亦各附於後其凡例有曰遺象言理自王輔嗣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孔子彖象二傳何嘗非言象雷風山澤以及乾馬坤牛震龍巽雞之類皆象也卽卦之剛柔上下應比承乘亦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不知所謂理者安在矣易道之取類大精粗巨細無所不有卽納甲飛伏等術數之學不可謂非易之一端也況中爻互卦倒巽倒兌厚離厚坎之象皆卦體之顯而易明者乎又稱卦有對易反易反易之義先儒言之已備來知德謂之卦綜謬矣又稱程子不取卦變謂凡卦皆自乾坤來

然合之象傳究未盡協今一遵朱子一陰一陽自姤復之說又稱宋元以來易圖不下數千於四聖人之精義全無干涉今一概不錄止縷析朱子各圖之義而圖仍不載云云其全書宗旨具見於斯較之分門別戶尊一先生之言而先儒古義無不曲肆掊擊者其識量相去遠矣其書軾存之日未及刊行乾隆丁巳兩廣總督鄂彌達始爲校付剞劂恭呈御覽蒙皇上篤念舊學親灑宸翰弁於編首稱其簡而當博而不支鉤深探賾而不鑿蓋玩之熟故擇言也精體之深故析理也密天藻表揚昭垂日月非惟是書仰託以不朽卽天下萬世伏繹聖謨亦均能得讀易之津梁窺畫卦之閫奧曉然知所向方也又豈獨軾一人之幸哉

【周易玩辭集解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查愼行撰愼行字初白號悔餘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愼行受業黃宗羲故能不惑於圖書之學卷首河圖說二篇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蓍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河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蓍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減奇偶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脩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經文次序用註疏本乾卦之末有注曰案胡雲峯本義通釋乾坤二卦自文言起至末別爲

一卷。編在說卦之前。竊意本義原本當如是。而通釋遵之。今原本不復見矣云云。蓋未見劉宏刻本者。案宏之舊刻聖祖仁皇帝特命開雕。愼行侍直內廷。何以不見。其理殆不可解。然其說經則大抵醇正而簡明。在近時講易之家。特爲可取焉。

【易說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字仲儒。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釋卦爻。專宗漢學。以象爲主。然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故徵引極博。而不免稍失之雜。如釋訟卦。引荀爽說訟之言凶也。則以丹朱之鬷訟爲鬷凶。釋弟子輿尸。引左傳彘子尸之。以尸爲軍中元帥。釋觀國之光。引聘禮請觀。及左傳季札觀樂。韓宣子觀書。以證觀國。皆失之拘。釋繫于苞桑。以桑字爲喪亡之喪。而無所考據。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下弧字改爲壺。引昏禮壺尊太元壺婦爲證。皆愛博嗜奇。不能自割。至編端論乾象傳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然士奇博極羣書。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所可彷彿。一二微瑕。固不足累其大體也。

【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十六集】刑部尚書胡季堂家藏本　國朝胡煦撰。煦字曉滄。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是書原本一百十八卷。其詮釋經文者四十九卷。冠以原圖八卷。用解伏羲之易。原卦三卷。用解文王之易。原爻三卷。用解周公之易。又取先儒論說。集爲原古三十六卷。謂之首傳。共九十九卷。爲周易函書正集。外有函書約三卷。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篝燈約旨十

卷。共十九卷。爲別集。別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艱於剞劂。乃取詮釋經文之四十九卷。約爲十八卷。名曰函書約注。又取首傳五十卷。約爲十六卷。附以續約旨二卷。共十八卷刊之。名曰續集。皆照所手訂也。其正集原本。照門人李學裕欲爲校刊。攜其稾去。會學裕病卒。遂散佚。後別集續集板竝漫漶。其子季堂重爲校訂。因正集未刊。續集之名無所緣起。且續集之原圖原卦原爻原古。卽删取正集之要語。非別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續。而別集內之函書約三卷。亦卽正集之原圖原卦原爻撮其大義。更不可附入別集。遂以續集編爲十五卷。取函書約三卷弁首。共十八卷。名爲約存。蓋以正集既佚。其大義僅存於是也。又以續約旨二卷。依篝燈約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內。合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仍爲別集。其釋經文之十八卷。仍名約注。共爲五十二卷。卽此本也。照研思易理。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考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彖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易箋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法撰。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其書大旨以爲易專言人事。故彖爻之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竝不言陰陽。考震彖言震驚百里。卽象震雷諸卦。彖言利涉大川。卽象坎水。法所云彖詞不言象者。未爲盡合。然其持論之大旨。則切實不支。至來知德以伏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法則謂大傳所云錯綜者。以揲蓍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

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又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反自此亡矣。其辨最爲明晰。又論筮法云。傳所謂挂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扐以象閏也。其曰再扐而後挂。是三變之中有不挂者矣。夫一變之中。初扐之挂。不待言矣。惟再扐不挂。故曰再扐而後挂。故知再扐爲指第二變第三變而言也。其說與郭朱迥異。而前一變挂一。後二變不挂。其挂一之策。不入歸奇之中。則三變皆以四八爲奇偶。不用五九。借象與經義似有發明。固亦可備一解也。

【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字一齋。新喻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湖北巡撫。是書凡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學易初津爲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彖辭。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爲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奇作○。偶作〇。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爲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爲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

【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沈起元撰。起元字子大。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是書大旨以十翼爲夫子所手著。又未經秦火。其書獨完。故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攀龍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卽取之。其篇次則仍依

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經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自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據辭繫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從删薙頗能掃除紛紜轇轕之習其中亦多能推驗舊說引伸新義如乾象傳大明終始王注程傳朱子皆未有確解起元獨取侯行果大明日也之說而證以晉彖傳之順而麗乎大明禮記之大明生於東於經義頗有根據觀六三九五上九之觀我生觀其生自孔疏以動出爲生而後儒遂以動作施爲解之俱不免於牽強起元獨取虞翻生謂坤生民也之說尤有合於九五象傳觀民之旨其釋大象傳比類求義於字句相似而義不同者推闡更爲細密在近來說易家中亦可云有本之學矣

【易翼述信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又樸撰又樸字介山天津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廬州府同知是編經傳次序悉依王弼舊本而冠以讀易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徵引諸家獨李光地之言爲最夥而於本義亦時有異同蓋見智見仁各明一義原不能固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也至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及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敍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其時位德大小應比主爻諸論亦皆恪遵御纂周易折中之旨闡發證明詞理條暢可取者亦頗多焉

【周易淺釋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思榘撰。思榘字補堂。陽湖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福建巡撫。是書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注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相通之理。故漢學如虞翻諸家。皆有是說。宋學卽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一義也。前有自瀛序。稱思榘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未注。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彖傳象傳。則以用注疏本附經併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松江沈大成與其門人福唐林迪光二跋。迪光述思榘之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概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固足括是書之大旨矣。

【周易洗心九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是編大旨。謂讀易者當先觀圖象。故首卷備列諸圖。自朱子邵子而外。如國朝李光地胡煦所作諸圖。皆爲采入。而又以己見推廣之。端緒頗爲繁賾。自序謂其要不外論語五十以學易之言。文周卦書自義圖出。義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其說頗務新奇。然其詮釋經義。則多發前人所未發。大抵觀象玩辭。時闡精理。實不盡從圖書生解。其文句異同。亦多從馬鄭王弼王肅諸家之本。卽或有不從舊本。必注某本作某字。以存古義。亦非圖書以外廢訓詁而不言。然則其研尋奇偶。特好語精微而已。非如張行成等竟舍經而談數也。

【豐川易說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字爾緝。鄠縣人。乾隆元年薦舉賢良方正。以老病不能赴京而罷。心敬受業於李容。而謹嚴不逮其師。所注諸經。大抵好爲異論。書及春秋爲尤甚。惟此編推闡易理。最爲篤實。其言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卽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竝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眞。若徒泥陰陽消長。而無得於切己之人事。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爲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覩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覩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蓍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大抵漢唐之易。祇成訓詁。宋明之易。多簸弄聰明。訓詁非易而易在。聰明亂易而易亡。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變。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其說皆明白正大。故其書皆切近人事。於學者深爲有裨。至於互卦之說。老陰老陽始變之說。錯綜之說。卦變之說。皆斥而不信。併左氏所載古占法而排之。雖主持未免太過。要其立言之大旨。則可謂正矣。

【周易述二十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崖。元和人。其書主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元宋咸干寶諸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其目錄凡四十卷。自

一卷至二十一卷皆訓釋經文。二十二卷二十三卷爲易微言。皆雜鈔經典論易之語。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凡載易大義易例易法易正譌明堂大道錄禘說六名。皆有錄無書。其注疏尙闕下經十四卷及序卦雜卦兩傳。蓋未完之書。其易微言二卷。亦皆雜錄舊說。以備參考。他時藏事。則此爲當棄之糟粕。非欲別勒一編。附諸注疏之末。故其文皆未詮次。棟歿之後。其門人過尊師說。并未定殘稾而刻之。實非棟本意也。自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浸遠。中間言象數者。又岐爲圖書之說。其書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聖之本旨。故說經之家。莫多於易。與春秋。而易尤叢雜。棟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

【易漢學八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國朝惠棟撰。是編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寶易附見。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棟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別傳自稱五世傳孟氏易。以鄭元次京房者。以後漢書稱元通京氏易也。荀爽別爲一卷。則費氏易之流派矣。考漢易自田王孫後。始岐爲施孟梁邱三派。然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而梁邱賀疏通證明。謂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稱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卽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冥。皆曰非也。劉向亦稱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則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外別傳也。費氏學自陳元鄭衆馬融鄭元以下。遞傳以至王弼。是爲今本。然漢書稱直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象彖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又隋

志五行家有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周易筮占林五卷。則直易亦兼言卜筮。特其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說。與孟京兩家體例較異。合是三派。漢學之占法。亦約略盡此矣。夫易本爲卜筮作。而漢儒多參以占候。未必盡合周孔之法。然其時去古未遠。要必有所受之。棟采輯遺聞。鉤稽考證。使學者得略見漢儒之門徑。於易亦不爲無功矣。孟京兩家之學。當歸術數。然費氏爲象數之正傳。鄭氏之學。亦兼用京費之說。有未可盡目爲讖緯者。故仍列之經部焉。

【易例二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所作周易述。目錄列有易微言等七書。惟易微言二卷附刊卷末。其餘並闕。此易例二卷。卽七書中之第三種。近始刊本於潮陽。皆考究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凡九十類。其中有錄無書者十三類。原跋稱爲未成之本。今考其書。非惟采摭未完。卽門目亦尚未分。意棟欲鎔鑄舊說。作爲易例。先剏草本。采摭漢儒易說。隨手題識。筆之於册。以儲作論之材。其標目有當爲例而立一類者。亦有不當爲例而立一類者。有一類爲一例者。亦有一類爲數例者。如既有扶陽抑陰一類。又有陽道不絕陰道絕義一類。又有陽無死義一類。此必欲作扶陽抑陰一例。而雜錄於三處者也。曰中和。曰詩尚中和。曰禮樂尚中和。曰君道尚中和。曰建國尚中和。曰春秋尚中和。分爲六類。已極繁複。而其後又出中和一類。君道中和一類。卷末更出中和之本一類。此亦必欲作易尚中和一例。而散見於九處者也。古者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一類。徵引繁蕪。與易理無關。而題下注曰卽二升坤五義。此必摭爲乾升坤降之佐證。而偶置在前者也。又如初爲元士一類。卽貴賤類中之一。乾爲仁震爲車艮爲言三類。卽諸例中之三。天地之始一類。卽卦無先天一類之複出。皆由未及排貫。遂似散錢

滿屋。至於史記讀易之文。漢書傳易之派。更與易例無與。亦必存爲佐證之文。而傳寫者誤爲本書也。此類不一而足。均不可據爲定本。然棟於諸經。深窺古義。其所摭拾。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苟汰其蕪雜。存其菁英。因所錄而排比參稽之。猶可以見聖人作易之大綱。漢代傳經之崖略。正未可以殘闕少緒。竟棄其槖矣。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任陳晉撰。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江蘇興化人。乾隆己未進士。官徽州府教授。是編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考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則易之主象。古有明文。陳晉以象爲宗。實三代以來舊法。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尚象之旨。書中首論太極五行。兼談河洛先天諸圖。然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弈譜者。翦除殆盡。其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更與澀。然偏於一隅。似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篤論。次論彖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次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辭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耳。

【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字綿莊。號青溪。上元人。是編因桐城方苞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譌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

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義爲八卦眞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値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辨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

【周易辨畫四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連斗山撰斗山字叔度潁州人是書大旨謂一卦之義在於爻爻畫有剛有柔因剛柔之畫而立之象卽因剛柔之畫而繫以辭其道先在於辨畫故以爲名末有輯圖一卷則卽朱子舊圖而略爲損益之其說專主卦畫立義如屯之大象云四偶以次條列如絲中貫一奇如梭上互艮手下動震足如織紝然故有經綸之象未免穿鑿太甚然其逐卦詳列互體剖析微渺亦頗有合於精理者蓋卽爻論爻乃能以易詮易雖間有附會之失而錯綜變化之本旨猶可藉以參觀固與高談性道以致惝怳無歸者尙較有實際焉

【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繼序撰繼序號易門休寧人乾隆辛酉舉人其書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義方之說而暢之全書不分卷數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歷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卽考異之末簡傳寫顚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頗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智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周易章句證異十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仁和人。乾隆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是書周易古今諸本同異之處。互相考證。如李鼎祚卦辭前分冠序卦。周燔卦辭前列大象。卦辭後列彖傳。趙汝楳卦辭前列大象。卦辭後列彖傳。次文言。次爻辭。李過方逢辰乾卦卦辭後列彖傳。次文言。釋彖處次大象。次爻辭。蔡淵卦辭後列大象次彖傳。文言別爲一傳。傳低一字。王洙於篇中不載卦辭。別爲一篇之類。此篇章之同異也。如乾卦三爻。孟喜作夕惕若厲句。厲无咎句。荀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厲句。邵子朱震朱子作夕惕若句。此句讀之同異也。逐卦逐爻悉爲臚列。間或附以己意。以廉案二字別之。古今本異同之處。校勘頗爲精密。雖近時之書。而所言皆有依據。轉勝郭京舉正以意刊改。託言於王韓舊本者也。

附錄

【乾坤鑿度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乾坤鑿度。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續書目有倉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本爲巛鑿度。程龍謂隋焚讖緯。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者是也。其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論四門四正取象取物。以至卦爻蓍策之數。下篇謂坤有十性。而推及於蕩配陵配。又雜引萬形經地形經制靈經著成經含靈孕諸緯文。詞多聱牙不易曉。故晁公武疑爲宋人依託。胡應麟亦以爲元包洞極之流。而胡一桂則謂漢去古未遠。尚有祖述。有稗易教評騭紛然。眞僞莫辨。伏讀御製題乾坤鑿度詩。定作者爲後於莊子。而舉應帝王篇所云儵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鑿字所以命名之義。援据審核。折衷至當。臣等因考列子白虎通博雅

諸書皆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爲氣形質之始與鑿度所言相合獨莊子於外篇天地略及泰初有無之語而其他名目概未之見則儵忽混沌實卽南華氏之變文作鑿度者復本其義而緣飾之耳仰蒙聖明剖示精確不刊洵永爲是書定論矣案七經緯皆佚於唐存者獨易逮宋末而盡失其傳今永樂大典所載易緯具存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而此書實爲其一謹校定譌闕釐勘審正冠諸易緯之首而恭疏其大旨於簡端

【周易乾鑿度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與乾坤鑿度本二書晁公武竝指爲倉頡修古籀文誤併爲一永樂大典遂合加標目今考宋志有鄭康成注易乾鑿度三卷而不及乾坤鑿度則知宋時固自單行也說者稱其書出於先秦自後漢書南北朝諸史及唐人撰五經正義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於易旨有所發明較他緯獨爲醇正至於太乙九宮四正四維皆本於十五之說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圖所由出朱子取之列於本義圖說故程大昌謂漢魏以降言易學者皆宗而用之非後世所託爲誠稽古者所不可廢矣原本文字斷闕多有譌舛謹依經史所引各文及芻采明錢叔寶舊本互相校正增損若干字其定爲上下二卷則從鄭樵通志之目也

【易緯稽覽圖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後漢書樊英傳注舉七緯之名以稽覽圖冠易緯之首隋志鄭康成注易緯八卷唐志宋均注易緯九卷皆不詳其篇目宋志有鄭康成注稽覽圖一卷通志七卷而馬氏經籍考載易緯七種亦首列鄭注稽覽圖二卷獨陳振孫書錄解題別出稽覽圖三卷稱與上易緯相出入而詳略不同似後人掇拾緯文依託爲之者非卽康成原注之本自宋以後其書亦久佚弗傳今永樂

大典載有稽覽圖一卷。謹以後漢書郎顗楊賜傳。隋書王劭傳。所見緯文及注。參校無不符合。其爲鄭注原書無疑。惟陸德明釋文。引無以教之曰蒙。太平御覽。引五緯各在其方之文。此本皆闕如。則意者書亾僅存。已不免於脫佚矣。其書首言卦氣起中孚。而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爲消息。餘雜卦主公卿侯大夫。候風雨寒溫以爲徵應。蓋卽孟喜京房之學所自出。漢世大儒言易者。悉本於此。最爲近古。至所稱軌筴之數。以及世應遊歸。乃兼通於日家推步之法。考唐一行推大衍之策。以算術本於易。故其本議言代軌德運。及六卦議言一月之策九六七八。發斂術言中節候卦。皆與稽覽圖相同。獨所云天元甲寅以來。至周宣帝宣政元年。則似甄鸞所推甲寅元曆之術。而又有云太初癸巳。則古無以此爲元者。其他雜引宋永初元嘉魏始光唐上元先天貞元元和年號。紛錯不倫。蓋皆六朝迄唐術士先後所附益。非稽覽圖本文。今審覈詞義。退文附書。以爲區別。並援經注史文。是正譌舛。依馬氏舊錄。析爲上下二卷。庶言易學者或有所考見焉。

【易緯辨終備一卷】永樂大典本　案辨終備一作辨中備。後漢書樊英傳注易緯凡六。爲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而終以此篇。馬氏經籍考。皆稱爲鄭康成注。而辨終備著錄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且其文頗近是類謀。而史記正義所引辨中備。孔子與子貢言世應之說。與此反不類。或其書先佚。而後人雜取他緯以成之者。亦未可定也。然別無可證。姑仍舊題云。

【易緯通卦驗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易緯通卦驗。馬端臨經籍考。及宋史藝文志。俱載其名。黃震日抄。謂其書大率爲卦氣發。朱彝尊經義考。則以爲久佚。今載於說郛者。皆從類書中湊合而成。不逮什之二

三。蓋是書之失傳久矣。經籍考藝文志舊分二卷。此本卷帙不分。核其文義。似於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蘊盡矣以上爲上卷。曰凡易八卦之氣驗應各如其法度以下爲下卷。上明稽應之理。下言卦氣之徵驗也。至其中譌脫頗多。注與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與諸經注疏續漢書劉昭補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宋白太平御覽。孫毅古微書等書所徵引。亦互有異同。第此書久已失傳。當世並無善本可校。類書所載。亦輾轉譌舛。不盡可據。謹於各條下擬列案語。其文與注相混者。悉爲釐正。脫漏異同者則詳加參校。與本文兩存之。蓋通其所可知。闕其所不可知。亦闕疑仍舊之義也。

【易緯乾元序制記一卷】永樂大典本　案乾元序制記。後漢書注七緯名。並無其目。馬氏經籍考。始見一卷。陳振孫疑爲後世術士附益之書。今考此篇首簡文王比隆興始霸云云。孔穎達詩疏引之。作是類謀疏。又引坤靈圖法地之瑞云云。今坤靈圖亦無其文。而與此篇文義相合。又隋書王劭傳。引坤靈圖泰姓商名宮之文。亦在此篇。至其所言風雨寒溫消息之術。乃與稽覽圖相近。疑本古緯所無。而後人於各緯中分析以成此書者。晁公武謂其本出於李淑。當亦唐宋間人所妄題耳。

【易緯是類謀一卷】永樂大典本　案是類謀一作筮類謀。馬氏經籍考一卷。鄭康成注。其書通以韻語綴輯成文。古質錯綜。別爲一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其文頗多。與此本參校並合。蓋視諸緯略稱完備。其間多言禨祥推驗。並及於姓輔名號。與乾鑿度所引易歷者義相發明。而隋書律歷志載周太史上士馬顯所上表。亦有玉羊金雞之語。則此書固隋以前言術數者所必及也。

【易緯坤靈圖一卷】永樂大典本　案坤靈圖。孫毅謂配乾鑿度名篇。馬氏經籍考著錄一卷。今僅存論

乾无妄大畜卦辭及史注所引日月連璧數語則其闕佚者蓋已夥矣考後漢書注易緯坤靈圖第三在辨終備是類謀之上而王應麟玉海謂三館所藏有鄭注易緯七卷稽覽圖一辨終備四是類謀五乾元序制記六坤靈圖七二卷三卷無標目永樂大典篇次亦然今略依原第編脊蓋從宋時館閣本也

案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爲一然班固稱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秘經圖讖之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右乾鑿度等七書皆易緯之文與圖讖之熒惑民志悖理傷教者不同以其無可附麗故著錄於易類之末焉

右易類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錄八部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盈虛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見聖人即數以觀之而因立象以著之以乾一卦而論積一至六自下而上者數也一潛二見三惕厲四躍五飛六亢者理也而象以見焉至於互體變爻錯綜貫串易之數無不盡易之理無不通易之象無不該矣左氏所載即古占法其條理可覆案也故象也者

理之當然也。進退存亡。所由決也。數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聖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宋人以數言易。已不甚近於人事。又務欲究數之所以然。於是由畫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圖洛書。由河圖洛書演爲黑白方圖縱橫順逆。至於汗漫而不可紀。曰此作易之本也。及其解經。則彖義爻象。又絕不本圖書立說。豈畫卦者一數。繫辭者又別一數耶。夫聖人垂訓。實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爲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元妙之書矣。經者常也。曾是而可爲常道乎。朱子以康節之學爲易外別傳。持論至確。其作易學啟蒙。蓋以程子易傳不及象數。故兼備此義。以補所闕。非專以數立教也。後人棄置本義。而專以啟蒙爲口實。殆倒置其本末矣。今所編錄。於推演數學者略存梗概。以備一家。其支離曼衍。不附經文。於易杳不相關者。則竟退置於術數家。明不以魏伯陽陳摶等方外之學淆六經之正義也。

卷七

經部七

易類存目一

【關氏易傳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北魏關朗撰。唐趙蕤注。朗字子明。河東人。蕤字大賓。梓州鹽亭人。詳見子部雜家類長短經條下。是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謂李淑邯鄲圖書志始有之。中興書目亦載其名。云阮逸詮次刊正。陳師道後山叢談。何薳春渚紀聞。及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

僞撰之槀示蘇洵。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逸與李淑同爲神宗時人。故李氏書目始有也。吳萊集有此書後序。乃據文中子之說。力辨其眞。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

【方舟易學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李石撰。石字知幾。資陽人。陸游老學菴筆記。載其本名知幾。後感夢兆改名石。而以知幾爲字。宋史不爲立傳。資川志載其舉進士高第。紹興末以薦任太學博士。黜成都學官。乾道中再入爲郎。後歷知合州黎州眉州。皆以論罷。終於成都轉運判官。鄧椿畫繼。則載其少負才名。既登第。以趙逵薦任太學博士。今倅成都。蓋椿與石同時。故舉其現居之官也。是書專論互體。每卦標兩互卦之名。而以爻詞證之。考漢儒說易。多主象占。後孟喜焦贛京房流爲災變。鄭元又配以爻辰。固不免有所附會。自王弼掃滌舊文。併謂互體卦變皆無足取。於是棄象不論。夫納甲五行。本非易義所重。棄之可也。若互卦及動爻之變。其說見於繫詞。其法著於左傳。歷代諸儒。相承有自。概從排斥。未免偏涉元虛。故石專闢王弼之學。其上卷詳言互體之義。下卷曰象統。曰明閏。象統但存一序。其說未竟。明閏以六十四卦分月。以明置閏之法也。朱彝尊經義考曰方舟集止存二卷。崑山徐秉義家藏有易互體例卷首不著撰人名氏。但題門人劉伯熊編。此本卷首有竹垞二字小印。豈其書後歸彝尊歟。考書錄解題載李石方舟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而永樂大典所載左氏君子例詩。如例詩補遺及此書。皆題曰李石方舟集。則是四書皆其集中所載。徐氏惟得其兩卷。故卷端無姓名耳。今方舟集已於永樂大典中裒輯成帙。此四書亦仍其舊例。併入集中。故不復重錄。而附存其目於此焉。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程子作易傳。

不及繫辭。此書似集諸家之說。補其所缺。然去取未爲精審。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以是書爲託祖謙之名。殆必有據也。

【東萊易說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朱彝尊經義考。亦列其名。今勘驗其文。實呂喬年所編麗澤論說集錄之前二卷。書賈鈔出以售僞。非祖謙所自著也。

【周易輯說明解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馮椅撰。椅有厚齋易學。已著錄。此其別行之僞本也。案椅原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此本卷數懸殊。其不合者一。又朱彝尊經義考載中興藝文志云馮椅爲輯注輯傳外傳。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注。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又改繫詞上下爲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也。此本仍作彖曰象曰。不作贊曰。繫詞傳亦仍分上下。不作說卦上下。其不合者二。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曰。馮厚齋講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詞。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詞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云云。此本解明夷六五上六二爻。仍用舊說。未嘗改箕字爲其字。其不合者三。且永樂大典具載椅書。有輯注輯傳之目。與中興藝文志同。其議論與胡氏之言同。又其以古訓改今文者甚多。如蒙之爲常瀆之爲黷。寵之爲龍。拯之爲承。皆本說文釋文諸家。履否諸卦。則以爲舊脫卦名。宜補。姤卦則以爲勿用取下。衍女字。漸卦

則以漸之進之字爲漸字之譌。今此書皆無其文。又輯注外傳所引諸家。如司馬光王安石凡二三十家。多外間所未有。今幷無之。至其各卦講解。多沿襲本義。與永樂大典所載全殊。其爲僞託。更無疑義。今椅之全書。業已重編成帙。此本已可不存。以外間傳寫已久。恐其亂眞。故存其目而論之焉。

【水村易鏡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林光世撰。光世字逢聖。莆田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祐十一年以易學召赴闕。充祕書省檢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職事如舊。寶祐二年補迪功郎。添差江西提舉司幹辦公事。閩書則謂淮東漕臣黃漢章上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爲史館檢閱。遷校勘。改京秩。自將作出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中。入爲司農少卿。兼史館官階。頗有異同。又稱其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在都官郎中後二年。均未詳孰是也。是書序稱丙午蓋成於理宗淳祐六年。大旨據繫詞之語。謂諸儒詁易。獨遺仰觀俯察之義。因居海上。測驗天文。悟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先取繫詞所列。自離至夬十三卦。推闡其旨。以發大凡。所列星圖。穿鑿附會。自古說易之家。未有紕繆至此者。夫庖犧仰觀天文。亦揆其盈虛消息之運耳。何嘗準列宿畫卦哉。後永豐陳圖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謂之察於地理。充乎其類。殆不至以鳥獸配卦不止矣。

【易序叢書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趙汝楳撰。汝楳有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三卷。總謂之易序叢書。已著於錄。此本亦分十卷。卷各爲目。惟首二卷爲易雅。筮宗自第三卷至七卷。則言兵法。所載營陳隊伍圖法甚備。皆與易絕不相涉。又所題衍義拾遺等目。核之書中。亦多不甚分晰。其中惟第八卷六日七分論。及第九卷十卷辨方納甲二篇。尚頗存漢學之舊。然文字亦多脫誤。疑好事者偶

得其殘本。不知完帙尚存。雜鈔他書以足十卷之數也。卷首有董其昌名印。則其來已久。殆明人所雜編歟。

【周易上下經解殘本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丁易東撰。易東有易象義。已著錄。此即易象義殘本。傳鈔者改其名也。十翼惟存彖傳象傳。其餘皆佚。上經自乾卦至泰卦。僅有一頁。尤爲殘缺。惟下經晉大壯睽蹇中孚五卦。爲永樂大典所佚者。此本獨完。今已採掇補錄。而別存其目於此。俾世知與易象義非兩書焉。

【大易衍說】無卷數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元李簡撰。簡有學易記。已著錄。是編即以學易記序冠於卷首。而書則絕不相同。核其文義。與今村塾講章相類。朱彝尊經義考。亦未載其名。蓋書肆僞託之本也。

【大易法象通贊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鄭滁孫撰。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進士。嘗知溫州樂清縣。遷宗正丞禮部郎官。入元以薦召授集賢直學士。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此書首爲諸圖。次以中天述考述衍等說。終以甲辰乙巳丙午三年所作習坎書院旅語。其中天圖後署曰。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吉日。宣召赴闕。儒人臣鄭滁孫。蓋即其被薦時所進也。其序自言年踰五十。探索先天圖。忽得中天元景云云。案中天之說。始見於干寶周禮註。朱元昇衍之爲三易備遺。然滁孫所謂中天元景。與干寶之說又異。大旨謂中天即天也。由其運用合一居中。故曰中天。由其在生兩之後。用九之前。故曰中天。其象藏於互體。而義發見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其說大抵皆幽渺恍惚。不可究詰。計滁孫登第。自宋景定至元世祖

至元中。當已五六十歲。而此書之成。在成宗之末。又在進圖後十餘年。逮至嘉興溫州。升席說經。年已耄耋矣。其始終敷析者。皆一中天之義。又删周易繫辭傳。以遷就己說。而牽合諸經以證之。支離曼衍。終無歸宿。自來以奇偶推易者。病於穿鑿。以老莊談易者。病於虛無。此書更以穿鑿之數。附會於虛無之理。兩家流弊。兼而有之。可謂敝精神於無用者矣。

【周易訂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學啟蒙訂疑四卷周易本義原本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董養性撰。不著時代。考元末有董養性。字邁公。樂陵人。至正中嘗官昭化令。攝劍州事。入明不仕。終於家。所著有高閒雲集。或卽其人歟。是書前有自序。謂用力三十餘年乃成。其說皆以朱子爲宗。不容一字之出入。蓋亦胡一桂陳櫟之末派也。

【學易舉隅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鮑恂撰。恂字仲孚。崇德人。登至元乙亥進士。薦爲翰林不就。王褘造邦勳賢錄。稱洪武初嘗應召至京師。授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明史吳伯宗傳。則稱與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同薦。恂年八十。詮年亦七十。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惟紳授鄞縣教諭。後官至布政使。則恂固未嘗仕明。造邦勳賢錄。載陶珽續說郛中。疑爲僞託。當以史爲據。又陶宗儀輟耕錄。載鮑恂以妻父建德知縣俞鎮之力。夤緣中浙江鄉試第十四名。考其籍乃嘉興。其年乃至正甲申。蓋名姓偶同。非此鮑恂也。是書略舉讀易之法。分析門目。指陳綱要。大抵皆約舉舊文。卷首有寧王權序。題曰旃蒙單閼。蓋宣德十年乙卯也。序稱程蕃伯昌重加訂正。而稱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考後至元無十七年。惟順帝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則至元乃至正之誤也。是書本名學易舉隅。權爲

刊板。始更名大易鉤元。然朱彝尊經義考載之。仍曰舉隅。考所言僅粗陳崖略。不足當鉤元之名。題曰舉隅。於義爲近。故今亦仍恂原目著錄焉。

【周易旁注圖說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字允升。休寧人。元至正乙酉舉於鄉。授池州路學正。秩滿歸里。丁酉。太祖兵至徽州。以升從軍。吳元年拜侍講學士。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原本十卷。冠以圖說上下二篇。上篇凡八圖。下篇則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萬歷中姚文蔚易其旁注列於經文之下。已非其舊。此本又盡佚其注。獨存此圖說二篇。漢中書已別著錄。餘此八圖。僅敷衍陳摶之學。蓋無可取矣。

【八卦餘生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鄧夢文撰。夢文字志文。安成人。是書前有永樂甲辰自序。稱著是書時。夢神授以八卦餘生之名。覺而不識其所謂。但既有所受之。則不敢不以是名之。其說甚怪。其書卷首列總論五條。一曰偶感。記經文之有會於心者。凡十九處。二曰記臆。指程子蘇軾二家之說。大不合於經者七十處。三曰論應。斥諸家某爻應某爻之非。而取其不謬於理者十一處。四曰論五位。辨諸家以五爻爲君之非。凡九處。五曰論變。謂卦不必至三爻而變。凡三處。其大旨主於以身爲易。不假蓍筮而自然與造化相符。多掊擊前人之說。而攻程傳爲尤甚。至繫辭諸傳。則併攻傳文。如繫辭成性存存二句。則注曰其語意頗似老子。不類夫子口氣。刳木爲舟節。則注曰自神農黃帝堯舜時始有舟楫。而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不知神農以前。天下之民。何以涉河。服牛乘馬節。則注曰牛馬之用。似不待取諸卦象而後然。古之葬者節。則注曰本義云送死大事而過於厚。然則聖人制葬埋之禮。蓋亦自爲大過

矣。則於墨子之薄葬。又何譏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節。則注曰此節與易道似無甚發揮。而又皆前經之所已言者。又曰夫子殷人也。紂之事所不忍言。卽贊文王不須以紂。以紂贊文王。亦非文王之所願聞也。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節。則注曰仁知之不足以盡道也久矣。此云爾。似亦不合。帝出乎震節。則注曰此節似弄字法。序卦傳飲食必有訟二句。則注曰訟何必專始於飲食。訟必有衆起六句。則注曰物自蒙之時。必有所依附而後成立。比似莫切於此時。且不比何以成師。亦似在師之前。有大而能謙必豫二句。則注曰必待大有能謙而後樂。其爲樂也。不亦隘乎。豫必有隨二句。則注曰同人而物歸之。已大有矣。於此而始隨乎。有事而後可大句。則注曰然則大有者非人乎。物大然後可觀句。則注曰然則同人大有之時。尙不可觀乎。賁者飾也三句。則注曰大有臨觀尙未足享乎。必待飾而後享耶。復則不妄矣句。則注曰然則剝以前諸卦皆妄乎。物畜然後可養句。則注曰然則需不已早乎。故受之以坎三句。則注曰既曰陷矣。而可受乎。聖人豈欲陷人者哉。遯者退也四句。則注曰有是理否也。物不可以終壯句。則注曰既不終壯而又晉。將欲何之。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句。則注曰似非確論。升而不已必困句。則注曰困乎下者奈何。震者動也四句。則注曰何待不可終動而後受之以艮耶。旅而無所容句。則注曰然則不毀方耶。巽者入也四句。則注曰是不得入則終不說矣。渙者離也二句。則注曰然則是離渙一卦也。以渙繼坎。不亦可乎。如是之類。不能殫舉。是其所見。殆欲出十翼上矣。恐無此事也。

【石潭易傳撮要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髦撰。髦字孟恂。永新人。永樂戊子舉人。是書大旨以程子之全體大用。具於易傳。朱子嘗欲將其要處別寫爲書。而竟未成編。髦因摘錄其文。分類排纂。定爲本

性道精公私正身心施政治四門。又分子目三十有三。前有蕭鎡序。云總爲四卷。而此刻則僅有一卷。然門目與鎡序皆符。知無所佚闕。朱彝尊經義考亦作一卷。蓋重刻者所合併也。

【易經圖釋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字主敬。號呆齋。永新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用古本。以上下經及十翼釐爲十卷。惟象傳則以大象爲象傳上。以小象爲象傳下。又與古本小異。然以爲象分大小。猶之雅分大小。出於孔子所定。則於古無徵。不足信也。卷首列先天後天諸圖。率同本義。惟不列卦變圖。蓋卦變之說。從程子不從朱子。亦不列河圖洛書。蓋其說皆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互推。不甚用奇偶方位。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下注云。此圖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又圖末總注云。已上諸圖。昔者學易之家失其傳。而異端方士祕藏焉。邵子始復取歸於易。程子與之同時。而於易傳向置之不論。豈未嘗得見此於邵子歟。則雖堅主陳摶之學。而亦微覺其未安矣。上經下經每卦六爻。各總爲一圖。各以儷偶之辭括其爻義。左右上下。以次排列。而以墨線分合交貫之。頗類坊本講章之節旨。彖傳則上經下經各爲一總圖。橫行六十四卦。而以卦德卦象卦體卦變直列四格。以經文分隸之。如史家之年表。大象則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橫行爲綱。以經文相類者分配其下。小象則爲列一韻圖。以三百八十四爻爲經。四聲十九部爲緯。如等韻之譜。皆與經義渺不相關。文言繫辭。則或一節爲一圖。或總括數節爲一圖。各標其語脈相貫之處。說卦傳前數節。乃以先天後天諸說作圖。其取象諸節。又作一表。經以八卦。緯以天象地法人身物類草木鳥獸六格。塡列傳文。亦毫無取義。序卦僅附反對一圖。而雜卦則不爲圖。遂不置一語。蓋大旨在標六爻之義。餘皆

蔓衍成書。取盈卷帙而已。

【玩易意見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恕撰。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端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恕於宏治壬戌養疴家居。因構一軒名玩易。於程朱之說。有所未愜於心者。劄記以成此書。前有自序。作於正德丙寅。時年已九十一矣。其說頗自出新意。然於文義有不可通者。輒疑經文有譌。殊不可訓。凡上經一卷。下經合繫辭爲一卷。而不及其餘。蓋意有所見。乃筆之。故不盡解全經云。

【學易象數舉隅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汪敬撰。敬字思敬。一字益謙。婺源人。宣德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所著有易傳通釋。及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四卷。而通釋則闕其卷數。江南通志載之。則均無卷數。此本二卷。似尚非完書也。其書專明象數。自天地自然之易。至邵子經世書。全數皆列圖於前。而繫說於後。大抵皆因襲舊文。糾纏奇偶。中間論大衍之數一條。證以陳摶龍圖之說。不知龍圖準易數以作。非易數出於龍圖也。其上卷圖書象數。下卷九卦及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四篇。皆標通釋之名。豈本與其所謂易傳通釋者共爲一帙。後來通釋殘缺。傳寫者誤併爲一書。而標題則未及改歟。是不可詳矣。

【周易傳義約說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方獻夫撰。獻夫初名獻科。字叔賢。南海人。宏治乙丑進士。案朱彝尊經義考引姓譜以獻夫爲正德辛巳進士。誤也。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用朱子所定古經本。以上下經十翼各自分篇。兼取程傳本義。而參以邵子之學。頗以象數爲主。其說務在簡明。然大抵依違舊說。不能別有發明。末附易雜說四則。深辯爻辭非周公作。蓋本元胡炳文

之論。亦未能確有所據也。

【圖書紀愚一卷】編建巡撫採進本　明阮琳撰。琳字廷佩。號晶山。莆田人。嘗官教諭。其人在成化宏治間。朱彝尊經義考列諸嘉靖之末。由未見其書故也。經義考載此書。不著卷數。注曰未見。其書首載太極河洛諸圖。次及六十四卦橫方圖。終之以五行生尅大率因前人舊說。無所發明。

【易圖識漏】無卷數。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芹撰。芹字德馨。號畏菴。龍巖人。蔡清之弟子也。正德九年以歲貢生官海陽縣訓導。是編爲發明先天圖學而作。前有正德丁卯自序。稱易圖凡二十七面。而今書新舊諸圖凡二十有八。蓋以陳眞晟天地聖人之圖。君子法天之圖。總名爲心學圖也。其謂伏羲八卦橫圖。八卦圓圖。皆爲贅設。乃後人因繫辭說卦之語而誤加之。則未嘗不知後人因易以作圖。又謂胡一桂於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分配節氣。非其本旨。其伏羲本河圖以作易圖。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皆穿鑿可疑。於圖書之學。亦未嘗不覺其不安。而堅信先天圖出自伏羲。推而至於心學。推而至於歷法。曼衍支離。殊不可解。鈔本亦黑白混淆。奇偶參錯。殆不可辨識。此眞覆瓿之書也。

【周易說翼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柟平時講授。其門人馬書林韋鸞滿潮等錄其問答之語而成。每卦皆有論數條。專主義理。不及象數。前有嘉靖己亥王獻芝序。後有李遂跋。

【易經大旨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唐龍撰。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其提學陝西時所作。專爲舉業而設。故皆擇科場擬題釋之。凡九百八十五

條。

【周易議卦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字德徵。開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吏禮二部尚書。是書泛論卦名卦義。間亦推及爻辭。自序謂以六十四卦大義。本諸彖。質諸象。而又參諸人事。然所得頗淺。本載所著五經心義中。曹溶摘入學海類編。考明史藝文志。亦載崇慶周易議卦二卷。則當時已別行矣。

【讀易索隱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洪鍾撰。鍾字廷器。壽昌人。正德庚午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朱彝尊經義考載有是書。注曰未見。此本紙墨尚新。蓋刻於彝尊後也。其書不載經文。但隨意標舉某節某句而說之。大旨主於良知之學。故於朱子本義。蔡清蒙引。頗有所辨駁云。

【古易考原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梅鷟撰。鷟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鹽課司提舉。是書謂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畫卦在前。河圖後出。伏羲但則之以揲蓍。大衍之數。當爲九十有九。以五十數爲體。以四十九爲用。無有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論殊創闢。然於古無所授受。皆臆撰也。

【周易贊義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馬理撰。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書雖參用鄭元王弼及程朱二家之說。然大旨主於義理。多引人事以明之。朱睦㮮序稱此書發凡舉例。闡微摘隱。博求諸儒異同。得十餘萬言。原書十有七卷。其門人涇陽龐俊繕錄藏於家。河南左參政莆田鄭紹爲付梓。今本僅存七卷。繫辭上傳以下皆佚。案朱彝尊經義考。已注曰闕。則其來久矣。

【易問箋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字國裳。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南巡廷杖。謫福建鹽課司副提舉。嘉靖初復職。又以爭議大禮廷杖。尋遭母憂歸。卒萬歷間追謚文節。事蹟具明史本傳。芬嘗裒生平著作爲梓溪文鈔。凡十八卷。分內外集。外集爲雜文。內集則皆所著諸書。是編其首也。大抵以意推衍。泛言義理。而多有牽合之病。如解潛龍勿用。謂用則動。動則變。而之姤。引韓愈詩賢愚同一初。乃一龍一豬爲證。又如解鼎利貞。謂重器不可以輕舉。春秋書納宋鄫鼎。爲不知利貞之訓。凡若斯類。於經義皆無當也。

【易學四同八卷別錄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是編以四同爲名。蓋以朱子本義首列九圖。謂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四者不同。本極以其說爲不然。故以四同標目。亦間有闡發。然其大旨。乃主於發明楊簡之易。以標心學之宗。則仍不免墮於虛渺。至於祖歐陽修之說。以繫辭爲講師所傳。非孔子所作。故多割裂經文。從吳澄所定之本。上傳第七章。易其至矣乎五字。刪子曰二字。屬易簡之善配至德以下第八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至擬議以成其變化。九十五字。謂前五十六字重出。後三十五字移并於第十二章。鳴鶴在陰七節。及古本十二章。易曰自天祐之五十一字。與下傳古本第五章合。乾坤文言。另歸一卷。附繫辭之後。下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三節。分爲二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節。合第十章。將叛者其辭慙爲第三章。雜卦末大過顛也一節。本亦以卦不反對。從吳澄所採蔡本爲定。考澄說多可取。而其謬則在於改經。原爲瑕瑜並存。本之理不及澄。而改經則效之。益無取矣。其別錄則爲圖文餘辨二卷。分內外二篇。內

篇辨朱子九圖之誤。其論後天圖非文王所作。是矣。至謂先天圓圖亦尚有可疑。則仍糾纏於圖之中。不能確定也。外篇雜論術數之數。如皇極經世易林京房易傳火珠林太元潛虛洪範九九數參同契之類。皆辨之。至於梅花數亦與詰難。則泛濫矣。又著法別傳二卷。自序謂發明蓍法本旨者。定爲占辨占例占戒占斷。合卜筮論爲內篇。若象占取應於易詞之中。物類增分於易象之外。及以己意斷占有驗。而非出於易理之自然者。爲外篇。朱彝尊經義考云二書各一卷。此本乃各二卷。或刊本誤二字爲一字。彝尊又載古易辨一卷。此本無之。則當由脫佚矣。

【圖書質疑】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薛侃撰。侃字尚謙。號中離。揭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行人司司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爲侃門人所記。前列卦位河圖太極洛書等十三圖。圖各有說。後爲圖書總解。及與諸生答問。其大旨謂卽數爲圖。卽圖成卦。皆造化自然之理。其答問中所論格致體用虛實及儒釋之辨。皆守姚江良知之說。史稱侃師事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羣子姪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蓋不誣云。

【易經淺說八卷】內府藏本　明陳琛撰。琛字思獻。晉江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乞終養歸。嘉靖中起授貴州提學僉事。不赴。再起江西提學僉事。亦不赴。事蹟附見明史蔡清傳。是書一名易經通典。原刻作六卷。此本乃其後人擬欲重刻之稿本。分爲八卷。中多塗乙。有標某句爲後人增改者。有標採入折中者。然文言傳知至至之一條。標採入折中。而折中實未採。則亦有所假借依託。不盡可據矣。琛易學出蔡清。故大旨主於義理。然欲兼爲科舉之計。故順講析講。全如坊本高頭講章。較清易經蒙引。

可謂每況愈下矣。

【易象解四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劉濂撰。濂字濬伯。南宮人。正德辛巳進士。由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是書惟解上下經文。而無十翼。自序謂十翼之辭。不盡出於聖門。故其言多無謂。且叛於三聖之教云云。蓋襲歐陽修之說。而益加甚焉。所謂象占亦多悖謬。濂嘗著樂經元義八卷。駁樂記與周禮大司樂。此書復駁十翼。亦可謂勇於自用者矣。

【補齋口授易說】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曰門人永豐周佐編次。蓋補齋乃其師之號。佐錄所講授以成書。朱彝尊經義考。題曰周氏佐補齋口授易說。蓋如胡瑗口義題倪天隱之名。非佐所撰也。補齋不知何許人。佐亦不詳其始末。經義考據聚樂堂書目。定爲正嘉以前人。亦約度之詞耳。所言皆科舉之學。止乾坤二卦及繫辭上下傳。似乎尚非完本也。

【周易古經】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雷樂編。樂建安人。嘉靖間由貢生官廣州訓導。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所據乃宋吳仁傑本。稱爲費直之所傳。首列沿革一篇。歷載前儒古易之式。凡初本費直本鄭元本王弼本胡旦胡瑗本呂大防本邵子本晁說之本程迴本呂祖謙本朱子本。共十二家。樂據吳仁傑本爲費氏之易。原無確證。且朱子本即呂祖謙本。亦未可分爲二家。至十二家外。尚有王洙周燔馮椅諸本。未及載入。亦殊挂漏。末闕雜卦一篇。蓋傳寫佚之。然吳仁傑本具在。正不假此本以傳也。

【周易不我解二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徐體乾撰。體乾字行健。長淮衛人。嘉靖癸未進士。自序謂

嘗得青山易半卷。希夷易一卷。其法以天星配四時。解乾卦六龍。卽指龍星。解坤爲牛。亦指犧牛星。蓋卽林光世水村易鏡之說而變幻之。殊爲附會。書中多引邵子及左傳占法。而以青陳左邵並稱。其名不我解者。言解不以我也。然陳摶之易。但有龍圖一卷。載於宋志。今未見其書。而尙見其序。絕無仰觀星象之說。青山易則更莫知所自來。其亦在影響有無間矣。序稱爲書六卷。朱彝尊經義考。引黃百家之言曰。是編流傳者寡。余家止存乾坤一卷。後五卷訪之不得。此本乾坤二卦一卷。與百家所言合。又有古易辨諸條。別爲一卷。則百家之所未言。蓋殘闕之餘。所存者互有詳略。故其本不同。百家又云其易本陳希夷趙青山。然體乾自序。云青山不知何許人。未審百家何以知其姓趙。殆因趙文號青山。而以意揣之歟。

【周易義叢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葉良佩撰。良佩字敬之。台州太平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是編用王弼本。採輯古今易說。自子夏傳迄元龍仁夫。凡一百七十七家。或自抒己見。則稱測曰以附於後。諸家皆有去取。惟程傳全錄。諸家皆以時世爲次。惟朱子本義則升列衆說之首。其大旨可以概見也。

【古易世學十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免官家居。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事蹟附見明史豐熙傳。坊平生喜作僞書。於諸經皆竄亂篇第。別爲訓詁。詭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書中正音略說傳義。託之於遠祖稷曾祖慶父熙。而己自爲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作。當代已灼知其妄。惟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三書。以篆籀寫之。一時頗爲所惑。久之乃能辨定。詳具各本條下。茲不具論云。

【易辨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豐坊撰。此書以孔子授易於商瞿。文言諸傳凡何謂也。皆以爲商瞿問辭。子曰以下。皆瞿錄夫子之答辭。又以周公爻辭謂之易繫。其論筮法。則以彖專爲卜。繫專爲筮。大抵無根之談。其論太極圖說。謂朱子得之葛長庚。託名周子。尤爲誣說。考朱子太極圖傳及通書解。成於乾道九年癸巳。見於年譜。長庚生於紹熙五年甲寅。見瓊琯集。長庚事實。是注太極圖後二十一年。長庚乃生。安得指爲長庚所授歟。

【易脩墨守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字惟鎮。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疏爭李福達事。斥爲民。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以連山爲文王八卦圖。以歸藏爲伏羲方圓。於義頗疎。樞文集中已載之。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易象大旨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薛甲撰。甲字應登。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經文之外。惟彖傳全文分列六爻之前。象傳則删大象而存小象。分綴六爻之下。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則全删焉。變亂經文。殊乖古義。其大旨主於因象以明理。如解訟卦元吉中正。解升卦亨於岐山之類。頗出新意。然如解乾卦潛龍勿用。爲泯思慮忘知識。解坤卦括囊无咎。爲將迎意必之私。一無所容於中之類。則闌入老莊之說矣。

【胡子易演十八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胡經撰。經號前岡。廬陵人。嘉靖己丑進士。明史藝文志載胡經易演義十八卷。此本但稱易演。疑史衍文也。其書用注疏本。移乾彖傳大明終始三句於乃利貞之下。謂是周易原本。得之於師者。蒙卦六爻。皆臣主君。凡若此類。大約喜爲新說。務與朱子立異。夫朱子之

易。固不能無所遺議。然經以尋章摘句之學。於古義無所考證。而漫相牴牾。則過矣。

【周易卦變圖傳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呂懷撰。懷字汝愚。號巾石。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事蹟附見明史洪垣傳。是書主卦變之學。其例有宮變。有卦變。有爻變。大旨謂六十四卦者。八卦之重也。天四卦各重八卦。乾八卦爲太陽。兌八卦爲少陰。離八卦爲少陽。震八卦爲太陰。地四卦各重八卦。坤八卦爲太陰。艮八卦爲少陽。坎八卦爲少陰。巽八卦爲太陽。八卦各變天地陰陽太少。變者七。不變者一。天太陽八卦不變者乾。少陰八卦不變者中孚。少陽八卦不變者離。太陰八卦不變者頤。地太陰八卦不變者坤。少陽八卦不變者小過。少陰八卦不變者坎。太陽八卦不變者大過。計六宮。各變七卦。通計五十六卦。而不變之八卦。又自陽卦變陰。陰卦變陽。以統五十六卦之變。蓋八卦以卦變五十六卦以爻變。八卦以體變。五十六卦以用變。其爻變之例。若乾上九變爲夬上六。夬九五變爲大有六五。大有九四變爲小畜六四。小畜九三變爲履六三。履九二變爲同人六二。同人初九變爲姤初六之類。大抵支離牽合。若有意義。而實非易之本旨也。

【易經中說四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盧翰撰。翰字子羽。潁州人。嘉靖甲午舉人。官兗州府推官。其講易專主人事。而證以卜筮。每爻皆列變卦之圖。而雜引經語史事之近似者。類附於下。頗爲冗雜。亦多附會。又立圖太多。每成蛇足。如雲行雨施六位時成諸句。亦繪畫縱橫。明其相配之義。覺理本簡易。圖反治絲而棼之。愛奇嗜博。無關經義。其亦可已不已矣。

【看易凡例圖說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龍子昂撰。子昂泰和人。嘉靖庚子舉人。官知縣。是編不標

書名前列讀易凡例共三十二條後列圖說則解河圖洛書及朱子本義九圖象數之理疑爲全書之首卷非完本也

【周易私錄】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字明逸號方麓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恭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凡三册前二册編次一依東萊呂氏所定古本酌取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錄於前兼採諸家之說錄於後亦間以己意折衷之卷端有題記數條其一曰周易經傳十二篇手錄自嘉靖壬戌至萬歷己丑春修潤粗定尚俟有所進特恐精力不逮耳成予之志者其肯堂乎其餘多標示繕寫體例蓋僅脫初稿猶未全定之本也後一册題曰方麓先生周易程傳私錄原稿注其旁曰震卦以下闕然檢核其稿乃六十四卦皆全未喻其故後又別爲一卷題曰方麓先生原稿所列爲朱子九圖及說附項氏卦變綱領五贊陸子易說正義大象說王弼略例胡廷芳舉要揲蓍占法筮法易學傳授而總題曰附錄蓋全書之末卷裝輯者誤置程傳私錄稿後也自此而下又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一卷像象金鍼一卷而終以河圖洛書糾紛無緒是又鈔錄備用之稿其後人誤以爲所著書矣

【九正易因】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贄撰贄本名載贄晉江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坐妖言逮問自殺事蹟附見明史耿定向傳是書每卦先列經文次以己意總論卦象又附錄諸儒之說於每卦之後書止六十四卦其文言繫辭等傳皆未之及經文移大象於小象之後則贄臆改也朱彝尊經義考載其原序述馬經綸之言曰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故有是

名。贊所著述大抵皆非聖無法。惟此書尚不敢詆訾孔子。較他書爲謹守繩墨云。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字伯魯。吳江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師曾初從呂祖謙本爲古文周易演義一書。後以明代取士用注疏本。乃復爲此書。大旨以闡發本義爲主。初刻於杭州。隆慶戊辰又修改而重刻。卽此本也。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姜寶撰。寶字廷善。號鳳阿。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編大旨。以程子易傳主理。朱子易本義主占。其初頗有所疑。旣而研究十五年。乃定從傳義者十之八九。旁及諸家者十之一二。於傳義或有所疑者。亦以己意斷之。故曰補疑。卷端有孫承澤題識印記。卷中亦多塗乙標注之處。蓋承澤說易。以是書爲稿本云。

【顧氏易解】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顧曾唯撰。曾唯字一貫。號魯齋。吳江人。嘉靖癸丑進士。朱彝尊經義考載顧曾唯周易詳蘊十三卷。而無易解之名。此書用注疏本。止上下經。卷首載元蕭漢中讀易考原。明朱升郡子三十六宮圖說。而皆不著其姓氏。其自序一篇。卽宋楊簡慈湖易解之序。稍爲節鈔。而題以曾唯之名。大抵出於依託。非彝尊著錄之原本。至解經亦多支離。如乾坤二卦之名。妄加純乾純坤之目。解乾元二字。至引道家之混元。禪家之妙明心元。其虛誕可知矣。

【淮海易譚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孫應鼇撰。應鼇字山甫。貴州清平籍。南直隸如皋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謚文恭。是書謂天地萬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說雖以離數談理爲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爲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於易義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

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於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卽置而不言。蓋以八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宗旨可知矣。

【易經淵旨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吳郡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丞。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文苑傳及明史藝文志。均不載此書。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著錄。惟江南通志。載有光易圖論上下篇。大衍解二書。而無淵旨之目。眞僞蓋莫可知也。其書每卦摘論數條。大抵剿襲舊說。其中自出新義者。如說卦傳坤爲布。因九家尙有坤爲帛。而以布爲泉貨。震爲龍。因九家已有乾爲龍。而以爲當從虞干本作驪。蓋虞云蒼色。干云雜色也。艮爲黔喙之屬。以黔喙爲口有鈐。如蟋蟀螳螂蝤蛴之類。惟蟲屬有之。因引爾雅注螳螂有斧蟲爲證。蓋黔與鈐通。較冷氏注謂爲鳴喙。似屬有據。然僅數條耳。

【周易古今文全書二十一卷】內府藏本　明楊時喬撰。時喬字宜遷。號止菴。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謚端潔。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凡分六部。曰論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學啟蒙五卷。傳易考二卷。附龜卜考一卷。每部皆有自序。其大意在薈萃古今。以闢心學說易之謬。所宗惟在程朱。雖兼稱古今文。而所發明者。古文略而今文詳。中多互見其義。故間有繁複。不害宏旨。然周易古文本無可考。郭忠恕汗簡所引古周易諸字。已不能究所自來。時喬此本更古篆籀文隨意塡綴。往往竄入譌字。殊不免杜撰之訾。又或竄改經文。如旁行而不流句。下加正行而不泥一句。自經典釋文以後。未見此文。竟不知其何所本。而其解今文卷中。又置之不論。竟似乎經所本有。殊近於誣。至傳易考二卷。分宗傳衍傳正傳輔傳異傳別傳等名。亦類於門戶之見。王守仁湛若水兩家弟子。各述師承。競分途轍。此書正以闢

其非。而轉區分名目。是以闢解闢矣。朱彝尊經義考。摘所引諸家姓氏譌舛。猶其小焉者爾。

【六爻原意一卷】編修鄭際唐家藏本　明金瑤撰。瑤字德温。號栗齋。休寧人。嘉靖辛卯選貢生。授會稽縣丞。再補廬陵縣丞。遷桂林中衛經歷。以母老不赴。教授鄉里。年九十七乃卒。是書成於萬歷辛巳。乃其晚年所作。其曰原意者。原周公爻辭之意也。每卦皆先列六爻於前。而爲統論於後。前有自序。謂周公作爻辭。必先得一卦之意。然後因爻而布之。此爻是此意。則以此意屬此爻。彼意合彼爻。則以彼爻繫彼意云云。然易本天地自然之數。聖人因其盈虛消息過與不及。而以人事準之。明其吉凶悔吝。以決進退存亡。如瑤所論。是聖人先立一說。而牽引易象以合之。假借易數以證之。施於此處不可通者。移其說於彼。施於彼處不可通者。又移其說於此。反覆遷就。務申己意而後已。此後世著書之法。非聖人演易之本旨也。

【易疑三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言撰。言字獻可。號東涯。海鹽人。嘉靖丁酉舉人。其書用周易注疏本。題上經曰經之上。題下經曰經之下。題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四傳曰經之旁。殊爲杜撰。其名易疑者。據其自述有曰。吾疑乎庖犧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之詞。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詞論卦之吉凶。爻詞論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繫辭之傳不必上下。其章不必皆十有二也。吾又疑乎卦爻之詞間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馬鄭王弼孔穎達輩。明其義而疎。希夷康節精矣。而一於數。伊川得易之用。紫陽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義文之一理而通之者也云云。其持論甚高。而其書乃無甚精義。蓋不知古聖人之立教。不託空言。必假一事以寓之。遂妄疑易非

卜筮之書，而生種種似是而非之論耳。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三卷，江西採進之本亦三卷，疑或尚有所佚脫，抑或經義考誤三爲四歟。

【易學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一貫撰。一貫字肩吾，號蛟門，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中極殿大學士。案明史本傳作建極殿大學士，蓋字之誤。語詳史部詔令奏議類敬事草條下。謚文恭，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掃除先天之說，惟偶及象與卦變，亦不甚以爲主。大旨斟酌於伊川易傳東坡易傳之間，惟以人事爲主，較糾紛奇偶者，尚爲篤實近理。然頗借以寓其私意，如說亢龍有悔曰夫以龍德而亢極，猶有悔也，時之既極，無論德矣。此自解固位招攻之意也。其解訟卦大象曰人每以正氣流爲客氣，又每以其客氣流爲健訟，說訟九二曰夫人之訟，未必其身自爲之也，亦因羣從在旁操持之而不得休，此解臺諫掊擊之事也。其他借經抒意，往往如此。他如解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謂噬嗑與市合同音之類，亦頗穿鑿。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以此書爲進呈講義，案顧起元序稱予告歸田且十年，研摩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版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則其晚年所作，非進呈本也。

【圖卦億言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沚撰。沚字汝定，廬州人，隆慶庚午舉人，官至蘇州府同知。是書以圖書爲易原，本首卷圖書八卦說，卷二六十四卦說，太極圖說，皆剿掇朱子緒論，無所發明。卷三卦繫雜言，卷四圖卦續言，則皆其所自撰也。如以河圖爲先天體，洛書爲後天用，不知八卦之有先天圖，本道家抽坎填離之說，猶有所本。至圖書亦分先後天，則前人所未有也。又引陰符經所稱五賊證五行，陰符經出自李筌，稱傳自北魏寇謙之，本道家之僞本，用以說易，相去愈遠矣。

【大象觀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字調父。安福人。隆慶庚午舉人。萬歷中官至禮部主事。明史儒林傳附見鄧元錫傳中。史稱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諸儒學案。賢弈編。思閒編。禮律類要。大學新編。而不及此書。蓋偶未見。然是書詮釋易象。謹依文訓詁。不足盡示人用易之義。至其以雜卦爲序。尤爲顛倒。夫雜者相錯之餘義也。綴十翼之末。明非正經也。經文不以爲次。而元卿改經以從傳。然則序卦可不用矣。

【周易象義四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唐鶴徵撰。鶴徵號凝菴。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凡例中屢稱先君。蓋右都御史順之之子也。事蹟附見明史順之傳中。是編用王弼本。故不注繫辭以下。大旨述順之之說。主於以象明理。卷首所載讀易法六。一曰易須象與理合。彖與爻合。二曰上下卦宜分看。三曰一卦必有主爻。四曰互卦最有關繫。五曰倒體亦有關繫。六曰每卦各有大意。則是書之綱領也。所解如屯六二。謂二以五爲屯膏之主。非可事者。故守貞不字而字。初以爻辭觀之。則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指五之坎而言也。十年乃字者。謂二不字五至四互坤得十年之象。乃下應初。故六四亦云求婚媾也。訟九二。謂二既歸。則下復成坤。坤衆三爻。有三百戶象。坎多眚變。坤則不爲坎。故無眚。六三在二既歸之後。坎復坤體。全有坤德。故曰食舊德。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文可見矣。雖自出新解。而於經義亦足相發。至於陽極而亢。陰極而戰。乾坤二上爻。其義相近。而鶴徵解乾之上爻。以反本還元歸根復命爲說。已涉道家之旨。於坤之上爻。謂龍戰爲懼而戰栗。以過時退居。故稱野。以貶損自傷。故稱血。則穿鑿而不當理矣。

【易象會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延伯生述。不著名氏。前有萬歷己酉熊惟學序。稱爲同年臨川文臺吳君。亦不著其名。考惟學爲隆慶辛未進士。是年榜有臨川吳撝謙。或卽其人歟。其說取反對之卦。如乾坤屯解蒙蹇之類。合兩卦大象辭而會釋之。故曰會旨。大象統論一卦。又每卦皆有以字示人用易之方。初無取於對卦。其對卦乃易中之一義。不能標舉以詁全經。是書所論。殊非易之本旨也。

【易象管窺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字懋容。秀水人。與其兄少詹事洪憲皆喜談易。洪憲有周易集說三卷。今未見傳本。惟正憲此書存。所用乃王弼之本。所注專主於義理。前有膚見七條。卽其凡例也。正憲自記稱是書始於乙未。成於壬寅。凡六易稾。每早起則讀金剛經。終朝則讀周易。且以西方北方聖人並言。則其書概可知矣。

【蟦衣生易解十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字相奎。號青螺。又自號曰蟦衣生。泰和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成於萬歷丁巳。其歸田以後所作也。卷一爲易論六篇。卷二至卷九六十四卦各爲總論。少者一篇。多者至八篇。總論之外。又標舉文句。發揮其義。自師謙噬嗑復頤大過咸恆損萃革鼎旅節中孚未濟十六卦。無所標舉外。餘卦少者一條。多者至五條。十卷至十四卷則雜論繫辭說卦。而序卦以下不及焉。其易論以繫辭生生之謂易一句爲本。而以人性當生生之理。其諸卦所論。乃皆不歸此義。往往牽合時事。或關人雜說。如論謙卦云漢文宋仁皆謙德之君也。尉佗自王元昊自帝皆非撝謙之臣。故佗昊後俱削弱。王導劉裕皆勳勞之臣也。周顗之不顧導。劉毅之不敬裕。皆非撝謙之友。故顗毅終見誅戮。其論已不切當。日情事至論遯卦。謂懷愍不遯。故青衣行酒。徽欽不遯。故獻俘金廟。

當時固執死社稷之說爲晉宋大臣不學之過，其紕繆不足與辨。他如論震卦而及於雷之擊人，已非經義，又謂雷之所擊，皆治其宿生之業，孔氏之門，安得是言哉。

【學易舉隅六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戴廷槐撰。廷槐長泰人，隆慶中貢生。其說謂易自商瞿而後，斯道遂晦，至宋三子而後大明，其漢魏至唐諸儒，則概目爲不知易，持論頗偏，且其謂日月爲易，本參同契之文，而六十四卦圓圖，卽參同契六十卦周張布爲輿之說，旣謂之不知易矣，何爲又陰襲其義乎。

【易傳闡庸一百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姜震陽撰。震陽字復亨，自稱曰東楚，蓋淮泗間人也。其書以朱子本義爲主，附綴諸說於其下，而經文次第，仍用王弼之本，蓋惟見坊刻本義，未見朱子原書也。其說皆循文衍義，穴沓頗甚，不出坊刻講章之習。卷前標曰十名家批評，其陋亦可以想見矣。經義考作一百二卷，注曰未見，此本惟一百卷，殆彝尊偶誤歟。

【今易詮二十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伯羔撰。伯羔字孺孝，常州人。朱彝尊經義考載其古易詮二十九卷，今易詮二十四卷，併載伯羔自序，謂詮次成帙，爲上下經若干卷，爲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若干卷，一遵東萊古易，其外詮則以廣未盡之旨云云。今觀此二十四卷，前無自序，而有自述例十條，云前詮從古，此改從今，則彝尊所引，蓋其古易詮之序也。然此書雖用注疏本，而其總論一卷外詮一卷，則仍與前序之言相應，經義考又載史孟麟序，云先是輯今人言爲今述若干卷，藏於家，茲乃裒古今人言及己所論著，合爲一帙，命曰易詮，此本但有今易詮，非完帙矣。

【羲經十一翼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文兆撰。文兆金谿人，其書凡分五篇，上古易第一，觀象篇

第二玩詞篇第三觀變篇第四觀占篇第五其論爻辭以爲文王所作其大旨專主圖書象數之學其稱十一翼者蓋以孔子傳易爲十翼而已又翼孔子故曰十一也核其名稱殊爲僭妄明史藝文志載此書五卷經義考亦注曰存此本僅有上古易一卷觀象篇一卷其玩辭觀變觀占三卷並闕其近時始佚歟

卷八

經部八

易類存目二

【周易象通八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字鬱儀寧獻王七世孫萬歷間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是書惟釋上下經文不及十翼大旨欲稍還古義而轉生臆說如不用陳摶先天圖亦不用周子太極圖是矣而別造河圖四謂三代以來世藏祕府以爲寶學者莫得而窺迨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於外是出何典記乎邵陳以前無論矣耿南仲張根諸家皆徽宗時人王湜以下諸家皆徽宗後人何不一見也其說易以象象取於互體變體是矣然如謂乾居西北當奎婁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已穿鑿附會至於解既濟云涉者多繫匏以防危離爲大腹匏瓜之象則涉者也坎爲川瀆則津濟也因外卦爲離而生大腹因大腹而生匏瓜因匏瓜而牽合於繫匏涉水以遷就既濟之象易果若是之迂曲乎又解困卦初爻二爻云坎爲叢棘初其株也六三居泉谷之間故爲石梁株木石梁皆因未涸而爲橋梁是急於濟渡而遭困也因坎生叢棘因在初爻而變文曰株木因六三在兌坎之間生泉谷因泉谷而生石梁

而省文曰石。易果若是之晦澀乎。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咸恆而終既濟未濟。確有義理。序卦卽不出孔子。亦必漢以前經師所傳。謀瑋乃合上下經而一之。易未經秦火譌脫甚少。而謀瑋或隨意改字。或動稱錯簡衍文。甚至漸卦上九倂經文改爲鴻漸于逵。並不言舊作鴻漸于陸。其武斷尤甚。謀瑋以博洽名。此書尤爲曹學佺所推許。然其實多出臆見。不爲定論。學佺序詮釋易中諸字。如王安石字說。亦可笑也。

【易學識遺一卷】內府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六世孫。萬歷五年舉宗正領宗學事。事迹附見明史周王橚傳。是書大旨皆辨論諸家說易之異同。雖薈萃不多。而頗有卓見。如乾之四德。謂程傳本文言。視本義爲勝。乾九二利見大人。不專指九五明夷九三不可疾貞。從項安世以貞字爲句。井泥之泥。讀平聲。勿幕之幕。卽冪字。數往者順。用王安石解。皆於經傳有裨。非同剿說雷同者。然明史藝文志不載此書。核校其文。卽睦㮮五經稽疑中說易之一卷。或其初出別行之本。抑或書賈作僞。改題此名歟。

【易經疑問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字虞佐。烏程人。萬歷癸酉舉人。歷官新興廣昌二縣知縣。考舜牧生於嘉靖癸卯。其五經疑問。皆年過六十所撰。迨年過八十。又重訂詩禮二經及此書。其序並載所著來恩堂集中。歲月先後。一一可考。計其一生精力。殫於窮經。然此書率敷衍舊說。實無可取。間出己意。亦了不異人。蓋其學從坊刻講章而入。門徑一左。遂終身勞苦而無功耳。

【易測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曾朝節撰。朝節字植齋。臨武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

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及楊氏易傳之說參互考訂惟解上下經彖象文言繫辭而置說卦序卦雜卦又倣王弼略例之意別作說凡一卷附於末大旨主於觀辭玩占一切卦圖卦變之說悉所不取頗足歸宋易之葛藤然其去取衆說則未能一一精審也

【周易冥冥篇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蘇濬撰濬字君禹號紫溪晉江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參政此書惟解上下經繫辭說卦刪序卦雜卦大旨主王弼虛無之說一切歸之於心學非惟廢卜筮之說乃併宋儒言理而偶及數者亦以爲執泥牽拘其訓潛龍勿用以爲心之寂然不動訓大明終始以爲心之靈明不昧而於繫辭之末以易主忘言爲歸宿觀其以冥冥名書則其說之遁於二氏不問可知矣

【易經兒說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蘇濬撰濬周易冥冥篇恍惚支離頗涉異學及作是書乃墨守朱子本義尺寸不踰其首先曰講者詮釋文句也次曰意者推闡大旨也次曰總論則一卦之綱領也又間出旁注以一二語標題蓋專爲科舉之學而設因在家塾以此書爲子姪講授故稱兒說萬歷中嘗刊行板後散佚康熙丁卯其裔孫堯松等重刊之

【續草齋易義虛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涂宗濬撰宗濬字鏡原南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謚恭襄是編用注疏本彙前儒之說以作解大旨依傍程朱傳義而亦時有所糾正如坤六五一爻駁程子女媧武后之說是也所說頗潔淨而隨文生義罕所發明其首列易圖以河圖作旋毛洛書作拆甲蓋本吳澄之說非所臆造然澄說實臆造也

【易會八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字汝光。安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明史儒林傳附見其祖守益傳末。是書用注疏本。其說多主義理。亦兼言象。自繫辭以下所解甚略。自序謂就心所會者述之。故名易會。然往往亦借以寓意。如解亢龍有悔曰亢而曰龍。則亢乎其所不得不亢也。蓋人處時勢之極。固有必亢而後濟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無一毫全軀保命之思。雖履盛滿蒙譏謗冒天下之不韙而弗之避也。即勢且至於悔。亦爲天下甘之矣。若慮其有悔。而先自處於不亢之地。則智士之所爲耳。何龍德之云乎。此明季清流之見。以愧選懊則可矣。實非經義也。

【像鈔六卷】內府藏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是書雖以像爲名。實則衍陳摶之數學。凡卦圖二卷。附錄書札及雜卦二卷。上下經解二卷。其卦圖以朱子本義所列九圖。衍爲三十二圖。圖各有說。縱橫比對。自謂言象而理在其中。然孔子所謂象者像也。即指卦爻。朱子所列九圖。後儒已不免異同。一本借以旁推。尤爲支蔓。雖易道廣大。隨拈一義。皆有理可通。然究非聖人設教本旨也。

【四聖一心錄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錢一本撰。是書於像鈔之外。又舍數而言理。其言理舍天而言人。其言人又舍事而言心。推闡之以至於性命。體例近乎語錄。其論亦多支離。如謂許由讓王爲能知河洛之道。又謂序卦傳爲格物之學。大抵皆無根之高論也。

【易筌六卷附論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應天旂手衛籍。山東日照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遷東宮講讀官。謫福甯州州同。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大旨。欲以二氏通於易。每雜引列子黃庭內景經抱朴子諸書。以釋經。史稱竑講學以羅汝芳爲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

李贄時頗以禪學譏之蓋不誣云

【周易正解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歷官縉雲永嘉二縣知縣擢禮科給事中遷戶科尋謫宜興縣丞終於江陰縣知縣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末所著有九經解此卽其一用王弼註本凡上下經十七卷其說較詳繫辭以下僅三卷則少略焉大旨以義理爲主而亦兼及於象其言理多以十翼之說印正卦爻其言象亦頗簡易然好恃其聰明臆爲剏論如釋蠱卦爲武王之事而以先甲後甲爲取象甲子昧爽其他亦多實以文武之事蓋本作易者其有憂患一語而演之遂橫生穿鑿其所著經解大抵均坐此弊也

【易領四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郝敬撰是書專釋卦序之義自序謂冠以序卦傳如衣之挈領故以領名卷前標山草堂集第二內編蓋敬所著九經解皆編入文集此其集中之第二種耳

【易學飲河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納陛撰納陛字以登宜興人萬歷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事蹟附見明史顧允成傳納陛以爭並封去官乃閉門注易其書惟解上下經每卦皆注互體而不甚發互體之義如解亢龍有悔謂處亢之時不得不亢不得不悔何病乎亢龍則取鄒德溥之說解龍戰於野謂戰者懼也栗也非與陽爭戰乃疑於陽而自爲戰懼也則取唐鶴徵之說皆苟務趨新乖違古義又刪除上下經之名以咸恆二卦移附坎離二卦之末尤竄亂舊次割裂聖文至六十四卦惟否與未濟二卦置而不註蓋納陛丁明末造以否爲亂世未濟爲窮時託不言以寓其慨也前有錢一本序其詞頗譎大抵不得志而著書之意則是書不必盡以經義核矣

【周易旁注會通十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姚文蔚撰。文蔚字養谷。錢塘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寺少卿。初休甯朱升作周易旁注。用王弼本。後程應明更定從朱子本。文蔚以經傳相離。不便誦習。且旁注細字難讀。於是改爲此本。於原文一無增損。但易旁註爲直下。又仍取十二篇舊文列之於前。以其可以通今題曰會通。蓋專爲諸俗訓蒙而設也。

【古易彙編十七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李本固撰。本固字維寧。臨清州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案易自費直以十翼解經。而鄭康成以彖傳連經文。於是十二篇之序始紊。如今乾卦是也。至王弼又自坤卦以下。每卦每爻。取傳辭連綴經文之下。并取文言入乾卦坤卦之中。卽今注疏本是也。後王洙呂大防周燔吳仁傑輩遞有考核。而晁說之呂祖謙所定爲善。故朱子本義參用二家。至吳澄又謂繫辭內居室七條。祐助一條。何思十一條。實文言之文。由王弼旣取乾坤文言入乾卦坤卦。其無可附者。後人幷入繫辭內。而孔疏復曲爲之說。復古易者。但取乾坤文言別爲一卷。而散入繫辭者。未之改也。故其作易纂言。取此諸條入文言。是書篇第。悉依朱子本。而文言則用澄本。故曰古易。然朱子本於古有據。吳澄說自昔未聞。以杜撰之說目爲古本。於義殊爲乖剌也。其書分爲三集。一曰意辭。二曰象數。三曰變占。意辭之目凡八。曰古易。附見書前。曰辭會。卽經傳十二卷。自第十三卷以下另爲一編。有胡國鑑序。曰明意。曰釋名。曰詳易。曰玩辭。曰誤異。曰易派。象數之目亦八。曰圖書象。曰圖書數。曰總論。曰畫象。曰三易。曰廣象。曰觀象。曰衍數。變占之目凡十。曰蓍變。曰之變。曰反對。曰變例。曰辨成。曰觀變。曰不卜。曰玩占。曰卜筮。曰斷法。

【玩易微言摘鈔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廷筠撰。廷筠字仲堅。錢塘人。萬歷壬辰進士。是編采諸家說易之言。彙集成帙。故曰摘鈔。首卷載論易大旨十餘條。亦皆徵引前人論說。未嘗自立一義。蓋仿李鼎祚集解之例。而鼎祚所采。多漢以來不傳之佚文。足資考證。廷筠此書。特撮錄近代講義而已。

【易引九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時化字伯雨。歙縣人。萬歷甲午舉人。官至敍州府同知。時化傳其高祖社昌之易學。著書六種。其子龐彙輯合刊。此其第一種也。共一百有一篇。前後泛論易理。中則每卦爲一篇。兼及繫辭各章。大旨以佛經解易。根本已謬。其是非不待辨也。

【周易頌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易學之第二種也。上卷九十頌。下卷亦九十頌。前後泛言象數。中間每卦爲一頌。亦有兩卦爲一頌者。其體格頗倣焦氏易林。要不脫佛家之宗旨。

【學易述談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子龐筆而誌之。故以述談爲名。其易學之第三種也。分密義述二十則。名象述十二則。卦爻述四十則。凡例述十二則。總以禪機爲主。故首卷之末有佛家三乘之說也。

【易指要釋三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初時化高祖社昌。嘗著周易指要五卷。至時化乃取而釋之。每段之下凡稱釋曰者。皆時化之言。其易學之第四種也。

【易疑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易學之第五種也。首卷密義疑二十一則。二卷名象疑十二則。三卷卦爻疑三十六則。四卷凡例疑二十四則。所分四類。與易學述談相同。皆別無精義。

【易通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易學之第六種也。多取通書正蒙之言。發明易理。案

通書一名易通。正蒙亦多詮解造化陰陽之妙。其理本自相貫。然一經時化之發揮。則儒言悉淆於異學。蓋其紕繆在宗旨之間。故不免貌同而心異也。

【周易鐵笛子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耿橘撰。橘字庭懷。獻縣人。萬歷甲午舉人。官至監察御史。是書每卦畫六爻。而繫爻辭於畫下。又取反對之卦爻辭倒書之。自謂古易。蓋據稅與權之本。其於十翼。則取文言乾元者以下六十六字。坤至柔以下三十四字。謂當入彖。取文言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一百七字。謂當入象。又分繫辭傳爲上中下三段。則皆無據之說也。

【易經通論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以著野史紀略削籍。崇禎初起廣西按察司副使。不就。後爲朱聿鍵禮部尚書。聿鍵敗。學佺自殺。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專釋各卦彖詞。六爻融會一卦之意。其釋鳴鶴在陰藉用白茅諸句。頗有前人所未發之義。惟於河圖洛書。推求不已。則以家在閩中。習聞漳浦之學也。然漳浦之學。本別傳於易外。學佺拾其緒論。愈衍愈支。既不及其術數之精。而又無當於經義。是進退無據矣。朱彝尊距學佺最近。而經義考注曰未見。殆當時已不甚行歟。

【周易可說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學佺撰。是書以象占爲主。於前人中多采來知德易注。而深疑朱子本義。如謂凡辭皆象也。本義一辭而分爲象占。如潛龍勿用本一句。而以潛龍爲象。勿用爲占者非。其說頗允。又謂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只是剛柔相推。而變化在中。非眞陰變爲陽。陽變爲陰。譬如男子有時行陰柔的事。卽可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行剛方的事。卽可變作男子否云云。則殊膠固。不知變論

其德。不論其人也。又謂如小畜之下三爻。本義云以君子欲上進見畜於小人。上三爻則云以柔順之君子畜止剛暴之小人。遯之二陰浸長則陽遯矣。爻之初六六二。則云君子之遯在後。與夫固守必遯者一卦之中。乍賢乍佞。何可以訓云云。不知易之理。變動不拘。隨爻取象。不可以一格繩也。亦自爲一家之說而已矣。

【易經濬窩因指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汝霖撰。汝霖字明若。山陰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其書隨文訓釋。蓋專爲科舉制藝而作。

【周易古文鈔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南都破後。絕粒而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乙未。賜謚忠介。宗周與漳浦黃道周。明末俱以善易名。道周長於數。宗周長於理。其學多由心得。故不盡墨守傳義。其刪說卦序卦雜卦三傳。雖本舊說。已失先儒謹嚴之義。至於經文序次。每以意移置。較吳澄纂言。更爲無據。亦勇於竄亂聖經矣。故其人可重。而其書終不可以訓焉。

【周易宗義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程汝繼撰。汝繼字志初。朱之蕃序。又稱其字曰敬承。蓋有二字也。婺源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袁州府知府。是書前有自述凡例。云以朱子本義爲宗。故名曰宗義。然亦往往與朱子異。朱之蕃序。稱萬歷辛卯遇汝繼於天界禪林。方以易學應制舉。又稱比擢南曹。乃得乘其政暇。羅列諸家之說。不泥古。不執今。句櫛字比。必求其可安於吾心。以契諸人心之所共安。而後錄之。蓋其初本從舉業而入。後乃以意推求。稍參別見。非能元元本本。究易學之根柢者。故終不出講章門

徑云。

【周易象義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潢撰。潢字本清，南昌人。萬歷乙巳，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時年已七十九，不能赴官。詔用陳獻章例，官給月米，後至八十二歲終於家。明史儒林傳附載鄧元錫傳末。是書主於言象，故引張行成說，以駁晁公武主理之論。大抵以漢上易傳爲椎輪，雜引虞翻荀爽九家易及李鼎祚鄭汝諧林栗項安世馮椅徐大爲呂樸卿諸家，而參以己意。其取象之例甚多，約其大旨，不出本體互體伏體三者。雖多本古法，而推衍頗爲繁碎，未能一一盡得經義也。

【易經會通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邦柱江柟同撰。邦柱字砥之，萬歷丙午舉人。柟字楚餘，皆休寧人。其所徵引至一百七十餘家，然大旨本爲舉業而設，故皆隨文衍義，罕所發明。其所標舉有全象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繫辭合旨，亦皆不出講章窠臼。至於卷首列取象之義，分正體互體變體複體積體移體半體似體反體伏體對體諸例，自謂偶有巧合者，錄其一二，實則橫生枝節，隨意立名，蓋亢瑣無當，徒生轇轕而已。

【易芥八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陸振奇撰。振奇字庸成，仁和人，萬歷丙午舉人。是書經義考作十卷，與此本不符，然所引鄭之惠說，稱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與此本合，則十卷乃字之誤也。書中不載經文，其訓詁尋主義理，每卦多論反對之意，其論用九，謂非六爻皆變，與左傳蔡墨所稱乾之坤者顯相乖刺，知其不以古義爲宗矣。

【易林疑說】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楊瞿崍撰。瞿崍字稚實，晉江人，萬歷丁未進士，官至江

西提學副使。先是瞿崍之父。著易經蒙筌未就而卒。瞿崍承其家學。考索諸家。有疑卽爲之說。故名曰疑說。其論九疇子目。脗合河圖。謂洛書可以敍疇。亦可以畫卦。以及橫圖圓圖逆數順數八卦序次五行生尅。皆繳繞旁文。無關經義。明史藝文志作十卷。今此本止三册。不分卷數。疑就其初成稾本傳寫者也。

【易經勺解三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欲楫撰。欲楫字平菴。晉江人。萬歷丁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是書乃其子華昌所錄。其說專主人事。以發明理義爲主。不及象數。欲楫與楊瞿崍同里同年。又同說易。而持論各局於一偏。豈相激而相反歟。然瞿崍似探易之本原。實牽合於易之外。欲楫似得易之皮毛。猶尋求於易之中也。

【松蔭堂學易六卷】內府藏本　明賈必選撰。必選字直生。上元人。萬歷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以辯倪嘉慶寃謫外。旋陞南京工部郎中。其解易以數爲本。於河圖洛書之異同。先天後天之分別。上經下經之反對。皆發明邵子之說。

【易略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夢龍撰。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調陝西進布政司參政。分守固原。以奮擊土寇戰歿。贈太僕寺卿。事蹟附見明史張問達傳。是書隨筆標識。不載經文。頗融會宋儒之說。而參以史事。大抵亦推尋文句之學。惟不取河圖洛書之說。則頗有卓見。

【易臆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鄭圭撰。圭字孔肩。錢塘人。是書成於萬歷庚戌。前二卷以六十四卦各爲一論。後一卷則於繫辭諸傳中標舉字義發明之。如論乾卦閑邪存誠云心者人中龍也。其剛明

不息。渾然乾也。著一物焉則不化。著一念焉則不神。所自邪也。邪識愈多。邪行愈妙。而赤子之心愈失。人道息矣。又云天運不已。以其無著。天體無著。以其純乾。論屯卦云。侯爲國主。心爲人主。心有主。心境自開朗。世界有主。世界自開朗。論蒙卦云。屯者混沌之世。宜治也。蒙者混沌之心。可致也。論離卦云。坎陽內。心學也。離陽外。治道也。論繫辭洗心藏密云。易有太極。聖有心極。其言皆近於二氏。觀其論精變神一條。引楊簡心之精神謂之聖。則源出慈湖。概可見矣。其他亦多涉明季時事。如論師卦。謂汲長孺與公孫宏。其忠佞相去天淵。然汲恃忠不能善道。故不相。世路通塞。雖得之有命。亦求之有道。論否泰二卦云。非中行之臣。不能包容小人。包容小人不得。如何消得小人。論大過卦。謂過而不過者。郭林宗陳仲弓。以過濟過者。梁伯鸞徐孺子。論遯卦云。舜禹與四凶雜處堯朝。曾不見一毫同異之蹟。故所謂肥遯者。舜禹是也。持論皆不純粹。大抵有爲言之。亦非經之本旨也。

【重訂易學說海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郭宗磐撰。宗磐號鵬海。晉江人。是書成於萬歷辛亥。用注疏本順文推衍。專主義理。不及象數。大抵以本義爲宗。而雜采諸家講義。貫以己說。於本義亦時有辨證。然不多見也。其曰重訂者。蓋此書先經付梓。後覺其未善。復自加釐正云。

【周易易簡編】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起龍撰。起龍字雲從。上海人。萬歷壬子舉人。官永寧縣知縣。是書自序。謂采漢唐宋以來注疏。暨家藏未刻本。多至充棟。筆之成帙。猶病其賾而雜。遂歸根易簡。融會精理。彙而成編。又謂其學淵源所出。在屠隆與歸有光。有光篤志宋儒。隆則希蹤兩晉。二家學問。分道揚鑣。書中義理切實之處。當由宗法於歸。詞旨輕雋之處。當由漸染於屠矣。

【易學殘本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字去病。仁和人。萬歷壬子舉人。官至工部屯田司郎中。謫常州府檢校。後終於兩淮鹽運通判。據明史藝文志。載爾康易學五十卷。此本僅存圖一卷。圖說六卷。及說卦傳二卷。序卦傳二卷。雜卦傳一卷。每卷首但有卷之二字。而空其數。蓋刻刊未竟之本也。其大旨附會河洛。推演奇偶。紛紜轇轕。展卷如歷家之數表。所謂聖人因象示教之本旨。渺不知其所在。以此爲作易之奧。則老算博士。人人皆妙契先天矣。其首列爲起數之根者。有古河圖。古洛書。陳希夷龍圖別傳。古河圖。今河圖。古洛書。今洛書。豈龍馬所負一圖而有此四本。神龜所呈一書而有此兩本耶。抑後人以意造作也。爲書如是。其完也不足貴。其闕也亦不足惜矣。

【易窺】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程玉潤撰。玉潤字鉉吉。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據經義考所引倪長玗語。知其嘗官部郎。始末則未能詳也。然經義考但載程玉潤周易演旨六十五卷。而無易窺之名。又此書僅有十册。不分卷數。亦與六十五卷不合。惟所解止上下經。與程子易傳同。其大意在申暢程傳。凡傳義與朱子本義異同者。多調停其說。與倪長玗所稱取正叔先生傳而增益之者。宗旨相符。或原名易窺。後改演旨。此猶其初稾。後以一卦爲一卷。併總論爲六十五卷。此稾則尚未分卷歟。今未見演旨。其爲一爲二。莫之考矣。

【易學管見】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洪啓初撰。啓初字爾還。南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用注疏本。大抵訓詁之恆言。至於繫辭說卦。每章之首。皆標首句爲章名。亦非古式也。

【易學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極撰。極字元無。漢陽人。萬歷丙辰進士。嘗官知縣。而其所官之地

則不可考。是編首有天啓丙寅自序。謂初好讀易。即尋究萬廷言易原一書。恍然有得。迨三仕南中。官邸多暇。日以樂玩爲業。研證既久。繙搜亦侈。其不甚異意者。於程子易傳外。獨楊簡之已易。蘇軾之易解。焦竑之易筌。鄒德溥之易會。以故編中多采四家之書云。

【周易揆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士升撰。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第一。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蹟附見明史。錢龍錫傳。是書用注疏本。雜采前人之說。斷以己意。許譽卿序云。邵子揆諸氣程子揆諸理。朱子揆諸象。此書自屯以下。於每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舉氣與理象而兼融之。此揆之所以名也。在明人易解中。持擇尚爲詳審。特溺於河洛反對之說。體例糾紛。未能盡除錮習耳。

【周易時論合編二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城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爲楊嗣昌劾罷。逮治謫戍。久之釋歸。崇禎末起故官。屯田山東河北。兼理軍務。事蹟附見明史。鄭崇儉傳。是書即其罷官後所著。凡圖象幾表八卷。上下經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五卷。其立說以時爲主。故名時論。蓋孔炤初筮仕。即攖璫禍。及膺封疆之任。值時事孔棘。又遭齮齕。有所憂患。而發於言。類多證據史事。感慨激烈。其講象數。窮極幽渺。與當時黃道周董說諸家相近。孔炤自著凡例。稱少侍先廷尉。教以三陳九卦。案孔炤父大鎮。字君靜。萬歷己丑進士。官大理寺少卿。著有易意四卷。載朱彝尊經義考。則易固其家學也。是編刊於順治庚子。前有李世洽序。經義考作十五卷。或朱彝尊所見之本。無圖象幾表歟。

【易就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世淳撰。世淳字中明。嘉興人。萬歷戊午舉人。官至隨州知州。張獻

忠之亂城破巷戰死贈太僕寺卿事蹟具明史忠義傳是書前有張溥序比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而序多微辭頗寓不滿之意光時亨序則稱易當從自己性徹入不可依傍先儒蓋世淳命意如此故其書似儒家之語錄又似禪家之機鋒非說經之正軌也

【伏羲圖贊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字季立連江人以諸生從軍官至薊鎮遊擊是書上卷於奇耦之數皆以黑白爲陰陽兩儀四象八卦皆規方而爲圓於先儒所傳卦畫方位先後天方圓諸圖一一辨其所失下卷爲圖贊二十一末附圖向一篇大抵皆臆造之說不足爲據惟雜卦傳古音考一篇用其所長轉勝於全書如傳文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第謂居古讀倨引詩蟋蟀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漢韋元成戒子孫詩昔我之墜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爲證考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法以猶鬼神示之居鄭注居謂坐也故春官釋文居紀慮反則與踞通前漢趙禹傳爲人廉倨亦通作居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則居與倨通與第說皆足以相合知其考辨之確而惜非大旨之所存如移以附所作古音考則庶幾矣

【風姬易遡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宣撰宣字紀卿一字虛舟金溪人其書止上下經卦爻辭前有自序曰風伏羲姓遡風者遡卦姬文周姓遡姬者遡彖爻獨不遡孔者余觀象家非舉業家也如其所言則孔子十翼竟爲舉業而作其妄謬殆不足道此因四聖人各自有易之說而報讎流爲行劫者也所言多主於象亦破碎支離不盡合於經義

【周易古本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華兆登編兆登無錫人是書成於萬歷中分文王卦辭上下

周公爻辭上下。爲四篇。以孔子彖傳象傳爻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八篇。以合十二篇之數。其所謂象傳卽今大象。爻傳卽今小象也。附古本辯一篇。記疑六條。皆自述更定編次之意。案周易十二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十二篇之次第不可知。顏師古注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穎達周易正義曰。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自宋以來。復古易者甚多。皆各有更定。彼此互異。然未有以卦辭爻辭分篇者。兆登據馬融陸績之說。以爲爻辭周公作。故應與文王異卷。究爲單辭孤證。經傳別無明文。且孔子明言二篇之策。今以上下經爲四篇。亦無證據。至六爻有爻畫。見於吳仁傑之費氏古易。朱子已譏其重複。今用爻畫而刪初九初六之文。則孔子傳內稱九六者。何所自昉。豈孔子所見尚非古本乎。名爲復古。實則臆說而已矣。

【易經增注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張鏡心撰。鏡心字用晦。磁州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用注疏之本。隨文闡發。多釋義理。無弔詭之詞。亦無深微之論。說易家之墨守宋儒者也。

【繫辭十篇書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啓壬戌進士第三。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此編以十篇爲名。今核其數。曰翼易書。曰太極書。曰河洛書。曰義易書。曰文易書。曰文序書。曰孔易書。曰蓍占書。曰卦爻書。僅有九名。其首冠以繫辭說。不入目錄。文易書下附以義文合論。而翼易書分上下。不知以何一篇足爲十也。其書立名詭異。至其所說。則不過掇拾舊文。編綴成帙而已。

【易經頌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是書多剖析字句。以發揮意義。亦間與本義

異同。大抵據文臆斷之處多。而研究古訓之處少。蓋仁錫文士。於經學本非專門也。

【易思圖解】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日曦撰。日曦字仲升。彭澤人。天啓壬戌進士。是書以邵子大橫大圓二圖爲先天。橫排圓排爲大成。其小橫爲太極陰陽卦序。小圓爲先天小成。文王卦位爲後天小成。漢儒卦氣圖。加以四正之卦爲後天大成。雜卦之次則爲孔子序卦。與文王序卦一例。後附以河圖洛書及周子太極圖。邵子皇極經世陰陽剛柔四象圖。與一元消長數。各爲之說。大抵出於臆撰。其序卦雜卦二圖。非方非圓。尤不知其何所受也。

【易傭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文安之撰。安之字鐵菴。夷陵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朱由榔僭號粵西。以爲大學士。告歸尋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官南京司業時所刊行。首列諸儒著述。次以伏羲卦位明易之數。以文王卦位明易之氣。又以先後天之圖。一上一下。反覆合之。以明對待流行之體。大槩本來知德之說。然其詮釋經文。又多主義理。不本諸圖以立論。往往求高而涉於元虛。求深而病於穿鑿。不能盡歸醇正也。

【易史象解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林允昌撰。允昌字爲磐。號素菴。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允昌周易耨義六卷。稱莆田有金石社。允昌集子弟。月三會。自崇禎庚辰四月至十一月。凡二十二會。門人張拱辰何承都等輯而成編。因允昌以請學爲圃名齋。故曰耨義。此書書名卷數皆不符。當各自一書。彝尊失載也。其說取易象大義。各摭史事以配之。每一卦爲一解。自序爲本程傳朱義誠齋紫溪諸說。而參以己見。然牽合附會處頗多。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周易纂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字滄起，汾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是編用注疏本彙先儒舊說，融以己意，兼主義理象數，亦采來注錯綜之例，詞旨頗爲淺顯，而隨文敷衍者多。

【易學統此集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孫維明撰。其子越續成之。維明字克晟，江寧人，前有天啓四年維明自序，其書多取宋元以來諸說，不甚考究古義，每節之下，皆敷衍語氣，如坊刻講章之式，越所補入各條，及引述其父之言，皆別爲標識，亦無奧旨。

【易經小傳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鄭友元撰。卷前有自序，自稱其號曰澹山，不著歲月。明史畢自嚴傳稱時有詔縣令行取者，先核其錢穀，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爲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尚書畢自嚴，自嚴飾辭辨，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又湖廣通志鄭友元字元章，京山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御史，當即其人也。其書於乾卦經文卦辭下，即接彖傳，而分文言之釋彖者附之，次大象，次爻辭，下接小象，而分文言之釋爻辭者附之，未免汨亂古經，其以爻辭爲文王作，亦與先儒之論不合也。

【周易爻物當名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黎遂球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丁卯舉人，從朱由榔起兵，後守贛州，城破巷戰死。其書惟載三百八十四爻，以互變推求其象，然互體變卦雖古法，而遂球所推，則自出新意，往往支離曼衍，附會成文，不必盡當名辨物之本旨也。

【周易筌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瑞鍾撰。瑞鍾字德培，平湖人，自序言先嘗爲易意筌，十九年後

復爲廣易筌。而書中又有稱家先生古筌者。則述其父之說。其間經文次序用注疏本。惟乾卦分節解之。自坤以下每卦爲一說。繫辭以後每章爲一說。多主人事。不取象數之學。凡上經下經繫辭傳上下各爲一卷。而說卦雜卦乃附諸下繫之後。朱彝尊經義考作易廣筌二卷。與此不合。殆僅見上下經耶。自宋李光楊萬里以來。多以史事證易義。瑞鍾是書。蓋亦是意。然逐卦逐爻務求比例。牽強既所不免。且於當代時事概行闌入。尤爲駁雜。造語遣詞亦多涉明季纖佻之習。蓋沿李氏楊氏之餘波。而失之泛濫者也。

【周易獨坐談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洪化昭撰。化昭自號日北居士。新都人。經義考列之馬元調前。則啓禎間人也。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無卷數。今本五卷。不知何人所分。其說以說卦序卦雜卦三傳。皆爲漢儒所增入。故置而不言。惟說上下經繫辭。然雜引古事。語皆粗鄙。如周公作歌招夷齊。夷齊答歌之類。雜以俳諧。殊乖說經之體。至謂文王八卦退乾於西北者。乃因岐在西北。意在以天自處。尤穿鑿矣。其自述乃曰日北居士談易。每一卦六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爲迂。而非迂也。發揮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爲鑿。而非鑿也。謂之獨坐談。聊以自娛。而不可以語人也。何其果於自信歟。

【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奇玉撰。奇玉字元美。嘉善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汝寧府知府。是編惟解六十四卦。議論縱橫。而詞勝於理。前列增補四易圖說。參訂圖說。進退變化圖。對待流行圖。生生豎圖。卦變圖。納甲圖說。皆推衍先天之學。其因雲林傅氏之說。以先天爲歸藏。後天爲連山。又出邵氏本論之外矣。

【易疏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黃端伯撰。端伯字元公。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除寧波府推

官福王時官禮部儀制司郎中南京破死難事蹟附見明史高倬傳乾隆乙未賜謚忠節其書專主京房易傳卷首所列諸圖皆以發明京氏卦變之義旁及陰符乾鑿度握奇遁甲等書其說頗近荒渺又先天圖震巽互易後天圖乾艮互易亦從來所未有也

【苑洛易學疏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一敬撰一敬衢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初韓邦奇作啓蒙意見五卷推闡河洛之義與卜筮之法一敬因而疏之自萬歷甲寅至崇禎壬午凡二十九年乃成於原書次序稍爲易置亦頗有删削自序謂韓子以開明初學爲心故疏從其詳此書以溯源明理竊附前人故多遺末而尋本云

【易鼎三然】無卷數　江蘇周厚增家藏本　明朱天麟撰天麟字震青吳江人寄籍崑山崇禎戊辰進士由兵部主事改授編修後桂王由榔僭號以天麟爲大學士卒於廣西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讀易譬之食味遡周易之旨者曰庖然發歸藏之義者曰漱然闡連山首艮之蘊者曰飽然已爲怪異其子目有混沌譜中化逵氣穴孫孫等三十六名無一非弔詭之辭於經義絲毫無當也

【周易廣義四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鄭敷教撰敷教字汝敬吳縣人崇禎庚午舉人是編用注疏本以程傳朱義爲主而推廣其說故名廣義凡諸儒之說與傳義合者取之稍有不合者則去之朱彝尊經義考載敷教易經圖考十二卷而不載是書殆偶未見歟

【尺木堂學易誌三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馬權奇撰權奇字巽倩會稽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王亹序稱權奇才高召忌甫閱仕版在繫者數月蟄維邸舍者三年後事白歸里因成是編其說皆詮

釋大旨。不規規於訓詁。間引莊子文中子諸說。旁及經史禪乘以證之。蓋憂患之餘。借抒憤懣。固不以說經論矣。

【十願齋易說一卷霞舟易箋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吳鍾巒撰。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桂林府推官。魯王監國以爲禮部尚書。後自焚死。乾隆乙未賜謚忠烈。是編每卦摘箋數語。止有上經三十卦。而無下經。似非足本。朱彝尊經義考。惟載鍾巒周易卦說。不著卷數。注曰未見。而無此書名。江南通志儒林傳。所載亦同。殆輾轉傳聞。相沿而誤歟。此本前有小引。題曰霞舟易箋。又題曰十願齋全集。以易說爲卷一。易箋爲卷二。蓋編入文集之中。如李石方舟集例。今僅存此兩卷耳。

【易經說意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字大士。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際泰本以時文名。故其說經。亦卽用時文之法。中間或有竟作兩比者。自有訓詁以來。一二千年。無此體例也。

【周易翼簡捷解十六卷附羣經輔易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是編謂河圖洛書。體用相爲附麗。表裏經緯。悉師羲易。首卷載古今諸圖。中十六卷爲捷解。末卷又爲圖說二十四條。拾遺九條。散漫支離。未得要領。附載羣經輔易說一卷。僅十四頁。大旨謂大學中庸諸書。皆所以明易。而西方之教。獨與之背。蓋明末心學橫流。大抵以狂禪解易。故爲此論以救之。所見特爲篤實。其八比高出一時。亦由其根柢之正也。

【易辰九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登選撰。登選號澹餘。鄱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

以三百八十四爻取象之義。雜引史事以證經。蓋仿誠齋易傳之例。而深切則不及之。其以乾初爻爲象人心。乾四爻爲象太子之類。亦頗穿鑿。自序謂易無象而三百八十四爻其象。辰無象而三百六十五度其象。故以辰名其書焉。

【易序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秦鏞撰。鏞字大音。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清江縣知縣。是書以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因合先後天而求之。上經分五節象陽。下經分四節象陰。每節中又一一分析。而引雜卦及彖象爻辭以爲之解。案序卦雜卦。先儒多疑非孔子之書。故言易諸家往往粗陳梗概。至元蕭漢中讀易考原。述分卦序卦之義。始詳爲發明。是書較漢中所言。推闡加密。而穿鑿附會。亦以過密而生。蓋此類皆易之末義。必求其說。亦皆有理之可通。然謂四聖本旨在是。則殊不然也。

【讀易略記】無卷數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字美之。號康流。又號疊菴。海寧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旌德縣知縣。其易學出於黃道周。此書亦間引道周之語。然持論與道周又異。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又別爲先天後天之圖。取一索再索之序爲先天。取對卦化氣爲後天。殊爲瓶見。鈔本不分卷數。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然細字至二百五十一頁。必非一卷。疑彝尊所見或不完之本耳。

【讀易隅通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蕭山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安慶府推官。是書多觸類旁推。以求其融貫。自序言一隅之通。故謂隅通。其論四時五行。多本之皇極經世書。又謂後天卦圖爲周家全象。龍亢上應天星。皆不免於穿鑿。

【卦義一得】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來集之撰。是編於每卦約舉大義。所發明不過數語。故名

一得。其中頗有精澈之語。然支離處亦復不少。如釋訟。謂天開於子。水歸於壑。見其始而不見其終。此天水訟之可以謀始而不可以成終也。釋師。謂五行之用莫大於水土。有衆多之義。而五行之用。土又尅水。有勝負之義。且土在上者爲高。水在下者爲深。卽兵法之右背山林。前阻水澤也。亦未免失之纖巧矣。

【易圖親見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來集之撰。此書取序卦雜卦以及三陳九德。先天後天之義。爲圖四十有五。而各爲之說。用力雖勤。然究不免於牽強湊合。至上繫所引中孚等七爻。亦爲之圖。而下繫所引十一爻。卽不能爲說。亦可見其出於臆度。而非本自然矣。

【讀易緒言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棨撰。棨字仲芳。嘉善人。崇禎壬午舉人。文淵閣大學士士升子也。士升嘗作易揆。棨作是編。復推衍其未盡之意。故曰緒言。首以八宮各統八卦爲說。八篇次於六十四卦。卦爲一說。次爲繫傳箋略。附以圖書說。先後天說。上下篇說。觀象說。觀變說。錯綜互代說。反對說。大小家象爻辭說。六爻主輔說。順逆說。大旨兼取象數。以推求易理。其間牽強附會。多不能免。又如以師出以律爲律呂之律。包羞爲小人羞惡之良心。觀我生爲長養之生。亦未免好求新異。至於君子小人陰陽消長之際。多有感於明末門戶分爭之禍。借以發洩其不平。亦不必與經義盡相比附也。

【易憲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沈泓撰。泓字臨秋。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是編隨文詮義。不載本義原文。而全書宗旨。一一與本義合。在舉業家。則可謂之簡而有要矣。

【說易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字還一。內邱人。崇禎中由拔貢生官至太原府通判。是書前列圖說。次卦象。次彖傳。次爻象。次文言。次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附錄。其分卷前後與

古今本皆不合。頗近臆斷。第二卷先列卦象。以孔子之易移於文周之前。尤乖次序。案朱彝尊經義考。載中和易林補四卷。又名大易通變。今此書名說易。版心又標躋新堂集疑。卽從文集中析出單行。而其卷數不止四卷。則易林補又當在此書之外也。

【桂林點易丹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字霖調。仁和人。其自題桂林者。乃舉所居之地而言也。崇禎中副榜貢生。其科分則未詳。是書前有其父七寶山解易數。則幷諸儒姓氏考一卷。所臚列自周至明幾數百家。而頗多前後失次。蓋以摭錄示富。未必悉覩原書。其所訓解。大都順文敷衍。不出講章門徑。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說。斥其以聖經比之道家爐火。亦特據其書名而言。實則無一字涉丹經也。

【周易說統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振淵撰。振淵字彥陵。仁和人。是編大旨宗程朱傳義。凡諸儒說理可互證者。亦旁采並存。標爲四例。其與本義相左。而理有闡發者。曰附異。其互有異同。與傳義相發明者。曰附參。其出自獨見者。曰附別。其可以觸類旁通者。曰附餘。凡所援引。各標姓氏。間或附以己意。則以彥陵氏別之。

【周易去疑十一卷】國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宏諤撰。宏諤字士一。旌德人。老於授徒。故鈔撮講章。纂而成帙。以便課誦。其舉例有五。曰演脈。曰闡旨。曰互參。曰摹象。曰注字。初梓於池氏。後版燬於火。蔣時機又重刊之。而改其體例。卷首又題蔣先庚增補。標目雜糅。不可究詰。大抵書賈射利之本也。

【四易通義六卷】內府藏本　明程觀生撰。觀生字仲孚。歙縣人。流寓嘉興。崇禎中知天下將亂。卽棄去

諸生以相地之術自給。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其事蹟頗詳。然經義考惟載其易內三圖注三卷。注曰已佚。而不及此書。蓋遺書散失。此編幸而僅存。久乃復出。彝尊未及見也。其意以說易者多以我解易。而不能以易解易。故其義轉爲傳疏所淆。因作是編。首列橫圖方圖圓圖合參要旨。次卦象爻定辭微旨。而於每卦每爻下各系錯綜互變所在以貫通之。其大旨主於明人事。自序謂時當大亂。非藉四聖之力不足以救。故每發一義。以舉今之非。而折衷於易理之是。類多隱切明季時勢立言。至釋晉之上九。乃極稱封建爲良法。且言天地一日不改。此法終不可易。則立論未免迂僻矣。

【易發八卷】編修王汝嘉家藏本　明董說撰。說字雨若。湖州人。黃道周之弟子也。後爲沙門。名南潛。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其研索具有苦心。而究不免失之雜。如飛龍訓一篇。歷引堯禹周孔。謂皆以飛龍治萬世。而復舉圓覺道德二經。以爲釋迦老子亦然。未免援儒入墨。又黃鸝河洛徵。謂黃鸝一聲。卽河洛之全機大用。杏葉飛龍表。謂黃鐘之律。爲杏葉之正位。其說皆近於怪誕。極其博辨之才。洸漾自喜。則可矣。謂易之精奧在是。則殊不然也。

【周易時義注】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佐聖撰。佐聖字右臣。歙縣人。其書依經訓解。而以卦圖一卷附於後。大旨主於言理。而徵引蕪雜。頗乏持擇。書成於崇禎甲申正月。前有自序。謂以明經獲雋。而烽火交訌。行路艱阻。因坐臥小樓。自爲箋注。大都自憂患中來。蓋有託而爲之。故其言頗譏切時事云。

【易參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彭曾撰。彭曾號覺龕。錢塘人。是書用注疏本。而不載經文。但標每節之目首爲圖說。其方圓黑白。雖皆易外之枝節。而自宋以來。猶有所受。又旁及曆法推步奇門九宮干

支納音雖不得漢儒之本法而其說猶有所傳又廣而推及五岳地形禹貢水道堪輿律呂井田兵法道家佛家選擇六壬殊泛濫龐雜無所紀極然則五藏六府亦配陰陽將曰易爲醫作乎方罫圓棋亦合奇偶將曰易爲弈作乎至所詮解則與圖渺不相關仍不過摘句尋章循文推演間或自出新意又往往乖舛如謂乾爲四月之卦猶未分龍雨未時行故曰潛龍坤之履霜堅冰乃指忠臣孝子而言其初發一念爲履霜歷久不變爲堅冰自有易以來無此說也

【易旨一覽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蔣時雍撰時雍字繩武江都人其書訓詁字句乃村塾課蒙之本

【周易辨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國人字春山郴州人其書大旨謂先儒多是非倒置以十爲圖九爲書因作辨十九章以九爲圖配天以十爲書配地且及河圖主生洛書主尅之理蓋仍祖劉牧之舊說第十七辨言古人左圖右書左陽也故左字五畫右陰也故右字六畫殊爲悠謬書中率皆類此其凡例乃云秦漢諸儒昧其則者千餘年宋元諸儒枉其則者五百年國人辨正四聖知必冥慰何其誕也

【河洛定議贊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其說以伏羲則河圖書乾坎艮震四卦則洛書畫巽離坤兌四卦由河圖四卦得訟遯十六陽卦由洛書四卦得家人中孚十六陰卦合河洛迭爲上下而得否姤履泰三十二陰陽配合之卦且以揲蓍之數不惟康節茫然即一行亦屬妄附自以河洛之議至此書而始定書成且祭河洛之神及天地四聖爲文以告其誕至此又何異於中風狂走者乎

【全易十有八變成卦定議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大旨謂數九則滿。滿則損。數六則謙。謙則益。故大易總不外乾九損三變爲坤六。坤六益三變爲乾九。或乾九坤六交相損益。十有八變以成卦而已。

【周易對卦數變合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謂朱子不知易中十年三年七日八日之旨。及訟九二三百戶之數。國人乃於反對兩卦得之。合屯蒙二卦。以屯下蒙上。謂屯二爻爲一年。逆數之至蒙五爻歷十爻爲一年。合需訟二卦。以需下訟上。謂訟二畫九。卽九十戶。訟初畫六。卽六十戶。需上畫六。卽六十戶。五畫九卽九十戶。合之得三百戶。以爲此意數千年不明。眞穿鑿附會之說也。

【河洛眞傳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其說謂天地十二會眞數不出五十五。惜陳邵俱未發明。因演天地五十五數圖。卷末復附以河洛眞傳說數頁。辨蓍短龜長之說。謂記云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原龜筮並重。朱子妄更祝詞。故重視泰筮。然所引證據。仍不過廣輿記本草圖經諸書而已。

【周易生生眞傳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謂先儒解易爲變易爲交易。總不如繫辭生生之謂易五字最確。又謂伏羲則河九洛六。始畫八卦。以木德王也。木主仁。仁爲生生眞種子。每卦六爻。推演五行相生之數以配合之。

【三易大傳七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陳玉撰。書分二册。一曰先天古易。以解圖畫。又每篇繫以贊語。其最異者。以無極太極。無極而太極。分爲三圖。而先天八卦。配以英輔九星之名。後天八卦。配以疏附先後之名。支離破碎。全無理據。一曰後天周易。以經解傳。雖言象數。而皆出臆說。附以易導易鈐易

眼諸書。其易鈐有云。若欲易學了澈。直須將一切訓詁辭章。盡情剗卻。即孔文之語。亦不過易象一端之論。方有入處。可謂敢爲大言。蓋言圖畫者。病於支離破碎。談心性者。病於杳冥恍惚。陳玉秉二家之說。而各得二家之極弊。眞所謂誤用其心者也。

【易經補義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芬撰。芬字舒林。歙縣人。其書全列本義於前。而以己所發明附贅於末。皆標補字以別之。所得頗爲膚淺。其凡例云。述其王父有度所撰易旨正宗。及其父希萊易經要旨而爲之。今二書皆未見。然觀芬之書。其大略可睹矣。

【讀易鏡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沈爾嘉撰。爾嘉字公亨。常熟人。是書悉依今本次序。每一卦一節。列經文於前。列講義於後。而講義高經文一格。全爲繕寫時文之式。其說皆循文敷衍。別無發揮。經文旁加圈點。講義上綴評語。亦全以時文法行之。即其書可知矣。

【易學古經正義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鄒元芝撰。元芝字立人。竟陵人。自費直合十翼於上下經。唐用王弼易注作正義。易遂用王弼之本。宋晁說之呂祖謙諸家。始倡爲復古之說。互有考訂。而亦互有異同。至朱子之本義。始定從呂本。分爲經二篇傳十篇。至今與王本並行。元芝是書。欲駕出朱子之上。謂孔子十翼。與經並尊。不得抑之稱傳。遂臆爲分別。如乾卦以乾元亨利貞五字爲本經之彖。割天行健三字爲本經之象。而綴以六爻。他皆倣此。其十翼則仿制藝之體。經文反低二格。而彖辭小象之辭。各冠以彖曰象曰字。跳行頂格書之。其大象天行健地勢坤諸句。因刪之不能成文。遂既以爲本經之文。又複見於象辭之內。一文兩屬。莫定所歸。皆有意立異。而詭稱復古。不知所據何古本也。其說經大旨。則以羲

文之易爲卜筮之書。孔子之易爲盡性至命之書。故所注皆舍象數而言義理。蓋借尊孔子之名。以劫伏衆論。實則茫無確證。徒見其割裂聖經而已。

【射易淡詠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端惟題西農二字。前有陳愫索射易書一篇。稱其字曰孝若。考愫至國朝尚存。嘗與邱象隨等共注李賀昌谷集。又書中稱張九山青衣。得射易半部於虎邱僧舍。乃錄寄尹子求者。考明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崇禎甲申。張獻忠部賊陷敍州。伸殉節死。此書既云寄伸。則是時伸尚無恙。當爲明末人作矣。其說易但解六十四卦。每卦但標象彖及第幾爻字。不列經文。大抵皆借經發議。其言辨博自喜。而詞勝於理。又喜作似了非了語。類禪宗之機鋒。殊乏先儒明白淳實之意。每卦之末。各系以五言古詩一首。以發明一卦之大義。蓋卽所謂淡詠者。自古以來。亦無此說經之體例也。

【大易衍說】無卷數　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時代。乃明人舊錄藏本也。其書乃鄉塾講義。隨文敷衍。不能發明大旨。亦姑存之可耳。

【原易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原太極圖書。凡十一條。下卷原六十四卦。皆剿襲舊文。別無剏獲。不足以言著書也。

【易傳義十二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取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合爲一書。冠以圖說綱領各一篇。皆從易經大全中錄出。故改朱本之次第以從程本。版式字畫頗爲工楷。曹寅楝亭書目亦載有此書一函。蓋明代經廠本也。

【易象與知編一卷圖書合解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題曰天山道人撰。不著名氏。不知何許人也。其書惟論河圖洛書八卦方位及對待流行之義。五行生成之理。皆於諸家易解之中。鈔合成帙。蓋欲講陳邵之學。而僅掇拾其糟粕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九

經部九

易類存目三

【讀易蒐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鄭賡唐撰。賡唐縉雲人。前明天啓丁卯舉人。官至福建按察使僉事。是書序稱丁亥。蓋成於順治四年。經文全用注疏本。每卦之末附論一篇。多經生之常義。至繫辭舊雖分章。然自漢晉以來。未有標目。賡唐直加以天尊章設位章諸名。則是自造篇題。殊乖古式。又說卦章次亦加删併。而不言所以改定之故。更不免變亂之譏。蓋猶明季諸人輕改古經之餘習也。

【大易則通十五卷閏一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世安撰。世安字處靜。別號菊潭。井研人。前明崇禎戊辰進士。歷任少詹事。入國朝官至大學士。是書專主闡明圖學。彙萃諸家之圖。各爲之說。雖亦及於辭變象占。而總以數爲主。其閏卷則續採明羅喻義讀易珊瑚筯。及劉養貞易遺象義之說也。

【周易感義】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此書爲未刻稾本。中多朱墨塗乙。其撰人姓名。墨筆題東海納民岳嵐墨山氏述。蓋所自書。朱筆題江西兵憲岳虞巒衡山氏述。爲其同里魯釗所書。考太學題名碑錄。前明崇禎辛未科。有岳虞巒南直隸武進人。又江南通志儒林傳。稱虞巒字舜牧。官至江西按察使。晚尤好易。撰有周易感及春秋平義二書。書中云幼時及見熹廟初年。時代亦復相合。然則所謂周易感者。

當即此書。特刻板誤脫義字耳。書中又云丙申五月著。案則成於國朝順治十三年。疑其明亡以後。變服爲僧。改名岳嵐。故自號東海衲民也。是書惟解六十四卦。分作八巨册。而朱筆又閒有標二編第幾卷者。殆本有初編二編。經釗删併爲今本耶。其說詳於取象。近錢一本之學。然皆參以佛氏。如稱西域之有迦文。猶中國之羲文周孔云云。謬妄非一。釗雖多所刊削。欲滅其迹。而能潤飾其字句。究不能改易其宗旨。蓋於王宗傳沈作喆之說。又變本加厲矣。

【易學筮貞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趙世對撰。世對字襄臣。衢州人。茲編論易爲卜筮之書。故經秦火而獨存。命之曰筮貞。謂以筮而貞萬世之變也。不載經文。惟采先儒議論。分類編輯。一卷曰綴集本旨。曰易學源流。曰圖書節要。二卷曰蓍法指南。三卷曰占變詳考。四卷曰易道同歸。論筮法與占變。條理頗爲詳明。蓋純以數言易者也。

【周易明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繼發撰。繼發字繩武。貴溪人。其書專以後天諸圖爲主。由占筮卦氣而蔓衍於律呂等韻。前有自序。謂後天之道。以致用爲主。而造化之流行。有常有變。常者宰之於帝。變者藏之於神。履其常者。以卦爲體。通其變者。以筮爲用。是故帝者流行一定之極。而神者造化不測之機也。其推闡亦頗極苦心。然與講先天之圖者。亦同一關紐。總爲易外之別傳而已。

【麗奇軒易經講義】無卷數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紀克揚撰。克揚字武維。號六息。文安人。是編用注疏本。不錄經文。但每卦約詁數條。皆略象數而談義理。詳其文義。蓋標識於經傳之上。而其後人錄之成帙者也。

【義書憤參二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位時撰。位時字與偕。錢塘人。在前明嘗官鄞縣訓導。是書成於順治丙戌。前有位時自序。稱小憤小悟。大憤大悟。不憤不悟。憤之云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故云憤參。其書專闡河洛之數。而附益以先天之時令。後天之節序。首列卦爻象彖諸解。圖書諸說。每條之首。設卦難數條。卦畫之下。列卦旨數條。卦後列六爻總論一篇。而以字義諸說別標題目。參錯於經文之中。體例頗爲龐雜。前又有黃道周序。不署年月。中有時值鼎革語。考順治乙酉丙戌之間。黃道周方從朱聿鍵稱兵閩中。勢不暇爲位時作序。況方輔聿鍵僭號改元。亦決不肯自稱鼎革。其爲依託無疑。蓋以道周喜談象數。與此書宗旨相近。故假借之以爲重耳。

【周易辨疑】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開先撰。開先字傳一。長壽人。與嘉靖中太常寺卿李開先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易學受於鄉人來知德。案知德雖嘉靖三十一年舉人。其授待詔則在萬歷三十年。下距明亡僅四十年。故其門人能至順治初尚在。故其書詮解象數。多推闡其師錯綜之例。惟卦變之說。與知德不合。其中駁本義者頗多。如九三重剛而不中。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謂九四重字疑衍。開先則謂三畫卦重爲六畫。自四畫始卦重。則剛亦重。其說近鑿。又如坤六二直方大。本義賦形有定。坤之方也。開先謂方卽徑一圍四。伏羲方圖之方。尤爲不倫。至所自立之新義。如說卦乾爲馬。而爻詞取象于龍。朱子以爲理會不得。開先則謂伏羲時龍馬負圖。乾雖爲馬。而非馬。乃龍馬也。周公略去馬字。而止言龍。非擬之以馬。又擬之以龍也云云。按乾與震合德。龍與馬同性。故說卦傳乾震皆取馬象。至震之爲龍。亦以一索得男。體從乾化。故二卦皆取龍象。聖人繫易。偶舉一端。不得膠此以疑彼。而委曲以遷合之

也。且爻詞潛見飛躍諸義。豈能施之龍馬耶。亦好異而不顧其安矣。

【易存】無卷數　大理寺卿王昶家藏本　國朝蕭雲從撰。雲從字尺木。蕪湖人。前明崇禎己卯副榜貢生。是書乃雲從年八十時所撰。以數言易。而其數乃以律呂歷算爲宗。旁及於三命六壬之術。前列易存四學一條。稱學者先讀易卦爻詞大傳蓍法。次學卦氣以及支干陰陽五行生尅氣運衰旺。次學算歸除因乘。次學音律詞曲聲調管弦。以及翻切諸法方得。其說頗屬支離。夫奇偶陰陽。爲萬事萬物之根本。故易道廣大。推之無所不通。律呂爲易中之一理。非因律呂作易。亦非因易作律呂也。歷算亦易中之一理。非因歷算作易。亦非因易作歷算也。卽以醫術而論。榮衞者陰陽也。七竅者奇隅也。心腎者坎離之宅也。其消長則姤復之機。其升降則既濟未濟之象也。至於五運六氣。司天在泉。無一不與易理通。亦將曰因醫有易。因易有醫乎哉。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記雲從作杜律細一書。凡吳體拗句。俱強使協於平仄。如盤渦浴鷺底心性句。則讀底爲高低之低。江草日日喚愁生句。則讀草爲離騷之騷。此書言易。殆亦類斯。與連江童能靈作律呂古義二卷。純以河圖洛書爲聲音之本者。均可謂誤用其心矣。

【周易說略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字稷若。濟陽人。篤守朱子之學。因作此書。以發明本義之旨。內惟第四卷分爲二。故亦作五卷。李煥章作爾岐傳。云八卷者誤也。

【周易纂解正宗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復苑撰。復苑字菁來。吉水人。其書先列朱子本義。以直解大全蒙引諸家之說。各系於其下。其子能立。以圖說未備。重加纂訂。別爲一編。附之於後。蓋里塾講授之本也。

【周易塵談】無卷數　兩淮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載孫應龍有周易塵談十二卷。疑此本是也。應龍字海門。餘杭人。順治丁亥進士。官隰州知州。其書多引先儒語錄。排比成文。或標曰注。或標曰解。或標曰傳。每章之中。三名疊見。竟莫得而詳其例也。

【周易纂註】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穎撰。奇穎字九愚。嘉定人。順治辛卯拔貢生。官平遙縣知縣。此書大概依附朱子本義。而稍參以己說。後有附錄一卷。則其子所刻墓誌行狀也。

【易史參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矯然撰。矯然字思菴。閩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樂亭縣知縣。是書於每卦象爻。各證以史事。蓋仿李光楊萬里二家易傳之意。而所舉不免於偏枯。夫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不膠滯於一二事。文王箕子。偶引以明卦義。無所不可。至於每象每爻。必求其事以實之。則挂漏牽合。固其所矣。

（大易疏義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字淇瞻。溧水人。順治甲午舉人。其書論九疇本於洛書。謂萬物之生。始於五行。故五行居一。皇建有極。爲天地人物之主。故皇極居中。天時人事之應。盡於五福六極。故福極居九。三八政。王者所以治明。七稽疑。王者所以合幽。此中央四正所以立其幹也。五事盡乎人事。五紀考乎天時。故居肩之左右。三德以輔皇極。庶徵以驗五行。故居足之左右。宋人九疇自九疇。洛書自洛書之說。未足以窺易書之奧。蓋芝藻竝主象數。故立論如此。然繫辭雖有洛書之名。而所爲洛書者。其文實不可考。後人影附太乙九宮之法以造洛書。因而牽洛書以解易。是徒借洛書之名。而非孔子所謂洛書也。夫連山歸藏名見周禮。可以劉炫之書當之乎。芝藻亦眩於舊文。未之深考耳。

【周易滴露集】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完臣撰。完臣字良哉。平原人。順治乙未進士。是書皆訓釋文句。不及象數。大旨取朱子本義爲主。而附益以諸家之說。於吳璉訂疑。蔡清蒙引。姚舜牧疑問。所引尤多。閒亦附以己意。所注僅上下兩經。而無繫辭以下。蓋用程子本也。

【周易疏略四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貴縣知縣。沐於五經四書。皆有疏略。其解周易。自謂悉本孔子十翼之義。所注多取舊文。融以己意。不復標古人名氏。書中力排京房陳摶邵康節之學。而摶等所造河圖洛書。及伏羲文王諸圖。仍列於卷首。其洛書條下注曰。聖人因之以明吉凶。著於易之首。是竟以今本九圖爲孔子所定也。又揲蓍求卦。必自內而外。由初而上。故古本相傳卦畫之下。所注皆先下後上。沐獨用朱睦㮮之例。改爲先上後下。於卦爻之始初終上。繫辭之小成大成。俱無一可通。前有康熙庚申趙御衆序。稱韋編以來。易學久晦。得此書乃明。又有王渭序。稱孔子之說有不可易。則張先生之說亦不可易。沐自謂朱子所不能解者。繹諸孔訓。恍然來告。敢曰獨信。亦談何容易乎。

【加年堂講易十二卷】編修戈岱家藏本　國朝周漁撰。漁字大西。興化人。順治己亥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前有自序。稱與朱子本義。程子傳。及古今來言易之家。大相違戾。謂直接加年寡過之學。漁不敢當也。謂四聖人覺世明道之旨。不欲終晦於天下。賴四聖人之靈。竅吾之聰。鑿吾之明。假吾之心。慮口宣。以代爲發之也。是則何能辭。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非惟盡反漢宋諸家之說。併繫辭文言。亦指爲非孔子之說。橫加排詆。卽彖傳亦有所去取。末附一卷。闢洛書之僞。首弁一卷。別衍河圖之奇偶。而深斥繫辭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文。所解六十四卦。亦多創論。如謂乾卦以龍喻性。六爻皆言見性盡性。見羣龍無首。猶言見性而實無所見。要之性亦強名。見亦落見。故增此以掃六爻名象之迹。謂復卦言賢人之去就。先儒作復善解。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其翻新出奇。大率類此。亦可謂好怪矣。

【讀易近解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號弓菴。臨川人。順治中以歲貢生官鄱陽縣訓導。是編取周易圖說爲之發明。使淺顯易解。舊有圖者。因圖而推衍之。舊有說而無圖者。補圖以證佐之。蓋於易專主數。於數專主宋學者也。

【周易郁溪記十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郁文初撰。文初號郁溪。蘄州人。官至肇慶府知府。此書爲河間賈棠所刊。凡總論一卷。上下經九卷。繫辭上傳三卷。而繫辭下傳至雜卦傳。則皆標卷下以統之。不復分析卷目。蓋編次者之失也。書中首推河洛。縱橫曼衍。不出常談。至於各卦彖爻立論。尤多僻異。大率以五行生尅精氣骨肉爲言。如解需于血出自穴。則云乾者精氣之極。而血脈之生通之中行。需是已。坤爲血脈之極。而精氣之生通之中行。晉是已。出自穴者。謂人自有生以來。耳穴已有。而今則天地通水。自穴中出也。目苞之啓。亦猶是也。解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則云明之入也。自右腹而下。自左腹而上。意巽也。火復則風生。心開則意隨。蓋愈鑿而障礙愈多矣。

【周易起元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圖撰。圖字寄巖。永豐人。是書以太極先天河洛諸圖。合而演之。支離曼衍。不可究詰。如周子太極圖。以無極作一空圈。此則變爲一純黑圈形。以爲陽含於陰。至於太極圖。乃爲半黑半白圈。是先生陰而後生陽。非太極生陰陽也。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之陰

陽尤爲牽合。昔林至水村易鏡。以卦配星。以爲仰觀天文。此更以卦配地。以爲俯察地理。此非惟聖人作易。慮不及此。卽邵子周子傳陳摶之圖。豈料其末流至此耶。其詮釋經文。每句皆隨意叶韻。如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以天行爲一句。健爲一句。君子以自強爲一句。不息爲一句。而注曰行叶杭。息叶襄。坤卦初爻。則注曰六叶翕。至叶室。殆不知其何據。他如雲行雨施。飛龍在天之類。必破爲二字一句。雖嫌煩碎。理尚可通。至於乾卦三爻。以君子終日爲一句。乾乾夕惕爲一句。若厲爲一句。无咎爲一句。則君子終日四字。不知是何文義矣。又經文之中。多開以圖。其圖皆奇形怪狀。如文言傳見龍在田節。下附一物欲所蔽圖。作純黑壺盧形。上段分布五小白圈。中書人欲一萌。血自攻心云云。四言詩十二句。下段則書慾海茫茫不計深。其中灼灼產黃金云云。七言詩八句。左右注致知格物四字。下注云。此亦黑體。用陰文。其圖大抵皆類此。眞不知意欲何爲也。

【易贅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艮撰。艮字無悶。號不菴。歙縣人。是書每條皆泛論易理。不標經文。凡與人問答書。中有論及易者。亦節錄附入。自序云。漢儒亂其數。宋儒鑿其理。其有合於易而不失厥旨者。要非全易矣。然大旨仍主義理。而不言象數。經義考作一卷。稱其友始安吳懷鄱陽史白序之。今二序竝存。而卷分爲二。題曰王煒。蓋艮之初名也。

【易大象說錄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吳舒鳧撰。舒鳧一名逸。字吳山。吳縣人。是書惟釋大象。蓋因杭人施相周易大象頌而作。每條附以贊語。其中改天行健爲天行乾。天地交爲地天交之類。其子向榮跋語。述其父言。稱不闕疑而改經文。獲罪千古。蓋已自知之矣。前有施相傳。謂崇禎乙卯。相年十七。

明崇禎無乙卯。當是己卯之譌也。

【周易惜陰錄四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字爾瀚。江陰人。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稱其與陸隴其相契。考隴其三魚堂集。中有世沐四書惜陰錄跋。蓋亦講學家也。其解經皆以變爻爲主。蓋宋都絜之緒論。其法爲太卜舊法。其說則空談義理。不出語錄之窠臼。

【周易存義錄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其文與周易惜陰錄並同。蓋自覺其冗雜。刪爲此本。非別一書也。

【周易惜陰詩集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是書取經傳字義。分題賦詠。或爲四言贊。或爲五言七言詩。多至一千餘首。蓋本張九成論語詩例。而益曼衍之。其惜陰錄用呂祖謙本。此集所列彖爻象傳次第。則仍用王弼本。其文皆體近歌括。不可入於詩集。今仍附之易類焉。

【圖易定本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邵嗣堯撰。嗣堯郇陽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江南提學副使。其言易以河洛之數一乘一除之。小圓圖卽小橫圖之順往逆來。大橫圖卽小橫圖之因重成爻。大圓圖卽小圓圖之運行寒暑。方圖卽大圓圖之乾君坤藏。文王二圖。實由此變而通之。蓋本於皇極經世者爲多。末附以揲蓍之法。自序謂一刻於都門。再刻於上谷。三刻於襄陽。屢有改易。此本刻於康熙甲戌。凡四易稾。始爲定本云。

【易經述】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詵撰。詵字叔大。號實齋。海寧人。康熙壬子舉人。由中書科中書官至禮部尚書。謚清恪。其書取六十四卦。每兩卦爲一篇。前列經文。而綴總論於其後。前無序文。

亦無凡例。觀其兩卦合併之意。有以陰陽相反言者。乾坤剝夬復姤坎離震巽艮兌臨遯是也。有以上下反對言者。屯解蒙蹇需訟師比泰否未濟既濟同人大有隨歸妹无妄大壯晉明夷是也。有以卦名比合言者。小畜大畜小過大過損益是也。有以雜卦連合言者。咸恆家人睽豐旅渙節萃升是也。至於履與謙豫與漸蠱與困觀與頤噬嗑與中孚賁與革井與鼎則未審其所以合并之意矣。

【周易廣義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潘元懋撰。元懋字友碩。鄞縣人。是書成於康熙壬子。以朱子本義爲主。逐句發明。如注之有疏。又以章旨節旨及敷衍語氣者冠於上方。所謂坊刻高頭講章也。

【大易蓄疑七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字喬南。韓城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貴州巡撫。是編用王弼之本。但有六十四卦。而無繫辭以下。其說多用朱子本義。而小變之。然措語蹇滯。多格格不能自達其意。

【易論】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國朝徐善撰。書首有沈廷勸序。稱爲南州徐敬可。則當爲南昌人。而善自署曰嘉禾。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徐敬可左傳地名考序。又閻若璩潛邱劄記。亦稱秀水徐勝敬可爲人作左傳地名考云云。其字與里貫皆合。惟名有異。未知爲一人二人也。其書成於康熙丙辰。不載經文。亦不及十翼。惟六十四卦各爲一篇。條舉其義而論之。才辨縱橫。而頗浸淫於佛老。

【周易應氏集解十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字嗣寅。錢塘人。康熙己未嘗舉博學鴻詞。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七卷。此本僅十三卷。然首尾完具。不似有所佚脫。或彝尊偶誤耶。其注雜采諸說。故名集解。所取多依文訓詁之說。未爲精密。首列諸圖。謂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

均乃創爲上經三十六卦往來之圖下經三十六卦往來之圖一往一來共成七十二卦尤爲枝節

【易原】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振芳撰振芳字香山山陰人是書列古本圖書古本易經爲首卷列諸圖與說爲次卷其古本周易集諸家舊本而考其異同於章句文字頗有釐訂惟所載圖說自河洛蓍法五行卦氣而外竝及天行地勢之類則不免曼衍支離夫易爲象數之總推而衍之三才萬物無不貫通故任舉一端皆能巧合然於聖人立象設教之旨則究爲旁義也

【易或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在漢撰在漢初名之裔字天章晚年乃易今名字寒泉歙縣人初與趙振芳同著易原後復自作是編曰或者疑不自信之意也書中不載經文止按其節次自爲解義復兼采諸儒之說皆未見精要卷首列觀玩要領一篇其第二條謂爻辭係於文王而非周公然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自馬融陸績以來相沿無異在漢乃欲去周公而存三聖亦過於臆斷矣

【易經辨疑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問達撰問達字天民江都人前有康熙己未廣平冀如錫序稱其得力於陽明良知之學故其書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心力掃卜筮之說未免主持太過問達自序首推王弼又引王守仁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卽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也宜有取於弼之虛無矣

【周易通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浦龍淵撰龍淵字潛夫吳縣人嘗佐洪承疇幕以承疇薦授城步縣知縣其書名易通者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辭不通於象辭卦之辭或不通於上卦之辭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

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卦爻之義。宛轉相通。亦猶一人之身。脈絡孔穴。宛轉相通也。必從一脈以通百脈。由一穴以通百穴。則必有所隔礙。於其際。故龍淵所說。有時而融洽。亦不免有時而穿鑿。至既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是又作論之才。非詁經之體也。

【周易辨二十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浦龍淵撰。茲編因繫辭包犧氏王天下之文。遂謂六十四卦無一非帝王師相之事。乃明主良臣所以致太平之書。因乾卦六位時成之文。謂六爻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周公分位繫辭。正名定分。皆取諸此。歷來一切圖書象數卦變等說。皆略而不論。夫人事準乎天道。治法固易理之所包。然謂帝王師相之學。當求於易。則可。謂易專爲帝王師相作。則主持太過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二十八卷。此本少四卷。疑亦經義考傳寫之誤也。

【周易義參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于琳撰。琳平湖人。茲編皆因仍舊說。依文訓釋。罕所發明。末列三十三圖。亦皆勦襲舊圖。而小變其貌。其自作者。如在天成象圖。以日星霞露虹左列爲陽。以月漢風霜雪右列爲陰。而以雲雨雷電霧居中。爲兼陰陽。殊爲無理。在地成形圖。以水金山右列爲柔。土火石左列爲剛。木絲穀鹽竝列於中。爲兼柔剛。尤不可解。而成男成女圖。作⊙○之形。一陰一陽謂之道圖。又作⊶形。益怪誕矣。

【身易實義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廷勸撰。廷勸字克齋。嘉興人。康熙中由副貢生授欒城縣知縣。官至商州知州。是書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摭拾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勿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書爲身

易實義云。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河圖洛書。辨者既非一家。駁者亦非一說。奇齡謂今之河圖。卽大衍之數。當名大衍圖。而非古所謂河圖。今之洛書。則太乙行九宮之法。亦非洪範九疇。既著其說於前。更列其圖於後。其排擊異學。殊有功於經義。顧其所列之圖。又復自生名例。轉起葛藤。左右佩劍。相笑無休。是仍以鬬解鬬。轉益其鬬而已矣。

【易宗集注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宗彝撰。宗彝高郵人。是書成於康熙庚申。以象數理各有宗。因象而測其數。因數而測其理。而所宗者以中爲主。故卷首冠以中論三篇。其說謂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中也。中理之宗也。故名易宗。案易所言中。皆指中畫。過與不及。皆因象示戒。則謂易爲用中。未始不可。然必執河圖洛書之五位。以爲用中之本。則橫生枝節。附會經義矣。注中於變爻變卦。及反對互體之義。獨詳。而卷首兼論歲運。其學蓋出於黃道周。而參以他說。小變之。中間詆斥先儒。殊爲已甚。又每節之下。必注宗彝曰云以擬象傳。尤無謂也。

【周易淸解】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見龍撰。見龍字壽水。杭州人。康熙中諸生。其說易主象與理。而略於數。如解屯六四。四止而初動。有班如之象。大壯九三。用壯用罔之故。旅六二得童僕爲得三爻。此類凡數十條。皆於經傳有稗。惟經前傳後。次序昭然。漢晉以來。或亦析傳以附經。從無後經而先傳。見龍乃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於上下經之前。分爲二卷。名曰孔子讀易傳。則欲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矣。

【周易本義述蘊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字上均。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乾隆初薦充三禮館纂修官。是書取名述蘊者。蓋取通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之義。大旨恪遵朱子本義。如解屯卦六二匪寇婚媾句。解否卦否之匪人句。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亦偶有之。非其通例也。其經傳之次第。則於卦畫之後。繼以彖辭彖傳。於彖辭彖傳之後。繼以象辭象傳。而乾坤二卦。則又割文言傳爲二段。分綴於彖象二傳之下。其以大小象傳列彖傳後者。自謂用今本乾卦之例。列彖傳於彖辭後者。自謂用今本坤卦之例也。然割裂文言。又用何例乎。既非今本。又非古本。殊爲進退無據。又既解本義之九圖。而卦變一圖。其說與本義互異者。置不一言。亦爲疎漏。至訂定雜卦大過以下八卦。本蔡淵之說而小變之。以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相次爲隔句韻體。亦殊勇於改經也。

【周易蘊義圖考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編主先天之學。皆根柢圖書。演錯綜互變之旨。大抵推闡舊說也。

【硯北易鈔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乾隆辛未恩加吏部侍郎銜。是編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爲主。雜采諸說附益之。中多朱墨校正商搉之處。蓋猶未定之稾也。

【宋元周易解提要附易解別錄】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署養素堂纂本。又有黃叔琳名字二私印。蓋即叔琳所錄也。其書蓋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但裒諸說。不加論斷。然所采錄頗簡。且書名既題宋元。而書中復錄子夏易傳語十數條。未免失於斷限。又宋時說易者。如王湜

易學林至易稗傳鄭汝諧易翼傳趙汝楳易敍叢書林光世水村易鏡之類傳於世者尚多茲皆未錄而元人說易者竟未采一家其書未分卷帙亦無序目殆猶未成之本也後附易解別錄一册竝旁采異說亦僅有宋而無元云

【周易淺解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步瀛撰步瀛字翰仙河南新安人康熙辛未進士是編題其父含命意而步瀛筆受者昔房融譯楞嚴經稱爲筆受此注經而襲佛氏之稱蓋偶未檢其凡例稱家傳易學已歷六世自其曾祖至其父與伯叔及其弟姪均以易得科名又稱易家自明嘉隆以後穿鑿附會置本義程傳不顧惟喜新奇異說見之文者蒙混支離大象傳孔子所著庚辰房書竟認作周公語云云蓋其家傳科舉之學也

【易經詳說】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字永光中牟人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書兼用程傳本義謂朱子分象占程傳說理二書不可偏廢故兼取二家之說低一格以別於經又采諸儒之說互相發明者再低一格以別於二家覲祖時有所見亦附著焉其中亦間有與朱子異者如朱子謂左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彖辭爲非覲祖則謂艮卦只二不變當爲隨既以二爲八則非六二矣當以彖辭爲是史非妄也又謂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較量卦畫陰陽朱子從後推論未必是文王當日之意又不取卦變之說蓋大旨不出程朱而小節則兼采諸論也至所論卦變謂來知德爲姚江之支派餘裔創立異說以翻程朱傳義之案考王守仁未嘗講易知德亦不傳姚江之學黃宗羲明儒學案列之諸儒案中謂其與陽明相異而惜其獨學無朋師心自

用。可爲明證。覲祖以門戶餘習。見近似者而咻之。亦考之未審耳。

【易學參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昌臨撰。昌臨字與肩。嘉興人。是書分內外二編。內編爲說六篇。自先天八卦圖。以至八卦納甲。外編亦六篇。自天干化氣五行。以至七政四餘。蓋欲從漢學而不究古法。遂以後世斗首化曜之說。參雜而敷演之。可謂逐影而失形矣。

【易象二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明弼撰。明弼字亭二。陝西人。康熙間官鳳翔府教授。是編取六十四卦大象。列本義於前。而各敷衍數語於後。殊無所發明。

【易宮三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號易齋。歸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其書前後無序跋。末闕雜卦傳。其中亦多闕文闕卷。又頗有塗乙。或注未定本字。或注非先生手授本字。則隆元草創未竟之書。其門人追錄之也。大旨取來知德之說。以不反對之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錯者一卦自爲一宮。綜者兩卦合爲一宮。上經三十卦。不反對者六。合之爲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不反對者二。合之亦十八卦。總二篇分配之數。適符邵子三十六宮之義。故以名書。中多從吳澄纂言。改易經文。頗傷於輕信。

【讀易管窺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是編卷一爲考略。次列河圖洛書諸圖。其河圖旋毛洛書坼甲二圖。云得之朱升易經旁注。然升洪武時人。非伏羲時人。不知何自而見之。案旋毛坼甲二圖。乃吳澄所傳。非始於朱升。卷二爲先天後天卦圖。卷三爲蓍數太極圖。卦象太極圖。性理太極圖。性理卽周子之圖也。餘二圖隆元所造也。卷四爲參伍錯綜圖。爲納甲爲卦變。卷五爲啓蒙三十二圖。而附以

占例私言。大抵力闡陳摶之學。其辨歸有光先天圖晚出一條。謂舜典首二十八字。齊建武時始出。學者未嘗疑之。豈先天四圖。不可出於太平興國時。是又未考經典釋文之語矣。

【讀易約編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朱江撰。江字東注。江都人。是書成於康熙丁丑。其凡例有云。是編原爲便舉子業。凡可備大小試題者。著其精意。餘止存經文。蓋鄉塾課蒙之本也。

【孔門易緒十六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德純撰。德純字能一。號松南。長洲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常山縣知縣。是書專以十翼解經。其說謂經本無陰陽剛柔之名。及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象。皆夫子所顯示以闡經。故曰孔門易緒。爲目凡三。曰經緒。說上下經也。曰傳緒。說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曰緒餘。則以諸家易圖爲未善。而以己意推衍。自立新圖新譜也。別以引緒冠於首。則總論也。其說與諸家迥異。蓋易道廣大。隨引一端推衍之。皆可成理耳。

【易韋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朱襄撰。襄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庚辰。卷首爲易圖說。凡十二圖。其以九數爲河圖。宗劉牧之說。而以洛書爲八卦。又與牧異。其尚占一圖。獨有圖而無說。殆傳寫佚之歟。次爲讀易字義。凡十四篇。其說無一不與前人相反。蓋不究聖人立教之本。而惟黑白奇偶之是求。其勢必至於此。不足異也。其讀易字義序。稱命之曰易韋。而撮取大傳中之字。推明其義。凡十四則。冠於易韋之前。然則易韋別有全書。此特其卷首圖說及字義耳。

【周易闡理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戴虞皐撰。虞皐號遯軒。崑山人。是編原稾凡三四百紙。虞皐自以爲太繁。刪存十之一二。其子孫貽又以爲太簡。復采原稾補其遺闕。卽此本也。書成於康熙壬午。

前有孫貽序。後有虞皐從子鑑跋。大旨黜象數而明義理。故名曰闡理。首冠授易源流一篇。分言數言理二宗。於漢以來諸儒之學。皆有所排擊。惟推尊郝敬之書。持論頗偏。其述數學。以爲老子傳鬼谷子。後焦延壽得之。以傳京房。陳摶得之。以授穆脩李之才。以及邵子。按老子與孔子同時。鬼谷子與蘇秦同時。相距百有餘年。邈乎無涉。不知老子之易。何以得傳鬼谷子。又漢書載焦贛之學。莫知所出。自稱出於孟喜。而喜弟子施讎等力攻其非。無所謂得之鬼谷子者。至焦京乃占候之術。而陳摶所傳先天諸圖。則以道家爐火之說。推衍陰陽奇偶。其法截然不同。亦無所謂得之焦京者。虞皐所云。均不知其何本。其述理學。以爲孔子授商瞿。後分田何費直二家。田何學傳晁說之呂祖謙。費直學傳鄭元。元傳王弼。至宋而爲周程朱三家之學。至明而爲胡廣之大全。蔡清之蒙引。林希元之存疑。陳深之通典。而郝敬之書。獨能脫盡陳腐。案鄭元王弼。截然兩派。一漢一魏。時代又殊。無元傳於弼之事。所考尤疎矣。

【易盪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鯤撰。鯤字羽南。桐城人。其書不載經文。不依周易卦次。惟據大傳八卦相盪之義。縱橫圖之。八卦相重。一卦盪爲八卦。故名曰易盪。每卦各爲之說。說後附以自注。集注及補遺卷首有自序二。一在康熙癸未。一在戊戌。蓋成書之後。又十六年復加訂定云。

【易說要旨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寅撰。寅字東崖。吳江人。是書用王弼本。僅解上經下經。前有康熙甲申自序。云法紫陽本義。然語多龐雜。往往竝本義原旨而失之。

【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炳撰。文炳字明德。絳州人。康熙中以實錄館供事議敘授高唐州州判。終於泗州知州。近世胥吏之能著書者。文炳及泰安聶鈺而已。是編稱本之成氏五

經講義。而不著其名。考通志堂所刻經解。皆冠以納蘭成德之序。其中如劉牧易數鉤隱圖。張理易象圖說。雷思齊易圖通變。皆發明數學。文炳蓋會萃諸書。以成一編。以其不明纂述體例。故誤以宋元經解。統名曰五經講義。又不著成氏之名。不知滿洲氏族源流。故誤以納蘭爲其自號。成德爲其姓名。而稱爲成氏也。其書由割裂而成。頗爲龐雜。間有文炳所附論。亦皆捃拾之學。

【周易象義合參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德信撰。德信字成友。九江人。是書以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自爲篇。而以彖傳象傳。仍散附經文之內。蓋用宋人所傳鄭氏之本。其例以本義大書。而發明本義者。夾注句下。每節之末。又隨文衍說。如舉業家之講章。前有康熙丙戌自序。稱淮安舟次中宵假寐。忽因剛柔相摩句。恍悟河圖本有八卦。特假伏羲畫出云云。是其學本從圖書而入。眞以爲先有此五十五點黑白之圖。伏羲乃因之作易。又卷首伏羲八卦次序圖。後附注云。按說卦傳是故易逆數也。在天地定位章末。似承上文通解圓圖之辭云云。是又眞以爲方圓二圖。爲在孔子之前。孔子作傳以解之。故根本先已轇轕。枝葉從而曼衍。卷首所列新舊圖說。至於四十有二。其河洛二圖。各有本文。各有朱子之本。其奇偶陰陽。方位竝同。惟朱子本則作黑白圈。本文則河圖作旋毛。洛書作坼裂之狀。考河圖始見於書。古注不言其質。似不應以馬革一片。從伏羲流傳至周。久而不腐。始以此五十五圈。畫於尺簡之上。卽傳爲重寶。似又於事理不然。至於龜文之說。僅見後周盧辯大戴禮注。爲經典之所不載。果有其物。不應周人棄之。專寶河圖。果無其物。則古書別無繪象。何由覩其文理。朱謀㙔等摭拾吳澄僞作。造爲宣和內府祕本之說。鑿空無證。德信乃摹而傳之。至所列太極自然圖。如今工匠刻鏤器物所畫。蓋卽來知德

所作。德信不能言其授受。但以相傳二字注於其下。足知其罕所考證矣。

【周易通義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葉如撰。葉如字葯房。淳安人。是書悉取四書成語。以證周易。古無此體。徒標新異而已。於經義無關也。

【周易本義晰】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良顯撰。良顯字忠遂。別號得岑。漢陽人。康熙辛卯舉人。官武城縣知縣。是編皆推衍朱子本義之旨。而經傳次序。仍用王弼之本。至於經文字句。如坤卦初六小象履霜堅冰句。上增初六字。文言傳後得主而有常句。中增入利字。漸卦彖傳漸之進也句。刊除之字。雖其說本於朱子。然本義但注於句下。未敢逕改。良顯乃據以筆削。亦可謂信傳不信經矣。

【易說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字樹滋。陽城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以本義爲主。而取程傳輔之。凡他說之羽翼本義者。乃採緝彙編。然所見未廣。引用之語。不外永樂周易大全一書。自序謂學者應舉由是求之。庶乎不迷所往。則本不爲發明經義作矣。

【先天易貫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元龍撰。元龍字凝焉。饒陽人。是編前有康熙壬辰自序。又有雍正癸卯補序。蓋其書先成三卷。刊於江南。後又續增二卷。故兩序也。元龍自稱歷三十年乃成書。其首卷卽數以言理。首河圖。次洛書。附以妙合而凝之圖。次卷卽象以言理。首畫卦圖。次太極圖。次儀象卦爻錯變圖。附以易貫圖。三卷卽氣以言理。首變卦圖。次八卦圖。綜卦圖。附以致知格物圖。四卷五卷卽六十四卦以言理。標舉伏羲大象。孔子大象傳。附以錯卦互卦之解。蓋惟講陳邵之學者也。其謂易不爲卜筮而作。所言似高。而實不然。夫聖人立教。隨時寓義。初不遺於一事一物。三代以上。無鄙棄一切空談理

氣之學問也。故詩之教。理性情。明勸戒。其道至大。而謂詩非樂。則不可。春秋之教。存天理。明王政。其道亦至大。而謂春秋非史。則不可。聖人準天道以明人事。乃作易以牖民。理無迹。寓以象。象無定。準以數。數至博而不可紀。求其端於卜筮。而吉凶悔吝進退存亡。於是見之。用以垂訓示戒。曰蓍曰龜。經有明文。曰揲曰扐。傳亦有成法。豈取盡性至命之書。而褻而玩之哉。俗儒但見拋珓擲錢之爲卜筮。又見夫方技之流。置義理而談趨避。遂以爲侮我聖經。乃務恢其說。欲離卜筮而談易。然則四聖人中。周公居一。公作周官。以三易掌之太卜。無乃先不知易乎。是猶觀優伶歌曲。而謂聖人必不作樂。觀小說傳奇。而謂聖人必不作史也。

【易經纂言】無卷數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士陵撰。士陵字阿瞻。武邑人。康熙癸巳舉人。官翁源縣知縣。是編用注疏本大旨。以本義爲宗。而雜引衆說以相印證。蓋鄉塾講章也。

【周易本義拾遺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字朗軒。長沙人。康熙癸巳舉人。其書用朱子古本。併爲六卷。自序謂本義於辭多得之。而於象未深考。因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各條載本義全文。而以己說附於後。於變爻互體言之特詳。而所釋諸象。則大抵隨文傅會。至於爻辭之首各冠以本卦六畫。而以所值之畫陽作○陰作×以別之。如世傳錢卜動爻之式。其法雖見賈公彥周禮疏中。乃卜筮者臨時之所記。用以詁經。則非矣。

【易經釋義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昌基撰。昌基字儒珍。烏程人。其書刪節本義。敷衍成文。前列擬題三頁。其自序云。先世多以易發解成名。蓋所講乃科舉之術也。

【易鏡】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戴天章撰。天章字漢文。湖州人。所著僅上經下經。惟言卜筮。其解釋甚略。而皆雜以互變納甲五行之說。蓋言數而流於術矣。又沿漢學而失之者也。

【心易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戴天恩撰。天恩字福承。蕭山人。是書成於康熙癸巳。自太極至八卦。變六十四卦。爲圖十五。而各爲說於其後。卷末爲象說字義統義三篇。其所圖所說。皆前人所有。所附三論。亦無所發明。

【易經粹言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字囿呈。宜黃人。康熙丁酉舉人。是編不載經文。首卷總論卦圖上下二卷。依上下經卦次解之。十翼則略焉。河圖洛書。數學也。邵子之傳也。吉凶法戒。理學也。程子之傳也。兼而言之。是朱子之傳也。麟講圖書。與所說卦爻不相關。其講卦爻。與所說圖書又不相關。兼而取之。又分而治之。亦足見先天之說。與爻象爲兩事矣。

【易互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字采南。青浦人。是書卷一曰卦互。若乾坤反對是也。卷二曰爻互。若小畜大有大畜需大壯夬泰下卦皆三畫陽則相互。姤同人履遯訟无妄否上卦皆三畫陽則相互。而皆統以乾。推之巽離兌艮坎震坤。七卦皆然。卷三曰卦爻互。若姤初爻陰與復初爻陽互。夬上爻陰與剝上爻陽互是也。卷四五曰雜說上下。卷六曰輯參。乃經文及句讀異同者。大抵本何楷黃道周之餘論也。

【成均課講周易】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原名琚。字君玉。後更今名。字南有。永濟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此書乃乾隆辛酉紀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

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言。則似傳非以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

【索易臆說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吳啓昆撰。啓昆字宥函。江寧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脩。其書惟總論易之大旨。不復爲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謂彖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某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後人尊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父子才官兄弟。論生尅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然所言皆宋以來之象數。非漢以來之象數。故不離乎圖書之說焉。

【陸堂易學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字坡星。平湖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編講易宗朱子者十之六。宗儒者十之四。閒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卦。而無卦名。黃帝始立蓍數。乃名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更定方圖卦位。文王始定序卦之錯綜。與夫揲蓍用九用六。於是首列伏羲方圖。黃帝方圖。唐虞方圖。連山圓圖。歸藏圓圖。周易卦序圖。其說新異。所引據亦皆未確。

【周易錄疑】無卷數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綽撰。綽字文裕。福安人。是編用注疏本。而不載經文。上下經但標卦名。繫辭說卦標章次。序卦雜卦則但標篇名而已。所解皆循文生義。罕所考證。每條之下。多有標湜附二字者。湜字亦徵。綽之子也。

卷十

經部十

易類存目四

【易義隨記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宗瀾字起八。江陰人。由拔貢生薦授國子監助教。是編乃宗瀾恭讀御纂周易折中。意有所會。卽標記之。多因集說而作。時宗瀾方從楊名時於雲南。以修周易折中。時李光地爲總裁官。而名時爲光地門人。故參互以光地榕村易解。就正於名時。以成此書。其體例在講章語錄之間。凡問者皆宗瀾語。答者皆名時語也。兩江總督採進本內。未有附刻一卷。皆從名時文集中採錄。其鄉賢夏君傳一篇。卽爲宗瀾之父調元作。此本無之。殆以其疣贅刪除歟。

【易卦劄記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是書惟解上下二經。不及繫辭以下。前列易例舉要一篇。讀易指要一篇。其指要有曰要明易理。須先將伏羲畫卦次序方位。文王八卦方位。及先後天方圓諸圖。反覆記看。令其曉然。再說卦傳。記得極熟。然後讀易方有入手處。其宗旨不外是矣。

【程氏易通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易學要論二

卷。周易正解十卷。易學精義一卷。又附錄占法訂誤一卷。易通其總名也。其要論盡去漢人爻變互體飛伏納甲諸法。未免主持稍過。然舉宋人河洛先天諸圖及乘承比應諸例。掃而空之。則實有芟除轇轕之功。其正解則經傳之義疏不用今本。亦不用古本。以彖傳小象散入經文十翼。併爲六翼。頗嫌變亂。而詮釋尚爲簡明。其精義統論易理。通其說於道學。略如語錄之體。其占法訂誤。謂畫有奇偶。九六而上下進退。於初二三四五上之際。所謂六爻發揮者易之變。惟有於此之卦。則所以識別動爻之用。而所取仍在本卦。故以洪範之說爲占法。而以春秋內外傳所載爲附會變亂。不與易應。然箕子殷人。未睹周易。太卜掌三易之法。則三易異占。灼然可證。左氏所紀。其事或有附會。其占法則當代所用。卜史通行。斷不至實無此法。而憑虛自造。是則信理黜數。至於矯枉過直者矣。

【易說辨正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此書蓋其中年所作。在大易擇言易通二書之前。後多附入二書中。然亦時有采取未盡者。蓋所見隨年而進。故不一一盡執其舊說也。

【學易闡微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羅登標撰。登標字子建。寧化人。康熙間舉人。官松溪縣教諭。是書皆辨易中疑義。凡爲論者七十四。爲考者五。爲解者三十三。共一百十二篇。多循前人之說。其首卷第一篇。論畫前有易。不免膚辭。卷三中以三百八十四爻。割隸八卦。於全卦之義。反有未融。至卷四中以六十四卦之五爻。配歷代帝王解一篇。亦屬挂一漏百。其以恆五爻婦人吉夫子凶。擬武后之幽囚太子。竊弄神器。尤爲悖理。夫武后可稱婦人吉乎。

【讀易質疑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璲撰。璲字文儀。號默菴。休寧人。其書置象數而專言理。

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爲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故隨文詮釋。無所穿鑿。而亦無所發明。卷末雜卦一篇。有錄無書。疑裝緝者偶脫云。

【周易會緝】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映撰。映字沐日。晉江人。其書大旨皆宗朱子本義。而折衷於蒙引存疑諸書。持論亦頗平實。然取材太寡。用意太拘。尚未能深研精奧也。

【大易闡微錄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琯撰。琯字獻白。棗強人。先天之圖。於周易之上。別尊義易。其傳出自陳摶。自參同契以外。別無授受之確證。故邵子之學。朱子以爲易外別傳。自元以來。諸儒互有衍說。亦遞相攻擊。至國朝黃宗炎胡渭諸人。始抉摘根源。窮究依託。渭書考究尤詳。琯未睹黃胡二家之書。不知其僞之已破。故又因而推衍。加以穿鑿。如謂人之生蝨。人止一個。而所生之蝨。個個有對。又謂男女雖是二個。合來仍是一個。故男鰥女寡。俗稱半个人。其辭皆不雅馴。於月令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成冬。及周髀四遊之說。攻駁尤甚。大抵皆憑臆而談。其敍跋皆自命甚高。以爲聖賢所未發過矣。

【周易詳說十九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三原人。是書大旨。以程傳爲宗。於本義頗有同異。於邵子先天之說。亦不謂盡然。不爲無見。惟於漢儒舊訓。掊擊過當。頗近於偏。其議論縱橫。亦大抵隨文生義。故往往自相矛盾。如卷首論玩辭一條。駁諸儒之失。曰甚有釋傳與彖傳不合。釋象與爻不合。無以自解。則藉口有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云云。至開卷元亨利貞一條。又主大通而利正固之說。謂王弼泥於穆姜之言。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後多宗之。殊不知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

之易彖辭彖傳不相牽合者甚多云云是二說者使後人何所從乎

【周易原始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咸撰咸字貞吉號九池錢塘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惟解經文不及十翼大旨以理始於象象始於畫又以萬物始於陰陽象始於日月取繫辭陰陽之義配日月之語而總以陰始於陽爲斷故名原始其說多採輯古義不以白圈黑點依託圖書亦不以禪偈道經空標心性較明以來諸家說易頗爲篤實然其長在盡捕巵言其短亦在好生新意如謂元亨之元爲陽在下至於陰卦亦每稱元義有難通者亦曲伸其說又謂上經皆陽盛之卦下經皆陰盛之卦而上經有剝復下經有中孚大壯理有所格亦必強合其義是又好持己見務勝先儒之過矣

【易經理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鄧煜撰煜字光庭汝州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中書科中書其書不釋十翼惟六十四卦每卦撰說一篇詮釋大意其大旨欲以義理矯象數之失以平易救穿鑿之失以切實救支離泛濫之失而矯枉不免過直云

【周易撥易堂解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斯組撰斯組字斗田新建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杞縣知縣是書前有記略載梓此書時其壻夢閣二童歌詩曰不不不九六乾坤七四執黃農非古世非今理數瓜分一太極又載著是書時其姪夢閣上有硃題撥易閣三字因以爲名其事頗涉幻杳似乎故神其說又謂撥字有發揮三才之義不知說文撥字在手部篆作𢽾隸省作扌非从才也其書首二卷皆圖說大抵因舊解而曼衍之又謂論語中庸皆通於易卽陳際泰羣經輔易說之意夫六經一貫理無不通至於才辨縱橫隨心牽引如解飛龍在天曰此則唐人所謂龍池躍龍龍已飛矣入天門開黃道艮闕亦具

爻內讀易方解詩中寫龍德特全是豈詁經之體耶

【周易摘鈔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號虛莊南匯人雍正甲辰舉人是編爲其三經解之一皆節錄御纂周易折中內所集諸儒之說參以李光地周易觀彖通論故曰摘鈔間附己意亦罕所發明

【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編修林澍蕃家藏本　國朝林贊龍撰贊龍字雲澤侯官人雍正丙午舉人是書以發明大象爲主六十四卦各爲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爲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爲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爲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爲人事以天象爲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經義管見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饒一辛撰一辛字冶人南城人是書成於雍正丙午凡圖說七周易統天旋卦賦一說卦傳論一納音五行論一古今本得失論一於周子太極圖邵子先天圖多所攻駁而其所自造之圖亦初無所受至擬歸藏連山等圖則以乾北坤南坎東離西艮東北兌西南震東南巽西北爲位尤於古無徵

【周易解翼十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上官章撰。章字闇然。乾州人。是書成於雍正丁未。自稱凡二十六易稿。大旨本京房納甲之法。而以八宮經綸錯綜爲脈絡。一切舊圖皆屏不用。頗爲潔淨不支。然不用古圖。而又重乾巽艮坤四卦十二畫。別立爲圖。以爲河洛方圓先後天諸說。皆足以包括。是掃一圖學之障。又生一圖學之障也。

【東易問八卷】奉天府尹採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字又弼。一字愼齋。承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永平府教授。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未及試而卒。是書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日與東人相問答。故敍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紀其實也。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於兌也。蠱之剛上而柔下。坎在巽上也。噬嗑晉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外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恆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其論似近理。而不盡然。其論來知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巽爲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爲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巽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爲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爲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爲明確矣。

【易貫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敍撰。敍字鳳岡。太倉人。雍正壬子舉人。是書用注疏本。而以小象總列六爻之後。如乾坤二卦例。又以大象置彖傳之前。考象辭列六爻後。是吳仁傑所傳鄭本。大象置彖傳前。是周燔本。而敍乃以爲創獲。蓋未知有吳周二本也。至圖學傳自邵子。其位置皆依說卦。周子太極圖初不言八卦。此書皆強爲牽合。又斥諸儒爻變之說。而以左氏所載占法爲周易未成經時卜筮家雜用以測驗。則又過於疑古矣。

【周易緯史】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偲撰。偲號堅瓠老人。錢塘人。雍正壬子副榜貢生。是書以卦爻分配史事。故曰緯史。夫引事證經。鄭氏易注卽有之。至吳園易解。鹹齋易傳。始大暢厥旨。以人事之成敗。證易象之吉凶。是亦以古爲鑑之意。未爲無所發明。至此書所引。則多不考據。如屯六二稱曹操待壽亭侯。需上六稱劉備桃園投結。皆未嘗校以史傳也。

【空山易解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字階平。號眞谷。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平番縣知縣。其學博涉羣書。於金石考據爲最深。經義亦頗研究。是編務在通漢晉唐宋爲一。然大旨主理不主數。故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皆排抑之。是仍一家之學。不能疏通衆說也。

【周易剩義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能靈字龍儔。號寒泉。連江人。雍正中貢生。其論易專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雖曼衍縱橫。旁推曲闡。亦皆有一說之可通。然云得作易之本旨。則未必然也。其亦張行成之支裔歟。

【易學圖說會通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字符蒼。一字扶蒼。武進人。此書自序云

尋繹宋元經解及近代名家纂述見其精研象數或著爲圖或著爲說有裨易學者類而錄之左圖右說集成八卷一曰太極探原二曰圖書測微三曰卦畫明德四曰變互廣演五曰筮法考占六曰律呂指要七曰外傳附證八曰雜識備參大旨以朱子本義九圖爲主而博采諸家間附己論蓋專講先天之學故前列周子太極圖說後論律呂八陣圖而不及乎辭占云

【易學圖說續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既爲易學圖說會通復自出己意成此編凡三十二條總不離陳摶之學其後泛衍及於天文物理雜類諸說皆牽合比附務使與易相通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歟

【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各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即爲注明末附易說通旨略一卷雜引先儒象彖爻位之說間亦參以己見蓋仿王弼略例而爲之也

【周易蛾述七十四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國朝倪濤撰濤字崐渠錢塘人其書於每卦中分尚辭尚變尚象尚占四類各采錄舊說發明之故又名周易四尚其言義理多以程傳爲主其言象占則遵馬鄭荀虞之說而自稱折衷於朱子然以世應納甲列圖於每卦之前乃京氏之學非朱子之學也所引諸書往往止載姓氏而未錄其辭蓋亦編纂未成之稿本耳

【易說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汝惺撰。汝惺字匪席，德州人。所論十五事，皆闡發宋儒舊說。自序謂漢儒所傳三禮，不可盡信，故不主漢易，書中致疑邵子之說，亦不盡主先天諸圖，然未能竟廢圖學也。

【易經一說】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俶撰。俶字善思，彭山人。其書大旨，以程傳本義原互相發明，不容偏廢，坊本依費王之次，已錯亂聖經，復止載本義，不及程傳，注不全而解益艱，因遵朱子十二篇舊次，復參取衆家，歸於一說，使初學易讀易曉，蓋亦爲科舉經義而設也。

【周易彙解衷翼十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許體元撰。體元字御萬，靈武人。其書大旨以象爲主，每於一卦先觀本象，次觀繫辭所取之象，凡時義德用之所在，胥於象中見之，然謂八卦有本象，有象中之象，有理中之象，又謂象中象，理中象，各有兩端，有自然之象，有懸設之象，多端辨析，未免涉於煩碎也。

【易象援古】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申爾宣撰。爾宣字伯言，河南人。此書乃其父舒坦命意而爾宣本之成書，其曰援古者，援古事以證易理也。大旨謂程傳引古釋經者六十餘條，朱子本義引古釋經者亦四十餘條，故取三百八十四爻，每爻隸以一事，又復自分甲乙以圈點四項別之，其中逐爻取譬，如蒙之初爻謂如尹伊之於太甲，需之五爻謂如虞舜恭己無爲，漢文恭修元默，師之三爻謂如宋伐江南，泰之二爻謂狄仁傑事周之類，多於經義不甚比附也。

【大易合參講義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用行撰。用行字翼承，新建人。是書大旨以朱子爲主，首列本義，而以正義析義次之，正義以闡朱子之旨，析義則兼採他說，又以象數不可竟廢，間採瞿塘來

知德之說補於析義之後大抵循文附衍未能深造自得也

【周易粹義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雪撰雪字生白號一瓢蘇州人自署曰河東稱郡望也其書採摭諸說融以己意仿朱子論孟集注之例皆不載所引姓名詮釋頗爲簡明而大抵墨守宋學也

【易著圖說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咸撰咸不知何許人所著別有音韻源流中引李漁詩韻則其人在李漁後矣是書凡周易大衍蓍六卷連山易蓍三卷歸藏易蓍一卷咸自爲之序其說謂讀易者當自知蓍始易有三蓍亦有三周易大衍蓍用四十九策以四爲揲內含六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四十七萬六千七百三十六卦共用四千九十六卦以象爻二辭占左傳繇辭皆四千九十六之卦辭也邵子皇極經世爲連山蓍用九十七策以八爲揲正卦一千一十有六互卦一千一十有六變卦三萬二千五百十有二以數斷不以辭斷其吉凶一定而不可易後周衞嵩元包爲歸藏蓍用三十六策以三爲揲以飛伏世應渾天納甲五行生尅占吉凶用十二支十干爲千有二百兆又以焦贛易林參同契月卦乾坤鑿度軌數及讖緯諸占爲大衍之遺意以管輅觀枚數參同契納甲及奇門遁甲煇夢契響鳥鳴辨音拆字諸占爲連山之遺意以京房火珠林翼氏風角素問五運六氣揚子太元及元珠密語杯珓洞靈望雲省氣諸占爲歸藏之遺意其中惟元包云出歸藏於古有徵其餘大抵臆說無所授受如畫丶爲少陽畫丷爲少陰易卦畫爲點多與古法相背其雜卦蓍數圖以四象起卦反易爲義本無甚奇特而託之繙閱舊籍偶獲一帖蓋又在豐坊僞經之下矣

【讀易自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綎撰綎字絲五吳縣人是書隨筆記錄未分卷帙首

爲總論。次爲繫辭序卦。次乃爲六十四卦。次序與諸本迴異。又序卦論中。乃多解說卦。標目亦不相應。蓋未成之稾。後人以意鈔合。遂倒亂無緒也。其說易好爲新解。如謂南華取象率本於易。如逍遙遊曰鯤陰物類也。猶坤卦之象馬也。曰鵬陽物類也。猶乾卦之象龍也。鯤化爲鵬。陰變爲陽。自北溟而徙南溟。蓋自一陽之動於至陰。而歷六位以時成。故曰六月息也。曰九萬里。曰六月息。卽卦之用九用六以言變也。言鯤化而不言鵬變。蓋復可喜。而變不可言。亦易之扶陽抑陰也云云。持論之異。大抵如是。亦可謂之好奇矣。

【易觀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凌去盈撰。去盈號旭齋。爵里未詳。書中引毛奇齡說。則近時人也。是書主於卽象以明理。大旨謂象有三例。有定象。有化象。有互象。一卦之定象。如乾爲天坤爲地是也。其化象。如剝皆言牀。漸皆言鴻是也。一爻之定象。如陽必爲九。陰必爲六是也。其化象。如陽動化陰。陰動化陽是也。又有中爻之互象。如二四互。三五互是也。所引多來知德毛奇齡之說。而所重尤在化象互象二義。謂王弼崇卦變。來氏置錯卦。毛氏主推易。以求一得之偶。當凡以不知有化象故也。其解乾之九四。或躍在淵。謂四化巽互兌。有淵象。乾化巽風。虛薄天表。躍所自起。解屯之初九磐桓。謂大石曰磐。大柱曰桓。石者土之核。震九以乾陽而爲坤。初索而爲坎。屯鬱而互處坤下。二四互坤。有若核然。磐之象也。柱者木之豎。震九以坤索而爲天。三化天三生木而爲坎。屯鬱而偏强初下。有若豎然。桓之象也。是皆半附古義。半參臆說。因互體變爻而穿鑿之。不足爲說易之準也。

【周易小疏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虞楷撰。楷字孝思。號蓼園。里籍未詳。書無序跋。亦不知作

於何時。中述周易折中。稱聖祖仁皇帝廟號。則近人也。其次序用古本。大旨亦主圖書。而以爲先天寓理於數。後天因數以闡理。文王之易。卽伏羲之易。其說彌縫調停。變而愈巧。至於掊擊左傳諸占。尤似是而非。夫左氏周人。所述者卽周之占法。周之占法。所用卽太卜之三易。謂其占驗之詞。多所附會則可。謂古易占法不如是。則不可居百世之下。而生疑竇於百世之上。將周人之法。周人不知之。今人反知之乎。

【易經貫一二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金誠撰。誠字閑存。華亭人。是書分元亨利貞四部。元部載略言六則。談餘雜錄四卷。易學問經說。程子易傳序。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及河洛卦象諸圖。與會講之語。亨利兩部。解上下經。而亨部之首。冠以經文定本四卷。及程子篇義。貞部解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以用注疏本。故止此四傳也。其大旨以程傳朱義爲歸。

【易觀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國朝胡淳撰。淳字厚菴。慶雲人。乾隆丙辰進士。授蒙自縣知縣。未上而卒。是編惟解上下經。大旨謂聖人作易。使學者研究卦爻。推吉凶悔吝之由。以知進退存亡之道。故孔子稱假年學易。可無大過。至於求諸卜筮。以決從違。乃爲常人設。非爲君子設也。故其說掃除圖學。惟玩六爻。然皆隨文生義。未能融會貫通。其謂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句。爲漢儒言讖緯者所竄入。更主持太過矣。

【易象約言】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吳鼐撰。鼐字大年。無錫人。乾隆丙辰進士。官工部主事。是書詮釋文句。頗爲簡明。惟自序言考究先儒。更定諸本。而從其是者。然以文言分上下。而象辭象辭反不分上下。又每卦彖辭。以卦名割繫卦畫之下。每爻又於句中截斷。體例似皆未允。至於參同契稱日月

爲易。虞翻注雖亦引之。然核以說文易字。實不從日月。今其末册。既以懸象著明。書☉爲圖。而又以此字大書於卷首。據爲宗旨。亦泥古太甚也。

【易經提要錄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字令民。鹽城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使。此書不載經文。第摭古今論易之語。前有總義一卷。又圖象一卷。皆不載其圖。惟存其說。餘各分卦分章。第取總括大意而止。故以提要爲名焉。

【易讀】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宋邦綏撰。邦綏字逸才。號況梅。長洲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編用注疏之本。其凡例云專爲課子而成。故以行文之體爲講書。使孺子易於記誦。又云是書專奉朱注。自序又稱取之方氏時論者十之二三。不敢隱其所自。其大旨盡是數言矣。

【大易理數觀察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如日撰。如日字洞彝。號荷軒。蓮花廳人。是編成於乾隆丁巳。大抵掇拾圖書之陳言。

【來易增删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祖武撰。祖武長安人。乾隆戊午舉人。是編卽明來知德易注原本。去其煩冗。間補以易傳本義諸說。其錯綜變爻中爻大象卦情卦畫卦占之類。則一仍其舊焉。

【周易輯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瓚集。瓚字穉霑。全椒人。是書成於乾隆庚申。不言河洛。亦不取朱子變卦之說。頗能芟除枝蔓。惟逐句詮釋。辭義雖潔淨而未精微。

【周易讀翼揆方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夢逵撰。夢逵字中伯。常熟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不取陳摶先天諸圖。深有考證。惟謂孔子作彖傳以釋彖辭。作爻傳以釋爻辭。世所稱小

象傳乃爻傳非象傳當附彖傳之後而大象則另歸繫辭之後用吳仁傑本而變之於歷來諸本之外自爲一例謂經文經孔子作傳後人豈能加毫末故但釋傳而不釋經於諸家易解之外亦自爲一例其論揲蓍左扐得一得三爲奇得四得二爲偶亦不同於舊解皆自我作古之說也

【易深八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山東道監察御史是書以爲圖書皆出太昊之世卦數生於河圖蓍數生於洛書又兼取漢人卦氣納甲及京房易傳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變及變占之法其論卦變曰重卦自具兩體凡傳稱上下者如乾下乾上震下坎上之類凡稱進退往來內外者如乾九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恆及否泰反其類也泰之小往大來傳曰內陽外陰否之大往小來傳曰內陰外陽之類皆易例之顯而易見者又剛柔之稱有以爻言者有以卦言者以義求之皆象明理顯無取於卦變之穿鑿其論變占曰啓蒙所論依傍左國參以己意其實卜筮以衍忒宜各隨其人其地其事其時而推衍之乃能旁通其變曲暢其情未可先爲例以拘之左氏卜筮之法如秦伯伐晉卦遇蠱是六爻不變之卦而其占全不用彖辭孔成子筮立君卦遇屯之比史朝以靈公名元即以元亨屬之孟縶弱行即以利居貞屬之皆非繫辭之本旨云云其言甚辨然所論有合有離不能一一精確也

【易經講義八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萇仕周撰仕周字穆亭汜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宜君縣知縣是書以程傳及本義爲宗不用象數之說於卦變辨之尤力大旨謂凡卦有二體即有內外上下有內外上下即有上下往來凡彖傳言上下往來者皆虛象耳大概在內卦曰來在外卦則曰往也云云其說

與魏樞東易問同。今按賁言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噬嗑渙俱言剛柔分。分者是合而分也。不用卦變自泰否之說。亦當用卦本乾坤之說。方於分字之解有合。以泰否卽乾坤也。今但云柔在下爲來。剛在上爲往。三陰三陽爲平分。恐可以解上下往來而不可解分合也。

【周易析義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蘭皐撰。蘭皐原名一是。字天隨。武進人。是書初刻於乾隆甲子。至己巳又改訂八十頁而重刻之。是爲今本。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辭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易說存悔二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國朝汪憲撰。憲字千波。錢塘人。乾隆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是書大旨謂學易期於寡過。欲過之寡。唯在知悔。悔存而凶吝漸消。可日趨於吉。故以存悔顏其齋。因以名其易說。蓋卽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以无咎爲主之意。所說唯上下經。而不及十翼。前有擬議數條。譏自漢以來儒者說易之病。在調停經傳。文王作彖辭。今不求諸彖。而執彖傳以解彖。是有孔子之易。無文王之易矣。周公作爻辭。今不求諸爻。而執爻傳以解爻。是有孔子之易。無周公之易矣。孔子作傳。多取言外之意。當別爲孔子之易。雖述而實作云云。亦朱子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易之舊說也。夫傳以翼經。必依經以立義。故釋名曰傳。傳也。案上傳字去聲。下傳字平聲。以傳示後人也。朱子作詩集傳。不能不依詩立義。卽分大學爲一經十傳。亦不能曰此曾子所傳孔子之大學。此門人所傳曾子之大學也。何至於易。乃曰孔子之傳。必異於文王之經乎。

【易義便覽三卷】侍講劉亨地家藏本　國朝向德星撰。德星字雲路。溆浦人。是書前有乾隆丙寅德星自序。大旨以朱子本義爲主。附採大全蒙引存疑諸說。取初學易於循省。故以便覽爲名。其卷首六十七圖。則德星因舊說而推衍者也。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仁浹撰。仁浹秀水人。是書前有乾隆戊辰自序。首八卷載諸儒傳授及王氏略例。朱子啓蒙九卷以後。始釋經文。其說惟以朱子本義爲主。故本義與經文一例大書。而雜取前儒諸說合於本義者。著於下。如程傳之類。與朱子異義者。偶附一二。不以爲例。蓋名爲釋經。實則釋本義也。其首列引用姓氏。特升朱子於漢儒之前。題曰先賢。以示尊崇之義。然所列先賢三人。一曰卜子。實則張弧之易。一曰左氏。考丘明於易未有成書。亦不知其何以特列。至周程張邵五子。則雜於先儒之中。以時代爲序。考邵子爲易外別傳。張子於二程亦尚爲友教。至於朱學本程。程學本周。源流燦然。抑周程而獨尊朱。似非朱子所樂受。又謂張弧優於周程。恐亦非周程所甘矣。

【周易曉義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唐一麟撰。一麟宜興人。由貢生官江寧府學訓導。是書成於乾隆戊辰。大旨主於義理。與本義不甚異同。惟不取朱子卦變之說。

【易例舉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鼎撰。鼎字尊彝。號易堂。金匱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後降補侍講。易有義例。繫辭傳說卦傳已括其要。是書仿御纂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書中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今書中不載中爻卦變二考。或別有成書歟。

【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吳鼎撰。是編採宋俞琬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裒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大旨主於明象。其論六十四卦之對體覆體雜卦傳非錯簡。出於來易者爲多云。

【周易井觀十二卷】編修吳壽昌家藏本　國朝周大樞撰。大樞字元木號存吾山陰人。乾隆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此編論天地之數。謂與大衍相符。必漢儒遞相傳授。以及康成。是以古來說易。並無先天八卦。故不取邵子所傳圖位。蓋先天八卦。卽從所稱後天圖演出。不過取其一畫交易。則各成乾坤。乃道家抽坎塡離之說。不合聖經之旨也。於六十四卦。則尊離重震。各爲之解。爲圓圖以應一歲節候之數。爲方圖以應三才旋轉之象。以雜卦傳爲孔子之序易。取文王所序卦而雜之。他卦皆用文王覆卦至大過而後獨不覆焉。終之以剛決柔。與卦首之乾相接。卽無大過之道。作雜卦傳三十六宮圖。以差次之。又創爲兼兩卦。每六畫覆之。則爲十二畫。仍可併爲六畫。以盡易之變化。他如用九用六。四象八卦。以及蓍策占驗諸說。俱博綜衆論。斷以己意。惟引性空眞火。性火眞空。火愈分愈多。愈興愈有云云。頗涉二氏之旨焉。

【大易近取錄】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邵晉之撰。晉之字敍階號檀波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其大旨以朱子本義有有註而可疑者。有可疑而無註者。偶有所見。卽以己意補之。其曰近取者。自序謂遠取諸物。必俟宏通該博之士。而近取諸身。則人莫不有身也。首列卦圖初參。自謂所得者淺。或將來

更有所見。故以初參爲名。次大凡發明。乃著書之義例。其所詮釋。多切人事。自序云館海州三閱月而成。傳之家塾。爲子弟求釋字義者觀之云。

【周易觀瀾】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喬大凱撰。大凱字頤菴。濟寧州人。乾隆癸酉舉人。此書每彖爻之下。皆先列本義程傳。次列諸儒舊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其所採掇。不出習見之書。間有自出新義者。如謂乾之彖辭。不設象。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乾無分於先後。無擇於西南東北。坤則不然。爲天道地道陽全陰半之分云云。爲先儒之所未發。然亦隨文生義之說。彖不說象。不止乾一卦也。

【易經觀玩篇】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宗洛撰。宗洛字紹川。無錫人。乾隆庚辰進士。官天鎮縣知縣。是編凡例。謂用費直本。然其書每卦畫六爻於前。而分書初九九二等字於爻畫之中。右列爻辭。左列小象。而後列卦辭及彖傳。至文言大象。則另錄置繫辭前。則是宗洛自定本。非費直本矣。宗洛酷信圖書。故其解經多引參同契爲說。其序卦圖說。亦主五行納甲。其雜卦圖說。以爲即古歸藏易。孔子附之易末。如錄詩之有商頌。亦無所據也。

【易解拾遺七卷附周易句讀讀本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世金撰。世金字仲蘭。衡山人。是書成於乾隆辛巳。大旨以數言易。卷一卷二衍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說。務拔奇於舊說之外。卷三卷四卷五爲觀玩四法。各繫以圖解。卷六解易象卦宮及標舉繫辭說卦雜卦要義。卷七又別爲十九卦解。據目尚有詩一首。呈一篇。而有錄無書。蓋繕寫佚之矣。後附周易句讀讀本上下經。各註句讀字。繫辭以下。則但以黑白圈分章段。其自序謂句讀有譌。則經旨皆晦。故爲此本以正之云。

【周易集註十一卷圖說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琬撰。琬渭南人。是書成於乾隆乙酉。自序稱年八十有一。蓋積一生之力爲之也。其論來知德列太極圖於河圖前。所圖黑白各半。明是陰陽。不得謂之太極。論洛書無關於畫卦繫辭。並舉圖書。猶之並舉蓍龜。不過帶言。論伏羲八卦次序。及六十四卦次序。並改邵子之右陽左陰爲左陽右陰。以合於逆數。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既有圓圖。則方圖可以不作。論文王八卦次序。即帝出乎震一節。不得當以乾坤六子一節。論羲文二圖。並無對待流行之分。不過一明二氣。一明五行。論易有太極一節。即生蓍之數。觀不言天地萬物有太極。而言易有太極。可得其旨。論來知德所謂錯卦。即橫反對卦。所謂綜卦。即豎反對卦。不必添立名目。論本義筮儀。第一變歸奇之策。通挂一數。不五則九。二三變去第一變所挂之一而不用。惟於本數策中挂一策。仍復合而通數其奇。是以四八與初之五九不同。來知德謂第一變不通挂一數。所見爲是。然謂二三變並不挂一。則少象三一營。止三營而非四營矣。惟第一變挂一而歸奇。不必通挂一數。二三變即用第一變所挂之一。而歸奇亦不必通挂一數。斯皆不四則八。無所謂不五則九也。其大旨雖亦糾繞圖學。然所說均自出新意。亦可備一解。惟以十翼兼象辭爻辭數之。未免於古無稽。其解經亦皆敷衍成文。殊乏精義。蓋所注意。惟在圖說而已。

【易準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字六吉。嘉善人。是書爲圖學而作。一卷河圖。二卷洛書。三卷大衍圖。四卷蓍法。其於河圖改中宮十點之舊。於洛書信鳳來道士之傳。通洛書大衍之說於易。更分挂扐揲之法於蓍。又皆圖學中後起之說矣。

【易圖疏義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鳴珂撰。鳴珂字伯容。蒲城人。是書因周易啓蒙本圖書原卦畫二篇之說。而疏通其義。其稍有異同者。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兼指羲文。非專云伏羲。至則之之義。既取邵子加一倍法。則如朱子之說。可自六十四而加之。以至無窮矣。乃復謂六十四卦之畫。限以六位。爲三才之義。又不知乾一兌二之數。出於小橫圖。而以爲邵子逐爻漸生之說。與之天然脗合。皆未免彌生繳繞。其解易逆數也。謂自震一陽。歷離兌二陽。至乾三陽。左旋而順。自兌一陰。歷坎艮二陰。至坤三陰。左旋而逆。以乾一兌二之序推之。則陽進陰退。皆爲逆數。則較邵朱之說。頗爲貫穿。然亦易外之旁義。至於本來知德之說。以羲易爲錯。文易爲綜。益強生區別矣。

【易見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貢渭濱撰。渭濱字羨溪。丹陽人。是書前列易序傳序。諸儒姓氏。易學源流。邵子程子朱子綱領。及筮儀五贊。經傳音釋。本義異同。程傳異同。不入卷數。末附啓蒙大旨。亦不入卷數。其解經以本義爲宗。而雜錄先儒舊說以足之。然往往曲相遷就。如坤彖先迷後得主。以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考之。應以主爲句。以陽爲陰主故也。渭濱附合本義主利之讀。乃云主利者。不主於迷而主於利也。又漸爻辭九三九五。取象於婦。本義於九五取六二正應在下爲解。於九三則云九三過剛不中而無應。於彖傳云自二至九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前後自相牴牾。渭濱則云艮非婦。但以二爲陰。故云然耳。然何以處九三乎。是亦偏主之過也。

【易象圖說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脈鬯撰。脈鬯字灌先。蓬萊人。是書概括諸圖。各爲之說。以圓圖象天。方圖象地。因創爲豎圖象人。以配三才。復集邵子朱子詠易諸詩。附以己作。及沈時升詩。末附

八宮納甲占例則今以錢代卜者之所用也

【周易後天歸圖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黎由高撰由高字鵬翥通城人是書專明後天之易六十四卦反對之義而一歸之於圖一卷總論後天方位見經之當歸於圖二卷說乾坤爲歸經於圖之綱領三卷說反對爲歸經於圖之門戶四卷摘錄諸卦爲歸經於圖之凡例首卷方位圖其三四長少序次變爲自右而左與本義異大旨以邵子諸說爲宗而參用本義之解也

【易經輯疏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家杰撰家杰臨川人其書刪邵子之橫圖謂此邵子之易非羲文之易而不免仍用先天之說又謂來知德之卦錯卦綜勝於卦變而不免仍用卦變之說觀其自序稱來易恐不近於舉業是既欲詁經又牽合以就程試遂兩者騎牆耳

【易經會意解】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蘭撰自序稱伊南人未詳其仕履是書首句讀質疑皆與本義句讀相異者次辨本義衍文謂易爲卜筮之書不經秦火應無衍文次乾卦質疑坤卦質疑次乾坤以下八卦說其序六十四卦專取兩卦相對相反之義一頁之中分上下二格上格列一卦之辭其文自前左行下格列其相對相反之卦其文自後右行一順一逆懸若回文爲自來經典所未有其繫辭傳以下亦各分篇次名目有開宗明義篇綱領篇申明爻辭篇彌綸篇四道篇尚辭尚變尚象尚占諸篇先後天圖辨又有徵時篇終意篇亦先儒傳授所未聞也

【河洛先天圖說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天眞撰天眞字汝迪號去僞與國州人由歲貢生官安仁縣訓導其言易大旨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六七八九之數乃一二三四倚五而

成蓋卽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說。張尙瑗序之。以爲後天八卦配洛書。若合符契。帝震一章。是其註脚。不知圖書之數。正影附此章而作。卽以配河圖。亦相脗合。不僅洛書可配也。

【周易象訓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姚球撰。球字頤眞。無錫人。其凡例稱辛未歲年二十七。始讀周易。二十餘年間。見註疏百三四十部。不知爲前辛未後辛未也。是書雖用古本。分十二篇。而篇數迥異。其分象傳於爻傳之外。本於宋吳仁傑。又分說卦爲三。以繫辭上下傳爲說卦之第一第二。以應隋志三篇之目。而合彖爻傳之上下爲一。以爲古本。殊不見其確據。每卦前之六畫。古本皆先下後上。乃用朱謀㙔之例。標曰上某卦。下某卦。亦非古本之舊也。

【易經辨異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國器撰。國器湘鄉人。是書首爲圖書辨疑。次爲羲易辨疑。以舊傳先天八卦方位。衍爲數十圖。頗爲繁碎。

【周易剩義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燐撰。燐字暘谷。湘潭人。其凡例謂說經者有未備未當。而作此以補之。故曰剩義。然體例頗近講章。所註亦皆先儒之舊說。無甚新義也。

【易經告蒙四卷圖註三卷】侍講劉亨地家藏本　國朝趙世迥撰。世迥字鐸峯。湘潭人。是書凡例稱遵仿本義分卷。然其書仍用註疏本。未喻其故。殆據坊刻本義言之歟。卷首圖註三卷。皆推演河洛之義。書中時時附圖。蓋欲以圖書明易。而反以易明圖書者也。

【周易縣象八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黃元御撰。元御字坤載。號研農。昌邑人。早爲諸生。因庸醫誤藥損其目。遂發憤學醫。於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皆有註釋。凡數十萬言。已別著錄醫家

類中大抵自命甚高欲駕出魏晉以來醫者上自黃帝岐伯秦越人張機外罕能免其詆訶者未免師心太過求名太急惟其詁經乃頗能沿溯古義其訓釋以觀象爲主其觀象以說卦爲主而參以荀九家之說亦兼用互體大抵緣象以明理不糾繞飛伏納甲之術亦不推演河洛先天之說在近人易說中猶可謂學有根據惟好以己意改古書併彖象傳於經而合文言爲一篇此猶據鄭元本也鄭元本文言自爲一篇見崇文總目改乾卦之次序使與坤卦以下同此猶據王弼本六十三卦之例也割繫辭十九卦之說移入文言於古僅吳澄有此說見易纂言斯已無據矣至繫辭全移其次第併多所刪節又割掇說卦以補之說卦更多所改正直以孔翼爲藁本而筆削其文別造一經尤非古法也

【易經本義翼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不標撰人名氏惟卷首題籤云蘇州府學附生曹溎手輯吳敬菴義經本義二十本上大宗師鑒定今呈到十九本其一本係圖說因繪畫不及俟於原本錄出補送呈云云蓋江南諸生錄送提學之本不知吳敬菴者爲何人也其書圖說分六編一曰河洛圖說二曰卦畫圖說上三曰卦畫圖說下四曰明筮圖說五曰序卦圖說六曰合纂圖說而附以易說綱領皆不入卷數其解釋經文共十二卷亦分爲八編上經乾至履爲一編泰至觀爲二編噬嗑至離爲三編下經咸至解爲一編損至艮爲二編漸至未濟爲三編附以上下經分六編說別以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分七卷共爲一編說卦序卦雜卦三傳分三卷共爲一編體例頗爲冗碎大抵以河洛之說輾轉推衍其解經則惟以本義爲宗間有出入不過百分之一故名曰本義翼云

【讀易隨鈔】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目其書用反對之說除乾坤頤大過

坎離六卦兩名並列外餘五十八卦皆每二卦順逆相對畫之所解多參以人事雖以隨鈔爲名實雜採諸家之言而融貫以己意不出原採書名也

【卦爻遺稿演一卷】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小引乃其子所作謂其父於易多有論說未有完書其子始類次成編而間附己說於後其自稱曰覲者卽其子之名而姓則不可考矣書中每一卦爲一篇於每爻下具列中正應三義而不載經文詞旨簡略殊無心得

【周易觀象疑問二卷大傳章旨二卷】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但署上谷手授莫知爲誰亦不詳其時代其書於六十四卦各爲總說大傳章旨於各章亦總爲疏解俱無甚奧義

附錄

【古三墳一卷】內府藏本　案三墳之名見於左傳然周秦以來經傳子史從無一引其說者不但漢代至唐咸不著錄也此本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張商英得於比陽民舍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毛漸得於唐州蓋北宋人所爲其書分山墳氣墳形墳以連山爲伏羲之易歸藏爲神農之易乾坤爲黃帝之易各衍爲六十四卦而繫之以傳其名皆不可訓詁又雜以河圖代姓紀及策辭政典之類淺陋尤甚至以燧人氏爲有巢氏子伏羲氏爲燧人氏子古來僞書之拙莫過於是故宋元以來自鄭樵外無一人信之者至明何鏜刻入漢魏叢書又題爲晉阮咸註僞中之僞益不足辨矣

案左傳稱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書序所解雖出依託至劉熙釋名則確屬古書據所訓釋則三墳乃書類非易類也然僞本既託於三易不可復附書類中姑從易緯之例附其目於

諸家易說之末。

右易類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內四十六部無卷數。附錄一部一卷。皆附存目。

卷十一

經部十一

書類一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書疎今密。其勢則然。然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並蓄。以證異同。若夫劉向記酒誥召誥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班固牽洪範於洛書。諸儒併及河圖。支離轇轕。淆經義矣。故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非解經之正軌者。咸無取焉。

【尚書正義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灋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

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敍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敍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甝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甝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洪範口義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

義考注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尚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乙存於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大典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辯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爲二卷

案朱彝尊經義考凡訓釋一篇者悉彙載各經之末不與訓釋全經者敘時代先後然隋志載繫辭注洪範五行傳月令章句中庸講疏固雜置各經中也今從古例不復別編後均倣此

【東坡書傳十三卷】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是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其傳寫誤也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惟

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昧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至於以羲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沈取之。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爲病。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尚書全解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辭祿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畊後序。稱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於鋟梓。遂譌以傳譌。至淳祐辛丑。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稿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又得葉眞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證驗。釐爲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僞本之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畊所重編。朱子所未見。夏僕作尚書解時亦未見。故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畊既稱之奇初稿爲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毋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迨明。流傳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爲地名。三俊爲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眞贋錯雜。不可廢也。屢經散

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書始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云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不立於學官。而用僞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衞宏古文尚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其致謬之大綱。閻若璩諸人已有明辨。茲不具論焉。

【鄭敷文書說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鄭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進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謚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已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爲宗。是書雖爲科舉而作。而尚不汩於俗學。惟誤信書序謂眞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禹貢指南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毛晃撰。晃宋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注禮部韻略。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曰衢州免解進士。蓋高宗末年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

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卽晃作。則舊本之佚久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注解散附經文各句下。謹綴錄成篇。釐爲四卷。以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謹以經文次第。標列其無注者。則經文從略焉。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爲簡明。雖生於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統核其眞。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考證矣。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謂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王應麟玉海則謂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不及其圖。蓋偶遺也。今諸論皆存其圖。據歸有光跋稱吳純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舊刻。則嘉靖中尙有傳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經解惟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則僅刻其敍說。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祇缺其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二圖耳。其餘二十八圖。歸然並在。誠世所未覯之本。今依通志堂圖敍原目。併爲二卷。而大昌之書復完。大昌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蹟。是書論辨尤詳。周密癸辛雜識載大昌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皐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既而補外云云。與自序及陳應行後序所言殊相乖剌。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大昌講尙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啟沃。而徒炫博奧。此誠不解事理。然以詁經而論。則

考證不爲無功。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而不在辨定禹貢之山水也。其前論於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糾舊傳之誤。後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陳振孫譏其身不親歷。烏保其皆無牴牾。亦如孝宗之論。歸有光亦證其以鳥鼠同穴指爲二山之非。要其援據釐訂。實爲博洽。至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

【尚書講義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即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並載其名。而藏弆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尚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說。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搉之。亦非率爾苟作矣。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夏僕撰。僕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時瀾作是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則嘗舉進士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瀾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穎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尚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尚書詳說。惟王氏瀾序不之及。蓋王雱新經尚書義。諱言之也。然僕雖博采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明洪武間。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尚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後永樂中書經大全出。始獨用蔡傳。夏氏之書寖微。亦猶易並用程朱。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並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也。今觀其書。視蔡傳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不失爲說書之善本。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刻版。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采進之本。虞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闕秦誓之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泰誓永樂大典亦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尚並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成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鄙淺。今悉刪除。重加釐訂。勒爲二十六卷。

【禹貢說斷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義烏人。嘗從唐仲友游。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是編其所著禹貢圖說也。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集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無集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不獨所闕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之原注闕文。多至數倍。又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

九江四圖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援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傳寫錯漏致幷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傳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今取經解刊本與永樂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譌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闕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

【書說三十五卷】內府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瀾所增脩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王應麟玉海云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瀾婺州清江人厲鶚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爲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吳師道曰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鋹率羣從子弟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澐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爲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並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

【尚書說七卷】內府藏本　宋黃度撰。度字文叔。號遂初。新昌人。紹興間登進士。寧宗時爲御史。嘗劾韓侂胄誤國。又劾內侍楊舜卿陳源。又奏吳曦必反。以正直稱。累官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謚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其勤摯如此。所注有書說。詩說。周禮說。詩與周禮說。今佚。惟書說僅存。此本乃明呂光洵與唐順之所校。前有光洵序。述度始末甚詳。當度之時。吳棫書裨傳始出。未爲世所深信。尚不知孔安國傳出於梅賾託名。故度作是編。其訓詁一以孔傳爲主。然梅賾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尚書者。要於諸家爲最古。度依據其文。究勝後來之臆解。至於推論三代興衰治亂之由。與夫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諸義。亦皆深切著明。以義理談經者。固有取焉。

【五誥解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爲新奇之論。措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惠不惠。懋不懋。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爲過久。酒誥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于民嵒。謂民愚而神可畏。如嵒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圻父薄違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册。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

典各韻中。案條舍萃。唯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齋其自號也。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謚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燮之學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蹟。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應麟發明洛閩之學。多與金谿殊軌。然於燮所解敬誠無虞諸條。特采入困學紀聞中。蓋其理至足。則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其書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燮子喬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則當時本未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院。蓋重其家學。不以未成完帙而廢之。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尚存其名。而諸家說尚書者。罕聞引證。知傳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經義考。注云未見。今聖代博采遺編。珍笈祕文。罔不畢出。而竟未睹是書之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俾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爲一十二卷。蠹殘賸簡。復顯於湮沒之餘。亦可云燮之至幸矣。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與燮相繼而卒。未顯於世。故宋史但有其弟甫傳。而不立喬傳。據眞德秀所作燮行狀。稱燮有子四人。喬其伯子。甫則其叔子云。

【書集傳六卷】通行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屬沈作書傳。至嘉定己巳書成。案此據自序年月。眞德秀作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蓋誤衍一數字。淳祐中。其子杭表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册。其問答一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默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是其文猶散見於鼎書中。其條目則不復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逐條辨駁。如朱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存。而書肆本

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書旁注。稱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删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書。升以爲所授之旨。蓋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宋史藝文志所著錄者。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卽惟以集傳單行矣。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蔡傳。仍以書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爲蔡傳。蓋一家之版本。非通例也。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稿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辭。鼎又引陳櫟之言曰。案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衷之文也。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爲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誤辨疑之作。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櫟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履祥作尚書表注。斷斷有辭。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至六十六條。國朝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說尚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爲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人置注疏。肄此書。明與夏僕解並立學官。見楊愼丹鉛錄。而人亦置僕解。肄此書。固有由矣。

【尚書精義五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

錄稱爲三山黃倫彝卿所編知爲閩人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名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爲最善又林之奇尚書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眞見之奇孫畊所作跋語中此篇所稱余氏當卽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蒼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卽本九成所著尚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託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目休王氏當黃氏君愈顏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孜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遺章賸句猶得存什一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氾濫其裒輯之勤要亦未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概尚存惟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相援引則僅注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考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

【尚書詳解五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登進士第官至奉議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今鈔帙僅存檢勘卷目猶爲完本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古注疏或間參以新意與蔡氏頗有

異同。每援後世之事。以證古經。蓋趙岐注孟子。已有此例。無庸以駁雜爲嫌。惟如解說築傅巖。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之類。稍爲汎濫。當分別觀之。至於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愁。則欲明先王愛物之心。轉失聖人懲惡之義。頗有未協。又自序稱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亦不可立訓。然其句櫛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實可與林之奇夏僕諸家相爲羽翼。固無庸拘蔡氏之學。執一格以相繩焉。

【融堂書解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於楊簡。嘉熙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案時兩漢筆記之前。載有尚書省劄。列時所著諸書。有尚書啟蒙。又載嚴州進狀。則稱尚書演義。同時案牘之文。已自相違異。永樂大典所載。則皆題錢時融堂書解。其名又殊。然永樂大典。皆據內府宋本採入。當必無譌。朱彝尊經義考。以尚書演義著錄。蓋未睹中祕書也。舊本久佚。今采掇裒輯。重爲編次。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尚皆篇帙完善。不失舊觀。時之意主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具大旨。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說。引伸其義。雖因仍舊說。不知書序非詩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證。然用意則可謂精勤。所解如羲和曠厥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衞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不專主一家之學。至以秦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皆不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謂武成本無脫簡。前爲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東都營洛

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於洛誥尤爲不惑於曲說亦宋人經解中之特出者也其書省劄進狀皆不著卷數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以篇帙頗繁謹約略離析勒爲二十卷

【洪範統一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子汝楳周易輯聞序善湘於易學用力至深而所著書五種皆不傳此書藏弆之家亦罕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從永樂大典纂錄復爲完編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祇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謂疇散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傅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可一以貫之矣云云則永樂大典題曰洪範統一爲名實相應矣考朱子與陸九淵論皇極之義往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注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皆運於君心發爲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取兩家之說者生當分朋講學之時而超然不預於門戶是難能也

【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語標以目次以便簡閱其周易要義已著錄此其所摘尚書注疏也孔安國傳本出依託循文衍義無大發明亦無大瑕纇取宋儒說詩排小序說春秋排三傳而說書則不甚排孔氏孔穎達正義雖詮釋傳文不肯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尚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然尚書文既聱牙注疏又復浩汗學者卒業爲艱了翁汰其冗文使後人不病於蕪雜而一

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擷。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是書傳寫頗稀。此本有曠翁手識一印。山陰祁氏藏書一印。澹生堂經籍記一印。猶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並佚。無別本可以校補。今亦姑仍其闕焉。

【尚書集傳或問二卷】內府藏本　宋陳大猷撰。自序稱。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編。則此編本因集傳而作。今集傳已佚。存者惟此兩卷。朱彝尊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言。謂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案紹定刻本誤紹興。今改正。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著尚書集傳。又有都昌陳大猷者。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澔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彝尊附辨其說。則謂鄱陽董氏書傳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未可定集傳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之書。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則仍從雲章之說。案董鼎書傳纂注所引。其見於輯錄者。有東齋書傳。復齋集義。其見於纂注者。則一稱復齋陳氏。仍連其號。一稱陳氏大猷。惟舉其名。案是書標氏標名。例不畫一。大抵北宋以前皆稱某氏。南宋以後。則入朱子學派者稱某氏。不入朱子學派者。雖王十朋劉一止皆稱其名。所列大猷諸說。此書不載。蓋皆集傳之文。惟甘誓怠棄三正一條。採用此書。亦稱陳氏大猷。則所謂陳氏大猷者。即此人而非東齋矣。又此書皆論集傳去取諸說之故。與朱子四書或問例同。董鼎書於禹貢冀州引東齋書傳一條。謂與蔡氏傳所論梁州錯法不合。然蔡亦似未的云云。於此書之例。當有辨定。而書中不一及之。知其集傳中無此條矣。且此陳大猷爲理宗初人。故所引諸家。僅及蔡沈而止。其稱朱子曰朱氏晦菴氏。持論頗示異同。至論堯典敬字一條。首舉心之精神謂之聖。此孔叢子之

語。而楊簡標爲宗旨者。其學出慈湖。更無疑義。若都昌陳大猷。乃開慶元年進士。見其子澔禮記集說序。當理宗之末年。時代既後。又大猷受業饒魯。魯受業黃幹。幹受業朱子。淵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視楊氏若敵國。安有是語哉。彝尊蓋偶見董鼎注東齋字。而未及核檢其書也。今參考諸說。仍定爲東陽陳大猷之書。著於錄焉。

【尚書詳解十三卷】內府藏本　宋胡士行撰。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是編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彝尊經義考。又作初學尚書詳解。稱名互異。其實一書也。其解經多以孔傳爲主。而存異說於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時林之奇呂祖謙夏僕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堯典星晨之伏見。列爲四圖。以驗分至。洪範初一曰五行。則補繪太極圖。以釋初字。見五行生尅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薈萃以成一家言。猶解經之篤實者也。所引漢晉人訓詁。間有異字。如益稷篇引鄭康成云。黼紱也。紱以爲繡也。與注疏所載不同。凡斯之類。亦見其留心古義。不但空談名理矣。

【尚書表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初履祥作尚書注十二卷。柳貫所撰行狀。稱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已有成書是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尚存。今未之見。惟此書刻通志堂經解中。前有自序。稱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爲之正句書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文字之譌。表諸四闌之外。蓋其晚年定本也。其書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細字標識。縱橫錯落。初無行款。於古來著經之家。別爲一體。大抵擯摭舊說。折衷己意。與蔡沈集傳。頗有異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亦

確有根原所列作書歲月則與所作通鑑前編悉本胡宏皇王大紀參考後先雖未必一一盡確然要非盡無據而作也至於過爲高論求異先儒如欲以康誥之敍冠於梓材篇首謂前爲周公咸勤之事後卽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則營東都以均四方朝貢之道里先後迷民則所謂毖殷遷洛以密邇王化其說甚辨而於篇首王曰封三字究無以解因復謂王字當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誥而衍則未免於竄改經文以就己意矣是則其瑜不掩瑕者也

卷十二

經部十二

書類二

【書纂言四卷】內府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其書解也古文尚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裨傳始稍稍掊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僞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權詞其說是也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爲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孔安國古文別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爲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爲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顚倒錯簡皆以意自爲且不明言所以改

竄之故。與所作易纂言體例迥殊。是則不可以爲訓。讀者取所長而無效所短。可矣。

【尚書集傳纂疏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休寧人。宋亡之後。隱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復出應試。中浙江鄉試。以病不及會試。越二年。上書干執政。不報。遂終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董鼎書傳纂注所稱新安陳氏。卽其人也。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又以蔡傳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目。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於諸家之前。間附己意。則題曰愚謂以別之。考櫟別有書說折衷。成於此書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載定宇集中。稱朱子說書。通其可通。不強通其所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義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則櫟之說書。亦未嘗株守蔡傳。而是書之作。乃於蔡傳有所增補。無所駁正。與其舊說迥殊。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云云。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讀書叢說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覈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

盡攻其矢。然七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可謂不苟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瀍西。次及瀍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舊說以爲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爲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律呂新書。說唐虞之脩五禮。漫錄周官大宗伯之文。說酒誥太史內史。漫錄周官太宰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文。殊屬泛衍。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爲多。卷首書紀年一篇。卽據履祥通鑑前編起算。其間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其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並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兩頁。第五卷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焉。

【尙書輯錄纂注六卷】內府藏本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黃榦。鼎族兄夢程。嘗從榦游。鼎又從夢程聞緒論。故自敍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爲宗。而集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之輯錄。又採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於末。謂之纂注。自序稱集傳既爲朱子所訂定。則與自著無異。又稱薈萃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爲主也。考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謨。嘗經先生點定。故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下。則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訂定

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吳澄作是書序亦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書大禹謨正月朔旦條下鼎併附注其說是鼎於此書源委本自分明其稱集傳爲朱子所訂定似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稱集傳自周書洪範後寖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或草稿初成而未及修改所舉金縢召誥洛誥諸條皆顯相舛異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櫟解金縢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爲然云云然則鼎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朱子爲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舉集傳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蔡爲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

【尚書通考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黃鎮成撰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間附以論斷頗爲詳備其中如論閏月而牽及後代司天之書論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論樂而攄陳自漢至宋之樂名皆與經義無關失之汎濫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疇六府三事之類皆經有明文而復登圖譜別無發明亦爲冗瑣又全書皆數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條獨參訓詁尤爲例不純似乎隨筆記錄之稿未經刊潤成書者然書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經大法爲麤蹟類引之而言心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然則刪書錄此四篇果僅因此四語乎鎮成此編雖頗嫌蕪雜然猶爲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難可謂知說經難易之故矣

【書蔡傳旁通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匯澤其始末則不可得

詳此書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陽董鼎尚書輯錄纂注本以羽翼蔡傳然多採先儒問答斷以己意大抵辨論義理而於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皆在所略遇傳文片言之賾隻字之隱讀者不免囁嚅齟齬因作是編於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其蔡傳歧誤之處則不復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於發揮注文不主於攻駁注文也然不能以回護注文之故廢孔氏之疏則亦不能以回護蔡傳之故廢師凱之書矣知其有所遷就而節取所長可也

【讀書管見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充耘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充耘字與耕而原序及梅鷟跋並稱耕野疑虞稷誤也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授徒因成是編所說與蔡氏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為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為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糾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為強辭大醇小疵別白觀之可也又禹貢篇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梅鷟跋稱此書得之西畢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亦當時所訛脫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焉

【書義斷法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悅道撰其自題曰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場備用四字蓋亦當時坊本為科舉經義而設者也其書不全載經文僅摘錄其可以命題者載之逐句詮解各標舉作文之緊要蓋王充耘書義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書則如今之講章後來學者揣摩擬題不讀全經

實自此濫觴。錄而存之。知科舉之學。流爲剽竊。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猶易類錄王宗傳禮類錄俞廷椿著。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不可不紀其始也。書末原附作義要訣一卷。爲新安倪士毅所輯。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又作文訣數則。尙具見當日程式。以世有別本。且論文之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錄於詩文評類。而此則從刪焉。

【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天與撰。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授臨江路儒學教授。蓋天與爲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時憲使臧夢麟。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故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爲宗。而以眞德秀說爲羽翼。蓋朱子考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爲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采之。其注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蓋道其實也。所說於名物訓詁。多有闕略。而闡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讞義之流亞也。

【尙書句解十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書僅存。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尙書以古注疏及蔡沈集傳爲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尙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爲啟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辭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

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書傳會選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敕撰案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者多當其初行已多異論宋末元初張葆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苞舒作讀蔡傳疑遞相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尚書義用蔡氏於是葆舒等之書盡佚不傳陳櫟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傳其自序所謂聖朝科舉興行書宗蔡傳固亦宜然者蓋有爲也至明太祖始考驗天象知與蔡傳不合乃博徵績學定爲此編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詆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爲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祝允明枝山前聞載其劄示天下者惟堯典注日月左旋洪範注相協厥居二條舉大凡耳顧炎武日知錄曰此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主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於民之麗主葉氏惟金縢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絕倫罕所許可而其論如是則是書之足貴可略見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因

禹貢注中瀏水至復州竟陵境者一語誤者字爲來字遂肆毒詈非篤論也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蔡傳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詔脩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己酉僅五閱月觀劉三吾敍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詔天下儒士倣石渠白虎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間三吾已考證講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脩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經義考謂許觀景清盧原質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吳子恭宋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脩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謬百出不足爲據此書爲當時舊本當以所列姓名爲定可也

【書傳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書以蔡沈集傳爲主日延祐貢舉條格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書義程式得本孔傳立義也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曾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爲主其黜主蔡傳定爲功令者則始自廣等是其書雖不似詩經大全之全鈔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之全鈔汪克寬胡傳纂疏而實非廣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爲六卷大全分爲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一爲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雖回護蔡傳之處在所不免然大致較劉氏說詩汪氏說春秋爲有根柢故是書在五經大全中尚爲差勝云

【尚書考異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錄是編辨正古文尚書

其謂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所作。蓋據孔穎達疏。引晉書皇甫謐傳。案穎達作正義時。今本晉書尚未成。此蓋臧榮緒晉書之文。稱謐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據爲謐作之證。至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又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爲依託。尤佐證顯然。陳第作尚書疏衍。乃以譸張爲幻詆之。過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爲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鶩案。則出鶩手無疑。原稿未分卷數。而實不止於一卷。今約略篇頁。釐爲五卷。鶩又別有尚書譜。大旨略同。而持論多涉武斷。故今別存其目。不復錄焉。

【尚書疑義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萃。莆田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蹟附見明史朱淛傳。是編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書中如六宗從祭法。輯五瑞謂是朝衆之常。非爲更新立異。洪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皆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立異者。惟三江必欲連震澤而於所其無逸之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闌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蓋不免醇駁互存。然明人經解。亢濫居多。明衡是編。尚能研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也。明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

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太后誕辰。乃詔免朝。時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與朱測力爭。皆遘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更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

【尚書日記十六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茲編不載經文。惟案諸篇原第。以次詮釋。大旨仍以蔡傳爲宗。制度名物。蔡傳所未詳者。則採舊說補之。又取金履祥通鑑前編所載。凡有關當時事蹟者。悉爲採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東復辟諸條。皆引據詳明。考證精核。前有李維楨序。稱書有古文今文。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書傳會選以下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書經大全以下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是爲時義。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經術。又稱樵是書。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尤適得是書之分量。皆確論云。

【尚書砭蔡編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袁仁撰。仁字良貴。號蕅波。蘇州人。與季本同時相善。故解經往往似之。是編糾蔡沈之誤。所論如粵若越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歷非古歷。方命當從蜀志晉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書。宣夜有漢郄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醫無閭即遼東。不得既爲幽州。又爲營州。烏鼠同穴。實有其事。用爽厥師。爽訓失。說蔡傳巖爲版築。遯於荒野爲甘盤。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連耄字爲句。皆確有所據。至謂史記索隱南譌不作爲字。則但據今本。不格姦爲不止其姦。鮮食非肉食。怪石爲賚服餌。汨陳之陳訓爲舊。則又有意立異。不可爲訓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見。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尚書蔡注考誤。案沈道原序。亦稱砭蔡編。則經義考所題爲是。溶輯學海類編。多改易舊名。以示新異。不足爲據。

也。

【尚書註考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陳泰交撰。朱彝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來尚書注考一卷。注曰未見。又注泰來字長水。平湖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吳永芳嘉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歷中國子監生。所著有尚書注考。與經義考迥異。然經義考引項皋謨之說。稱同倩治尚書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則彝尊未見其書。誤以泰交爲泰來。審矣。其書皆考訂蔡沈書傳之譌。謂有引經注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六十二條。皆直錄注語。不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者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爲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來爲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爲證。則前後顯相矛盾。誠蔡氏之疏略矣。馬明衡尚書疑義。袁仁砭蔡編。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泰交此書。則惟較量於訓詁之間。而所謂訓詁異辭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義。證以舊文。故爲少遜於二家。然釋事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

【尚書疏衍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是書前有第自序。稱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說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惟篤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爲非。於梅鷟尚書考異尚書譜二編。排詆尤力。則未能深考源流。經師授受。自漢代已別戶分門。亦聽其

各尊所聞可矣。

【洪範明義四卷】編進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編乃崇禎十年道周官左諭德掌司經局時纂集進呈之書。其進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歷數之務。初終兩卷。考正篇章。分別倫序。其學深於術數。於五行汨敍。類陳災異。以明鑒戒。不免沿襲伏生董仲舒劉向等附會之文。至八政疇敍。以食配坤。以貨配巽。以祀配離。以司空配兌。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賓配震。以師配乾。已屬牽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後天圖。更爲穿鑿。其最異者。至以河圖洛書配歷數。而曰某年至某年爲稼穡初際中際末際。以至從革曲直潤下炎上。其例皆然。是更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矣。至於改農用爲辰用。衍忒爲衍成。六極爲六殛。殊爲臆說。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見其必然。惟其意存啟沃。借天人相應之理。以感動恐懼脩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意則與經義深有合焉。置其小節。存其宏旨可也。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康熙十九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眞僞。然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傅會之說。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歸有光梅鷟之所爭。特經生考證之資耳。實則尼山刪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規。傳爲帝王之治法。不徒爲尋章摘句設也。是編爲大學士庫勒納等奉詔以講筵舊稿編次而成。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脩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聖人御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儒生異。故黼幄之所對揚。玉音之所闡繹。亦惟

是大者遠者與儒生音訓迥然有殊臨御六十一年聖德神功同符於典謨所述信有由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康熙末聖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其間其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交攻其誤是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傳試士明洪武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譌而永樂中脩書經大全仍懸爲功令莫敢歧趨我國家經術昌明競研古義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念典維勤於唐虞三代之鴻規尤爲加意既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復指授儒臣纂輯是編雖仍以蔡傳居前衆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別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證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彈於其不可從者辨訂譌舛亦不似陳櫟等之違心回護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爲附錄以明不專主一家蓋卽一訓詁之學而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又不僅爲說書之準繩已也

【書經稗疏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如謂虞書自戛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以詠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爲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蹌蹌爲下管之所舞鳳凰來儀爲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爲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賡歌卽大韶升歌之遺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豔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之有辭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

論洛書配九疇之數。以履一爲五皇極。而以居中之五爲一五行。雖推衍百端。畫圖立說。終與經文本數相戾。其於地理。至以崑崙爲洮州臙脂嶺。尤爲武斷。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誤之由。以爲譌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謂禋非周禮之禋。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爲古人所未發。引嬰相之射證侯以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爲榮辱。非以射中不中爲優劣。因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爲辛卯。引說文大戴禮記。證蠙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證玉食。引左傳證奄與淮夷爲二。引喪大記證狄人。引說文羑字之訓以解羑。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辭有根據。不同遊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竝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

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卽爲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仿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辭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辭撫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之寃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寃成於吳氏案吳棫書裨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爲顚倒附

識於此。六曰書篇題之寃。七曰書序之寃。八曰書小序之寃。九曰書詞之寃。十曰書字之寃。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敍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顚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復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

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爲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舜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衞經爲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竝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尚書廣聽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語也奇齡嘗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寧周公周公留召公皆竝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爲辨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寃詞訖而始刪成爲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竝非出自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嘆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可謂虛辭求勝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考證時有可採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亦有所補也

【尚書埤傳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僞書及書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爲眞，故史記所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爲僞。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於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竝錄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輕信瑣記。竄改古經，又堯典俊德謂徧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傳文。如是之類，或亦間有疎漏。要其詮釋義理，而不廢考訂訓詁，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

【禹貢長箋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是編專釋禹貢一篇，前列二十五圖，自禹貢全圖，以及導山導水，皆依次隨文詮解。多引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貢自宋元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家，雖得失互見，要以胡渭之禹貢錐指爲最善。此書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爲冀州之境，則於理未合。蓋岐實雍地，當時水之所壅，惟雍爲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後壺口可得而疏。孔傳所云壺口在冀州，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此語最爲明晰。鶴齡所以反其說者，殆以冀州之中，不當及雍地，不知冀爲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荊固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所歸言之耳。卽此可以爲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條，既主鄭康成左合漢右合彭蠡泯江居中之說，而又兼取蔡傳，以韋昭顧夷所謂三江口者當之，亦殊無定見。又古黑水聯絡雍梁，而鶴齡必區而二之，蜀漢之山本相連，而鶴齡謂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爲精密。又於敷淺原兼取禹過之及江過

之二說尤屬騎牆。此類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書之薈萃精博。而旁引曲證。亦時多剏獲。尙屬瑕瑜參半。且其於貢道漕河經由脈絡。剖析條理。亦較他本爲詳。故仍錄存其書。與禹貢錐指相輔焉。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已著錄。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書尤精力所專注。康熙乙酉。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曾呈御覽。蒙賜耆年篤學扁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而首列圖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共爲二十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究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字爲集解。又亞一字爲辨證。歷代義疏及方志輿圖。搜采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冠矣。至於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渭欲於數千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經。隔渝驪成已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穎所指臨渝爲是。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爲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徐文靖之所駁。恐渭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之過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由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驗。又所引酈道元諸說。注往往混淆。則由傳刻舛譌。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爲渭咎矣。

【洪範正論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爲體。而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主於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爲表裏之說。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證前人之說。如謂漢人耑取災祥

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卽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二十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字乃爲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曰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魯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二又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渭經術湛深學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除焉

【尚書解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僅解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蓋未竟之本所說不以訓詁爲長辭旨簡約而多有精義大禹謨篇不以古文爲僞而云孔安國有所删添東漢以後儒者又有所竊竄以解文辭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調停禹貢篇解五服五千以飛鳥圖爲算謂塞盡處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廣海戴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度爲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遷就入於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閩人不欲其鄉出禹貢揚州之外故立是說與訓洪爲大訓範爲訓謂洪範卽顧命之大訓皆未免巧而不確至於堯典之論中星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禹貢之論潛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卽今巢湖會于匯爲卽鄱陽原隰瀦野非地名則皆實有考證之言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者矣

【書經衷論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張英撰英有易經衷論已著錄此書不全載經文但每篇各立標題而逐條繫說亦如其說易之例凡虞書六十三條夏書三十二條商書五十二條周書一百六

十七條。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進書原序一篇。時英以翰林學士侍講幄。故因事敷陳。頗類宋人講義之體。其說多采錄舊文。而參以新義。如益稷篇稱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說。甘誓篇稱啟未接行陣。而能素明軍旅之事。足見古人學無不貫。乃呂祖謙之說。微子篇稱比干答微子之言。當無異於箕子。故不復著。乃孔安國之說。君牙篇稱古來制誥之辭。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體。乃朱子語類之說。至於高宗肜日。爲祖己訓祖庚之書。西伯戡黎。爲武王之事。皆不從蔡氏而從金履祥通鑑前編。頗總括羣言。不拘門戶。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爲在友邦冢君外舉小國之君連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國近周西都。陳氏舉遠概近之說。以君奭爲周公召公共相勉勵輔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諸家留之慰之之說。則皆所自撰之解。核諸經義。亦較爲精切。雖卷帙無多。而平正通達。勝支離蔓衍者多矣。

【尚書地理今釋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廷錫撰。廷錫字揚孫。常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肅。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作。首題恭錄聖訓。蓋僕直內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繕成帙者也。其中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典宅嵎夷。則據後漢書定爲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尚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注之誤。釐降嬀汭。則據孔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注嬀汭二水之誤。舜典恆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滎波既豬。則據傳寅之說。正孔傳滎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曾旻之說。辨其非呂梁狐岐。九河既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河。灉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汳沮。浮于濟漯。則據漢書地

理志。陳師凱書傳旁通。辨其不知漯水所在。濰淄既道。則據水經注。辨淄水不東入濟。浮于淮泗。則據史記河渠書。辨禹時泗水上源不自泲通河。三江既入。則據鄭元之說。辨其誤。從庾闡吳都賦注。和夷底績。則據水經注。時瀾書說。辨嚴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索隱。辨邢即音耿。祖乙並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嶓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譌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非惟訂漢儒之謬。並證元史之非。是則恭逢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已備采其文。此蓋其先出別行之本。敬著於錄。俾天下萬世。知聖學高深。度越千古。仰觀俯察。協契庖犧。一時珥筆之臣。鞠膢螭坳。備聆聖訓。得餘緒之萬一。已能總括古今。爲說經家所未曾有也。

【禹貢會箋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常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試不入格。十七年又薦舉經學。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所載爲主。附論於下。次爲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據諸書。斷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即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既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即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雨山。謂史記注作卑羽山。蓋字之誤。並辨胡渭之譌。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棼如亂絲。至胡渭雖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爲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

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眞僞之失耳。附錄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疑其名爲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漢志書類載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無伏勝字。隋志載尚書三卷。鄭元注。亦無伏勝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晉書五行志。稱漢文帝時伏生創紀。大傳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舛差。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銓次爲八十一篇云云。然則此傳乃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唐志亦作三卷。書錄解題則作四卷。今所傳者凡二本。一爲杭州三卷之本。與隋志合。然實雜採類書所引。裒輯成編。漫無端緒。一爲揚州四卷之本。與書錄解題合。兼有鄭康成注。校以宋仁宗洪範政鑒所引鄭注。一一符合。知非依託。案洪範政鑒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載其全書。二本各附補遺一卷。揚州本所補較備。然如郊特牲注引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飲也。一條猶未採入。信乎著書之難矣。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用謂六藝之支流也。其第三卷爲洪範五行傳。首尾完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然月令先有是義。今列爲經。不必以董仲舒劉向京房推說事應。穿鑿支離。歸咎於勝之剏始。第四卷題曰略說。王應麟玉海別爲一書。然如周禮大行人疏引孟

侯一條。玉藻疏引祀上帝于南郊一條。今皆在卷中。是大傳爲大名。略說爲小目。應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歸禾揜誥皆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完篇者傳於書。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

案尚書大傳。於經文之外。掇拾遺文。推衍旁義。蓋卽古之緯書。諸史著錄於尚書家。究與訓詁諸書。不從其類。今亦從易緯之例。附諸經解之末。

【書義矜式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寧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錄此一篇以爲程式。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尤長繁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卽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其愼徽五典一節。引孔傳大錄萬幾爲說。不全從蔡傳。考元史選舉志。載書用蔡傳及注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

案此書乃科舉程文。當歸集部。然雖非詁經之書。實亦發明經義。入之別集爲不類。故仍入經部附錄中。

右書類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錄二部十一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蔡沈洪範皇極數諸書雖以洪範爲名而實以洛書九數推衍成文於洪範絕無所涉舊以爲書類於義殊乖今悉退列子部術數類中庶不使旁門小技淆亂聖經之大義焉

卷十三

經部十三

書類存目一

【書古文訓十六卷】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即從荆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稱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尚

書。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𢿱作𢿱。誓作𢿱。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册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寖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尚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尚有傳本。然經典釋文敍錄。稱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篆書改爲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駁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書疑九卷】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顧炎武日知錄。稱爲元儒王柏。考柏以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炎武偶誤也。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榦弟子。榦又朱子壻也。故托克托等脩宋史。以朱子之故。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尚書之

文也。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見朱子語錄。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見七經小傳。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始也。然向既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其餘併無脫簡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爲辭。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案鬻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荊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

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脩宋史乃與其詩疑之說並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古洪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賀成大撰成大字季常爵里未詳其自序以爲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爲傳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經也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此箕子之傳也五事一曰貌至五曰思爲禹之經貌曰恭至容作聖爲箕子之傳三八政一曰食至八曰師爲經而移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爲傳五紀一曰歲至五曰歷數爲經而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傳五皇極則以皇建其有極一句爲經而以惟皇作極無偏無陂至以爲天下王爲傳三德則以一曰正直至三曰柔克爲經而以平康正直至高明柔克爲傳稽疑則以擇建立卜筮人至衍忒爲經而以立時人作卜筮至用作凶爲傳庶徵則以曰雨至曰時爲經而以五者來備至恆風若爲傳五福則以一曰壽至五曰考終命爲經而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傳六極則以一曰凶短折至六曰弱爲經而移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傳顛倒亂錯純出臆斷而自以爲古洪範自伏生以後傳授歷歷可考何處有此古本乎

【定正洪範二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參軍是編因王柏文及翁吳澄三家改定洪範之本而以己意參酌之首爲圖說次考訂經文次爲雜說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辭不云

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一中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而又參以陳摶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碎。至於無偏無黨。亦以五行生尅立論。尤爲無理。其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沿用劉牧之說。於彼法之中自生轇轕。猶其小焉者矣。且說既穿鑿。理多窒礙。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爲錯簡之說。以巧飾其謬。遂割裂舊文。強分經傳。移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爲第四第五章之傳。移無偏無陂以下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極句下爲五章之經。移斂時五福以下割裂其文爲九章之傳。其餘亦多移彼綴此。臆爲顚倒。並據吳澄之說。改而康而色句爲而康而寧。改是彝是訓句爲是彝是倫。則併其字而竄易之。考尚書正義載漢書五行志。以初一曰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孔安國則以爲禹所第敍。劉向以爲龜背先有三十八字。劉歆以爲先有二十字。孔穎達已均謂其無據。其以一五行以下爲箕子所演。則諸家並同。絕無逐章各有經傳之說。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學孝經之例。強爲分別。既已無稽。且一中既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八十七字錯一簡也。襲明之中吳紀聞載北宋余蕭嘗上書請移洪範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於四五紀一節之下。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是前此已嘗論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說耶。

【尚書旁注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注圖說。已著錄。是編以尚書本文大書正行。以訓釋字義者細書於旁。間有疏明大旨者。又別作一行書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也。梅

文鼎序謂升有四書五經旁注明嘉靖間程聞禮爲重鋟止存易詩書三種餘皆散佚國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爲鋟版以行近坊肆五經旁訓之本實倡始於升經學至此而極陋又出朱申句解下矣

【書義卓躍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廬陵陳雅言撰案經義考載鄒緝所作墓表稱雅言永豐人廬陵蓋舉其郡名又卷首彭勗序稱鄉先生雅言陳公似乎雅言其字也舊本又作元人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洪武中薦舉不起後領永豐教事以終墓表稱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義卓躍行於世今其他書未見此書則殊無可觀蓋元代以經義取士遂有擬題之書以便剽竊此書蓋亦其一故每段必以此題二字冠首所論亦皆作文之法於經旨無所發明楊士奇跋亦稱其專爲科舉設云

【書傳通釋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彭勗撰勗字祖期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卷首備列四代譜系圖及定時成歲七政五辰璿璣玉衡河洛九疇聲音律呂五服九州等圖編內於蔡傳之下摘錄諸儒舊說間於篇題之後加以案語總論一篇大旨率皆陳因之談觀其自敘蓋節錄永樂中書經大全爲之考陸容菽園雜記曰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脩四書五經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注背馳者當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云云則勗於四書五經大全均有刪定之本此特其一種耳夫大全之謬在於偏主一家之說荒棄古來之經義勗更以其偏主爲未堅必鋤盡異同而後已門戶之見尤爲深固史稱勗官建寧教授時疏請春秋祭朱子黜其子孫徭役又剏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蓋尊信至深所以欲

盡廢漢唐舊詁云。

【尚書直指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曰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簡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左贊善。時宮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謚文肅。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檃括蔡傳大義。已漸類後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注。亦時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注太行恆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炎之類。不應罣漏至此。意剞劂之時。竝注脫去。能本內官。姑借刊書暾名。未嘗一爲校正歟。

【書經提要】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章陬撰。陬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是編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釋經之要。故分爲四類。每類又各分細目。繫以圖說。自序謂見於蔡傳者不複出。然其圖皆從諸書採錄。其說亦多襲取陳言。無所考辨。召誥土中說一條。引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謂蔡傳所引王氏之說。誤爲景朝多陽景夕多陰。今案蔡傳祇以多風誤爲多陽。未嘗誤爲景夕多陰。或陬所見。與今刊本不同耶。

【書傳洪範考疑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世忠撰。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延綏巡撫僉都御史。是書取蔡沈所釋洪範有疑於心者略爲考正。大旨歸本於治法。立意未嘗不善。然如以六三德爲馭臣之法。以剛克柔克爲恩威之義。用張景之說。尚爲可通。以禹貢貢金之類解五行。已覺附

會至五福六極皆指刑賞而言以保全愛養不使短折爲壽之之法以殺戮勦絕不使得壽爲凶短折之法則牽強太甚矣

【禹貢詳略】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邦奇學有原本著作甚富而此書訓釋淺近惟言擬題揣摩之法所附歌訣圖考亦極鄙陋前有邦奇自爲小引云略者爲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使之進而有所考也後有薊門歐思誠跋述邦奇之言亦曰特以教吾子弟非敢傳之人人則是書本鄉塾私課之本思誠刻之轉爲邦奇累矣至每州之下各加每州之域四字參於經文之中尤乖體例邦奇必不如是之妄或亦思誠校刊之時移其行款也朱彝尊經義考載邦奇世說一卷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卷數則相同或即因此書而傳譌歟

【尚書說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與蔡傳間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證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乃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奭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辭無典據也

【書經旨略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王大用撰大用字時行號蘗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編不載經文惟推闡傳注之意載某段某句宜對看某段某句宜串看不出科舉之學而拘牽淺陋又在書義卓躍之下

【尚書譜五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錄。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詆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實以臆斷之。別無確證。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謐所爲。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謐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辭氣叫囂。動輒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書疇彝訓一卷】監察御史蕭際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尚寶司卿。移署國子監祭酒。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末。稱其嘗請立東宮。又極言礦稅之害。爲人有學行。恬於宦情。仕五十載。家食強半。清操亮節。爲淮西所宗。在姚江末流之中。爲最能謹嚴不肆者。是書闡發洪範九疇。與易象合一之理。前五條總明其理。次九章分晰其旨。蓋即劉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說也。

【禹貢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端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自總圖以下。分圖者凡三十。旁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於後。其中精核可從者。胡渭禹貢錐指每徵引之。然核其全書。實多疎舛。渭未及一一辨也。

【禹貢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曉撰。是編詮釋禹貢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瀦一條。解揚州一條。解浮于江沱潛漢一條。解江漢一條。皆爲閻若璩潛邱劄記所取。然大數多隨文演義。辭旨淺近。其門人徐允錫跋稱受業於曉數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蓋本爲舉業講授而設。允錫尊

其師說。遂從而刊行。非曉意也。

【古書世學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嬀文卿。日本使臣徐容入貢。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容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稾飫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因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僅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焉云。又曰。梁姚方興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石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姚方興本。齊纂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後事纂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釋書經。先曾祖通奉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顧炎武日知錄曰。案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

尚存。蓋昔已有是說。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謂明矣。今考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無此二國使臣之名。則其爲子虛烏有。已可不辨。又朝鮮今爲外藩。其書不異於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爲中國所佚者。惟孔安國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而孝經傳山井鼎等又自言其僞。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注疏本同。不過字句偶異耳。然則朝鮮本倭國本者。何自來哉。是又不待證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

【書經直解十三卷】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爲萬歷初進講所作。時神宗幼沖。故譯以常言。取其易解。吳澄草廬集中所載經筵講義。體亦如是也。

【書經說意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偉撰。偉號虹野。吳江人。嘉靖壬子舉人。是書分節總論。大旨不出講章之習。所標某句截某句斷者。尤陋。案朱彝尊經義考。有杜氏偉尚書說意。不著卷數。注云未見。考偉本姓杜。少育於沈漢家。因冒其姓。後乃歸宗。此書蓋其未復姓時所著。故仍題沈姓。彝尊所載。則據

其後而言之也。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時行官翰林直日講時所進。其說皆恪守蔡傳。務取淺近易明。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跋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卽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跋作於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於尙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於世云。

【禹貢山川郡邑考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王鑑撰。鑑字汝明。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事蹟附見明史邵寶傳。其書以禹貢水道爲主。每條用水名標目。而歷引諸書所載源流分合於下。其名爲經文所無。而見於蔡氏傳者。竝附釋之。山名亦同此例。郡邑名則專取蔡傳所有者釋之。然地名僅載其沿革至到。山名引書亦頗略。惟水道稍詳。亦未爲該博。朱彝尊經義考不著錄。無錫縣志列鑑名於文苑傳。亦不言其著有此書。疑草創之稾。未行於世歟。

【禹貢元珠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俞鯤撰。鯤字之鵬。嘉興人。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不著錄。而別載其百家尙書彙解。列於申時行袁仁之後。屠本畯鄧元錫之前。蓋嘉隆間人也。大旨取禹貢篇蔡沈集傳。刪節浮文。歸於簡要。於青州維淄二水。則據毛晃禹貢指南之說。謂淄入海。而以蔡傳淄入泺者爲誤。亦間有考證。然大致主於詮釋文句。於山川地理。未能洞悉原委。卷末附九州總歌。導山導水歌。九州田法賦法歌。尤村塾記誦之學矣。

卷十四

經部十四

書類存目二

【書經疑問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於經義罕所考定。惟推尋文句。以意說之。往往穿鑿杜撰。如解堯典湯湯洪水方割。云湯湯如湯滾沸一般樣。解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曰載字下得極妙。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以一身擔當負荷。如車載者然。可謂遊談無根矣。

【書帷別記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所著尚書日記十六卷。說者稱其該洽。已著於錄。此書則爲科舉而作。曰別記者。所以別於日記也。書前舊有萬歷甲申自序。見朱彝尊經義考。此本不載。蓋偶佚之。

【尚書要旨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金壇人。樵之子也。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樵傳。是書承樵所著尚書別記。鈔撮緒言。敷衍其說。以備時文之用。其經文較講義低二格。每節惟書首尾二句。亦如時文之體然。

【尚書辨解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八卷解伏書二十八篇。後二卷辨孔書。故曰辨解。其解周公居東爲就管叔。以兄弟之義感之。解罪人斯得爲成王與太公召

公誅管叔而周公不與聞他若周公稱成王爲孺子爲國史代公之辭非自周公口出其說多與先儒異蓋敬之解經無不以私意穿鑿亦不但此書爲然也

【禹貢備遺增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胡瓚撰其曾孫宗緒增注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宗緒字襲參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是書先發明禹貢書法別爲卷首自禹敷土至西戎卽敍爲一卷道岍及岐以下爲一卷依經附注多遵蔡氏集傳宗緒增注則間引蔡傳原文以證其同異如謂淄水入海不入濟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杜註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鄭樵誤會其文遂據此謂濰淄之淄爲入汶不入海固爲牽合蔡傳云淄水東入濟亦不知通淄濟之間乃漢時事有河渠書可證也禹貢之淄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今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淸水泊入海水道顯然此糾正之得實者也至謂汾本西流則從蔡傳考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流與東西溫谿合以今地輿考之自汾陽至臨汾縣東皆南流自此而南西流經曲沃縣所謂故絳也由曲沃至河津滎河諸縣則皆西流蔡傳未爲明晰如是之類尙未盡正也

【書傳會衷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自一卷堯典至六卷召誥題曰書傳會衷七卷洛誥以下則題曰書傳折衷篇帙相連而兩名互見莫喻其故今姑從其前名以歸畫一其說多沿襲舊文間自立議則又舛誤如四岳舊說皆以爲四人學佺則以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知下文僉曰爲衆應之辭也其以三江爲松江婁江東江九江爲洞庭則皆取舊說之不

可信者洪範之六三德不取鄭康成臣道之說而用孔傳亦爲寡識也

【虞書箋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歸安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解官後自號苕上漁父又稱澹泊居士此書前有自序言南局多暇讀唐虞論治之書輒次數語蓋即官光祿時作也考定陵注略瑞徵官職方郎中時欲黜一副將不遂反爲所搆又御史姚永濟韓浚皆有所請託瑞徵不從遂合力排擠之去其人蓋亦錚錚者而此書所箋大抵敷衍舊說無所發明如解柔遠能邇句云柔字下得最妙解惟時亮天工句云即熙帝載意解天敍有典節云兩我字正與兩天字相應解愼乃在位句云即愼乃有位皆膚淺不足采錄殆開曹無事姑以遣日本無意於著書而其子漫付剞劂耳

【禹貢匯疏十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其書前冠圖經二卷上卷二十四圖皆鄭曉原本下卷二十四圖則瑞徵所補輯也次以九州爲九卷導山導水各一卷而九州攸同至末自爲一卷又採摭大禹神怪之事爲附錄一卷書作於崇禎壬申多借以抒寫時事故其自序曰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澮渠之歧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考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要於底愼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櫛字比執今圖誌疑古山川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何益孔蔡之舊文蓋其志不在於解經也然徵引浩繁而無所斷制動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濫至其附錄一卷盡摭雜家之言侈談靈異則非惟無與於經義亦並無關於時事矣豈說經之體哉

【尚書傳翼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鍵撰。鍵字實府。秀水人。其時又有一陸鍵。平湖人。萬歷丙午舉人。未知一人二人也。是書惟敷衍蔡沈之說。無所思同。故曰傳翼。然於集傳實無所發明。其體例全似語錄。亦頗不雅馴。

【尚書晚訂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史維堡撰。維堡字心傳。金壇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是書本名尚書集覽。後更名晚訂。蓋取晚年論定之意也。大旨以蔡傳爲藍本。惟考據典故。頗引舊文。不盡同於蔡傳。蓋參用朱子尚書名物度數當看注疏之語也。

【尚書揆一六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鄒期楨撰。期楨字公寧。無錫人。萬歷中諸生。江南通志儒林傳附見吳桂森傳中。稱與桂森俱從高攀龍學。稱兩素衣先生。是書專主蔡傳。而雜引諸儒之說以發明之。蓋爲科舉而作。書成於萬歷丙辰。前有高攀龍序。又有讀尚書六要。其孫陞所述也。國朝康熙庚戌。其門人顧宸序而刊之。

【尚書輦籥二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獻。烏程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書大意。欲囊括漢宋諸儒。而折衷以己見。然博引繁稱。巵言多而精理少。其凡例高自標置。謂從來說經。非稽天之射。即無病之呻。輦籥指點虛實。筆光開洞。眞可引人心氣。資人聰明。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無可增減。無可讚宣。烟霞寶氣。結爲祥光。瑞靄萬古。執迷一旦。輦籥獨見曉焉云云。自古以來。著述之家。未有誇誕至於如是者。其華而不實。亦可概見矣。目錄止二十一卷。而分編則爲五十八卷。蓋以篇數爲子卷也。

【書經集意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嗣達撰。嗣達字孝仲。潯陽人。其履貫無可考。自序稱天啓壬戌。書於陪京。序中謂雲曹簡靜。蓋官南京刑部時所作。書中分節講論。蓋家塾課蒙之本。至禹貢內雜引明代漕輓東壩諸事。以便答策。尤非解經之體矣。

【禹貢圖注】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啟甲子舉人。朱聿鍵僭號於福建。以爲監察御史。病卒於延平。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則以爲殉節自經。傳聞異辭。莫之詳也。是編以禹貢九州分繪九圖。列於各州經文之前。又繪五服圖。列於五百里甸服一節之前。後附輿地總圖。據明代郡縣紀其大略。採錄蔡注之簡明者爲內注。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注。其圖與注。俱頗簡略。無足以資考證。南英自序。亦云爲便於童蒙記誦也。

【禹貢合注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樂縣知縣。遭母憂歸。福王時召爲吏部主事。以終制辭。南都失守。投水死。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多證合時務。指言得失。又雜取水經注及諸家小說。旁載山水形狀。及諸奇異。似乎博贍。實於經義無關也。

【讀尚書略記】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此書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其所注釋。亦不過隨文敷衍。在所作諸經略記之中。獨爲最下。

【書釋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文彩撰。文彩字治文。寧都人。是編冠以指略十六條。先儒論二十一條。四十二篇亡書目。次汲冢周書篇名。其餘卷次。一如蔡傳。文彩崇信古文。其注或如策論。或如語錄。或如時文批語。無復先儒詁經之體。前有其門人魏禧序。推尊甚至。文彩自序。亦謂與門人魏叔子共處

一室相與揚搉正謬雜繁義有未盡復著爲論以補所未逮是書之成其功爲多然矇工於文章而學問則多講權略解經亦非所長也

【禹貢廣覽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許胥臣撰胥臣錢塘人茲編首載九州總圖次以九州各爲一圖而經文分附於後又以導山導水南條北條分析爲圖亦各以經文附焉至九州攸同及五百里甸服諸條又分山水總敘及弼服諸名體例頗爲詳悉而經文下所引諸家注釋則粗明訓詁未足爲考證之資也

【尚書講義】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蔡璋撰璋字達夫無錫人是書順文敷衍無所發明即其開卷釋曰若若字作設問之如字解則大略可睹矣書凡兩册爲明季寫本當時朱墨標識猶存疑即璋之原稾云

【尚書解意六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李楨晨撰楨晨字華麓任邱人是編不甚訓詁名物亦不甚闡發義理惟尋繹語意標舉章旨節旨務使明白易曉而止蓋專爲初學而設故名以解意云

【禹貢通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檇李邵璜撰不著時代前有寶坻杜立德序當爲國朝人而其圖中稱北直隸稱承天府皆明人語疑序爲立德未入國朝以前作也立德之序頗斥據後代地理以疑蔡傳之非乃併河源之說亦指爲不近理而璜之所注乃與蔡傳多有異同其循傳發揮者謂之通解其不從傳者謂之辨異每州之首及導山導水各列爲圖自云多本之鄭曉夏允彝然其青州圖下即駁允彝之說亦不盡用二家也是書頗有意於考正而所學未博引據疎略視胡渭諸家不止上下牀之

別矣。

【尚書集解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苑籍。故自稱曰北平。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僞職爲四川防禦使。入國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書篤信古文。與朱子獨異。所解自蔡沈集傳外。多采呂祖謙書說。金履祥表注。許謙叢說。而力斥馬融鄭康成。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經。惟易詩春秋掊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同。承澤堅持門戶。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

【九州山水考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是書取禹貢所載山水。分類相從。山凡四十有三。正導者二十有七。雜見者十有六。水凡四十有二。正導者九。雜見者三十有三。附以澤九原隰十。冠以水道會通源委。皆首標其名。而以所合諸水旁行斜貫。引以烏絲。略似族譜世系。與地圖之式迥殊。中多附論時事。引明代諸人議論事實。以相證佐。如水利海運之類。與經義多不相關。蓋借事抒議。不專爲注經設也。書首標曰格致錄。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鐫。其子目乃題九州山水考上中下字。蓋其格致錄中之一種。刊而未竣者耳。

【尚書近指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以主敬存心爲尚書之綱領。其說多標舉此義。不甚詮釋經文。然蔡沈書集傳序。所謂堯舜存此心。桀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揭大旨。不煩重演矣。

【尚書引義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論其大義。多取

後世事爲之糾正。如論堯典欽明。則以闢王氏良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塡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謬。論甲胄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謂高宗諒闇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斷之辭。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體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肅潤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是書章分句解。止於隨文生義。未能有所折衷。其訓禹貢三江。既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又謂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定是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云云。則又主蘇氏岷江爲中江。嶓冢爲北江。豫章爲南江之說矣。又云東湖未築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嘗不通震澤也。考江水雖入海於揚。然自古未與震澤通。若如是說。則京口以東。皆成巨浸矣。殊爲無據。惟其辨九江有三。頗爲詳晰。差足備考耳。

【書經疏略六卷】江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從注疏本。以書序分冠

諸篇。又從古本合爲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與孔安國傳。及鄭康成所注百篇之序。俱互有異同。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闕其左氏二字。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考左傳或曰左氏。或曰左邱。漢以來說者不同。總爲人姓。沐乃以爲左右之左。殊駭視聽。且謂傳以人號。古無此體。是併漢藝文志亦未見矣。蓋沐著春秋疏略。以左傳爲孔子作。故於此書亦護其說耳。所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己見者。率多杜撰。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復成文義乎。

【古文尚書考一卷】纘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行取御史。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乾隆二年。賜謚清獻。是書原載隴其三魚堂集中。曹溶學海類編。始摘錄別行。大旨惟據朱子告輔廣之言。以申古文尚書非僞。然朱子語錄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所作。只是魏晉時文字。又曰孔氏書傳。某疑決非安國所注。恐是魏晉間人。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之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譌舛。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然則朱子辨古文非眞。不一而足。未可據輔廣所記一條。遂謂他弟子所記。皆非朱子語也。

【尚書惜陰錄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乃世沐七十二歲時作。其篤信古文。猶先儒之舊論。至於尊古文而排抑今文。則變本而加厲矣。其排抑今文。惟以不

全爲辭。不思古文五十八篇。亦不足百篇之數也。其說皆因蔡傳而衍之。往往支離於文外。如解蒙羽其藝謂蒙多蒙昧。亦要隨刊。羽多禽鳥。亦必翦除。益稷之有勞可知。夫益稷佐禹。豈必在此二山。且以山名一字。穿鑿生義。然則熊耳必多冬蟄之獸。外方必爲中矩之形哉。又如解厥貢惟土五色。謂徐之東原。乃中原正地。厥土五色而亦多。亦文明天闢。孔子雖爲竟產。實徐產也。斯文之統。蓋像地靈。是與經義何涉也。至謂唐尙無史。舜乃設史追書。故曰虞書。謂舜以諸侯之禮祀瞽瞍二妣。並祔正舜母繼象母。一一秩之不紊。大小宗無餘憾。故官曰秩宗。益不知其所據矣。

【尙書口義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懷志撰。懷志字貞儒。武強人。康熙中左都御史。謙之父也。其孫自潔原跋稱爲大司空蓋其贈官。然未詳何以贈工部尙書也。是書於經文之內。注小字以貫串之。大旨悉遵蔡傳。而衍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凡蔡傳所謂錯簡者。俱移易經文以從之。凡蔡傳所謂衍文者。則徑從刪薙。可謂信傳而不信經矣。

【禹貢正義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爾成撰。爾成字得忍。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甲寅。據蔡氏集傳爲本。或偶出己見。又於古無稽。如揚之三江。則以爲錢塘江有兩源。北源爲豫江。西源爲太末江。併錢塘而爲三。梁之沱潛。則以爲皆江之別源。非江漢別流。其說導水也。於導河節。以東過洛汭爲禹過之。以大陸爲去河絕遠。禹從洚水取陸路到高平之處。下又北。接上北過洚水。非自大陸又北。於導漾節。過三澨至於大別。亦爲禹取陸路從三澨至大別。下南入於江。接上又東爲滄浪之水而轉南。非自大別而南。於導江節。過九江至於東陵。爲禹從九江取陸路至東陵。下東迤北。接上又東至於澧。非自東陵又東

於導沇水節。以東出於陶邱北。又東爲濟之正派。下至於菏爲分流。南行通泗。又東北接又東正派。非自菏又東北。其又北東入於海。以又北爲分流。北出爲沮而合於灉。以東入於海爲正派。皆膠滯破碎。使文理不相貫也。

【舜典補亡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舜典舊無篇首二十八字。至梁姚方興始得別本於大航頭以補之。其事本屬可疑。然相沿已久。無可刊削之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奇齡堅信古文。而獨不信二典之分篇。遂以爲自月正元日以下。乃爲舜典。而闕其前半篇。遂摭史記以補之。夫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卽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奇齡以竄亂古經詆朱子。而所爲又加甚焉。雖善辨者。殆亦難爲之辭矣。

【尚書義疏】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字千里。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官懷集縣知縣。是編亦高頭講章之類。鈔本綴以圈點。其體段皆類時文。

【書經詳說】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蔡傳爲主。旁引孔傳孔疏。及宋元以下諸家之說以釋之。雖引證頗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據諸說。而終以蔡傳爲主。其有稍異於傳者。多削而不錄。如文侯之命。引孔疏。其下注云。傳疏多與蔡傳說異。故僅錄此。又如費誓徂茲淮夷句。引孔傳。亦必注其下云。徂訓往征。與蔡傳異。蓋篤守宋學。不肯一字異同者也。

【禹貢臆參】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之下。詳載蔡傳。而並錄地理今釋。以糾其誤。亦間附己說。然頗有攻詰未當者。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一條。初學記

引鄭康成注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後儒咸主鄭義而陸榮力攻之謂周禮職方於荆州曰其川江漢於揚州曰其川三江若江漢卽三江之二又何以一表之於荆又再表之於揚也考職方氏有曰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泲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泲一河泲而既表之於兗又表之於幽陸榮又何以難之也陸榮又謂職方氏曰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苟彭蠡可以爲南江則是一水而分列於川浸蓋主李善司馬貞之注以彭蠡爲五湖之一然虞翻韋昭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皆與善及貞注不同則五湖必兼彭蠡尙未可確定亦不得執以駁三江矣

【禹貢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篛林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給事中是書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條理簡明頗易尋覽然多因仍舊說依違遷就不能折衷歸一與胡渭錐指蓋未可同日語也

【禹貢解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已著錄禹貢一篇自注疏而外無慮數十百家迨胡渭禹貢錐指出條分縷晰辨正詳博斯盛是編大概全取渭書而變其體例中如渭引水經注漳至斥漳縣入河斯盛則以漢志斥漳下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蓋言漢時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者以下流至阜城言也漳水逕行鄴東已當入故大河若漢時阜城以上安得有河渭據水經注濟歷琅槐縣故城北淄入馬車瀆逕琅槐故城南故言淄濟各自入海斯盛以漢書當至博昌入泲師古注云泲音子禮反孔疏引作入海誤也當入泲不在馬車瀆而在琅槐東之博昌界其辨別亦頗精

密。至其論碣石。據漢志。雒成之大碣石山。卽今昌黎縣北二十里。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不取王橫論於海中之說。又謂河濟相通。浮濟自陶邱而西。以達於河。周以後滎川道窒。至東漢時。僅存滎菏澤渚之本源。故漢志云軼出滎陽北平。地非禹貢職方舊蹟。不取三伏三見之說。其他如冀之恆衞。以恆由恆山得名。滱水出靈邱縣北高氏山。與渾源州恆山相連屬。衞由惡池得名。衞轉曰惡。惡轉曰虖。滱卽恆。虖它卽衞。皆因渭說而附益之。導河後附歷代徙流。亦因渭之書。删繁就簡。於雍之黑水。欲以打沖河當之。究不協入於海之文。且漫無實證。又渭不知今呼老黃河者。爲宋之二股河。而以爲二股河行唐馬頰河故道。斯盛亦曰二股河尋唐景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則又沿渭之誤。不能糾正矣。

【今文尚書說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皆訂補蔡沈書傳之闕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間。離合參半。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言。蓋用吳澄書纂言之例。未爲無見。而所附古文尚書辨二篇。不引梅鷟閻若璩的然有證之言。而又變爲古文尚書半眞半僞之說。自稱年將及艾。於詩禮春秋。揆成經說三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眞贋。一覽自明云云。其亦近於語怪矣。

【尚書通義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如撰。苞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亦仿周易通義之例。以四書成語釋之。如禹貢冀州至四海會同。則曰所謂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米。則曰所謂五十而貢。可想見矣。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則曰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全書皆用此例。可謂附會經義矣。

【尚書舉隅六卷】江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志遴撰。志遴字掄英。江西新城人。雍正甲辰舉人。其書刪節蔡傳而於蔡傳後每條各以己意附注一二語。簡略殊甚。蓋於舉業之中。更闢捷徑矣。

【書經劄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鈔。已著錄。是編爲其三經解之二。取明陳第之說。謂古文尚書非僞。冠以古文今文辯。盡掃諸家考證。而斷以大禹謨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數語。謂非漢晉所能作。蓋撫近時方苞之論。此明知微實之難誣。又變而蹈空以求勝也。

【禹貢方域考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奕瑞撰。奕瑞號玉峯。南豐人。雍正中。官福建鹽場大使。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撮胡渭禹貢錐指而爲之。故卷首自稱曰纂輯。明爲渭書之節本云。

【尚書約旨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經圖說會通。已著錄。是書大略墨守蔡傳。依文訓義。間有與蔡傳異者。亦僅鑽研語氣。未能考證其失。故所著凡例。亦自謂未脫講章舊局。至於名物典故。不甚詮釋。則以別撰尚書通典略故也。

【尚書通典略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皆考辨尚書典故。首卷力主梅書之非僞。至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僞書。而顧命鈗字。又以爲說文本孔傳。蓋猶毛奇齡之緒論。其訓釋名物。多據理斷制。不由考證。如河出崑崙。信水經注五萬里之說。而駁元以來探求河源之謬。不知輿圖俱在。道里井然。是爲泥古而不徵今。允征篇中謂日食可以推算。不應馳走。不知自漢以前。無預知日食之術。是爲知今而不稽古。蓋典制之學。與義理之學。南轅而北轍也久矣。

【禹貢約義】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字師道。號澹園。金匱人。是編考證禹貢山水。詳略頗不畫一。蓋隨事紀載。未及成書之槀本也。其論三江。主鄭元蘇軾之說。極爲有見。論九江。則以九江爲洞庭。大抵與胡渭所見同。不知九江自在潯陽。古者江則名江。河則名河。未有以洞庭爲九江者。應劭諸家不可廢。且澧江已見於經。而雲夢亦跨岳陽之界。洞庭之說。終屬未安。玉淳蓋未深考耳。

【尚書質疑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用趙孟頫吳澄之說。分今文古文爲二。不爲無據。惟是康誥等三篇。據書語則在武王時受封。據左傳則在成王時受封。先儒皆疑不能明。今徑升大誥之前。紊亂舊第。殊失謹嚴之義。伏書顧命一篇。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誥。見史記周本紀。馬融舊本。亦見於經典釋文。今以爲後人妄分。於考證亦疎。至於沿豐坊僞本之說。改堯典爲帝典。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又以二典非虞史所作。出夫子筆削。曰若稽古帝堯。出孔子增加。尤爲臆說矣。

【書經參義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編以朱子命蔡沈作書傳甫越歲而朱子亡。其間未是正者頗多。如集注行夏之時。及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昭如日星。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及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辯。是顯與朱子有異。因作是書正之。計經文錯互篇簡者二條。錯分段落者五條。錯混句讀者二條。錯解文義者十二條。定錯復錯者一條。考蔡傳自南宋以來。即多異議。原非一格不刊之典。然兆錫所改。大抵推求字句。以意竄定。未能確有考證也。

【尚書質疑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晚年好治春秋。又自號左畬。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賜國子監祭酒銜。所著春秋大事表。最爲精密。其注詩亦有可觀。惟此一編。較他書爲次乘。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理臆斷。不甚考證本末。如謂帝王巡狩。必不能一歲而至四嶽。因疑惟泰山爲天子親至。餘皆不至其地。引泰山獨有明堂爲證。且稱華山恆山衡山。久在晉楚境內。若有明堂而爲晉楚所毀。列國宜何如問罪。春秋宜何如大書特書。夫春秋明例。承告乃書。二百四十年中。未有以毀某來告者也。安得以春秋不書毀。爲本無明堂之證。晉不奉正朔。春秋凡載晉事。傳與經皆差兩月。杜預以爲晉用夏正。楚僭稱王號。孰問其罪。又安得以春秋無書毀明堂者。爲本無明堂之證乎。古文尚書。晉時乃出。棟高既確信危微精一數語。斷其必眞。案危微精一數語。實荀子所載。云出道經。乃獨以兩階干羽一事。爲劉歆竄入。主名確鑿。此出何典記也。山海經本不足信。蔡傳引其怪說。以注禹貢。自是一失。棟高駁之是也。至謂爲劉歆所僞作。則禹本記山海經之名。先見於史記大宛傳贊。亦歆所竄入歟。周代諸侯。所以能知其名者。賴春秋傳耳。夏商年遠文略。靡得而徵。乃謂夏商不封建同姓。考史記夏本紀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云云。則夏代分封。史有明證。烏得遽斷其無。如以不見於書而斷之。則今文惟有齊呂伋魯伯禽晉文侯秦穆公。古文惟有蔡仲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書且無明文矣。他如論堯舜禹非同姓。論商周改時改月。論亂臣十人中有膠鬲。論洪範不本河圖洛書。論微子面縛。而又左牽羊右把茅。論周公未曾居

攝。亦皆前人之舊論。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窮經之功。春秋爲最。而書則用力差少。人各有所短長。不必曲爲之諱也。

【書經提要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體例。亦不錄經文。但標舉字句。雜采諸家之說。而以己意融貫之。然大抵推求文義之學。如王心敬以曰若稽古一句。爲孔子所加。至爲無理。而鐸曰其說可從。殊乏考訂。他如解大禹謨曰。堯曰大哉堯之爲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然則大禹謨之作。在論語孟子後乎。

【尚書小疏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字貫雲。號果堂。吳江人。嘗預脩三禮。及一統志。議敍九品官。是編所解。自堯典至禹貢。僅數十則。而往往失之。如異如謂禹時交州本屬荊梁。胡渭禹貢錐指。以九州大略不踰五嶺者。是蓋沿閻若璩潛邱劄記之說。然潛邱劄記。精核者多。惟此條則過泥通典。今姑以禹貢經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鄭諸儒無有異辭者也。經稱荊及衡陽。惟荊州。通典稱衡陽郡。去洛陽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兩面計之。已逾於五千里。至稱荊州之域。兼有零陵江華桂陽連山諸郡。又稱零陵去洛陽三千五十五里。江華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陽去洛陽三千五十七里。連山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則荊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經所云衡山之陽。未必遼闊如此。禹貢錐指謂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荊域。其駁正最爲允協。必反其說。已爲非是。乃更謂荊州之域。直統交趾。則距洛陽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較經文荒服里數。三倍過之。寧有是事乎。至引後漢書爲證。尤屬牽合。考獻帝本紀。建安十

八年復禹貢九州注引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幷州以其郡國幷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幷爲雍州省交州幷荊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荊揚冀益雍據此則當時特復禹貢九州之名非謂漢之疆域卽禹疆域又安得以後證前耶其他附會遊移之說往往類此蓋彤長於三禮而尙書非其所精又務欲求勝於胡渭故糾紛至是不足爲據也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平湖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亥兆奎年七十三矣大旨以蔡沈集傳爲本而時參己見故曰知新如解堯典命羲和數節則謂後世日晷爲定分至之要而舉南北極及歲周歲差之法皆以爲不足信解禹貢則謂黑水非有二水因九江三江未盡入海上流泛濫溢出於西謂漢枝分於大別入江其正流爲北江在彭蠡之北江枝分會於彭蠡其正流爲中江在彭蠡之南他如涇屬渭汭條下訾周禮職方爲後來雜湊之書於甘誓條下訾禮記曾子問一篇率多不經於伊訓論三年之喪訾儀禮喪服之經及禮記爲非說六律則謂古無六呂及隔八相生其國語禘郊宗祖報左傳弭澆管蔡之事皆訾爲謬說大抵不信古經自以意斷惟篤信梅賾古文故卷末附古今文辯謂秦焚民間詩書其博士所職漢初猶有全書又謂蔡邕書石經卽全古文蓋取毛奇齡古文尙書冤辭之說重爲申衍不知漢時古經果完何以立於學官者僅伏生所傳以及賈馬鄭諸大儒親見古文者其所傳述何以絕不涉伏生所傳之外也

【尙書讀記一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字懷庭號伊蒿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是編爲濰縣韓夢周所刊凡七十六條循觀亦不信古文其解金縢我之弗辟爲

弗辟攝政之嫌。康誥首四十八字非錯簡。及費誓伯禽征徐戎。爲周公在時事。並根據史記爲說。蓋司馬遷受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其所引證。足爲根據也。其他則多循文生義之說。蓋本其讀書之時。偶記簡端。循觀沒後。夢周錄爲此帙。初非著成之書。故所解止此耳。

【尚書私學四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字賓谷。號松泉。甘泉人。貢生。是書大旨謂古文尚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故其說多據理意斷。然亦有偶然標識。無關大義者。如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若蹈虎尾涉於春冰。皆晉人危語之祖云云。殆非詁經之體。又如稱刑金氣也。苗爲暴虐淫過之刑。殺戮無辜。金氣盛極。故惡臭薰蒸。變而爲腥。腥於五臭爲金云云。亦過於求深也。

【尚書注解纂要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蓮撰。蓮字余嘉。江都人。是書融會蔡沈集傳之義。每節之下。先標指意。而各隨文句詮釋之。無所考證。

【尚書剩義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璘撰。璘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分條疏解。大旨爲制義而作。與所註周易體例相同。

附錄

【別本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之騄編。之騄號晴川。仁和人。雍正間官慶元縣教諭。伏生尚書大傳。久無刻本。外間傳寫殘帙。譌缺顛倒。始不可讀。元和惠棟號爲博洽。脩明堂大道錄時。亦未見其原本。僅從他書輾轉援引。故之騄蒐採補綴。仍勒爲三卷。其不注出典者。殘缺之原文。其注某書引者。之騄所增入也。殘章斷句。頗賴以存。近時宋本復出。揚州已有雕版。此本原可不存。然之

驟於舊帙未出之前。鉤稽參考。閱歲月而成是編。其好古之勤。亦不可沒。故仍附存其目焉。

右書類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內十部無卷數。附錄一部。四卷。皆附存目。

案尚書文句古奧。訓釋爲艱。故宋元以前。注是經者差少。歷年久遠。傳本彌稀。凡有遺編。率皆採錄。惟薛季宣之贗古。王柏賀成大胡一中之改經。特黜而存目。一以杜好奇之漸。一以杜變亂古經之漸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十五

經部十五

詩類一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衆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攙續之明證。即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眞。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眞贋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衆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採。竝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詩序二卷】內府藏本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衞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衞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

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卽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尙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衞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

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隋志有顧歡毛詩集解敍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瓛毛詩序義疏一卷。案序敍二字互見。蓋史之蹈文。今仍其舊。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爲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

【毛詩正義四十卷】內府藏本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註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

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註毛詩義駮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衞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駮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駮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岐途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稾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註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尊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鬨然佐鬬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八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通行本　吳陸璣撰。明北監本詩正義。全部所引。皆作陸機。考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注云烏程令吳郡陸璣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脊暇集亦辯璣字从玉。則監本爲誤。又毛晉津逮祕書所刻。授陳振孫之言。謂其書引爾雅郭璞注。當在郭後。未必吳人。因而題曰唐陸璣。夫唐代之書。隋志烏能著錄。且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犍爲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姚士粦跋已辨之。或晉末見士粦跋歟。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大抵從詩正義中錄出。然正義衛風淇澳篇。引陸璣疏淇澳二水名。今本乃無此條。知由採摭未周。故有所漏。非璣之舊帙矣。又衛風椅桐梓漆一條。稱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考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有雲南縣。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有雲南縣。皆一邑之名。唐書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蓋至是始升爲大郡。而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諸書作焉。璣在三國。即以雲南配牂牁。似乎諸家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原文。然勘驗諸書所引。一一符合。要非依託之本也。末附四家詩源流四篇。而毛詩特詳。考王柏詩疑。已詆璣所敍與經典釋文不合。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議其誤。以曾申爲申公。則宋本已有之。非後人所附益矣。蟲魚草木。今昔異名。年代迢遙。傳疑彌甚。璣去古未遠。所言猶不甚失眞。詩正義全用其說。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其駁正諸家。亦多以璣說爲據。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爲最古焉。

【毛詩陸疏廣要二卷】內府藏本　吳陸璣撰。明毛晉注。晉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人。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藏收。又喜傳刻古書。汲古閣版。至今流布天下。故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時。嘗刻津逮

祕書十五集皆宋元以前舊帙惟此書爲晉所自編陸璣原書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蓋儲藏本富故徵引易繁採摭既多故異同滋甚辨難考訂其說不能不長也其中如南山有臺一條則引韻書證其佚脫有集維鷮一條則引詩緝證其同異其考訂亦頗不苟至於嗜異貪多每傷支蔓如鶴鳴于九皐一條後附焦山瘞鶴銘考一篇蔓延及於石刻於經義渺無所關核以詁經之古法殊乖體例然雖傷冗碎究勝空疎明季說詩之家往往簸弄聰明變聖經爲小品晉獨言言徵實固宜過而存之是亦所謂論其世矣

【毛詩指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成伯璵撰伯璵爵里無考書凡四篇一曰興述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曰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以鵲巢騶虞大略即舉周南一篇隱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訓釋源流四曰文體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頗似劉氏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然定詩序首句爲子夏所傳其下爲毛萇所續實伯璵此書發其端則決別疑似於說詩亦深有功矣伯璵尚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稱其取春秋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蓋即李石詩如例之類宋熊克嘗與毘陵沈必豫欲合二書刻之而斷章一書竟求之不獲乃先刻指說此本末有克跋蓋即從宋本傳刻也克嘗著中興小紀別見史部編年類中其刻此書時方分教於京口故跋稱刻之泮林云

【毛詩本義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是書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王宏撰山志記

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廟衆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併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於修矣林光朝艾軒集有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讀之三歲覺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罝麟趾諸解辨難甚力蓋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說詩則務繩以理互相掊擊其勢則然然不必盡爲定論也

【詩集傳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案禮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足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實肇於斯王應麟韓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劉安世元城語錄亦曰少年嘗記讀韓詩案崇文總目韓詩北宋尚存范處義逸齋詩補傳

謂韓詩世罕有之此語不可信蓋偽未考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云云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所作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語也轍取小序首句爲毛公之學不爲無見史傳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爲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衞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轍以爲衞宏所集錄亦不爲無徵唐成伯璵作毛詩指說雖亦以小序爲出子夏然其言曰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云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璵已先言之不自轍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轍說爲祖良有由也轍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轍於毛氏之學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覺寮雜記乃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亦未識轍之本志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自王安石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爲名物訓詁之學者僅卞與陸佃二家佃安石客卞安石壻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書大旨皆以字說爲宗陳振孫稱卞書議論穿鑿徵引瑣碎無裨於經義詆之甚力蓋佃雖學術本安石而力沮新法斷斷異議君子猶或取之卞則傾邪姦憸犯天下之公惡因其人以及其書羣相排斥亦自取也然其書雖王氏之學而徵引發明亦有出於孔穎達正義陸璣草木蟲魚疏外者寸有所長不以人廢言也且以邢昺之僉邪而爾雅疏列在學官則卞書亦安得竟棄乎書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穀釋草釋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

雜解。陳氏書錄解題稱分十類。蓋傳寫誤脫一字也。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錄人名氏。集宋李樗黃櫄兩家詩解爲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樗字若林。閩縣人。嘗領鄉貢。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櫄字實夫。龍溪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兩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郎。著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泳字深卿。始末未詳。與樗櫄皆閩人。疑是書爲建陽書肆所合編也。樗爲林之奇外兄。見書錄解題。又爲呂本中門人。見何喬遠閩書。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己意爲論斷。今觀櫄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而稍稍補苴其罅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樗取蘇轍之說。以爲毛公作而衞宏續。櫄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爲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爲不同。其學雖似少亞於樗。而其說實足以相輔。編是書者。惟音釋取呂祖謙。而訓釋之文。則置讀詩記而取樗櫄。殆亦以二書相續。如驂有靳。故不欲參以他說歟。

【詩補傳三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大旨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己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說詩。其開剔抉疏通。亦未

嘗無所闡發。而末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肯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至詩序本經師之傳。而學者又有所附益。中間得失。蓋亦相參。處義必以爲尼山之筆。引據孔叢子。既屬僞書。牽合春秋。尤爲旁義。矯枉過直。是亦一瑕。取其補偏救弊之心可也。

【詩總聞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人。蓋考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本於祕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聞仲購得。乃歸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鋟版於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刪除小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黃震日鈔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趣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可訓。而終不可廢焉。

【詩集傳八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易。凡兩易稾。其初著

之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不知其說之同異。註詩亦兩易稾。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稾。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語錄。朱升以爲用歐陽修之說。殆誤也。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稾。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其註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稾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愼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意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自是以後。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而終不能以偏廢。欽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允爲持千古之平矣。舊本附詩序辨說於後。近時刊本皆刪去。鄭元稱毛公以序分冠諸篇。則毛公以前。序本自爲一卷。隋志唐志。亦與毛詩各見。今已與辨說別著於錄。茲不重載。其間經文訛異。馮嗣京所校正者。如關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括。括誤括。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我。朔月辛卯。月誤日。胡然厲矣。然誤爲。家伯家宰。家誤冢。如彼泉流。泉流誤流泉。爰其適歸。爰誤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慆。如彼泉流。亦誤流泉。商頌降予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陳啓源所校正者。召南無使尨也吠。尨誤厖。何彼襛矣。襛誤穠。衞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思。昊天大憮。大誤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饗。福祿膍之。膍誤媲。畏不能趨。趨誤趍。不皇朝矣。皇誤遑。下二章同。大雅渭彼涇舟。渭誤渭。以篤于周祜。脫于字。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享。魯頌其旂茷茷。誤芃芃。商頌來格祁祁。祁誤新。凡十四條。又傳文訛異。陳啓源所校正者。召南騶虞篇。豝牝豕也。牝誤牡。終南篇。黻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誤亜。弓誤已。南有嘉魚篇。鯉鱣鱒鱗。鱗誤鯽。又衍肌字。甫田

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葉以上脫生字隕其上誤壞其上頍弁篇賦而比也誤增興又二字案此輔廣詩童子問所增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誤鵲文王有聲篇減成溝也成訛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作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揖讓賚篇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駉篇此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誤僖公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衞風伯兮篇傳曰女爲悅己者容己下脫者字王風采葛篇蕭萩也萩誤荻唐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沚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鶉鳩也鶉誤鵓蓼蕭篇在衡曰鸞衡誤鑣采芑篇卽今苦蕒蕒誤蘐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誤衆小弁篇江東呼爲鵯鳥鵯誤鵯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讒聖誤壓凡十條蓋五經之中惟詩易讀習者十恆七八故書坊刊版亦最夥其輾轉傳訛亦爲最甚今悉釐正俾不失眞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案棫詩補音興所作韻補爲兩書書錄解題所載甚明經義考合爲一書誤也其孫鑑又意爲增損頗多舛迕史榮作風雅遺音已詳辨之茲不具論焉

【慈湖詩傳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尙載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蓋竑之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闕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

謙之讀詩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闕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衞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爲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姓。以六駮爲赤駮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間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浙江汪汝璉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即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

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爲陸鈺所重刊。鈺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鈺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傳稱溪字肯望。黃震日鈔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震爲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桷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爲宗。折衷衆說。於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爲父母之擇壻。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

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有絜齋家塾書鈔。已著錄。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列其名。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經筵講章。如朱震范沖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別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和平。頗得風人本旨。於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於獻納之義。胡安國作春秋傳。意主復讎。往往牽經以從己。而燮則因經文所有而推闡之。故理明詞達。無所矯揉。可謂能以古義資啓沃矣。謹以次編定。釐爲四卷。皆國風也。其雅頌諸篇。則永樂大典闕載。或輪番進講。燮偶未當直歟。

【毛詩講義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林岊撰。岊字仲山。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爲立傳。而福建通志稱其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與諸生講學。勉敦實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則亦循吏也。是編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郡時所講授。而門人錄之成帙者。大都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寧之際。廢序之說方盛。岊獨力闡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及文淵閣書目。此書皆作五卷。自明初以來。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用存其概。永樂大典所原軼者。則亦闕焉。因篇帙稍繁。謹釐爲一十二卷。不復如其舊目云。

【詩童子問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輔廣撰。廣字漢卿。號潛齋。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呂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學。卽世所稱慶源輔氏也。是編大旨。主於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卷首載大序小序。採錄尙書周禮論語說詩之言。各爲註釋。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書中不載經文。惟錄其篇目分章訓詁。末一卷則惟論叶韻。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閩建陽書市。購得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童子問於下。此本僅十卷。不載朱子集傳。亦無一中序。蓋一中與集傳合編。故卷帙加倍。此則汲古閣所刊廣原本。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其說多掊擊詩序。頗爲過當。張端義貴耳集載陳善送廣往考亭詩曰。見說平生輔漢卿。武彝山下喫殘羹。似頗病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然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謹守師傳。分門別戶。南宋以後。亦不僅廣一人。不足深異。陳啓源毛詩稽古編。糾其註周頌潛篇。不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辨之。則誠爲疎舛。蓋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矣。廣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爲長也。

【毛詩集解二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段文昌。蓋因唐段文昌而誤。朱睦㮮授經圖作段武昌。則傳寫倒其文也。其始末無考。惟書首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稱先叔朝奏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而已。其書舊本題叢桂毛詩集解。蓋以所居之堂名之。其書首爲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則。次爲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五則。餘皆依章疏解。大致仿呂祖謙讀詩記。而詞義較爲淺顯。原書三十卷。明代惟朱睦㮮萬卷堂有宋槧完本。後沒於汴梁之水。此本爲孫承澤家所鈔。僅存二十五卷。其周

頌頌清廟之什以下。並已脫佚。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三十卷。註曰闕。又別載讀詩總說一卷。註曰存。讀詩總說。今未見傳本。而卷首學詩總說。論詩總說。今在原目三十卷之外。疑卽所謂讀詩總說者。或一書而彝尊誤分之。或兩書而傳寫誤合之。則莫可考矣。

【詩緝三十六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嚴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人。官清湘令。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爲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未安者。則斷以己意。如論大小雅之別。特以其體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說。於理爲近。又如邶之柏舟。舊謂賢人自比。粲則以柏舟爲喻。國以汎汎爲喻。無維持之人。干旌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舊以爲良馬之數。粲則以爲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蓷。舊以蓷之暵乾喻夫婦相棄。粲則以歲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書並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誣矣。

【詩傳遺說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朱鑑編。鑑有朱文公易說。已著錄。是編乃理宗端平乙未。鑑以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時所成。蓋因重纂朱子集傳。而取文集語錄所載論詩之語。足與集遺相發明者。彙而編之。故曰遺說。其書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未竟之義。猶所編易傳例也。鑑自序有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第初脫稾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趲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新加是正。刻寘學宮云云。國朝寧波史榮撰風雅遺音。據鑑此序。謂今本集傳音叶。多鑑補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說似非無因。然則以音叶之誤議朱子。與以

朱子之故而委曲回護吳棫書者殆均失之矣

【詩考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已著錄此編則考三家之詩說者也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三家詩惟韓詩外傳僅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者亦竝佚矣應麟檢諸書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廣討曰詩異字異義曰逸詩以附綴其後每條各著其所出所引韓詩較魯齊二家僅寥寥數條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卷末別爲補遺以掇拾所闕其蒐輯頗爲勤摯明董斯張嘗摘其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子清風婉兮一條本北宋僞書不得謂之疎略近時會稽范家相因應麟之書撰三家詩拾遺十卷其所條錄又多斯張之所未蒐併摘應麟所錄逸詩如楚辭之駕辨夏侯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葛天八闋尙書大傳之晳陽南陽初慮朱于苓落歸來縵縵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爲無理然古書散佚蒐採爲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易於爲力篳路藍縷終當以應麟爲首庸也

【詩地理考六卷】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其書全像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薈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竝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地於周爲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穫又在其外而太原更在焦穫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註池陽之瓠中以釋焦穫考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穫乃至涇陽又以太原爲晉陽是玁

犹西來。周師東出。尤乖地理之實。殊失訂正。又大雅韓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應麟引漢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成縣古韓國。以存舊說。引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備參考。不知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後遷居海中。水經注亦曰。高梁水首受灅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肅之說。確有明證。應麟兼持兩端。亦失斷制。然如騶虞。毛傳云仁獸。賈誼新書。則曰騶者天子之囿。俟我于著。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漢志則以爲濟南著縣。澎池北流。毛傳云澎流貌。水經注。則有澎池水。十道志亦名聖女泉。兼采異聞。亦資考證。他如二子乘舟。引左傳盜待于莘之說。秦穆三良。引括地志冢在雍縣之文。皆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亦徵引該洽。固說詩者所宜考也。

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內府藏本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襛矣於王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謙篤守師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戶之見。至柏所刪國風三十二篇。謙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

其是非之公。吳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於謙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爲狂。非謙之失矣。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蓋以此云。

【詩傳通釋二十卷】內府藏本　元劉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故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多所駁詰。然廣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訓解之辭。瑾書兼辨訂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如注何彼襛矣。以齊桓公爲襄公之子。注魏風。以魏爲七國之魏。注陟岵。謂毛傳先出。爾雅後出。注綢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注鹿鳴之什。謂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注節南山。以家父卽春秋之家父。師尹卽春秋之尹氏。案此項安世之說。見朱善詩解頤。瑾襲之而隱其名也。注楚茨。誤讀鄭康成玉藻注。以楚茨爲卽采齊。注甫田。誤讀毛傳車梁。以爲卽小戎之梁輈。注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祧廟世次。皆一經指摘。無可置辭。故啓源譏胡廣修詩經大全。收瑾說太濫。案大全卽用瑾此書爲藍本。故全用其說。啓源未以二書相較。故有此語。謹附訂於此。然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至周頌豐年篇。朱子詩辨說既駁其誤。而集傳乃用序說。自相矛盾。又三夏見於周禮呂叔玉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當之。朱子既用其說。乃又謂成康是二王謚。執競是昭王後詩。則不應篇名先見周禮。瑾一一回護。亦爲啓源所糾。然漢儒務守師傳。唐疏皆遵注義。此書既專爲朱傳而作。其委曲遷就。固勢所必然。亦無庸過爲責備也。

【詩傳旁通十五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宦。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益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爲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緘五總。引陸佃之語。三單引鄭箋羨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間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塈之。集傳音許器切。大雅民之攸塈。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餼。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爲類目。末一卷則其敍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而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通之。則冗贅之文。汗漫無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詩傳旁通爲思忠作。殊爲疎舛。今從朱彝尊經義考所辨。案彝尊所引。乃陵元輔之言。附訂正焉。

【詩經疏義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間爲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然則英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爲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衆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

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證。如卷耳篇內朱子誤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爲土山戴石。公遷則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卽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衞風之趙子。注爲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注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與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稾。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以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版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

【詩疑問七卷附詩辨說一卷】內府藏本　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官遂安縣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獨坐公所以待盡。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蓋亦忠節之士。元史遺漏未載。國朝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始據新安文獻志汪叡所作哀辭。爲表章其始末。其書略舉詩篇大旨發問。而各以所注列於下。亦有闕而不注者。劉錦文序稱其間有問無答者。豈眞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又稱舊本先後無緒。今爲之論定。使語同而旨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是此本乃錦文所重編。非倬之舊。其有問無答者。或亦傳寫佚脫。而錦文曲爲之辭歟。未有趙悳詩辨說一卷。悳宋宗室。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東湖。其書與倬書略相類。殆後人以倬忠烈。悳高隱。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編之歟。倬書七卷。附以悳書爲八卷。朱陸檡授經圖。焦竑經籍志。乃皆作六卷。疑爲傳寫之訛。或倬原書六卷。劉錦文重編之時。析爲七卷。亦未可定也。

【詩纘緒十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推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尚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纘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爲韻。連章爲韻。疊句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亡佚已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訛。定爲一十八卷。

【詩演義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周易參義。已著錄。是書推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爲名。前有自序。云此書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啓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機。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今考其義。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注曰未見。此本至小雅苕之華篇止。以下皆闕。而已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爲未確。蓋彝尊未覩此本。但據傳聞錄之。卷數訛異。其亦有由矣。

【詩解頤四卷】內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蹟附見明史劉三吾傳。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爲說。亦有闕而不說者。則併其

篇目略之。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其論何彼襛矣。爲後人誤編於召南。蓋沿王柏之謬說。不足爲據。其論二子乘舟。謂壽可謂之悌弟。伋不可謂之孝子。律以大杖則逃之文。固責備賢者之意。實則申生自縊。春秋無貶。尚論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論其大旨。要歸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其於太王翦商一條。引金履祥之言。補集傳所未備。其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謂節彼南山之申伯。厲父皇父尹氏。皆非當日之舊人。駁項安世之說。亦時有考據。明史載其引據往史。駁律禁姑舅兩姨爲婚之說。極爲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發明。蓋元儒篤實之風。明初猶有存焉。非後來空談高論者比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名爲官撰。實本元安城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於其太冗蔓者略刪數條。而餘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爲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爲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並抉摘其非。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

不足存。惟是恭逢聖代考定藝文。既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爲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說解頤四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襲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凡書中改定舊說者。必反覆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爲魯桓告父母之廟。九罭篇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爲與下泉篇之郇伯。爲指郇之繼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謂以寵任爲先後。故崇卑不嫌雜。陳頍弁篇之無幾相見句。爲兄弟甥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舊說之外。備說詩之一解。雖間傷穿鑿。而語率有徵。尚非王學末流。以狂禪解經者比也。存此一編。使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經傳。考究訓詁。乃如此。亦何嘗執六經註我之說。不立語言文字哉。

【讀詩私記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先芳撰。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籍濮州。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明史文苑傳。載王世貞所定廣五子。先芳其一也。是書成於隆慶四年。所釋大抵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其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馬。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云云。蓋不專主一家者。故其議論平和。絕無區分門戶之見。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風小雅。初無變正之名。則不從漢說。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則小序與集傳之說。並存。不置可否。蓋小序皆以爲刺幽王。義有難通。而集傳所云。又於古無考。故闕所疑也。雖援據不廣。時有闕略。要其大綱。與鑿空臆撰者殊

矣。朱彝尊經義考。載先芳有毛詩考正。不列卷數。註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爲一書兩書。蓋不可考。然此書亦多辨定毛傳。或彝尊傳聞未審。誤記其名歟。

【詩故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略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以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註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謀㙔是編。蓋用漢儒之舊名。故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子集傳。多所異同。其間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爲贊御入直。以斯干爲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類。未免失之穿鑿。然謀㙔博極羣書。學有根柢。要異乎剽竊陳言。蓋自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㙔深居朱邸。不藉進取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字可大。號慕岡。盱眙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因宋蔡卞詩名物疏而廣之。江南通志稱其少業詩。鉤貫箋疏。作詩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徵引頗爲賅博。每條之末。間附考證。如被之僮僮。鄭箋以被爲髮髲。集傳以爲編髮。應京則據周禮追師。謂編則列髮爲之。次則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髲。定集傳之誤混爲編。又如鄭風緇衣。集傳以爲緇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應京則據賈公彥周禮疏。以爲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鄭箋所謂所私之朝。卽謂治事之館。凡此之類。其議論皆有根柢。猶爲徵實之學者。惟所稱六家。乃謂齊魯毛韓鄭箋朱傳。則古無是目。而自應京臆創之。且毛鄭本屬一家。析而爲二。

亦乖於傳經之支派。以非宏旨所繫。亦姑仍其舊名焉。

【詩經疑問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釋詩。兼用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時亦自出新論。如辨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禮樂。其說頗爲有見。又論三經三緯之說。謂賦比興乃通融取義。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寖失其義。其說亦足解轇轕之談。舜牧於諸經皆有疑問。惟此編說詩爲差善。自序稱所疑凡經數十年。重加訂問。前此誤解。亟與辨正。蓋其用力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說。於龍光伴奐之類。皆徑以本字解之。強生論辨。是則隆萬以後。儒者少見古書之故。亦足見詁訓不明。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次。故名曰世本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計三代有詩之世。凡二十八王。各爲序目於前。又於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篇。用韻語排比成文。著所以論列之意。考詩序之傳最古。已不能盡得作者名氏。故鄭氏詩譜闕有問焉。三家所述。如關雎出畢公。黍離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之。弗傳。楷乃於三千年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懮受兮之文。即指以爲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爲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爲豳雅。豐年良耜爲豳頌。即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爲南陔。以菁菁者莪爲由儀。以緡蠻爲崇

丘又孰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證詳明典據精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難片片皆爲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

【待軒詩記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已著錄是書前載總論二篇其餘國風以一國爲一篇二雅周頌以一什爲一篇魯頌商頌亦各爲一篇大抵用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爲據而兼採諸家以會通之其於集傳不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爲敵國亦不似孫承澤之字字阿附併以毛氏爲罪人案承澤詩經朱傳翼自序稱王弼亂易罪深桀紂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故持論和平能消融門戶之見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斷之私而大致援引詳明詞多有據在近代經解之中猶爲典實卷末別有述遺一卷有錄無書目下注闕刻字蓋欲爲之而未成也今併削其目不復虛列焉

【讀詩略記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二卷此本六册不分卷數核其篇頁不止二卷疑原書本十二卷刊本誤脫一十字傳寫者病其繁瑣併爲六册也朝瑛論詩以小序首句爲主其說謂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所見與程大昌同而所辨較大昌尤明白足決千古之疑然其訓釋不甚與朱子立異自鄭衞淫奔不從集傳以外其他說有乖迕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論楚茨爲刺幽王之詩則據荀子以爲恰在鼓鐘之後或幽王尚好古樂故賢士大夫稱述舊德擬雅南而奏之以感導王志論抑爲刺厲王之詩則

據詩文其在於今一語以爲當爲衞武公少時所作大抵皆參稽融貫務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跡爲必不可信亦先儒舊義至於求棄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後世緣綈方底之事以證之則未免反失之附會又頗信竹書紀年屢引爲證亦乖說經之體然綜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聖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集傳通釋爲藍本始獨以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書集註句銖字兩竭終身之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諸臣於革除之際老師宿儒銖鋤殆盡不能如劉三吾等輯書傳會選於蔡氏多所補正又成祖雖戰伐之餘欲興文治而實未能究心經義定衆說之是非循聲附和亦其勢然歟是編之作恭逢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衆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闕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萬一乎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皇上御纂鎔鑄衆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釋多參

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彙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錄舊說。實昭千古之至公。我皇上幾暇研經。洞周窔奧。於漢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量得失。鏡別異同。伏讀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疑生句。句下御注。於詩集傳所釋蝃蝀之義。詳爲辨證。併於所釋鄭風諸篇。概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其訛。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見聖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彝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孔門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端緒。因欽定詩經以樹義。卽因御纂周易以立名。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昭代者矣。

【田間詩學十二卷】左都御史張若溎家藏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王安石楊時范祖禹呂祖謙陸佃羅願謝枋得嚴粲輔廣眞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黃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蓋採於他書。陸羅二家。本無詩注。蓋草木鳥獸之名。引其埤雅爾雅翼也。自稱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集傳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持論頗爲精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徐元文序稱其非有意於攻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於一人。無所攻。故無所主。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書之意。張英序。又稱其嘗與英書。謂詩與尙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案二書所序。時代多不可據。此語殊爲失考。謹附訂於此。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云云。則其考證之切實。尤可見矣。

【詩經稗疏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皆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則據史記。謂雒陽爲周召之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辨雎鳩之爲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爲咮。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於獸則辨九十其犉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犉之文釋之。不當以黃牛黑脣釋之。騂剛之剛爲犅。則以牛脊言之。於草則辨蔞爲萑葦之屬。而非蔞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則辨詩言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榛楛之榛。卽詩之所謂栵。而非榛栗之榛。於蟲則辨斯螽涉鷄蟋蟀之各類。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蠃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於魚則辨鱣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鮪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爲鱘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較爲兩輢上出軾者之未諳車制。及毛傳訓棨爲歷錄。歷錄爲紡車交縈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堂稱觥。爲飲酒之序。而非如集傳所云廼公之堂。祼將之訓爲灌。與奠一義。而歷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娣妹之夫曰甥。以釋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葛屨五兩之五。通爲行列之義。木瓜木桃木李。爲刻木之物。堇荼之荼如塗。爲稷草和泥。奉璋之璋爲牙璋。連下文六師以爲言。未免近鑿。至於生民一篇。謂姜嫄爲帝摯妃。后稷爲帝摯子。平林爲帝摯時諸侯之國。推至見棄之由。則疑爲諸族廢摯立堯之故。卽以不康不寧爲當日情事。無論史册無明文。抑與祭法禘嚳郊稷之說異矣。四卷之末。附以考異一篇。雖未賅備。亦足資考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

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殆猶竟陵鍾惺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雖不作可矣。

【詩經通義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專主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采諸家。於漢用毛鄭。唐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國朝用陳啓源。其釋音明用陳第。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啓源同里。據其自序。此書蓋與啓源商搉而成。又稱啓源毛詩稽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閒。稍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茲不具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國朝陳啓源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有四載。凡三易稾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作毛詩通義。啓源實與之參正。然通義兼權衆說。啓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傳爲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詩緝又次之。所掊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爲甚。補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置不道。次爲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末爲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

間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據賅博。疏正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騁虛辨。國朝諸家。始變爲徵實之學。以挽頹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羲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外。橫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卽漢儒亦豈有是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爲之曲諱矣。

【詩所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旨。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推求詩意。其推求詩意。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徵事跡。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以爲西周篇什。不應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併其爲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間意測者多。考證者少。如謂有女懷春爲祀高禖。則附會古義。謂有扁斯石扁字從戶從冊。古者額書於戶曰扁。以石爲之。亦近於穿鑿。字說。案戶冊爲扁。義本說文。以石爲之。則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注諸經之中。較爲次乘。然光地邃於經術。見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他如鄭衞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爲之證。楚茨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引豳風之後附鴟鴞諸篇。以釋豳雅。後有瞻洛諸詩。豳頌後有酌桓諸詩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實。足闡朱子未盡之義。亦非近代講章。揣骨聽聲者所可及也。

【毛詩寫官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自記其說詩之語。凡一百八十八條。取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爲名。自序謂依汝南太守聽寫官言詩。憶而錄

之。蓋寓名以爲問答。猶之或問焉耳。案奇齡自述早年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稾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詩札。及此書。其門人所述經例。則云早刻詩說於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塨所作序目云。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曰。予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爲淫奔。以鴟鴞爲避居於東。以封康叔爲武王。以有邰家室爲太姜。瑯琊之駘。凡此皆惑也。據此。則此中之誤。奇齡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猶未盡耳。然其書雖好爲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考證。瑕瑜並見。在讀者擇之而已。

【詩札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答之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第二卷首有其門人所記云。此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據此。則其中多非定論。其門人亦不諱之。然奇齡學本淵博。名物詁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異義。齊魯殊文。漢代耑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並蓄。固亦說經家所旁採矣。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明嘉靖中。鄞人豐坊作魯詩世學一書。往往自出新義。得解於舊注之外。恐其說之不信。遂託言家有魯詩。爲其遠祖稷所傳。一爲子貢詩傳。一爲申培詩說。並列所作世學中。厥後郭子章傳刻二書。自稱得黃佐所藏祕閣石本。於是二書乃單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採用之。遂盛傳於時。奇齡因其託名於古。乃引證諸書以糾之。夫易傳託之子夏。書傳託之孔安國。其說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則說經之家。務核其眞。奇齡是書。不以其說爲可廢。而於依託之處。則一一辨之。亦可謂持平之論矣。

【續詩傳鳥名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讐佚之。後從鄰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春園張文黨共緝綴之。衍爲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略。奇齡此書。則惟以考證爲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篇。既以齊風雞鳴爲讒人。此書又用舊說。爲賢妃之告旦。前後時相矛盾。鴟鴞之名桃蟲。猶竊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睍睆黃鳥。用毛萇舊訓。於義本長。乃謂鷊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又謂鶯字從二火。離爲目。目本離火。尙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鶯首之戴兩火。卽鷊之戴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於多識之義爾。

【詩識名解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炳撰。炳字彥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門。爾雅一書。訓詁名物略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陸璣之疏。尙有裒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以來。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草木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爲名。其稍異諸家者。兼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木。本括舉大凡。譬如更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證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麐二物。義本說文。尙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又詩中八鸞和鸞之類。本爲鈴屬。非鸞

鳥之鸞而列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兔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蕪雜採其菁英焉

【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大章撰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黃岡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其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稾而後成此乃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一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詩自陸璣以下詮釋名物者毋慮數十家此書成之最後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其中體例未合者如釋鶉之奔奔則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首子夏衣若縣鶉之類無所不引釋雞棲於塒則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亦無不備載皆體近類書深乖說經之旨又每條首錄集傳大意以紫陽爲主故如鄂不韡韡則取豈不光明之義而駁鄂作萼不作跗之說爲不煩改字亦過於偏執至如載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旗鼓杓窋印則以遼事誤作宋事尤爲乖舛然其徵引既衆可資博覽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固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詩說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剏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

注儀禮正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諷誦詩鄭注謂闇讀之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爲兩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甯之文訓歸甯父母爲無父母遺罹之義考歸甯文見左傳於禮經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卽歸甯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經劄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爲宗而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閒其論關雎從小序求賢之說最爲明允其論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戒論亦持平而謂鄭聲卽鄭詩力駁鄭樵之說則殊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詩所論季札觀樂所陳皆西周之詩非東遷以後之詩名時據變風終於陳靈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傳卿大夫所賦以見東遷以後之詩列國具備其文絕不回護其師說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戶之見又十月之交一篇謂辛卯日食則云應問於知歷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祔而祭之說則云更宜考定亦不強不知以爲知惟二雅諸篇頗有臆斷然如論國語弔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者首舉管蔡郕霍知二叔不爲管蔡引禮記月三五而盈證三五在東引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禮辨朱傳之

專指宗廟引月令節嗜慾及集韻嗜字註解上帝耆之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證大雅魯頌所以止稱姜嫄引儀禮下管新宮在宣王之前證新宮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據於其師說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嚴虞惇撰虞惇字寧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編乃其孫湖南驛鹽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經進御覽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詩首附錄篇首不入卷次其正經則國風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爲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虞惇自爲說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略於名物訓詁亦不甚引據考證如墨子稱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網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戰國之閒當及聞古義而虞惇以爲附會兎罝之詩至左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仲雖爲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此不更附會乎又申培詩說出自豐坊其中多剽朱傳之義而虞惇反謂朱傳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編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語皆稱臣。蓋擬進之本。凡分二十一類。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邶鄘衛乃三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崧高維岳乃吳岳。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綿詩潛頌之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爲正。於釋祭祀。知禘饗明堂。俱周公叛舉。於釋官職。知司徒司空司馬皆在周官以前。於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於釋宮室。知君子陽陽乃伶官之詩。非婦人所作。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釋馬。知衞風騋牝。魯頌牧馬。皆以備兵事。司馬法馬牛車乘。俱出於民。乃王莽僞託之文。今考其書禘及大享明堂一條。司徒司空司馬一條。皆與序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邶鄘衞一條。爲顧炎武說。崧高一條。爲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爲許謙說。公劉用子正一條。爲毛亨說。古甲用革一條。爲陳祥道說。麻有二種一條。爲蔡卞說。桑扈二種一條。爲陸佃說。巳甸不出車馬一條。爲李廉說。惟君子陽陽一條。以楚茨之文證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諸家說詩中名物。多泛濫以炫博。此書則採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爲無裨也。其續編三卷。則成於乾隆癸酉。取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文。有關於詩者。摘而錄之。亦略爲疏解。蓋訓詁名物。相輔而行之義。以爾雅校之。尚闕之匹也。言戒也二條。或繕稾時偶誤脫歟。

【詩疑辨證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中松撰。中松字仲嚴。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名物。折衷諸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爲名。其中亦瑕瑜互見。如古說雎鳩爲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爲鳧類。左傳云。雎鳩司馬也。馮復京引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至爾雅云。雎鳩王鳩。郭注鶚類。今

江東呼之爲鶪。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雅又云。楊烏白鷺。郭註似鷹尾上白。是則二鳥明矣。乃揚雄許愼。皆以白鷺釋雎鳩。是傎也。中松竝存其說。未免兩岐。黍稷一條。獨載雷禮黍貫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案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未嘗賤也。月令以稷爲首種。尚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僞撰。不足據也。韓奕之梁山。韓城。王應麟兩存舊說。而其意以在晉爲主。中松本王肅之說。謂皆在燕。持論自確。而又疑梁山在晉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與在夏陽者。本一山綿亙。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二梁山之說。竝疑梁山宮爲三梁山。則支離繳繞。弊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輔。聲轉字誤之說。案陳之爲田。此聲轉也。輔之變陳。此字誤也。中松徒疑輔非引。而曰讀爲引。以爲費力。不知輔與軸同。說文解字曰。軸擊小鼓引樂聲也。其文甚明。何足爲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訛謬。校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考證者焉。

【三家詩拾遺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衞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掊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卷。然剏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

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並不錄其賦語。蒐採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於三家亦均有採掇。論其賅備。亦尚不及是編也。

【詩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善於詰駁。其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耳爲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蓷爲憐申后。謂蠒裳爲在晉楚爭鄭之時。謂丰爲男親迎而女不從。謂敝笱爲嘆王綱廢弛。謂采苓爲申生而作。謂采薇爲文王伐玁狁。謂沔水爲宣王信讒。皆以意揣度。絕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力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亡。非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癉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此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訛已久。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諧。自歌詩

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鬬。其解采蘩篇。謂被之僮僮。爲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藻及聶氏三禮圖以證之。蓋被者所以配褖衣。今據聶氏謂婦人之褖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爲齋。夫人齋於正寢。既不可如祭之服副褘。又不可服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爲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爲詳晰。如南東其畝。及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咸依據確鑿。不同附會。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是編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轍之例。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炳璋則存其原文。與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貫通兩家也。其論江有汜。謂古者嫡媵竝行。無待年於國之禮。然春秋伯姬歸紀。叔姬歸酅。實非一年之事。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子禮樂。自吉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爲僭自僖公。然呂覽史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註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先矣。是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死麕。以尨吠爲喻人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先儒語。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不可不謂篤實近裏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

【虞東學詩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鎮居城東。故又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搆釁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於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錄此門之大旨也。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通行本　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武帝時至常山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歲久散佚。惟韓故二十二卷。新唐書尚著錄。故劉安世稱嘗讀韓詩兩無正篇。然歐陽修已稱今但存其外傳。則北宋之時。士大夫已有見有不見。范處義作詩補傳。在紹興中。已不信劉安世得見韓詩。則亡在南北宋間矣。惟此外傳。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後。卽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類歟。中間阿谷處女一

事。洪邁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竝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韶用干戚。稱舜兼二女爲非。稱荆蒯芮僕不恆其德。語皆有疵。謂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與女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李善註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事。及漢皋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竝有脫簡。至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爲內傳之文。傳寫偶誤。董斯張盡以爲外傳所佚。又似不然矣。

案漢志韓詩外傳入詩類。蓋與內傳連類及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至確。今內傳解詩之說已亡。則外傳已無關於詩義。徒以時代在毛萇以前。遂列爲古來說詩之冠。使讀詩者開卷之初。卽不見本旨。於理殊爲未協。以其舍詩類以外。無可附麗。今從易緯尙書大傳之例。亦別綴於末簡。

右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皆文淵閣著錄。

卷十七

詩類存目一

【詩說一卷】內府藏本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書載柯山集中。納喇性德以其集不甚傳。因刻之通志堂經解中。凡十二條。如抑篇愼爾出話一條。蓋爲蘇軾烏臺詩案而發。卷阿篇爾土宇昄章一條。蓋爲熙河之役而發。餘亦多借抒熙寧時事。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詩論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衞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案此篇爲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案此解周道興而關雎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爲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據。然詳

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考古編刻本誤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辯。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即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己說者。則以傳文爲可信。所言風有采蘩采蘋。不合己說者。則又以傳文爲不可信。顛倒任意。務便己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即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詩疑二卷】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書疑雖頗有竄亂。尚未敢刪削經文。此書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衞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丰。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日。唐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如易雜卦傳。爲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上。周禮考工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下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也。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詩多於繹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即韓詩雨無正多雨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句一字之損益。即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爲商頌當闕。魯頌當廢。其說已

妄猶未如柏之竟删也。後人乃以柏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毛詩正變指南圖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是書爲明末陳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謂其書爲宋人未竟之本。故詳於大而略於小。今考卷首。列漢迄宋諸儒訓故圖譜音訓之目。頗叢雜無次。第一卷全錄小序首句。二卷作詩次序。皆本鄭氏詩譜。三卷世次。四卷族譜。五六卷雜釋名物。俱爲簡略。惟五卷釋刻漏稍詳。其義例淺陋。不似古人著作。且亦別無佐證。疑卽重光自輯。而託之舊本也。重光字端義。華亭人。

【詩義斷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書堂刊行字。又有至正丙戌字。蓋元時所刻。朱彝尊經義考。載宋謝叔孫詩義斷法。不列卷數。注引江西通志曰。叔孫南城人。舉進士。官翰林編修。又載詩義斷法一卷。不著名氏。注曰見菉竹堂書目。並云已佚。此本五卷。與後一部一卷之數不符。其叔孫之書。歟首有自序。詞極鄙俚。殆不成文。卷前冠以作義之法。分總論冒題原題講題結題五則。次爲學詩入門須知。次爲先儒格言。次爲總論六義。皆剽竊陳言。不出兎園册子。又書中但列擬題。於經文刊削十七。始於鄘風之干旄。不知何取。蓋揣摩弋取之書。本不爲解經而作也。

【國風尊經一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舊本題明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末舉進士不中。卽棄去。累辭辟舉。洪武中乃出爲教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前有宗儀自序。案孫作滄螺集。有陶九成小傳。備列其生平著述。無此書名。明史藝文志。及朱彝尊經義考。皆不著錄。其書多用字說。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風者也。故名相風。解君子好逑云。逑從求從行。謂行而求之也。解參差荇菜云。荇從草從行。謂

草生水中而東西行者也。解左右芼之。云芼從草從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如毛之附麗於外。解螽斯羽。云螽從冬從虫。蓋子產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從手從召。謂舉手召也。解簡兮。云竹閒爲簡。言衆工來會。如竹之稠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從草從令。草之善者。解終窶且貧之窶。從空從婁。謂上下皆空也。貧從分從貝。謂所有輒散也。解靜女其姝。云姝女顏之若朱者。解中冓之言。云冓之爲文。有材木從橫層累增高之義。中冓當國之中而構者。則君之居也。其穿鑿不通。不可枚舉。其最謬者。如謂桑中爲關雎之遺。是以淫女擬聖后也。謂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兄者長也。居上爲民長也。毛氏以爲君之兄者。非也。自古以來。有稱君爲兄者乎。宗儀亦何至於此。核其詞氣。似明萬歷以後人。蓋贋託也。惟卷耳葛覃二詩。其說似近情理。然以國策觸讋之語。證古者諸侯之女無歸寧之禮。則又不然。息嬀歸寧而過蔡。獻舞止享而召兵。其事具載左傳。安得謂其必無。以觸讋之言。疑古禮。是猶以華督目逆一事。疑古婦人無出必蔽面之禮。以崔杼見棠姜一事。疑古婦人無幃哭之禮。以陶嬰中夜悲鳴一語。疑古寡婦無不夜哭之禮也。豈通論乎。原目自周南至曹風。惟無豳風。此本僅至衞風而止。蓋佚其半。然如此妄謬之書。佚亦正不足惜耳。

【毛詩說序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以小序爲主。而設爲門人問答以明之。每章標舉大意。主於疏通毛義而止。其諸說之異同。皆不置辯。其名物訓詁。亦皆弗詳。猶說詩家之簡嚴者。但疏解未免太略。此本傳寫譌脫。不可解處尤多。

【毛詩或問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編。已著錄。是編大旨。主於伸小序抑集傳。設爲問答以

明之所說止於魯頌疑佚其末數頁也其自序詆徐禎卿孫鍾元於毛詩訓詁之外不能措一詞而謂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以其各有悟門又詆朱子解詩如盲人捫象而自謂其說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其言甚誕今觀其書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所執者乃嚴羽詩話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純取妙悟之說以是說漢魏之詩尚且不可況於持以解經乎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首列子貢詩傳詭云石本次列詩序而以正音託之宋豐稷以續音託之豐慶以補音託之豐耘以正說託之豐熙譎稱祖父所傳而自爲之考補故曰世學又附以門人何昆之續考其爲一書實則坊一人所撰也其書變亂經文詆排舊說極爲妄誕朱彝尊經義考辯之甚詳而康熙中禮部侍郎平湖陸棻乃尊信其中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之說遭憂家居已閱二十七月猶不出補官其門人邱嘉穗載之東山草堂邇言中以爲美談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論當時已爲議者所駁載於舊唐書中非古義也則僞書之貽害於經術者甚矣

【詩傳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鄶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何鏜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祕書并以爲曾見宋搨皆謬妄也

【詩說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僞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今考漢書杜欽傳稱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皆稱魯詩，而此傳乃訓爲太姒思淑女又坊記注引先君之思以斎寡人爲衛定姜之作，釋文曰此是魯詩，而此仍爲莊姜送戴嬀，培傳魯詩，乃用毛傳乎，其僞妄不待問矣。

【詩傳纂義】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倪復撰，復字汝新，鄞縣人，茲編不載經文，惟於有所發明者，標其篇名，所說多襲前人，或全錄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謂皇華四牡，通爲射饗樂歌之類，於古皆無所考證。

【張氏說詩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張廷臣撰，廷臣字元忠，崑山人，嘉靖戊子舉人，是編題婁上編甲之己，蓋其全集之一種也，大旨謂詩序有所傳授，不應盡廢，持論甚正，而其所推闡，則以意斷制者多。

【讀風臆評】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長沙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巴縣知縣，是書取詩經國風，加以評語，又節錄朱傳於每篇之後，烏程閔齊伋以朱墨版印行之，纖巧佻仄已漸開竟陵之門，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也。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天贈撰，天贈字德天，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使參政，是書不載經文，但標章名節目，附以己說，頗爲弇陋，如於采蘋章云，大夫妻講中不可說出，此就說詩者言，非詩人口氣，書中大率如此，蓋全爲時文言之也，經學至是而弊極矣。

【詩經存固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葉朝榮撰。朝榮字良時。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也。隆慶元年恩貢。授九江府通判。官至養利州知州。是編乃其教授生徒時。酌取詩經大全。參以己意而成。後官九江。復加改定。更作義略一卷。總論十五國及雅頌諸篇大義。萬歷四十四年。向高致仕歸。復整齊而重刻之。前有朝榮自序。序末附以向高跋語。

【詩序解頤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邵弁撰。弁字元偉。太倉州人。隆慶中貢生。此書申朱子詩序辨說之義。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論。所定小雅世次諸條。尤無確據。卷末附洛書辨一篇。無所闡發。徒事空言。又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說。寥寥數語。亦未暢明也。

【毛詩多識編七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安慶府知府。是編本陸璣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鳥部獸部蟲部鱗介部各一卷。多引鄭樵陸佃羅願之語。又兼取豐坊之僞子貢傳。僞申培說。貪多務博。頗乏持擇。其凡例稱鳥獸昆蟲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載。然如龍旗之龍。非眞龍。鸞鑣之鸞。非眞鸞。而徵引故實。累牘連篇。此自類書。何關經義。又如因爾雅荇接余之文。遂謂漢之婕妤。取義於荇菜。其穿鑿抑又甚焉。據其凡例。尙有外編雜編二書。此本無之。未知其爲未刻。抑爲偶佚也。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讀法一卷。大指在駁朱傳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爲據。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餘文則以毛公曰別之。序或有所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亦多過當。夫小序確有所受。

而不能全謂之無所附益。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鍊。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卽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也。

【詩經類考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萬鈳撰。萬鈳字玉臺。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茲編於三百篇所載名物典故。分門編錄。前有古今論詩考。逸詩考。音韻考。後有風雅頌異同考。羣書字異考。凡所援據。不能盡本經傳。故往往不精不詳。如天文類釋三五小星。引釋名曰星散也。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宿。如此之類。與經義無涉。實爲泛濫。又如朝制有大朝覲之朝。若韓侯入覲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雞鳴之詩是也。而此書禮制類。乃止引曲禮天子當扆而立。當宁而立。及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數則。而玉藻朝辨色始入諸條。乃竟遺之。如此之類。亦多失於考核。蓋此書本詩名物疏而作。而實不及原書也。

【毛詩微言二十卷】內府藏本　明張以誠撰。以誠字君一。華亭人。萬歷辛丑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書雜採舊說。無所發明。如豐坊僞詩傳之類。皆不辨而濫收之。亦嗜博而失於別擇。

【詩經說通十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號無回。錢塘人。萬歷癸卯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成於萬歷乙卯。其說頗以朱傳廢序爲非。然又不甚用古義。其所列引用諸書。不過三十六種。而以豐坊僞魯詩爲冠。又謂隋志稱韓詩雖存。乃其外傳。竟不知崇文總目尙有韓詩。持論多茫無考證。故所引皆明人影響之談。雖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牽。而純以公安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遂往

往恍惚而無著。如解關雎云。所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宮人。然則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爲貞女設言自誓。不必定有強娶私誘之事。然則女子待年於室。無故而作一誓詞。傳播於衆。天下有此情事乎。又謂文王之化。必無強暴之男子。然則堯舜之世。亦不當有四凶矣。其膠固不解。更甚於訓詁之家。烏在其能得言外意也。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兩浙總督採進本　明徐光啓撰。國朝范方重訂。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方字令則。如皐人。前有方自序。謂徐光啓六帖。後先錯互爲未定之書。爰爲重訂。而去其博物一帖。其餘五帖。皆移定其次。而無所增改。五帖者。一翼傳二存古三廣義四擘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啓韻譜說并例。於諸詩皆不載其詞。但於有韻之句。以白圈爲識。無韻之句。以黑圈爲識。體例殊爲未善。且既以古音無叶爲全書注意之處。乃於圈識之外。絕不言其所以然。題曰韻譜。名實亦復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經。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頗明。白居易以名類書。殊無所取義。光啓以名經解。爲轉不失其初。然考明史藝文志載徐光啓毛詩六帖六卷。是每帖爲一卷也。方既刪博物一門。則六帖僅存其五。與光啓作書之意。全不相合。安得復以六帖稱乎。

【毛詩說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以蘊撰。以蘊字仲宣。南昌人。萬歷己酉舉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前有以蘊自序。大旨謂小序固陋淺拙。詞必徵之事。事必實之人。往往不得其義。則概謂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傳者。又以朱子集傳。袒夾漈而詆毛傳。亦未盡孟子說詩之法。然觀編中所言。乃似坊選詩集之批語。卽朱子集傳。亦尙非以蘊所可議。無論小序矣。

【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傳中。是書雜考詩之名物典故。亦間繪圖。故稱圖史合考。然名雖釋經。實則隸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綱目。載桃仁去淤血。桃梟療中惡腹痛一條。次引家語六果桃爲下一條。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條。次引鹽鐵論桃實多則歲穰一條。次引江淹桃頌一條。次引崑崙山玉桃一條。次引唐明皇目桃爲消恨花一條。次引酉陽雜俎王母桃一條。次引列仙傳綏山桃一條。其文遂畢。於經義一字無關。全書所載。皆類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

【毛詩解】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鍾惺撰。是編取古人說詩之書。卷帙簡少者合爲一編。曰詩序。曰詩說。曰詩外傳。曰讀詩一得。曰山堂詩考。曰困學紀聞。曰詩地理考。曰詩考。曰逸詩。曰文獻詩考。曰詩傳綱領。曰詩識。曰讀詩錄。曰印古詩語。其中讀詩一得。即黃氏日鈔之一門。山堂詩考。即山堂考索之一門。困學紀聞。即困學紀聞中論詩之語。逸詩。即王氏詩考中之逸詩篇名。讀詩錄。即讀書錄中論詩數條。詩傳綱領。即詩經大全之綱領。謬陋殆難言狀。至申培詩說本僞魯詩。韓詩外傳明標韓字。乃題曰毛詩解。是尤不足深責者矣。

【詩通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間。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致變風刺淫之語。概認爲淫。變雅近美之刺。即判爲美耳。故傳中於鄭衞之詩。多存小序。即二雅三頌。亦多引序說。而又間引鄭箋孔疏以證之。頗異乎株守門戶者。但所得不

深耳。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鄒忠允撰。忠允字肇敏。無錫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卽豐坊僞詩傳。每章推演其義。而於坊僞詩說。則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書。而目爲一眞一贋。此眞不可理解之事矣。

【詩經脈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閔非臺先生增補。浣初字仲雪。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閔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爲浣初原書。前列正文。後有附考。頗知原本註疏。旁及諸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蓋述追師追衡笄之文。衡垂於耳。笄貫於髮。見於追師註疏甚詳。浣初引以證朱得衡笄一物之誤。尙小有考證。惟大致拘文牽義。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上格爲閔氏補義。則純乎鄉塾之說矣。

【毛詩發微三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宋景雲撰。景雲字祥禎。博興人。萬歷己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其說詩以朱子集傳爲主。亦間採毛傳及他說以參之。爲例有三。標正字者。衍集傳者也。標附字者。採他說者也。標考字者。釋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批點時文之法。推求經義耳。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貢。故以聖門傳詩嫡冢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言詩翼六卷】兩浙總督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

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啓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眞可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闕三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閒。標爲蠶月。殊屬穿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爲挂漏。其所詮釋。亦罕逢奧義。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吳雨撰。雨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是書爲其同郡徐燉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蟲考二卷。麟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於王應麟書。故置之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雞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異種橫增。駢拇枝指。殊爲可已不已。視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矣。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惺等所可置議也。況又拾惺之餘緒乎。

【詩牖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爲程式制藝之計。首載馮元颺序。謂其書不但存朱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衞宏而禰子夏。其功不在鄭孔下。亦夸之甚矣。

【詩經考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字維章。永福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中山陽縣知縣。擢翰林院編修。坐鉤黨與黃道周同下詔獄。後獲釋。流寓南都以終。是書專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時地利。五曰兵農禮樂。六曰動植。仍以經文篇第爲序。各標其目而解之。徵引頗爲繁富。惟愛博嗜奇。頗傷冗雜。其於人物皆詳其始末。成一列傳。而又不著其所本。尤爲曼衍。窺其用意。似欲與何楷世本古義抗行一時。然不似楷之穿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詩經微言合參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汝諤撰。汝諤字士雅。華亭人。天啓中以歲貢生官常熟縣教諭。汝諤初著毛詩微言二十卷。繼復刪汰贅詞。標以今名。自序謂溯源毛鄭。參以讀詩記及嚴氏詩緝。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書。實不過科舉之學也。

【泉手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聞性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鑑西薜蘿香弄隱人。知爲聞性道所作。序稱吾鄉豐氏。則鄞人也。序中所稱壬辰。蓋萬歷二十年。又稱歲在丁卯。則天啓七年。其册末云己巳手補朱字者。則崇禎二年也。是書取豐坊所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合爲一編。以篆文與釋文。皆出手鈔。故謂之手學。案古文自許愼所存二百餘字外。鐘鼎款識。隨人音釋。已均在疑似之閒。況此二書。又出豐坊妄造。性道乃珍重鉤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歟。

【桂林詩正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點易丹。已著錄。是編成於崇禎庚辰。博採衆說。參以己見。然多不根之創解。如謂鄭之丰及風雨篇皆齊詩。而誤入於鄭。丰詩爲小白適莒。國人有悔不送而望其歸之詞。風雨詩以雞鳴失時。比齊之昏亂。桓公興。仲父相。乃晦明之大際。孔子刪詩錄風雨。

亦猶微管仲之意也。如斯之類。不知何據而云然。至於笙詩六篇。竟以束晳補亡列入。溷亂經文。尤爲乖刺矣。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自宋儒說詩廢序。毛鄭之學遂微。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詩則取鄱陽朱克升疏義。增損劉瑾之書。懸爲令甲。經學於是益荒。溥是書雜取註疏及大全。合纂成書。差愈於科舉之士。株守殘匱者。然亦鈔撮之學。無所考證也。

【詩經偶箋十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時華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而掃除訓詁之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然詩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聰明測其涯際。況於以竟陵之門徑。掉弄筆墨。以一知半解。訓詁古經。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詩之爲經。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遏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乃在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入處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元致。二蔽也云云。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酷矣。

【詩經副墨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組綬纂。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前列讀書二十四觀。次爲通考。次爲總論。每篇之前。皆竝列集傳小序之文。而以集傳居小序前。其每章詮解。則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吾從宋。是其著書之大旨矣。

【詩志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范王孫撰。王孫字士文。休寧人。寄籍錢塘。是書乃館於金聲家時所著。聲爲序而梓之。皆雜採諸說而成。於同時人中。多取沈守正說。通及陳際泰五經讀。顧夢麟說約。不甚研求古義也。

【詩問略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一字臥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紹興府推官。後魯王以爲兵科給事中。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己意。隨拈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略。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詩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爲刺忽子龍則以爲美忽。以籜兮狡童爲刺祭仲。率以意爲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入也。宜其臆斷矣。

【詩觸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禾州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著作書年月。考陳士業筠莊初集有賀子翼制藝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書中多引鍾惺詩經評。亦皆明末之書。當即其人也。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而刪其以下之文。以爲毛萇衞宏之附益。蓋宗蘇轍之例。大旨調停於小序朱傳之間。作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雅頌則多從傳。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頗勝諸儒之拘腐。而其所從入。乃在鍾惺詩評。故亦往往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不免失之佻巧。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卷首冠以四論。其第三篇論淫詩。第四篇論風刺。皆爲有見。第二篇論以意逆志。是以全書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聰明。全

書之病。卽坐於是。第一篇論詩與歌謠謳誦諺語不同。三百篇皆樂章。其說甚是。而謂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皆用此例。則不盡然。無論宋詞元曲。各有宮調。其句法之長短。音律之平仄。字數之多少。具有定譜。不可增減。與三百篇迥殊。卽漢魏樂府。有倚聲製詞者。亦有採詩入樂者。觀郭茂倩樂府所載。孰爲本調。孰爲魏樂所奏。孰爲晉樂所奏。其增減字句以就聲律者。班班可考。何嘗有一定之調。亦何嘗田夫販婦。一一解音律哉。故三頌者。郊祀歌之類也。自諸管弦者也。二雅十五國風者。相和歌之類也。採以被之管絃者也。貽孫所說。似是而非。蓋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

【鑑湖詩說四卷】江蘇周厚增家藏本　明陳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陰人。是書乃鄉塾講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經。曰從註。曰存序。曰辨俗。曰標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節解。曰集說。其所取裁。不出永樂大全諸書。

【詩經精意】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詹雲程撰。雲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編詮釋經文。皆敷衍語氣。爲時文之用。乃塾師訓蒙講章也。

【詩意】無卷數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劉敬純撰。敬純武進人。是書大旨宗朱子集傳。雖間採諸家。然其發明集傳者。亦科舉揣摹之本也。

卷十八

經部十八

詩類存目二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獨此編說詩。則以小序集傳並列。而又雜引諸說之異同。窺其大意。似以集傳爲未愜。而又不肯訟言。故顛預模棱。不置論斷。紛紜糅亂。究莫名其指歸。首鼠兩端。斯之謂矣。

【詩說簡正錄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提橋撰。橋字景如。號澹如居士。河間人。前明天啓壬戌進士。入國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編以詩經大全諸書。卷帙浩博。難以披尋。因採擇諸說。輯爲一編。名曰簡正錄。言其說簡而義正也。每篇首列經文。次摘採諸家之說。融會訓釋。又次附以己見。皆以通俗之語。講解文義。蓋取便於初學而已。

【詩問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街南。宣城人。是書大旨攻朱子詩集傳。然亦不甚從小序。往往皆臆揣武斷之說。其中引世歷紀一條。證出車爲文王詩。又引竹書紀年一條。證菀柳爲諸侯盟太室詩。皆牽引雜說。不足據以解經也。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張能鱗撰。能鱗字西山。順天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其書以豐坊僞詩傳爲主。而旁採申培詩說及詩六帖以發明之。宗旨先謬。其餘亦不足深詰矣。

【毛詩日箋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儒。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武之言。互相參核。而以己意斷之。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爲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禎居易錄云。秦宮諭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盡有所考證也。

【詩經疏略八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其說以小序爲主。而亦時有異同。大抵調停前人之說。而參以臆斷。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既不用舊說。又不用春秋王姬之說。乃訓平爲等。謂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子。今觀其車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以附會序中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說。於經義殊爲乖剌。亦何取乎宗小序也。

【詩經比興全義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鍾毅撰。鍾毅字遠生。華亭人。順治中松江府學歲貢生。是書據朱子詩傳。發明比興之義。每詩各標篇名。而推求託物抒懷之意。前有大意一篇。篇末有云。關雎之爲求賢。菁莪棫樸之爲養士。此等義非不佳。然與集注全異。功令所格。不敢濫收云云。蓋專爲科舉作也。

【詩經惜陰錄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又有小引。謂曾請正於李光地陸隴其。每卷皆記其起草繕眞之年月。蓋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說。於

詩教未得其要領也。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施閏章爲江西參議。延湖廣楊洪才講學於吉安之白鷺洲書院。併續招奇齡往。奇齡與洪才論詩不合。及與閏章同官翰林。重錄其向時所講毛詩諸條。皆設爲甲乙問答。故以主客爲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亡。故是書所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以爲法戒。既他事有刺。何爲獨不刺淫。必以爲鄭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爲鄭風篇篇皆不淫。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諸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爲佳話。而讀者因知爲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諒亦如是。此正采風之微旨。亦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也。至於笙詩之說。未爲無理。然併儀禮而詆爲僞。抑又橫矣。

【國風省篇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皆其避讐出亡之時。以意說詩之語。後追憶而錄之。其初設爲問答。故名問答。後去其問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憶。故以省篇爲名。凡二十六章。所論多與傳義不同。或據他說。或自爲斷制。雖間有考證。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爲念亂。以雞鳴爲譏人。皆憑臆見而失之者也。以式微爲黎侯夫人作。以衞武公爲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十畝之閒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言矣。

【詩蘊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一以朱子集傳爲

宗力攻小序至以僞子貢詩傳僞申培詩說同類而譏未免失於鑒別於近代諸家之說頗取李光地詩所然惟合集傳者始采之稍有異同卽爲所汰至於木瓜諸篇知不能全泯舊說則依違兩可於其間尤不免門戶之見矣

【詩經集成三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颺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庚午大旨爲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敷衍語氣爲串講串講之後爲總解全如坊本高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朱子集傳爲主仍採毛鄭孔及宋元以下諸儒之說附錄於下每章小序與集傳竝列蓋欲尊集傳而又不能盡棄序說欲從小序而又不敢顯悖傳文故其案語率依文講解往往模棱閒有自出新義者如鄭風有女同車謂男女同車爲必無之事改爲二女同車改溱洧爲夫婦偕游之作又以豳風伐柯爲東人得遂室家之願歸美周公之詞考之古說皆無所依據也

【詩統說三十二卷】左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諸家詩說分類鈔錄所摭頗爲繁富而朱墨縱橫塗乙未定蓋猶草創之本也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總論詩之綱領十五卷以後乃依經文次第而論之不列經文惟集衆說故以統說爲名云

【毛詩通義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如撰苞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但列經文別無

訓釋。各章之下。必引四書一兩句以證之。如關雎章。即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葛覃章。即引夫人蠶繅以爲衣服之類。至於牆有茨篇。無可附會。則謂宣姜所生。如壽如文公如宋桓及許穆夫人皆有賢德。引犂牛之子騂且角句。殆於以經爲戲矣。

【詩經測義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僑撰。鍾僑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降補國子監丞。是編不載正文。隨其所見。各爲評論。大旨以夫子未嘗刪詩。特據所得。編之而已。若謂三千刪爲三百。則春秋時君卿大夫所賦。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前。豈能預合聖人之意而去取之。風雅正變之說亦難據。楚茨以下。瞻洛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於變。平王之孫。列在二南。編詩不必以正變爲低昂。正變不必以世代爲前後。其持論類皆如此。至如釋關雎首章。非宮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賦之。其次章蓋博求四國。未得其人。故憂至於反側。釋雖則如燬句。謂役於王室而歸者。其室家勞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說也。

【詩經旁參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於三百篇中。摘篇標目。略爲之說。大抵因朱傳而敷衍其餘意。

【陸堂詩學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雖託名闡發朱子集傳。而實則務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己意。近王柏詩疑。牽合古事。近何楷詩世本古義。如以節南山之尹氏。即春秋隱公三年所稱尹氏卒者。家父作誦。即隱公八年天王使來求車者。此類核以時代。已無以決其必然。其最新奇者。謂詩三百篇。爲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刪。謂燕燕爲衛君悼亡之作。其夫人爲薛女。

故曰仲氏任只。謂柏舟之共伯。卽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爲哀挽夫人之詩。之子不淑。乃禮家之弔詞。謂淇澳兼詠康叔武公。謂葛藟爲周鄭交質之詩。謂丘中有麻之子國爲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爲鄭桓公字。謂著爲刺魯莊公娶哀姜。謂園有桃爲劉向說苑所載邯鄲子陽亡桃事。謂防有鵲巢爲陳宣公殺太子禦寇事。謂澤陂爲鄧元所作。謂黃鳥爲共伯歸國。謂行野爲幽王廢后。謂何人斯居河之麋爲虢石父。謂大東西人之子爲褒姒。謂小明之共人爲二相共和。謂鼓鐘爲穆王作。而淑人爲盛姬。謂青蠅之搆我二人爲申后宜臼。謂敬之小毖爲成王作。乃雅混於頌。謂駉爲頌魯莊公。謂泮宮爲魯惠公頌孝公。皆隨意配隸。於古無徵。他如既指竹書爲僞託。而揚之水鼓鐘諸篇。又援以爲詞。既以鄭譜爲妄作。而有杕之杜諸篇。又據以爲證。家語贋作。孔叢晚出。乃動輒引爲確典。亦不可爲訓。雖間有辨正精核之處。而以愛奇嗜博。反掩其所長。較毛奇齡之說經。又變本加厲者矣。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黃夢白陳曾同撰。夢白字金孺。曾字衣聖。皆無錫人。夢白謂明初詩經大全有裨朱傳。但所採羣經典故。未備本末。所引諸儒論說。未有折衷。因與曾推廣之。大略以集傳爲主。而閒存諸說。前有韓菼序。引顧炎武言。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茲編雖爲廣大全而作。然其採擇精詳。詮釋簡當。或有功於朱傳。今考是書。雖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義。其訓釋名義。亦惟以蔡卞馮復京二書爲藍本。罕所考正。宜菼之有微詞也。

【復菴詩說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復菴。涇陽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奉朱子詩集傳爲主。以攻擊毛鄭。其菲薄漢儒。無所不至。惟淫詩數篇稍與朱子爲異耳。蓋揚輔

廣諸人之餘波。而又加甚焉者也。其中間有不從序亦不從傳者。如謂關雎爲周公擬作之類。皆懸空無據。至於注釋之中。附以評語。如論周南云。周南十一篇。祇就文字而論。其安章頓句運調鍊字設想。無一不千古傾絕。論女曰雞鳴云。弋禽飲酒。武夫之興何其豪琴瑟靜好。文人之態又何其雅。如是之類。觸目皆是。是又歧入鍾譚論詩之門徑矣。

【毛朱詩說一卷】通行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書論小序爲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詞。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詩經序傳合參】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摘鈔。已著錄。是編爲其三經解之三。大旨從蘇轍之說。以小序第一句爲國史之舊文。次句以下爲後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傳互核其異同。而斷以己見。故曰合參。多採李光地詩所之說。持論頗平允。然推究文義。以意斷制者多。未能元元本本。合衆說以斷兩家之是非也。

【毛詩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襄七。號艸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右春坊右贊善。是篇以小序爲主。故題曰毛詩。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會古義。如以死麕死鹿爲古儷皮之禮。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爲陳執州吁。由戴嬀內援之

證以西方之人兮卽方言之凡相哀憐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以木瓜爲刺衞於齊桓沒後同宋人伐齊以水經注段干冢證十畝之閒以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證所謂伊人爲思周以僖負羈之妻證季女斯飢皆有強經從我之失其長發篇後附禘說三篇謂孔穎達春秋疏以祫爲禘其說因是而謂穎達之誤在以王制祭統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誤混大祭於時祫則失之誣考王制曰春曰礿夏曰禘祭統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曰春禘秋嘗俱據時禘而言與祫祭略不相涉經文最爲明晰孔尙不能混時禘於時祫又何至混大禘於時祫是無故而罹之咎也推錦之意不過以王制又有祫禘祫嘗祫烝之文因祫禘二字相連遂以爲時禘亦兼祫而疑孔疏緣此而誤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蓋三時各先爲祫祭而後更舉禘嘗烝是時祭之禘本不兼祫孔卽略不曉事何至以大禘混時禘又混時祫耶然則孔疏之誤在於信春秋不書祫祭而竟廢禮記不在附會禮記以解春秋也錦又謂漢儒據春秋書禘一春一夏因以附會禮記遂有春禘夏禘時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則所謂一春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則所謂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廟之文漢儒果因春秋書禘一春一夏遂附會春禘夏禘爲時祭之名何以秋禘獨不附會乎至於三代之禮制同名異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冔夏收之類不一而足今錦必斥春祫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制爲非持論殊偏若謂鄭元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爲據春秋非禮之制則又聚訟之緒餘無庸辨矣

【學詩闕疑二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陽人雍正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未

散館卒是編皆引舊說以駁朱子詩集傳從毛傳鄭箋者十之三四從蘇轍穎濱詩傳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過數條耳詩序之見廢始於鄭樵而成於朱子諸儒之論自宋代即有異同青芝是編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爲說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閒如行露以爲實未成訟不過設言以拒之此泥經文二雖字也然與經文二何以字義又不協矣

【詩貫十八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張敍撰敍有易貫已著錄是書首載詩說一卷詩本旨一卷詩音表二卷後案經文次序爲之注釋凡十四卷頗多與朱子異同如以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義本小序而遂謂此篇竝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駉篇爲美伯禽而非頌僖公引書經費誓竊馬牛有常刑之語謂出師時丁寧馬牛如此則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夫伯禽固勤牧事又何以知僖公之獨不然乎其說皆不免於牽合且各章訓釋已詳經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體別爲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體例亦傷繁贅也

【毛詩訂韻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起龍撰起龍字天恩餘姚人是書成於雍正癸丑其自序詆吳棫韻補之謬而發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持論最確乃核其所注則仍謂古音之外有所謂叶韻但以音屬讀取其順吻而止絕不究音韻之本原與古人之舊法則與吳棫之書均爲臆定未可同浴而譏裸裎也觀其於漢廣末章云蔞有閭樓二音駒亦有居鉤二音只從傳讀閭讀居可也如桃夭首章華家古讀敷姑今入麻韻不妨依今韻讀之韻者使之叶於音而適於口也叶且適於吟咏矣何必斤斤古之是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殆無從與之詰難矣

【詩義記講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宗瀾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卷首標題江陰楊名時講授。然觀名時之序。則名時以李光地詩所授宗瀾。宗瀾讀而自記所見。非名時書也。鄭風之首。有名時批二段。其不出名時審矣。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以朱子集傳爲宗。而亦參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詩所。楊名時詩經劄記二書。蓋鐸爲名時之門人。名時則光地之門人也。

【豐川詩說二十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大旨。謂自宋至今。毛氏之傳。廢於朱傳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後。不合以後說而反廢前說。固爲得之。然使後說而合經。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後。且齊魯韓三家。盡在毛詩之前。而皆以毛傳盡廢。安在後之更合者。不可獨行。又將謂毛序必承傳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傳。亦必承傳有自。而一廢盡廢。何也。其持論頗近和平。故其書從毛傳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諸儒之書。無一字引及。則亦抱殘守匱之學耳。其每節必效鄉塾講章敷衍語氣。尤可以無庸也。

【詩經拾遺十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字書山。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補翰林院編修。是書專以詩之次第立說。分正編。附編。餘編。不取小序。并不取左傳。以季札觀樂所列諸國不足信。而論以左氏失之誣一語。以木瓜美齊桓爲穿鑿悖謬。而斷以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一語。又以雅頌分什爲毛鄭之可笑。而分合其數篇。別爲編次。蓋漢以來相傳之古經。自酉而一變其例矣。

【風雅遺音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史榮撰。榮自號雪汀老人。鄞縣人。其書據朱子孫鑑所作詩傳補遺後序。定朱子集傳。原本有音未備。其音多後人所妄加。因以集傳與音互相考證。得其矛盾之處。條分縷析以辨之。一曰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二曰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三曰音與傳義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聲誤。六曰韻誤。七曰音誤。八曰誤音爲叶。九曰誤叶爲音。十曰四聲誤讀。十一曰泛云四聲之誤。十二曰邶風注與某同之誤。十三曰補音。十四曰叶音闕誤。十五曰叶音誌略。又附錄經文誤字。經文疑義。京本音切考異釋文。叶韻紀原。吳棫韻補考異。集傳相沿之譌。俗書相沿之譌。集傳偶考。俗音訂誤九門。共二十四類。其音與義背。用舊義而無音。異義而不別音。三門。辨論頗爲精確。誤音誤叶。補音及俗音訂誤四門。亦多可取。惟未有之音。與四聲誤讀二門。所言卽是音誤。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聲及邶風音與某同二門。則有意吹求。未爲平允。又榮考今音頗詳。而古音則茫無所解。故叶音闕誤。叶音誌略二門。所言往往大謬。吳棫韻補。見行於世。榮自言未見其書。摭諸書所引爲考異。尤爲贅疣。至於舊音舛謬之處。動輒漫罵。一字之失。至詆爲全無心肝。亦殊乖著書之體。蓋考證頗有所長。而蕪雜亦所未免焉。

【詩深二十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爲古序。而以其餘爲續序。次列集傳。次列辨義。於集傳多所攻難。而所立異義。不能皆有根據。

【毛詩廣義】無卷數　編修曹錫齡家藏本　國朝紀昭撰。昭字懋園。獻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是編全載毛萇之傳。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從毛氏。故題曰毛詩傳。及小序之下。雜引鄭箋孔

疏。及諸儒之說。以發明之。大旨以毛傳與朱子集傳。互相勘正。以己意斷其短長。其閒不盡用毛說。故名曰廣義云。

【詩經彙詁二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范芳撰。芳字令則。如皐人。其書大旨以朱子集傳爲主。而衷諸常熟楊彝。太倉顧夢麟之說。蓋彝與夢麟同輯詩經說約者也。全書共一千二百五十餘番。約六十萬言。採摭非不詳贍。而本意爲科舉而設。於經義究鮮發明。

【詩經正解三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姜文燦撰。文燦字我英。丹陽人。是書首爲詩經字畫辨疑。次爲天文與地服飾禮樂器具車馬兵制圖考。次爲姓氏草木禽獸鱗介諸考。大抵襲六經圖及名物疏諸書而爲之。其訓釋亦頗淺易。

右詩類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內八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僞。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三禮竝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

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爲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爲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元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眞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案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爲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爲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爲文獻。故其書閱久而

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眞者以實其贋。古文尚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果贋託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啓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共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尚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元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脩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元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蹟詳宋史本傳。晁公武讀書志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說。三經。書詩周禮也。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尚書義凡十三卷。今竝佚。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歷中重編。內閣書目尚載其名。故朱彝尊經義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見。然外間實無傳本。卽明以來內閣舊籍。亦實無此書。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蓋內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卽脩永樂大典所徵之書。其時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詳也。考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賚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蹟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爲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眞信周禮爲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紿。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今觀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故王昭禹林之

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采用。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頒興積一條。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樂大典闕地官夏官二卷。其說遂不可考。然所佚適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苛詆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其說。據晁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顏輯安石字說爲之。以補其闕。今亦竝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里。當爲徽欽時人。今案其書。解惟王建國云。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解圃曰。園有衆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爲司。蓋后從一從厂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從厂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爲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於王氏之學者。如解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爲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爲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爲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爲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至其

闡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如解載師里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不從先儒以里布爲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爲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固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云云皆爲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不載敍官宋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爲一失今姑仍舊本錄之內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釋文而作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錄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著於此不復竝列簡端焉

【周禮復古編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標曰陳友仁編蓋友仁訂正周禮集說而以此書附其後也庭椿之說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其謬妄殆不足辯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複出當省并之其說似巧而其謬尤甚二世婦與二環人無論職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婦爲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與天官世婦顯異鄭注以漢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證其說本確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至於司馬環人之屬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環人之屬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環人是一官何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異說者之適以自蔽也然復古之說始於庭椿

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門別戶輾轉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書著竄亂聖經之始爲學者之炯戒焉

【禮經會元四卷】內府藏本　宋葉時撰時字秀發自號竹埜愚叟錢塘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官吏部尚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謚文康其立朝無大功過惟函韓侂胄首以乞和出時之謀是書前有竹埜先生傳不著撰人名氏稱時奏侂胄專政無君罔上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上納之云云案此傳稱寧宗爲上當出宋人之筆曲諱其事非實錄也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篇泛論禮經乃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內朝儀宮衛王畿祭樂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圖其祭樂後所附之圖實樂舞之圖蓋刊本舛譌移於前幅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略同議論亦多相出入時於伯謙爲前輩然竹埜先生傳中稱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合則二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時書而約之或時因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然伯謙所論或有駁雜時則大體無疵惟必欲復封建井田肉刑之類頗迂闊爾其注疏一篇謂劉歆誣周禮猶先儒舊論至謂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爲罪周禮且謂漢武帝不信周禮由此一篇其說鑿空無據又謂鄭康成注深害周禮詆其不當用緯書注耀魄寶等帝名及用國語注分野用司馬法注邱乘用左傳注冕服九章用禮記注褘衣副編夫康成引緯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已專論之無煩時之剿說至於國語司馬法左傳禮記皆古書也時乃謂不當引以證經然則注周禮者當引何等書耶其補亡一篇謂冬官散見

五官。亦俞庭椿之瑣說。時不咎其亂經。陰相襲用。案補亡用庭椿之說。而不言出於庭椿。反以讀鄭注者爲叛經。僨又甚矣。傳稱其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詩攻康成。於禮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禮者深。時之得於禮者淺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闡發體國經野之深意。故數百年來。講禮者猶有取焉。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內府藏本　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爲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間。蓋寧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衞。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宮衞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間命意。間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尙聲喏於道旁。梅磵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尙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

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尚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周官總義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總義已著錄是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爲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而地官夏官亦佚謹裒合四官之文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官夏官則采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爲三一卷雖非宋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書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先儒頗有異同如論大宰九賦則援載師之任地及司市司關廿人角人職幣等職以駁口率出泉之說論宗廟九獻則合籩人醢人內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禮再祼之文以駁列祼事於九獻之說論肆師之祈珥則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諸條以糾改祈爲釁改珥爲衈之說論輈人之四旗則歷辯巾車司常大司馬大行人與考工記不合以明曲禮車騎爲戰國之制諸如此類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非鑿空杜撰至於內宰二事則改爲副貳之貳於酒正式灋則指爲九式之灋於園廛漆林諸賦則謂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數等而輸之於王於凌人斬冰則謂十二月爲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後三爲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義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尤爲詳悉蓋祓雖人品卑汚而於經義則頗有考據不以韓侂胄蘇師旦故掩其著書之功也

【周禮訂義八十卷】內府藏本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祕書省准敕訪求書籍牒溫州宣取是編知溫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

都司看詳及敕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眞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爲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辯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間。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揣。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爲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爲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麐齋考工記解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自漢河間獻王取考工記補周官。於是經與記合爲一書。然後儒亦往往別釋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陳祥道林亦之王炎諸家解。今竝不傳。獨希逸此注僅存。宋儒務攻漢儒。故其書多與

鄭康成注相刺繆。然以綆參分寸之二。爲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爲車箱前橫在式之上。則不合於輪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鄭氏注。其圖乃以鼓爲倨。股爲句。則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長內則折前。謂援與胡句相竝。如磬之折。於鼉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爲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詳核。特以經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淺顯。初學易以尋求。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於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於省覽。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蹟無考。里貫亦未詳。案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似爲二人。不知此書誰所著也。逐句詮釋。大略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其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若太宰之職五曰貢賦。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貢獻也。有力主注疏而曲爲引證者。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爲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至於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爲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澮之數。大司樂圜鍾爲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鍾。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闕而不載。雖循文詁義。無大發明。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詮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集說十卷】編脩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雪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

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輯也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爲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之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不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爲賅洽每官之前又各爲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說俱能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經義采摘尤多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爲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於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於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一卷殊爲疣贅有失別裁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誕則略有間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闕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

【周官集傳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案張萱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軼其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於鄭鍔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爲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考孔穎達左傳疏云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

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卽以爲非樂曲。則鍾師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馬。鄭註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也。應龍亦主讁之說。謂禂稠也。禱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讀爲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卽譸張。侏與譸。猶侏與禂。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爲康成改讀乎。又槀氏爲鬴。應龍引鄭鍔之說。曰晏子謂六斗四升爲鬴。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當爲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謂鬴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鍔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元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槩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鍔以管子量鹽之鬴。爲槀氏量粟之鬴。比擬已爲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爲斗。實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鍔

誤以豆爲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改豆爲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卽因反斗擊之此斗爲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爲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疎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竝用條例引證頗爲明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尙因是以存其崖略則蒐輯之功固亦非尠矣其書諸家著錄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闕帙其餘四官首尾頗爲完具謹錄爲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於泰和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云者卽述校語故明史儒林傳卽附之校傳後焉史稱應電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爲冬官不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惟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以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云云蓋應電於周禮之學用力頗深此三

書雖各爲卷帙。實相輔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見。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然論說頗爲醇正。雖略於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蓋原本所闕。下卷闕井邑邱甸諸圖。則別見翼傳。故不復載也。所說間有舛誤者。如謂社卽地祇。夏至有事於方澤。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說本明。應電以當地祇大祭。殊於經義有乖。至謂明堂卽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則於明堂。又謂郊天迎尸。亦當於明堂。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則相距凡四十餘里。安有祭時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蓋尸幄切近壝宮。迎尸卽於此幄。應電未核注疏。故有此譌。他如圖南郊於朝日之前。既從其序。而圖祈穀於迎暑之後。又頗顚舛。然其自序。謂舊周禮圖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則亦頗有所訂正。今姑與其傳竝存。以備一家之說。其翼傳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補義。曰天王會通。曰學周禮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經傳。曰非周禮辨。曰經傳正譌。其冬官補義。擬補土司空工師梓人器府四瀆匠人壘壁氏巡方考工準人甍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魚政鹽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爲揣測。其天王會通。以天官書所列諸星。分配諸官。以爲王者憲天而出治。亦多涉附會。其學周禮法。論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及後人假仿之妄。舊注解釋之謬。改聲改字之非。與細物爲自古相傳之遺。官事有兼涉不擾之法。皆爲有見。餘則

多錄舊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復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經傳。雜參以後世之法。亦失之駁。其非周禮辨。駁正諸家。尚爲明析。其經傳正譌。則於周禮以外。兼涉羣經。非惟以篆改隸。併欲以籀改篆。則拾其師魏校六書精蘊之說。而不知其流於詭誕矣。大抵三書之中。多參臆說。不盡可從。以周禮儀禮。至明幾爲絕學。故取長棄短。略採數家。以姑備一朝之經術。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書凡十四卷。明史作數十卷。蓋約舉之詞。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禮辨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爲疎漏。又所引黃虞稷語。乃翼傳之解題。而繫之周禮傳下。亦爲舛誤。豈偶然疎略。未及檢其全書歟。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柯尚遷撰。尚遷字喬可。長樂人。自號陽石山人。嘉靖中由貢生官邢臺縣縣丞。其書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書中訓解。其稱釋者。皆采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尚遷推闡作經本意也。周禮本闕冬官。尚遷宗俞庭椿之說。稍爲變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爲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之數。故曰全經。較庭椿之紛更割裂。差爲稍勝。故唐順之姜寶。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錯簡之曲說。且改經文安擾邦國爲富邦國。又以吳澄所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則猶之乎竄亂古經矣。以其訓詁經義。尚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與王應電書皆節取以備一家。朱彝尊經義考所載。與此本卷數相同。而注云內源流敍論一卷。通論一卷。今此本通論之外。尚有續論。而源流敍論。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與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細檢。亦如王應電書歟。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志長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萬歷中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志堅傳中。稱其亦深於經學，是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周禮一書，得鄭注而訓詁明，得賈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備，後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張程朱諸儒自度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其傳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尋於文句之間，王與之始脫略舊文，多輯新說，葉時鄭伯謙始別立標題，借經以抒議，其於經義，蓋在離合之間，於是考證之學漸變爲論辯之學，而鄭賈幾乎從祧矣。志長此書，亦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而能以注疏爲根柢，尚變而不離其宗，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敍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俞庭椿邱葵以後，又多騁臆見，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亡，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遂頹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志長能恪遵古本，亦爲力遏橫流，在經學荒蕪之日，臨深爲高，亦可謂研心古義者矣。惠棟作精華錄訓纂，因金榮誤引其文，遂併以村書詆志長，乃相輕已甚之詞，不必盡允也。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一部也。考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故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衞宏張衡所注，皆稱周官，馬融鄭元所注，猶稱周官禮，迨唐賈公彥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爲周禮，實非本名。今仍題曰周官，從其朔也。首冠以御製日知薈說論周官者十則，以昭千古之權衡，其采掇羣言，則分爲七例，一曰正義，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

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眞。或創立一說。雖未卽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爲疑。亦不必以爲諱。說周官者。以鄭氏爲專門。而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是書博徵約取。持論至平。於考工記注奧澀不可解者。不強爲之詞。尤合聖人闕疑之義也。

【周禮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號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其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有三禮述注。此卽其一也。其書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又旁采諸家。參以己意。以闡制作之義。雖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詞簡要。頗足爲初學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其姪鍾倫亦有周禮訓纂。與光坡此書。體例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宋儒喜談三代。故講周禮者恆多。又鑑於熙寧之新法。故恆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詰駁。於注疏多所攻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淆。光坡此書。不及漢學之博奧。亦不至如宋學之蔓衍。平心靜氣。務求理明而詞達。於說經之家。亦可謂適中之道矣。

【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倫撰。鍾倫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舉人。未仕而卒。此書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記不釋。蓋以河間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書後有乾隆丁丑其子廣平府知府淸馥跋。稱鍾倫初受三禮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鄉薦公車後。日侍其

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順天學政復遷直隸巡撫十餘年中鍾倫皆隨行得其指授又多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鋭同里陳萬策等互相討論故其學具有本源凡所詮釋頗得周官大義惟於名物度數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詳如巾車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總以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車衡輨亦宜有焉容爲幨車山東謂之裳幃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謂去飾也鍾倫謂總惟當施馬於車義無所取考蔡邕獨斷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畫白虎繫軸頭續漢輿服志曰乘輿重牙斑輪升龍飛軨注引薛綜東京賦注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所云緹油即注所云總以繒爲之所云軸頭即注所云輨然則飛軨即總之在車者而鍾倫謂總惟飾馬誤矣鍾倫又謂容以繒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之下際則以翟爲蔽考經文皆有容蓋實兼承上重翟厭翟安車而言但重翟厭翟二車既有容蓋又有翟蔽兩旁以畫飾安車則惟有容蓋而無翟飾耳既無翟飾即惟繒裳幃爲障蔽裳幃之制當四面圍合上下通徹故詩曰漸車帷裳箋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襌褡童容與襌褡義同蓋襌褡長襦上下相連以覆體車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裧注裧車裳幃續漢輿服志注舊典傳車騶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爲冀州敕去襜帷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云襜帷蓋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車之安車但有帷裳無重翟厭翟者也如鍾倫所云帷裳但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下際以翟爲蔽則安車但蔽上際不復蔽下際矣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際不及下際豈能隱蔽形容乎如此之類頗爲疎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學校

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鍾倫據蔡氏說謂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證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土圭之法謂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講學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皋亦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脩書特賜侍講銜致仕是編集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後儒因漢志周官六篇列於禮家相沿誤稱周禮故改題本號以復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衆說者不復標目全引一家之說者乃著其名凡其顯然舛誤之說皆置不論惟似是而非者乃略爲考正有推極義類旁見側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別之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爲有裨其書成於康熙庚子後苞別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爲劉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蹟歷指某節某句爲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爲學力既深鑑別眞僞發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瑤先有是論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此書之謹嚴矣

【禮說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爲之說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三卷計六十

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卽不能明聖人之褒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爲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氏爲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爲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竝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家。持論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禮。遂謂漢師丹之使巫下神。爲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謂周萇宏之射諸侯。爲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說翦氏攻禁。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爲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爲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臺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爲弱。遂據以斷犂牛之子爲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併以證春秋之觀社。取其去古未遠。可資旁證可也。遂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不達意。欲矯空談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周官祿田考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自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彤獨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因撰是書。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

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其說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以後。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稱小國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趙岐注曰。子男爲小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穎達疏謂諸侯統公侯伯子男。則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謂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禮太宰賈疏釋此文謂朝聘之位。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次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無中士。則小國之士。不敷三分之數。與經文戾矣。彤又謂加田之制。國八十里者。其加田極於百里。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考司勳文曰。凡賞地無常。輕重視功。又曰。惟加田無征。鄭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夫賞田且無常數。況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又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傳。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軫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無論其爲賞爲加。率無常數。正可與司勳文相證。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諸經傳。略無明文。又彤算畿內百萬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萬井。存田六十四萬井。以爲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今考百萬井而去三十六萬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爲誤記。且班志非爲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盡據經文。今彤既據經文。卽當參校經義。求其脗合。考鄭載師注。算近郊百里。則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則用十八分去五之法。蓋近郊以內。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

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較近郊爲加多。則所去之地。卽當較近郊爲加少。故郊內三分去一。而遂外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猶病其過多。而況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鄭注之所以疎也。至謂遂人十夫亦爲井田。乃襲宋人緒論。尤疎於考校。然其百慮一失者。僅此三四條耳。亦可云湛深經術者矣。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字愼修。婺源人。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核。如經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軫圍尺一寸。見於經文。而轐圍不著。幷軫轐以求七寸之崇。頗爲難合。鄭注亦未及詳解。永則謂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輒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兎之圍。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庋輿者。則兎圍與當兎同。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輒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輿版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下。餘一寸五分。輈踵爲闕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兎。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兎圍。必與兎圍等大。後不言兎圍者。因輈以見云云。考釋名曰。軫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枕也。枕橫也。橫在下也。薦版在上。如薦席也。似輿版在上而軫在下。永謂軫面與輿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輿版之下。仍餘軫一寸五分。則其說仍不相悖。又考說文曰。轛車伏兎下革也。則是伏兎鉗轂之處。尙有革承其間。永算伏兎距轂崇三寸六分。而伏兎下革厚尙

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又經文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詳於曲禮孔疏。其說謂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至宋林希逸。又謂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爲之。永則謂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幷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若較在式上。如何能登軾而望。若較於隧三分之前橫架一木。則在陰版之內。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云云。考鄭注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經所云一在前者皆爲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僅於兩輢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爲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謂橫架一木於車箱內。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又鄭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兩輢則兩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兩輢。則兩較各在兩箱之上明矣。故釋名曰。較在箱上。不云較在式上。是其明證。孔疏之誤顯然。至於經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謂揉之使直。尤屬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說。確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類此。其於古制。亦可謂考之詳矣。

右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周禮古謂之周官。欽定三禮義疏。已復其本名。以諸家注本題周禮者十之九。難於一一追改。故姑從鄭元以來相沿之稱。

卷二十

經部二十

禮類二

【儀禮注疏十七卷】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闌西闕外句。注古文闌爲欒闕爲璧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歷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

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猝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儀禮識誤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之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爲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最爲詳審近世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典闕卷中則不可復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略其有功於儀禮誠非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揜其原本殘闕數處亦考訂補輯附於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考淳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寫之誤明矣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儀禮集釋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寶之。廬陵人。官至福建路撫幹。案文獻通考。引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譌。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云云。則如圭當與朱子同時。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如圭淳熙癸丑進士。文獻通考引振孫語。又作紹興癸丑進士。考淳熙紀元凡十六年。中間實無癸丑。紹興癸丑爲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儀禮。乃在晚歲。疑當爲紹熙癸丑。陳氏馬氏並譌一字也。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撰綱目釋宮各一篇。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云俱未見。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排纂成書。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尚十五篇。惟鄉射大射二篇。在永樂大典闕卷內。其綱目一篇亦闕。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然已得其十之九矣。儀禮一經。因治之者希。經文併注往往譌脫。如圭生於南宋。尚見古本。今據以校正。補注疏本經文脫字二十四。改譌字十四。刪衍字十。補注文脫字五百有三。改譌字一百三十二。刪衍字一百六十九。並參考唐石經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張淳儀禮識誤。及各本文句字體之殊。應加辯證者。不勝指數。各附案語於下方。其鄉射大射兩篇。如圭之釋雖佚。亦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本。補經文脫字七。改譌字四。刪衍字二。補注文脫字四十一。改譌字三十九。刪衍字十七。以成儀禮之完帙。如圭舊本本十七篇。篇自爲卷。其閒文句稍繁者。篇頁太多。難於分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釋宮則仍自爲一書。別著於錄焉。

【儀禮釋宮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爲儀禮集釋。又爲是書。以考論古人宮室之制。仿

爾雅釋宮條分臚序各引經記注疏參考證明如據顧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寢廟之制異於明堂而不用鄭志成王崩在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諸侯之說案鄭志此條見顧命孔疏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注而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大略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稱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疑朱子因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册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歷代屢更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尚不能備知其處則於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眞是編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汶嘗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別為一卷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宮蓋其所據猶為宋本今據以錄出仍與集釋相附其閒字句與朱子本稍有異同似彼為初稾此為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所載以存如圭之舊焉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內府藏本　宋楊復撰復字茂才號信齋福州人鄭逢辰為江西漕以所撰儀禮經傳通解續獻於朝贈文林郎是書成於紹定元年戊子書錄解題謂成於淳祐中蓋未核其自序也序稱嚴陵趙彥肅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於朱子朱子以為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幷考之

乃佳。復因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繫之以圖。凡二百有五。又分宮廟門冕弁門牲鼎禮器門。爲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附於後。其於是經。可謂用心勤摯。惟是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麗。是書獨廢此一門。但隨事立圖。或縱或橫。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其見於宮廟門。僅止七圖。頗爲漏略。又遠近廣狹。全無分數。如序外兩夾。劉熙釋名所謂在堂兩頭。故曰夾是也。圖乃與房室並列。則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堂。注云房中之東當夾北者。皆茫然失其處所矣。門與東西塾同在一基。圖乃分在東隅西隅。則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無其地。及士冠禮擯者負東塾之類。皆非其處所矣。如斯之類。殊未能條理分明。然其餘諸圖。尚皆依經繪象。約舉大端。可粗見古禮之梗概。於學者不爲無裨。一二舛漏。諒其剏始之難工可也。

【儀禮要義五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經要義之一。於每篇各爲條目。而節取注疏。錄於下方。與周易要義略同。蓋其著書本例如是也。儀禮一經。最爲難讀。諸儒訓詁亦稀。其著錄於史者。自喪服諸傳外。隋志僅四家。舊唐志亦僅四家。新唐志僅三家。今惟鄭元注賈公彥疏存耳。鄭注古奧。既或猝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明。朱子語錄謂其不甚分明。蓋亦有故。了翁取而删剟之。分臚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展卷即知。不復以辭義轇轕爲病。其梳爬剔抉。於學者最爲有功。雖所採不及他家。而儀禮之訓詁。備於鄭賈之所說。鄭賈之精華。備於此書之所取。後

來詮解雖多大抵以注疏爲藍本則此書亦可云提其要矣

【儀禮逸經傳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禘於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所引逸文其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其原文蓋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記著所出鄭注不著所出則與王應麟鄭氏易同由古人著書不及後來體例之密不足異也其傳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儀曰鄉飲酒儀曰鄉射儀曰燕儀曰大射儀曰聘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其鄉射儀大射儀取禮記射義篇所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爲二其士相見公食大夫二儀則取宋劉敞之所補敞擬記而作者尚有投壺儀一篇亦見公是集中澄偶遺之明何喬新嘗取以次朝事儀後并爲之跋通志堂刻九經解復佚其文蓋所據乃未補之舊本非喬新本也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注三禮曾引之天子巡狩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獷中霤禮云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獷制丈八尺禘於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

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毋宿於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軾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醵。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喪皆尙左手。又云。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則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較之汪克寬書。則條理精密多矣。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慎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謂有年所進。卽澄此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符其數。其說似乎有據。今世傳內閣書目。惟載澄書。不著有年姓名。蓋當時亦知出於澄矣。

【儀禮集說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敖繼公撰。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家於吳興。趙孟頫嘗從受業。

後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是書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稱鄭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不合於經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又疑喪服傳違悖經義。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務詆漢儒之餘習。然於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蓋繼公於禮所得頗深。其不合於舊說者。不過所見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矯激以爭名。故與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隨聲佐鬬者。有不同也。且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公彥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繼公獨逐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詞者。其喪服傳一篇。以其兼釋記文。知作於記後。又疑爲鄭康成散附經記之下。而不敢移其舊第。又十三篇後之記。朱子經傳通解。皆割裂其語。分屬經文各條之下。繼公則謂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義之外。別見他禮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記者之意。自比於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卷末特爲後序一篇記之。則繼公所學。猶有先儒謹嚴之遺。固異乎王柏吳澄諸人。奮筆而改經者也。

【經禮補逸九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字德輔。祁門人。泰定丙寅舉於鄉。元亡不仕。明初徵脩元史。以老疾辭歸。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取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春秋三傳。以及諸經之文有涉於禮者。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統之。吉禮之目六十有八。凶禮之目五十有七。軍禮之目二十有五。賓禮之目十有三。嘉禮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禮經附說終焉。克寬究心道學。於禮家度數。非所深求。於著書體例。亦不甚講。如每條必標出典是矣。乃一類之中。條條連綴書之。合爲一篇。文相屬而

語不屬。遂參差無緒。又此書實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載春秋失禮之事。雜列古制之中。如祠禮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嘗禮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烝禮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閱禮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朝禮春秋之書朝三十六。遇禮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會禮之春秋書會九十五。錫命禮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燕饗禮之莊公四年夫人饗齊侯于祝丘。尚略繫以論說。糾正其謬。至於祫嘗禮之文公二年躋僖公。又諸侯大祫禮。亦引此條。賻賵禮之隱公元年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襚禮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親襚。會葬禮之襄公二年諸姜宗婦來送葬。皆失禮之尤。乃臚列其文。不置一語。不幾使讀者謂古禮當如是乎。至於祭寒暑禮下詆鄭康成徒見木鐸徇令一節。與夏書孟春合。遂指正月爲夏正。似未見隋書經籍志。載康成注書祇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禮。謂月令漢儒所作。指爲呂不韋作者。不知何據。似未見呂氏春秋有十二月紀。亦殊疎漏。程敏政篁墩集有書是書後。曰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先生既歿。悉被一人竊去。攘爲己書。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刓補。眞贋之迹。皦然甚明。先生元孫文彙等力圖刊布。因爲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爲附錄一卷云云。此本有附錄。關文行狀之類。而無其像。亦無敏政此跋。或後人別得改竄之本刻之歟。以其元人舊帙。議論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備一家焉。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二部也。其詮釋七例。與周官義疏同。分經文爲四十卷。冠以綱領一卷。釋宮一卷。不入卷數。殿以禮器圖四卷。禮節圖四卷。儀禮至爲難讀。鄭注

文句古奧亦不易解又全爲名物度數之學不可以空言騁辯故宋儒多避之不講卽偶有論述亦多不傳惟元敖繼公儀禮集說疏通鄭注而糾正其失號爲善本故是編大旨以繼公所說爲宗而參核諸家以補正其舛漏至於今文古文之同異則全採鄭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經文記文之次第則一從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說所分章段則多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以楊復敖繼公之說互相參校釋宮則用朱子點定李如圭本禮器則用聶崇義三禮圖本禮節用楊復儀禮圖本而一一刊其譌謬拾其疎脫舉數百年庋閣之塵編搜剔疏爬使疑義奧詞渙然冰釋先王舊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證之功實較他經爲倍蓰豈非遭遇聖朝表章古學萬世一時之嘉會歟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全錄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略以己意斷之因其文古奧難通故竝爲之句讀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儀禮注疏序稱其家有景德中官本儀禮疏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監本附益之手自點校幷取朱子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今廷鸞之書不傳爾岐是編體例略與相近案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注曰離經斷句絕也則句讀爲講經之先務沈約宋書樂志於他樂歌皆連書惟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音而無文義恐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書之則難句者爲之離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異考證尤詳所校除監本外則有唐開成石經本元吳澄本及陸德明音義朱子與黃榦所次經傳通解諸家其謬誤脫落衍羨顚倒經注混淆之處皆參考得實又明西安王堯惠所刻石經補字最爲舛錯亦一一駁正蓋儀禮一經自韓愈

已苦難讀。故習者愈少。傳刻之譌愈甚。爾岐茲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顧炎武少所推許。而其與汪琬書云。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頗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又其廣師一篇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爾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稱尚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今不在此編中。然此編乃新刊之本。無所佚脫。或是卷又自別行歟。

【儀禮商二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縣人。是書取儀禮十七篇。篇爲之說。頗有新義。而亦勇於信心。前有應撝謙序。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其聘禮解衣之裼襲。謂裘外之衣謂之裼。衣裼衣卽禮服。聘禮既聘而享。賓主皆裼以將事。推此則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考聘禮鄭注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則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賈疏曰。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則禮服也。如斯大之說。則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蓋諸侯皮弁視朔。特以錦衣爲裼。未聞其不加皮弁服。而專用錦衣也。玉藻又謂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純衣。亦特以元綃衣爲裼。未聞其不用純衣。而用元綃衣也。然則謂裼衣之上無禮服。不特迕注。且悖經矣。斯大又謂襲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蓋裼衣直袷。故露美。深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卽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爲朝服。朝服之下爲元端。元端之下爲深衣。深衣爲庶人之服。聘禮重聘而輕享。若享時皮弁而裼。聘時深衣而襲。則聘服反殺於享服三等矣。隆殺之義何在乎。且主國之君。與使臣行聘於廟。而各

服庶人之服以相見以爲此其充美無是理也其廟寢圖列東西箱在東西堂之下如今廊廡考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公揖退於箱下又云公降再拜若箱在堂下則既退於箱又何降乎故鄭注以箱爲堂上東夾之前漢書董賢傳大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則東箱非廊廡明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預左傳注曰个東西箱也東西个在堂上則東西箱不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圖亦非經義也然斯大學本淹通用思尤銳其合處往往發明前人所未發卷末附答應嗣寅書辨治朝無堂尤爲精核棄所短而取所長亦深有助於考證也

【儀禮述注十七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書取鄭注賈疏總撮大義而節取其辭亦間取諸家異同之說附於後其中注疏原文有可删削者如士冠禮筮人執筮抽上韇注曰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注冰韇丸或云韇丸箭筩方言曰弓藏謂之韇或謂之韇丸後漢書南匈奴傳曰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廣雅作韇𢧵此傍借韇丸以明韇字之訓非經之正義删之可也至如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注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光坡節此二句則賓不自酌而用贊者義遂不明爲删所不應删矣又注載古文今文最關經義如士喪禮設決麗于掔注引古文掔作捥考管子弟子職飯必捧掔羹不以手呂覽本味篇述蕩之掔高誘注曰掔古手捥之字也據此則以古文之捥證今文之掔義更明晰而光坡概節之亦爲太簡其旁採諸家之言尤時有未審如公食大夫禮曰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東注食有酒者優賓也光坡引楊孚之說曰上飲酒漿

飲俟于東房。疏云。酒漿皆以酳口。此進設于豆東。疏又云漿以酳口不用酒。主人猶設之。是以優賓。兩說牴牾不同。下文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夫魚腊醬湆不祭。而祭飲酒。則知酒以優賓。但賓不舉耳。豈酳口之物哉。當以優賓之義爲正云云。今考賈前疏云。酒漿皆以酳口。謂二飲本竝設以待賓用也。後疏云。漿以酳口不用酒。謂二飲雖竝設。其實賓止用漿耳。前後一義相承。竝無牴牾。楊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鄭注優賓之義。亦謂賓酳口止用漿。而主人仍特設酒。故曰優賓。下文之祭飲酒。乃賓加敬以報酳禮之優。與他篇獻酬之酒祭酒不同。觀鄭上注明云飲酒非獻酬之酒。則爲飯後潔口之物可知。楊氏以設飲酒爲優賓。而謂飲酒非以酳口。於鄭注優賓之義。亦爲未明。且考周禮酒人。曰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賈疏飲酒食之酒者。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之酒。是酳口之酒。則楊氏謂飲酒非酳口之物。與酒人經注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實未深考。然如士冠禮。母拜受。子拜送。光坡謂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其義最允。蓋此拜受。如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拜其卿大夫也。又如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孫也。凡此之類。頗有可取。又如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萬斯同據以爲嫂叔有服之證。光坡不取其說。亦深有決擇。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尤世所罕習。幾以爲故紙而棄之。注其書者。寥寥數家。即郝敬完解之類。稍著於世者。亦大抵影響揣摩。橫生臆見。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編。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亦足爲說禮之初津矣。

【儀禮析疑十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大旨。在舉儀禮之可疑者而詳辨之。其無可疑者。竝經文不錄。苞於三禮之學。周禮差深。晚年自謂治儀禮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頗勇於自信。如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康成讀缺如頍弁之頍。敖繼公則謂以緇布一條圍冠爲缺項。別以一物貫之。其兩相又以纓屬。自來講儀禮者。多用其說。苞謂既有紒以束髮。何爲又以緇布圍冠。據經文乃以青組爲緇。後屬缺項。而前繫於兩相。以結於頤下。不知鄭氏讀缺爲頍。固爲改字。而別注云項中有緇。疏謂兩頭皆爲緇。別繩穿緇中結之。廣韻訓緇爲缺。類篇曰緇結也。則鄭之此注。大可依據。明是缺項有布爲之結。然後加繩。敖繼公說猶有未詳。苞則去敖氏更遠矣。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苞云致幣之儀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經文儷皮以下。既曰如納吉禮。則非以人所通行而略之也。且束帛爲十端。詳於周禮鄭注。禮記雜記注。十箇爲束。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苞第云執一兩以致辭。則一兩不知爲何語矣。有司徹侑俎二字。蓋總挈羊左肩左肫以下。下節阼俎。則以起羊肺諸品。而苞以前文有侑有俎。謂此衍文。果如所說。則與下阼俎不配。皆不詳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既深。發明處亦復不少。於士相見禮。辨注謂賓反見卽有燕禮之非。辨張侯下綱之文。所以見於鄉射而不載於大射儀之故。皆由周禮以通之。於聘禮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以爲待公既拜。然後反還振幣。於覲禮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再拜。解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受拜禮。皆細心體認。合乎經義。其他稱是者尙夥。檢其全書。要爲瑜多於瑕也。

【儀禮章句十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吳廷華撰。廷華字中林。初名蘭芳。仁和人。康熙甲午舉

人由中書舍人歷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嘗薦修三禮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廷華去官後寄居蕭寺穿穴賈孔著二禮疑義數十卷案廷華所著周禮疑義今未之見而此書則名章句未審別有儀禮疑義抑或改名章句也其書以張爾岐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採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詳審如喪服嫡孫條疏謂祖孫本非一體此謂祖爲適子服斬故於孫不重服特隆於大功疏說非是士喪禮陳大斂具條熬黍稷各二筐敖繼公謂置此代奠此獨從注說謂設以聚蟻去熬而蟻亦俱去蓋善法也又謂既夕禮皆木桁久之句久當作廬人灸諸牆之灸柱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謂祖奠主人當在柩東奠在其南則亦在柩東注謂主人及奠俱在柩西非是頗見精確惟於三年之喪過信毛奇齡三十六月之說不知此說倡自唐王元感當時已爲禮官所駁閻若璩潛邱劄記辨之尤悉廷華蓋偶未考又謂祖免之免疑襯冠者案疏謂髽與括髮以麻布自項鄉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免亦如之但布廣一寸爲異未聞有襯冠其說亦穿鑿然其章分句釋箋疏明簡於經學固不爲無補也

【補饗禮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以儀禮十七篇有燕禮有公食大夫禮而獨無饗禮然其見於周官春秋傳禮記者猶可得而考元吳澄作纂言及考注嘗有補經八篇補傳十篇獨於饗禮之文未有特著蓋緣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饗之爲禮也大非一聘覲所能該有祭帝祫祭之大饗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凡饗賓客之不同使不

自爲一篇。則雖諸書可考。亦無自而察其全。因據周官賓客之禮。聯事而比次之。並取左傳禮記中相發明者。條注於下。爲補饗禮一卷。考敖繼公儀禮集說序曰。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則是逸之也云云。據其所考。則儀禮本有饗禮一篇。經文可證。錦之所補。非屬鑿空。且是編以周官爲宗。周禮固儀禮綱領。以經補經。固無訾於不類。至於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至薦籩不薦籩之異文。庭燎門燎。掌于閽人甸人之殊說。並兩存其義。不生穿鑿。亦勝於空談臆斷之學。雖寥寥不滿二十葉。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廢也。

【禮經本義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蔡德晉撰。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丙午舉人。乾隆初以楊名時薦。官司務。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澄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證。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頗悉。亦間出新義。如士冠禮文白屨以魁柎之。鄭注魁蜃蛤柎注也。蓋以蛤灰柎注於屨。取其潔素。說文所云魁蛤。是其確證。乃引萬斯大之說。謂魁以木爲之。明時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於此。殊不免杜撰無稽。然如士冠禮經文曰。卽筵坐櫛設筭。敖繼公以爲固冠之筭。德晉則謂筭有二種。一是髻內安髮之筭。一是弁冕固冠之筭。此未加冠。明是安髮之筭。繼公所說爲誤。則亦頗辨析精密。爲前儒所未及也。

【宮室考十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惟謂房東爲東廂。西爲西廂。北墉東墉西墉南戶屬諸堂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堂上東西

牆曰序。序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南墉東墉西墉北戶偏諸東。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如其所說。則東西廂在房之東西。東西夾室在堂之東西。東西廂之南。東西夾室之北。則四東西堂矣。然考之經傳。實全無根據。儀禮覲禮篇。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疏曰卽西箱也。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璞注曰夾室前堂。據此。則東西廂卽東西堂。明在東西夾室之前。而啓運謂在東西夾室之後。誤矣。公食大夫禮曰。公揖退於箱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受束帛於序端。蓋東廂卽接序端。公當於序端受束帛。故先立於東廂以俟之。地近則事便也。若東廂在東房之東。夾室之北。則南距序端。中間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則往來不便孰甚焉。是證以經文。無一相合。又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顏師古注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若東箱僻在房東。遠在夾北。則又何從側耳聽乎。又金日磾傳。莽何羅從外入。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蓋從東堂趨室內。故云從外入也。若東廂在房東夾北。則是從內出矣。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則東廂不應在房東夾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無一相合。且儀禮燕禮。小臣共槃匜。在東堂下。注曰爲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蓋降東階就槃匜。故共槃匜在東堂下。就近也。啓運謂東堂在東夾北。則是公降盥於東夾北之堂下。豈經義乎。又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曰近西壁南齊于坫。如東堂在東夾北。則注於堂下當云北齊于坫矣。啓運不究儀禮全經。自立新說。故其失如此。又謂周之爲學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東膠。左之後曰東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後曰虞庠。於四郊先爲四國學。南之東曰東膠。北之東曰東序。南之西爲瞽宗。北之西爲虞庠。今考周太學曰。東膠在公宮南之左。小

學曰虞庠在西郊見於王制注三代之學所在無文至劉敞始謂辟廱居中其北爲虞學其東爲夏學其西爲殷學至陸佃禮象始謂辟廱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啓運蓋襲其說遂謂四代之學皆在學中而不考其無所出又三禮義宗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據此則周特爲虞庠於四郊而啓運謂竝立東序瞽宗于郊尤爲特創不足據也他若謂宗廟在雉門內引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穀梁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如此之類則頗爲精審可以與鄭注相參矣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啓運能研究鉤貫使條理秩然雖間有疵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窮經之目矣

【肆獻祼饋食禮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任啓運撰是編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繹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注其說之所出其後竝附載經傳較之黃榦所續祭禮更爲精密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視濯節曰饔人概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豆籩及勺爵今考周禮天官世婦曰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齊盛賈疏謂少牢濯概以饔人廩人司宮者彼大夫家無婦官故幷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婦官與彼異啓運此書既推天子之禮而仍據少牢之文則世婦帥女官濯溉之文遂無歸宿又列位節啓運謂同姓皆在阼階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

父世同則弟不妨先兄。觀中庸於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案同姓之位。舊說多歧。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謂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與公侯列西階。孔意蓋欲使中庸與文王世子二義。并歸一義。其說尚爲意測。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注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禮之衆兄弟。則兄弟賜爵以齒。其位亦以齒。確有明文。啓運不用孔義。又不用鄭義。別瓶昭穆不序齒之說。與經義殊爲不合。又正祭篇有薦幣節。自注云。據薛氏禮圖。鄭氏孔氏。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爲據。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上承祀五帝之文。不與宗廟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賈疏云。贊玉幣爵據祭天。而下云祼將是據祭宗廟。則贊幣非祭宗廟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幣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據祀五帝也。惟諸侯遷廟禮有云。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今考宗廟之禮。惟告奠有幣。而祭無幣。故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注曰。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幣。諸侯遷廟禮。明云成廟將徙。敢告。又云告事畢。乃曰擇日爲祭焉。則告禮而非祭禮明甚。而啓運以之證宗廟正祭。亦爲牽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籩二。糗餌粉餈。羞豆二。酏食糝食。內饔贊薦。自注云。孔疏但云內饔薦。茲據薛氏禮圖。今考內饔職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無薦內羞明文。孔疏亦無所出。又春官內宗曰。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夫加豆籩。隆於內羞。王后已不親薦。況內羞乎。啓運沿薛圖之誤。亦爲失考。然大致綜覈諸家。首尾融貫。極有偷要。如后薦朝事豆籩。啓運列在納牲之前。薛圖列在三獻之後。今考內宰疏曰。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

南面。后薦八豆籩。王牽牲入。則啓運之說。確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其下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據此。則朝事薦豆籩。賈疏列在納牲之前甚確。薛圖舛謬。亦復顯然。又后薦饋食之豆籩。啓運列在五獻之前。薛圖列在五獻之後。今考鄭司尊彝注曰。饋獻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云薦孰時。則其時初薦孰而未及五獻。甚明。故少牢禮主婦薦韭菹醢醢葵菹蠃醢。尚在尸未入以前。即知后於饋食薦豆籩。必不在五獻以後。凡此之類。啓運考正薛圖之誤。俱精核分明。存而錄之。與續儀禮通解。亦可以詳略互考焉。

【儀禮釋宮增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宮一篇。案釋宮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大典尚未顯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稱。而附著其故於此。爲之詳注。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注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間。鄉飲酒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此大夫士無西房之顯證。永乃謂賓坐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賓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不知鄉飲酒義。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若以永說推之。則鄉飲酒禮注。所謂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其東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鄉飲酒禮所謂僎席在賓東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東北也。其說殊有難通。且鄉飲酒義。亦云主人坐于東南。即知坐賓西北。自據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

又詩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永謂詩南東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此燕寢室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考燕寢西戶之制不見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則燕寢也而注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南嚮也即以漢制考之漢書龔勝傳云勝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若爲西向之戶則入戶即東行矣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說略無所據也其他若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雜記大戴禮夾室二字乃指夾與室言之本各一處注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前說爲得其後說又以爲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爾雅注宁正門內兩塾間乃與詩之著義同非門屏間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小疏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書取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爲之疏箋各數十條每篇後又各爲監本刊誤卷末附左右異尚考一篇考證頗爲精核如謂牲二十一體兼有髀周禮內饔及士昏禮兩疏乃不數髀陳祥道則去髀而用觳殊爲舛誤又謂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骨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記云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折亦謂之折俎則脊脅亦折可知又辨萬斯大解緇布缺項及廟寢之誤又辨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鄭注所云庶昆弟于死者乃爲衆子是斬衰之親敖繼公謂齊衰大功之親殊誤又謂婦人俠牀東面鄭注所云妻妾子姓乃謂死者之妻萬斯大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鄭義凡斯之類其說皆具有典據足訂舊義之譌其中過於推求轉致疎舛者如士冠禮注今時卒吏及假吏也彤

謂後漢志司隸校尉州刺史竝有假劉昭注引漢官雒陽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考後漢書光武紀有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百官志謂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太僕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廷尉卿有假佐一人司隸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假佐佐卽吏也故志稱佐吏以下則鄭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誤又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云榮屋翼也釋宮引說文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梠卽檐也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彤據此指郭璞上林賦注所云南榮屋南檐者爲誤考景福殿賦曰南距陽榮北極幽崖是南檐通名榮之顯證亦不得云郭注爲誤又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彤雖深信鄭注而終以牢讀爲樓無他證考焦延壽易林曰失志懷憂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補牢無益於憂爲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曰牢讀如屋霤之霤楚人謂牢爲霤蓋蕭肴豪尤四韻古音本通鄭注卽從當時之讀又考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至鄯善入牢蘭海牢蘭卽樓蘭尤與鄭注闇合彤疑無證是未深考又喪服曰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注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轡頭焉彤不取此注別用喪服小記疏所引皇侃之說謂斬衰麻髽齊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則髽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條注中髽露紒之文以證麻布二髽外別爲一露髻之髽不知鄭注雖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之文其注士喪禮亦同蓋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髽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項卻交於額則髽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喪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指鄭注以髽服三年之髽爲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誣矣彤安得據以攻鄭耶然自此數條之外則大抵援據淹通無可訾

議。蓋彤三禮之學。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此書所論。亦亞於所作周官祿田考。而密於所作尚書小疏焉。

【儀禮集編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龍里縣知縣。是書成於乾隆丁卯。哀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浙江遺書總錄作十七卷。且稱積帙共二千餘翻。爲卷僅十七者。案經篇數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橫隔也。然此本目錄列十七卷。書則實四十卷。蓋終以卷軸太重。不得已而分之。總錄又稱末附勘正監本石經。補顧炎武張爾岐之闕。此本亦有錄而無書。豈總錄但據目錄載之歟。其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蓋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吳澄亦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稾。故是編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無淺學空腹高談輕排鄭賈之錮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雖持論時有出入。而可備參考者多。在近時說禮之家。固不失爲根據之學矣。

附錄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車垓撰。垓字經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縣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從兄若水。皆受業於季父安行。安行受業於陳埴。埴受業於朱子。故垓是書。一仿文公家禮。而補其所未備。有圖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推闡明晰。

具有條理。牟楷序謂家禮著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蓋不誣也。朱彝尊經義考曰。車氏書。余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卷八書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緦麻。卷九爲深衣疑義。其標題則仍稱九卷。注存而不注闕。蓋未敢斷後二卷之必佚。然今所傳寫。皆與彝尊本同。則此二卷已佚矣。據馬良驥所作垓行狀。其深衣疑義。本別爲一書。特附錄於此書之後。良驥所舉用皇氏廣頭在下之注。以續衽爲裳之上衣之旁者。說亦頗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尚書。是編乃其家居讀禮時所輯。歸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稾而後成。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蓋乾學傳是樓藏書甲於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衆力以爲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乾學又欲并脩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然是書蒐羅富有。秦蕙田五禮通考。卽因其義例而成之。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

右禮類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於儀禮。蓋周官凶禮無專門。禮記又儀禮之義疏。言

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爲根柢。故從其本而類附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

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爲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於此。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衞湜之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虙撰。虙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虙端平初入侍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卽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爲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爲卽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

尉與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與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集舊文。或附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虛解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爲處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爲一編。多删其複。於例爲協。間有删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衞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爲鋟版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湜復加覈訂。定爲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爲賅博。去取亦最爲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湜注在若隱若顯間。今聖朝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湜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鈔。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湜書删節。附以己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櫟所作自敍。卽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二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即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麗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並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輯。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澄復改併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尚爲有間。故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通行本　元陳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是書成於至治壬戌。李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

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注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注爲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澔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衞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頗爲論者所譏然朱子注詩騋牝三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注書釐降二女於嬀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爲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爲禮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考以兎園册子詆之固爲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賾驟讀爲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爲無益是以國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然復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併退澔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覩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册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禮記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以陳澔集說爲宗。所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纂輯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義。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爲尤甚。陳澔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疎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王。爲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象。以爲此聖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歷議曰。顓頊歷即夏歷。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記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宋景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

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爲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爲未協。特其所注。雜採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參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爲推衍禨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表記集傳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以爲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爲表記之所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爲附會。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愼如此。陳澔集說。不用注疏次第。彊分四十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爲三十六章。併彊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爲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坊表二記。不專爲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夫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其通於春秋。初無事彊合。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於經旨亦爲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證旁通。頗有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

往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以爲聖人之防亂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爲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爲借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而以爲爲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又戴記本爲一篇。而分爲三十章。章各創爲之目。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頗爲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爲春秋書大夫之彊起例。又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則道周此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緇衣集傳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說。證以史事。於愛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傳略採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蓋莊烈帝銳於求治。而闇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十七年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姦淆雜。卒至於亡。賀逢聖致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云先見道周此書。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儒行集傳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雖亦有彊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爲能自立。某某爲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爲則。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併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蓋經爲儒者言。道周之傳。則爲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學。觀其與及門朱朝瑛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爲深至。若禮記五篇。則借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證或不免有疎。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鄙書燕說。國以大治。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救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謹案是書爲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御定。而未及編次成帙。皇上御極之初。乃命取繙書房舊稿。校刊頒行。禮爲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爲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範俗之道。別嫌明微之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誌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達。而大旨歸於謹小愼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衛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鑄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制作之意。惟聖人能知之矣。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經文四十九篇。釐爲七十七卷。附載圖五卷。其詮釋七例。亦與周官義疏同。三禮以鄭氏爲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自計難之。弗勝也。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詆鄭氏不聞道。韓愈所謂不自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言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此編廣摭羣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圭鬯燕飲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辯訂。即諸子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參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證旁通。而辯說則頗採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衡鑒之至精也。至於御纂諸經。易不全用程傳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書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詩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春秋於胡傳尤多所駁正刊除。而尚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惟禮記一經。於陳澔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篇。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廣等禮記大全依附門牆。隨聲標榜之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前列己說。後附深衣經文。併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闢其謬。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爲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內衽連於前右之衣。外衽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縫與裳同七尺二寸。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二幅也。今以其說推

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衽及內左衽亦各下屬裳二幅則裳之屬乎外右衽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爲定說宗羲忽改創四幅之圖殊爲臆撰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注衽裳幅所交裂也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際也云裳際則爲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經文當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是不特不知衽之爲裳旁而并不以衽爲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續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濶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續衽其說尤爲穿鑿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說文袪袂也禮玉藻鄭注謂袪袂口也蓋袂末統名曰袪今謂袂口半不縫者乃名袪則袂口之半縫者豈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縫之制經無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據也宗羲經學淹貫著述多有可傳而此書則變亂舊詁多所乖謬以其名頗重恐或貽誤後來故摘其誤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決擇焉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是編因陳澔禮記集說疎舛太甚乃爲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澔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澔說並不載焉頗採宋元明人之論於鄭

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澔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間函丈澔以兩席併中間爲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德既云集說未爲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爲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彊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澔注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衆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卽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澔注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爲之矣是雖立澔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澔注者又何可廢是編與

【禮記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注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鄭氏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衆詁在諸經注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詆歟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啓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注啓之乎又多約注疏而成鮮有新意而指注疏爲舊說凡此之類抵冒前人卽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

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軼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禮記析疑四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卽大司樂。辨注疏以周官大樂正爲大司樂。師氏爲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爲薦稷之事。其論至爲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荆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爲嘗當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閤一條。謂疏以閤爲庖廚非是。蓋閤所以置果蔬飴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爲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於祭統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于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酳尸。疏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鴈奠鴈皆爲舒鴈。而非鴈鴻之鴈。不知禮用鴈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鴈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卽緣也。緣字疑衍。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緣緣也。孔疏云。旣夕禮鄭注。有幅曰綽。在下曰緣。方氏慤曰。褒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

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爲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删不能澄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經。惟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删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柏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爲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爲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爲後來之炯戒焉。

【檀弓疑問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爲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爲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爲難繼。居仇者不反兵而鬬爲啓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爲。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爲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要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師戰于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爲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于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臺縣地。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爲魯近郊地。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謂郎卽郊。則可。謂郎爲誤。則不可。又乘邱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概以戰衂爲疑。亦疎於考據。然偶然疎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爲之折衷。與陳澔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爲精核。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爲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曰。襲裘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卽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卽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卽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更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繼揜尺之文。然繼揜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袀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絝袜。漢書萬石君傳注。中帑若今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卽褻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注曰。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穎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穎而值前喪一期再行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

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即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祖爲免冠及皇氏髽衰爲露紒髽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之弟字雖不敢如劉知蔡謨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注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深衣考誤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衆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當旁云如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袪惟當旁而斜殺者乃名袪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袪衣袷也袷即襟永以裳之前爲襟而旁爲袪說文乃以衣襟爲袪則不獨旁爲袪矣又爾雅曰執袪謂之袺扱袪謂之襭李巡曰袪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袪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褸謂之袪郭璞注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袪義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袪裳際也云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蓋據璞注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袪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袪則即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其釋經文袪當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袪鉤邊一條謂續袪在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袪之上使鉤而前孔疏誤合續袪鉤邊爲一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大戴禮記十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並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爲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爲七十三。或至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爲七十四。故諸家所見不同。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漢許愼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卽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爲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宜。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

併注譌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採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崧卿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爲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澮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關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併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鑑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傳所聞非公論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縣在下

五月之菽麋將閑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未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簡奥。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併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彊合也。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繩祖學齋佔畢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爲十四經之說。然繩祖所云。別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臆加以經號。今以二戴同源。附錄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

卷二十二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聶崇義撰。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重加考訂。宋初上於朝。太祖覽而嘉之。詔頒行。考禮圖始於後漢侍中阮諶。其後有梁正者。題諶圖云。陳留阮士信受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稱。隋書經籍志列鄭元及阮諶等三禮圖九卷。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

禮圖十二卷張鎰三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宋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云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開皇中敕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則所謂六本者鄭元一阮諶二夏侯伏朗三張鎰四梁正五開皇所撰六也然勘驗鄭志元實未嘗爲圖殆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歟今考書中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即如少牢饋食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制餙器必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龜上下甲蓋者意擬之辭而是書敦與簠簋皆作小龜以爲蓋頂是一器之微亦失鄭意沈括夢溪筆談識其犧象尊黃目尊之誤歐陽修集古錄識其簋圖與劉原甫所得眞古簋不同趙彥衞雲麓漫鈔識其爵爲雀背承一器犧象尊作一器繪牛象林光朝亦識之曰聶氏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則畫穀蒲璧則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帶胯上粟文耳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爲然然其書鈔撮諸家亦頗承舊式不盡出於杜撰淳熙中陳伯廣嘗爲重刻題其後云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舊帙錄之以備一家之學此書世所行者爲通志堂刊本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四隙行款參差尋覽未便惟內府所藏鏡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每頁自爲一圖而說附於後較爲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

【三禮圖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爲尤多與舊圖大異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器猶有存者鄭康成圖雖非手撰要爲傳鄭學者所爲阮諶夏侯伏朗張鎰

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時儒風淳實尚不以鑿空臆斷相高聶崇義參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譌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圖所載大半揣摩近似強命以名其間疎漏多端洪邁諸人已屢攻其失績以漢儒爲妄作而依據是圖殊爲顛倒然所采陸陳諸家之說如齊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純爲牛形王肅據以證鳳羽婆娑之誤齊景公器出晉永康中象尊純爲象形劉杳據以證象骨飾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時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時沈括據以證蒲形禾形之謬此書並採用其說亦足以備一解至於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堂夾之位輈較賢藪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補崇義之闕且以拾希逸之遺其他珽綮曲直之屬增舊圖所未備者又七十餘事過而存之未始非兼收並蓄之義也

【學禮質疑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考辨古禮頗多新說如謂魯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自魯僭行日至之郊其君臣託於祈穀以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今考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與孟獻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據詩序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說不知大戴禮公符篇載郊祝曰承天之神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之明證家語雖出依託然皆綴緝舊文其郊問篇稱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王肅注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與鄭杜二家尤爲契合斯大別爲創論非也斯大又謂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國中今考五經通義大社在中

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賈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又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杜預注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孔穎達疏曰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爲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爲中門內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邱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可知斯大所云誤亦顯著斯大又謂士止爲小宗不得爲大宗以士無祖廟也今考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楊倞注曰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爲大宗明矣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元注曰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孔穎達疏曰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又曾子問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鄭注曰祭於家容無廟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廟而爲宗子者矣今斯大謂有始祖廟乃得爲大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爲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曾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爲大宗乎斯大又變其說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引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又安得援爲皆得有廟之證乎斯大又謂小記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廟今考小記孔疏曰妾無廟爲壇祔之耳則妾雖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廟觀雜記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

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嫡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從祖立廟也又安得謂高祖之妾有廟乎凡此皆自立異說略無顯據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學也

【讀禮志疑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編以三禮之書多由漢儒采輯而成其所載古今典禮自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以及名物器數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齟齬不合因取鄭孔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務得其中並旁及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者悉爲采入其有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曰讀禮志疑案禮經自經秦火雖多殘闕不完而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隴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詣之醇誠近代儒林所罕見至於討論三禮究與古人之終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篤信鄭注往往不免附會而陳澔集說尤爲弇陋隴其隨文糾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實非俗儒所能及如論孔疏月令引太史職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並舉則分年歲單舉則可互稱又祥禫王鄭駁王廟制尊劉駁鄭於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之文謂溫直是蘊藉不當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末卜禘不視學取孔疏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駁集說不五年不視學之說謂司尊彝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爲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見絕無門戶之私至於緇紂純三字謂純當作紂古人字亦誤用後來不可不愼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黃羣書備考以賈公彥謂作賈逵人所共知何煩深辨而亦特立一條爲之駁正此蓋閱書時隨筆標記門弟子編次校刊乃誤入

正文未加簡擇固不足爲隴其病矣

【郊社禘祫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人李塨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禘無祫之說末附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論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於周禮本有明文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爲大祭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祫對犆爲義不對禘爲義也奇齡辯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祫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爲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采擇焉

【參讀禮志疑二卷】編脩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是書取陸隴其所著讀禮志疑以己意附參於各條之下其於三禮大端若謂南郊卽爲圜丘大社卽爲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寢不得倣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饗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說皆主王肅而黜鄭元故頗與舊注相左其謂東西夾室不在堂之兩旁而在東西房之兩旁考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卽位於堂之上下如紱所云則大夫及宰乃達衆而獨立於堂後及東西房兩旁隱蔽之地矣又聘禮設飧亦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蓋致饌於賓其陳設皆自堂及庭及門取其羅布目前如紱所云則饌亦設於堂後矣紱又謂士無朝服元端卽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考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旣云素韠則素裳矣與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無以異未嘗獨以黃裳元裳雜裳之元端爲朝服也又魯語曰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士固非無朝服紱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謂大夫士無西房故士喪禮主人括髮衆主人免於房而婦人乃獨髽於室以無西房故也其說本孔疏可破陳祥道禮書之惑又謂大夫士廟亦當有主與通典所載徐邈及清河王懌之議相合如斯之類亦多深得經義固可與隴其之書並存不廢也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鄭康成有三禮目錄一卷此三禮通編之始其文不可分屬今共爲一類亦五經總義之例也其不標三禮之名而義實兼釋三禮者亦並附焉

【禮書一百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紀談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故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祕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同廌又稱嘗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上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案樂書實二百卷宋史字誤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則廌振孫所記爲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其中多掊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祫謂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卽圜丘之說論禘大於祫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闢康成

上帝卽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爲王安石之徒。見晁公武讀書志。祥道論語解條下。安石說經。旣創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佃禮象今不傳。惟神宗時詳定郊廟禮文諸議。今尙載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別解。與祥道駁鄭略同。蓋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綜其大致。則貫通經傳。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精博。間以繪畫。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晁公武元祐黨家。李廌蘇門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趣。公武則稱其書甚精博。廌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書固甚爲當時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注。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沒後。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爲四十二篇。中闕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尙未脫稾。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注。是爲王朝禮。中闕卜筮一篇。目錄內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並闕。蓋未成之本也。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屢本在辭後。仍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經。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因撰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其喪祭二門。則成於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稾屬之。楊

復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沒。越四年壬午。張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稾。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稾本。幷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稾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傳集注。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略備於是矣。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其書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考羣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非徒立異同。如士冠禮屨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辭後記前。通解移置經文陳器服節末。是書亦沿襲其說。不故相詰難。至於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陳器饌節下。而是書改列在親迎節下。又通解以記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二句。別爲祭行一節。在奠菜節之前。而是書以此二句。附於廟見節之末。蓋是書廟見。卽通解之所謂釋奠也。揆以禮意。較通解爲有倫次。又通解割士冠禮無大夫冠禮而有婚禮以下四句。謂當在家語冠頌內。疑錯簡於此經。頗涉臆斷。是書則仍記文之舊。不從通解。尤爲詳愼。亦未嘗曲相附合也。蓋通解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其間分合移易之處。亦尚未一一考證。使之融會貫通。永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

炳輩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樹峯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恭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衆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組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餖飣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矣

右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通禮所陳亦兼三禮其不得併於三禮者注三禮則發明經義輯通禮則歷代之制皆備焉爲例不同故弗能合爲一類也

【書儀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考隋書經籍志謝元有內外書儀四卷蔡超有書儀二卷以至王宏王儉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蓋書儀者古私家儀注之通名崇文總目載唐裴茝鄭餘慶宋杜有晉劉岳尚皆用斯目光是書亦從舊稱也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朱子謂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

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蔡元定書曰。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爲人竊去。其稾不傳。則此書爲禮家之典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之言。謂書儀載婦入門之日。卽拜先靈。廢三月廟見爲非禮。引朱子語錄。以爲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一語。又謂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書儀載祔廟在卒哭後。於禮爲太遽。案杜預左傳注。謂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謂先配而後祖。其事與廟見無關。光未必緣此起義。又古者三月廟見。乃成爲婦。故有反馬之禮。有未及三月而死。則仍歸葬母家之禮。後世於親迎之日。卽事事成其爲婦。三月之內。設有乖忤。斷不能離婚而逐之。設有殀折。斷不能舉柩而返之也。何獨廟見之期。堅執古義乎。至於殷練而祔。孔子善之。其說雖見檀弓。考宋史禮志。所載祔廟之儀。實從周禮。國制如是。士大夫安得變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內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裕如矩以應方句。謂孔疏及後漢書馬融傳注所說。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闡發鄭注交領之義最明。與方言衿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亦相符合。較家禮所說。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最精之一證矣。禮記大全檀弓忌日不樂條下。載劉璋之說。引司馬氏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云云。此本無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尙從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闕佚者。或劉璋偶誤記歟。

【家禮五卷附錄一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曰家

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敍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

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敍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證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精核有據。懋竑之學。篤信朱子。獨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泰泉鄉禮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號也。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文苑傳。佐之學雖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多切實際。是書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家居時所著。凡六卷。首舉鄉禮綱領。以立教明倫敬身爲主。次則冠婚以下四禮。皆略爲條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學五事。曰鄉約鄉校社倉鄉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見禮及投壺鄉射禮別爲一卷附之。大抵皆簡明切要。可見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猶爲有

用之書。視所補注之皇極經世。支離曼衍。敝精神於無益之地者。有空言實事之分矣。

【朱子禮纂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書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家禮二書外。凡說禮之條。散見於文集語類者。以類纂集。分爲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縷析條分。具有統貫。雖採輯不無遺闕。若文集有答潘恭叔書。論編儀禮記章句。答王子合書。論居喪家祭。又有周禮三德說。樂記動靜說。書程子禘說後等篇。此書皆不見錄。又與吳晦叔書。論太廟當南向。太祖當東向。雖與此書所錄答王子合書。大義相似。然答晦叔書。更爲詳盡。今乃刪詳而存略。又集載鄂州社壇記。前列羅願在鄂州所定壝壇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禮。故詳述之。以補禮文之闕。而此書乃盡刪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備載之意。然朱子說禮之言。參差散見。猝不能得其端緒。光地類聚而區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學禮者亦爲有功矣。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一名二重禮譜。蓋欲成喪祭二禮。嗣以喪禮別有吾說編。因惟存祭禮。其說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爲名。凡分七門。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時。五曰祭儀。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條。雖間與朱子家禮爲難。不出奇齡平日詈爭之習。然考朱子年譜。家禮成於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時四十一歲。其稾旋爲人竊去。越三十年。朱子沒後。始復有傳本行世。儒者或以爲疑。黃榦爲朱子弟子之冠。亦云爲未暇更定之本。則家禮之出自朱子手定與否。尚無顯證。卽眞獲朱子已失之稾。而草創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篤信朱子。而所作白田雜著。乃反覆辨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據。則奇齡

之辨。又不能盡以好勝目之矣。其間如謂漢唐以來。人臣無建廟之文。南渡紹興嘉泰諸年。爲秦檜韓侂胄立廟。而制終未定。考宋龔鼎臣東原錄。稱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則安得謂漢以後人臣無建廟之文。其論後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縣不同於封建爲證。其說是也。然井田廢而正供之義不廢。封建廢而臂指相維之義不廢。世官廢而宗子支子之義不廢。漢書載當時詔令。每稱賜天下爲父後者。其時已不世官。而云爲父後。則有不爲父後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長孫於祖父母之喪。服斬衰三年。卽宗子爲後之義。灼然可推。安能一舉而廢之。使主祭之時。但以行輩年齒爲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條。謂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親之祭。致凡爲人子者。不得祭父。則所祭四親。係他人之親。並非己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並非己父。措語尤乖。皆不免於瑕纇。蓋其大意務通人情。故不免有違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釐然有當。固不妨存備一家之說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注。無可附麗。謹彙爲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末。如律呂諸書。皆得入經部樂類例也。

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

【周禮補亡六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閩書作同安人。未之詳也。是書本俞庭椿王與之之說。謂冬官一職。散見五官。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五十九。地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秋官之屬五十七。冬官之屬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而兼攝相半。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斂染草之類。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說皆自信不疑。周禮一書。不過闕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間。俞王二家。倡爲異說。而五官俱亂。葵又從而推波助瀾。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今諸書散佚。惟此書爲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據葵自序。書蓋成於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虛殫一生之力。使至今談周禮者。稱俞庭椿爲變亂古經之魁。而葵與王與之爲煽助異說之黨。不亦傎歟。其書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題曰周禮註。其一卽此本。不分卷數。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註曰一作周禮補亡。案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補亡之名著錄焉。

【周禮集註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謂冬官不亡。大約沿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及晏璧僞託吳澄之說。臆爲竄亂。如引邱葵說。謂太史直筆而書。爲天官之屬無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讀禮書而協事。又曰以書協禮事。又曰執其禮事。然則太史當入春官。經有明文可據。唐職官志。以太史令屬禮曹。是其遺意。今并入

天官。既不通經。且不明史矣。又如引僞本吳澄考註說。謂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當入教官之屬。不知諸子之職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蓋主以戎事詔國子。故隸司馬。今徒以修德學道之語。并入司徒。則夏官都司馬之職曰。掌其政學。亦未嘗不及於教。將竝移入司徒歟。是皆妄取前人謬戾之論。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後義例。率不能自通。徒爲談周禮者所詬病耳。

【周禮定本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茲編亦其所著梓溪內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說。而參以僞本吳澄考註。復以己意進退之。凡爲五官敍辨五篇。六官圖說一篇。周官剔僞一篇。周禮正經六篇。刪舊本考工記。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士訓誦訓司稼草人稻人場人囿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稍人旅師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舂人舍人倉人廩人遺人委人豪人。夏官之掌畜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司勳量人以屬冬官。明史芬本傳稱芬精於周禮。嘗謂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於是經可云篤信。夫俞氏之書。爲荒經蔑古之祖。芬不能訂正其譌。乃噓其已燼之焰。而更加厲焉。甚且刪削舊文。十幾二三。自命曰定本。僨彌甚矣。

【讀禮疑圖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辨論周禮賦役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說。以爲戰國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禮者。爲圖辨之。後三卷依據孟子立斷。因及後

代蕃役軍屯之法。論其得失。大旨主於輕徭薄賦。其意未始不善。其說亦辨而可聽。然古今時勢各殊。制度亦異。有不得盡以後世情形推論前代者。至其牽合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欲改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文。謂四當作五。又增四都爲同一語。則更輾轉竄亂矣。蓋本傳姚江之學。故高明之過。其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記述註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此編因考工記一書。文句古奧。乃取漢唐注疏。參訂訓詁。以疏通其大意。於記文皆旁加圈點。綴以評語。蓋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誦習。以當古文選本。於名物制度。絕無所發明。末附考工記圖一卷。亦林希逸之舊本。無所增損也。

【周禮訓雋二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深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書略無考證。而割裂五官。歸於冬官。則沿俞庭椿輩之謬論。無足錄也。

【周禮因論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脩墨守。已著錄。是書以民極爲周禮本原。蓋本葉時禮經會元之說。謂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周禮蔽以一言曰爲民極也。其駁夏休井田譜之妄。亦卓然有識。然其文如語錄。寥寥數條。未爲詳備。不足以言詁經也。

【周禮發明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瑤撰。瑤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編於六官之後。各爲總論一篇。冬官一職。則雜取司徒之屬補其闕。蓋用三禮考註之本。所錄經文。頗多删節。所謂發明者。寥寥數頁。亦僅如鄉塾之講章。

【周禮述註六卷】編修鄭際唐家藏本　明金瑤撰。瑤有六爻原意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己卯。前有瑤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條。謂周禮之文。爲漢儒所竄改。其中有僞官亂句。悉爲考定。別以陰文書之。大旨本元吳澄三禮考註。明何喬新周禮集註之說。而又以臆見更定之。其補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議改文議二篇。卽評論二氏之得失者也。案冬官不亡。亂入五官之邪說。倡於宋俞庭椿。益之以元之邱葵。皆變亂古文。爲經學之蟊賊。至吳澄三禮考註。本晏璧所僞託。實亦沿三家之流弊。何喬新之集註。又其重儻也。瑤未見俞邱之書。遂奉吳何爲鼻祖。所定僞官亂句諸條。若親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無稽更不足辨矣。

【周禮說十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徐卽登撰。卽登字獻和。又字德峻。號匡岳。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書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載考工記。末一卷爲冬官闕疑。蓋亦取俞庭椿之說。但尙未敢改經耳。然明言某官移易爲最允。某官移易爲未協。已毅然斷爲當改矣。何闕疑之云乎。

【批點考工記一卷】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謚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取考工記之文。圈點批評。惟論其章法句法字法。每節後所附註釋。亦頗淺略。蓋爲論文而作。不爲詁經而作也。

【周禮完解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亦謂冬官散見於五官。而又變幻其辭。謂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穿鑿尤甚。中間橫生枝節。不一而足。如典瑞職王晉大圭執鎮圭。晉卽搢字。鄭衆註本不誤。賈疏云。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

圭尺二寸。其義亦最明。而敬謂接見曰晉晉進也。行禮從容。漸進如日之升。以附會於經文朝日之語。果終歲如是乎。此亦務勝古人之過矣。

【周禮古本訂註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憲。莆田人。萬歷中以蔭官太僕寺寺丞。是編自序謂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吳澄何喬新五家補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闕。何必強臆以亂成經。因取古本訂正之。其持論甚允。而附葉時冬官補亡一篇於考工記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說。又自相矛盾矣。其註亦皆揣摩文句。無所考正。非解三禮之法也。

【古周禮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是書謂之古周禮者。自別於俞庭椿諸人之改本也。其註皆鈔撮舊文。罕能通貫。然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視他家之變亂古經。與其妄也寧拘矣。

【考工記通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字穆如。宣城人。是書凡例有曰。此註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觀其書。多斤斤於章法句法字法。而典據殊少。則凡例蓋道其實也。其中時亦自出己意。攻駁前人。如貉踰汶則死。此汶本齊魯間水。陸德明音釋不誤。而昭慶謂此是岷江。不當音問。引史記爲證。不知史記固汶與岷通。未嘗以考工記之汶爲岷山也。

【重訂古周禮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編不用俞庭椿改

本與郎兆玉相同其稱重訂當卽因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敍官於惟王建國之前亦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漢藝文志是書原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未免割裂聖經不必妄爲補綴而六卷仍列考工記乃自違其說其註釋多剽竊朱申句解體例尤爲猥雜殆庸劣坊賈託名未必眞出仁錫也

【周禮註疏合解十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采撰采字受先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臨川縣知縣福王時爲禮部員外郎明史文苑傳附見張溥傳中采與溥爲復社領袖在當日聲望動天下然此書疎淺特甚豈亦託名耶

【讀周禮略記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不全錄經文但每段標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註於漢唐舊說頗不留意如稻人下駁鄭氏每井九夫旁加一夫以治溝洫不知旁加一夫卽所謂閒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獵九經而三禮則用功較淺云

【古周禮釋評六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孫攀撰攀字士龍宣城人是書因朱申周禮句解稍爲訂補別以晉釋評語標註上方如村塾讀本之式均無足採惟當明之季異學爭鳴能不刪削經文亦不竄亂次序兢兢守鄭賈之本猶此勝於彼焉

【考工記纂註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縣人是書主於評點字句於經義無所發明名爲纂註實僅勦襲林希逸考工記圖解之文其誤亦皆沿林本惟經中軓字皆改爲軌獨與林本不同考詩匏葉篇疏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軌聲九軓聲凡輈人之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大馭王祭兩軹祭軓乃飲古書軓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軓小戎傳曰陰揜軓也

箋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塗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也。是二字辨別顯然。林希逸圖解尚不誤。今明哲於希逸之誤皆襲之。其不誤者轉改之。亦可謂不善改矣。

【周禮說略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禮之中。偶有所見。卽摘其一節一語而疏之。以非解全經。故云說略。書中多引郝敬之說。則在敬以後矣。大抵議論多而考證少。如謂官屬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檢其數。乃贏其一。如易之大衍虛其一也。可謂穿鑿無理。又如牧師孟春焚牧。仲春通淫。與月令季春游牧不合。蓋鳥獸孳尾。多乘春氣。經特略舉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無幾。不必過泥。而此書謂月令爲秦時書。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故後周禮一月。不知秦地卽周地。無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見其隨文生義。不能深考事實矣。

【周禮文物大全】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其版爲藍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屬。次爲制度器物諸圖。終以諸儒傳授圖。大抵轉相勦襲。摹寫失眞。如王宮制圖。外朝爲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爲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應在雉門之外。而此圖列於庫門之外。他若裘冕無旒。六贄未備。壇壝市肆。亦弗詳載。蓋鄉塾兔園冊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楊甲作六經圖。其周禮圖曰文物大全。與此書之名相合。又國朝廬江盧雲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經圖。重爲編輯。其周禮圖亦曰文物大全。然楊氏圖凡四十有三。盧氏圖凡五十有一。均與此本不符。疑坊肆書賈於盧氏五經圖中。摘其周禮諸圖。而稍稍竄亂之。別爲一書以售其欺耳。

【周禮訂釋古本】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前有康

熙丁丑自序大抵宗俞庭椿之說而小變之謂冬官未亡而不必補考工記之文奇變而軌乎法非周公莫能爲之虛其官而詳具其法宮省則繁費減法詳則凡事有作五官可以兼攝冬官可無設也其說甚巧然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周公安得稱鄭之刀又安得稱秦無廬是開卷即無以自解更奚論其他也其解九賦云邦中四郊即鄉遂地是併百里爲郊六鄉在遠郊六遂在甸之異亦未詳考惟遂人溝洫說云遂人所謂十夫者十井之夫也其云十夫有溝則是十井之遂同歸於溝也故匠人謂之井閒既謂之閒則非一井可知較舊註差爲明晰耳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即是書其分卷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間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註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

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是周制甸服貢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而邦國所貢。乃至於三至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爲王之所食。與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別生異說。似未貫洽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鄙也。愈乃曰。四縣爲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況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縣爲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尚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縣爲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尤舛誤矣。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鄭讀乘爲甸。謂掌邱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邱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若稍人已令邱出一乘。則與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

㸃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㸃乘甸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卽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卽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周禮惜陰錄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王齊日三舉。所以增一舉者。爲助氣以行禮。而世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豆茹素之謂乎。樂師職帗舞帗之爲羽。無可疑者。而世沐獨取先鄭祓除之義。亦爲未合。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爲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尚書與周禮。然古文尚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徵。而牴牾有證。吳棫所疑。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尚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濫。賦斂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虀。至於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疾明末諸臣屈身闖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或問。辨周禮出

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二官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冢宰一論周禮與尚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官名官職同異一論人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人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閒田一論周官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謬一論與他經同文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蓋亦其門人所誤題也其持論是非相半如小宰紀六官之屬各六十賈疏謂指宮正至夏采諸職奇齡謂經文其屬六十乃據六卿本職之下所屬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長官如後世所稱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所屬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無闕溢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擬於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數則肆師下大夫四人即爲屬官如後世所稱曹郎矣乃肆師之職曰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賈疏曰肆師與小宗伯同爲中下大夫命數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據此則肆師明爲宗伯副貳之官即經文亦明云肆師掌禮治事如宗伯之儀今奇齡必屈肆師爲屬吏同於後世之曹郎其說似弗能通奇齡又以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於王制孟子遂據周禮謂封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即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約爲之制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與子男以是爲差其說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則奇齡所謂公不過五百里者則已過之矣加封之制不應已創之而已又隱之也故司勳文曰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數矣奇齡立論大率類此其他不無翼經之說然以爲戰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爲劉歆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

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名曰節訓。蓋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既非完本。所輯註文亦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備兎園之一册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一編。考工記爲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前有顧琮序稱合考工爲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爲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所竄。因力詆康成之註。若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鄭註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卽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卽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卽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卽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卽邦郊甸稍縣都之人。今考載師首言園廛。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畺。明別園廛於甸稍縣畺之外。則九職之園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閒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而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園圃藪牧嬪婦臣妾閒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卽以斥鄭註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註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

用。註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賦既云斂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後代封椿留州諸色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苞襲宋人之說。猶以鄭註口率出泉爲厚斂。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匡解曰。賦酒其幣。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註曰。除逋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已責逮繇。救之。考責卽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用別。鄭註。稱責謂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故房元齡註管子。責而食者幾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爲王莽創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註。倍貸謂貸一還二。此所謂橫斂也。若以國服爲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爲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

民者大。此先王惠鮮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苞亦指爲劉歆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通計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一而少強耳。賈疏引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爲九等。荊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稽不同。苞乃力詆經文。亦爲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義以行私。故緦緦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爲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託。不在聖人之制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己見。分別僞辨惑二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朱子曾稱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鑑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證。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蹟。曼衍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冢人權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甥病俞

庭椿以後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二十有一其與炤相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匠師工師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爲文炤所未載殆由未見槧書歟

【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是書彙輯漢唐宋明以來及國朝李光地顧炎武方苞之說分爲五部凡疏解經義者曰正義於本義引伸旁通者曰通論考訂註疏之失者曰辨正綜列後世事迹援史證經者曰餘論別著新義以備參考者曰存異書各六卷而總以翼疏爲名其正義六卷則又每卷自爲上下皆採輯前人之說不以己見參之書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條例十二則

【周禮會要六卷】侍講劉亨地家藏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號九溪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以周禮註疏浩繁但約括諸家略疏字義以便讀者其凡例稱經文一字不遺亦一字不動然敍官亦經文也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删之矣

【周禮質疑五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詩學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禮舊註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間亦取後代之事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爲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註疏不敢輕詆知禮不可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

【周禮輯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註若謂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

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司徒鄭註旁加之說此類皆襲前人緒論不足深求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則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爲上尊盛三斗六尊爲中尊盛五斗六罍爲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註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然則罍本下尊不待兆錫申說若以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雞彝鳥彝則曰祼用於獻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罍則曰諸臣之所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謂舟與罍同而不知皆有罍句下有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注云設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樽士側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蓋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謂舟宜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爲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出軍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爲無見然遽詆鄭元爲過殆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拾義】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大濬撰大濬安溪人是書採輯註疏及諸家之說間附以案語然於禮家所聚訟者如幣餘之賦馬氏與林孝存王與之之說不同井田之法孟子與漢志不同九獻之禮諸儒各異皆並採其說不加論斷書中多載李光地說蓋大濬爲光地之族云

【周禮三註粹鈔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諸生。是書詮釋周禮。而不錄考工記。其冬官補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其後王次點邱吉甫皆因之。吳草廬遂爲考註云云。是所據之本。爲俞庭椿復古編。則所謂三註。當卽指王邱吳三家。而書中不標名氏。直以己意融貫成文。又多迂闊不情之論。爲三家之所無。莫明其體例何似。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論治法道法。無一字及著書之旨。

附錄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會稽人。紹興中進士。樓鑰序云。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亦未詳爲何官也。其書因井田之法。別以己意推演。創立規制。於鄉遂之官聯。溝遂之縱橫。王侯之畿疆。田萊之差數。兵農之相因。頒祿之多寡。門子遊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廟之位。城郭內外之分。以及次舍廬室市廛。次敍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車和門八節。皆摹繪爲圖。若眞可坐言起行者。其考訂舊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萊田。以時治之而已。不必盡耕作也。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屬。刈之復生。采之復出也。不然既不謂之易。則一家之力。豈能歲耕田百畝。萊二百畝。蓋萊者。刈穫之名。虞人萊所田之野是也。又曰。庶人受一廛。耕百畝。適長用力。所謂可任用者。家二人。適子之適。力復及耕。則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謂之餘子。雖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則亦三人。故庶子謂爲餘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爲國。地方百里。則可以爲同。春秋蕭同叔子。何休註。以爲國名是也。又曰五十里爲則。大宗伯曰。五命賜則。註云。則者未成國之名。以漢制考之可見。如是之類。尙可存備一說。至於以

管子經言解論語自經於溝瀆爲經正溝瀆之制則附會甚矣夫阡陌既開以後井田廢二千餘載矣雖以聖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劃平城堡驅天下久安耕鑿之民悉奪其所有使之蕩析變遷以均貧富一二迂儒乃竊竊然私議復之是亂天下之術也使果能行又豈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時瑞安黃毅乃爲作答問一篇條舉或者之說一一爲之疏通證明殆不知其何心矣陳傅良之序有曰其說以不能成都鄙者爲閒田不可爲軍師者爲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皆通論餘多泥於度數未必皆叶似稍稍致其不滿永嘉之學雖頗涉事功而能熟講於成敗此亦一證矣此書宋志著錄明唐樞作周禮論力斥其謬則樞尚及見之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蓋無用之書傳之者少也惟永樂大典之內全部具存檢核所言實無可採姑附存其目而糾正其失如右

【周禮沿革傳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謚恭簡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訖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春官蓋未成之稾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代亦不相沿襲校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卽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卽不目爲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誥亦此意也

右禮類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附錄二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釋宮一卷】通行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原載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然實李如圭作編集者誤入說見如圭釋宮條下

【儀禮節解十七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爲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爲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爲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壻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爲無專制之義。在壻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即席于奧耶。蓋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理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宜詳。公食大夫禮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裼襲有衣之裼襲。有玉之裼襲。鄭註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玉還璋皆以爲易衣加衣之儀。覲禮匹馬卓上。蓋卓立向前之義。鄭註誤以卓爲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鼏若束若編。非以茅爲鼏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禮經集註十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字蓬元。堂邑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主朱子儀禮爲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爲主。其間自出新義者。則多所未允。如士冠禮文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以適東壁爲出闈門。賈疏謂母冠子無事在闈門外。故子出闈門見之。敖繼公不從鄭義。以適東壁爲在東堂下。其說已非。鳳翔又以爲適東壁者。又升自阼階。適東壁房前北面見母。是時母已在房。果如所言。則降自西階之後。仍當有升阼階之文。何以經文無之耶。此類數處。皆立異而

不能精確也。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不全錄。第曰自某至某。所錄多敖繼公敖敬之說。取材頗儉。其自爲說者。亦精義無幾。

【儀禮惜陰錄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逐節逐句分解。撮標註義。頗爲明簡。較所註他經稍善。然亦疎於考證。如士冠禮云。闕項青組纓。汲古閣本鄭註。闕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滕薛名䪥爲頍。世沐謂字書無此䪥字。而疑之。不知䪥本當作籈。後漢烏桓傳云。猶中國有籈步搖。注云。籈音吉悔反。字或爲幗。蓋籈幗二字通。續漢書輿服志云。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翦氂籈。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紺繒籈。廣雅曰。籈謂之幎。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俱作籈字。可以正刊本作䪥之譌。至若釋名曰。籈恢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即鄭註滕薛名籈爲䪥之確證。而釋名作籈不作䪥。則汲古閣本鄭註作䪥。其誤顯然。世沐心知其誤。而不能究其所以誤。殊核之未審。又此書多載鄭註所引古今文。然闕漏不可枚舉。即如士冠禮注云。古文闓爲槷。闓爲蹙。又云古文旅作臚。又云今文纁皆作熏。又云古文盥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作柄。又云古文啐爲呼。又云古文亶爲擅。又云今文格爲嘏。此九條俱失載。則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禮。戒賓節在筮賓之前。而世沐謂戒賓當在筮賓之後。今考鄭注。戒賓者。戒主人之僚友筮賓者。筮其可使冠子者。蓋先戒衆賓。後乃於衆賓內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賈疏謂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是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恆自吉。故先戒後筮。此義最易曉。而世沐謂當先筮後戒。疎矣。至謂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則意

複詞縟具文滋僞又謂字冠者不當有祝詞之類尤臆斷之說也

【喪禮吾說篇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議而顚舛乖謬則莫過於是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爲戰國以後人僞作故逐條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考釋名釋喪服曰斬衰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齊齊也故鄭註喪服傳曰斬不緝齊緝也與釋名之義相符奇齡乃謂齊而不緝乃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三年之重齊不緝期功則緝之然所謂齊而不緝仍是釋名斬衰不緝其末之說又何必陽改其名而陰存其實乎至謂期功以下之齊乃緝則齊衰三年者皆已不緝是改斬之名下同於齊又改齊之實上同於斬支離怪變彌爲不可究矣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僞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齡所最信者也考昭公十年傳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預註曰既葬未卒哭猶服斬衰明爲斬衰之確證乃引雜記三年之喪如斬語謂非服斬之義襄公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是斷斷不得謂之非斬服者奇齡亦謂斬字下屬苴絰帶爲句乃斬苴麻以爲絰帶荀子一書亦奇齡之所最信也考三年問篇明出斬衰之名不能復辨則曰禮論篇中但有齊衰無斬衰三年問篇乃後人妄改夫稍可穿鑿之處即改易其訓詁句讀以就己說至必不可掩之處則遁而謂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復有可據之書乎奇齡又謂三年之喪當爲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無解於荀子禮論篇二十五月而畢之文遂謂畢者乃畢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後又加禫服九月考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孔穎達疏曰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無所不佩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

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閒傳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飲酒者先飲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諸禮經顯有訓典今奇齡謂禫後服紱冠素端者凡十月與經義無一相合豈先王制禮之意乎其他若謂父在爲母不當期年父母不當爲長子三年皆據律以議經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違心巧辨哉

【儀禮訓義十七卷】庶吉士蔡廷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題康熙庚申則近時人也其書以一篇爲一卷第約取註疏而參以朱子及楊復之說其餘諸家概不採錄雖頗簡易然禮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盡註疏以外限以朱子師弟二人遂舉諸儒而屏之殆非該貫之道也

【儀禮釋例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誤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註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即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註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註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僞孔傳云。雀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此傳。原不深信。且卽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卽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永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左氏傳所云韎韋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永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永考證本精。

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儀禮易讀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駰撰。駰字德淳。山陰人。儀禮經文詰曲。註疏浩繁。向稱難讀。是編刻於乾隆乙亥。於經文諸句之中。略添虛字聯絡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頭講章之式。彙諸說於上方。大約以鄭註賈疏爲主。而兼採元敖繼公集說。明郝敬集解。及近時張爾岐句讀諸書。間亦參以己意。取便初學而已。不足以闡經義也。

附錄

【五服集證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駿撰。駿常熟人。是書成於正統戊午。考論五服之制。設爲問答以明之。大旨於古制遵朱子家禮。當代之制則遵明太祖孝慈錄。所採諸書。不過十餘種而已。明史藝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考序末有大明歲次壬申進德書堂新刊字。則此本猶屬舊刻。不由竄亂。明史誤以六字爲一字耳。

【讀禮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詩問。已著錄。是書取禮家喪服之制。意所不喻者辨之。又雜論俗禮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條。間有可採。而師心之處爲多。

【服制圖考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從子也。是編集歷代喪服禮制。每條下分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古輕今重。四目。後爲雜問篇。凡三十九條。所引經傳禮書及諸家文集。頗稱該洽。然斬衰之喪。有三十四條。而所引僅三十一條。如政和禮所載。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之喪。及孝慈錄所載。爲人後者。爲所後祖母之喪。皆古今異制。而建子未及詳載。

又齊衰杖期。如儀禮所載。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載。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儀。亦古今異制。當一例詳辨者。亦皆脫略。則考核尚未甚密也。

【讀禮紀略六卷附婚禮廣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字熊占。長洲人。是書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喪時所作。皆以糾正世俗之誤。其間有泥古而過者。如母喪齊衰三年。因古者喪無二斬之義。然自洪明武以後。凡律令之文。皆云爲母斬衰。仍欲依喪服之文。服齊衰等而上之。將遵古禮爲母期年耶。是亂王制也。昭穆祔遷之說。陸佃已與何張異議。至同堂異室。而無左昭右穆之次者。朱子已云爲禮者猶執祔祖之文。似無意義。而兩存其說矣。董祥必欲昭遷而穆不動。穆遷而昭不移。不幾於親盡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親盡乎。其他微文瑣節。事事繩以古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實多滯礙而難行。至於喪親匿喪之類。皆律有正條。懸如日月。更不待斷斷辨論矣。後附婚禮廣義一卷。斟酌今古之間。較爲易行。然皆前人家儀所已有。無勞複衍爲也。

右禮類儀禮之屬九部。一百五卷。附錄四部。二十二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四

經部二十四

禮類存目二

【批點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寶祐

四年進士。宋末爲江東制置使。臨安破後。卽弋陽起義兵。兵潰後。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脅送燕京。遂絕食而卒。事蹟具宋史忠義傳。是編莫知所自來。明萬曆丙辰。烏程閔齊伋始以朱墨板刻之。齊伋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亦不言謝本出誰氏。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託爲之。又題楊升菴附注。而與愼檀弓叢訓。復不相同。據齊伋序稱彙注疏集注集說諸書。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簡端。則齊伋之所加。非愼原注也。蓋明季刊本名實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以七十二候。分屬於二十四氣。各訓釋其所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時訓解。乃以五日爲一候。澄作禮記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義。然不聞更有此書。其說以經文所記。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習見。乃博考說文埤雅諸書。兼訪之於農牧。著爲此編。然考證名物。罕所發明。又旣以螻蟈爲土狗。又載鼷鼠五技之說。自相矛盾。旣以虹爲日映雨氣。又引虹首如驢之說。兼採雜書。亦乖解經之法。疑好事者爲之。託名於澄也。

【檀弓叢訓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楊愼撰。愼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大禮謫戍滇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本前有愼自序。後有永昌張含跋。蓋愼在滇中。採鄭孔賀陸黃吳諸家注義。以補陳澔集傳所未備。然如胡寅以檀弓爲曾子門人。與子思同纂修論語。魏了翁又斷爲子游門人。此書旣單行。何得於著書之人。略而不敍。但引孔疏數言。無所訂正。又言思爲子游之子。注復遺之。至大夫遣車五乘。與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語。蓋邊地無書。姑以點勘遺日原

不足以言詁經也。

【就正錄禮記會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宗周撰。周字維翰。興化人。嘉靖辛卯舉人。官至馬湖府知府。是編於先王之制。先聖之言。多以意爲斷制。懸定是非。其意皆不考於古。其體亦近於語錄。頗不雅馴。

【禮記明音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覺撰。覺江陰人。江南通志作武進人。嘉靖辛丑進士。書末有南京禮部郎中巴郡劉起宗跋。稱溝東王子。溝東蓋其別號也。是書大抵據陳澔集說。專標字音。因書而及其義。因聲而及其形。其所引諸書。刪節詳略。初無體例。亦間有不著出典者。雖於訂正俗讀。不爲無功。要亦鄉塾課蒙之本而已。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長洲人。以選貢授紹興府訓導。是書所論。凡曲禮六條。檀弓九條。王制三條。曾子問二條。文王世子一條。禮器一條。郊特牲一條。內則五條。玉藻二條。大傳一條。少儀一條。喪大記二條。祭義一條。表記一條。緇衣一條。蓋未竟之書也。嘉靖丁未。陸粲刊冠所作濯纓亭筆記。附載於末。然筆記爲雜說。而此書究爲經解。今仍析爲二。各著錄焉。

【禮記集註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有今文周易演義。已著錄。是書以陳澔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撰先儒舊說。以爲此注。於鄭賈注疏。間能體會。然訾斥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問云。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師曾謂齊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爲遲。何必因

喪而冠。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遂指二句爲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蓋師曾以儀禮士冠禮之三醮一醴。幷爲周人一代之制。故謂三醮之時。各有醮。冠畢而又醴。今經文既無三加。則第當有醴。不當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時。並無三醮。待冠畢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禮。故經文次在冠畢而醴之後。先本朝而後前代也。士冠禮。鄭注賈疏甚明。此經因遭喪殺禮。故改冠後之一醴爲一醮。自用周制。師曾不考注疏。誤執殷禮。故有是說。蓋於三禮經義未能融合。僅隨文而生義。宜其說之多誤也。

【禮記日錄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乾行撰。乾行字玉巖。福寧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重慶府知府。是書首有嘉靖乙卯鍾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經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禮衡藩。乃以公之士類。今觀其書。割裂周禮儀禮。散綴於禮記之中。不復別識。與朱子經傳通解之例。已大相刺謬。又以小學故實。竄入經文。混合爲一。尤爲麤雜。其注或一節附論一篇。或十餘節附論一篇。多牽引道學語錄。義皆膚廓。

【禮記輯覽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養相撰。養相睢陽衞籍。鳳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其書蓋爲科舉而設。不載經文。惟以某章某節標目。循文訓釋。不出陳澔之緒論。

【禮記要旨補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戈九疇撰。聞人德行增補。蔡必大序。又稱古睦守戈公。以聞人先生舊所傳要旨版行。先生獨弗是。曰是吾士苴也。因取舊稾改竄補綴。以備一家之言。據此。則是書始終出德行手。九疇特刊行之耳。與標題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經義考。載聞人德行禮記要旨補十六卷。又載戈九疇禮記要旨十六卷。戈氏書既載其後。不應聞人氏書先云補。尤爲舛互。此本僅有十卷。

而兼題二人之名。其書乃鄉塾講章。每節下綴以破題。最爲猥陋。殆書賈以二家之言。合併竄亂。以成此本歟。明季坊本。其不足信類如此。不足深詰也。九疇字雨泉。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據蔡必大序。其官爲嚴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據呂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謫。其詳則均不可考矣。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馬時敏撰。時敏字晉卿。陳留人。隆慶中貢生。是編不載經文。但如坊刻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節。而敷衍其語氣。其名中說者。謂折衆說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陳澔集說。未見其折中者安在。

【禮記新義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湯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陽人。朱彝尊經義考。敍其書於王翼明趙宦光之前。蓋隆慶萬曆間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書與先儒傳注。多所牴牾。如解純素。謂純字不當讀淳。解負劍辟明。謂負劍爲長者背負童子。皆不可爲訓。惟於名物度數。偶有考證。間或可備一解耳。

【禮記疑問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依文訓義。多作語錄之體。間有新說。則多與經義違背。如曲禮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鄭氏注。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訓最明晰。舜牧乃云。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純字亦將作飾緣解乎。是併字義未及詳攷。而漫與鄭孔爲難也。

【檀弓輯註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字廣野。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

卿是書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鄭注全錄於孔疏則删繁存簡謂之疏略其陳澔諸家之說則分行附書各略以己意爲論斷所論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從正義非門徒而達禮之說孔子少孤一條釋其愼也卽如字謂必誠必信曰愼不從鄭氏改愼爲引之訓皆有可取然於喪禮異同反無是正未免舉小而遺大耳

【檀弓述註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是書集鄭注及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如二三子羣居則經辨鄭注以爲朋友之非速貧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爲傳者之謬皆爲有見惟經文加以評點非先儒訓詁之法如王廷相論立後笄榛與王應麟考證蒼梧之類皆事關經義而轉與論文剩語列在上方亦非體例也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言禮記者當以鄭注爲宗雖朱子掊擊漢儒不遺餘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禮注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則非有授受淵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註於鄭義多所駁難然得者僅十之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謂未仕者不稅人稅當爲襚國君七个遣車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井非祀道塗之行若祀道塗則祀土矣又謂鄉人禓是祖禓相逐不讀爲陽鄭訓爲強鬼非也又謂動乎四體爲人之四體非龜也凡此之類有前人已言者亦有自立義者固足以匡鄭氏之誤至於曲禮葱渫處末鄭訓渫爲熟葱本自不誤蓋上文有膾炙有醯醬膾爲細切之肉腥細者爲膾炙爲炮肉皆二物也葱渫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來而敬引井渫不食謂渫卽渫字通爲屑蓋葱屑也考之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古無訓渫爲屑者也又謂醆酒浇

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本以茅泲醴盛於醆。和之以水。加鬱金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酒之類。舊澤謂舊酒。釀厚如膏澤。鄭援周禮謂明酌爲事酒。釀酒爲盎齊。清爲清酒。汁獻作汁沙。舊澤當作舊醳。皆誤。今詳推鄭義。皆援據精詳。無可駁詰。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斷。又謂襲上有衣。不宜又加以裼。多衣則累。古義不明。不知錦在裘上。上有絅衣。經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議古。又謂孚尹。孚爲信。尹爲割。鄭作浮鈞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達。猶誠信之及人。若第訓孚爲信。則下文固有信字在。豈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鄭氏之學。其閒附會識文。以及牽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則貫穿羣籍。所得爲多。魏王肅之學。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與鄭氏爲難。至於僞造家語。以助申己說。然日久論定。迄不能奪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聰明。不量力而與之角。其動輒自敗。固亦宜矣。

【禮記新裁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童維巖撰。維巖字叔嶷。錢塘人。其書但標舉題目。詮發作法。蓋鄉塾課本。專爲制義而設者。

【檀弓原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編取檀弓上下二篇。删節陳氏集說。益以諸家評註。而參以己意。亦往往失之臆斷。如何居之居。謂不應音姬。當作何處講。則併不知古義。又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蓋以喪期有限。而思慕無窮。故於此日戒之終身。而應仁謂一日不足以概終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忌。尤曲說矣。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嶧珍。涇陽人。萬歷壬子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注曰幾節。大旨以陳澔禮記集說。

胡廣禮記大全爲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鄭注釋曾子弔於負夏一條謂塡池當作奠徹胡氏銓謂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霤者塡者縣也魚以貫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但云塡池當作奠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同異又如孺子蹟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置撥榆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木十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輔其說本諸陸佃與鄭注讀撥爲拂者迥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採自本書故不能元元本本折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注三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陳澔集說徐師曾集注掇其所長裒爲一編而以己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纂注與新義截然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楨胡士容二序皆稱曰禮記纂注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爲舛誤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殆亦誤以爲一也獨是刊書之時道衡尚在不應不一視維楨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解耳

【禮記手書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鴻恩撰鴻恩黃岡人萬曆中舉人此書成於崇禎癸未乃鄉塾課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有考工記通已著錄此編亦取便於初學體例與所解考工記同其釋曾子易簀一章謂寢簀無定制不過大夫華而士樸案古制流傳雖不可悉考然

以席之重數與夫粉純黼純之異及車旂衣服之別推之則大夫士之簟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簟則簟爲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異說也

【禮記意評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泰貞撰泰貞字道子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而亦未敢盡略其制蓋名物度數不可以空談測也泰貞此書乃棄置一切惟事推求語氣某字應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場屋之講試題非說經之道也

【說禮約十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餘姚人天啓中貢生官弋陽縣知縣是書乃坊刻講章於名物制度絕無考證其注王制有曰三命元再命絺考周禮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疎舛矣

【禮記敬業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楊鼎熙撰鼎熙字緝菴京山人崇禎庚午舉人是書專爲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又刪去曾子問明堂位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宋人禮部韻略凡字出喪禮者不載已爲紕謬然未敢刪經也至明代而喪禮不命題士子亦遂棄而不讀如鼎熙輩者汩於俗學乃併經文去之時文盛而經義荒此亦一驗矣宋人亦以檀弓爲喪禮故何屠之居韻略不載楊伯嵒九經韻補欲增之此編獨有檀弓蓋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爲有資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以一篇爲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無注亦存經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實義者僅十之一餘皆詮釋文句而已至於三

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謂不可信考證尤疏惟前有三禮總論言異同之故乃頗有可採

【檀弓評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編每章皆摘錄陳澔集說而以評語載於上闌如唐韓愈宋謝枋得元吳澄明楊愼茅坤諸家悉採入之而謝氏之說獨多

【禮記提綱集解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邱元復撰元復字漢標號嵋菴諸城人是書不列經文但如時文之式標某章某節題目隨文衍義以陳氏集說爲主蓋經生揣摩弋獲之本也前有李煥章序煥章以淹通名未必肯序此書或託名歟

【禮記疏略四十七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沐於易詩書春秋皆有完書此經則但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其餘乃武進王渭登封馮五典上蔡李範世及其從子煓所分注而沐總其成書內又有張燧張烋所注者內則一篇則又全用陳澔注麤雜湊泊無復體例自序謂他經皆疏略五經闕一不可又謂耄矣倦於勤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注云云夫詁經本著所心得何必務取足數乎

【禮記惜陰錄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合曲禮檀弓雜記各爲一篇刪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注多襲陳澔之文而簡略彌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世沐釋元日曰上辛釋元辰曰郊後吉日今考正義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獨斷曰青帝以未臘卯

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與用元日異者也。今世沐知元日爲上辛。而不知元辰爲之亥日。但云郊後吉日。是併未考正義也。又月令令百工審五庫之量。世沐云庫門設此五庫。今考玉海引三禮義宗曰。因其近庫。卽以爲名。非卽於庫門設此五庫也。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闕。蓋謂庫門亦爲臺門之制。公羊傳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此兩觀一闕之地。豈遂以爲可設五庫乎。又玉藻曰。日中而餕。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無樂。至日中餕餘。乃用樂勸飫。今考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此非謂餕餘之食也。而侑食皆有樂。故玉藻孔疏曰。言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尙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此義甚顯。而世沐疑其無樂。疎矣。觀其自序。世沐手錄此稾時。年七十四矣。可謂耄而好學。而其書如是。蓋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爲末務也。

【禮記偶箋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與所爲學禮質疑相表裏。皆欲獨出新義。而多不能自通。如謂士喪禮所云乘車道車藁車。卽是遣車。則士亦有遣車。鄭注謂士無遣車誤。又謂牲體不載於遣車。今考雜記。遣車疏布輤四面有章。注。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陰翳牢肉。而旣夕記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纓轡貝勒。縣于衡。但稱鹿幦。則僅覆式之章。而無四面之章可知。又凡喪車之有輤者。經文必特著之。雜記曰。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又曰。大夫以布爲輤。又曰。士輤蒲席以爲裳帷。其於遣車。亦特著曰布輤。士喪禮經文。於乘車詳及幦笮靾旜。及纓轡貝勒之細。而不著輤及四面之章。則異於遣車。明矣。又士喪禮。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藁車載蓑笠。而雜記曰。遣車疏

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粻蓋載牲兼載粻也與載皮弁朝服蓑笠不同乃斯大謂遣車載粻而不載牲烏知載皮弁朝服之車又豈容兼載粻乎又鄭注置于四隅謂以此遣車置于槨之四隅故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亦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蓋遣車小故可以人舉之置諸槨中即斯大亦信其說若士喪禮之乘車道車藁車賈疏云此三車皆當有馬故有纓轡勒則非人力之所能舉而槨之所能容也與遣車安得合而爲一檀弓曰諸侯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是遣車載牲之明證乃斯大謂个與介通七乘五乘乃視七介五介之數今考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據此則雜記所云牢具即檀弓所云七个五个惟遣車載牢具故其數視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謂遣車不載牲於檀弓雜記顯相刺謬特牲禮曰佐食盛肵俎俎釋三個鄭注个猶枚也有司徹曰乃摭於魚腊俎俎釋三个士虞禮曰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少儀曰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九个是个爲牲體諸經鑿鑿斯大於檀弓乃廢个之正文而從介之借讀影響甚矣斯大又謂雜記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間月卒哭若亦間日虞則終虞與卒哭相去日遠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間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注曰有所用接之處禮所謂他用剛日也賈疏喪服小記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大夫以上依時葬及虞者後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據此則大夫以上虞與

卒哭異月本是常禮爲赴葬赴虞者設竝不爲大夫以上虞卒哭異月設也然則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故再虞次虞止間日一舉若間五日七日九日一舉則與弗忍離之意太遠又喪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據此大夫於虞訖受服經明云三月受服則大夫之卒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謂大夫以上虞必與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哭之月殊屬臆測又斯大謂魯有周廟卽頖宮也魯立頖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因頖宮祀文王故以周廟爲文王之廟今考文王世子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周禮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國子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類也斯大謂魯頖宮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未之前聞也又考襄公十二年傳曰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注宗廟所出王之廟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若頖宮則鄭禮器注所謂郊之學也爲同姓哭臨不應在郊學則周廟非頖宮明矣昭十八年傳鄭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豈亦曰頖宮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謂周每年時祭皆祫儀禮覲禮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曰朝本是一禮深衣十二片四片屬於內衽四片屬於外衽其誤已於所爲儀禮商學春秋隨筆黃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謂祭天之圜丘卽覲禮之方明壇則尤駭見聞不足深詰已

【曾子問講錄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載許鞈以下諸人

質問之辭而各爲之答大抵掊擊鄭注孔疏獨標已見其中決不可通者如經文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禮也蓋孔氏以女家不許而男別取與男家不許而女別嫁互文見義奇齡則謂壻辭婚後女家復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忘弗敢卽取然後女家徐徐嫁之謂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殆因何孟春餘冬序錄深疑此記之有譌故奇齡解以此說然案之經文全不相合夫讀古人書當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滯於其辭禮記此文蓋爲屆婚期而遭喪者男或以中饋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喪而先議別取女或以摽梅之過期不能待其壻免喪而先議別嫁故聖人明爲之制使必待三年免喪而後請明未三年免喪以前不容有異說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後別嫁必待女不嫁而後別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則斷無別嫁別取之理也然則所謂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類至義之盡要以必無之事猶晉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後嫁耳何必作是曲說哉況左傳載齊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犨以嬖妾屬其子曰必嫁之則嫁之爲別嫁明矣何得解爲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是皆橫生臆見殊不可從惟謂三月廟見爲廟見舅姑謂除喪不復昏爲不復行昏禮數條尚能恪守經文注義不爲譌變之說耳

【禮記詳說】無卷數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其自序謂明太祖時專以注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陳氏集說考元史選舉志仁宗皇慶中已以禮記注疏取士不始於明覲祖考之未審也其書於注疏錄十之五兼採衞湜吳澄郝敬及諸家之說大旨取足與陳澔集說相發明者自序謂坊本諸講其標宗旨剔字句順口吻聯脈絡化板爲圓亦足醒人心目故編檢而分載之附先儒

後則其作書之旨大略可知已

【禮記章義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大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其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儗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篇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辭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節當是領起射義之辭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後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間有考證較之陳澔所注固爲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沒後之事兆錫乃注曰豈其未聞教之初則然歟是未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也疎略如是而動輒排擊鄭孔談何容易乎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吳澄原本國朝朱軾重訂澄有易纂言軾有周易傳義合訂皆已著錄是書篇目注釋一仍原刻惟軾有所辨定發明者以軾案二字爲別附載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間有旁涉他文者如注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一節云軾案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入神予嘗閱兵壁壘森嚴旌旗四市中建大纛鼓停金靜寂無人語已而風動大纛如驚鴻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聲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擊乃知急繕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見即筆於書後來編錄校刊之時失於刪削歟

【戴記緒言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采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然自信太勇。過於疑經。疑傳。牽合穿鑿。亦自不能免也。

【禮記類編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元滄編。元滄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貢生。以修書議敘官文昌縣知縣。是書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通論。兼禮樂。廣論分敬仁行學治政六條目。末附諸禮儀節。如曲禮毋不敬。至樂不可極數語。列於廣論敬之首。賢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數語。列於廣論行之首。夫禮者所以定親疎。至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慴數段。列於開卷通論禮之首。頗爲繁碎。自序云。割截經文。各依門類。先儒有行之者。且謂此書非誦習之書。而考索之書也。誦習則檀弓有檀弓之文。緇衣有緇衣之文。考索則曲禮有內則之事。內則有少儀之事云云。其書蓋取檢閱之便。然而經文變爲類書矣。

【學禮闕疑八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蓮撰。青蓮字華岳。襄城人。是書皆補正陳澔禮記集說之譌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僅成七卷。自曲禮至奔喪篇止。末一卷則其弟青芝所續成也。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八臨不翔。集說臨哭也。青蓮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庶人。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辭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亦多可取。然詳於議論。而略於考據。又時時橫

生臆說。如以喪服之免爲明之綱巾。與吳廷華之以免爲卽今之襯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論文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濩孫撰。濩孫字邃人。高郵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專論檀弓之文。故圈點旁批。以櫛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復綴以總評。亦附注其文義。其凡例謂檀弓有益舉業。凡制義中大小題格局法律。無一不備。是爲時文而設。非詁經之書也。

【禮記章句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戊戌自序。蓋其未通籍時所輯也。案禮記諸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如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類。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魏有孫炎。復改易舊本。以類相從。而唐魏徵。亦以戴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祕府。其書今皆不傳。至宋朱子嘗與呂祖謙商訂三禮編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其大綱存於文集。而晚年編次儀禮經傳通解。則其條例。與前所訂又有不同。元吳澄作三禮敍錄。別投壺奔喪補儀禮之經。冠婚鄉飲燕射聘義爲儀禮之傳。其餘三十六篇爲通禮者九。爲喪禮者十有一。爲祭禮者四。爲通論者十二。此則啟運是書之所本也。然啟運之意。則以朱子經傳通解一書中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不爲完書。而僞本吳澄考注。分合增減。尙多未安。惟國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禮記通識。其條分規合。遠過僞吳氏本。然於啟運之意。猶有異同。因復更其後先。補其闕略。定爲四十二篇。以大學中庸冠於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內。而又取少儀之句以附之。服問篇全附入小記內。檀弓則分其半。合諸問喪三年問閒傳喪服四制。而總謂之喪

義郊特牲則分其半入禮器篇內而其半分入冠昏祭義其餘補附參合或章或句尚非一處蓋與劉向別錄之以全篇分類者大不同矣

【禮記彙編八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取禮記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爲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記中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其意蓋欲別勒一經踞漢儒之上然自孫炎以來弗能也況心敬乎

附錄

【夏小正解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諸生是編總題曰榆墩集選蓋其集中之一卷也其注鳴蜮曰凡釋者貴以邇言土名通之釋扎以寧縣釋蜮以屈造是猶釋荇菜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匽之與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爲夏五可也是亦不務奧僻不尚穿鑿之旨然注爽死以爲爽鳩祭鳥恐古文雖奧不至此解俊風爲俊美之風是又未考尚書大傳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註一卷】編脩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硯北易鈔已著錄夏小正一書原載大戴禮中自隋志始別爲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別經傳而爲之注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儀禮經傳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見傅氏之書遂以爲朱子舊本採附通鑑前編夏禹元年下而句爲

之注。與傳頗有異同。國朝濟陽張爾岐。合輯傳注爲一編。附以己說。叔琳以傳注多相重複。乃汰其繁蕪。以成是注。亦以己說附之。其稱傳者。大戴禮之文。其稱注者。履祥之說。注中稱張氏曰者。爾岐說稱案者。叔琳說也。其中如改種黍菽糜作菽糜而下菽糜作菽糜。鹿人從引易卽鹿從禽。丹鳥白鳥不主螢火蝙蝠及蚊蚋之說。以匽爲蟬。以納卵蒜爲二物。皆與舊說不同。至鳴蜮傳中屈造之屬。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謂爲蝦蟆。則牽合甚矣。

【大戴禮刪翼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編節錄大戴禮記。而自爲之註。其孫奭跋其後曰。刪翼者。因舊本而刪其繁冗。翼其義理者也。刪其繁冗。如保傅篇刪去魏公子無忌等文。翼其義理。如禮三本篇。據荀子利僞以正利省之誤是也。有註在家語而從略者。如王言五義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禮記而從略者。如哀公問禮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壺等篇是也。有注在儀禮外編而略互見其義者。如夏小正武王踐阼等篇是也。有舊文無注而箋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圓與少閒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錫之意頗悉。然古書存者僅矣。翼可刪不可也。

【夏小正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解夏小正之文。或採他說。或出己意。欲仿鄭元之說檀弓。注簡於經。故所注最略。然頗斷以臆見。如正月雉震呴。此自感陽氣而震動。舊解謂雷在地中。人不聞而雉聞之。已爲穿鑿。錦乃斷雉爲一句。震爲一句。呴爲一句。意訓震爲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雉孚粥讀粥如字。解爲祝雞聲。引韓愈詩。羣雌粥之爲證。然則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爲祝雞聲乎。古文簡奧。傳寫多譌。固不必一一強爲之辭。必欲盡通之。則不鑿不止耳。

右禮類禮記之屬。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內一部無卷數。附錄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禮經奧旨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即六經奧論之一卷也。六經奧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僞中作僞。摘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學海類編中。失考甚矣。

【三禮考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眞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條下係以案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註。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僞不待言矣。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尙書周官篇。以改周禮六官之屬。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別爲一卷。儀禮十七篇爲正經。於大小戴記中。取六篇爲儀禮逸經。取十六篇爲儀禮傳。別有曲禮八篇。然澄作尙書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周禮。卽以澄三禮敍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先後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誌。宋濂元史澄本傳。皆不言澄有此書。相傳初藏廬陵康震家。後爲郡人晏璧所得。遂掩爲己作。經楊士奇等鈔傳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羅倫校刻序。皆疑其爲璧所作。則當時固有異論矣。士奇又言聞諸長老。澄晚年於

此書不及考訂授意於其孫當當嘗爲之而未就朱彝尊經義考言曾購得當所補周官禮以驗今書多不合又張爾岐蒿菴閒話曰愚讀儀禮偶得吳氏考註其註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入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草廬名宿豈應疏謬至此後得三禮考注序云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入篇序詳列其目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爲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本書次第略見於此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爲曲禮者八篇麗雜萃會望之欲迷與所云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云云然則是書之僞可以無庸疑似矣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宏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從孔子曲禮三千經禮三百之說故曰二禮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爲曲禮上經三卷以儀禮爲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十六卷王

制等二十三篇。爲二禮雜傳通傳二十三卷。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每節各爲章旨標目。殊傷煩碎。所註亦皆空談。

【廟制考議】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以爲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相土爲七世。所謂七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爲七世。其說舛謬。蓋緣僞古文尚書之言七廟。致生穿鑿。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惟有功德而廟不毀者。則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審諦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則祀之。自湯以上。雖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不毀。擬於三宗。殊爲疎舛。況相土本在毀廟之列。而長發爲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引以爲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說。謂禘祫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夫人薨于寢。殯于廟。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得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註同之爲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據云皆至其廟。則祭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廟。雝詩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爲尊。當于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賈疏卽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今本謂廟之昭穆。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別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注云。周尙左。又考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何休云。文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與社稷。既尙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一地而所尙頓異耶。眞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在太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高祖以下羣廟。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於小廟。隸僕言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卽春秋禘祭。有於羣廟者矣。而未見羣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鄭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記曰。廟門容大扃七个。于凡廟之門同。可以知凡廟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

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者謂漢光武但當立高祖舂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爲宣元成哀立廟則明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義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問喪閒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上下曾子問三篇附士虞禮祭義祭統祭法三篇附有司徹後附儀禮逸經四卷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儀禮餘八卷則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禮記十二卷所存者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而大學中庸不與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吳澄諸說其周禮序自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襲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時勢前有萬歷九年應天巡撫宋儀望序乃詆賈鄭諸人用力愈勤大義愈晦而稱汝成是書周公復起不能易偵之甚矣

【三禮編繹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嘉靖乙卯舉人萬歷中以翰林待詔徵未至而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以三禮爲名而實非歷代相傳之三禮一曰曲禮以禮

經所載雜儀細曲者爲經以表記坊記緇衣爲記。二曰儀禮。以十七篇爲經。以射義諸篇爲記。三曰周禮。以周官爲經。而考工記大戴禮家語及禮記諸篇。不可分入曲禮者。皆彙列於後爲記。句下夾注音訓頗簡。蓋非所重。其自爲發明者。則大書而附經文下。所謂繹也。昔俞庭椿首亂周禮。儒者所譏。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雖列附禮記。而仍以儀禮爲主。不過引經證經。至吳澄禮記纂言。始删削其文。顚倒其次。貢汝成因而更定三禮。彌爲變亂紛紜。已大乖先儒謹嚴之意。至元錫此書。則非惟亂其部帙。併割裂經文。移甲入乙。別爲標目分屬之。甚至採掇他書。臆爲竄入。古經於是乎蕩盡矣。非聖人而删定六籍。不亦異乎。

【二禮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爲嘉靖間無錫人。亦據卷首題錫山。卷末題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無他證也。是書以陳友仁周禮集說楊復儀禮圖爲藍本。故周禮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陳氏例。儀禮逐節分注各章之後。用楊氏例。其說率循文箋釋。罕所考證發明。陸元輔稱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輔說見經義考。如謂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云云一條。蓋欲以解設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內事事攝官。恐亦非先王之體制。又稱疑六官之屬卿大夫之數。與禮記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條。不知王制一篇漢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聞。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

【禮經類編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字大經。號寅清。南豐人。正嘉間諸生。是編取

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彙之。大意謂聖人之命禮有三。曰經禮也。曲禮也。制度之禮也。經禮所以接神人。曲禮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禮所以治名物。後儒昧於分辨。知有經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禮經禮制禮三者爲大綱。而各繫以目。曲禮之目分爲五。一曰曲禮正經。二曰曲禮別經。三曰曲禮逸經。四曰曲禮之傳。五曰曲禮增經。諸目中又雜分子目。其別經盛德篇。皆大戴記之文。逸經則兼採三傳國語。及說苑列女傳。其所謂增經。則全錄鄉黨孝經文也。經禮之目亦分爲五。一曰經禮之經。二曰經禮之變禮。三曰經禮之曲禮。四曰經禮之制禮。五曰經禮之傳。然仍以吉凶軍賓嘉爲經。而以五者緯焉。其經文有正經析經。逸經補經增經之別。傳亦如之。正經者。儀禮之正文。析經者。舊混爲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採乎家語。藉田之採乎國語。則名逸經。又如取尚書康王之誥。增天王卽位禮。取夏官司士之文。補天王聽朝禮。則名增經補經也。制禮之目分爲二。一曰制禮之經。則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禮之傳。學記樂記等篇是也。三大綱之後。又有三禮通傳。謂經曲制度。合而論者。不可以彊分。如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是也。合是數者。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大學曰禮冒之經。謂其規模節目之該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禮藉之經。謂由博返約。所以爲承藉。猶四圭之有瑁也。其於大學。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諸篇之疏複者。別爲外記一卷。以示區別。其條分縷析。用力亦爲勤摯。然而割裂經文。參糅雜說。取憑胸臆。隨意增删。殊失先儒謹嚴之意。是欲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禮合纂二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怡撰。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徵。號瑤星。江寧人。前

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袁崇煥用陳繼儒之言。殺皮島帥毛文龍。邊兵乘機爲變。可大死之。蔭恰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雪客。借衛湜禮記集說。雪客爲周在浚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其書大體仿儀禮經傳通解。而敍次微有不同。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以大學中庸爲首。大學從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禮。則首周官。而以儀禮覲聘燕射諸篇附焉。其言曰。禮記昉于漢儒。中間性道微言。天人奧義。時時吐露。然眞贋相雜。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諸篇。皆未經夫子刪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強之術。詳於政而略於教。儀禮皆周旋升降之節。儀則繁而禮則疏。先儒欲推二書爲經。以記爲傳。似非定論云云。然儀禮禮記。彼此相應。周官所云。頗與之遠。強爲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則大不可。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禮疏。則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凡先王大典。皆視爲粗迹。無足怪也。又其凡例有云。文義會通。彼此互舉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儀禮一書。有經有記。恰於昏聘諸篇。咸裁截記文。分附經次。較其發凡。亦屬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復古編之說。差爲有見耳。

【讀禮竊註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自務撰。自務字樹本。號立菴。安邱人。歲貢生。是書撮舉三禮凡五十七條。其中間有可採者。若釋名字林。皆以姪爲兄弟之女稱。自務引儀禮喪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姑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引據頗爲明確。至謂祭法以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各稱。爲始祖及高曾之別。爲字義不清。又斥坊記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不友也。爲附會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經。並無明證。又

謂朱子以門屏之間爲皋門。今檢全集及各注。並無此文。若襲萬斯大之論。以大社爲方丘。不免好從異說。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禮。蓋天子將入廟受覲。至宁先下車而立。諸公于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朝也。覲禮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儀禮本篇。未覲之前。自郊勞授館。至於侯氏釋幣。旣覲之後。自三享聽事。至於三勞及賜車馬。雖繁文曲節。無不詳載。而獨謂略此朝禮。殊考之未詳。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若天子先見諸侯於路門外。則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務甚推此說。亦輕信也。觀其篇首敍所見禮家諸書。寥寥無幾。蓋皆據理推測。而以意斷制之耳。

【稽禮辨論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凝撰。凝字二至。南豐人。由貢生官崇義縣訓導。是書凡爲論者十六。爲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證頗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論一篇。謂太尉不始於秦。卽國語之元尉。及夏官之軍司馬。今考漢百官表。太尉與大司馬更置。黃霸傳亦云以丞相兼之。續漢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軍司馬。則位在小司馬之下。與太尉尊卑懸絕。又晉語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韋昭注。元尉。中軍尉也。又云。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韋昭注。輿尉。上軍尉也。蓋古者三軍皆有尉。尉繚子曰。長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兵尉卽國語之元尉。輿尉也。其職位在軍將下。今凝以元尉爲太尉。尤屬不倫。又若續唐仲友周禮武成孟子論一篇。謂諸侯百里爲井者萬。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爲井者百萬。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無分天子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丘十六井也。諸侯以十六井起乘。尙乖於制。則謂

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論一篇謂詩左傳之公行即周禮之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專掌庶子之政令諸子文曰掌國子之倅對適子與母弟言之故云副貳也今考諸子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周禮全經凡稱國子者無不統有適庶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皆是也今凝獨以諸子所帥之國子爲妾子與全經無一可通且凝既知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太廟鄭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凝乃誤以國子之倅爲適子母弟之副貳遂誤以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傳之公行不特不會鄭注倅字之義且幷周禮全經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謂郊天未至泰壇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爲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與黑羔相爲表裏即家語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當祀之時脫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語所云既至泰壇王脫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如凝之說則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劉氏說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說謂六冕皆用狐青裘蓋冕服皆元羔及狐青裘色亦元今以衮表狐白裘則裘裼異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而凝乃以內服狐白外服黑羔爲黼文穿鑿尤甚凝是書於三禮之學頗勤亦間能致力於漢魏諸書而喜新好異故持論往往不確焉

【昏禮辨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方詆三禮經文引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禮乃不言行媒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先告廟而士昏禮

不言告廟。引春秋桓三年傳。夫人至自齊朝至之文。謂婦至之日當朝廟。而士昏禮不言朝廟。引春秋齊侯越境以送女。謂女之父既迎壻于門外。亦當送之門外。而士昏禮乃言不降送。引穀梁傳納采問名納徵告期。謂止當有四禮。而士昏禮乃誤增納吉一禮。又誤入親迎於六禮之內。引詩關雎琴瑟鐘鼓。謂嫁娶亦當用樂。而郊特牲乃謂昏禮不用樂。其說頗爲辨博。其中論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者多。未足據爲定論也。

【廟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大抵宗王肅而駁鄭康成。康成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祧爲七。肅謂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廟爲九。漢唐以來。言廟制者。互相祖述。禮以義起。原不必膠執一說。然未有淆亂舊文。如此書之甚者。夫天子七廟之見於禮器王制祭法穀梁傳者。奇齡既皆以爲不專言周矣。然禮器稱周旅酬六尸。則明明言周。鄭注孔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餘自文武及四親廟凡六尸。周止七廟。此爲確證。奇齡乃謂六尸爲六廟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內。故祫祭出堂后稷尸與文武二尸俱南向。餘東西向。考禮器孔疏旅酬之時。毀廟之主咸在。特無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傳曰。文武不先不窋。魯語亦曰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奇齡乃謂文武二尸。獨與后稷同向。則毀廟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孫得躋其父祖。而謂文武歆此祀乎。奇齡又謂曾子問七廟無虛主。明遷廟文武廟皆可虛主。今考曾子問。明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據此。則得虛主者惟遷廟耳。至於文武之廟。即奇齡亦知其爲百世不遷者也。而乃於經文遷廟之外。强增一文武廟。是又以不遷之廟爲可虛主矣。與經文遷廟二字。顯相刺

謬。蓋奇齡謂周九廟。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廟內。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廟於七廟外。又以其在七廟外。即不得云無虛主。故鑿空杜撰。而爲此說也。其餘因襲前人已廢之說者。尤難枚舉。蓋準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義。則天子九廟。於義未嘗有乖。而一自奇齡言之。揆諸經傳。反多未合。甚矣其彊辨也。

【大小宗通釋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謂鄭康成禮記大傳注。以別子之世長子爲大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小宗。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世。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於是謂別子之身。即爲大宗。今考大傳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若別子即得爲大宗。則經文曷不曰別子爲宗乎。經文既明以祖與宗對舉。即顯然不可相混。而奇齡乃混之。是叛經矣。奇齡又謂康成以別子爲妾子。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今考儀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則兼據爲父後者之同母弟。不專指妾子也。故賈公彥疏云。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則儀禮經文。已以庶該嫡矣。何獨於康成致難焉。至奇齡謂別子諸弟之子。亦得各爲小宗。不特別子庶子之子而已。則其說頗有根據。晉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韋昭注。以爲小宗。可與奇齡此說相證。若如喪服要記別子之庶兄弟。其嫡繼之。各有一大宗。則是別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與宗子統族之義。殊有未合。奇齡謂要記各一大宗之說。當爲各一小宗。其義較允。亦不可以好爲彊辨。遂併沒所長也。

【學校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前答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以答門人吳鼎問廟學中稱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老之禮。考夏后氏之學名序。與州學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無室。兩

不相蒙。州學之序。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謝。或作豫。而爾雅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則室內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爲牆名。是序之名有三。而義各殊。奇齡乃曰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以南爲堂。學之楹東爲東序。楹西爲西序。兼言庠序則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殊爲牽合溷淆也。

【明堂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門人姜堯問九室五室之辨發端。而終於九宮卦位。其大意專訾鄭康成之主五室爲非。而言五室卽九室。九室卽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廟。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廟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爲室。則左右堂以四隅之室爲室可知也。太廟太室。僅一月令繫之中央土所居。奇齡乃云太廟太室五。是併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與堂而一之。輕議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直隸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立論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齡。

【三禮約編十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基撰。基字警齋。休寧人。是書取儀禮周禮禮記。刪汰全篇節錄其文。蓋取其便於誦習。然若周禮天官六十職。刪宮正宮伯而宿衛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職。存閭師而刪縣師。則六鄉有徵稅之官。而都鄙丘甸遂無職長。此其關係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爲點竄也。

【三禮會通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必剛撰。必剛字繼夫。潛山人。乾隆壬戌進士。是書凡典制

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謂禮本於天。因而臚舉禮文之與天相應者以實之。夫天秩天敘。誰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後。掇殘缺之古經。一名一物。必錙銖比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則幾於鑿矣。其間至以六門配六爻。果周公本義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與圜丘方澤牽混。而國內外之社又相牽混。而其禮不明。漢鄭氏以郊特牲之郊屬孟春。不與圜丘混。其說本確。而王肅顧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禮。以證王肅之誤。其說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誤。引逸周書辛亥柴上帝。漢史辛亥祀天位兩條以證之。其論亦辨。然於周書丁未祀周廟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說又不可通。遂謂五日誤爲三日。辛亥誤爲庚戌。操是術以往。將義有所窒。卽改經文以就之。天下無不可通之說。天下亦竟無可據之經矣。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禮樂合編三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古訓與說部小史雜採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竝非禮樂而闌入者。殊鮮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前有鄭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辭。不足據也。

【禮學彙編七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蓋倣儀禮經傳通解續通解之例而稍變通之。分爲六十一篇。視朱子黃榦舊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變其名。然往往參以臆見。如王祭一篇。鄭康成郊特牲注謂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後儒相承。初無異說。而撝謙乃謂朝踐在室。饋食在堂。引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謂朝踐用醴醆。醴醆在室戶內。卽知朝

踐當在室。饋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卽知饋食當在堂。今考儀禮特牲禮尊於戶東。鄭注云。室戶東少牢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鄭注云。房西室戶東也。是皆在堂之明證。卽此知醴醆雖在室。而朝踐自得在堂。粢醍雖在堂。而饋食自得在室。亦猶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禮之地與設尊之地異所耳。又安得以設尊之地。卽爲行禮之地耶。又鄭注司尊彝謂王以圭瓚酌鬱鬯。后以璋瓚酌亞祼。則再祼也。今攜謙乃據大雅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之文。增以賓祼爲三祼。考周禮小宰云。祭祀行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注云。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然則殷士祼將。亦第奉而助王祼耳。豈自行祼祭乎。至所謂郊天當有十二獻。不特爲經典所不載。亦爲史志所不傳。益不足辨矣。夫三禮鄭注。合經者十得八九。而攜謙必一一反其說。舍康莊而旁騖。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儀禮節要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尤詳。附圖三卷。則其門人王葉滋所爲。軾所訂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禮爲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蓋欲權衡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變通。然如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以爲今不可行。蓋通儒明晰事勢之言。軾事事遵朱子。惟此條所見與朱子相左。必欲復之。然其說迄不可行。則終以朱子爲是也。是書別有一本。僅三卷。乃軾之初稾。此本成於康熙己亥。蓋其後來定本云。

【禮樂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掄撰。掄字應麟。武進人。掄以儀禮經傳通解五禮雜糅。

又不能各詳始終本末疑非朱子親筆故作是書首以通論一卷次吉禮凶禮各六卷次賓禮二卷次軍禮一卷次嘉禮七卷而終以樂制七卷然其間雜引經史叢脞少緒且儀禮經傳通解本朱子未竟之書屬黃榦續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證掄欲竄改其書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爲之辭謂非朱子之親筆蓋卽宋儒删改諸經託言於漢儒竄亂之故智雖出爾反爾足驗好還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編已著錄是書內編首嘉禮以士冠禮冠之大夫冠禮以下繼焉昏禮飲食饗燕賓射脤膰賀慶又次之次軍禮次賓禮次凶禮次吉禮外編爲喪服本經又補喪服又採經四篇終之以圖考大率以儀禮爲主儀禮所未備則採他書以補之類多因襲前人發明最少卽如大夫冠禮在古禮本無可據此本但取禮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又引國語趙文子冠一段以此爲足以補大夫之冠禮是欲以空言當實義揆其著書之意蓋欲補正儀禮經傳通解然不及原書遠矣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梁萬方撰萬方字廣菴絳州人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未竟之書至黃榦乃續成之此本名爲重刊實則改修大致據楊復序文謂朱子稱黃榦所續喪祭二禮規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書而未暇遂以榦之體例更朱子之體例與榦書合爲一編補其闕文删其冗複正其譌誤又採近代諸說參以己意發明之其中間有考證而亦頗失之蕪雜如所補學禮書數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萬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詳已無裁制至於以楷書運筆諸法爲一章更爲泛濫又不採古人舊說

而惟取近時傳山馮班之論。其中傳山一條云。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眞魯國譌。相如頌布濩。老腕一雙摩。掩其書名而觀之。殆莫能知爲儀禮經傳通解之文也。

右禮類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鄭氏家儀】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鄭泳撰。泳字仲潛。浦江人。官溫州路總管府經歷。義門八世孫濤之弟也。其書依五禮分爲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并錄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後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記二首。又附十五世孫崇岳祭田號畝記。是書爲崇岳所刊。蓋卽所附入也。

【家禮儀節八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取世傳朱子家禮。而損益以當時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餘注及考證。已非原本之舊。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書。通禮曰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縷。而圖下注用白。三也。喪禮陳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注則結於棺中。六也。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末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可謂爲文公作哉。又稱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愚案南雝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圈外。止云主式見喪禮治葬章。竝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何據。改治葬章三字爲見前圖云云。其辨證頗明。然此本祠堂

章神主一條下並無見治喪章字乃有詳具圖三字與濬所言不合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麤雜錯落殊無倫敘其香案圖前以二丫髻童子執旛前導如釋家之狀決非舊圖所有亦決非濬之所爲蓋又坊刻所竄亂者矣

【禮問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雜論冠昏喪祭之禮皆與門人問答之辭末載入學儀及渭陽公祭儀之類則此書之附錄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柟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數相符而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歟其中如正子夏傳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遂二語之誤本於鄭注解曾子問接祭之接爲接續之接本於衞湜禮記集說持擇頗爲有見至論廟制謂古之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諸侯五廟今考王制祭法諸侯五廟皆有始祖廟則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況王制鄭注曰太祖別子始尊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別子爲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爲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則諸侯不得祖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孔疏皆以爲非禮之正安得據以爲通例耶柟又謂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期則從生母嫁者當三年不知儀禮經文必特著從之一字是知繼母嫁必從乃服期不從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衞鄭注嫁母齊衰期則知生母嫁即不從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繼母義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豈不念嫁母有絕族之義安得與無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別從與不從蓋準鄭義柟說似過於情其他條亦多循舊義少所闡發若全載家祭及焚黃文則更爲泛濫矣

【別本家禮儀節八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舊本題明楊慎編。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前有慎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邱濬之本改題慎名。其圖尤爲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四樂工鼓吹而隨之。眞無知坊賈所爲矣。

【四禮初稾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號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莊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禮。略仿古經詞句。而純用後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爲今制。南面爲尊。長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與賓昏有六禮。今合納采問名爲一。請期納幣爲一。與家禮所删併者又不同。大都以意爲之也。

【鄉射禮儀節】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前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禮經文。各略爲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既發乘矢之後。矢雖盡而弓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弣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删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數語。烈又删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蹟具

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昏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爲典要。如謂爲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緦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緦。蓋妾之子。於己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己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己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則爲庶母服緦麻。亦全從有子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橫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卽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既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恆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巳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

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記庶子攝祭。不假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於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喻戶曉者。析爲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禮輯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馬從聘撰。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崇禎十一年。靈壽城破。與三子同殉節。乾隆乙未。賜謚忠節。是書亦多以意爲之。考儀禮士冠禮賈疏。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禮稱二十曰弱冠。後漢書馬防傳。年十六。仍自稱未冠。此書冠禮目錄。謂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類。皆於古義未協。未可據爲確論也。

【明四禮集說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韓承祚撰。承祚自署曰東魯。不知何郡邑人也。是書成於萬歷壬子。大約宗朱子家禮。而參以明會典。冠婚喪祭。以次分條。雜述前人之儀。而圖說儀注祝文等。因類附焉。

【四禮約言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抗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皆因古禮之名。而删

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爲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間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妻尚祥禫異月豈三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間月而禫是皆爲鄭注確證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宗鄭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蓋三年之喪萬世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爲古制豈宏通之論乎

【學記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儀一曰冠二曰昏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塨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講禮好言諸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一卷張潮摘錄於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人號草堂錢塘人其書刱始於康熙壬

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昏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宜。復禮所酌定者也。次以論辨。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鑑。引古事以證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擇日代卜筮也。終以啓式。爲不嫻文詞者設也。其删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删去圖式。則用邱濬之說。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譜。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喪。成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朱子門人黃榦亦云。其書始定。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歿。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又明邱濬云。家禮不聞有圖。今卷首圖注。多不合於本書。文公豈自相矛盾。未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十有三年矣。豈可謂之公作哉。蓋楊氏贅入昭然也。據是數說。則家禮實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藁。迨其復出。眞贋已不可知。又參以門人所附益。固未可執爲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爲篤信朱子之學者。所作白田雜著。亦深以家禮爲疑。復禮之辨定。未爲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而純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行家言。尤爲蕪雜。中引罵詈鬬毆賭博諸律。已爲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寧儉編】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昏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宜崇尚質樸。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爲删易。務從省約。又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約言。宋纁四禮初稾。用意大約相近。而立法則尤爲簡略焉。

【昏禮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昏禮。冠以大清會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義。

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禮則當以貴賤各爲門目知等威之所別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爲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如曾子問所謂親迎遭喪之類俗禮如陰陽拘忌及催妝撒果之類非禮如元史所禁割股指腹之類別彙於後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庭棟此書採摭雖富而端緒糅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妝資爲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載索紞占冰下人語韋固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類書非通禮矣

【齊家寶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愼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主之爲二十五月之證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三年之喪實二十七月至謂喪三十六月則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文嘉乃取唐人已廢之說謂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於二十七月尤爲誤中之誤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據此則不稱宣宮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至胡傳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三傳略無所據

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則以緩遷爲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爲三十六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月主不遷廟爲持喪之正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有禫。今考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長子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妻期喪。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尤未詳考。蓋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並立於世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爲最故取之不敢不愼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內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

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褚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嫠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

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題辭之文見徐彥疏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兩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案鄒爲邾婁披爲勃鞮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

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作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爲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內府藏本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

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十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撰。後漢書元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而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別行。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竝同。特墨守作二卷爲稍異。其下竝注鄭元箴。鄭元發。鄭元釋云云。則已

與休書合而爲一。迨於宋世漸以散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陳振孫所見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其錯誤不可讀。疑爲後人所錄。已非隋唐志之舊。其後漢學益微。卽振孫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復見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蓋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氏。或題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殆因應麟嘗輯鄭氏周易注。齊魯韓三家詩考。而以類推之歟。然玉海之末。不附此書。不應其孫不見。而後來反有傳本也。今以諸書校勘。惟詩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泓一條。尙未收入。其餘竝已蒐采無遺。雖不出自應麟手。要亦究心古義者之所爲矣。謹爲掇拾補綴。著之於錄。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爲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釋例十五卷】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卽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爲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稿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則皆書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所言者未詳。晉書又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

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考檮杌南方草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則當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竝著於錄均止十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卷豈元時所行之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三十篇竝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有釋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闕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譌謬釐爲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竝附焉案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穎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衞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序述歷數在地名譜第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實爰及四表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秦始之初郡國爲正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籍荆揚徐三州皆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廬載郡縣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又土地名所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於下方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謂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

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爲當字之譌。以晉書原本如是。姑仍其舊文。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觀夫人內女歸寧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讎精當。概可想見。如長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竝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歷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預繫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誤。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譌也。如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訛者。不可縷數。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徑。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幷趙匡之說也。助字叔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循。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沖。吳郡人。官至給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跡具唐書儒學傳。案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案呂溫集有代人進書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又淳自作修傳始終記。稱助爲啖先生。稱匡爲趙子。餘文或稱爲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稱助匡爲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諸家。竝傳聞之誤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

傳非丘明所作漢書丘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衍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說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裒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四十篇分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爲全書總義第九篇爲魯十二公竝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爲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爲寶章桂公校本閒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尚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爲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巋然獨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內府藏本　唐陸淳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唐志有淳春秋集傳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見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後序稱來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間汴本蓋其書刻於開封故南渡之後遂罕傳本至桷得北宋舊槧乃復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稱春秋微旨二篇唐書藝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時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實稱總爲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誤三篇爲二篇修唐書者因之歟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自序謂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蹟雖近義

而意實蘊姦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並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其書雖淳所自撰而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謂三傳舊說亦並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今所行本於應用朱書者皆以方匡界畫其起訖意皇祐舊槧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陰文陽文爲例後人傳寫又艱於雙鉤遂以界畫代之以非大旨所繫今亦姑仍其式而不著舊例於此焉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作淳墓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萊作序亦稱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萊序之末附載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賢學士克酬原作曲出今改正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鋟梓云云其分於是時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自發筆削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縷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疑所述趙說爲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節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經文年月以次說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鄭伯必不因母殊嫌臆斷以是爲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隧故蹟水經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爲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疑古又如齊衞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而趙氏以爲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歸于紀傳穀梁以爲不言逆逆之道微淳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聞送媵不聞逆媵傳則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娣姪淳說亦未爲得如斯之類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實有本而論斷多疎公羊穀梁每多曲說而公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會雖瑕瑜

互見。要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諸儒未發者。固與鑿空杜撰。橫生枝節者異矣。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蜀馮繼先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所列人名。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衞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崇文總目謂其以官謚名字。裒附初名之左。文獻通考引李燾云。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繼先舊本本爲旁行斜上。如表譜之體。故以圖爲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目次。與振孫所言合。其每一人爲一條。既非裒附初名之左。亦無所謂一百六十篇者。與崇文總目及李燾所說迥異。案岳珂雕印相臺九經例云。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刻本多譌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異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牽連。而無甲乙之別。今皆訂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然則今本蓋珂所刊定移易。非復李燾以前之舊本。觀燾所稱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若子韓晳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今檢驗此本。皆無此文。則爲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衞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越邾莒薛小邾。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董氏藏書志有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征伐朝覲會同

皆書。今此表正二十國。與書錄解題所載同。蓋卽陳振孫所見也。其書在宋本自單行。岳珂雕印九經。乃以附春秋之後。珂記云。春秋年表。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今皆爲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閔。今依經傳添補。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旣刊公穀。幷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是此書經珂刊補。與馮繼先之名號歸一圖同刻者。通志堂經解。不考岳珂之語。乃與名號歸一圖。連爲一書。亦以爲馮繼先所撰。誤之甚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孫復撰。復字明復。平陽人。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李燾續通鑑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旣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共爲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尚存。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苛議。顧相與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過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雖其間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亡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爲根柢。故特錄存之。以著履霜之漸。而具論其得失如右。程端學稱其尊王發微總論二書外。又有三傳辨失解。朱彝尊

經義考因之。然其書史不著錄。諸儒亦罕所稱引。考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均有王日休撰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或卽日休所撰之書。端學誤以爲復作。歟然則是駁復之書。非復所撰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內府藏本　宋王晳撰。晳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龔鼎臣東原錄載眞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以語翰林學士王晳。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玉海云。至和中晳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皆不傳。惟是書尙存。凡爲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案趙匡書中皆作趙正。蓋避太祖之諱。其尊王下篇。引論語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足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蹟甚備。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蹟。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衆儒之所講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惰。與卜筮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傳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篇。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爲過魯國因之。不爲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見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爲訓矣。

【春秋通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蹇遵品王晳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蹇氏王氏書各十二卷。家氏書二十四卷。邱氏書二卷。此本僅存一卷。凡四十八條。編端冠以小序。稱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舊文。乘以新意。正例筆之。常事削之。其有繆戾乖剌。然後從而正之。別彙之曰特筆。而小序之後。亦以特筆二字爲標題。蓋此卷爲通義中之一種。但不知四家中爲誰氏之書耳。然如星隕如雨一條。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隕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特潤色舊文。非關褒貶。以爲特筆。於義不倫。至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殤公。後書孔父。傳有明文。眞特筆也。而反不及之。亦屬挂漏。至於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終之以獲麟。明亂極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則其說高於諸家多矣。

【春秋權衡十七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攽作敞行狀及歐陽修作敞墓誌。俱稱敞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敞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世無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春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惟於敞則推其淵源之正。蓋敞邃於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爲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

【春秋傳十五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所作春秋權衡及意林，宋時即有刊本，此傳則諸家藏弆皆寫本相傳，近時通志堂刻入經解，始有版本。故論者或疑其僞。然核其議論體裁，與敞所著他書一一脗合，非後人所能贋作也。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如以莊公圍郕師還爲仁義，以公孫寧儀行父爲有存國之功，以晉殺先縠爲疾過，以九月用郊爲用人，而趙鞅入晉陽以叛一條，尙沿二傳以地正國之謬，皆不免於膠固。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眞，如左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爲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爲躊躇。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敞，則宋代改經之例，敞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爲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敞始，復沿啖趙之餘波，幾於盡廢三傳，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遠勝於復焉。

【春秋意林二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嘗作是書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稿，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辭，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別標他目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或佶屈聱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其爲隨筆劄記，屬稿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萊所說誠不誣也。又敞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夢得石林春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

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微言。灼然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澀。存而不論可矣。

【春秋傳說例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劉敞撰。案敞行狀墓誌。俱稱春秋說例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一卷。蓋傳鈔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藝文志獨稱敞說例十一卷。殆傳寫誤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爲十一卷也。敞春秋傳權衡意林三書。通志堂經解有刊版。文權與說例二書。則僅有其名。絕無傳本。今檢永樂大典。尚雜引說例之文。謹詳加綴輯。仍釐爲一卷。據書錄解題。稱說例凡四十九條。今之所裒。僅二十五條。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斷句。不盡全文。又惟公卽位例與例使來例師行例大夫奔例殺大夫例弗不例七條。載有原文標目。餘則說存而標目復佚。今竝詳釋本文。倣原存諸條體例。爲之校補。又諸書所載。俱稱春秋說例。惟永樂大典加傳字。案是編比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褒貶之大旨。永樂大典所載。似尚屬宋刻之舊。今亦從之。敞說春秋。頗出新意。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惟說大夫帥師例一條。稱魯不當有三軍。而以周禮爲後人附會。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經文。歸父還自晉。敞春秋傳從左氏作至笙。而是編則從公穀作至檉。亦頗自相牴牾。其餘則大致精核。多得經意。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後。已稱罕覯。是編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

【春秋經解十三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蓋其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覺早從胡瑗遊。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爲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蹟。公穀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

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瑗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見此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甚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要義皆注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闕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二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爲本及採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爲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卽春秋經解之別名宋志旣誤分爲二書幷譌其卷數書錄解題亦譌十三卷爲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爲得其眞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於是漸廢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宮轍以其時經傳竝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爲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爲衞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

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概以深文詆之。因噎廢食。讀者揜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是書爲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知宋志爲傳寫誤矣。

【春秋辨疑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楚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暘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於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彝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摭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歟。江西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厥後銓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注及胡銓附注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焉。

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春秋經解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彥直。號西疇居士。晁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蓋有二字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嘗知滁州。曾子開爲作茶仙亭記。經解諸書皆能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於紹聖間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眞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大略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爲東川布衣。彝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眞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黃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庭堅稱爲六合佳士。殆彝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考子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於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朱震爲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蓋甚重其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故有日月之例。有變例。愼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於三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討其不會翟泉。以郕伯來奔爲見迫於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解刊本僅有本例。今從永樂大典裒輯成編。各還其舊。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

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竝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竝節取附錄而卷袠書名則竝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所解參證知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異同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書大旨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著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專以日月爲例固有穿鑿破碎之病然經書公子益師卒左傳稱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日月爲例已在二傳之前疑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受但予奪筆削寓義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二家所說時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經則支離轇轕而不盡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委曲遷就變例生焉此非日月爲例之過而全以日月爲例之過也亦猶易中互體未嘗非取象之一義必卦卦以互體求象則穿鑿遂甚耳啖助趙匡一掃諸例而空之豈非有激而然如王弼之棄象言易乎子方此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學辨正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論甚允然依據舊傳雖嫌墨守要猶愈於放言高論逞私臆而亂聖經說春秋者古來有此一家今亦未能遽廢焉

【春秋例要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藝文志子方春秋經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書與本例合并矣朱彝尊經義考稱本例例要二十卷竝存而今通志堂刊行之本例則析目錄別爲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闕焉蓋誤以本例目錄爲例要而不知其別有一篇恐彝尊所見即爲此本其曰竝存亦誤注也今考永樂大典所載雖分析爲數十百條繫於各字之下而裒

輯其文。尚可相屬。較通志堂本所載目錄。一字不同。灼知爲刊刻之誤。謹編綴前後。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編。以還子方所著三書之舊焉。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科。何遠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竝載其嘗官司勳員外郎。以王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案。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亨春秋通訓及此書。則稱爲直祕閣吳興張大亨撰。蓋舉其所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躋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眞。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陳振孫稱爲考究詳洽。殆非溢美。元吳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澄非剽襲人書者。殆偶未見傳本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見。然永樂大典。作於明初。凡引此書。皆吉凶賓嘉四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彝尊偶未核檢也。

【春秋通訓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大亨撰。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爲唐相蘇頲之裔孫。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烟江疊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仲先生。卽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

肯盡言。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竝作十六卷。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爲卷。而隱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爲六卷。以便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脫也。

【春秋傳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轍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爲精核。開禧中。其孫筠刊於南劍州。眞德秀跋之。稱其闢邪說。黜異端。有補世教。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夢得別有春秋考三十卷。讞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讞考二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尚可得其大概。餘皆散佚。惟此傳猶爲完書。南窗紀事。載夢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正事實曰考。掊擊三傳曰讞。編列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見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云云。案此傳不專釋音義。其說已非。至於以一字名書。古人多有。卽以春秋而論。傳爲通名。不必言矣。如漢志所載鐸氏張氏皆有春秋。微公羊傳疏。有閔因春秋序。後漢書有鄭衆春秋刪。隋志有何休春秋議。崔靈恩春秋序。孫炎併先有春秋例。夢得博洽。安得不見。乃以爲古無此名。必非事實。且宋志載夢得春秋指要總例。亦不名曰春秋例。殆小說附會之辭。不足據也。

【春秋考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於寧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讞同刻於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以次檢校。尚可得十之八九。今排比綴輯。復勒成書。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間。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敍。而不錄經文。今悉仍舊例。其卷帙則約略篇頁輯爲統論三卷。隱公以下以次編爲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爲不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讞。蓋傳其大綱而考讞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於傳後焉。

【春秋讞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抉摘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智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蓋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託。辨墮郈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喜。往往有瀾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讞。

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鞫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藐視先儒之錮習。不可以爲訓者耳。考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略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讞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爲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爲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爲然。況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稍爲牴牾。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題祖謙。故相沿譌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本中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春秋傳三十卷】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玉海載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書久已屬稾。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稾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則風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經術。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漏之處。則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高閌撰。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爲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鎔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稱秦檜疑閌薦張九成。出知鶴州。不赴。卒而樓鑰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不渝。蓋閌家居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

書史文言之未詳也閱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爲弟齊桓爲兄閱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之私他如解衞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微旨其解及向戌盟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故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州蒲爲州滿之譌亦皆足以備一解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成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廩邱縣東閱皆混爲一地未免於考據少疎耳原書久佚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排比薈萃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采各書所引閱說補之首尾完具復爲全帙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爲四十卷又宋史本傳稱閱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注與書錄解題同當是宋本原題今竝從之至所載經文多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儒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案傅良或作傅良諸本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舉則爲傅說舉於版築之義故今定爲傅字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稾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

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說蠭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讀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鬼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楞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錄焉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卽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爲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

其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顚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册。外尙有續說四册。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舊本闕佚。無足采錄。其餘則首尾完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闊大。然於傳文所載。闡發其蘊。並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云云。雖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爲出自襄公。稍爲譌舛耳。蓋祖謙邃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爲有據多矣。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

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學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爲注釋故析爲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爲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爲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爲之說持論頗爲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爲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金華其版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錄者也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錄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並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謂此爲經世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尚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爲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裒輯衆說。以注春秋。其書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則尚見於是編。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亦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時鏤帙不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卷。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於後。則亦難覯之本矣。然甘泉爲湛若水之號。若水登宏治乙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年。不應尚在。彭年與文徵明爲姻家。王世貞序其詩集。稱年死之後。家人鬻其遺稾。則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皆刪節注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爲先儒所未論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好事者僞爲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紀九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棱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岡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許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卷。其年表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

以下。與執事之卿。皆各爲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一篇。魯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類列焉。書則歷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錄則各以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敍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自揚州馬曰璐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皆闕筆。蓋從宋刻影鈔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其所作。尙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蓋刻意於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顚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蹟而廢之。譬諸治獄。務燬案牘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坌興之日。獨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犂然具見。以杜虛辨之口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

【春秋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賓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卽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衂。和議再成。故於內脩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竝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卽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

月。溪長子桷。鋟本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啓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尚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爲合陽人。嘉定中大學生。爾是書首行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季舊刻。卽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萱內閣書目稱其采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采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尤多。萱蓋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是書前有綱領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蓋傳寫佚之。然春王正月條下。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尚存。謹錄而補之。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作

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齎紙札謄寫以進書既上除洽知寶章閣會洽卒謚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論次其說以爲集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洽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轇轕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洽改從周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尙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其論亦頗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間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爲程式洽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傳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開伯吳郡人官國子司業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爲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爲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二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譏晉文借秦抗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隣於讎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

猶存乎鑒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堅主復讎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備一家。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務持浮議以自文。國勢日頹。其來漸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譌。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闢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圍字重寫之訛。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

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迴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說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案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爲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爲國患。爲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鐫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擥鈔。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載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誤耳。其書議論明鬯。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僞。尤多前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爲著季氏專魯之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爲曹立君。正爲異日歸之之地。以書大蒐昌間。爲季氏示威於衆。以脅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爲季友故縱。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爲不知有君。頗爲紕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沒也。今兩漢詔令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尚多載其文。謹裒輯編次。釐正譌舛。仍分爲三十卷。以還舊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咨夔原本。經文已不可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概。多從左氏。而間亦參取於公穀。今竝加案語。附識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又絕無徵引。無從葺補。今亦姑闕之焉。

【春秋經筌十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爲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卽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於鄢。不言段爲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爲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絛鐵圍山叢談載鹿谿生黃沆之說曰。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沆從學於陳瓘黃庭堅。其授受尙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尙瑗三傳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噱。頗爲切中其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卿。南安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尙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

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二十卷。卽申明集傳之意也。大旨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蹟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衆師。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牽合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諸家之棄傳談經。固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概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後於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爲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衞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春秋詳說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以蔭補官。後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州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託於其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稱鉉翁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間卽瀛州也。又鉉翁則堂集中。有爲其弟所作志堂說。稱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篇末題甲申正望。甲申爲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與璛跋十年之說合。下距元貞元年。賜號放歸。復十年。與璛跋成書於瀛之說亦合。惟鉉翁自稱集傳。而此曰詳說。或後又改名歟。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孫復胡安國諸人務爲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間作假館詩云。平生

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

【讀春秋編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尚存也。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今竝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爲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爲虛憍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

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提綱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

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罔肆縱橫純爲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內府藏本　元俞皐撰皐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皐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與於澄序中胡傳日尊此其漸也然皐雖以四傳竝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皐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爲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復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爲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竝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爲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

大亨爲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爲未協。則證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釋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覩。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春秋諸國統紀一卷目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爲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爲春秋。概未之及。故敍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衞。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爲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爲二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敍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

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疎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爲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春秋本義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以案語。左傳事蹟。卽參錯於衆說之中。體例頗爲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緰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緰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緰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酅。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尙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

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亦謂即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即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轇轕。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爲主。凡端學以爲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纇。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瓶於啖助趙匡。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爲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爲僞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爲國史。記錄最眞。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眞妄搆虛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

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尙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復爲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注非本義不錄字疑爲端學定稾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删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讞義九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删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辭其宗旨概可見矣恭讀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儻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讞爲名亦經御題嚴闢尤足以戒刻深鍛鍊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謹守舊文尙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

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竝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竝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卽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叙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所著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

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愼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爲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稿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汸自序及其門人倪尙誼後序尙誼稱是書初稿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稿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尙誼據屬辭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尙誼更定而原本有譌誤疎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尙誼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汸猶汸書也汸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常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之氣象則

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汸本其意。類爲十一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卽所謂爲文十餘通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汸此書。尙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屬辭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稾。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補正。汸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卻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

然後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祇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爲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爲卓爾康所譏語見爾康春秋辨義蓋言之易而爲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併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揜焉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傳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卽采傳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爲杜偏於左傳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爲功於左傳卽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傳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錄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鎖匙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爲子與毛伯

錫命稱天王稱錫爲以君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爲彼此相與之詞。雖尚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汸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妨於竝行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禮經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謚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爲科舉而設。吳澄序俞皐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爲夏正。復以魯之烝嘗爲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勦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疊更。時月竝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竝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

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衆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遂堅持門戶以梅賾僞書爲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顚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眞或亦間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卽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尙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尙未及明其僞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尙爲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鉤元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稾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爲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爲綱發揮其義者爲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爲主義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卽以寧也以寧長於春秋

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爲最多。尙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略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略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爲四卷著錄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內府藏本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爲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卽因克寬之書。稍爲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縻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爲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尙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谿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宮。我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旣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內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號愼齋。蘭溪人。宏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爲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爲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三傳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策之紀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蹟。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曉。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爲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卽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衞可矣。人蔡何爲。其不人宋又何爲。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衞人立晉。則謂衞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

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左傳附註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采諸家之論亦間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爲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傳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觿傳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卽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爲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賤不中道或爲奇言怪說騖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爲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爲秦禮庶長爲秦官已爲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佐證未免務爲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鐫則別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又曰春秋褒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說以誅人又忽用此說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

以己說糾正於後。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爲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緰來逆女。以爲爲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以爲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以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尠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著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者尤甚。如以邢遷于夷儀爲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爲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衞。以晉人執虞公爲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寧母之會辭子華爲不實。以洮盟謀王室爲誣說。以用鄫子爲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公爲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竝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衞石惡爲孫氏黨。非寧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爲鳥名。謂如螟蜮之類。書以紀異。以梁亡爲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造事蹟。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

牽格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徵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讙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輯傳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爲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爲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宂然大旨猶爲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爲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爲科舉之計者庸濫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苛說

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爲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爲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學者矣

【春秋億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爲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別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卽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囂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爲下而先倍烏在其爲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姜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闕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爲本而亦頗參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闕亦胥爲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證古雖間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爲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卽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爲啖趙以來

所未及可謂闡筆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砭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敕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御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爲王德管仲不得爲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奉之爲君季姬之遇鄫子非愛女使自擇壻鼷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札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爲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鄆讙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河洛爲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爲之別無顯證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概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左傳屬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爲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檃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不獲徧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爲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爲此注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

者多矣。

【左氏釋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爲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冶石爲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因趙汸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爲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襃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證日至之爲冬至，卽知周以子月爲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卽位，爲未請命于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卽位之後，數年或數月，

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卽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于庭則謂季氏斬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爲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爲異說者比也。

【春秋孔義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注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並同。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爲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爲二歟。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爲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爲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爲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爲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閼逢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爲外災。何以書。爲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衞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爲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爲訓。然如謂鄭人來

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爲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爲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爲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爲有所闡發焉。

【讀春秋略記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爲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援欒大爲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傅會之非。而於恆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爲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讞。而學不能似其博。又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爲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爲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闕胡傳元卽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闕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

者。如王正月爲大一統。從公羊傳而闕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于廟之說。而闕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勦說。至於桓公之卽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之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尙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玥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其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割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爲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咍噱。蓋卽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注左氏。號爲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汸明邵寶傳遂陸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爲事。實非其匹。第古注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竝存焉。

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爲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稾。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其爲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正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愼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聖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爲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皐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竝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鑒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爲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

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蕩瀚門戶辯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爲胡傳所錮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竝作不可殫數衰鉞之義遂皦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爲春秋幸尤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爲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爲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書。精於考證。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李光地嘗爲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爲此書。至邵寶左觿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磬。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爲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爲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爲萊蕪。取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訓詁。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尨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爲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爲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爲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

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義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衞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衞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鸜鵒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譌以延廐爲延袤其廐亦爲穿鑿杜注陘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駰之說誤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郎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鄄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瑾由誤認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尚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爲新義暈不書族定姒非謚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爲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平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古秀水人前明諸生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復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

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爲汝言手稾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朱彝尊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稾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鍥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卽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爲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褒齊襄之復讐固爲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爲讐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竝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衞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

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顛頊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採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譌於趙汸陸粲傅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爲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尚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掇殊屬贅疣至襄公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爲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巽女爲姜姓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迴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闞辛以駁伍員之復讎天經地義爲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堦池非晉侯之堦引檀弓越人弔衞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之當作戶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薈粹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

亦不爲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驌撰。驌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壁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竝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蹟爲眞。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驌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驌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麤具梗概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卽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覿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爲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爲善。其說以左傳爲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爲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周正月爲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

天王之王。其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並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爲經傳之分。亦爲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爲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爲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眞。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奇齡所考正者。如會袁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卽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戮。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欒書救鄭。不應作侵鄭。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陳。不應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會虢之衛。齊惡不應作石惡。齊欒施不應作晉欒施。叔孫婼不應名舍。公會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

兩月一例。又衞師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詆其宋將作送。衞將作彗。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郕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鄦。魯或作鹵。俱勒諸鐘鼎。斷非譌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竝用。又謂臯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平仄律古人之傳音。不知檀弓以木爲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爲未得其平。甚至于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縷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棄趙汸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爲特識矣。是書爲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塘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

理。併成是書奏進。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爲人作左傳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鞌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疎舛。頗爲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既不能指爲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

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遁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爲明坦。

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其識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尙瑗撰尙瑗字宏遷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尙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尙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謚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摭拾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衞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爲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爲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尙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旁稡猶爲摭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爲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蓋猶其稾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跡也自穀

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爲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爲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燮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燮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爲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蘇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辭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

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衞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辯其孰爲舊文孰爲筆削分類排比爲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跡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實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原本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左傳寧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衞侯衎出奔齊其爲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爲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辯別爲憾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爲原書孰爲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爲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譬諸前脩其吳澄之流亞歟

【春秋長歷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爲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

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數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推。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厚耀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

【春秋世族譜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遇聖代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裒輯叢殘。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略。厚耀當時既未覩釋例原本。因據孔氏

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衞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國諸侯皆先敍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衆仲秦子之類則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氏世系不載亦爲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敍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臚採無遺實爲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爲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二家爲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

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譌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譌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爲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爲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爲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歷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爲數國共有之官次爲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爲之辨證頗爲精核末爲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戎或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爲地同而名異次爲地異而名同末爲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

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爲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盧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鮫之誤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嬀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注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引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爲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爲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襄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

許愼淮南子注。證轉卽軫。二十五年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末造之禮。二十六年鑿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鑿誤作鑿。哀二十五年韈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韈。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爲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爲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爲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爲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爲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爲卯金刀。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爲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襄十七年。澤門之皙。謂古皐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皐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皐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旣謂注疏皆非。斷爲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卽指爲孟子之亥唐。尤爲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亞圉。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睹。預旣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僞本。證其疏漏。案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僞。至於二十一年鄭翩願爲鸛。引陸佃埤雅之雜說。案鸛井出西陽雜俎。非始於側。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齊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

矣。他如公卽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婁。亦皆徒驍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汸顧炎武所補左傳杜注爲未盡。更爲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襄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爲數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爲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爲未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數。卽爲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傳。歸餘于終。彤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故曰歸餘於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謂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疏謂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卽不可也。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彤反以爲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二年傳。令倍其賦。孔疏謂賞地之稅三分。

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勳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是也。然則采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爲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闢相沿之謬。又如文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云。車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則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爲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卽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簡明。不事旁摭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其地在今廢魚臺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郎。及桓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者。別爲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作戰于郎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杜預以焦瑕爲晉

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云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所言。乃于河外列城舉焦。于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解梁。卽斯城也。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饒近鹽。合郇瑕爲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以瑕呂爲姓。皆失之。其訂譌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則較勝之矣。

【三正考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吳鼐撰。鼐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蠭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鼐復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改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廷敬蔡德晉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以破疑似之見。雖篇帙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轇轕之論。於經學亦爲有功矣。

【春秋究遺十六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幷其事迹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酉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衞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陳之厲嬀有

婦戴嬀。其正名爲嫡可知。亦將據以爲諸侯之禮。可竝建兩嫡乎。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爲誣鄫季姬之事。左氏以爲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爲使自擇配。已屬難據。酉乃斷爲季姬已許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鄫子。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酉以爲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爲孿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爲舍之妻。傳誤以爲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卽以妻舍之子叔姬。竝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爲別。既笄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傳文。未免橫生枝節。莒人滅鄫。傳言恃賂。酉以爲襄公五年。鄫已不屬魯。傳爲失實。而下文季孫宿如晉。又用傳晉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之語。使鄫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爲矛盾。他如王不稱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之誤。更爲倒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闕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他若據漢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衛地。據史記夷姜爲衛宣夫人。非烝父妾。據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魯不止僭祈穀之郊。若斯之類。亦時有考證。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隨筆二卷】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平。其下取鼎納

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光取劉敞之說。以爲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立華氏爲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爲公子。夫國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身不命乎。鄭滅虢檜。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於酅。自重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酅存紀。是牽陳滅書陳災之傳。莊公之娶哀姜。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爲臆度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臺以臨黨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歟。公子友敗莒于酅。奎光以爲與翬帥師慶父帥師。其專相等。此無論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出軍疆外者比。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證。何所據而斷非君命也。子卒不書弒。自與隱公不書弒一例。而奎光以爲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爲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豈弒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貶爲賞罰。不以果報爲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之類。瑕纇蓋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簒。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永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顚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尙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錄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爲允。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鉤棘月日以爲例。辨別名字以爲褒貶。乃或

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爲富豔。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章沖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

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左傳節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歷中刊版也。取左傳之文。略爲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眞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眞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春秋道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是書僅分上下二卷。而鈔本細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晉江傅伯成序。稱爲元祐間春秋博士劉絢質夫所作。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劉絢春秋傳無道統二字之名。文獻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與二卷之數亦不合。又振孫稱所解明正簡切。而此本竝無解經之語。止鈔撮左氏傳間及公穀國語。及略採諸家一二條。且不特傳文多所刪節。即經文亦

止摘錄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標題。宋人經說。亦無此例。序中以何休學連爲人名。其陋已極。又稱後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預林堯叟。林堯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見。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間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並稱乎。又伯成慶元初爲太府丞。寶慶初始加龍圖閣學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時伯成方舉進士。何得先以龍圖閣學士結銜。譌謬種種。不可殫述。僞書之拙。無過是矣。其卷首收藏諸印。亦一手僞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學。已著錄。左氏春秋傳。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爲劉歆所加。其說無據。案栗說見經義考所引。石則以爲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又有稱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經之意義。因錄爲例。凡君子七十三條。而以聖語三十二條附之。皆無所發明。又以左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闡論之。以顯合於斷章取義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條。名曰詩如例。復采左傳所載筮詞歌謠三十八事。名曰詩補遺。於經義悉無大裨益。特當南北宋間。正說春秋者掊擊三傳之時。而石獨篤志古學。爲足尚耳。舊載方舟集中。石門人劉伯熊合爲一編。題曰左氏諸例。實非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其文則與方舟易學。仍歸諸方舟集中。不更錄焉。

【春秋通論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其書統論周及列國大勢。推其興廢之由。周及魯齊晉宋衞鄭楚秦各爲一篇。吳越共爲一篇。皆摭拾舊文。爲事後成敗之論。每句隸事。而各引傳以爲之注。其言膚淺。無所發明。

【春秋握奇圖一卷】永樂大典本　金利鑾孫撰。鑾孫字士貫。盱江人。前有自序。稱握奇圖者。春秋家之學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該之萬八千言。編年以爲經。而列五伯內外諸侯以緯之。縱取則年與事類。衡切則國之本末具在。乃各敍事略於其後。一覽而思過半矣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祇存其論。已非鑾孫著書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刪惠公元妃孟子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經疑問對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黃復祖撰。復祖字仲篪。廬陵人。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元統以後。少變程式。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爲本經。復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載復有經疑之條。卽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略。以經覈傳。以傳考經。以待舉子之問。蓋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其大旨則專爲場屋進取而作。故議論多而義理則疎焉。

【春秋合題著說三卷】永樂大典本　元楊維楨撰。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宋禮部貢舉條式。崇寧貢舉令。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經出題。紹興五年。禮部議春秋正經。詞語簡約。比之五經爲

略。問目所在。易於周徧。往往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請仍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元史選舉志所載元祐條例。不言春秋出題之法。以維楨是書考之。蓋亦以經文易複。改爲合題。明制春秋合題之法。蓋沿元舊也。維楨自序曰。春秋正變無定例。故關合無定題。筆削有微旨。故會通有微意。初學者不知通活法以求義。場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當合題凡若干。各題著說。使推其正變無常。縱橫各出。以禦場屋之敵。又曰。學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則求經之微。亦無出於此。不止決科之計。然其書究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關四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晏兼善撰。不著時代。據其兼及合題。是元人也。其書專爲場屋而作。義殊膚淺。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則春者天之所爲。聖人紀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說。亦可云云。則一書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並撮舉大凡。次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胡傳則別爲標出。間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處。考元俞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稱。亦卽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躐躋三傳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版式。猶爲元槧。蓋當時鄉塾讀本也。

【麟經指南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題。亦不詳何人也。序稱幼習是

經以舉進士爲業投老山林兵火之餘先世遺書無復存者間因餘暇條分大義立題命意凡可引用之語各附於後又間引先儒破題蓋元末鄉塾之陋本也

【春秋圖說】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鈔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卽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摭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敍國邑地同異說敍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以雜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贋託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饒秉鑑撰秉鑑字憲章號雯峯廣昌人正統甲子舉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經義考載秉鑑春秋會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書實四卷與春秋會通另爲一書彝尊蓋未見其本故傳聞譌異其書以春秋書時書月難於記誦故錯綜而次序之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先列經文於右而總論其義於後大旨以胡傳爲宗

【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注解然寥寥無多蓋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端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注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春秋經世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經世者。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注惟隱公一卷。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錄臧僖伯諫詞。惟移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鈔錄耶。間有自出新意者。如謂紀子伯莒子盟於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帛爲紀侯之名。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則又皆杜撰之談矣。

【春秋說志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爲新說苛論。凡所譏刺。皆假他事以發之。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邾儀父盟於蔑。祭伯來。公及戎盟於唐。鄭人伐衛。衛人殺州吁。皆爲平王之罪。又如叔孫豹卒。謂經不書餓死。乃爲賢者諱。謂郯子來朝。以其知禮錄之。大抵褒貶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孫意如之卒。爲見天道之左。則聖人併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芳撰。芳字仲實。瓊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是書以集要爲名。故文殊簡略。中間如謂春王正月爲建子。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異。謂襄公二十八年書衛侯衎。非侯其改過。謂昭公元年書敗狄大鹵。非譏毀車崇卒。與胡傳異者不過數條。餘大抵依回其說。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滅項。胡傳誤以爲季孫者。亦因仍不變。無所短長。又多採董仲舒劉向劉歆災異之說。穿鑿事應。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爲十五年稅畝之由。事在七年之後。而應在七年之前。尤爲乖謬。其採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會。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其最甚者。莊公二十年陳殺公子御寇下。忽注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而士蔿譖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鄭下。忽附錄被髮而祭於野

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陳下。忽附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類不可殫數。其採用左氏義者。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義。僖公九年會於葵丘下。責宰孔不當阻晉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責伯宗之攘善。亦皆與經義渺不相關。陳烈序乃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過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之棄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爲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蹟。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至明代而極矣。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爲之釋義。故曰世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僞蓋無足辨也。

【左氏春秋鐫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科給事中。坐劾張璁桂萼謫都勻驛丞時。途中所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闕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謂之鐫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讀意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其論春秋。以爲不當以褒貶看聖人。祇備錄是非。使人自見。蓋以救宋儒穿鑿之失。然謂春秋字字褒貶。固爲偏論。謂春秋竟無褒貶。

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誣也讀者知其矯枉之意可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恆撰恆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爲科舉而設故經文可爲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以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二公之年編之雜採三傳附於經下亦間及國語史記諸書其甥陳瓚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則潦草編排取盈卷帙宜但鈔錄舊文無所發明考證矣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薨以示褒不知外諸侯經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文似乎删節聖經亦非體制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預之解間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緝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剿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先爲左氏討。繼爲左氏釋。後爲左氏論。其釋則訓詁爲多。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不知分爲二書。以何別其體例也。然所討論。皆以意爲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謂陽虎之攻季氏。爲必受命魯君。是眞信其張公室也。豈春秋書盜爲曲筆乎。故今惟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纂附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有易象管窺。已著錄。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覈。因博採舊聞。自唐孔穎達以下。悉爲折衷。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本私考。金壇王樵輯傳二書。今觀其所論。如謂尹氏卒爲吉甫之後。非卽詩家父所刺者。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地非牟婁。亦間有考證。然核其大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編凡一百八十八條。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然與睦㮮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文並相同。據睦㮮五經稽疑自序。蓋此書先成別本行世。後乃編入五經稽疑中。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則此本無庸複載。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春秋以俟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黃梅人。萬歷癸酉舉人。爲知縣張維翰所誣構。謫戍塞下。張居正援之得釋。後薦授翰林待詔。不赴。詔有司歲廩給之。終其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多穿鑿附會之談。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氣之類。皆迂謬不經。與洪化昭周易獨坐談。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問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視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爲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爲後日渝平歸祊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橫生枝節。至於解紀季姜歸京師。謂自季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別無確據。即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爲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已著錄。是書專擬春秋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僞託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餘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恍然自見。蓋即孫復等廢傳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郎。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爲天王請糴於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諍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賓媚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韋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爲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爲少詹事。不赴。此書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獻徵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卽其讀左一卷也。大抵如時文評語。如開卷石碏殺州吁一條云石碏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春秋闡義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摭撫舊文。無所闡發。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爲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卽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歷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爲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歷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闥鴻休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歷中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亦與安國相

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問十四卷存疑一卷並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載歟。

【春秋心印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鋐撰。鋐上海人。萬歷中由貢生官青田縣訓導。是編取林堯叟春秋句解中所爲提要。而推廣其門目。依類摘取經傳疏列其下。雜引諸儒之說。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總論十二篇。語多凡陋。率以私意窺測聖人。其體例尤爲複沓。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列於錫命類。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列周歸脤類。而五始類中皆載之。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既列盟類。又入會類。僖九年九月戊辰盟於葵丘。亦列盟類。又入殊盟類。舛互殆不勝舉。其凡例末一條云。書成之時。夢齊桓公晉文公各持一單。單開七事。相揖贈予。若謝而辭之意。覺而思之。各開單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義已盡。以示不必再錄。又隆慶初輯通史聚精八十卷。亦夢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綱目甚覺煩冗。子能爲我删葺。深愜我意。故茲致謝。語殊怪妄。是又吳興弼日錄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彝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卽此書也。

【春秋衡庫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

知縣。其書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爲名。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閒附左傳事蹟。以備時文摭拾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略存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爲之歟。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淸佩。海寧人。是書采輯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閒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三傳。實則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歷中諸生。以薦授兵部司務。其書每一公爲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單文隻字之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引。以詭麗爲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衞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帑。則指爲漢興之讖。多未免於蕪雜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通爲一篇。其說謂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

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至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卽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眞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爲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爲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纂】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左袒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以一破題爲式。而略爲詮釋於下。卽在舉業之中。亦爲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采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尙闕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間爲

補之書法解爲日多端僅成一則溥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並駕較之楊愼朱謀㙔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寢大撰寢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爲多其首爲諸家考敍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爲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地義論次爲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焉總爲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爲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爲寢大孫雲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寢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之類以爲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於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及甯殖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駁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臆斷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欒郤韓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爲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惡通天殁後必有陰禍莊公肆眚爲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辭夫克一逋

臣豈能以其事徧赴列國杜預所謂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爲據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云邑書城臺館囿書築城土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爲典要至其紀傳敍事並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年卽周本紀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年經解史裁蓋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爲無識卷後又自識云呂大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㮮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筌廷善明姜寶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寖大俱曰未詳是卽此數家尙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爲杜疏尤爲無據蓋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春秋義三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樊自序稱以胡傳爲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爲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訂正以諸儒之說也

【鍾評左傳三十卷】內府藏本　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刻惟錄杜預左傳集解較坊本兼刻林堯叟注者特爲近古然綴以鍾惺評點改其名爲鍾評左傳殊爲蛇足惺撰詩歸別開蹊徑尙能成一家之言至於詁經則非其所長也

【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

以杜預注爲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間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謚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爲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書餖飣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志周東遷始末。蓋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爲之。而疎略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附字。端緒茫然。猝難究詰。又如費伯之注。誤在盟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衞州吁弒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並無他注。壬午大閱。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深。亦可異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之熉撰。之熉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爲春秋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文之法。蓋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剏爲合題及合題之說。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爲詬厲。猶爲三傳言之也。至於棄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行文。經已荒矣。其弊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講章。皆經學之蟊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並非別有精微。一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爲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轅北轍。均可以爲炯鑑。故附存其目。爲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編雖以三傳爲名。實以胡傳爲去取。凡胡傳所駁。概從刊削。故所存僅三傳之事迹。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文以足之。特取備時文之摺撫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爲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無所考正。視後來高士奇江永二家之書。不及遠矣。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內府藏本　明張岐然編。岐然字秀初。錢塘人。其書採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國語亦稱春秋外傳。故謂之五傳。曰平文者。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其自序曰。嘗與虞子仲皜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時經生家之說。殆不可復謂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併不知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云云。考胡安國當高宗之時。以春秋進講。皆準南渡時勢以立言。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爲言之者也。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永樂中修春秋大全。襲用汪克寬纂疏。乃專尊胡傳。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迨其末流。傳亦不誦。惟約略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蓋又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著明。故其

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錮習。於春秋不爲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傳。故取其衞經之意。而不複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自跋。稱初成於天啓甲子。重訂於崇禎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爲何許人也。其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爲經。以國爲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爲叢雜。如周爲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宰咺來賵仲子。此內魯之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子來魯求賻。則稱來似內魯。稱魯又似外魯。更無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譏。晉獲秦諜。增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爲據。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重爲申明。闕略者。詳爲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採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卽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爲補之。則是自爲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饜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闕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國

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據者特杜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弒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弒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狹。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枝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子欲討陳恆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凡。不終於陳恆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

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以文公以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竝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秋者之穿鑿。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直。反自流於偏駁也。

【春秋論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嚴毅撰。毅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讎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婚之宴。而復敍淫奔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懽於齊侯。而有狩獵之馳騁。衛俘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爲舉業而設。以胡傳爲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刪去之。極爲誕妄。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注。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闢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爲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闕略特甚。蓋未成之稾。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曾編纂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爲根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嘗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即以時祭爲祫祭。蓋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未嘗以時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注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即是祫。則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俱謂時禘不與祫竝行也。若時禘即是禘。則經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禘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享于大烝。禮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嘗烝亦得稱大矣。烏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斯大謂祔于祖廟。主不復反于寢。引黃宗羲之說。謂祥禫則于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于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于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祔已主復于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曰。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于廟。盧辯注。廟謂

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于新廟。據此謂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于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于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雜記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宮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祔廟。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于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于祖廟。即遷于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于新廟。則是祔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閒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得媵。則周語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妃。以叔姬歸于紀爲歸于紀季。則

尤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爲表者八曰春秋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年表曰經傳小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爲書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昏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章隔越而脈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爲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即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併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內參差界畫各自爲文更縱讀橫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爲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剽竊崔子方之式惟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爲比者有分別事類以爲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會蟲牢著其無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齊則侵小附強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褒貶其說爲沈棄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己論雖不免閒有騎牆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秀琦之說本可分繫經文之下共爲一書而必欲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棼亦可謂不善用長矣

【春秋備要三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翁漢麐撰漢麐字仔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爲主亦節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闌標破題下闌標合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爲主。亦間採程子及臨川吳氏廬陵李氏諸家。以爲之注。其自出己見。則加臆解二字以別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爲之。其說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前有自題口號云。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羣動對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所在。可槩見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注。間綴己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仿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翼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注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稾，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稾，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竝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惜陰錄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爲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豕斷春王二字，別爲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爲一條，遂謂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春王二字。聖人有是書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恆同義，是爲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緰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卽位已二十二月，踰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爲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入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兩公，尊

聖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爲案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其或併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淩嘉卻所補輯也凡撝謙之說稱曰應氏而嘉卻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中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紀不書撝謙姓氏當亦嘉卻所著歟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間有可取然統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

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罷。案合題罷於乾隆初。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舉及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案此杜預之說。奇齡以爲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事本末之意。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條爲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爲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爲不當合而合。至於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間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歸單簡。是爲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既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前。使相陵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棼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氏。卽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爲盡得。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然如文公四年。寧俞來聘。謂以納饘貨醫而書。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謂以仲

尼學官而紀豈成公三年之孫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父盡屬衛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橫生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謂八月之內同登鬼錄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義所見彌淺矣

【春秋參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仍以胡安國傳爲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間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正之猶之書經參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彙輯彙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愼考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削亡之屬曰弑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之屬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曰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析辨論大旨主于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牴牾兆錫復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公穀彙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

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並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爲可取。然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蹟。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尚書義疏。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藍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實未著。隱爲賢君。是以託始。且稱隱親親而尊王。睦鄰而守禮。夫讓桓可謂親親。若平王葬而不會。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駭入極。翬伐鄭。伐邾敗宋。可謂睦鄰乎。易祊於鄭。矢魚於棠。可謂知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歸仲子之賵。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駒謂以仲子爲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幷賵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爲灰釘之賜。諷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事蹟多取左傳。而論斷則多主胡傳。間有與胡傳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

觀祖則謂父之命可行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觀之。不可以爲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論頗爲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時時自出己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爲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二條。書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稾也。

【或菴評春秋三傳】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菴。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爲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爲首。然六宗僅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眞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爲題。而註某年於其下。其敍雖稱惟恪守胡傳。閒有詞旨未暢。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卽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卽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弑

其君完。卽駁不稱公子爲責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卽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卽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弑其君商人。卽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寧喜弑其君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卽駁尙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暨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慭。卽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衞侯之兄縶。卽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卽駁出于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餬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返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苟以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爲伯夷泰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既作春秋通論。恐學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沈棐。元趙汸。

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鈔本。趙書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爲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傳纂凡表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盧軒撰。軒字六以。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書以三傳所言書法之例。彙而爲表。經文直書爲經。傳文橫書爲緯。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舊文。而於其同異是非。不加考證。蓋軒欲作三傳擇善一書。故先纂此表。以便檢閱。尚未及訂正其得失也。

【左傳拾遺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爲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說十二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說。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主。三傳有爲胡傳所採者。亦附錄之。胡傳所引事實。則依春秋大全小注錄之。卷首兼論作文之法。蓋其書專爲舉業而設。至於遣詞鍊詞。皆入凡例。與說經之體遠矣。

【春秋義十五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定。嘉淦以春秋一書。比事屬詞。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反覆經文。就事之

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謚之閒。則不復爲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爲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燬其版。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語詳楊方達春秋義補註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曼延於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爲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衞桓書葬。是爲據事而筆諸册。乃牽及衞侯不當謚桓。謂以著衞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謚。以何者別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左傳杜註補義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蘇本潔撰。本潔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興化府知府。是編因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有所未盡。乃作此以補之。多推求文句。體味語意。而罕所引據考證。故名曰補義。前有康熙庚子陶貞一序。稱本潔原本。兼補林堯叟注義。貞一爲刪之。知所據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傳姓名考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平鄭父季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犂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己。楚婦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

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芋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姬。併列之夫人條中。尤爲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並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爲篇。而虢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併爲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則一公爲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爲繼室。此婦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遂謂聲子爲嫡妻。而隱公爲嫡子。稱其當立。胡傳指滅項爲季氏。已爲不考。然尚無主名。奇齡遂歸獄於行父。以執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爲謚。不宜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謚。故春秋因之。然則儻有失德。孔子當爲改惡謚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衛地。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則又未檢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琬撰。琬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爲半頁橫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魯。三曰列國。四曰災異。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爲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尚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參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圖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繡三十卷】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閑。錢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編首載讀左卮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驊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搉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爲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爲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之語。去聖未遠。必

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爲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書緯書所引不問眞僞一概闌入已爲蕪雜至於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曰子云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節註曰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耶至於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條引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一節以合於左傳夷禮之說而又註案杞稱子左傳以爲經夷之不若穀註時王所黜之說爲善是併駁孔義矣全書大抵類是是皆務高求勝之過也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爲褒貶而掊擊左氏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敍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爲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爲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賵惠公仲子爲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爲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爲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爲高傒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爲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爲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爲經緯而往往循文敷

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條。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爲已甚矣。夫日食之爲災。侵伐之爲無道。殺人以祭之爲虐。亦何待贅言乎。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見】無卷數　奉天府尹採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有東易問。已著錄。是書雜採春秋三傳。及胡傳之文。亦以己意附註於後。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門徑。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魯史。以魯紀年。故正月書王。以明有統。樞乃擅改經文。以周紀年。以魯附註。是但知竊襲通鑑綱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紀年。則正月書王爲複。與僞本元經。既書某帝某年。又書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當以獲麟爲重。樞乃謂冬獵曰狩。經雖絕筆於十四年之春。而實則十有三年之冬。不沒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統之尊。必終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順四時之序。蓋隱寓行夏時之意。是又節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說矣。如斯之類。比比而然。皆不足爲訓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嘉淦作

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旋自燬版案嘉淦自燬其版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方達嘗受知於嘉淦因爲删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婼作叔孫舍定姒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云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併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前之說僅採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爲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叔姬歸于酅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許宋公御說卒狄救齊楚人救衞寧俞來聘叔肸卒伯姬歸于宋仲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而召陵之盟寧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僭王之罪咎寧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爲簒又謂桓公爲弑是以討簒爲弑也既謂州吁弑桓公而王不問衞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衞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是爲天王者進退無不干咎也朱子稱孫復說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書者又豈止於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薨即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爲王后許叔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春秋原經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經文

亦不及經中所書之事。惟泛論孔子之意。分爲四篇。一曰講讀八法。二曰通論。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諸儒論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爲主。持論甚正。其謂孔子不以一字爲褒貶。亦足以破諸家紛紜轇轕之陋。而矯枉過直。加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迹皆聖人之所刪。不當復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尚書者左史類也。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作史通。敍述源流。至爲明析。心敬乃援尚書爲例。謂事迹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刪。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即如鄭伯克段于鄢一條。設無傳文。則段于鄭爲何人。鄭伯克之爲何。故經文既未明言。但據此六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復生。洗思畢世。無由知其爲鄭伯之弟。以武姜內應作亂也。是開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況自有六經以後。歷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見春秋。故中庸亦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闕里。始見本經。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即爲之傳。今左傳中敍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即孔子所作。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註。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爲列於經左之義。不爲人姓。伯政蓋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所自作。故變更其說。歸於

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撫經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爲確證伯政并此二字詆爲不通以爲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己說者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十年閒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嘗改不足以爲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蹟亦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尚空談者然持論亦傷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仍以爲卽公因于鄭之尹氏則沿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弒君越境乃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弒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今無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曾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註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爲主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春秋義解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靳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云世子展輿也，而左以爲展輿，莒庶其之事，經不云世子僕也，而左以爲僕，蔡侯申之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爲公孫翩，晉州蒲之事，經不云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爲欒書中行偃，晉夷皋之事，經以爲趙盾也，而左以爲穿，鄭伯夷之事，經以爲歸生也，而左以爲宋，吳僚之事，經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爲公子光，鄭髡頑，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騑之謀，楚子麇，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奔殿，經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爲一，緣陵城杞，實繫兩地，而左以爲俱繫，淳于入紡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爲魯鄭相易，子帛君氏，譌誤字也，而左以爲名稱，甲戌己丑兩存日也，而左以爲再赴，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爲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爲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爲酖，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誤，難以殫述，其持論甚辨，幾於季本郝敬毛奇齡，然經垂書法，傳述事實，必以經所不書，即爲增設，則河陽之狩，周天子眞巡狩矣，其論似通而實謬，至於深文過當，憑臆率斷，如以隱爲竊國，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餘年，以子同生爲哀姜張本，自子生至婦入，見其過期不取，昏姻不時，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齊得復，故賊閔公者乃季友，非慶父，以齊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爲立景而生逆謀，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

越乃南越羋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謂果於自信者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已著錄是書欲破說春秋者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之例皆史氏之舊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舊典二曰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三曰魯史自相傳授之例四曰霸國更定之例五曰魯君臣私定之例杜預所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者未爲定論其援據頗典博參考亦頗融貫然謂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據以推測聖經可也謂春秋全因五例之舊文則聖人直錄魯史不筆不削何以云其義竊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觀襄公二十年傳寧殖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而經書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是亦不盡用策書之明證矣所註用杜解者十之六七兼採他說幷參以己意亦頗簡潔而傳後必附以說簡端又冠以評或論事或論文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註經之體也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編從添號石芝常熟人臨汾長洲人是書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分爲一百二十門每門前列書法後載事類事類之中又自分經傳其自述謂本於蘇軾春秋當以類求一語雖亦欲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卷首列春秋諸國圖說一篇亦取之蘇軾指掌圖不知指掌圖後人贋作非軾書也

【春秋一得一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有尚書讀記已著錄然尚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

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義先儒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爲春秋貶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爲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左傳評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自眞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夭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裒次遺稾。編爲三卷。刊版於潮陽。末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註。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云。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歙縣人。是書推考歲差加減。以證春秋所載日食之誤。春秋日月。以長歷考之。往往有譌。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速。以求交限。末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證。但其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

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爲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歷拾遺表以爲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歷以爲八月無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秒忽之閒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春秋不傳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啓祚撰啓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蓋三家之傳皆以譏貶爲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啓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鍊之說合爲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春秋集解讀本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應申撰應申字文在歙縣人以春秋經解卷帙浩繁難以徧讀因薈萃衆說擇其合於經旨者詳註經文之下以資記覽自序謂詞可計日而誦爲慧魯者計甚便蓋特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採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迹列於三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採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

右春秋類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內十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明科舉之例諸經傳註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又未註春秋以胡安國學

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蓋重其所出之淵源非眞有見於二人之書果勝諸家也後張傳以文繁漸廢胡傳竟得孤行則又考官舉子共趨簡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經雖限以一說立言猶主經文春秋一經則惟主發揮傳義其以經文命題不過傳文之標識知爲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觀張朝瑞貢舉考備列明一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盟密夾谷之類其視經文不爲輕重可知矣是春秋雖列在學官實以胡傳當一經孔子特擁其虛名而已經義之荒又何足怪乎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總括衆說折衷聖言凡安國迂謬之談悉一一駁正此足見是非之公終有不能強掩者矣今檢校遺書於明代說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舉俗學蝕聖經之本旨云爾

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二

孝經類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騤汪應辰皆疑其僞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開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註用今文遵制者從

鄭後以朱子刋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爲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肯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勝之事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據卷末乾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刋跋稱其友汪翼滄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紀歲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刋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頗多昔僧奫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餘年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譌謬魚魯不辨純既以數本校讎且旁採他書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傳中間有不成語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音例竝音經傳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云云考世傳海外之本別有所謂七經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刋稱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東都講官物觀補遺中有古文孝經一卷亦云古文孔傳中華所不傳而其邦獨存又云其眞僞不可辨末學微淺不敢輒議云云則日本相傳原有是書非鮑氏新刋贋造此本核其文句與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應惟山井鼎等稱每章題下有劉炫直解其字極細寫之與註文麤細弗類又有引及邢昺正義者爲後人附錄此本無之爲少異耳其傳文雖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幷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

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撫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考元王惲中堂紀事有曰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高麗日本比鄰相接海東經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奮然不與鄭註竝獻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國之本出自宋元以後觀山井鼎亦疑之則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祕文人所樂覩使不實見其書終不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不過如此轉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經正義三卷】內府藏本　唐元宗明皇帝御註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註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註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註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註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註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註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註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註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摛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

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竝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註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註。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註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刋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憒憒然歸罪於貞。不知以註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竝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註始。元宗此註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書。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案此說舛誤。辨已見孝經正義條下。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說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此本殆以二書相因而作。故合編也。王應麟玉海載光書進於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祕閣。與祖禹說小異。然光集所載進表稱嘗撰古文孝經指解。

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祖禹所說者。初進之本。應麟所說者。重進之本耳。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即紛紛聚訟。至唐而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其彼此駁議。唐會要具載其詞。至今說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然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觀光從古文。而句下乃備載唐元宗今文之註。使二本南轅北轍。可移今文之註以註古文乎。宋黃震日鈔有曰。案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其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是。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說可爲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說。讀者觀其宏旨。以求天經地義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爭。直謂賢者之過可也。胡旷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註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旷說信然。然亦非大義所係。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旷說。以糾其失焉。

案註孝經者。駁今文而遵古文。自此書始。五六百年門戶相持。則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誤始。皆逐其末而遺其本也。今特全錄黃震之言。發其大凡。以著詬爭之無謂。餘一切紛紜之說。後不復載。亦不

復辨焉。

【孝經刊誤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書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華州雲臺觀時作也。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後有自記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案胡宏高宗時爲禮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案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案汪應辰。孝宗時爲端明殿學士。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竊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語錄考之。黃榦記云。孝經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又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是季文子之詞。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又葉賀孫記云。古文孝經。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個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爲二。恐不是。又輔廣記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豈不害理。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豈不啓人僭亂之心。是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經。故託之胡宏汪應辰耳。歐陽修詩本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節南山三詩爲證。朱子蓋陰用是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註其下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學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後。作註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錄。見諸儒淵源

之所自與門戶之所以分焉

【孝經大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書輯錄纂註已著錄初朱子作孝經刊誤但爲釐定經傳刪削字句而未及爲之訓釋鼎乃因朱子改本爲之詮解凡改本圈記之字悉爲芟除改本辨正之語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謂右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一順文衍出無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謂不解經而別發一義者亦即以經外之義說之無所辨詰惟增註今文異同爲鼎所加耳其註稍參以方言如云今有一箇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類略如語錄之例其敷衍語氣則全爲口義之體雖遣詞未免稍冗而發揮明暢頗能反覆以盡其意於初學亦不爲無益也前有熊禾序蓋大德九年鼎子眞卿從胡一桂訪禾於雲谷山中以此書質禾禾因屬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稱朱子爲桓桓文公案書曰勗哉夫子尙桓桓孔傳曰桓桓武貌爾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與著書明道之旨無關頗爲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顚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焉

【孝經定本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此書以今文孝經爲本仍從朱子刊誤之例分列經傳其經則合今文六章爲一章其傳則依今文爲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刪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誤凡刪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刪其字者此惟載所刪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與古文閨門章二十四字並附錄於後後有大德癸卯澄門人河南張恒跋稱澄觀邢疏而知古文之僞觀朱子所論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齊諸說附入己見爲家塾課子之書不欲傳之未嘗示人云云蓋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謂漢初諸儒始見此書蓋未考魏文侯嘗爲作傳見於蔡邕明堂論中至其據許氏

說文所引古文孝經仲尼居無閒字知古文之仲尼閒居爲劉炫所妄增又據桓譚新論稱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閨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字僅二十餘字則較司馬貞之攻古文但泛稱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據所定篇第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刋誤既不可廢則澄此書亦不能不存蓋至是而孝經有二改本矣

【孝經述註一卷】永樂大典本　明項霧撰霧始末無可考惟江西志載項霧浙江臨海人洪武閒爲按察司僉事與黃昭原序所言合當卽其人也是編用古文孝經本其所詮釋不務爲深奧之論而循文衍義案章標旨詞意頗爲簡明猶說經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僅存此本然編次佚脫以第七章註文入第六章經文下遂使六章無註七章無經今以所佚經文案古文原本補入所佚註文則世無別本無從葺完矣以其沈埋蠹簡之內三百餘年世無能舉其名者今幸際昌期發其光耀亦萬世一時之遭際故特採掇出之俾閒於後不以殘闕而廢焉

【孝經集傳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尙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其自

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其著書之綱領也然其初說以引詩數處各屬下章如中庸尙綱章例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證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刋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蓋與之闇合其推闡頗爲詳洽蓋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屢變其例而後成故較所註禮記五篇成於一歲之中者爲精密云

【御註孝經一卷】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經詞近而旨遠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廣之自閨門可放諸四海專而致之卽愚夫愚婦可通於神明故語其平易則人人可知可行語其精微則聖人亦覃思於闡繹是編御註約一萬餘言用石臺本不用孔安國本息今文古文門戶之爭也亦不用朱子刋誤本杜改經之漸也義必精粹而詞無深隱期家喻戶曉也考歷代帝王註是經者晉元帝有孝經傳晉孝武帝有總明館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義疏今皆不存惟唐元宗御註列十三經註疏中流傳於世司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範圍今更得聖製表章使孔曾遺訓無一義之不彰無一人之不喻回視元宗所註度而越之又不啻萬倍矣

【御纂孝經集註一卷】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御定孝經書止一卷而虞淳熙稱作傳註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紀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兩代不預焉其書雖歲久多佚近時曹庭棟孝經通釋所引尙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國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遺文緒論傳者

寥寥。宋以後之所說。大抵執古文以攻今文。又執朱子刊誤以攻古文。於孔曾大義微言。反視爲餘事。註愈多而去經愈遠。世宗憲皇帝以諸註或病庸膚。或傷蕪雜。不足闡天經地義之理。爰指授儒臣。精爲簡汰。刊其糟粕。存其菁華。仿朱子論語孟子集註之體。纂輯此編。凡斧藻羣言。皆親爲鑒定。與世祖章皇帝御註。並發明聖教。齊曜儀璘。蓋我世祖章皇帝四海會同。道光纘緒。我世宗憲皇帝九重問視。禮備承顏。孝治覃敷。臚驩萬國。以聖契聖。實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鑒衆論。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極而立人紀。固非儒生義疏。所能比擬萬一矣。

【孝經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及吳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爲門人張燧問。而奇齡答。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僞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僞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開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改文之弊。然其第十條。乃論明人敢詬劉炫不敢詬朱吳。附及朱子之尊二程。過於孔子。與所標之目不相應。蓋目爲門人所加。非奇齡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尚書。刪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來者漸矣。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啓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能謂之不正也。

右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孝經文義顯明篇帙簡少註釋者最易成書然陳陳相因亦由於此今擇其稍有精義者略錄數家以見梗概故所存獨少

孝經類存目

【孝經句解一卷】內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編註釋極淺陋如仲尼閒居句下註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句下註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句下註曰孔子言曰參字下註曰呼其名而告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者也卷首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閒其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通志堂經解刻之蓋姑以備數而已

【孝經正誤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府以孝經皆孔子語不應強分經傳因舊本而校正之或數章而合爲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數章一節之內前後互移數節之中上下變置定爲一十三章其註則兼采諸儒之說附錄曾子孝實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幷載總說六條自謂幸復聖經之舊然亦孰見聖經之舊本而證其能復否乎

【孝經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參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己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而陳繼儒祕笈中實有此本彝尊殆偶然

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別引一說。以爲羅洪先撰。亦非也。

【孝經疑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以孝經語意聯貫。不應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因悉爲刪去。其所詮釋。則皆老生常談也。又謂經文多出漢儒附會。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義不接續。並宜刪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夫孝經今文古文。雖至今聚訟。然自漢以來。卽分章。無合爲一篇者也。其字句異同。雖以朱子之學。因古文而作刊誤。終不能厭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變亂古籍乎。況惟聖人能知聖人。舜牧何所依據。而能一一分別。此爲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若親見聖人之原本耶。

【孝經集講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原本首題直隸揚州府泰州端本社學教讀後學草茅臣熊兆集講。又有直隸揚州府知府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再呈看過收受字。蓋鄉曲陋儒。投獻干進之書也。其訓釋皆詞旨鄙陋。一無可觀。前列一圖。以圈內爲五品人倫之正。圈外爲萬物之偏邪。又以元爲天父君。亨爲長男中男少男。利爲長女中女少女。貞爲地母后。又演爲天經地義人行之圖。修學致用。推孝爲忠之圖。皆迂謬穿鑿。毫無義理。蓋無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經註義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乾隆元年追謚文毅。是書以孝經分章詮釋。其訓詁字義者。標題曰註。其敷衍語意者。標題曰義。詞旨淺近。蓋課蒙之作也。

【孝經集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永修撰。永修字愼齋。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編順文詮釋。以訓童蒙。乃其官給事中督學湖廣時所作。本與小學合刋。名曰孝經小學集解。大全以宋儒雜纂之本。與聖經併爲一編。擬不於倫。難於著錄。今分爲二書。各存其目焉。

【讀孝經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是撰。是字敬非。號敬齋。宜黃人。康熙己酉舉人。是書以唐宋註疏爲主。參以陳選集註。及各家之說。其自爲之註者。稱愚案。多循文摘句。無所發明。

【孝經類解十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縣人。康熙壬子舉人。官績溪縣教諭。遷鎮江府教授。是書多引經史子集。以證經文。然釋經在發揮微義。不當旁引後代故實。牽合比附。若釋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經。則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語。所引之史。則文天祥起兵入衛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類書一門。典籍浩博。豈復勝載乎。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書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經刋誤爲本。首爲正文一卷。經文每章之後。綴以註釋數語。詞旨頗爲淺略。次爲內傳一卷。雜引經史子集之言。與孝經相證佐者。次爲外傳三卷。則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實也。

【孝經詳說二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遵用今文。全載唐元宗之註。節錄邢昺之疏。兼採元董鼎。明瞿罕陳士賢諸家之說。末附以朱子刋誤。而大旨則在辨定呂維祺所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書。所附呂氏或問摘錄一篇。既逐條闡發其義。復附叙義一篇。以糾其

誤。蓋維祺之學。兼入陸王。觀祖則恪守程朱。故所論有合有不合也。顧所載維祺表章孝經疏後。附錄攝題數目。有單句題。雙句題。連句題。摘段題。搭截題。全章合章搭章題諸名。非詁經之體。亦非講學之道。觀祖顧深取之。何耶。

【孝經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註。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用吳澄考定之本。而略爲推衍其義。凡不題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稱軾案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稱其書不標目。第自稱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攜謙若是云云。案漢儒傳經。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書之類。多下立名目。軾蓋從此例。又何休註公羊傳。稱何休學。亦非軾所自擬也。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有易宮。已著錄。是編首爲孝經今古文考。次爲古文本。次爲今文本。次爲朱子刊誤本。其大旨以古文爲是。蓋以朱子刊誤。用古文本云。

【孝經集解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星徽撰。星徽號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經刊誤。始刪削字句。分別經傳。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後儒已不能無疑。至國朝蔡衍鏗又合爲經一章。傳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學之本。夫聖經賢傳。其垂訓之意。竝同。而文章體例。則非有一定。今大學一經十傳。孝經亦必一經十傳。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時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聖賢乎。衍鏗所見殊。誤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經章句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一遵朱子刊誤本。而於傳之十章。增君子無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與禮記小有異同。而今本孝經皆無之。啓運

自序稱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爲熊安生所傳之本又云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案熊安生爲北齊人其傳本安得至今猶在其說無徵且馬昭以家語爲王肅僞作其說今載禮記疏中言之鑿鑿啓運乃又引以爲證恐此章亦王肅家語之類矣

【孝經通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有禹貢約義已著錄其書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謂孝經一篇首尾通貫不必分經與傳其閒字句删削則從朱子刋誤簡文錯誤則從吳澄所考定蓋孝經至玉淳而又變一本矣

【孝經本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隨文詮釋別無考訂僅塾師課蒙之本

【孝經通釋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此書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註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經詞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諸說大同小異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經類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經集靈舊列經部然侈陳神怪更緯書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說家黃榦孝經本旨江直方孝經外傳李長桂孝經綱目朱鴻經書孝語絕不箋釋經文今別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經內外傳猶列孝經正文後則姑附存焉

卷三十三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爲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愼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採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又不見爲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採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語見沈廷芳所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爲部分。然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爲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以及傳經諸圖。併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所駁許愼五經異義之文也。考後漢書許愼傳稱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鄭元傳載元所著百餘萬言。亦有駁許愼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愼撰。而不及鄭元之駁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愼撰。鄭元駁。新唐書藝文志竝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卽附見於許氏原本之內。非別爲

一書。故史志所載。亦互有詳略。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學者所見異義。僅出於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而鄭氏駁義。則自三禮正義而外。所存亦復寥寥。此本從諸書採綴而成。或題宋王應麟編。然無確據。其間有單詞隻句。駁存而義闕者。原本錯雜相參。頗失條理。今詳加釐正。以義駁兩全者。彙列於前。其僅存駁義者。則附錄以備參考。又近時朱彝尊經義考內。亦嘗旁引鄭駁數條。而長洲惠氏所輯。則蒐羅益爲廣備。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採。參互考證。除其重複。定著五十七條。別爲補遺一卷。附之於後。其間有異義而鄭無駁者。則鄭與許同者也。兩漢經學號爲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大敵相當。輸攻墨守。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殘章斷簡。固遠勝於後儒之累牘連篇矣。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答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案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記。均有王贊答詞。與知幾所云更不問答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述師言。更爲問答。知不字乃爲字之譌。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考。並沿用誤本。殊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皆元與門人問答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之問。焦喬之答。焦氏之問。張逸之答。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惟據史通更不問答之說。改爲鄭志也。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非唐宋諸志。

動輒疎舛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篇分爲十一卷知非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尙與隋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註澄酒一條答趙商之問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而後一條註一作鏗知爲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正義裒輯而成然如所載弼成五服答趙商問一條不稱益稷而稱皐陶謨則正合孔疏所云鄭氏之本又卷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牿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云以下六十餘字周禮正義引答孫皓問一條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皐陶謨註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註一條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採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非僅剽剟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爲長足證爲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採未盡者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註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尙有三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尙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併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爲傳註其旣詳且愼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紘爭寧宗持禫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議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議禮未嘗不折服於元矣後之臆斷談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內府藏本　唐陸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吳人。貞觀中官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前有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古今並錄。經註畢詳。訓義兼辯。示傳一家之學。考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豈德明年甫弱冠。卽能如是淹博耶。或積久成書之後。追紀其草創之始也。首爲序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二卷。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其例諸經皆摘字爲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老子以衆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經者用墨書。音註者用朱書。以示分別。今本則經註通爲一例。蓋刊版不能備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陰陽字。自宋以來。已混而併之矣。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眞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自宋代監本注疏。卽析附諸經之末。故文獻通考。分見各門。後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與注相淆。不可辨別。此爲通志堂刻本。猶其原帙。何焯點校經解目錄。頗嗤顧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譌。規模自在。研經之士。終以是爲考證之根柢焉。

【七經小傳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

凡所劄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爲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爲公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註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者亦註論語而未成以所註雜錄其中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慶曆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爲元祐史官之說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陑之類與新經義同爲王安石剿取敞說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敞朱子語類乃云七經小傳甚好其說不同今觀其書如謂尚書愿而恭當作愿而荼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戎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簪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貍首爲節當作以鵲巢爲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己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尚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蹌蹌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爲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爲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敞不得辭謂安石之學由於敞則竊鈇之疑矣且略其巵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

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併廢敞書歟。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六經圖六卷】通行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成都文類載其數詩。而不詳其仕履。其書成於紹興中。邦翰不知何許人。嘗官撫州教授。其書成於乾道中。據王象之輿地記勝碑目。甲圖嘗勒碑昌州郡學。今未見拓本。無由考其原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補之本。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詩四十有七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禮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爲三百有九圖。此本惟易書二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一。皆較原數少二。周禮六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書錄解題載有東嘉葉仲

塊字思文重編毛氏之書定爲易圖一百三十書圖六十三周禮圖六十一禮記圖六十三春秋圖七十二惟詩圖無所增損其卷則增爲七亦與此本不符然則亦非仲堪書蓋明人刊刻舊本無不臆爲竄亂者其損益之源委無從究詰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甲及邦翰名云爾

【六經正誤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義誼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進士晃之子晃嘗著增註禮部韻略及禹貢指南居正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嘉定十六年詔國子監刊正經籍當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經會居正目疾罷歸其禮記及春秋三傳遂未就然所校四經亦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居正乃裒所校正之字補成此編楊萬里爲作序述其始末甚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惟講偏旁之疑似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譌謬殊有補於經學其中辨論既多不免疏舛者如勑古文作敕隸變作勑居正乃因高宗御書石經誤寫作勑遂謂來字中從兩入不從兩人享字古文作亯隸變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謂享字訓祭亨字訓通兩不相溷坤古從土從申隸別爲巛居正乃謂巛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畫之形遲遲古文本一字說文以爲遲籀文作遲者是也居正乃謂兩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賴字古從貝從刺俗誤書作賴居正乃謂賴從束從負其於六書皆未確又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乃矦字之誤矦在車轅前鄭康成所謂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爲應作軏軏前揜版實與矦不相涉如此類者於經義亦不合然許氏說文解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免小有出入爲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烏能求備論其大致則審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爲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爲精審。珂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臺書塾。竝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以杜註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倒寫爲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則尚見原刻。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註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眞。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惟此總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考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據依。實爲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卽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爲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爲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肯信爲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爲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樸。不爲離析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

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鏤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著錄獨張萱內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爲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

【四如講稾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黃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志皆載仲元有四書講稾今觀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註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爲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卽是樂又謂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脗合要爲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

【六經奧論六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荊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嘗上書自述其著作臚列名目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後崑山徐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

始於淳熙二年皆與樵不相及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謚則爲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湄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採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從删焉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春秋傳素王二字下引眞宗宣聖讚但標眞宗不稱宋又稱御製則爲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題曰明本者宋時刊版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卽今寧波府也末題歲次丁亥梅隱書堂新刊不著年號考丁亥爲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頗染鄉塾陋習然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猶爲近古釋文一字數音者皆竝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闢法也說文音必鄭音避大誥賁字下云音墳王讀爲賁卦之賁禮內則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鄭音捷王杜竝以爲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壇坎字下云註作禳祈孔叢子以爲祖迎祭義爓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燖周禮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頒字下云鄭音班徐音墳籩人茀字下云茀音卯又音柳遺人下云遺音位劉音遂乃與卷首序遺人音推異如此者不可枚舉固非後來坊本直音以意屬讀惟趨便捷者比也惟禮記敖不可長釋文敖依註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竹丈反盧植馬融王肅竝直亡反此書云敖王音平則釋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長字下又註云長張上又平則又兼用鄭註竹丈反一句之內於鄭註半從半違遂使敖字長字音義兩不相應又周禮太宰斿貢下云斿音留燕游也今考鄭註斿讀如燕游之游此書既用鄭義則斿當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傳鞶厲游纓之游更自相矛盾又

月令審端徑術。下云術註作遂。方曰徑道之小。術道之末。則如字是。今考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術竝作遂。是古字術遂本通。此書反信方氏之曲說。殊爲未協。又中庸壹戎衣。下云書武成作如字者是。註讀爲殷者無據。今考古衣字作𠂆。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𠂆音。與衣同。白虎通曰。衣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則衣隱音近。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則衣殷二字音通。是書以爲無據。亦爲失考。然核其大致。則多能決擇是非。如於三禮。雖多守方慤註。然如祭法幽宗註讀如禁。方慤宗作如字。則兼存鄭義。又書武成識字。下云陸無音。漢翟酺疏。引此作恭。則補苴闕遺。亦頗能有所考據。又檀弓卜人師扶右。下云卜讀爲如字者非。考鄭註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則於義無取。此書不用釋文所載前儒之說。最當。又周禮醢人箈。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釋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說文菑水衣。本作菑。从草治聲。水衣之菑。既以治爲聲。則丈之反。乃爲箈之古音矣。故菑蘋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證。是書用丈之切爲本音。而以代爲又音。較之釋文以丈之切爲無出。考核尤精。且釋文所載。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爲妥善。若九經前後失次。則當爲坊刻之誤。既無關大旨。固無庸深論矣。

【五經說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字與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進士。仕元爲福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朋來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洪範錯簡。詩亦

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爲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讙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駰集解所引鄭註論周禮樂師皋字與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爲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十一經問對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爲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爲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論孟子恆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恆爲常避宋眞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證也所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十一經其叙次先後頗無倫理又以大學中庸各爲一經亦爲杜撰皆頗不可解其書皆仿朱子或問之體設爲問答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註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爲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爲陋案鄭汝諧論語意原已先有此說異孫蓋與之闇合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則以爲夏至君子不亮惡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爲無理至於蓑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賊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爲用此艸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爲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謂孔子之言爲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僭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冢記年爲淳于髡所作謂孝

經十八章次序。爲唐元宗所定。尤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元譜。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註疏。然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爲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註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論也。

【五經蠡測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蔣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寧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題年號。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爲嘉靖十七年。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稾於其裔孫宗兩。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爲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草稾。又尚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併尚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爲助。如虎之求肉爲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于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卽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无。則立義特爲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說。又加推廣。至於高宗肜日。謂果爲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爲祖庚祀高宗。亦不爲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

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鳲鳩爲美周公乃豳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齊仲孫來六條案孫於齊與會禚合爲一條而仲孫一條與陽穀一條年月又復顚倒其說不甚主胡傳然既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復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則於胡傳亦尙在疑信閒也大抵僻處窮山罕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覃精研思則往往有所心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也

【簡端錄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觿已著錄是編皆其讀書有得卽題釋簡端積久漸多其門人天台王宗元鈔合成帙因以簡端爲名凡易三卷書二卷春秋三卷禮記一卷大學中庸合一卷論語孟子合一卷前有寶自序又有雍正壬子華希閔重刊序稱格物一義頓悟者方欲掃除一切先生則曰格物猶言窮理也理卽物之所以爲物也不曰窮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實也云云蓋時方趨向良知以爲聖人祕鑰儒者日就元虛寶所學獨篤實不支故其言如此全書大旨不外於斯雖步步趨趨尙未爲沈酣經窟然馬鄭孔賈之學至明殆絕研思古義者二百七十年內稀若晨星迨其中葉狂禪瀾倒異說飈騰乃併宋儒義理之學亦失其本旨寶所劄記雖皆寥寥數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亟錄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經稽疑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據明史睦㮮傳稱其萬歷五年舉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所撰有

五經稽疑六卷。藝文志載睦檡五經稽疑六卷。外又載睦檡春秋經傳辨疑四卷。其春秋稽疑又有別行之本。析爲四卷。乃與明史所稱春秋經傳辨疑合考。睦檡自序稱少靡所好。游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爲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稱睦檡以萬歷五年舉宗正。又三年卒。則其卒當在萬歷八年。癸未乃萬歷十一年。與史文不合。疑史誤也。杜門謝客。乃取四經。時披閱焉。或有疑者。參訂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據其所言。絕不及春秋經傳辨疑一字。殆初註春秋四卷。名以經傳辨疑。先行於世。後乃足成五經。併爲一帙。統改今名。著錄家各據所見之本。遂析而爲二耳。明史睦檡傳。但稱作五經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經傳辨疑。從其最後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稾。蓋以全力爲之。大旨取直書其事。美惡自見之義。其中如誤以郜儀父爲郳命卿。蓋沿程端學之曲說。不思及晉處父盟。經自有例。未免傷於武斷。然如春正月不書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譚子不書名。柯之盟不書日。祭叔來聘不書使之類。以爲傳寫脫誤。非孔子有意筆削。旁引曲證。足破穿鑿附會之論。又謂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朝字當作奔。鄭游速帥師滅許。滅當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爲城穀之非。公羊謂晦不書事之誤。則精核者居多。易書詩禮所說殊略。易多誤採郭京之本。書既以古文爲疑。又以大禹謨皋陶謨篇首之語爲後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說。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駁放勳之非號。亦頗涉矛盾。詩多採用小序。亦乏新義。禮則所辨後儒增益之詞。頗爲有見。而末附以所定藩府禮制八條。則反古說經。無此體例矣。以其考證古義。尚時有可取。亦併錄之。鈔本不分卷帙。今約其篇頁。以四經各爲一卷。春秋爲兩卷。仍合於明史所載之卷數焉。

【經典稽疑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書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於宋儒者，分條輯載，上卷爲四書，下卷爲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先儒專門之學，各有師承，非同臆說。耀文欲存諸經古訓，但當採鄭王賈孔遺言，不應雜以明人議論。又如宰予晝寢，但取七經小傳寢爲內寢之說，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晝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典釋文所引鄭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說，而不引禮記疏文選註所載鄭註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說，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爲元，遂爲亨，益爲利，不私爲貞一條。此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啓紛紛。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却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諧謔。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爲裒集異同，以存古義，而不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採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聖賢典籍釋以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

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閫奧。故能譯者僅文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國家肇興東土。瓶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復御定清文鑒。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列聖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梁。至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迹。示其吉凶。書則疏佶屈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摹其詠嘆。而句外之寄託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註疏之體。而脣吻輕重之間。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聖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爲至大。雖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勘。詳其序文。蓋鼎先爲考文。而觀補其遺也。二人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蓋日本國所刊。凡爲易十卷。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殆猶用唐制歟。前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侃論語義疏一通。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萬歷崇禎十三經註疏本。崇禎本。卽汲古

閣本也。其例首經。次註。次疏。次釋文。專以汲古閣本爲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曰補闕。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爲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今皆無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居正六經正誤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如尚書益稷篇註粉若粟水粟米二條。毛詩鳲鳩章予尾翛翛。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翛翛。今汲古閣作翛翛。而此書不引翛翛一條。生民章箋訏謂張口嗚呼。經傳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嗚作鳴。今汲古閣本作嗚。而是書不引嗚字一條。春秋左氏傳隱四年老夫耄矣。六經正誤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閣本作耄。而此書不引耄字一條。襄三十一年天厲不戒。六經正誤引臨川本天作天。今汲古閣本作天。而此書不引天字一條。禮記曲禮二名不偏諱。經傳沿革例引蜀大字本興國本偏作徧。今汲古閣本作偏。而此書不引徧字一條。悉與毛岳兩家所稱宋本不符。不知所據宋本。定出誰氏。然如周易小過九四註。不爲責主。此書引宋版責作貴。與六經正誤所引善本合。又春秋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此書引宋永懷堂本級作伋。與六經正誤所引興國本合。昭二十四年註不佞獻王。此書引宋版王作玉。與六經正誤所引臨川本合。僖三十一年註濟水滎陽東過魯之西。此書引宋永懷堂本滎作熒。與經傳沿革例所據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懷其安實敗名。此書引宋永懷堂本其作與。與經傳沿革例所引監本蜀本及諸善本合。禮記曾子問註則卒哭而致事。此書引宋版則作周。喪服小記殤無變文不縞。此書謂縞乃縟字之誤。皆與經傳沿革例所引興國本合。考經傳沿革例所載宋版二十一種。多不附釋文。其附釋文者。獨有

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書載宋版毛詩左傳獨附釋文則或爲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歟又鼎稱足利本乃統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尙書舜典註云使各陳進治理之言古理作禮而六經正誤所引監本亦云理作禮則知古本非無稽也至所正釋文錯誤多稱元文不知元文爲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蓋徐本未出以前其書已傳入彼國矣歐陽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今考此書所列尙書與中國之本無異又明豐坊僞造諸經皆稱海外之本今考此書與坊本亦無一同是亦足釋千古之疑也

【九經誤字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譌脫而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爲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尙不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比諸經尤甚如士昏禮視諸衿鑿下脫增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燕禮享于門外東方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答拜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其一兩字之脫尙有二十處皆賴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爲無功矣惟所引石經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註云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尹註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事此四字爲王堯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復採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眚掩也

【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問一答

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韈。論肅容肅揖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斂衽。論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註丘甲之非。論儀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遯於荒野。論姓分爲氏氏分爲族。論以字爲氏不必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爲後。破汪琬以弟後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賈之譌。謂衞宣公無烝夷姜事。謂孟子記齊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誤註勦說爲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非無詞。論媒氏禁遷葬嫁殤。論子文三仕三已。論束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序目稱仁和汪祭酒嘗答人書。謂西河說經。終不見有緇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贏有絀。而西河隨問隨答。無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十三經義疑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字養齋。華亭人。是書取諸經箋註。標其疑義。考訂之力頗勤。如季本讀禮疑圖。以萬人爲一軍。浩襲其說。於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主鄭箋舉成數之解。而引司馬法。又以一乘總三十人。定千乘當三萬人。而疑賈疏附會此法爲畿內之制。今考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天子諸侯同制。小司徒疏謂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

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內采地法又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國法此周之定制也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韋昭註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春秋列國之變制也僖公之頌正當齊桓之時或其時卽用齊法亦未可知浩據以疑周禮則非也浩又於儀禮聘禮引崔靈恩之說謂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諸侯雖正卿猶不敢稱大史記謂魯以孔子爲大司寇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馬楚之有大司馬也因僭稱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寧戚藝粟盡地利立爲大司徒王子城父爲大司馬則春秋時諸侯正卿明稱大而稱大司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傳曰向爲人爲大司寇則宋稱大者又不特司馬矣魯司寇爲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稱司寇而概謂諸侯正卿皆不得稱大則亦弗之考也又周禮乃立春官宗伯鄭註引夏父弗忌爲宗人浩謂春秋內外傳俱作我爲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焉能擅爲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傳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註宗人掌禮及宗廟與鄭氏周禮大宗伯註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合又大戴禮諸侯遷廟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宗人擯與周禮大宗伯職掌王之儐相合鄭註宗伯爲宗人蓋卽據此此天子諸侯之宗人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昭註宗宗人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祝韋昭註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爲位卑權輕是以卿大夫之宗人與天子諸侯之宗人合爲一也考

核頗疏。其他如釋左傳得祏於橐中。謂大夫士亦有主。與蔡謨之說合。而引說文大夫以石爲主。則出前儒所引之外。釋爾雅昏強也。謂昏當作昏。書不昏作勞。昏音罔。與暋同。強也。又爾雅夏曰復胙。郭註未見所出。浩引穀梁楊疏云。復胙者。復前日之禮。有司徹。賈疏云。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則均可補郭註。其說亦頗有可採者。蓋於註疏之學。雖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視剽剟語錄。楞腹談經。徒以大言臆斷者。則勝之遠矣。

【九經古義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編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註。刊版別行。故惟存其九。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摛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棟作是書。皆蒐採舊文。互相參證。其中愛博嗜奇。不能割愛者。如易之需卦。據歸藏作濡。於象傳飲食之義固符。於爻詞需泥需沙。則義不相協。書之曰若稽古。用鄭康成之義。實則訓古爲天。經典更無佐證。儀禮士昏禮之皇舅某子。申註疏張子李子之義。駁顧炎武之說。實則春秋傳所謂男婦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稱號。禮記檀弓之子夏喪明。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作喪名。實係假借之字。乃引爾雅目上爲名。謂名爲目珠。實則目珠不在眉目之間。公羊隱十一年傳。蔡邕石經以弑爲試。引白虎通證之。已屬附

會又引荀子議兵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句爲證實則此試字又別一意蔡邕所書義不緣此成二年傳是土齊也自以何休註文爲正解而引周禮司馬法解士爲杜實則盡東其畝原非杜塞鄰國之交通論語之咏而歸據鄭康成王充之說以歸爲饋實則風雩無饋祭之理如斯之類皆不免曲徇古人失之拘執又如據周禮牛人謂任器字出於經文不出子史駁宋祁筆記之誤則體同說部與經訓無關引荀子墨子證學記之撞鐘引荀子證秦穆公之能變引墨子證許止不嘗藥引楊方五經鉤沈證論語生知亦皆牽引旁文無關訓詁未免爲例不純然自此數條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較王應麟詩考鄭氏易註諸書有其過之無不及也

【經稗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兗州府知府是編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於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於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祕爲長然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迹時地之不考遂有憑臆空談乖聖人之本旨者諸人於漢學放失之餘摭摭而存一綫亦未始非餼羊之遺也顧諸家

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薈萃衆說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爲有裨特錄存之亦朱子註中庸不廢沈括夢溪筆談之意也

【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是編校正十三經註疏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閩本毛氏汲古閣本參互考證而音義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爲準凡周易三卷尚書五卷詩十四卷周禮十卷儀禮十一卷禮記十五卷左傳十卷公羊傳四卷穀梁傳二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一卷爾雅三卷考諸經正義宋端拱咸平景德遞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來公私刊版亦有據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書每條標其本句而疏其譌誤於下其據某本改者竝顯出之有未定者則以疑存之或有據某人說者亦綴附焉於形聲六體尤所究詳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隸書偏旁點畫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許愼之所述又經師口授各據專門春秋則三傳異文詩則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復錯出於其間故曰若越若書自不同桑葚桑椹詩亦各體此一經自不相同者也周禮之簪不可通乎周易之筮儀禮之廡不可通於禮記之廟此諸經各不相謀者也鄭康成之屢稱舊書陸德明之多引別本更不論矣故是書所舉或漏或拘尚未能毫髮無憾至於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版之舛譌祛經生之疑似註疏有功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註疏較諸訓詁未明而自謂能窮理義者固有虛談實際之分矣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川編川字鄉渠號春曇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敷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

以便參考。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孫鑑。嘗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緝詩傳遺說六卷。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而已。且其間各以意爲去取。不能盡睹其全。又不著爲某氏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錄。雖薈萃無遺。然不及一一詮次。亦猝不得其端緒。用此編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竝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眞。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末。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皆著錄於禮類。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宋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繩祖不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可以爲參考之資。附錄於末。亦不得以泛濫爲疑矣。

【羣經補義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中庸論語孟子九經。隨筆詮釋。末附雜說。多能補註疏所未及。惟有過矯鄭義者。如禮記補義云。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堂上有尸無主也。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而司巫無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註曰。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康成此註。雖不見於經傳。必有根據。今永謂坐尸于堂。則堂上無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經亦但云祝于主。不云祝于尸。豈亦

得謂薦孰時尸不在室乎蓋言室則統有主言主則統有尸經以互文見義益以見尸主之不相離也況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註謂出入廟中如第據出入廟中則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問也公羊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周旅酬六尸則毀廟有主而無尸若朝踐之節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則毀廟之主不得與於朝踐之禮矣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識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與主不相離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則朝踐之節神一依于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無統非所以明精專也論語補義又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于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明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爲夏不爲秋也永既據明堂位六月爲禘月而以六月爲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爲建未之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于六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于嘗下明大禘在嘗月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曰烝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永又引魯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爲禘在嘗月之證不知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鄭箋

曰秋嘗祭于夏則養牲是毛鄭皆不以此節爲禘祭也今據魯頌爲禘嘗同月尤爲未允然其他條則多典確不磨若尚書補義以西海爲青海謂西海郡雖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則西海之名甚古竟不始于莽也春秋補義謂兄終弟及宗廟昭穆之世天子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竝斥萬斯大所據明堂五室之說又謂春秋之世兵農已分引管子制國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在當時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論語補義謂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辨析尤爲精核其他於禹貢之輿地春秋之朔閏皆考證賅洽於經文註義均有發明固非空談者所及亦非掇拾爲博者所及也

【經咫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會試中式舉人未及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膺薦時曾錄呈御覽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爲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康成桴材之說謂寧武子不及仕衛文公

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書顯然立異耳祖范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肆行詆訾爲祖范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闇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爲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爲有理則祖范終無是也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歸安人是書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爲經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類第二卷爲經無重文如褫字續字之類第三卷爲經典傳譌如文言傳重剛而不中重字本義疑衍象傳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類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以註疏本列於上以石經不同者列於下其諸書援引異文亦併附著第六卷爲經典通借如君子以順德順王肅本作愼磐桓利居貞磐釋文一本作盤之類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讀如易大人造也造劉歆引作聚君子體仁仁董遇本作信之類第十卷爲同音易義如彖本訓豕走而易之彖則訓爲斷毒本訓害而王弼註師卦毒天下訓爲役之類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爲易音易義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于岐山則讀饗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胏則讀干之類併其音而改之矣併附以異字同義如易之鼫鼠即詩之碩鼠易之甔甀即書之杌楬之類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鉤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頗爲有裨惟末卷註解傳述人全錄陸德明釋文所載無所考證苟盈篇帙殊無可取駢拇枝指姑置而不論可矣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叙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

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叙錄周易左傳。均各分一子卷。實二十三卷也。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掊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復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詔校刊十三經註疏。頒行天下。風教觀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其叙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義訓。其書尚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經文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版之譌闕。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藁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謂勤矣。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尚存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未採。蓋海外之本。是時尚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庋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摭摭亦可謂備矣。

附錄

【古微書三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孫瑴編。瑴字子雙。華容人。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錄八十一篇。燔燒之後。湮滅者多。至今僅有傳本者。朱

彝尊經義考稱易乾鑿度乾坤鑿度禮含文嘉猶存顧炎武日知錄又稱見孝經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張師禹所撰非其舊文援神契則自宋以來不著於錄殆炎武一時筆誤實無此書則傳於世者僅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庫宏開二酉祕藏罔弗津逮又於永樂大典之中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通儒所未見其餘則仍不可稽蓋遺編殘圖十不存其一矣穀嘗雜採舊文分爲四部總謂之微書一曰焚微輯秦以前逸書一曰綫微輯漢晉閒箋疏一曰闕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删微卽此書今三書皆不傳惟此編在遂獨被微書之名實其中之一種也所採凡尚書十一種春秋十六種易八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穀不過粗存梗概又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去隋未遠所引諸緯如河圖聖洽符孝經雌雄圖之類多者百餘條少者數十條穀亦未睹其書故多所遺漏又摘伏勝尚書大傳中洪範五行傳一篇指爲神禹所作尤屬杜撰然其採摭編綴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亦不可沒經義考惡緯一門所引據出穀書者十之八九則用力亦可謂勤矣緯與經名雖相輔實各自爲書卦氣之說孟喜始據以詁易何休鄭元援引尤多宋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欲於註疏中全削其文而說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經正義始盡削除此實說經家謹嚴之旨與孫復說春秋而廢傳鄭樵說詩而廢序深文巧詆務排漢學者不同然義理則當尊正軌考證則不廢旁稽如鄭元註禮五天帝具有姓名此與道家符籙何異宋儒闢之是也至於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實洛書甄耀度尚書考靈耀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

酉。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未子註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條。皆朱彝尊經義考之說。以至七日來復。自王弼以來。承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作易本義。亦弗能易。實易稽覽圖之文。洛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爲祕鑰。其法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盡廢之。然則彙輯此編。於經義亦不無所裨。未可盡斥爲好異。故今仍附著五經總義之末焉。

右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錄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漢儒五經之學。惟易先變且盡變。惟書與禮不變。詩與春秋則屢變而不能盡變。蓋易包萬彙。隨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數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說。故一變再變而不已。書紀政事。禮具器數。具有實徵。非空談所能眩亂。故雖欲變之而不能。詩則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訓詁。則不可意解也。春秋則其褒其貶。可以詞奪。其事迹始末。則不可以詞奪也。故二經雖屢變而不盡變。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此雖論文。可例之於說經矣。今所甄錄。徵實者多。不欲以浮談無根。啓天下之捷徑也。蓋自王柏諸人以下。逞小辨而汩聖籍者。其覆轍可一一數矣。

卷三十四

經部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五經圖六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遠。得明章達原本重刻。達序稱是本得自盧侍御。盧又得之信州鉛山。爲鷺湖石刻本。考明盧謙。字默存。廬江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參政。初官永豐縣知縣。時得信州學五經圖石本。廬江縣知縣章達爲刻之。其始末見李維楨序。及謙孫雲英重編五經圖中。此本稱章達刊。當卽謙所傳信州石本也。前有萬邦榮序。稱是書與信州石本對校。前後參錯。多所不同。蓋又有所竄亂矣。且原書兼圖周禮。是以名爲六經。此本仍存周禮諸圖。而改題曰五經。名實亦相舛迕。又每經縮爲八頁。而諸圖雜列其間。大圖之餘隙。卽塡小圖補之。尤毫無體例矣。

【羣經辨疑錄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其官祭酒時。與諸生講論之語。凡辨正四書五經訓釋。與經旨違誤者。百有四條。又發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條。自序稱寧爲朱子忠臣。無爲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嘗疏進於朝。併請敕修諸經。憲宗以大全諸書久爲學者所誦習。不允所請。觀此書。頗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說以三光五行爲七政。則不及古傳日月五星之確。其辨周書八誥及蘇軾之說。以爲思殷叛周者。皆紂所比昵之罪人。則於當時情事未合。仍不及蘇傳之允當。至謂社稷之神龍柱農棄以前。仍當有所謂稷者。其言雖似有理。然亦無所依據。至下卷則多屬空言。益無所取矣。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考明史恕本傳。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復召用。後與邱濬不合。求去。以宏治六年閏五月復致仕。自是

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題云己未季秋據七卿表當在弘治十二年則是書作於再致仕時故自序稱作意見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可謂耄而好學矣其書大意以五經四書傳註列在學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詮解而筆記之間有發明可取者而語無考證純以臆測武斷之處尤多如謂左傳爲子貢等所作之類殊游談無根也

【五經心義】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此本又合所著書經說略詩經衍義春秋斷義禮記約蒙與議卦共爲一編唯周易無序餘皆有自序大抵皆剽掇舊文罕所心得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書三卷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各職之前使長屬相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記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說謂用周正爲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所發明

【說經劄記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傳附見高叔嗣傳中是編說易說書說詩說春秋說禮記說論語說學庸說孟子各爲一卷末附太極問答數則史稱汝楠以憂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講求經義此書即是時作也汝楠少

嘗從湛若水游。晚更友鄒守益羅洪先。其學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經爲治心之功。故所說多如語錄。罕博考之功云。

【五經異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考訂五經文字異同。大抵以許愼說文。陸德明經典釋文爲主。而捃摭雜說附益之。所援據頗爲寒窘。如易本義坤初爻小象順當作愼。詩集傳景古影字之類。亦縷載之。又如宋本恒之作恒。避眞宗諱。猶眞之作貞。避仁宗諱。愼之作眷。避孝宗諱。而於恒卦註曰。恒釋文作恒。殊爲失考。至雝雍一字。而於書於變時雍註路史作時雝。詹眉一字。而於以介眉壽註呂氏讀詩記眉作詹。益可以不必矣。

【五經釋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編釋。已著錄。是書凡易五卷。書二卷。詩三卷。三禮四卷。春秋一卷。元錫先有三禮編釋二十卷。別行。故此編惟摘錄其中自作發明之語。而刪其經文及註。書詩春秋。亦不載經文。惟存篇目。其所詮釋。多屬空談。易則雖載經文。而頗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貞句下。繼以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五十七字。又繼以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六十四字。又繼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繼以天行健十字。乃繼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後。復繼以文言。初九曰以下之文。皆元錫以意更定。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全刪傳文。而自撰天圖原等三卷以代之。其憑臆杜撰。亦略與三禮編釋等也。

【經書音釋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馮保撰。保字永亭。號雙林。深州人。嘉靖中秉筆司禮太監。隆慶及萬歷之初。最用事。事蹟具明史宦官傳。是編摭拾經典釋文說文廣韻諸書。參以己意。如解論語過

則勿憚改憚字曰難也畏也則已詳於朱註解宓不齊宓字曰三國時秦宓人名則更與音釋無關至其鈔襲舛誤更不可枚舉末有隆慶辛未保自跋其私印曰內翰之章尤可怪矣史稱保善琴能書是編當即所自撰意當時士大夫憚其權勢必有從而譽之者故竟至於災梨其人其書本均不足存以趙高爰歷六篇漢志著錄姑存其目亦以見明代貂璫之橫至儼然以詞臣自居而無一人議之足爲萬世之炯戒也

【孫月峯評經十六卷】江蘇周厚增家藏本　明孫鑛撰鑛字文融月峯其號也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是編詩經四卷書經六卷禮記六卷每經皆加圈點評語禮記卷前載其所評書目自經史以及詩集凡四十三種而此止三種非其全書然詩經前有慈谿馮元仲序稱其舉詩書禮鼎足高峙蓋元仲所別刻者以三經自爲一類也經本不可以文論蘇洵評孟子本屬僞書謝枋得批點檀弓亦非古義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今以其無門目可歸姑附之五經總義類焉

【七經圖七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吳繼仕編繼仕字公信徽州人案宋館閣書目載六經圖六卷楊甲撰毛邦翰增補之爲圖三百有九又宋史藝文志有葉仲堪六經圖七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仲堪即以邦翰舊本增損改定是書刊於萬歷己卯前有繼仕自序云得舊本摹校舊圖三百有九今加校正爲三百二十有一又增儀禮圖二百二十有七共爲圖五百四十有八所謂舊本即毛邦翰之書所謂儀禮圖亦即楊復之書均非繼仕所自撰也

【九經考異十二卷附九經逸語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周應賓撰。應賓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考證九經之異文。九經者。以五經四書合而爲九。非古所謂九經。又以四書居五經前。益非古矣。其書以陳士元五經異文爲藍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彌甚。如書浮于江沱潛漢。下云陸一作潛。于漢。今釋文竝無此文。又如詩有渰萋萋。知引韓詩作有弇。而不引呂氏春秋之有晻。興雨祁祁。知引韓詩之興雲。而不知呂氏春秋亦作興雲。如斯之類。尤失之目睫之前也。

【談經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一名經解緒言。敬所著九經解。凡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萬餘言。此則提其大要。別爲九卷。總題曰山草堂集。蓋後來編入集中也。凡易七十條。書三十條。詩五十四條。春秋五十六條。禮記十三條。儀禮二十條。周禮四十二條。論語二十六條。孟子三十二條。敬天資高朗。論多創闢。而臆斷者亦復不少。其詳皆具經解中。此亦可見所學之大概也。

【六經三註粹鈔】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順義撰。順義字如齋。晉江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歷以後之坊本。其書以明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爲六經。名既杜撰。又經文多所刪節。其註亦割裂餖飣。所謂三註者。亦不知三家爲誰。殆書賈射利所刊也。

【五經纂註五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舊本題竟陵鍾惺纂註。有惺自序。而書前又有舒文鼎所爲凡例。云今本朱蔡陳胡之統訓。一就伯敬先生爲取衷。則其書非惺所爲矣。其書皆刪節經文。易則一卦內刪數爻。詩則一篇中刪數章。書則一篇中刪數段。春秋禮記刪節尤甚。惺似不謬陋至此。或亦書賈所託

名歟。

【峯陽草堂說書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鄤撰。鄤號峯陽。武進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崇禎中爲溫體仁所搆誣。以杖母不孝。磔於市。是編首爲中庸說一卷。次大學意一卷。以中庸冠大學前者。其說謂中庸以明德終。大學以明德始。大學實繼中庸而作也。論語詠一。仿宋張九成之例。以絕句代箋疏。次孟子略述。隨意標舉而說之。故曰略焉。四書皆崇禎十二年詔獄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詩書論世三卷。則雜論詩書二經。大抵皆明末狂禪。提唱心學。無當於聖賢之本旨。

【拙存堂經質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如皐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參議。是書凡九十六篇。分條考辨。其中頗有典核之條。如辨書七政皆右旋。蔡傳未爲實測。詩小序與經傳多相符。申公詩說不合於魯詩者。凡數端。國風非徒詩。程大昌詩議頗誤。引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證詩杼柚其空。引史記國語證趙朔生年。其他考書與春秋輿地者。亦見根據。他如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以都鄙卽鄉遂也。鄉師言六鄉。遂人言六遂。而不及都鄙。以鄉遂卽都鄙也。且謂六鄉七萬五千家。六遂亦如之。則十五萬家。一人受百畝。百里之國。田九百萬畝。除公田外。僅八萬家。其餘七萬家。將於何處受田。若都鄙在鄉遂外。彼公侯伯等國。卿大夫士之采地。將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又曰。帥六鄉之衆。小司徒曰。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曰。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則一職之內。都鄙與六鄉竝舉。何得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耶。至謂百里之國。尙不能容六鄉六遂之夫田。何得更有都鄙。不知天子六鄉六遂。大國止有

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費誓魯三郊三遂是其明證且鄉遂之制既據周禮即當以周禮封國之數爲正如公五百里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百里者四四十六大國三鄉止三萬七千五百家合三遂止七萬五千家二十五同而容七萬五千家僅得三十五分之一豈此外更不容有都鄙乎起宗誤以侯國亦六鄉六遂與天子同制而又不用周禮封國之數宜乎以百里之國不能容六鄉六遂也春秋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隧與遂通則有遂之名又襄九年傳曰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則有鄉之名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有都之名又莊二十八年傳曰臺公子皆鄙昭二十年傳曰縣鄙之人則有鄙之名襄三十年傳曰子產使都鄙有章則有都鄙之名何謂諸侯有鄉遂即不得有都鄙乎起宗徒以遂官所統之縣正鄙師與稍縣之縣都鄙之鄙名稱相混遂謂都鄙統於鄉遂不知周禮名同者不一而足閭師之名與閭胥同縣師之名與縣正同豈得謂閭師縣師即閭胥縣正乎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謂周禮有鄉遂之官無都鄙之官誤矣又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註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于禮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爲訾又於書則極尊古文尚書力詆梅鷟於春秋謂周不用子正并謂秦不用亥正此皆誤襲前人之說而不知所擇以致失其綱要也

【五經讀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其平生以制藝傳經術非所專門故是編詮釋五經亦皆似時文之語所謂習慣成自然也

【五經圭約】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蔣鳴玉撰鳴玉字楚珍號中完金壇人崇禎丁丑進士官

台州府推官。鳴玉於四書五經。皆有講義。解四書者。名舌存。今未見。解五經者。名圭約。言如土圭之測日影。以至約而賅至廣也。其初每經皆分總論別論緒論三編。康熙九年。其子編修超。校正付梓。以分析瑣屑。難以檢閱。乃循經文次第。合三編而一之。仍分標總論別論緒論之名。以存其舊。王崇簡魏裔介各爲之序。其書皆採用舊文。而不著前人之姓名。超所述凡例。稱鳴玉食貧之時。借書鈔撮。故不及詳載書名。理或然耳。其說易先義理而後象數。書則多本註疏。詩多宗小序。與朱傳時有異同。春秋兼取三傳。不主胡安國刻深之說。禮惟闡發文義。於考證頗疏。附以周禮儀禮二論。亦皆推測之談。蓋於明季經解之中。猶不失爲平近易究者。而精深則未之能也。

【經髓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世濬撰。世濬字學元。閩縣人。其書成於崇禎己卯。前有自序。稱題於九龍學署。按清流縣有九龍灘。或卽是縣之學官歟。五經各爲一卷。益以周禮一卷。皆摘錄經文之可入制藝者。略爲詮釋。末爲孫子一卷。蓋併以備對策之用。而與聖籍同名曰經髓。不倫尤甚也。

【墨菴經學】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起撰。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諸生。後爲沙門。此編皆其所著經說。凡五種。一曰大易測。分圖象疏義字畫訂譌二篇。二曰春秋經傳。分經引傳引十六篇。三曰詩說。凡四十五則。皆隨時有所得。劄而記之者。四曰詩匡。偶存。起嘗著有詩匡一書。因爲人借去遺失。僅存十一則。故曰偶存。五曰四書愼思錄。皆雜論四書之語。其中亦間有新意。而寥寥數條。不能大有所發明也。

【五經翼二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雜取

前人諸經序跋論說。以類相次。得易四卷。書二卷。詩四卷。春秋六卷。禮記二卷。餘杭嚴沆益以承澤所著周禮舉要二卷共爲一編刊之。其書採摭未備。不及朱彝尊經義考之淹洽。至周禮舉要備舉五官大義。亦頗有所發明。然議論多而考證少。亦異於先儒專門之學。王士禎池北偶談記康熙辛亥與承澤論經學。承澤自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說經緒論耳。無當經學也。是承澤亦有自知之明矣。

【稽古訂譌】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龔廷歷撰。廷歷字玉成。書中稱震西氏者。其別號也。武進人。順治壬辰進士。嘗任湖南推官。其官於何府。則不可考矣。是編首摘周禮鄭註之可疑。及後人引用誤解周禮之文者。次解釋儀禮。次論朱子孝經刊誤之失。及諸家解經之謬。其論周禮。謂祀昊天于南郊。服裘。固宜。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豈亦服裘。此論足破宋儒等加葛于裘之議。又五服九服辨。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此說雖本羅泌五服圖。而辨析較暢。至以周官之制。冢宰統膳夫饔人及宿衞之士。後世不宜分屬他職。是則不知時世異宜。未免泥古太甚。又謂唐之門下省。乃周官宮伯宮正之遺。宋之閤門使內侍省。亦掌宿衞。不知唐之門下省。專掌覆奏書制。宋之閤門使。專掌宣贊內侍省。專掌承應奉御之事。並非宿衞也。至其儀禮各條。皆鈔撮註疏。無所辨正。闡發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引孔氏正義。謂母拜其酒脯。重尊者處來。非拜子也。差可存備一解耳。至孝經專駁朱子刊誤之非。所爭不過字句之末。抑又細矣。勘其標題體例。似乎此本所存。僅辨論此三經之語。全書尚不止此。今無別本相校。故以所存者著於錄焉。

【五經辨譌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治平撰。治平號愚菴。海寧人。順治中歲貢生。官德清縣教

論是編考論五經疑義皆就坊本講章辨駁語意之是非

【勉庵說經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齊祖望撰祖望字望子號勉庵廣平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是書凡讀易辨疑三卷尚書一得錄一卷詩序參朱一卷說禮正誤三卷春秋四傳偶筆一卷續筆一卷大概易則辨程朱之誤書則正蔡氏之譌詩多遵小序而攻朱註禮則正陳氏之失春秋則糾駁胡傳而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然率以臆斷不能根據古義元元本本以正宋儒之失也

【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字懸著太倉人康熙壬子舉人是編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裒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爲折衷然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震日鈔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經說一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編或錄其序或偶論一二條似乎偶鈔成册以質正於人非勒爲定本者也覲祖以講學自命惡漢唐諸儒如讐故是編宗旨皆深以研求註疏爲戒門戶之見既深是不可以口舌爭矣

【此木軒經說彙編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袁熹讀諸經註疏間爲標識其門人掇拾成編凡易書詩三禮三傳爾雅十經而書僅三十四條周禮僅十六條儀禮僅一條公羊傳僅九條穀梁傳僅七條皆殊寥寥實止五經而已其說易主義理惟末列說卦傳諸條推言卦象然其門人編輯凡例以爲雜鈔諸書非所自撰說詩力排小序而兼主叶韻說禮記不考禮制惟推言禮意說左傳差詳末附評語如號叔死焉句下註怕人二字王曰無之句下註如何瞞得四

字之類。蓋從其讀本鈔出。爾雅頗有考證。如嫁之訓往。引列子將嫁于衞句爲證。孟之訓進。引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追羣句爲證。則皆郭璞鄭樵所未及也。大抵袁燾究心註疏。時有所觸。隨筆記錄。本非有意著書。故其說往往泛及雜事。如因左傳懿氏之卜有鳳皇字。疏引山海經首文曰德翼文曰順之語。遂譏崇禎甲戌進士文德翼之名爲割截。因季友酖叔牙。遂議石崇以鴆鳥與王愷養之爲晉政不綱。因長狄鄋瞞。遂論其國女子亦必長大。乃能配合生子。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因公子宋嘗黿染指。遂記康熙中吳門進士顧三典因食一黿。暴下不止。遂殞其命。皆偶然筆記。非以談經。其門人過尊師說一一錄而編之。遂爲後人口實。觀其於本瓜一詩。前後兩解。但註前後不同。不敢刪一存一。狡童一詩。說詩則以刺忽爲非。說左傳又以刺忽爲是。亦不訂正。又論齊桓九合兵車之會。原稾譌兵爲丘。此無庸擬議。而亦云丘車當作兵車。但原稾作丘。不敢擅改。推信過甚。至有此失。反爲其師之累。殆亦非袁燾意矣。末附讀朱子語類一卷。列之經說。殊爲不類。尤見編錄之無體例也。

【六經圖十六卷】通行本　國朝江爲龍等編。爲龍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是編皆以前人舊圖鈔錄成書。末附以四書圖。亦自諸書摘入也。

【重編五經圖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盧雲英編。雲英盧江人。明江西布政司參政盧謙之曾孫。以謙在永豐所刻五經圖。原本行款參差。復釐定增補。以成是編。凡例稱所改正凡五百餘處。今以楊甲本與此相較。楊於大易有象數鉤深圖七十。此則存六十八。於尚書有軌範撮要圖五十有五。此則存七十三。於毛詩有正變指南圖四十有七。此則存四十有八。於春秋有筆削發微圖二十有九。此則存

十五。於周禮有文物大全圖六十有五。此則存五十七。於戴記有制度示掌圖四十有三。此則存五十有一。增減多有不同。然大抵以楊書爲藍本也。

【冬餘經說十二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國朝邵向榮撰。向榮字東葵。餘姚人。康熙壬辰會試中式舉人。官鎮海縣教諭。此書雜釋諸經。凡易說二卷。書說一卷。詩說二卷。春秋說二卷。周禮說一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多引先儒成說。而辨其同異。如謂孔穎達兼領五經正義。然諸經分手編纂。穎達未嘗統覈。詩般正義。引鄭註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稱。鄭氏云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又禹貢正義。亦引鄭註而釋之曰。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是撰詩正義者。不知有書正義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衞侯絲辭云。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正義謂裔焉爲語助之辭。不當以方羊斷句。詩汝墳正義。又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以鄭衆註爲證。是撰左傳正義者。不知有詩正義也。其言頗切中歷代官書雜出衆手之病。其書則猶未完之稾。其子孫以簡端標識。雜鈔而成也。

【三傳三禮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禮記大全字疑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有十三經疑義。已著錄。是編因十三經註疏。明王鏊震澤長語。稱其時惟汀州版存。今汀州版不概見。世所行者。惟明萬歷中北監版及毛晉汲古閣版。均有譌誤。而明代諸儒註疏。皆庋閣不觀。三傳三禮。尤幾成絕學。其版更乖舛不可讀。浩因取監本毛本。校其字畫之譌謬。集錄成編。凡三傳三卷。三禮三卷。大抵推尋文句。未能有所考證。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後附春秋大全。禮記大全各一卷。二書爲胡廣陋

本何足訂正且坊本歧出校此一本之誤而他本之誤又不相同欲盡校之是畢世莫殫之功也尤敝精神於無用之地矣

【經史辨疑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讀禮記略已著錄是書前有目次載辨經者三十二條辨史者二十三條當爲五十五條此本僅五十一條蓋經史各闕二條其中辨繼父同居一條徐乾學讀禮通考嘗採用之然全書好爲新說未見根據如謂喪服大功章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則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曰爲人後者降其姊妹適人者則知姑不降也凡人無子以嫡兄弟之子爲後本生父母降爲伯叔父母期本生兄弟姊妹降爲伯叔兄弟姊妹服大功禮也第伯叔父諸姑則仍嫡也曷爲而槩降之哉家禮大功槩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適人於禮未當今考斬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疏曰同宗謂同承別子一宗之內是雖族遠而宗同者亦得爲後本篇自有明文董祥獨據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經云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適人者不及姑猶齊衰不杖期章但載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鄭註則云爲姑在室亦如之但載昆弟不及姊妹而鄭註則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但載爲衆子不及女子子而鄭註則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謂經文偶省即本末嘗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并及姑適人始於開元禮而董祥歸之家禮尤誤董祥又謂喪服小記曰妾母不世祭蓋言祀妾之禮當殺耳小記本文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易牲則不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註家以爲子祭孫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孫不爲祭即子亦不得爲祭據董祥此說即小記世字內兼統子孫言世世俱得薦特不得祭耳

但考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曰祭不曰薦則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禮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註曰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禮得稱祭之顯證也而董祥謂不得祭尤爲不根又禮凡言易牲非謂不得用牲也小記曰士祔于大夫則易牲註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據此則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義主隆不主殺故小記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註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爲不用牲誤矣又小記疏曰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註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據此則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謂妾不得有牲總由誤會經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爲天地合祭中月而禘爲二十五月三代不改時亦不改月太襲前人已廢之說至謂置閏當在四季之月及解鍾斯揖揖爲拱揖之揖則又杜撰顯然者也

【經玩二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淑編淑有周官翼疏已著錄此書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爲六卷次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錄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職官器物宮室之類爲四卷次輯註疏十三經瑣語爲四卷其檢核之功頗爲勤篤然無所考證發明若毛詩異文補之全引僞申培詩說尤失考也

【三經附義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重華撰重華字君實號玉洲吳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所說凡易經二卷書經二卷詩經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對正對之間中引閩本異文者

十八條。惟賁卦小利有攸往一條。中孚卦信及豚魚一條。既濟卦小亨一條。重華不以爲然。餘皆從之。其所據實皆郭京周易舉正之文。不知何以稱閩本京書譌託王韓。宋趙以夫王應麟諸人皆排其謬。重華取之。亦好奇之過歟。又謂繫辭所釋十九爻皆文言傳之文。王弼輩將經文參雜。遂遺入繫辭傳中。折中尚未歸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無可考矣。晁呂以來之古本。一一可稽。並無十九爻原在文言傳之本。惟元吳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見移之。而重華以爲古本誤之甚矣。其說書亦多臆斷。如謂堯典象恭滔天當作饕餮。音聲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譌。然漢書藝文志稱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佚。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及王充論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書。獨遭亂亡失。百篇僅存二十有九。自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以今文詰屈。始造爲伏生之女口授晁錯之說。其事本無根據。重華乃因此以改經。未爲至當。其於古文之僞。亦灼然能解。而又執後世文體揣度經文。謂若無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則釐降以下。徑接愼徽五典。文勢究不和順。必須此段另起一頭。通篇始有綱領。則又騎牆之見。他如謂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註平公卽君陳。伯禽之弟。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之子。蓋據此。按竹書及約註皆屬僞本。固不必論。卽姑以眞本論之。約註作於梁代。竹書出於晉太康中。康成惡得而據之耶。其說詩較二經爲詳。頗欲推求言外之意。勝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燕篇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恐其不終不愼。美之而實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戴嬀也。而反言勗寡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時妾媵歸國。鮮克有終。懷嬴與焉。其朋徵已云云。案史記年表。魯隱公之元年。當衞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隱公四年見弒。在位已十七年。計其年雖至幼弱。已在二

十以外。則戴嬀之年。已在四十外矣。既非盛顏。諒不慮其改節。不合者一。且春秋妾媵見出而嫁者。惟齊桓蔡姬有明文。遽以爲無不鮮終。亦涉武斷。不合者二。懷嬴秦穆公之女。晉懷公之嫡妃。實非妾媵。其備奉匜之數。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豈非循文生義。不加深考之過乎。至於晉風名唐。亦猶邶鄘之因舊地。而重華謂唐叔封唐號。仍其舊。其子孫雖有失德。而猶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遺澤。亦傷穿鑿。特以三經較之。則所得視易書爲多耳。

【松源經說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孫之騄撰。之騄所輯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皆說經之文。或提舉一義。各立篇題。大抵薈萃成說。而不能自研經義。其體例頗近於策略。又以所作釋山學記新荷賦括蒼山賦雜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說經之體。

【心園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有書經知新。已著錄。是書於四書及易書春秋諸經。各摘舉而詮釋之。然淺近特甚。如子在齊聞韶。謂須知夫子之聞。不是季札觀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謂此章獨舉惠之和。以明其介。皆里塾訓蒙之語。別無剏獲。又釋尚書敬授人時。多論西洋推測之法。爲臆造。且議其所載月令。僅取東風解凍一條。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殺胎之禁。一切不載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爲七十二候。自逸周書已然。並非始自歐邏巴人也。

【六經圖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皜撰。皜字又皜。號雪鴻。案鴻字見周伯琦六書正譌。蓋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別造此字。取工字諧聲。反以說文鴻字爲俗體。皜不知其誤而從之。亦好奇之過也。六安人。是編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經圖舊本。稍加損益。凡所補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書經圖中所繪

十二章服日爲三足烏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兎擣藥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說乎周禮圖中所繪蠟車以四馬盡置兩轅之中亦全不解古車之制如此之類皆毫無訂正其校補概可見矣

【十三經字辨】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鶴齡撰鶴齡字瑤賓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經四書字辨後又自爲補訂以成此書刻於乾隆乙酉間爲校畫後爲校音皆多舛漏所謂十三經者爲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儀禮爾雅無論古無此例即以所列計之如分三傳爲三則加四書爲十四如併三傳總爲春秋則又爲十二於數亦不相合也

【古學偶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潛山張綱撰不著時代考明代有吉水張綱嘉靖癸未進士官河南巡撫非潛山人也書中自註云本之御製周易述義云云則知其爲近時人書止三卷一曰觀物篇皆述易旨猶圖書家恆談一曰月令夏小正同異說參校頗詳而牽引先天易圖則橫生枝節其言醫書九十二候不知所據考宋林億等校正素問有此文然億等所述乃唐月令非醫書也春秋天王辨謂特書則稱天合書則稱王其特書而不稱天者乃闕文孔子無貶削天王之理其說甚正然亦先儒舊義也

【九經圖】無卷數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魁植編其子文源增訂魁植字輝斗文源字澤汪長泰人是書以信州學宮石刻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六經圖析春秋三傳爲三而益以儀禮爲九經其信州石刻原本殘脫者則仍闕之但其中如易既載河圖洛書又載古河圖洛書二圖一爲旋毛一爲龜坼據明以來之僞本殊爲失考末復載邵子皇極經世司馬光潛虛關朗洞極揚雄太元準易運會蔡沈等圖

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濫。書不載序。而詩獨載序。例不畫一。所註地理。皆沿石本之舊。如魯云今仙源縣。荆山云今襄州之類。時代未明。春秋列國表內增入孔子。亦非體例。三禮皆勦聶崇義楊復諸圖。而喪禮及行禮諸圖。又删不載。蓋科舉對策之本。不足以資考據也。

【說書偶筆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丁愷曾撰。愷曾字蕚亭。日照人。是書一卷二卷說大學論語中庸。三卷說孟子。附以四書補遺。及宗獻九獻歌括。四卷一爲大學孟子王制周禮造士之制。一爲虞書三苗辨。一爲天官九賦斂財賄解。一爲冬官考。一爲古建國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說詩。前有李在坊序。稱愷曾之子東生。就其寫於書文者。蒐錄成帙。則愷曾偶然筆記。本無意於著書。故皆鄉塾課授之語。而說行夏之時句。至載時文二比。以爲程式。在坊序又稱明永樂間。有專以詆朱註爲能者。上其所著書。成祖深加譴責。急命火其書。磔其人。考楊士奇三朝聖諭錄。載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之獻所著。專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則但火其書耳。無磔人之事。在坊意在尊朱。故僞造此說。不足據也。

【經解五卷經義雜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文澍撰。文澍字雨田。一曰穀田。又曰穀亭。豐城人。是編每卷首題曰桃穀山房稾。而側註其下曰石畦集經解。石畦集經義雜著。蓋桃穀山房稾者。其集之總名。石畦集者。其稾中之一種。經解諸書。又其集中之子部也。經解凡易二卷。書一卷。詩春秋共一卷。禮一卷。易多衍圖書之學。書多辨禹貢山川。因而蔓延於輿地形勝。爲經所不載者。詩最寥寥。惟主廢小序而尊朱傳。春秋多排擊三傳。禮多拘泥古制。糾時俗之非。大抵皆衍朱儒舊說。經義雜著。凡序四篇。說

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經解之內。其顏子心齋坐忘辨二篇。乃莊子之文。無關經義。泛濫及之。亦猶經解之中。因解禹貢而及五嶺以南山川脈絡考也。書祇一卷。而標題乃曰卷之一。或刊版未竟。抑裝緝者有所遺歟。

右五經總義類。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內七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專治一經。其兼通諸經。各有論說者。鄭康成以下。曠代數人耳。宋以後著作漸夥。明以來撰述彌衆。非後人學問遠過前修。精研之則見難。涉獵之則見易。求實據則議論少。務空談則卷軸富也。孫承澤鈔撮經解諸序。寥寥數卷。亦命之曰五經翼。則孰非兼通五經者哉。略存其目。而不錄其書。古今人巧拙之異。華實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卷三十五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遂爲一家。即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謂之賦。迨立名曰楚詞。楚詞亦遂爲一家。元邱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爲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爲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

別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竝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孟子正義十四卷】內府藏本　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幷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註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汚下之類紕謬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寧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

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註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註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弇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註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竝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論語義疏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魏何晏註梁皇侃疏書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光祿大夫關內侯孫邕光祿大夫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五人之名晉書載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

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字。註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云云。是獨題晏名。其來久矣。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羲沛國譙人。魏宗室子。顗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侃梁書作偘。蓋字異文。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武帝時官國子助教。尋拜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蹟具梁書儒林傳。傳稱所撰禮記義五十卷。論語義十卷。禮記義久佚。此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皆尚著錄。國史志稱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書之未至。爲後學所宗。蓋是時講學之風尚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尚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衆。剷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鮫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祕閣。殆若有神物攜訶。存漢晉經學之一綫。俾待聖世而復顯著。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據中興書目稱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爲疏十卷。又列晉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瓌范寧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蓋何氏集解之省文。今姑仍原本錄之。無妨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數與中興書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懷作周瓌。殆傳寫異文歟。其

經文與今本亦多有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頗爲宄贅。然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亦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引高麗古本合。其疏文與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所引。雖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合。知其確爲古本。不出依託。觀古文孝經孔安國傳。鮑氏知不足齋刻本。信以爲眞。而七經孟子考文。乃自言其僞。則彼國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爲信也。至臨之以莊則敬。作臨民之以莊則敬。七經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爲誤。衍然謹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國遞相傳寫。偶然譌舛。或有之。亦未嘗有所竄易矣。至何氏集解。異同尤夥。雖其中以包氏爲苞氏。以陳恆爲陳桓之類。不可據者有之。而勝於明刻監本者。亦復不少。尤可以旁資考證也。

【論語正義二十卷】內府藏本　魏何晏註。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註。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之本。已惟題姓。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皇疏有王肅註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註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今本集解傳刻

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並存。見於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並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盡一。無論註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舊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筆解二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舊本題唐韓愈李翺同註。中間所註。以韓曰李曰爲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蹟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註未成之證。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談。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註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註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錄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晝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爲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廢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註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翺亦

閒相討論。附書其閒。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註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註。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其閒翺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翺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孟子音義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孫奭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羣經皆有音義。獨闕孟子。奭奉敕校定趙岐註。因刊正唐張鎰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註。以成此書。其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蓋正義僞序。卽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註。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大平曰譎篇下曰恂曰無墮曰夫將。公孫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論語曰力行近仁曰師知篇下曰素餐曰湟曰駢躓曰周公卽思離婁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錯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風諭曰見幾曰好言曰忮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汙。萬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發有莘告子篇上曰長義曰好下曰幾成篇下曰雨雪曰瀌瀌曰見睍曰或折盡心篇上曰遠之曰下賤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論之一簣曰瞀曰柚樺曰和寡篇下曰遠禍曰惡殺曰舍生曰爲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遺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敘曰其行曰當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條。皆今本註文所無。惟孟子註之

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僞正義删改其文非復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因是書可以證岐註之舊竝可以證疏之僞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案宋禮部韻略所附條式自元祐中卽以論語孟子試士是當時已尊爲經而晁氏讀書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蓋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諸人務與作難故司馬光疑孟晁說之詆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淵靜語所記言之頗詳晁公武不列於經猶說之之家學耳陳振孫雖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經然其立說乃以程子爲詞則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趙岐孟子題詞漢文帝時已以論語孝經孟子同置博士而孫奭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則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論語拾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軾書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爲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爲無心頗涉禪理以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寃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恆一章軾以爲能克田氏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轍則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齊人歸女樂二章軾以爲靈公未受命者故可

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爲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閒孔子魯君大夫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德一章軾以爲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禍轍則以爲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爲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今亦存備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舊本首題潁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爲利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於天故曰畏天樂天四章引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畜君爲好君五章謂浩然之氣卽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復禮解射者正己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草創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論孔子以微罪行爲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二章論進銳退速二十四章論擴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議駁竊負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天下言仁不必論得失亦自有所見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子十七章以貞而不亮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強飾於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之書也然較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矣

【論語全解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有禮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云王介甫論

語註。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爲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考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爲一書。並未託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爲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眞本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爲經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最爲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義。而旁引曲證。頗爲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云蔡多良馬稱驥。瀘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稗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文。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間徵引詳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告掩焉。

【孟子傳二十九卷】內府藏本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鎭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誣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匄祠歸。卒。贈太師崇國公。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九成孟子拾遺一卷。今附載橫浦集中。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爲南宋舊槧。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則亦不止十四卷。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雜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詁儒理。故朱子作雜學辯。頗譏其非。惟註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覯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作

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於義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箋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於草芥寇讎之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眸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王若虛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叔輩之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九成而尚有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義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之戰爭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說於世道不爲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其所疑正足見立說之不苟是固不足爲九成病也

【尊孟辨二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條辨李覯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續辨別錄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爲三

卷續辨爲二卷別錄爲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祕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眞能闢邪衞道者歟然當羣疑蠭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嘗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爲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册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顚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裒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剏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註

而實較鄭註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註之善者。如戒愼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以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軔。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爲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略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爲書。其合爲一帙。蓋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間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愜。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榦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朱子說處。尚多物云云。是其意猶以爲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

稱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於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即爲不刊之典矣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爲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萃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其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中庸輯略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石洑編朱子刪定洑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興十五年進士

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元目錄云此書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傳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嘗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紀錄失眞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論語意原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有東谷易翼傳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既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鐫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大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鐫於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

槀亦可謂刻意研求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譌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考其名也眞德秀序稱其學出於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衞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大奇矣案錢時四書管見亦以見善如不及章與下章聯合爲一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略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己爲嫌矣

【癸巳論語解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槀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註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癸巳孟子說七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是書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删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蓋其由左司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家居時作也。栻之出也。以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於臧倉沮孟子。及王驩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託以時事。至於解交鄰章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嘗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也。養民訓兵。卒殄寇仇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不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安國春秋傳。務於借事抒議。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論語問答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間有疎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爲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註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卽以錦衣爲裼。卽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註改端爲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鄭註端爲元衣。孔疏端爲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

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卽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誤爲端溪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爲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謚正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卽是書之別名歟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卽象山語錄所云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卽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卽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說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恃悅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焉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眞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文忠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惟大學一卷中庸

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眞德秀編於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寧九年。宋無此年號。今改正。劉才之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輯。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語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承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書。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雖參取舊文。而亦多與先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能一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眞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顛舛。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採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間附己見。以折衷譌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順孫四書纂疏。偏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趙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抗後序。稱沈書以論語孟子集註。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抗商榷。以成此書。皆備列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註之有疏也。然賈孔諸疏。循文闡衍。章

句不遺此則或佐證註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訂惟不得於言一條致疑於語錄集註之不同以爲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條引語錄謂註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術一條集註以術爲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樂記註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註以簡潔爲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潔爲一謂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案朱子訂正書傳僅及大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爲據又仁之端也集註訓端爲緒蔡元定則訓端爲尾亦兩存之蓋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脫稾其簡汰頗爲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皆賅括迴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淵源有自知之確故擇之精矣

【論語集說十卷】內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淳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註本語之下雜用衆說者則疊書姓名於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己說於後則別曰節謂節自爲說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說則夾註於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註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爲攻擊害爲反貽吾道之害案此鄭汝諧之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案此鄭元之說不有視鮀之佞

三句謂美色尙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案此亦鄭汝諧之說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疑作退雖疏食菜羹瓜祭謂瓜爲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嘆案此徐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爲從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恆其德一節謂別爲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爲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卽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爲一章案此鄭汝諧錢時二家之說太師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強穿鑿蓋朱子於註易註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於論語集註則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說較他家爲確務與立異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舉進士第三仕至軍器少監國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十年以終立武官撫州時校文舉吳澄充貢士故澄誌其墓自稱曰門人又稱立武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尙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溯程以嗣其傳故言大學中庸等書間與世所崇尙者異義蓋中庸之學傳自程子後諸弟子各述師說門徑遂歧游酢楊時之說爲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說以中爲性以庸爲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論立武中庸指歸皆闡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則以天命之謂性以下爲一章仲尼曰以下爲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爲三章道不遠人以下爲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

爲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以下爲六章。鬼神之爲德以下爲七章。哀公問政以下爲八章。誠者天之道也以下爲九章。惟天下至誠以下爲十章。誠者自成以下爲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爲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以下爲十三章。惟天下至聖以下爲十四章。詩曰衣錦尙絅以下爲十五章。皆發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條理。其大學則發微一卷。謂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爲歸。而以誠意爲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皙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牴牾。異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說者也。惟其謂中庸大學皆通於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則未免務爲高論耳。此四書本合編。前有大德八年趙秉政序。其先中庸後大學。蓋亦從禮記原次。此本從今本四書之序。移大學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書之間。殊失本旨。今釐正之。還其舊第焉。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內府藏本　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考黃溍集。有順孫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詞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採集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魏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則順孫距朱子三傳矣。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旁引者。惟黃榦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眞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爲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鄧文原作胡炳文四書通序。頗病順孫此書之冗濫。炳文亦頗摘其失。然經師所述。體例各殊。註者詞尙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爲名。而自序云陪穎達公彥後。則固疏體矣。繁而不殺。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賈以

來之舊式故少見而多怪歟

【大學疏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考註已著錄履祥籍隸蘭溪於王柏爲同郡故受業於王柏然柏之學其詆毀聖經乖方殊甚履祥則謹嚴篤實猶有朱子之遺初朱子定大學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其後章句屢改而或問則不復改故前後牴牾學者猶有所疑履祥因隨其章第作疏義以暢其旨並作指義一篇以括其要柳貫嘗爲之序朱彝尊經義考於二書皆註未見但據一齋書目著於錄此本爲金氏裔孫所刊蓋出於彝尊經義考之後然僅存此疏義一卷其指義及貫序則並佚之矣書中依文詮解多所闡發蓋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復科舉之制儒者多爲明經計不爲程試計故其言切實與後來時文講義異也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即集註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跡典故考訂尤多蓋集註以發明理道爲主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爲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無微牾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義議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爲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子門人亦不免爲讒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間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註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

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有農家。皆爲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郯子稱我高祖少皞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聵稱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註不誤而履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呂遲刊書跋。猶爲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劉因撰。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事蹟具元史本傳。朱子爲四書集註。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爲四書集義。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因乃擇其指要。删其複雜。勒成是書。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書目則作三十卷。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並已闕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笈之僅存者。不以殘闕病也。其書芟削浮詞。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粹精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四書辨疑十五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所撰矣。蘇天爵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

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至書多引王若虛說。殆寧晉陳天祥書也。朱彝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峯一宗朱子。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深據也。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容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註。有盤長二丈深三尺之文。頗爲疎舛。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己說。亦未見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爲門戶之爭。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讀四書叢說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册。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

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四書通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尙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爲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註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爲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視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間有所註。亦不甚詳。是書尙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爲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卽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爲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證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爲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案杜緱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朔。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又時見曰會。衆頫曰同。

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爲衆。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閒。固不必爲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註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爲無補矣。

【四書疑節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註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註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

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尙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註於本句之下。亦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眞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爲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間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註。案咸註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紀蒙中語。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通旨六卷】內府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

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開門目既多。閒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一例。亦頗傷瑣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爲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爲饒子。其淵源蓋有自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蓋久微而復出也。句下閒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註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註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四書管窺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溫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祕閣書目者五册。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册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註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

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眞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卽四書章句集註。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眞僞。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卽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尙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大學中庸集說啓蒙二卷】內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爲建文元年。驥爲景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爲學庸集說啓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啓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謄校刊梓。然則星本全註四書。驥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併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註一於善。視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註盤。邵氏謂恐是盥頮之盤。傳之四章。註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註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

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其孰爲衡語。孰爲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四書大全三十八卷】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爲取士之制者也。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眞氏。祝氏仿之。爲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案定宇陳櫟之別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釋。殆亦爲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剟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稿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綴錄。久而復得原稿。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

欲删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稿。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册。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搉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認眞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

【四書因問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稱柟爲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當卽廷萱等所記也。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本分章。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實事。如講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門人衣服華靡者。曰此便是僭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爲訓詁空談。柟文集佶屈聱牙。純爲僞體。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

【問辨錄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疑義。逐條辨駁。其論大學。謂新民卽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爲三綱領。不知經文三在字。顯然並列。安能不區別爲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體抑揚語意。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說。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

異同。世未嘗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編。亦可作如是觀矣。

【論語類考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眞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尚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註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註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孟子雜記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採摭他書。以爲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敍孟子事蹟。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爲泛濫之巵言。若趙岐註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概爲删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

【學庸正說三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

部尚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崇禎初追謚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爲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爲訓解。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愼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爲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爲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好尚爲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論語商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爲魏忠賢所害。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謚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宗建剛方正直。屹然獨立。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禪。如云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爲。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問爲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轇轕。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論語學案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宗周講學。以愼獨爲宗。故其解爲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敕正其失。其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啓焉。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隳明黜聰求睿知。幷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鍼砭良知之

末流。最爲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爲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皭然。不負其言矣。與其爲孫承澤。又何如爲劉宗周乎。

【四書留書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留書。此其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啟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標經文。止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義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滉漾以自恣。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國朝。懸爲程試之令甲。家絃戶誦。幾以爲習見無奇。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

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經筵講義。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四書近指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編於四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開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之國章。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即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採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也。

【孟子師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以其師劉宗周。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愼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著爲是書。以補所未備。其曰師說者。仿趙汸述黃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宗周之學。雖標愼獨爲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爲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爲世子章。力闢沈作喆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闢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主姚江矣。其他議論。大都案諸實際。

推究事理。不爲空疎無用之談。略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爲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衆論。因一眚而廢全書也。

【大學翼眞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疎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爲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爲一章。傳爲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爲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爲異。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爲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刪剟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配以己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隴其歿。後其族人公穆。始爲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

爲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明自萬歷以後。異學爭鳴。攻集註者。固人自爲說。卽名爲闡發集註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隴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深。是編薈粹羣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略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松陽講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以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爲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爲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容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爲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開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註。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閒考鄭氏隨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衆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託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卽劄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

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採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註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卽至鱉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註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註引季氏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註。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註。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註。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寧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爲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閒。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採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爲其門人盛唐王錫所編。後二卷爲其子遠宗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不以經文

次序爲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二十八字爲僞。其論本確。而考其所著古文尚書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爲眞。引證諸史。亦言之鑿鑿。豈非辯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爲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註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輯。則雜出於衆手明矣。

【大學證文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首列註疏本。大學之眞古本也。次列漢熹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卽今註疏之本。故不複列。次爲魏正始石經本。卽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僞之時代也。次爲明道程子改本。次爲伊川程子改本。次爲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爲王柏改本。次爲季本改本。次爲高攀龍改本。卽崔銑改本。次爲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元稱好改字。特註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顚倒經文也。自劉歆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爲故事。遂寖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卽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

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眞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以上二種江蘇巡撫採進本【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以上二種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鴂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四書劄記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四書所記也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故其首條曰文貞公以知止屬志學以靜安屬主敬能慮能得屬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爲知本知至此解確不可易其以格物爲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論語如謂之吳孟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爲說而大致主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論切實如云鬼神之爲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廟社稷卽人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

分量。又云無聲臭。卽以無極言之亦無弊。然卻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又云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元妙。其宗旨可見。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書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強傅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目在之自爲所在之在。乃從尚書訓爲察。中庸如鼓瑟琴。卽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爲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註。解爲防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爲項臺。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開與章句集註。小有出入。要能釐然有當於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爲時文而設。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鄉黨圖考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爲九類。曰圖譜。曰聖蹟。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考核最爲精密。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爲專門。非諸家之所及。間有研究未盡者。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既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引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爲內朝議政之證。謂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後儒誤會大僕注。以異姓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爲升

路門外之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今考永謂異姓之臣得入內朝。永說爲是。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所議。必入內朝。則永未詳考。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註言與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內朝。註內朝在路門內。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永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爲在路門內者誤云云。今考曲禮爾雅疏俱云諸侯內屏爲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此門既據路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晉語曰。驪姬之讒。爾射予於屏內。韋昭註。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亦謂路門內也。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註。屏寢門內屏也。婦人禮。送迎不出門。據此。則諸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則路寢也。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其內有屏。則似天子亦內屏。不知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請事於此。復重思之。又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論語孔安國註。蕭牆屏也。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之遺象。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則門內之牆。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釋名所云門外罘罳也。大戴禮所云負屏。則又古今註所云門內罘罳也。古今註又謂西京門闕殿舍前皆有罘罳。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確鑿。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考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擬於路寢。五行志。未央宮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

擬於路門。罘罳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觀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則廟門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則廟門外之朝宁。與路門外之朝宁同。天子廟門外之朝宁有屏。則路門外之朝宁亦當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鄭氏於觀禮引天子外屏爲證。實有精義。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爲得也。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疎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邃於三禮者矣。

【四書逸箋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菴。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採輯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註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註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據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塵無夫里之布一條。集註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疎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爲引入。亦稍涉泛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右四書類六十二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註。積平生之力爲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註。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經疑並用。故學者猶

有研究古義之功。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爲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删汰。惟胡廣大全。既爲前代之功令。又爲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

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

【蘇評孟子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蘇洵評。考是書宋志不著錄。孫緒無用閒談。稱其論文頗精。而摘其中引洪邁之語。在洵以後。知出依託。則正德中是書已行矣。此本爲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雲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無所謂洪邁語者。豈經緒指摘。故削之以滅跡耶。抑併非孫緒所見之本。又僞本中之重僞耶。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云。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註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範。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斷

非北宋人筆。其評語全以時文之法行之。詞意庸淺。不但非洵之語。亦斷非宋人語也。

【孟子解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尹焞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則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市及終篇而卒。邢正夫嘗刻於岳陽泮宮。其書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吳玉墀家。莫知其所自來。每章之末。略贅數語。評論大意。多者不過三四行。皆詞義膚淺。或類坊刻史評。或類時文批語。無一語之發明。焞爲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書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無所闕佚。與十四卷之數。亦不相合。殆近時妄人所依託也。

【孟子發題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宦。坎壈而歿。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闢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後反覆。不外此意。張九成門人。嘗取附九成橫浦集末。鋟版以傳。今析出。存目於經部。庶不沒其名焉。

【或問小註三十六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朱子撰。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諸儒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註。越二十年壬寅。鄭任鑰又爲重刻。而附以己說。併作後序。反覆力辨。信爲朱子書。如卷首載朱子與劉用之書及序四篇。晦菴集中不載。則以爲集中偶佚。年譜不記作此書。則以爲年譜遺漏。書中多講時文作法。則以爲制義始王安石。朱

子亦十九舉進士。必善時文。連篇累牘。欲以強詞奪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節。道之不行也一節。皆剽四書大全所載雙峯饒氏語。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全剽四書大全所載新安陳氏語。僞蹟昭然。萬難置喙。則以爲大全誤題姓名。其偏執殆不足與辨。又既稱此書作於集註之後。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條下附記曰。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說。前輩多疑此爲未完之說。在集註之前。信哉。是小註又在集註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載中庸原序。稱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紀。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爲朔。則下推三十二日爲壬申。使壬寅爲晦。則上推三十一日爲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云云。是或問尚未暇改。何暇又作小註。陳振孫書錄解題又曰。論語通輯十卷。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使朱子果有此書。榦亦何必發明乎。其爲近人依託無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書跋。稱任鑰刻是書後。自知其謬。深悔爲湯友信所賣。併稱序及諸論。皆友信之筆。任鑰未嘗寓目云。

【四書問目】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講授。門人雲莊劉爚睦堂劉炳述。記前有永樂壬寅其九世孫劉文序。稱四書問目。世所傳者。四書大全朱子文集內載數條而已。近於親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論語二十篇。及任江西豐城尉。適吳侍御家得大學中庸數十條。而孟子則同修國史崇邑邱公永錫家藏焉。於是散者復合。而闕者幾全。又有宏治十一年鄭京序。稱宣德間書林有與同姓者。欲附其族。爲劉氏子孫所辱。遂於凡載籍間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滅其迹。又稱劉文所輯。湮晦失傳。其裔孫復於鷹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經義考。劉爚有四書集成。劉炳有

四書問目。並註已佚。則問目獨出於炳。不應兼題爚名。又豐城縣志。載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無所謂建陽劉文。且建陽一書賈。其力幾何。安能盡毀爚炳之書。又安能盡剷爚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說皆牴牾支離。書中問答。亦皆粗淺。不類朱子之語。殆皆其後人所依託歟。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在延編。在延祥符人。後流寓於江寧。其書乃於朱子語類中。專取四書諸卷刊行。別無增損。亦無所考訂發明。

【論語孟子考異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應麟撰。凡註疏諸儒之說。與集註互異者。各爲考訂。然應麟著作傳世者多。而此書諸家皆不著錄。今考所載。實皆採之困學紀聞中。蓋書肆作僞之本也。

【中庸合註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吳澂序。然篇末題曰序。而篇首題曰總說。其文亦不類序體。殆割裂移掇。強爲標目。書中所載雙峯饒氏新安陳氏所說。皆澂同時之人。而郊社之禮一條。乃引吳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無疑義。元史澂傳。亦不言澂有此書。考其所引。皆明永樂中所修四書大全之說。必書賈摘錄大全。僞託澂名以售也。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縣人。是書前有至正丙戌汪克寬序。稱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語諸學者。及其弟子訓釋之詞。疏於四書之左。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最晚出。但辨論未爲完備。去取頗欠精審。定宇陳氏雲峯胡氏。因其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陳氏因作四書發明。胡氏因作四書通。陳氏晚年又欲合二書爲一

而未遂。士毅受業於陳氏。因成此書。至正辛巳。刻於建陽。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寬爲之序。卷首有士毅與書賈劉叔簡書。述改刻之意甚詳。此重訂所由名也。此本改題曰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東山趙汸同訂。次列鄱陽克升朱公遷約旨。次列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書中亦糅雜蒙混。紛如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爲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然陳櫟胡炳文本因吳眞子之書。士毅又因陳胡之書。究其由來。實轉相稗販。則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爲譏。至明永樂中。詔修四書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概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有明一代。尊大全爲蓍龜。沿及近代講章。亦無非依傍大全。變換面貌。烏知其淵源所自。不過如斯哉。

【四書通義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剡撰。剡字用章。休寧人。是書因倪士毅四書輯釋。重爲訂正。更益以金履祥疏義。指義。朱公遷通旨約說。程復心章圖。史伯璿管窺。王元善通考。及當時諸儒著述。改題此名。夫吳眞子據眞氏祝氏蔡氏趙氏之書。纂爲四書集成。自以爲善矣。而胡炳文陳櫟重訂之。胡氏陳氏自以爲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訂之。倪氏自以爲善矣。而剡又重訂之。自剡以後。重訂者又不知凡幾。蓋隸首不能算其數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實則轉相剽襲。改換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輯一四書講章。是何名山不朽之業。而紛紛竊據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乃其所解大學。首以古篆寫古本正文。奇形詭狀。多所作六書精蘊中杜撰之字。次乃爲指歸一卷。其辨致知在格

物。云致知不可懸空。就格物上用功則著實。知誘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豈有物理走心者。所謂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見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嘗取程叔子之意以補傳。校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物致知傳也。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非大學所謂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動以天也。人欲不可謂性之欲。好惡之形。非大學所謂意耶。物至知知。人與聖人亦同耳。聖人內有節而人無節。故流而不反。節也者。本然之權度非耶。古語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學所謂知本耶。反躬力如萬鈞把柄在手。可以作聖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誘物化。樂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說介於朱王二本之間。而更巧於附會。其他所論。亦往往重守約而輕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考異一卷。凡十五條。亦多穿鑿。篆文不爲典要。總一好異而已矣。

【大學管窺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紀字時陳。號龍灣。東光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靖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琴川周木所集大學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後依大學古本次序。採輯衆說。加以己意。而疏解之。其書流傳絕少。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目。亦未之見也。

【中庸管窺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是書不用朱子章句。亦不從鄭元舊註。分中庸爲二十五段。與章句同者十四段。其異者。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爲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爲第

四段。人皆曰予知二章爲第五段。天下國家可均也三章爲第六段。道不遠人至亦勿施於人爲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節爲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爲第十五段。郊社之禮一節爲第十六段。哀公問政合自誠明二章爲第十七段。大哉聖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爲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堯舜至唯天下至誠三章爲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節。與舜其大知一節。合爲一段。殊爲牽強。謂君子之道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禮一節。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見而已。後附性學心學二篇。亦無甚精微之論。

【大學千慮一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簡。是書就章句或問。引伸其說。中引佛遺教經。以爲儒釋一本。可謂小言破道。其引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及大莊嚴經論之說。以格量訓格物之義。亦深爲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譏。明史儒林傳。附孔暉於鄒守益傳中。稱孔暉端雅好學。初不肯宗王守仁說。久而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觀是書。良不誣云。

【大學稽中傳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有禮經類編。已著錄。是編攻擊朱子大學章句。深闢格物之說。而以誠意爲根本。蓋推衍姚江古本義也。上卷凡十章。一爲稽中。二爲原明。三爲稽聖經。四爲原敬。五爲慎致知之要。六爲原內外動靜之合一。七爲原誠意。八爲原正心。九爲原修身。十爲舉全書。每章各疏大意於末。其不及治平之事。則謂天德修而王道隨之也。中卷爲辨疑四條。設問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抉摘句讀之謬。如舉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連讀。謂不能先命以官。尚可強通。至下句

以遠過二字連讀，訓過爲責，謂不能屏之遠方而責之，則無此文義矣。下卷爲考證，引朱子書七條，陸九淵書六條，謂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終均無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論之餘緒耳。

【四書講義】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是編乃其爲南京太常寺卿時所作，以授其子履準。萬歷己酉，其孫心材始刊之。其說皆隨文闡意，義理異同之處，亦間有論辨，持論頗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學註一卷】御史蕭際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有書疇彝訓，已著錄。此編詮解大學，雖分章立說，而不錄經文，頗似論體，與依文訓詁者不同。後有致知格物及誠意關二圖，大旨以愼獨爲要義，致知格物爲先務，書末載居身訓言十則，居家訓言十則，蓋以旁衍修齊之義，故附大學之後云。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補考八卷】通行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引諸書，詳其事蹟，凡記三卷，傳三十七卷，記傳之末，各系以論贊，蓋仿宋王當春秋臣傳之體。中間多採雜說，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汎引雜證，雖嘗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或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眞贋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間有附註，題閩朱焯維盛撰，其言頗爲淺陋。續考八卷，題應旂元孫宋編，雜考四書名物，餖飣尤甚。明代儒生，以時文爲重，時文以四書爲重，遂有此類諸書，襞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之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卽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進直講五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編修，

與檢討陳以勤同爲裕王講官進講四子書先訓句解次敷陳大義蓋從日講之例裕王卽穆宗也時拱已遷國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編次成帙千頃堂書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學庸至論語子路問成人章止蓋未全之本也

【大學新編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前列大學正文一卷以豐坊僞石經爲據殊爲不考其略疏一卷乃詮發大旨以誠意爲主亦與朱子互異發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論與己意相合者廣義二卷則本眞德秀衍義而删節之又附益以明初諸事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由未見其書據傳聞載之故也

【孟義訂測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管志道編志道字登之婁縣人江南通志稱其由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陳利弊九事忤張居正出爲分巡嶺東道與巡按御史齟齬爲御史劾奏鐫秩遂移疾歸考明史顏鯨傳載御史顧雲程疏言神宗大起遺逸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罷官疑通志誤也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蓋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汝芳之學出於顏鈞本明季狂禪一派耳

【四書疑問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但各章總論其大旨不復逐句箋釋立說多與朱子異如謂大學親民之親不當作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亦無闕文蓋沿姚江古本之說自爲一解謂孟子無以則王保民而王是

心足以王矣。數王字俱讀如字。不作去聲。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隘與不恭。非其流弊。亦尚有見。至於訓格物之格爲品格。自謙之謙爲謙虛。命也之命爲命數。致曲之曲爲心曲。則穿鑿附會。礙不可通。他若謂中庸不睹不聞。卽是隱微。卽是獨。戒愼恐懼。卽是愼其獨。而以朱子爲支離破碎。又謂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又謂喻義喻利之喻。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禪機詁儒理矣。前有萬歷丁巳自序。謂夢見夫子出一玉印。牧肅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視其髮特焦黃云云。尤怪誕不經也。

【經籍異同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字錫元。常熟人。萬歷中由舉人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其書雜引五經之文。證四書所引之異同。併波及他書語意相近字句略同者。頗爲龐雜。如李尤盤銘。與經一字無涉。而引以證湯之盤銘。又如班昭東征賦中由力行而近仁句。乃運用中庸之語。而引以爲力行近乎仁句之異同。殊爲舛誤。至石經大學本豐坊僞撰。據爲定論。尤失考矣。

【經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是編於四書集註之外。旁搜諸說。故取莊子駢拇枝指之意爲名。凡漢詁纂十九卷。談經菀四十卷。引經釋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漢詁纂乃删取註疏之文。割裂餖飣。全無義例。其談經菀。則自經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苟與四書文義彷彿者。卽摭以相證。冗雜尤甚。其引經釋。則以四書所引經文爲綱。而雜採訓釋以附之。既非釋四書。又非釋五經。莫究其何所取義。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舊文。亦罕能精核。蓋浮慕漢儒之名。而不能得其專門授受之奧者也。

【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陳禹謨撰。已載經言枝指中。此則錢受益牛斗星所補訂也。受益字謙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評。已著錄。禹謨原本多疎舛。受益等所補乃更蕪雜。如淇澳綠竹而引及爾雅曾稽之竹箭。華陽國志哀牢之僕竹。已泛濫矣。更引及異苑竹化蛇蛇化雉。釋肺肝而引素問靈樞。已旁支矣。更引及黃庭經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語。是於經義居何等也。其最異者。如標一目字爲題。釋大學十目所視也。而目字下註曰。附眼。無論四書無眼字。且目之與眼。又何所分別。而別爲附錄乎。尤不可解也。

【孟子說解十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孟子遺事。及讀孟子三十一條。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卒。大略當以閻若璩所訂爲正。考去齊章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盡心章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若據呂氏大事記。及通鑑綱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爲臣而歸。則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餘歲矣。孟子如梁仕齊適宋之魯之滕還鄒游歷先後。班班可考。魯平公元年。卽赧王元年。其時孟子似未至八十九歲也。至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議論而不究其實。蓋敬之說經。通坐此弊。不但此書矣。

【論語義府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尙書要旨。已著錄。是編不列經文。但標章目。歷引宋元明諸家講義。其唐人以前舊說。偶亦採錄。然所取無多。或與集註兩歧者。則低一格錄之。觀其體例。似尊朱子。然其說頗雜於禪。如解子貢問貧而無諂一章。有境無境諸義。豈可以詁儒書哉。

【中庸點綴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書首爲中庸總提。次全載中庸之文。每段或總批。或旁批。其體例略如時文。其宗旨則純乎佛氏。

【元晏齋困思鈔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愼行撰。愼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自萬歷庚戌至甲寅積年鈔存。其中頗多心得之語。然亦不免好出新論。如解鄉黨色斯舉矣節。以虞廷獸舞志聖之隆。山梁雌雉志聖之逸。又以中庸致曲之曲。爲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曲。雖才辨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非經之本旨矣。卷首繪性善性教爲二圖。卷末一條。則愼行自序其作書大旨也。

【大學中庸讀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有檀弓原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乙未。據豐坊僞撰魏政和石經。以攻朱子章句。至修身章中竄入顏淵問仁五句。應仁不能曲說。乃言只須削去此節。夫此五句。既屬當削。則所謂石經。豈復可信哉。至其持論。則多引佛經。解淇澳節。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剛不壞者僩也。枝枝葉葉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

【四書湖南講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錢塘人。萬歷辛丑進士。是書分標三例。凡剖析本章大義者曰測。就經文語氣順演者曰演。與其門人問答辨難者曰商。間有引證他書及先儒之論。則細書於後。大抵皆其口授於門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載寅亮四書湖南講二十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之誤歟。抑或別有續編也。

【四書會解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毛尙忠撰。尙忠字子亭。號誠菴。嘉善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監

察御史。其書分章立說。不錄經文。頗似書塾講義。而議論則務與朱子相左。如大學首章。謂當因其所發。非聖經本旨。親民即明德內事。不親民叫不得明德。何須說推以及人。曰皆當止於至善。是分明德親民而二之。謂止即止泊之止。何須添不遷二字。定乃明道靜亦定動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即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處而安。似著身矣。且謂物有本末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也。物與事只泛說。若定分物屬明親。事屬知得。何等拘滯。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則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類。如此類凡十數條。其解格物。既不從朱子事物之說。而亦不取王守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謂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處。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曉。信如尚忠說。則格乃實字。無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義豈復可通。亦徒好立異而已。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章一陽編。一陽金華人。自何基受業黃榦之門。其後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受。皆自稱朱子之傳。一陽因取四人之發明四書者。分載於章句集註之下。名曰正學淵源。蓋以闡揚金華之宗派。不爲發明四書作也。

【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斯源編。斯源字憲仲。臨潁人。是書成於萬歷戊申。首列朱子大學改本。次列禮記古本。次列魏石經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諸儒說大學者附焉。以諸說並陳。無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禮記傳自戴聖鄭元。不過依經作註。指爲鄭元之本。已爲未安。至政和石刻。出自豐坊僞撰。其政和年號。以宋爲魏。賈逵姓名。以漢爲魏。前人駁之悉矣。斯源猶珍重而信之耶。

【四書測六卷】內府藏本　明萬尚烈撰。尚烈字思文。南昌人。是書首有萬歷辛亥自序。於大學中庸。獨

尊古本而議論宗旨則全入異端如解季路問事鬼神章專取釋氏輪回因果之說以釋聖言駁雜已甚其尤誕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爲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禮法之外蓋姚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贄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書說叢十七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詩經說通已著錄是書彙萃諸家之說分章條列同異兼收每案而不斷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己說一二所採書凡二百二十六種雖釋道家言亦頗兼取其中如解子游問孝章則用古說解士而懷居章則用管志道說以爲卽懷土解不動心則用郝敬說以爲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則思則用羅欽順困知記皆頗有所見然所引明人諸說榛楛錯陳不免傷於蕪雜

【四書說約】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壬午大兵攻定興善繼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就四書以講學與明人講義爲時文而作者頗殊卷首爲認理提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則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其自序亦曰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謂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論亦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與洛閩之學究爲少異

【四書酌言三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寇愼撰愼字永修號禮亭自號殺翰逸叟同官人萬歷丙

辰進士官至蘇州府知府天啓中周順昌被逮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後佩韋臨刑稱曰公好官知我等倡義非倡亂者即其人也其學出於姚江故是編多與朱子立異如解論語至於犬馬句主犬馬養人之義本諸注疏猶有說也至於解齊必變食句謂爲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解弗如也二句爲盡奪前塵忽渡彼岸解始可與言詩句爲入無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謂知原在知不知外理會其他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此處掃除乃爲巡機又扭來補綴則純乎明末狂禪之習矣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仍餖飣之學卷首別爲考異一卷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略如惟之作維貢之作贛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學其僞託可不待辨而仁錫乃爲持疑之辭則茫無考證亦可見矣

【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魯論撰論字孔璧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啓中以貢生授潁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蓄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爲明末時事而發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枚卜豈易易哉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繹經義也

【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菴嘉興人崇禎戊辰

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前有自序結銜稱敕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稱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爲著子思子之書今名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而作也大學卽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作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是釋詁論語讀予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爲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爲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牴牾可謂敢爲異說者矣卷中或稱默案或自稱譚子體例亦叢雜不一云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四書經學考明徐邦佐撰續考陳鵬霄撰邦佐字孟超錢塘人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經學考成於崇禎戊辰雜鈔故實疎漏實甚續考成於甲戌又皆時文評語講章瑣說而題曰經考未詳其義然坊刻陋本亦不足以究詰也

【四書讀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際泰以制義名一代是編詮發四書大義亦略如制藝散行之體其議論駿發視章世純留書過之而不及世純留書時有精義蓋際泰用縱橫之才去說經之道遠世純用深湛之思去說經之道稍近也

【四書則】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桑拱陽撰拱陽字暉升蒲州人崇禎癸酉舉人其書取諸家講章立說不同者刪定歸一閒以己意參之命之曰則以見其則不遠之意先大學中庸次論語孟子各

有圖說總論大旨爲舉業而作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山人崇禎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朱子或問存疑大全諸書及諸家之說而成不出流俗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爲四書講義而名之爲圖書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爲火新民爲水至善爲土之類皆穿鑿無理不足與辨

【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生自烈與艾南英爲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詬厲喧呶沒世乃休蓋亦社黨之餘派也是編舉永樂中胡廣等所修四書大全條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學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學各一卷顧起元中庸外傳一卷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各一卷福王時嘗以擅改祖宗頒行之書挂諸彈章至憤而置譁於朝案四書大全誠爲猥雜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強生分別不過負氣求勝借以立名觀其首列揭帖序文之類盈一巨冊而所列參訂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馬鄭以來無是體例即宋人盛相標榜亦未至是也

【學庸切己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謝文洊撰文洊字約齋號程山南豐人其書首作君子有三畏講義一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次爲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書中皆隨文講解旁採大全諸儒之說而參以己見其體頗似語錄卷末附西銘解一篇謂其立義宏深爲學者究竟指歸篇名不可不尊

因易之曰事天謨。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麗奇軒四書講義】無卷數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紀克揚撰。克揚有易經講義。已著錄。其書不錄正文。每章約詁數語。大旨爲科舉而作。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凡大學五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學三綱八目。詮解特備。又以中庸論孟。爲格物之書。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中。故於格物條目尤爲曲盡。其他闡發義理。於史傳事蹟。先儒議論。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總以朱子之說爲斷。不必自有所見也。卷首有黃越所作綱領一篇。其孫顯祖所作緣起一篇。敍述著書大旨。及刊刻始末。

【聖學心傳】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鳳祚編。鳳祚字儀甫。益都人。嘗師事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因會輯善繼四書說約。奇逢四書近指。共爲一編。卷首列善繼認理提綱。尋樂大旨。又列善繼奇逢二人小傳。前有鳳祚自序。謂此書出。當與孔曾思孟四聖賢書。共揭星日而行中天。其說殊夸。又謂於舉業非相遠。倘於此有得。以應試場。主司必當驚羨。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歟。鳳祚天文地理之學。皆能明其深奧。如兩河清彙。天學會通。天步眞元諸書。已卓然足以自傳。又何必畫此蛇足乎。且二書皆有刊本。豈精鳳祚之標榜。卽以二書而論。亦蛇足也。

【四書大全纂要】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註義。已著錄。是編以明永樂間所著四書大全。泛濫廣博。舉業家鮮能窮其說。乃採其要領。俾簡明易誦。然大全麤雜萬狀。沙中金

屑本自無多。裔介所摘。又未能盡除枝蔓。獨得精華。則亦虛耗心力而已。

【四書惜陰錄二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胡渭生趙天潤仇兆鼇序。并自記一首。後有陸隴其跋。以隴其三魚堂集勘之。其文相合。實非依託。然其書則不稱隴其之所言。據世沐自記曰。仇滄柱示以關中李中孚反身錄。中孚曾講學毗陵。會過一次。彼深惜南浙兩省學者。害於舉業。彼時心不甘南士必遜北士如此。迄今幾三十年。彼學已成名已立。南士竟無與頡頏。細讀其錄。愈不心服。摘錄中數處。以質滄柱。翁狂不自量。續爲惜陰二集。不覺積成二十一卷。幾乎有六百葉。又曰。李從陸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從程朱入。而準則於周宋八賢。雖沐染南風。剛峻良有不逮。而古人所云。醇正則當仁不欲多讓云云。則世沐此書。蓋爲與盩厔李容相詬而作。故隴其喜其能排陸王。爲之作跋。然講學以明道。非以求勝。但爲朱陸而爭。已不免門戶之見。況世沐以聖學自任。而不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則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學之可講乎。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國朝陸隴其編。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初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四書大全。陰據倪士毅舊本。潦草成書。而又不善於剽竊。麤雜割裂。痕蹟顯然。雖有明二百餘年。懸爲功令。然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書。專爲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是編取胡廣書。除其煩複。刊其舛謬。又採蒙引存疑淺說諸書之要。以附益之。自較原本爲差勝。然終未能盡廓清也。其初稾成於康熙辛酉前。有自序。尚歉然以爲未定。及晚年輯困勉錄。復取是書。互相參考。別以朱筆點次。乃成定本。然未及重爲之序。故其門人席永恂侯銓王前席等校刊之時。仍以原序冠卷端。實則序

在前而書在後也大學中庸并載或問亦仍大全之舊卷末附載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不知何人採摭困學紀聞爲之非應麟原有是書也

【續困勉錄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所著困勉錄分學問思辨行五類此續錄則專解四書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中多採錄時文評語似乎狹視四書矣

【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內府藏本　國朝邵嗣堯撰嗣堯有易圖定本已著錄是編乃督學江南時所刊每章前爲口義後附論斷專爲童蒙講解而設故曰易知嗣堯服官清苦至今凡歷任之地皆稱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傷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雲句謂不特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即義中之富貴亦如浮雲不特富貴如浮雲即我亦如浮雲如此之類蓋欲以發明不愛官不愛錢不愛命之意而過於取快未免墮入禪宗矣

【四書述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詵撰詵有易經述已著錄是書多不主朱子章句集註如以大學聽訟章爲解格物而以朱子補傳爲不知聖賢經傳化工之妙其學蓋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調停之說者觀其自序曰朱子慮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確切分疏以爲下學所遵守陸子略其枝葉而獨抉其宗旨蓋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謬云云其所學可以略矣

【四書鈔十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祕丕笈撰丕笈字仲負故城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是編以四子之書近世多爲新說所惑於是纂輯或問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說彙成一編以非自己出故以鈔爲名其旁註批閱之語則丕笈自抒所見也

【四書貫一解十二卷】編修閔惇大家藏本　國朝閔嗣同撰。嗣同字來之。號雙溪。烏程人。康熙乙卯副榜貢生。官景寧縣教諭。此書於每章各爲總解。而不錄經文。皆取諸儒之說。以己意融貫成篇。其說有同異者。則別附於後。以備參考。

【四書索解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其子遠宗所編。本名四書疑義。有問有答。奇齡沒後。遠宗裒輯成書。存所疑而刪所解。名曰疑案。奇齡門人王錫序之。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問無答。其旨在於駁註。而其迹乃似於攻經。且據錫所序。其解已散見奇齡各書中。亦何必更出此書。蹈禪家機鋒之習。則非欲詁經。直欲駭俗耳。漢晉以來儒家無此體例也。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首爲知本圖說。次爲知本圖四。一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爲本。一曰修身以誠意爲本。末爲附錄。又有後圖。以大學知本與中庸立本。並列二圖。節次相配。亦前有圖說。後有附錄。夫知行並用。博約兼資。聖賢經典之文。或有偏舉。而理無偏廢。經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補傳。亦必有說。奇齡乃以格物爲量度之意。以知本爲誠意。不知未知本時。持何術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誠意爲本。則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蓋奇齡歷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愼獨也。而自稱嵩山廟市高笠先生所傳。爲遼東賀欽之孫所祕授。蓋託詞也。

【大學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答其門人餘姚邵廷采之問者也。仍因其大學知

本圖說而衍之。以歸於良知之說。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連讀。如明德連讀。則德已明。何用復明。是不必遠引他說。即以大學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復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證。尚書三條。詩四條。皆其四書賸言中所謂以雩見爲龍。以王良爲星者也。

【逸講箋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而其子及門人編錄之。上卷爲章世法所錄。乃所講孟子不動心章之稾。第二卷爲其姪文輝所錄。乃所講論語問答。第三卷題曰大學辨業。爲樓宅中所錄。大學辨業者。奇齡門人鑫縣李塨所著。塨初師博野顏元。既而舍之從奇齡。後撰是書。又兼用元說。故奇齡惡其叛己而攻之。大抵皆詬爭之言也。以錄其叢殘之稾。故曰逸講。中雜門人子姪之附論。故曰箋焉。

【中庸說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佑。及其子遠宗姪文輝編次。而各附以己說。皆與朱子章句互異。大旨以愼獨爲主。闡劉宗周之旨。蓋宗周奇齡之鄉人也。奇齡博洽羣書。其說經善於考證。至於舍考證而談義理。則違才易務。非其所長。又以辨才濟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聖門釋非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邦烈編。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齡之門人也。是書因朱子四書集註。頗有疑諸賢之說。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齡門人子姪諸說。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記。稱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其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於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

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因稍輯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據者彙爲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云云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端誠所不免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且朱子集註補苴舊說原恐後學之誤會亦非主於排斥孔門邦烈此書雖無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舊題奇齡自撰今考究始末實邦烈所爲其中如謂本字書不訓始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案陳彭年邱雍等重修廣韻在大中祥符間其時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說如斯之類似非奇齡所宜有又朱子與張栻劉共父書謂二程遺書乃胡安國所改而此序作劉共父所改亦誤故改題邦烈從其實焉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蓋塨之學出於顏元務以實用爲主故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凡不切立身經世者一概謂之空談而於心性之學排擊尤甚其解四書亦即此旨中惟孟子註未成今傳者論語大學中庸耳論語多用古義亦兼取毛奇齡之說如以無所取材從鄭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從何晏作反經合道之譬則不免故相違迕有意異同大學用古本讀大爲泰及親民之親讀本字皆仍舊說其以格物之物爲周禮司徒之鄉三物則塨自申其學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說一切歸於實際證以人事在三書之中較爲完密傳註問則仿朱子或問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辭氣多不和平徒以氣相勝而已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容撰容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

鴻詞。以年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召容入見。時容已衰老。遣子愼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授。鄠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容之別號。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盩厔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容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則是書之成。容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容所自定也。容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格物之物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與人墜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容稱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容說。則孔子之微服過宋。孟子之不立巖牆。皆爲動心矣。且廐焚必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與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正原明平時強制其心。而流爲谿刻之過。容顧稱之爲不動。則與告子之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辟雍講義。乃乾隆元年名時兼領國子監時所著。大學中庸講義。則因其劄記之說而暢之耳。

【雜說】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以禮記中大學中庸註疏及論語孟子註疏。與朱子章句集註。兩兩相勘。決擇是非。而左袒朱子者爲多。其中考證過疏。如謂論語孔註誄禱篇名。不知誄乃施於死後者。未詳孔註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

近其六曰誄註引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公彥疏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是死謚名誄生禱亦名誄之顯證柰何於孔註疑之耶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國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實亭上杭人康熙壬午舉人官歸善縣知縣是編大旨謂大學格致一傳本末闕佚不過錯簡非惟朱子所補爲誤卽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參取舊說以物有本末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詩云邦畿千里一節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以此謂知之至也句合爲格物致知之傳而詮解以明之其意以豐坊僞石經爲眞而又未見坊之原本但據鍾惺四書聚考所載又見朱彝尊毛奇齡等素號博洽者皆引據舊文掊擊甚力遂依違瑟縮不敢訟言然其割取詩云邦畿千里十字實用僞石經本也

【中庸本旨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謹撰謹號雪鴻崑山人是編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稱其歲易一稾逾三十年今觀其書首列中庸圖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牽合其解中字謂中卽太極卽伏羲一畫而縱之其解天字謂上一畫爲天下一畫爲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爲補解庸字以爲古文作蕭蕪古庚字爲陽金用古鏞字爲樂器而附於黃鍾之末亦皆附會其註以天命爲源以無聲無臭爲歸宿多涉恍惚其中庸續論又時時評論文法如謂三重章大哉章是兩扇格局不露排偶之類併引而歸之時文矣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是書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爲批點大意欲因文法以闡書理然聖經雖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後人

篇法句法求之。世傳蘇洵評孟子。謝枋得評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後人僞撰。澍因仍其例。實非先儒之舊法。又既用朱子改本。發揮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發揮妙處亦如之。古本是則改本非。改本是則古本非。兩相尊奉。不亦合之兩傷乎。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自明以來。解四書者。惟以尋繹語脉。爲時文敷衍之具。澍是二書。獨發揮學問之功。其識在坊刻講章上。而意取詳明。或失之宂。遂不免閒有出入。如大學補傳第五章。辨陸王致知之誤。極爲分明。而傳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則仍闌入金谿姚江門徑矣。呂坤呻吟語。謂佛氏論心爭有無。儒者論心爭是非。如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謂之放心乎。其說當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爲正心也。亦閒有寬廓語。如中庸第二章。謂君子時中。只是敬其意。以敬爲無忌憚之反。而不知此時中字。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當由格物窮理明體達用而來。非一敬字所能盡。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謂九經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內。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說。書必充類至盡。雖謂句句有一篇太極圖說在內。亦何嘗不可通乎。

【成均講義】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錄。是編乃嘉淦攝國子監祭酒時。以大學聖經一章。爲學者入德之門。乃逐節疏解。以發明朱子章句之義。其講致知格物。謂釋氏欲正心而不先誠意。陸子靜欲誠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陽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今日學者之流弊。譏釋氏之不能誠意。竝其正心而失之。譏子靜之不能致知。竝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竝其致知而失之。名爲守程朱之學。竝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謂物者。

盈天地之法象道器書其一也古之所謂格物者極事理之廣大精微讀書其一也古之所謂讀書博洽無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謂作文者體製不可枚舉制藝其一也然則今日士子之所學視古者綱領條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頗中學者之流弊也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孫見龍撰見龍字叶飛號潛村烏程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見龍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時所輯故以五華爲名自序謂於四書大全舊本譌者正之偏者删之明以來諸家制藝評語併爲採入間附以近時李光地楊名時之說見龍有所自見亦附著於後云

【四書纂言】無卷數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經纂言已著錄是編採摭坊刻四書講章排比成書以先儒之說列前近人之說列後亦間以已意推闡大抵以永樂四書大全爲藍本

【大學偶言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黛撰文黛字風林又字樹聲蕭山人康熙甲午舉人官成都縣知縣是書凡四十六條雖以大學偶言爲名前有劉紹攽序亦以大學爲說而其書多論理氣心性辨諸家之是非說中庸者爲多解大學者僅數條未喻其故也文黛受業于毛奇齡故此書亦因其師說特文黛至乾隆甲子尚存當日久論定之餘知奇齡以負氣詬厲爲後人所不滿鑒於前車詞氣較爲和平耳其論人無二性與顏元存性編之說同不爲無理其論朱子補大學格物傳全爲禪學則有意巧詆純乎門戶之見矣

【成均課講學庸】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有成均課講周易。已著錄。是書亦其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也。其旨謂大學以愼動爲宗。故所言多顯。中庸以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究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學者惟是微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旨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學庸分屬微顯。且謂中庸以主靜爲宗。而不言存誠。似於理終未周密也。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是書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學。其言性情。卽明德。言知言養氣。卽明之之事。告齊梁諸君。以憂樂同民。卽恕與絜矩之意。其論執中。以射之巧稱之權譬之。卽至善之理。其說亦自成理。然聖賢之旨。原自貫通。正不必如此節節比附。又稱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論語溫知錄二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皆其平日讀論語所筆記。官湖北巡撫時。乃彙而輯之。每章統論其大意。皆以闡發集註爲主。

【四書參註】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邳州知州。是書多掊擊註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掊擊鄭元孔穎達。尤甚於趙岐何晏孫奭邢昺。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排擊羲氏。詆淇隸首哉。且所採多近時王廷諍崔紀傅泰諸人之說。在諸人研究四書。固各有所得。然遽躋諸鄭孔諸儒之上。恐諸人亦未必自安矣。

【榮根堂劄記十二卷】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觀川。孝感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

院編修。是編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書院時。與諸生講授四書所作。初名曰題解。蓋專爲制藝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後。又取程朱之說。參校同異。勒爲此編。至戊辰而脫稾。其父以此事不止關係時文。題解之名不佳。乃改題今名。見於力恕之自序。而題解舊序。亦併存之於卷端。不沒其始也。原書本十八卷。其後六卷。別題曰證疑。備覽則皆考辨四書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錄無書。而前有朱印。曰證疑備覽。闕出。蓋刊尚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鈞衡。吳江人。此書分段詮釋。但標節次。不錄經文。大抵多先儒緒言也。

【四書錄疑三十九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綽撰。綽有周易錄疑。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後壬寅。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轉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殆如業春秋者。以經命題。以胡傳行文耳。據其子湜跋語。綽實積數十年之力。乃成此書。湜亦時有所附記。蓋其父子以此爲世學也。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五卷】贊善章謙恒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之講章。條分縷析。爲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尚較爲切實。考古無四書之名。其名實始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爲

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辯說。爲作語錄計也。卽朱子章句集註。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計也。是書乃以場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發凡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取閻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學宋學。各有源流。至於贋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託朱子。而有意模稜。殆慮一斥其僞。卽不能假朱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說可取。不必以贋本而廢之。其書非眞。亦不必以其說可取。併諱其贋本。是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之見。未能盡化矣。

【鼇峯講義四卷】兩浙總督採進本　國朝潘思榘撰。思榘有周易淺釋。已著錄。鼇峯書院在福州。爲巡撫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撫時。與諸生講大學中庸之語。諸生編而刊之者也。

【論語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桑調元撰。調元字弢甫。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是書詮解論語。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然是書爲其門人所錄。尊崇師說。一字不遺。或併其偶批數字。亦悉載之。如不有視鮀之佞章。但註自古如此。可傷可歎八字。別無一言。是豈詁經之法。著書之體耶。再刪汰之。則善矣。

【四書約旨十九卷】禮部尙書德保家藏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乃平日與門人講貫。隨筆劄記之文。其中如論管叔以殷畔。謂管叔監殷。在武王時有功。引汲冢書爲據之類。亦間有所考證。然大旨爲科舉作也。

【翼藝典略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蕭正發撰。正發字次方。廬陵人。是書首至聖紀一卷。諸賢紀一卷。二帝三王紀一卷。春秋紀三卷。戰國紀一卷。麗紀三卷。皆詮釋四書典故。曰翼藝者。據卷首劉吳龍序謂以羽翼制藝也。其著書之意可知矣。

【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康呂賜撰。呂賜字復齋。別號一峯。又自稱南阿山人。武功人。是書讀大學日錄一卷。讀中庸日錄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愼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江漢書院講義十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論也。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此其在湖北江漢書院時。與諸生講論四書之說。功錄而存之。故每條稱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標目爲豐川全集。而以存省稾爲子目云。

【四書說註巵詞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胡在甫撰。在甫永年人。乾隆丙辰進士。官湖北松滋縣知縣。是編雖以說註爲名。然頗因以講學。尙不似鄉塾講章。全爲時文而作。然亦未全脫坊刻之窠臼。蓋其用力之始。從講章入也。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國朝劉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舉人。官順義縣教諭。是編皆先標章次。而後循文以衍其意。每節之末。又雜引舊說以析之。以成於官順義時。因以爲名。前有同邑邊連寶序。稱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後脫稾。臨沒猶斟酌改竄。又稱其一以紫陽

爲主不敢稍背云

【四書就正錄十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鋐撰鋐字宏猷嘉定人是書雜採坊本講章而敷衍之多沿陸隴其汪份兩家重訂四書大全之說

【四書晰疑】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鋐撰是書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謂四書疑義雖多其閒或有一說之確當於經義者概不敢贅特輯朱註以來諸說之所未備而或未定者故論孟皆少而學庸多云云今核其見解仍不出所著就正錄也

【虹舟講義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望嘉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高安縣知縣是編大抵涵泳章句集註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語意其體會頗費苦心在時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齋自號磨鏡居士洪洞人選拔貢生是編成於乾隆癸酉四書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註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則斥不載焉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戴鋐撰鋐字景亭長洲人以四書大全諸說紛錯無所適從因以己意點次之每章列總旨於前每節列本義及附解於下總旨附解皆本大全所錄諸儒之語而附益元明以來諸說本義則順文詮釋略如直講之體蓋亦科舉之學也

【四書窮鈔十六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國瑚撰國瑚字夏器號珍吾臨縣人是書卷首郭九有

序稱爲四書主意而標題又稱爲四書窮鈔六補定本疑其書非一稾故命名亦隨時而異歟其解頗與朱子立異然僅鑽研於字句之閒無以相勝也

【古本大學解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醇驥撰醇驥字千里號廓菴廣濟人是書遵用古本大學不分經傳首大學考次戴記中古本又次爲大學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諸人改本之非夫竄易古經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訓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復古本者實欲引託始知本不言格物之義以陰助良知非盡爲尊經也

【雜說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相其紙墨圈點不過數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其書凡讀論語註疏一卷讀大學註疏一卷讀中庸註疏一卷讀孟子註疏五卷皆標舉舊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斷制之其讀大學註疏以今本糾古本頗爲枘鑿今本以格物爲先自有今本之義古本以誠意爲始亦自有古本之義既不從古本則竟置註疏不用可矣心強合之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右四書類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內十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古書存佚大抵有數可稽惟坊刻四書講章則旋生旋滅有若浮漚旋滅旋生又幾如掃葉雖隸首不能算其數蓋講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變其面貌則必一獲其贏餘一改其姓名則必一趨其新異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窮取其書而觀之實不過陳因舊本增損數條即別標一書目別題一撰人而已如斯之類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竊重複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糾彈今但據所見姑存其目所未見者置之不問可矣

卷三十八

經部三十八

樂類

沈約稱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雝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隋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於經。而後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鬷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爲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曆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曆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敍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

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龠斛算數權衡鍾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鍾磬晉鼓及三牲鼎鑊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樂書二百卷】編建巡撫採進本　宋陳暘撰。暘字晉之。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建中靖國間。暘爲祕書省正字時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爲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爲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祇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博則博矣。未能免於蕪穢也。然暘書包

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删之不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自古論四清者。舉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暘則曰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謂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爲清。又謂爲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鍾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爲羽。大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鍾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暘引李照十二鍾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拇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曼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蔟與正黃鍾。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暘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爲八音。虛土而言。尤爲牽強矣。又其釋周官三宮之樂。以圜黃太姑爲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爲四。函太姑南爲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爲三。黃大

太應爲宮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爲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宮用四律。以多少爲差別也。而圜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爲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書惟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廢耶。

【律呂新書二卷】編修李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流道州卒。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朱子稱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及爲是書作序。又曰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蓋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共成之者。故獨見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十三篇。黃鍾第一。黃鍾之實第二。黃鍾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實第四。變律第五。律生五聲圖第六。變聲第七。八十四聲圖第八。六十調圖第九。候氣第十。審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謹權衡第十三。其一卷爲律呂證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黃鍾之實第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和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六。變宮變徵第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說。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氣也。而候氣之說。最爲荒渺。後漢晉隋志所載又各異同。既云以木爲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土與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淺深高下之不一也。

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實律。以羅縠覆律口。氣至吹灰動縠。有小動大動不動三說。又云灰飛動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其說又不一也。然則候氣既不足憑。人聲又無左驗。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爲美聽而已。非能見之實事也。劉歆銅斛。具詳漢志。而隋志又詳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所譏。以爲漢世斛銘。劉歆詭謬其數。爲算氏之劇疵者是也。元定乃併漢志取之。以定黃鍾積實爲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勖之尺。隋志所謂晉前尺也。當晉之時。阮咸已譏其高。而元定以爲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樂聲高急。不知當時之圍徑果爲何如。夫古人所云徑三分圍九分者。言圓徑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圍卽圓周也。胡瑗疑其管狹。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徑四釐六毫。而周爲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徑三圍九之率也。因以空圍爲管內之面幂。爲容九方分矣。元定從之。而以圓田術起算黃鍾積實。又失之太大。則不精算術之誤也。至謂黃鍾六變律。不與本均之聲相應。而不知當用淸聲。又謂二變不可以爲調。而不知二變之調。具足五音。若以二變音爲每調之七音。則反爲出調。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詳者。故特著之。以糾其失焉。

【瑟譜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有五經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爲在禮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爲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廢。而歌詩者莫爲之譜。既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據古義。參以新意。定爲一編。首爲瑟弦律圖。次爲旋宮六十調圖。次爲雅律通俗譜例。次爲指法。次爲詩舊譜。凡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卽趙彥肅所傳開元十

二詩譜。次曰詩新譜。凡騶虞。淇澳。考槃。黍離。緇衣。伐檀。蒹葭。衡門。七月。菁菁者莪。鶴鳴。白駒。文王。抑。崧高。烝民。駉。十七篇。皆朋來所補。次曰樂章譜。爲學宮釋奠樂章。終以瑟譜。後錄則古來論瑟之語也。其瑟弦律圖。以中弦爲極清之弦。虛而不用。駁姜氏瑟圖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翊崇義三禮圖。雅瑟二十三弦。其所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頌瑟二十五弦盡用之。又莊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動之文。則姜氏之說。於古義有徵。未可盡斥。其旋宮圖內所列六十調。皆據蔡氏律呂新書所推。其十二宮。則用禮記正義黃鍾一林鍾二之次。與蔡氏黃鍾一大呂二之次不同。又改二變爲二少。少與先相應。變與正不相應。實不如律呂新書之確。又黃鍾一均。惟黃鍾宮用七正律。無射商則一正一半五變半夷則角則二正二半三變半。朋來列七正律於黃鍾宮之前。而無射商以下不書正變及半律。變半律亦爲疎略。其樂章譜。既用唐樂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呂爲角。則於大呂均取中呂起調畢曲。太蔟爲徵。則於太蔟均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鍾爲羽。則於應鍾均取夷則起調畢曲。然於黃鍾爲宮無義。又曰。今釋奠迎神。或祇用黃鍾爲宮一曲疊奏之云云。案范鎮皇祐新樂圖記曰。黃鍾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鍾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蔟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呂曰黃鍾羽。其義至明。今因大呂爲角。而取中呂起調畢曲。太蔟爲徵。而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鍾爲羽。而取夷則起調畢曲。則是大呂之角。太蔟之徵。應鍾之羽。而非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矣。至於黃鍾爲宮。與黃鍾之宮。則同一黃鍾。無以異也。朋來既用唐制。而又云祇用黃鍾爲宮一曲疊奏。豈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爲騎牆之論歟。他如後錄中。以堯作十五弦之瑟。見於呂覽者。誤爲樂記。記憶偶

疎。又其小疵矣。然樂律一門。諸家著錄。琴譜爲多。瑟則東晉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詩事。以後傳者寥寥。錢起所云二十五弦彈夜月李商隱所云錦瑟無端五十弦者。特詩人寄興之詞。不必眞有其事。古調之僅存者。不過郊廟朝會。備雅樂之一種而已。朋來於舊譜放佚之餘。爲之考訂蒐羅。尚存梗概。史稱其通曉樂律。尤善鼓瑟。則與儒者不通宮調。而坐談樂理者。尚屬有殊。存之亦足見古樂之遺也。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余載撰。載始末無考。惟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進樂通韶舞補略序。知爲仁宗天曆中人。其字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編文淵閣書目著錄。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篇帙猶完。首爲九德之歌音圖。次爲九德之歌義圖。次爲九磬之舞綴兆圖。次爲九磬之舞采章圖。其歌圖以五聲五言相配。所謂平濁平清者。與沈約徐景安分平聲爲上下以配五音者異。沈約說見米芾畫史。徐景安說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與司馬光劉鑑諸家。以喉舌脣齒牙配五音者亦異。又以六律六呂分用。與諸家樂書。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爲旋宮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陰平陽平。卽載平濁平清之說也。周官大司樂鄭元註。所謂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卽載律呂分用之說也。則雖自出新意。亦不爲無據。至於準大衍之數。以製河圖。準太乙行九宮法。以造洛書。皆起於陳摶。以後后夔典樂之日。實無是文。載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尤不免附會牽合。然數不外於奇偶。奇偶不外於陰陽。易道廣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束晳之補六詩。皮日休之補九夏。不必其定合於古。要猶存古義於萬一。終勝於側調幺弦。導欲增悲者也。則載是書亦不妨存備一說矣。其書屢經傳寫。譌誤宏多。如音圖第八章至哉坤

元之坤字。據後義圖應在第八格。而舊本誤在第七格。又如綴兆始成圖。中層左右。皆闕兩位。據舞用八佾。當得六十四人。不應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復綴卽始成之位次。後采章圖內亦各有黃衣二人之位。則此圖之佚脫顯然。今並校正。使復其舊。其以朱圈墨圈記舞人之位者。亦間有淆亂。並釐正焉。

【律呂成書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劉瑾撰。瑾有詩集傳通釋。已著錄。是書以候氣爲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周徑。以考求其積分。蓋瑾之學篤信宋儒。故其註詩。守朱子之說。不踰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考管子地員篇稱呼音中徵中羽之數。及呂氏春秋古樂篇稱伶倫先制黃鍾之宮。次制十有二筒。咸不言候氣。至司馬彪續漢書志始載其法。相傳爲出於京房。然別無顯證。隋書載後齊信都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果應。又稱毛爽草候氣法。述漢魏以來。律尺稍長。灰悉不飛。其先人柄誠與其兄喜所爲律管。皆飛灰有徵。應然後來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然不如耳治之明決也。然則舍可辨之音。而求諸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末矣。至蔡氏律呂新書。推衍舊文。仍言候氣。其數以徑一圍三立度爲算。頗疎。彭氏覺其未合。改用祖沖之徑七圍二十二之率。然稽諸隋志。此猶約率。非密率也。瑾合二家之書。反復推衍。以成是編。較諸古人之神解。誠未必窺其精微。然宋儒論樂。所見不過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書猶不甚支離者。長短兼存。以資考訂。固亦不妨姑備一說云爾。

【苑洛志樂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書首取律呂新書爲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後有衞淮序。第三卷以下乃爲邦奇所自著。其於律呂之原較明人所得爲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雲門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樂名雖見於周官。而音調節奏漢以來無能傳者。邦奇乃各爲之譜。謂黃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黃鍾之徵。以生爲用。則林鍾也。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呂之羽。以土所剋爲用。則無射也。大章大韶皆起於黃鍾。夏以金德王。林鍾屬金。商聲故大夏用林鍾之商。南呂以南呂起聲。商以水德王。應鍾屬水。羽聲故大濩用應鍾之羽。夷則以夷則起聲。今考旋宮之法。林鍾一律。以黃鍾之徵爲火。以仲呂之商爲金。若以月律論之。則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故邦奇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緣如此。還用夷則爲是。則夷則爲七月之律。屬金。與大濩用應鍾爲十月之律屬水者。一例矣。然則林鍾夷則。不已兩歧其說乎。又謂大司樂圜鍾爲宮。以南呂起聲。一變在姑洗。至六變在圜鍾。故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函鍾爲宮。以應鍾起聲。一變在蕤賓。至八變在函鍾。故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黃鍾爲宮。以南呂起聲。一變在姑洗。至九變在黃鍾。故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今考左氏傳。謂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則宮徵商羽角五聲也。前漢書禮樂志曰。八音七始。則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七聲也。凡譜聲者。率不越此二端。此書圜鍾爲宮。初奏以黃鍾之羽。南呂起聲。順生至黃鍾收宮。凡得十聲。次奏用林鍾之羽。姑洗起聲。而姑洗實爲前奏黃鍾之角。所謂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鍾爲宮。用太蔟之羽。應鍾起聲。順生至本宮太蔟。又順生徵商二律。復自商逆轉徵宮二律。收宮。凡得十四聲。商不順生羽。而逆轉爲徵。所謂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黃鍾爲宮。凡陽律之奏。用宮逐羽。陰呂之奏。引

商刻羽。是以十聲與十四聲。各五奏也。至謂周樂皆以羽起聲。本於咸池。而於黃鍾爲宮。起南呂。則用黃鍾本宮之羽。函鍾爲宮。起應鍾。應鍾爲太蔟之羽。太蔟爲林鍾之徵。則又用徵之羽矣。圜鍾爲宮。起南呂。南呂爲黃鍾之羽。黃鍾爲圜鍾之羽。則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聲。而所用之法又歧而爲三。推其意。不過誤解周禮八變九變之文。以函鍾爲宮。當在初奏之第九聲。方與八變合。即不得不以應鍾爲第一聲。而應鍾非函鍾之羽也。以圜鍾爲宮。當在初奏之第七聲。方與六變合。即不得不以南呂爲第一聲。而南呂非圜鍾之羽也。即又不得不謂應鍾爲羽之羽。南呂爲徵之羽矣。由杜撰而遷就。由遷就而支離。此數卷最爲偏駁。其他若謂凡律空圍九分。無大小之異。其九分爲九方分。鞋賓損一。下生大呂。優於益一。上生大呂。以黃鍾至夾鍾四清聲爲可廢。以夷則至應鍾四律圍徑不當遞減。雖其說多本前人。然決擇頗允。又若考定度量權衡樂器樂舞樂曲之類。皆能本經據史。具見學術。與不知而妄作者。究有逕庭。史稱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所撰志樂。尤爲世所珍。亦有以焉。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門人楊繼盛序。據繼盛自作年譜。蓋嘗學樂於邦奇。所云夜夢虞舜擊鍾定律之事。頗爲荒渺。然繼盛非妄語者。亦足見其師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鍾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倪復撰。復有詩傳纂義。已著錄。是書凡二十七章。始於黃鍾本原。終於風雅十二詩圖譜。其中或標卷目。或不標卷目。疑傳寫者有所佚脫。非其舊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張邦奇序。謂其本之儀禮經傳。參之西山蔡氏之說。歷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聲氣之元。今考是書。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呂氏春秋黃鍾三寸九分。與歷代律書九寸之說不合。是

書則謂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方分也後何瑭及鄭世子載堉皆用是說至於五聲二變明有國語伶州鳩之說可證而是書乃謂宮屬君周加變宮因誅紂也徵屬事周加變徵示革商之舊政也殊杜撰無稽又所載六十調圖若黃鍾五調以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爲徵夾鍾爲羽之故同時韓邦奇於蔡氏舊圖疏解甚詳而此書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頗有可採者如左氏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蔡元定謂五聲之後二變不容爲調朱子謂蕤賓以下不可爲宮是書則謂朱子之說與禮記所云旋相爲宮似有未合故特從元定又若黃鍾生十一律倍其實四其實參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變宮變徵類能並列朱蔡異同之法參互詳審頗爲不苟亦可謂勤於此事者矣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鄭恭王厚烷世子也是書萬曆間嘗進於朝明史藝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載凡書十一種惟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學新說算學新說操縵古樂譜六代小舞譜八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宮合樂譜七種則皆不分卷與藝文志所載不符疑史誤也載堉究心律數積畢生之力以成是書卷帙頗爲浩博而大旨則盡於律呂精義一書其說謂度本起於黃鍾之長就此黃鍾而均分爲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當橫黍百粒是爲度尺若以此黃鍾分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當縱黍八十一粒是爲律尺又橫黍百粒縱黍八十一粒當斜黍九十粒是黃鍾之長以橫黍尺度之則爲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縱黍尺度之則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則爲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其十二律長短之數則據槀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外之文謂圓徑卽方斜命黃鍾正律爲一尺用句股求弦

術得弦。爲蕤賓倍律。蓋黃正爲句股。則蕤倍爲弦。蕤正爲句股。則黃正爲弦。黃蕤二律。互爲句股也。其生南呂應鍾諸律。非句股所能御。蓋本於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載堉云句股術者。飾詞也。律管長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黃鍾九寸者。蓋算術設率如此。亦猶鄭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絲之數。破一寸以爲十分。乃審度之正法。太史公約十爲九。則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或者訶其以一尺爲黃鍾。與九寸之文相反。可謂不達其意矣。仲呂反生黃鍾。自何承天劉焯胡瑗皆有是說。蔡氏論之。以爲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聲。不生於數。吹之而聲應。則成律矣。若遷就其聲以就數。則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謂之律耶。又或者以其開方乘除。有不盡之數爲病。夫理之當用開方乘除。而數有畸零者。雖秒忽不盡何害。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併。以平方開之不盡。亦將謂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術者也。是書所論橫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黃鍾不與黃鍾應。而半太蔟與黃鍾應之說。皆精微之論。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一書。備採其說。不可以其與蔡氏有異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黃鍾正律一尺爲第一率。倍黃鍾二尺爲第十三率。則蕤賓倍律爲第七率。故仲呂可以反生黃鍾。左旋右旋。皆可徑求次律。卽諸乘方用連比例相求之法也。試列十三率。明之以眞數。一爲首率。卽第一率。方邊二爲二率。平方四爲三率。立方八爲四率。三乘方十六爲五率。四乘方三十二爲六率。五乘方六十四爲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爲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爲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爲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爲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爲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爲末率。卽十三率。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開平方。卽得七率六十四。卽黃鍾求蕤賓法。以七率六十

四乘首率一開平方得八爲四率卽蕤賓求南呂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開立方得二率方邊二卽南呂求應鍾法也若四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開立方得三率四卽南呂求無射法也其比例則首之於二猶二之於三二之於三猶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與後隔一位隔二三位比例亦同卽各律求各次律法也書中未明言其立法之根又黃鍾正律倍律相乘開方有類句股求弦與方求斜二術自蕤賓求南呂法以下非句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過於祕惜以塗人耳目耳江永著律呂闡微一書專解載堉之法永最深晰算術而猶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餘可知矣

【御定律呂正義五卷】 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律歷淵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以發明黃鍾起數及縱長體積面冪周徑律呂損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宮之法下編二卷曰和聲定樂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圖說而於各篇之中詳考古今之同異續編一卷曰協均度曲則取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國人德里格所講聲律節奏證以經史所載律呂宮調諸法分配陰陽二均字譜亦有圖有說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漢魏以後迄無定論尺既不定則黃鍾眞度亦無由得恭惟聖祖仁皇帝天縱神聖以縱橫二黍相較橫黍百粒適當縱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黃鍾九寸爲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體積面冪周徑皆用密率乘除至爲精密此千古難明之絕學待聖人而明者也又言樂者率宗司馬遷淮南子之說以三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弦音五聲度分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弦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陽律陰呂又錯互用之益滋

譌謬不知律呂分用顯有周官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及國語六閒之文可據而弦管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應管音半律較全律則下一音呂覽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卽半太蔟合黃鍾之義若不問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損益所得之黃林太南姑應蕤爲七音又以半黃鍾爲清宮失之遠矣至旋宮之法宮自爲宮調自爲調管子羽徵之數大於中國語宮逐羽音是其遺法故以宮主宮羽主調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調一均凡羽宮商角四調七均凡二十八調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與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呂之分索之弦音則陰陽相雜聲隨度移卽隋志所云七聲之內三聲乖應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宮商徵羽之四調而已凡此皆自來論樂家所昧昧者非聖人心通制作之原烏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廣大耶若夫播之聲氣則和聲定樂論竹音以律呂相和而設孔琴以倍徵爲第一弦協均度曲論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皆迴出昔人論議之外而一一莫不與經史所載相發明斯誠聰明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律呂之書人各異說聖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黃鍾眞度陰陽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其爲清濁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聲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製器審音與夫五聲五變應和之原剖析微芒發千古未有之精義而樂器樂章則尙未及釐定蓋欲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而後考證古今勒爲定制以徵大樂之明備也我皇上德蘊中和業隆繼述凡太常之襲謬承譌者音節篇章親加釐定合則仍其故

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字櫛句比盡美盡善爰命廷臣詮次以成是編凡分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引樂曰行幸樂並詳其用樂節次隨月旋宮之法而備及曲詞調譜佾數舞勢鼓拍疾徐之節次曰樂器考器各有圖圖各有說而御製諸銘具載焉次曰樂制考溯自上古若雲門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采精義徧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損益之故靡不殫述次曰樂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類臚舉次曰度量權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樂問則設爲問答以窮竟其義而前人舊說可采者閒亦附錄蓋御製律呂正義殫窮理數之蘊妙契聲氣之元者至是而被諸金石形諸歌頌一一徵實用焉神聖製作洵先後同揆矣至於首載歷奉諭旨及館臣諸奏議積盈二卷於古今異同之辨名物度數之詳並指示是非考詢得失務協於伶倫榮猗之舊又豈皇祐定樂但聽司馬光范純仁等盈廷聚訟莫能稱制臨決者所可比擬萬一哉古者六經並重而樂無專書漢魏而下歷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册先儒殫精推測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則尺度不同莫能定黃鍾之眞數一則無制作之權而空談其理未能實諸諸管弦也是編本御製律呂正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之法而審訂源流驗諸器數揚雄法言所謂羣言淆亂折諸聖鄭氏禮記注所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依永和聲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欽定詩經樂譜三十卷樂律正俗一卷】 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我皇上啟六義不傳之祕示千秋大樂之原特命皇子暨樂部諸臣據文義以定宮調援古證今親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御定爲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聲之義並遵御製律呂正義體例分列八音譜旋宮表字色各異而聲律則同可謂盡美盡善足以識性情之正而建中和之極矣考歌詩之見於史册者漢宗廟樂用登歌而猶仿淸廟遺音晉

正會樂奏於赫。而不改鹿鳴聲節。則知古樂雖屢變。而其音節不能盡變也。唐開元鄉飲樂。雖不著宮譜。而獨取一字一音。朱子蓋嘗言之。豈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原。適合於古哉。後世譜詩者。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關雎數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彈。皇上親命樂工。按譜試之。俱不成聲。屢降諭旨。駁正之。又撰樂律正俗一書。以糾其誤。又考嘉靖十五年。國子祭酒呂柟。著詩樂圖譜。共六集。分爲六譜。以教六館諸生。而其譜專取黃鍾一調。即朱載堉以笛合字爲宮聲之法也。歌字不論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鍾磬止用黃大仲林南清黃六音。而虛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蓋以意爲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頌。僅八十餘譜。烏足與語全詩之盛。美聖皇之作述哉。總計原詩三百五篇。增入御製補笙詩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簫笛鐘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譜云。

【古樂經傳五卷】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書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經。以樂記爲之傳。又有附樂經。附樂記。統爲五卷。樂經樂記。爲光地所自訂。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稿輯成者也。樂經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樂一篇。蓋竇公以後。久失其傳。鄭氏所注。亦自隱奧難曉。學者各爲之說。遂至紛紜轇轕。聚訟無休。光地之論。謂經文圜鍾爲宮。當作黃鍾爲宮。蓋即以黃鍾爲宮也。黃鍾爲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姑洗。太蔟爲徵。則太蔟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大呂。據此。則黃鍾爲角。乃姑洗爲黃鍾之角。太蔟爲徵。乃南呂爲太蔟之徵。姑洗爲羽。乃大呂爲姑洗之羽。經文似當云黃鍾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光地錯綜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

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爲證亦自有意義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補前人所未備也其他立說亦多考核確當議論精詳蓋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與一切師心臆度者固自有間矣

【古樂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字嗣寅仁和人是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大旨本蔡氏新書而參以注疏及朱子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陳祥道禮書及李之藻頖宮禮樂疏者爲多議論醇正考訂簡核頗得要領其間立說之未合者如六十聲圖以宮爲最濁之音謂十二律旋宮自黃鍾而下林鍾均則太姑二律爲陵宮南呂均則太姑蕤三律爲陵宮其意蓋以太姑二律長於林鍾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長於南呂之五寸餘故應鍾爲最短之律應鍾均則徵商羽角四律皆爲陵宮也不知旋宮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長短爲相生之次至長生短爲下生短生長爲上生不過以上下爲別非謂徵必短於宮商必短於徵也其失總由於宮爲最濁之一言而不知宮爲中聲故致此誤撝謙又謂古人既云黃鍾九寸則其制度必加一寸而爲尺謂黃鍾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謂黃鍾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黃鍾九寸爲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析九寸爲一尺則橫黍之度約九寸爲八寸一分則縱黍之度是云九寸與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異也撝謙強加分析尤屬未合然其他精審處亦往往足資考證如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記文不言鉦間及鼓徑之度鄭注云鉦間亦當六故又云鉦六鼓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然鉦間鼓間既同方六而記又云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鼓間鉦間不

得同度。撝謙云。鉦閒與舞廣同爲四。較之鄭注。頗爲可通。又銑閒謂之于。先儒皆無明訓。撝謙作正體二圖。則鼓閒下段兩角之下垂者卽銑閒。蓋古之鍾制。如鈴而不圓。兩角相距之中徑爲十分。其自兩角至鼓閒之長體爲八分。至兩角相距之外體獨缺。故鄭注鍾長十六。不算銑閒。又以于鼓鉦舞四名爲皆鍾體。則銑閒自有體長之度。可知撝謙此二圖固爲最明晰也。

【聖諭樂本解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擬進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聖祖仁皇帝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是書恭進。故卷首載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記。其書因大學士伊桑阿論樂原疏。本於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聖諭。故推闡考證。分條注釋。其進書原疏。稱合三書十三卷。首爲樂本解說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蓋全書文義相屬。本爲一篇。刊版之時。乃以論徑一圍三者爲前卷。論隔八相生者爲後卷。取其條例明晰。當迎駕恭進之時。卽此刊本。則仍奇齡所自分矣。

【皇言定聲錄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書內推本聖祖仁皇帝論樂。而自附其九聲七調之說。合五聲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爲九聲。合五聲及變宮變徵爲七調。謂曲終不用二變。而器色以七調之色字應之。故九聲爲聲。七調爲調。因又辯昔人以變宮在宮前。變徵在徵前爲非。而移二變於二正後。蓋熟於吹簫笛者。翻宮換調。以宮逐羽聲。則羽爲宮。而宮當商。商當角。角當徵。徵當羽。皆差一位。故變宮本在羽後宮前者。變而居宮後商前矣。變徵本右角後徵前者。變而居徵後羽前矣。此今時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齡以獨創得之者也。其餘自行己意。攻駁古人。辭氣往往太過。姑存之以備參考。可矣。

【竟山樂錄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據明寧王權唐樂笛色譜爲準。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環成七調。如四爲領調。則乙爲變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凡爲變徵。六爲羽。又除羽無清聲。置乙凡二字不用。復從六而推。高四爲宮。清高上爲商。清高尺爲角。清高工爲徵。清合之宮爲九聲。蓋簫笛色字譜。及金元曲調。其動盪曲折。總不出此九聲之環轉。伶官遞相授受。稱爲唐樂之遺法。奇齡遂據以解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以攻司馬遷律書。蔡元定律呂新書之說。欲舉古來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廢之。併伶州鳩所對。亦斥爲妄言。夫寧王笛色譜。果否爲唐人之舊。未可知也。卽眞出唐人。而唐之雅樂。固未聞能與三代比。乃執其優伶賸譜。以定天地之元音。舉漢氏以來。諸儒授受去古未遠者。悉指爲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寧王譜今已不傳。存錄是編。俾唐以來教坊舊調。金以來院本遺音。猶有考焉。亦技藝之一種也。是書本奇齡作。而託於其父鏡所傳。故題曰竟山樂錄。竟山者鏡之字也。末一卷爲采衣堂論樂淺說十四條。稱出自其兄仁和教諭萬齡。而詞氣亦宛似奇齡。無可佐證。亦姑妄聽之焉。

【李氏學樂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塨嘗學五音七聲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說於毛奇齡。作宮調圖。七調全圖。及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合圖。器色七聲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圖。簫色下生上生圖。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全圖。六律正五音圖。而皆爲之論。其說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領調字。餘字自領調一聲遞高。又自領調一聲遞低。圓轉爲用。雖於黃鍾之宮。所以爲律本者。無所發明。然亦可備一家之說。是書本塨所編。以皆述其聞

於奇齡者。奇齡又手定之。故後人編入西河合集中。而題奇齡之名於首。然實非奇齡所自著。趙汸春秋師說。未嘗題黃澤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題攝名。以不沒其眞焉。

【樂律表微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彥昇撰。彥昇字竹軒。德清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定陶縣知縣。是書凡度律一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終於仲呂。其復生黃鍾之清聲。以爲仲呂之徵。夷則之角者。淮南所謂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也。其聲由五音之變生。非由仲呂之數生。若欲由仲呂還生黃鍾。則其數有所不足。五音相生。窮於角。其又生變宮。遞相生以至仲呂之爲角者。淮南所謂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而七音備也。其音由律生。非由角之數生。若欲由角更生變宮。再生變徵。則其數有所不盡。故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其論甚正。蓋旋宮之法。清濁以漸。而清極則反濁。濁極則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呂爲宮。其黃清之爲徵者。在弦音。則黃鍾之半音。在管音。則太蔟之半音。由絲竹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協。不必計其數之損益者盡與不盡也。必欲數之適盡。則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盡之數矣。至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卽如琴之七弦。每位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弦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卽五。合字高吹卽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鍾變律。縱與正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彥昇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彥昇又謂荀勖十二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鍾大呂二

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鍾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鍾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鍾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黃鍾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在近代講樂諸家猶爲有所心得者也

【律呂新論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上卷首論蔡氏律書次論五聲次論黃鍾之宮次論黃鍾之長次論黃鍾之積次論十二律次論三分損益次論二變聲次論變律下卷首論琴次論四清聲次論旋宮次論樂調次論造律次論候氣次律呂餘論其大旨以琴音立說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漢京房作準定數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聲之始永之說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聲取律徵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牽合然其論黃鍾之積論宋儒算術之誤論律生於歷諸條皆能自出新意蓋律歷皆由算積故漢書併爲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黃鍾之宮則據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呂氏春秋之譌併糾漢志刪削之誤辨損益相生以爲均勻截管則不致往而不返亦能發前人所未發固亦可存備一家之學者矣

【律呂闡微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是書引聖祖仁皇帝論樂五條爲皇言定聲一卷冠全書之首而製律呂正義五卷永實未之見故於西人五線六名八形號三遲速多不能解其作書大旨則以明鄭世子載堉爲宗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與之微異載堉之書後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評隲今考載堉命黃鍾爲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開方之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黃鍾之律長

九寸。縱黍爲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爲律本。黃鍾之度長十寸。橫黍爲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爲度母。縱黍之律。橫黍之度。名數雖異。分劑實同。語最明晰。而昧者猶執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記㮚氏。爲量內方尺而圜其外。則圓徑與方斜同數。方求斜術與等邊句股形求弦等。今命內方一尺爲黃鍾之長。則句股皆爲一尺。各自乘併之。開方得弦。爲內方之斜。卽外圓之徑。亦卽蕤賓倍律之率。蓋方圓相函之理。方之內圓。得外圓之半。其外圓必得內圓之倍。圓之內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內方之倍。今圓內方邊一尺。其冪一百。外方邊二尺。其冪四百。若以內方邊一尺求斜。則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開方。是方斜之冪二百。得內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賓倍律之冪。得黃鍾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圓內方爲黃鍾正律之率。外方爲黃鍾倍律之率。則方斜卽蕤賓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句乘之。開平方。得南呂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開立方。得應鍾倍律之率。既得應鍾。則各律皆以黃鍾正數十寸乘之爲實。以應鍾倍數爲法除之。卽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開方所得之律。較舊律。僅差毫釐而稍贏。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徑不同。而半黃鍾與正黃鍾相應。亦可以解同徑之黃鍾。不與半黃鍾應。而與半太蔟應之疑。永於載堉之書。疏通證明。具有條理。而以蕤賓倍律之率。生夾鍾一法。又能補原書所未備。惟其於開平方得南呂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開立方得應鍾法。則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暢言之。蓋連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與二率自乘。再乘之數等。今以黃正爲首率。應倍爲二率。無倍爲三率。南倍爲四率。則黃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開立方。卽得二率。爲應鍾倍律之率也。其實載堉之意。欲使仲呂返生黃鍾。故以黃正爲首率。黃倍爲末率。依十二律長短

之次列十三率則應鍾爲二率南呂爲四率蕤賓爲七率也其乘除開平方立方等術皆連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圓句股之說隱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覺耳

【琴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來言琴律者其誤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聞之法而以管音律呂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聲二變明弦音之度分而以律呂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爲倍徵及白虎通離音尙徵之意泥於大不踰宮之說而以大弦爲宮一在不知三弦爲宮而以一弦十徽爲仲呂一在據正宮一調論律呂謂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而不知五聲旋宮轉調之全惟御製律呂正義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書一一本正義之旨而反覆推闡其五聲數論琴說謂絲樂弦音其體本實當以五聲之數定其絲綸多寡之數爲之體徽分疏密之數爲之用不可以黃鍾九寸太蔟八寸爲準蓋管音全半不相應弦音全半相應以管律與徽分較之欲取其聲之同則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則其聲不同卽正義以五聲二變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應聲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釋黃鍾均以仲呂爲角之疑說謂一弦全度散聲爲林鍾徵則十徽乃黃鍾宮位故應三弦散聲如以一弦全度散聲爲黃鍾則十徽乃仲呂之位不能應三弦之姑洗角卽正義絲音尙徵一弦非宮之義也其三弦獨下一徽說謂十分之徽爲全度四分之三宮聲三弦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則六十零七五爲十徽之分而五弦之全度則爲角聲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六十四之分始與之應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獨上半徽說謂五聲以倍半取應凡九徽之分爲全度三分之二其聲爲本弦相生之聲五弦角聲角生變宮其三弦爲宮聲故不能與九徽

變宮聲變而必在上半徽。卽正義宮聲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與角聲之宮。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義也。其泛音四準說。謂全弦以七徽爲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聲之清。所出五聲二變度分之聲。與實音相應。八徽至十三徽。尋聲之濁。泛音不與實音相應。乃從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宮轉調說。謂角調之角弦緊一聲而爲宮聲。卽爲旋宮。角旣爲宮。則宮轉徵。徵轉商。商轉羽。羽轉角。皆以次而移。於正義諸圖說。尤能精思闡發。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矣。

右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天文樂律。皆積數之學也。天文漸推漸密。前不及後。樂律則愈久愈失。後終不得及前。蓋天文有象可測。樂律無器可憑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辭於言樂理。又遁辭於言樂本。夫樂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樂理樂本也。備是二者。莫過堯舜。而后夔所典。尙規規於聲音器數。何哉。無聲音器數。則樂本樂理無所附。使十二律之長短。不按陰陽。八音之宮調。不分抗墜。雖奏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聲也。泛談樂本樂理。豈非大言寡當歟。今所採錄。多以發明律呂者爲主。蓋制作之精。以徵諸實用爲貴焉耳。

卷三十九

經部三十九

樂類存目

【雅樂發微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敔撰。考明有兩張敔。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樂中貢入太學。除廣東道監察御史。官至陝西按察使僉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見朱彝尊經義考。此張敔饒州人。朱載堉律呂精義第五卷中載有其名。又明史陸粲傳載粲劾張璁桂萼疏。有禮部員外郎張敔。假律曆而結知之語。與此書亦相合。蓋即其人也。敔論樂大旨以入聲最低者命爲黃鍾。其最高者爲應鍾之變宮。是書自元聲正半律諸法。以逮樂器樂歌懸圖舞表。分門畢具。後又作雅義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調十六鍾。以及累黍生尺之法。無不悉究。其序謂論琴律本之朱子。論笛制本之杜夔。論旋宮本之周禮。論鍾鎛本之國語。於樂制頗有考證。然如論蕤賓生大呂。主呂覺淮南子上生之說。不知律呂相生定法。上生與下生相間。故左旋與右旋相乘。今應鍾既上生蕤賓。而蕤賓又上生大呂。與上下相生之序。極爲錯迕。乃先儒已廢之論。殊不足據也。

【大樂律呂元聲六卷附律呂考註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號兩山。莆田人。成化庚子舉人。官思南府教授。是書據呂氏春秋黃鍾長三寸九分之說。駁司馬遷黃鍾長九寸之誤。明史藝文志又載黃積慶作樂律管見二卷。駁文利之說。考呂氏春秋仲夏古樂篇。言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溪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

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是其損益相生。與史記同也。假令以三寸九分爲黃鍾。而如其上下相生之法。而三分損益之。至於應鍾止長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聲耶。又案吳韋昭註國語曰。黃鍾陽之變。言陽氣變而爲黃鍾耳。猶漢志云黃鍾爲乾之初九也。與蕤賓無與也。其言黃鍾爲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而又舉蕤賓成數。云管長六寸三分。所以分別黃鍾蕤賓者。尋文案數。甚爲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爲黃鍾之變者。亦甚明矣。至呂覽先言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則黃鍾之宮。非卽黃鍾。與月令云六月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者正同也。文利誤解呂覽韋昭之意。而堅執三寸九分爲黃鍾。并以黃鍾之九寸爲蕤賓。不至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鍾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鍾以至黃鍾。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鍾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陰陽進退。皆由馴致。或多或少。以漸而加。不得進退先以六分。而後驟增至九分也。又五聲生數次第。宮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數。毫無法象。又云變宮五十。變徵七十。二變與正律同數。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改其次序。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附。其雙宮對調圖。則止據奏歌二律分配之。更爲牽強矣。

【六樂說】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劉續撰。續有三禮圖說。已著錄。此其論樂之書也。前有自序。謂蔡氏律呂新書。不合者多。因以古義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義。作爲此書。然持論偏執。且多疎略。如云七音漢以前但謂之和繆。不能立名。又云天地自然之聲。每律有極清聲。清多濁少聲。五聲未盡。

故又生變徵極清變商清多濁少以盡之而不取先儒變宮之說夫變宮之說漢以前固無有矣若變商之說則淮南以後亦無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調爲他字者爲陰聲不能調爲他字者爲陽聲如黃陽荒陰之類案字分陰陽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韻以聲之高下論之非謂其能調他聲否也以字母言之則見有陰無陽疑有陽無陰即純清純濁字也見之陽疑之陰雖有聲而無其字溪羣二母則即一聲而溪陰羣陽自爲清濁劉氏所言於音韻殊爲隔閡至於鐘磬等制多據博古圖以變亂古人舊說尤不可訓矣

【古樂經傳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是書補樂經一篇若水所擬古樂正傳十篇則錄其門人呂懷之書古樂本傳一篇即樂記原文別傳一篇皆周禮所言樂事雜傳一篇律傳一篇則雜採孟子以下及歷代論樂語也其大旨以論度數爲主以論義理爲後故以己所作者反謂之經而樂記以下古經反謂之傳然古之度數其密率已不可知非聖人聲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闇與古合而用以播諸金石管弦之器若水遽定爲經未免自信之過矣

【樂律纂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十三篇其論聲氣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氣之法其論律管圍徑頗以祖沖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釐六毫有奇之說其論黃鍾生十一律以蕤賓生大呂非本法其論十二律寸法以六變律補鍾律解之闕其論正變倍半駁但用四清聲之非其論五聲相生不取沈括筆談論二變聲不取杜佑通典後附趙彥肅所傳開元詩譜十二章則舊文也本承姚江之學派其持論務欲掃滌舊文獨標心得至於論禮論樂亦皆自出

新裁。一知半解。雖不無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義。觀其自序。亦言無所師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蔡宗兗撰。宗兗字我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興化府教授。是書以本性稽數候氣三篇爲上卷。以文聲協律制器正度量權四篇爲下卷。其稽數所據史記生鍾分演爲圖說。皆人所同。有其以古人半律當元定蔡氏變律。不如仍古人之名爲是。其謂變律之不必增設。亦似有所見。而未盡其奧。文聲一篇。不用二變。古亦有此論。驗之於今。南曲如此。北曲則必有二變矣。皆其宮調之乙凡二字也。至謂五聲則有二變。如樓之梯。堂之階。則殊未協。又以疊字散聲之說。而當二變。則益不合矣。制器篇。皆古人樂書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權篇。亦律呂新書之舊文。其候氣之說。尤拘泥而不驗者也。協律篇牽引四聲。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宮商角徵羽。分爲舌居中口開張等說。實於五聲無與。不可混并爲一。宗兗雖小變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韻。配十二律。則亦尚沿其誤耳。

【樂律舉要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此書爲曹溶學海類篇所載。校核其文。乃從邦奇苑洛志樂中。摘錄十餘條。爲立此名也。

【樂經元義八卷】直隸總省採進本　明劉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錄。是書第一卷曰律呂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萬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詩音調篇。八卷曰徵言篇。其論律呂也。專駁樂記與周禮大司樂。其論音調也。謂三百篇之中。宮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宮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亂。其論頗。又極駁圜鍾函鍾。大都自任臆見。無所師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稱上下數千年。閱歷聖哲。不

知凡幾皆見不及此亦偵之甚矣。

【樂典三十六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是編自一卷至十二卷爲樂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爲樂義。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爲大司樂義。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爲樂記。三十六卷爲詩樂。其所重者則尤在樂均。其言律呂之數。以爲每律虛三分吹口。黃鍾之管其數七十八半之爲含少。以求合於呂氏春秋黃鍾之宮三寸九分之說。又引史記律書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五律之數。以爲虛三分之證。不知律書中諸七分字皆爲十分字之譌。司馬貞索隱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爲四寸五分之譌。近時江永律呂闡微辨之尤詳。佐據此誤本爲宗。故其說愈推愈謬。又古者吹律本爲無孔之管。後乃一律一呂各爲一聲。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佐乃疑爲無孔之管。氣從下洩。欲每管設孔以爲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釋經義。往往支離。若解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謂黃鍾七變蕤賓爲繆羽應合大呂。大呂七變函鍾爲繆羽應合太蔟。其圖列黃鍾大呂各正聲三調。變聲九調。合爲十二調。然謂正聲第一調七聲俱備。第二調則有變宮而無變徵。第三調則變宮變徵全無。至變聲第六調則自宮至羽。并無角音。第七調則自宮至商。并無羽音。第八調則自宮至徵。并無商音。第九調則惟宮之一聲。夫天下安有一聲而可列爲一調者乎。徒爲異說而已。明史本傳載佐自稱此書洩造化之祕。殆不然乎。

【琴瑟譜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詳。自稱廣東瓊州府正樂生員。殆樂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圖說指法。下二卷則各分諸調。浩然能協琴瑟之聲爲八音。嘗譜大成樂奏之

廣州學宮湛若水嘗爲作記。其自序謂與其子合奏之。蓋以專門世業。故言之特詳耳。

【八音摘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是書凡二十五目。上卷自歷代樂議旋相爲宮議以下。爲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圖歌譜爲十目。大抵摭拾舊論。如制氏之記其鏗鏘而已。

【律呂新書分註圖纂十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珍撰。珍字時聘。號靜菴。天長人。卷首葉良佩序。有掌教吾庠之語。據太學題名碑。良佩嘉靖癸未進士。浙江太平人。則珍乃太平學官也。是編以蔡氏律呂新書分前後二卷。前爲律呂本原。後爲證辨。前後隔越。不便初學。乃以後卷證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註集覽補註諸書。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觀覽。大抵依文爲訓。無所發明。

【簫韶考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懷撰。懷有周易卦變圖傳。已著錄。懷律呂之學。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嘗採所論入古樂經傳中。是書則又懷與其門人胡采輩問答而作也。其說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九均爲韶之九成。雜引五行納音。以相配合。其論韶舞。則仿周人四表之制。以黃林太夾南姑應蕤夷爲九成。其論樂器。則據風俗通笙祝鼓簫琴塤鍾磬爲八音之器。卷末又雜錄問答之語。所載十二律積數繁衍無當。又以陰陽術數之說附會其間。益雜糅矣。

【律呂古義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呂懷撰。此編前載總序。後列七圖。分律本律變候氣納音等門。並載雜說內外篇及答問數條。其中心統之說。頗近釋氏。所論亦時多牽合。未能得律呂之本也。

【律呂分解二卷律呂發明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應鼇撰。應鼇有淮海易談。已著錄。是書考辨律呂。多出臆斷。如旋宮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爲次。每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用之

七律則三十五聲祇得十一律今以黃鍾一均言之自黃鍾而上用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鍾而下用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六律併黃鍾爲十一律其不用大呂者以旋宮之法所不及也應鼈不解其義乃云大呂助黃鍾宣氣后妃之象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虛而不用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爲疎舛嘉量方尺圖其外方斜卽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卽以之爲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鼈以徑一圍三最疎之率起算命斜徑爲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祖氏所有徑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遠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況卽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敉撰敉初名獻翼有讀易紀聞已著錄是書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議十二曰舞例大旨以韓邦奇志樂爲本而雜引史傳以暢其旨頗爲詳備然多闌入後世俗樂未免雅鄭雜糅至援山海經刑天舞干戚之類以證古義尤爲貪多嗜奇擇焉不精矣

【李氏樂書十九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貫未詳嘉靖十七年官遼州同知時表進此書於朝詔授太常寺典簿其書凡古樂箜蹄九卷律呂新書補誌一卷青宮樂調三卷典樂要論三卷樂記補說一卷四聖圖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學具見於古樂箜蹄大旨本史記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爲之說律書生鍾術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

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爲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謂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自酉而定。蓋酉爲寸法。其位當乎十也。商八。太蔟爲商。居寅。自寅數酉當八。羽七。南呂爲羽。居酉。酉衝在卯。自卯數酉當七。角六。姑洗爲角。居辰。自辰數酉當六。宮五。黃鍾爲宮。居子。自子數酉當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鍾爲徵。居未。未衝在丑。自丑數酉當九。今以其言考之。酉爲寸法而位居十。已與上九之義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數。羽酉徵未。皆取衝位。雖可以六陽當位。自得六陰。則居其衝解之。而自宮子至酉。實爲十數。不得云宮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強牽合。莫此爲甚。六十調圖。率以羽聲起調。如黃鍾宮起南呂。黃鍾徵起姑洗。黃鍾商起應鍾。黃鍾羽起蕤賓。黃鍾角起大呂之類。皆以羽聲數至黃鍾而止。以合宮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數。今以黃鍾言之。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七律。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一均之數。黃鍾爲宮。則七律自蕤賓止矣。文察不用黃鍾林鍾太蔟三律。而以其南呂羽起調。至蕤賓以下。乃取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六律繼之。共得十聲。而合宮五之數。大呂夷則等律。於黃鍾宮不相干涉。而第十聲之黃鍾。亦非黃鍾爲宮之原律。至黃鍾徵調林鍾爲宮七律。以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爲次。文察不用林鍾太蔟南呂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調。至大呂下取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五律繼之。共得九聲。以合徵九之數。其謬與黃鍾宮同。而更有甚者。黃鍾宮雖不用黃鍾本律。而有第十聲之變律。猶可言也。黃鍾徵調。以林鍾徵爲宮。今棄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黃鍾九聲。並無林鍾之律。得命之爲宮。而仍名之爲黃鍾徵。是名實錯亂也。大司樂三大祀樂天神之樂。文察以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順行爲十奏之次。大呂蕤賓應鍾姑

洗南呂太蔟林鍾黃鍾仲呂無射逆行爲十歌之次。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爲六變之次。六變之樂夾鍾爲宮則黃鍾爲羽起聲在羽之羽則爲南呂故一變姑洗至六變仍得夾鍾合南呂六變數之則羽七也夫經文明言黃鍾爲角太蔟爲徵文察因其不合則云黃鍾乃夾鍾羽在第九奏爲夷則之角太蔟乃夾鍾變宮在第二奏爲林鍾之徵至姑洗爲羽萬不得通乃云姑洗在夾鍾前一位乃黃鍾之角黃鍾乃夾鍾之羽其氣相關在第三奏爲林鍾之羽夫六十調八十四聲旋宮之法每一律皆含五聲二變特以宮調不同某律之爲某聲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爲好異而已矣其律呂新書補註青宮樂調典樂要論三書大旨不出乎此樂記補說因陳澔之註而補之以發明禮先樂後之旨不及於器數四聖圖解上卷四圖一爲伏羲先天卦圖一爲文王後天卦圖一爲夏禹九疇圖一爲箕子洪範圖下卷四圖一曰用保聖躬二曰用明聖心三曰用一聖動四曰用直聖政更一字不及於樂據其自序欲以德政爲作樂之本也然當世宗元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說稱老彭得之以養身云云毋亦欲希時好乎

【雅樂考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章煥撰。煥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縣教諭。是書雜引前代論樂之事鈔撮成編前三卷題曰經書皆引六經言樂之文論語孟子亦皆詳載而左傳惟引初獻六羽季札來聘二條儀禮則不錄一字四卷題曰諸子自太公六韜以至莊子列子皆取一二條五卷爲五聲六卷七卷爲六律八卷九卷爲律制十卷至十二卷爲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爲樂制皆剽剟習見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樂章併教坊曲令亦載焉全書無所發明惟六羽條下稱祀孔子當增武舞耳

【律呂正聲六十卷】內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即墨人。李維楨序以爲曾官鹽山縣縣丞。林增志序則以爲鉛山縣縣丞。二序同時。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實錄。實作鹽山。則增志序誤也。其書以卦氣定律呂。推步準之太元經。分寸準之呂覽。故大旨主李文利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而獨斜其律。以左律爲右律。又以三分損一。隔八相生。截然兩法。而力辨古來牽合爲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說甚辨。自漢司馬遷至明韓邦奇諸家。皆有節取。而無一家當其意。蓋邦直當嘉靖間。上書論時政。坐是閒廢。閉戶二十年。乃成此書。王士禎池北偶談記萬歷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如砥嘗上其書於史館。蓋亦篤志研思之作也。然維禎序述其欲比孔子自衞反魯。使雅頌得所。邦直自序亦稱千載之謬可革。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則未免過夸矣。

【律呂正論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是書掃除古法。自生新意。謂史記稱黃鍾八寸十分一。乃約十分爲寸。管子稱九九。以是生黃鍾。乃約九分爲寸。自京房劉歆始以九寸爲九十分。以空圍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說皆謬。因創爲縱黍斜黍橫黍三等尺圖。謂元定誤以斜黍之積爲橫黍之積。故諸律尺度皆謬。於是每律長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糾其失。又以密術推內外周徑面冪及積實。而終之以琴律圖譜。大抵皆掊擊前人之說也。以載堉所撰律呂精義。與是書相考。是書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則載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八毫七絲四忽三微一纖。是書太蔟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載太蔟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八毫九絲八忽七微一纖。是書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八毫九絲六

忽四徵一纖。其餘絲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蓋此書爲載堉草剏之本。而律呂精義後出。其算術與年俱進。故得數不同也。

【律呂質疑辨惑】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鄭世子載堉字也。書中有云。律呂精義內篇。備載各律內外周徑面羃積實乘除算術已詳。今恐文煩。故不細解。只將倍正半三十六律內外徑數開如左。蓋載堉既爲律呂精義。又爲此書。以約其義也。其說謂前漢志度本起於黃鍾之長。黃鍾之長。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後成尺。則不可謂度本起於黃鍾之長矣。故全書俱從黃鍾長一尺立算。與所謂律呂精義及正論。互相闡發。千頃堂書目不著錄。蓋未之見。今鈔本附於律呂正論之後。而以王所用律呂正論序冠於卷端。則二書一時傳寫裝潢者誤移也。

【樂經以俟錄】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錄。已著錄。是編首以十二律。衍爲十二月令。摹仿禮記之文。頗爲蕪雜。其解用宮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爲凡樂調。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謂之宮。次二謂之商。次三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謂之羽。則五乃羽位。非宮與商之位。因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以宮逐羽。而宮下開一之陽律。卽是角。故曰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引商逐羽。而商下開一之陰律。卽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案下宮之名。見國語伶州鳩所論七律。下商之名。則亙古未聞。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爲清宮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調之數少。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宮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下宮。其法以宮與商相較。商與角相較。角與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調之末。更無他調相較。以知其孰爲正羽。孰爲

清羽。然宮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較。羽調獨不可與宮相較乎。且古人有少羽繆羽清羽諸說。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聲。遂謂羽無清調。誤矣。又論蔡元定旋相爲宮圖。黃律雖在黃鍾宮調之首。而黃律不在黃鍾羽調之末。不得謂之以黃鍾起調畢曲。案樂律始終條理。出於自然。起調畢曲。必用本律。本屬臆度。蔡元定以黃太姑蕤林南應爲黃律宮者。乃合五聲二變而計之。黃鍾既在一均之內。自可以爲起調畢曲。九思乃分十二律爲五段。每調止用五聲。而其所用者。乃長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屬乖舛。又謂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復始。不知五聲二變可以該括萬聲。亦爲淺陋。至謂十二律之黃太姑夾等字。卽爲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呂解註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鄧文憲撰。文憲號念齋。新會人。官晉江縣教諭。是書成於萬歷癸未。全錄律呂新書舊註。所自爲詮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書六十調一圖。於旋宮之法。已爲賅備。文憲又每調各爲一圖。附於蔡圖之後。尤徒爲繁碎矣。

【樂經集註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有禮經集註。已著錄。是書取春官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樂經。謂漢竇公獻古樂經文。與大司樂合。是其明證。今以所述二十官之義。證之註疏。多相符合。惟大司樂一官。序樂制最詳。而文亦最奧。鄭註圜鍾爲宮以下文。謂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其林鍾爲宮。黃鍾爲宮。相生之例亦然。其義頗奧。故宋元人多不從是書。於此類要義。多未發明。而徒事牽衍文句。蓋亦無足深取矣。

【大樂嘉成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袁應兆撰。應兆字瑜石。江寧人。崇禎中舉人。官休寧縣教諭。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雅樂於天下。令學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舉或不舉。其舉者或久而廢。故明之季年。休寧學尚不備樂。應兆乃與知縣王佐考核定制。編爲此書。實明一代享祭先師之樂譜。非一縣之樂譜也。

【古樂義十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邵儲撰。儲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書中考辨韶樂尤詳。大概據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合止柷敔笙鏞以閒爲堂下之樂。簫韶九成爲樂之始終節奏。又據漢志樂歌九德。顏師古註。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語。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自天敘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頑讒說。至於否則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爲九德之歌。據舞蹈宣八風之氣及文始五行舞諸說。推之爲九韶之舞。不知經傳所云韶樂。本寥寥數語。毫無聲律器數可推。而儲乃敷衍之。以爲當時韶樂如是。其勉強附會自不待言。至其論十二律。皆具正管正聲。子管子聲。爲二十四律。其十二律衍唱之法。如黃鍾宮衍唱。以黃林太南姑應爲一均。應蕤大夷夾爲一均。皆用正管。無仲黃林太一均四律。皆用正管。獨黃鍾用子管。南姑應蕤太一均。獨大呂用子管。不知聲音之道。高下以漸。諸高之中。而忽雜一下。或諸下之中。而忽雜一高。則律不成律。歌不成歌。儲侈言韶樂。實於尋常聲音之道。尚未能辨也。

【大成樂律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孔貞瑄撰。貞瑄字璧六。號歷洲。晚號聊叟。曲阜人。順治庚子舉人。官大姚縣知縣。是編乃貞瑄爲濟南教授時。作推洞簫七調。以明三分損一上生下生之旨。尤詳於

琴瑟譜其節奏大概本之闕里廟中其辨鄭世子瑟以合宮命之別於旋宮之說有五不可通頗多訂正然謂樂亡而求諸俗至以箏爲瑟之遺制未免亂鄭聲於雅樂矣

【律呂新書衍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舉人官知縣是編取蔡元定之書更爲推闡凡爲說五圖六圖後又各附以論及歌訣其論律呂相生之次與元定頗有異同元定謂六律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者皆損而下生六呂在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賓生大呂損而下生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則生夾鍾損而下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無射生仲呂損而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謂三呂在陰無所增損三呂在陽則用倍數使與十二月之氣相應夏音不從專主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說謂自子至巳前六辰爲陽皆下生下生則損自午至亥後六辰爲陰皆上生上生則益子之生未一陽生二陰未之生寅二陰生三陽寅之生酉三陽生四陰酉之生辰四陰生五陽辰之生亥五陽生六陰午之生丑一陰生二陽丑之生申二陽生三陰申之生卯三陰生四陽卯之生戌四陽生五陰戌之生巳五陰生六陽自矜其說爲前人未發然應鍾生蕤賓以亥之六陰生午之一陰與陰陽相生之例不合終未若元定之書深有合於司馬遷班固諸家古法也

【律呂圖說九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復渭南人是書成於康熙戊辰自謂殫四十餘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呂新書次第爲之圖說尤力申候氣之法歷引隋志及明人韓邦奇王邦直之說爲之發明案候氣之說雖詳具於續漢志然隋開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子元候氣於普明寺其

法已不能應其事具詳隋志卽蔡氏所謂多截管以求黃鍾者亦究未之能得建常所論亦泥古而不知變通者矣未有王宏撰後序歷稱黃宗羲梅文鼎毛奇齡諸家以爲與建常此書皆不合其惑滋甚安得聚諸人於一堂窮其本而究其變則亦深有徵詞矣

【鍾律陳數一卷】四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陳垿撰陳垿字玉亭太倉人康熙己酉舉人官行人司行人自孟康韋昭皆有黃鍾管徑三分圍九分之說算家以其周徑相求之率於術最疎久廢不用陳垿仍本舊說以徑三分爲生律之數又云卽九爲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徑之三十因九歸得三分又三分分之一爲律生之度黃鍾管徑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還原卽三周十分又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還原爲九分又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則是徑九分者乃虛立之率而非實數其說與蔡氏約十爲九之論合然圍九之率終爲疎舛卽陳垿究不能強解也隋書律志載祖沖之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陳垿用此率以算周徑較徑三圍九之法爲密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徑一爲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爲二率徑一百一十三爲三率推得四率之周爲三五五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氏三五五密率尾數尚多八位又陳垿所未知矣

【樂經內編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宣猷撰雜採諸經書言樂之文排纂成書無所考正自序又稱採諸史者謂之外編今外編未見非完書也

【律呂新書註三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模撰模儀封人是書成於雍正甲辰所註皆依文訓義惟於魯齋彭氏所算黃鍾圍徑字畫譌舛者能訂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黃鍾則十一律無由而正然不

究黃鍾之眞度。而徒以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爲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等理語解之。此所謂言之可聽。而用之無當者也。

【賡和錄二卷】廣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何夢瑤撰。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是書恭錄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爲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律呂新書訓釋。曹庭棟琴學纂要。附入下卷。謹案正義所論琴律。據管子白虎通諸書。以大弦爲倍徵。三弦爲宮。與諸家云一弦爲宮者迥異。蔡曹二書。尚仍舊說。夢瑤依文訓釋。尚未能推闡御製之精微。以糾正流傳之舛誤也。

【易律通解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光邦撰。光邦臨海人。雍正中。官中書舍人。易道陰陽。律呂亦本陰陽。易爲天地自然之數。律呂亦本天地自然之數。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爲律作。律亦不爲易作。無容牽合而一之也。是書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數。畫爲三角圖。與算家開方廉率立成之法相類。所用過揲之數。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數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律義頗多牴牾。至律管不用圍徑。又於十二律之外。增小呂含少二律於無射之後。亦自我作古也。

【樂律古義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能靈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謂洛書爲五音之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呂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說。誤以亥爲黃鍾之實。惟所約寸分釐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說。爲之推究源委。以成是書。夫萬事萬物。不離乎數。故旁牽蔓引。無不可比附於圖書。而律歷兩家。以數爲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聖人作樂之本旨也。伶倫製律。何嘗一字及圖書哉。

【大樂元音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士權撰。士權號龍菴。黔陽人。官太常寺博士。是書成於乾隆己丑。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案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欽定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江永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永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附歷學音調類例甚詳。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法。茲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變宮。乙字代變徵。則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呂新書箋義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羅登選撰。登選衡山人。是編取蔡元定書爲之訓釋。亦有強爲之說者。如八十四聲圖箋云。合爲黃鍾。古六爲黃鍾。清本之宋志所載燕樂字譜。合六皆頭管翕聲。非笛色也。六十調圖箋云。今民間俗樂。亦有調法。如用六字調。是古清黃鍾調。不知俗樂以笛色正宮之字定調。頭管之翕聲爲合。是加上字哨吹之而爲合。若去哨吹之。則祇是上字也。且唐宋時燕樂高於雅樂。三律以夾鍾清爲宮。蔡氏新書云。緊五者夾鍾之清聲。俗樂以爲宮是也。燕樂之黃鍾。其聲當雅樂夾鍾。新唐書云。宮聲應夾鍾之律是也。然則笛色六字。已非雅樂黃鍾。其非古黃鍾。益可知矣。至於書中所引推步算術之類。尤爲牽合。末附八音考略一卷。亦無大闡明云。

【律呂圖說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紫芝撰。紫芝字鶴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書首引朱子鍾律篇。次列黃鍾圖。自此以下。凡三十八圖。以月建日纏圖終焉。每圖皆爲之說。大都不出蔡元定韓邦奇及鄭世子載堉舊說。前有孔毓璣序。稱其爲學徒講解。以六律正五音句。著爲此書。於四子書中。不留纖

毫疑義則亦舉業之緒餘矣

【音律節略考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潘繼善撰繼善號本菴婺源人是編首列律呂損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變半諸律長短之法次列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後列黃宮七管至應宮七管十二圖即律呂新書所謂八十四聲蓋旋宮譜也其中所云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者乃局於所見而云然朱子亦考據舊文非自立新法也

【黃鍾通韻二卷】翰林院筆帖式都保家藏本　國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滿洲鑲紅旗人是書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雜取第四章之ᡳᡳᡳ安ᡳᡳᡳ恩二字以配宮第五章之ᡳᡳᡳ昂ᡳᡳᡳ韓二字以配商第一章之ᡳᡳᡳ阿ᡳᡳᡳ額二字以配角第十章之ᡳᡳᡳ敖ᡳᡳᡳ歐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ᡳᡳᡳ愛平聲讀ᡳᡳᡳ額依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章之ᡳᡳᡳ依ᡳᡳᡳ烏兩字共爲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爲橫直方圓之圖且謂人之言語聲音止此數字殊不知我國書十二字頭整齊肅括無音不備無韻不該非可偏舉其五字頭以爲分配也據其所論蓋以此五章可用漢字對音其餘七章雙聲疊韻爲漢文所無故不用耳然國書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則自首句六字而外其餘何一非雙聲疊韻而謂止於七章而已乎今以漢文字有無爲國音之區別漢文所有者則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漢文所無者概置弗論是未究國書制作之

本也。且字頭十二。雖曰平列。其實十一章。皆以第一章爲綱領。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爲綱領。觀國語中。並無以他字加於ㄥ阿ㄅ額ㄉ依ㄅ鄂ㄈ烏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蓋此數字。總貫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體統實爲最尊。不宜與衆音並列。又所列ㄥ阿ㄋ愛平聲讀ㄥ安ㄋ昂ㄈ敖等字。反居ㄅ額ㄋ額依ㄥ恩ㄅ鞍ㄈ歐等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欽定國書新語。卽以ㄥ阿爲陽。以ㄅ額爲陰。以此可見ㄥ阿之類皆陽位也。ㄅ額之數皆陰位也。陰不可以先陽。乃國書之義例。不可以隨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頭。統詩韻三十部。雖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數字。亦不足以盡清文之蘊。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款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樂原】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嚣嚣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紙色版式。蓋近時人也。首爲總論一篇。泛摭聲律身度之常談。書中亦錄通典玉海之舊文。其他若謂陽律有二變。陰律無二變。不知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五聲二變。故得八十四聲。若陰律無二變。則十二律旋宮。止得七十二聲矣。又謂吉事用九寸起律。則黃鍾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則大呂也。考之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從未見有凶事用樂。亦未見先王特別八寸之管爲凶事用者。至史記述漢制。始有吹簫給喪之語。然豈可以論古樂歟。

【律呂纂要二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各十有三說。大意以律呂之要。在辨其聲音之高下長短。上篇則發明高下之節。下篇則發明長短之度。似乎近人節錄欽定律呂正義。以便記誦者也。

右樂類。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內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樂爲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荷勖之爭。不過尺之長短。房庶范鎮之爭。不過黍之縱橫耳。宋魏漢津以徽宗指節定尺。明李文利以黃鍾爲長三寸九分。盡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說作也。今於詭詞新論。悉斥不錄。庶不失依永和聲之本旨焉。

卷四十

經部四十

小學類一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爲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爲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家。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爲訓詁。說文以下編爲字書。廣韻以下編爲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各以所重爲主。如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實字書。袁子讓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

【爾雅註疏十一卷】內府藏本　晉郭璞註。宋邢昺疏。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官至宏農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昺有孝經疏。已著錄。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

爾雅爲誰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案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爲釋詁。今俗所傳三篇。案漢志爾雅三卷。此三篇謂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而考之。郭璞爾雅註。序稱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爲漢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犍爲文學爾雅註三卷。案七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梁有某書亡。知爲七錄所載。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說曰。案此書今未見傳本。此據永樂大典所引。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學於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爲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案詩傳乃毛亨作。非毛萇作。詳詩正義條下。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觀釋地有鵜鶘。釋鳥又有鵜鶘。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爲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爲大抵解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揚雄方言。以爲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爲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云。暴雨謂之凍。釋艸云。卷施艸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猋。釋蟲云。蒺藜蝍蛆。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濮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

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此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虛。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幠。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璞時去漢未遠。如遂幠大東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註多可據。後人雖迭爲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昺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爲文學樊光李巡之註。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註。註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昺。惟既列註文。而疏中時複述其文。但曰郭註云云。不異一字。亦更不別下一語。殆不可解。豈其初疏與註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

【爾雅註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中。因以爲號。又自稱西溪逸民。紹興間。以薦召對。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閣。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撰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疎考證。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諆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爲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書。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可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於說爾雅家爲善本。中間駁正舊文。如後序中所列饋餉訊言襮袍袞黻四條。峨峨丁丁嚶嚶三條。註中所列釋詁台朕陽之予爲我。賚畀卜之予爲與一條。關關雝雝當

入釋訓一條。釋親據左傳辨正娣姒一條。釋天謂之景風上脫文一條。星名脫實沈鶉首鶉尾三次一條。釋水天子造舟一條。釋蟲食根蟊一條。釋魚鯉鱣一條。蝮虺首大如臂一條。皆極精確。惟魚枕謂之丁一條。牽引假借。以就其六書略之說。又堅執作爾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語河中語者。悉駁辨之。是則偏僻之過。習氣猶未盡除。又汪師韓集有書此書後一篇。駁其誤改郭註者。以劉劉杙爲安石榴。以齧雕蓬爲其米雕胡二條。補郭註而未確者。孟勉也以爲孟卽醫。於代也以爲更詞二條。仍郭註之誤未改者。訓郵過也。爲道路所經過。不知郵古字同尤。訓比目魚爲王餘。不知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二條。亦頗中其失。至於議其釋言篇內經文脫弇同也三字。釋水篇內經文脫水之由滕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篇內經文脫葦醜芳三字。釋魚篇內經文脫蛭蟻二字。釋鳥篇內脫倉庚黧黃也五字。皆當爲毛氏刊本之誤。併以詆樵。則過矣。

【方言十三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漢揚雄撰。晉郭璞註。考晉書郭璞傳。有註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篇。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秉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劭始。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雄作。然邁所摘劉歆與

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皇帝一條。及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卽稱莊遵爲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考書首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譌。致與書連爲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尙釐然可辨。書中載揚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爲明帝諱。其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是書之僞。惟後漢許愼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愼所注字義。與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愼之時。此書尙不名方言。亦尙不以方言爲雄作。故馬鄭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炎註爾雅莫貔螳螂蛸字。晉杜預註左傳授師子焉句。始遞相徵引。沿及東晉。郭璞遂註其書。後儒稱揚雄方言。蓋由於是然。劭序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則字數較原本幾溢三千。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並載揚雄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則卷數較原本闕其二。均爲牴牾不合。考雄答歆書。稱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而未得。故七略不載。漢志亦不著錄。後或侯芭之流。收其殘稿。私相傳述。閱時既久。不免於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傳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恐滋疑竇。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證其實出於雄。遂併爲一十三卷。以就其數。故卷減於昔歟。反覆推求。其眞僞皆無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也。雄及劉歆二書。據李善文選注。引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隱。校讐者猝不易詳。故斷爛譌脫。幾不可讀。錢曾讀書敏求記。嘗據宋槧駁正其誤。然曾家宋槧。今亦

不傳。惟永樂大典所收。猶爲完善。檢其中秦有榛娥之臺一條。與錢曾所舉相符。知卽從宋本錄入。今取與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竄。顚倒錯落。全失其初。不止錢曾所舉之一處。是書雖存而實亡。不可不亟爲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併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庶小學訓詁之傳。尙可以具見崖略。併以糾坊刻之謬俾無迷誤。後來舊本題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文冗贅。故諸家援引及史志著錄。皆省文謂之方言。舊唐書經籍志。則謂之別國方言。實卽一書。又容齋隨筆。稱此書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以代爲域。其文獨異。然諸本並作絕代。書中所載。亦無絕域重譯之語。洪邁所云。蓋偶然誤記。今不取其說焉。

【釋名八卷】內府藏本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其書二十篇。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綢。王逸註云。拍搏壁也。搏壁二字。今莫知爲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珌。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譌。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吳韋昭嘗作辨釋名一卷。糾熙之誤。其書不傳。然如經典釋文。引其一條曰。釋名云古者車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遮反。舍也。案釋名本作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此蓋陸德明約舉其文。又取文義顯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韋昭云。車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何彼穠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夭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

華古音敷則車古音居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譏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也別本或題曰逸雅蓋明郎奎金取是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書皆有雅名遂改題逸雅以從類非其本目今不從之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五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秕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明選又稱此書爲二十七篇與今本不合明選萬歷中人不應別見古本殆一時失記誤以二十爲二十七歟

【廣雅十卷】內府藏本　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從木作楫然證以稚讓之字則爲揖讓之揖審矣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謂埤倉廣雅勝於字詁今埤倉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祕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前有揖進表稱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隋書經籍志亦作三卷與表所言合然註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館閣書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憲所註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則作十卷卷數各參錯不同蓋揖書本三卷七錄作四卷者由後來傳寫析其篇目憲註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後以文句稍繁析爲十卷又嫌十卷煩碎復併爲三卷觀諸家所引廣雅之文皆具在今本無所佚脫知卷數異而書不異矣然則館閣書目所謂逸者乃逸其無註之本所謂存音三卷者即憲所註之本揖原文實附註以存未嘗逸亦未嘗闕惟今本仍爲十卷則又後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元度九經字樣序稱音字改反爲切實始於唐開成間憲雖自

隋入唐至貞觀時尚在然遠在開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頗爲疑竇殆傳刻臆改又非憲本之舊歟

【匡謬正俗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顏師古撰師古名籀以字行雍州萬年人歷官祕書監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永徽二年其子符璽郎揚庭表上於朝高宗敕錄本付祕閣卷首載揚庭表稱藁草纔半部帙未終蓋猶未竟之本又稱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則今本乃揚庭所編宋人諸家書目多作刊謬正俗或作糾謬正俗蓋避太祖之諱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刊謬正俗則刻本偶誤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考據極爲精密惟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其註漢書動以合聲爲言遂與沈重之音毛詩同閒後來叶音之說故此書謂葬音臧誼議音宜反音扶萬反歌音古賀反轟音上聲怒有上去二聲壽有授受二音縣有平去二聲迴音戶鎣反皆誤以今韻讀古音謂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讀龐皆誤以古音讀今韻均未免千慮之一失然古人考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家訓音證篇外實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宇之論韓愈諱辨引之知唐人已絕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解都鄙二字訛爲獨解不知爲此書所已駁毛奇齡引書序俘厥寶玉解春秋衛俘訛爲特見不知爲此書所已引洵後人證據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鄭樵通志校讐略曰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卷起論語而崇文總目以爲論語類知崇文所釋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今檢崇文總目樵說信然當時館閣諸人不應荒謬至此檢是類所列以論語三種家語一種居前次爲白虎通次爲五經鉤沈次即此書次爲六說次爲

經史釋題。次爲授經圖。次爲九經餘義。次爲演聖通論。皆統解羣經之文。蓋當時仿隋志之例。以五經總義附之論語類中。雖不甚允。要不可謂之無據。樵不考舊文。而務爲苛論。遽以只看數行詆之。失其旨矣。

【羣經音辨七卷】通行本　宋賈昌朝撰。昌朝字子明。獲鹿人。天禧初賜同進士出身。慶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僕射。封魏國公。謚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其侍講天章閣時所上。凡羣經之中一字異訓音從而異者。彙集爲四門。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異。仿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依許愼說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濁。曰辨彼此異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卽經典釋文序錄所舉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訓得失一門。所辨論者僅九字。書中沿襲舊文。不免謬誤者。如卷一言部。謙慊也。下云鄭康成說。謙爲慊。慊厭也。厭謂閉藏貌。據禮記註曰。謙讀爲慊。慊厭也。此解正文自謙。註又曰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此解正文厭。然與上註厭足之厭絕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爲失考。又卷二丌部。典。堅刃貌也。據考工記輈欲頎典。註曰。頎典。堅刃貌。以頎典爲形容之辭。不得單舉一典字。卷三巾部。幓頭。括髮也。幓本幓字之譌。據儀禮註。一以解婦人之鬠。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著幓頭焉。一以解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申之。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著幓頭矣。是括髮免鬠皆如著幓頭。幓頭自是吉服。揚雄方言。幏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閒曰幓頭。劉熙釋名作綃頭。又有鬟帶。紮帶等名。豈可以括髮釋之。是皆疎於考證之故。然釋文散見各經。頗難檢核。昌朝會集其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不爲無益。小學家至今不廢。亦有以也。自序云。編成七卷。凡五門。紹興中王觀國後序。亦云凡五門七卷。惟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此本爲康熙中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實爲七卷。則宋史所載爲字畫之誤明矣。

【埤雅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陸佃撰。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少從學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擢進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歷轉至左丞。未幾罷。爲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精於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註。今諸書並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句譌闕。亦不能排纂成帙。傳於世者。惟此書而已。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末。註後闕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矣。宰序稱佃於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並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註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不附安石行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則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於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諸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闡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雜則可。要不能不謂之博奧也。

【爾雅翼三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羅願撰。元洪焱祖音釋。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人。以蔭補承務郎。乾道二年登進士第。通判贛州。淳熙中知南劍州事。遷知鄂州。卒於官。事蹟附載宋史羅汝楫傳。焱祖字潛夫。亦歙縣人。天歷中官遂昌縣主簿。以休寧縣尹致仕。是書卷端有願自序。又有王應麟後序。方

回跋。及焱祖自跋。應麟後序。稱以咸淳庚午刻此書郡齋。而玉海所列爾雅諸本。乃不著於錄。據方回跋。稱序見鄂州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得副本於其從孫裳。蓋其出在玉海後也。越五十年。爲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霽重刻。乃屬焱祖爲之音釋。而願序及應麟後序。隸事稍僻者。亦併註焉。焱祖跋稱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驗此本。名數皆合。惟釋獸七十四名。此本內有八十五名。與原跋互異。豈字畫傳寫有誤歟。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僅嚴。在陸佃埤雅之上。應麟後序。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殆非溢美。後陳櫟刪削其書。別爲節本。謂其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處。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云云。案櫟著作傳於今者。有尙書集傳纂疏。歷朝通略。定宇集三書。核所聞見。曾不能望願之項背。遽糾其失。似不自量。至願書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詩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願書後三年。而櫟乃執續出新說。繩願所引據之古義。尤屬拘墟。今願書流傳不朽。而櫟之節本片字無存。則其曲肆詆諆。無人肯信而傳之。略可見矣。

【駢雅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此書皆剌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詁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爲一。駢異爲同。故名曰駢雅。謀㙔淹通典籍。其一齋書目所載。往往爲諸家所未窺。故徵引詳博。頗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捃拾殘剩者可比。中間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爲藻文。西京賦註。引風俗通訓義甚明。而謀㙔以爲刻扉之屬。改易舊文。殊爲未確。又謂都御史爲大司憲。詹事爲端尹。乃流俗之稱。亦乏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

地內之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已具更爲複引尤病冗蕪然奇文僻字搜輯良多擷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爲無補也

【字詁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生撰生字扶孟歙縣人前明諸生是編取魏張揖字詁以名其書於六書多所發明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開有數字未安者如謂靃說文呼郭切飛聲也而諸書用霾靡處又音髓今書地名人姓之類多用霍獨樊噲傳之霍人正義註先累蘇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即髓音也韻會諸家紙藥二韻兼收靃而霍則止一音蓋霍從隹其音當爲髓靃本飛鳥聲借爲地名因又借爲人姓後省便作霍既爲借義所奪其本音本訓遂失而於字之當用霍音髓者反作靃此霍之所以轉爲呼郭切而靃之所以轉爲先累反也據其所說則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靃但有呼郭反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過玉篇廣韻玉篇靃字下註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飛聲廣韻於四紙靃字下註云靃麻草於十九鐸靃字下註云地名說文飛聲也則是靃本有髓之一讀並不因省借爲霍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註云呼郭切揮霍廣韻霍字下註云虛郭切揮霍爾雅霍山爲南岳又姓則是霍之一字在玉篇廣韻原止有呼郭反一音並無髓音惟史記正義註有息累反而要不得爲止有息累反一音也況白虎通曰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護乃呼郭反之轉音非先累反之轉音然則班固讀霍已爲呼郭反矣豈漢音猶不足據乎生又謂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後漢王延壽夢賦曰捎魑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又易林曰口饑打手則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類殊爲失考其他若謂大鼎七个之鼎當從冂諧聲與從冖者不同似蛇之鱓既借徒何切之鱓又借張演切之鱣而皆轉爲常演切漢書註誤

以張連切之鱣爲釋。又謂周禮玉人註瓚讀爲餐饜之饜。說文饜以羹澆飯。釋文膏饜作膏饜。故篇海饜卽饜字內則釋文酏讀爲餐之然反。饜本又作餐並之然反。此蓋明酏饜當並讀爲餐。非謂饜卽餐字。若以諸延切饜何以處玉人註之餐饜乎。又謂干乾字通。引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又在晉帖所云淡悶干嘔之前。此類則最爲精核。其他條似此者。不可枚舉。蓋生致力漢學。而於六書訓詁。尤爲專長。故不同明人之勦說也。

【續方言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堇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是書採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䆃。列子黃帝篇註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爲眴目。古今韻會引魏李登聲類云。江南曰辣。中國曰辛。爾雅釋草釋文。宋庠國語補音引晉呂忱字林云。楚人名蔆曰芰。蠶。秦名雅。烏鯢。青州人呼鮎鯢。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爲獜。河南謂之豵。漁陽以豬爲豝。齊徐以小豬爲豩。太平御覽又引纂文云。秦以鈷鑄爲銼。鑞。爾雅釋親釋文引纂文云。妹媦也。初學記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爲娃。初學記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晉船曰舶。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蠮蛄。北戶錄引顏之推證俗音云。南人謂凝牛羊鹿血爲䐑。䐑內國呼爲糜餅。亦呼寒具。粹統。今江南呼曰饊飴。蝘蜓。山東謂之蝘蜓。鱣。吳人呼爲鯉魚也。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之著。而俱佚之。豈舉遠者反略近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睟。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頴。汝南淮

泗之間曰顏諸條。本爲揚雄方言所有。而復載之。亦爲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也。

【別雅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廩貢生。官鳳陽府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郊鄪一作岐豐之類。則郊乃岐之本字。說文明云郊一作岐。實屬重文。偶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累千盈百。何可勝收。未免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即以開卷東冬二韻覈之。若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牖。牖即窗。楚辭九歎。登逢龍而下隕兮。註。古本逢作蓬。荀子榮辱篇。引詩下國駿蒙。註。今詩作駿厖。莊子盜跖篇。士皆蓬頭突鬢。註。蓬本作鑫。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使公子蓋餘燭傭。註。左傳傭作庸。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龜策傳。雄渠蠭門。註。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臾區。師古註云。即鬼容區。陳豐。師古註云。即陳鋒。衞青傳。青至籠城。師古註云。籠讀爲龍。皆目前習見者。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文。周禮之故書。及漢人箋註某讀作某之類。一一考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並文淵閣著錄。

舊唐書經籍志。以詁訓與小學分爲二家。然詁訓亦小學也。故今仍從漢志。列爲小學之子目。又爾雅首釋詁釋訓。其餘則雜陳名物。蓋析其類而分之。則蟲魚草木之屬。與字義門目各殊。統其類而

言之。則解釋名物。亦即解釋其字義。故訓詁者通名也。方言釋名。相沿繼作。大體無殊。至埤雅爾雅翼務求博洽。消泛濫矣。要亦訓詁之支流也。故亦連類編之。埤雅廣要之屬。蕪雜已甚。則退之小說家焉。

卷四十一

經部四十一

小學類二

【急就章四卷】通行本　漢史游撰。漢書藝文志註。稱游爲元帝時黃門令。蓋宦官也。其始末則不可考矣。是書漢志但作急就一篇。而小學類末之敍錄。則稱史游作急就篇。故晉夏侯湛抵疑。稱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通甲子。北齊書稱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或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魏書崔浩傳。亦稱人多託寫急就章。是改篇爲章。在魏以後。然考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案此蓋引王愔文字志之語。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然則所謂章草者。正因游作是書。以所變草法書之。後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節之首。俱有章第幾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稱急就篇。或但稱急就。乃偶然異文也。其書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雅奧。亦非蒙求諸書所可及。玉臺新詠載梁蕭子顯烏栖曲。有幂邊雜佩琥珀龍句。馮氏校本改龍爲紅。今檢此書。有繫臂琅玕虎魄龍句。乃知子顯實用此語。馮氏不知而誤改之。則遺文瑣事。亦頗賴以有徵。不僅爲童蒙識字之用矣。舊有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推註。今皆不傳。惟顏師古註一卷存。王應麟又補註之。釐爲四卷。師古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齊國山陽兩章。止三十二章。應麟藝

文志考證。標眞定常山至高邑句。以爲此二章起於東漢。最爲精確。其註亦考證典核。足補師古之闕。別有黃庭堅本李燾本朱子越中本。字句小有異同。應麟所註。多從顏本。蓋以其考證精深。較他家爲可據焉。

【說文解字三十卷】通行本　漢許愼撰。愼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是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錄一篇爲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註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字。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譌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爲說文註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譌變者。則辨於註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註義未備。更爲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一以孫愐唐韻爲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毛晉刊本是也。明萬歷中宮氏刻李燾說文五音韻譜。陳大科序之。誤以爲卽鉉校本。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顧炎武作日知錄。並沿其謬。豈毛氏所刊。國初猶未盛行歟。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唐林罕之說。以爲晉幹令呂忱所增。考愼自序云。今序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所記重文之數。亦復相應。又法書要錄。載後魏江式論書表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則忱書並不用古籀。亦有顯證。如罕之所云。呂枕字林。多補許愼遺闕者。特廣說文未收字耳。其書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部烔字。鏗字。四江部嚷字之類。云出字林者。

皆說文所無。亦大略可見。蕭以說文古籀爲忱所增。誤之甚矣。自魏晉以來。言小學者皆祖愼。至李陽冰始曲相排斥。未協至公。然愼書以小篆爲宗。至於隸書行書。艸書。則各爲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不悉以小篆相律。故顏元孫干祿字書曰。自改篆行隸。漸失其眞。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鉉進說文表。亦曰高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艸隸足矣。二人皆精通小學。而持論如是。明黃諫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隸。豈識六書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違異。顧炎武日知錄。嘗摭其汜下作江有汜。滸下又作江有滸。卷下作赤烏已已。擊下又作赤烏擊擊。是所云詩用毛氏者。亦與今本不同。蓋雖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亦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據之以改經。則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庶乎爲善讀說文矣。

案愼序自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考劉知幾史通。稱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案此亦據梅賾古文而言。實則孔氏原本。僅增多十六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之書。愼不得見。說文末載愼子沖上書。稱愼古學受之賈逵。而後漢書儒林傳。又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是愼所謂孔氏書者。卽杜林之本。顧隋志稱杜林古文尚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案古文除去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數。非雜以今文。隋志此文。亦據梅賾古文。未及與漢書互校。自餘絕無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採馬融註甚多。皆今文尚書。

無古文一語。卽說文註中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經義考。辨之甚明。案彝尊又謂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說命。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然此句乃徐鍇說文繫傳之語。非許愼之原註。彝尊偶爾誤記。移甲爲乙。故今不取其說。則愼所謂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矣。以意推求。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所謂中古文。卽孔氏所上之古文。存於中祕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經劉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譌脫。其書已皆與古文同。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尚書。據其經文言之。則亦可曰孔氏古文尚書。第三家解說。祇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增十六篇。不能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案融序今不傳。此語見孔穎達尚書正義中。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卽今五十八篇之本。則融嘗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又後漢書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云云。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愼。故愼稱爲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眞見安國舊本也。論尚書者。惟說文此句。最爲疑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牽於此句。遂誤以馬鄭所註。爲孔氏原本。亦千慮之一失。故附考其源流於此。

【說文繫傳四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是書凡八篇。首通釋三十卷。以許愼說文解字十五篇。篇析爲二。凡鍇所發明。及徵引經傳者。悉加臣鍇曰。及臣鍇案字以別之。繼以部敍二卷。通論三卷。袪妄。類聚。錯

綜疑義系述各一卷祛安斥李陽冰臆說疑義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字及篆體筆畫相承小異者部敍擬易序卦傳以明說文五百四十部先後之次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爲義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人事以盡其意終以系述則猶史記之自敍也鍇嘗別作說文篆韻譜五卷宋孝宗時李燾因之作說文解字五音譜燾自序有曰韻譜當與繫傳竝行令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迄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則繫傳在宋時已殘闕不完矣今相傳僅有鈔本錢曾讀書敏求記至詫爲驚人祕笈然脫誤特甚卷末有熙寧中蘇頌記云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別求補寫此本卷三十不闕或續得之以補入卷二十五則直錄其兄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後人求其原書不獲因摭鉉書以足之猶之魏書佚天文志以張太素書補之也其餘各部闕文亦多取鉉書竄入考鉉書用孫愐唐韻而鍇書則朝散大夫行祕書省校書郎朱翱別爲反切鉉書稱某某切而鍇書稱反今書內音切與鉉書無異者其訓釋亦必無異其移掇之迹顯然可見至示部竄入鉉新附之祧祆祚三字尤鑿鑿可證者錯編篇末其文亦似未完無可採補則竟闕之矣此書成於鉉書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然亦時有同異如鉉本福祐也此作備也鉉本葉耕多艸此作耕名鉉本述前頡也此作前頓也鉉本鷗大鶵也此從爾雅作天鶵也又鉉本禁字下引禮記禰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鍇案禮記曰臣鍇案詩曰則鍇所引而鉉本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鑿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鍇案疑許愼子許沖所言也是鉉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用一闕字矣其憑臆刪改非賴此書之存何以證之哉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祇侯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

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袁跋。書中有稱臣次立案者。張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嘗與寫嘉祐二字石經。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其始末云。

案是書在徐鉉校說文之前。而列其後者。鉉校許愼之原本。以愼爲主。而鉉附之。此書鍇所論者。以鍇爲主。故不得而先愼也。

【說文繫傳考異四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憲撰。憲號魚亭。仁和人。乾隆乙丑進士。候選主事。未就銓而卒。南唐徐鍇作說文繫傳四十卷。歲久散佚。自明以來。方以智號精於小學。而通雅稱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則世罕傳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祕相傳寫。魚魯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讀。憲所見者。猶屬影宋鈔本。然已譌不勝乙。因參以今本說文。旁參所引諸書。證其同異。以成是編。譌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則竝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論語碑。末有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一行。是則考異之鼻祖。經典釋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頗衆。惟韻書字書。節目繁碎。從未有縷析舊文。徹首徹末。訂舛互而彙爲一編者。憲作是書。亦可云留心小學者矣。末有附錄二卷。乃朱文藻所編。上卷爲諸家評論繫傳之辭。下卷載鍇詩五首。及其兄弟軼事。亦願費蒐羅。然所收李燾序一篇。採自文獻通考。本燾之說文五音韻譜序。因通考刻本誤脫標題一行。遂聯屬於說文繫傳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訂。至於二徐瑣記。於繫傳更爲無關。以是爲例。將郭璞爾雅方言註。末亦附載游仙詩乎。今存其上卷。以資考核。其下卷則竟從刪汰。庶不以貪博嗜奇。破著書之體例焉。

【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南唐徐鍇撰。其書取許愼說文解字。以四聲部分。編次成

書。凡小篆皆有音訓。其無音訓者。皆愼書所附之重文。註史字者籀書。註古字者古文也。所註頗爲簡略。蓋六書之義。已具於說文繫傳中。此特取便檢閱。故不更複贅耳。據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序。此書篆字。皆其兄鉉所書。鉉集載有此書序二篇。後篇稱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刊正。今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註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是此書鉉又更定。不僅出鍇一手。其以序例註義中字添入。亦鉉所爲也。前序稱命鍇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睹云云。考後序稱又得李舟切韻。則所謂切韻次之者。當卽陸法言書。卽唐韻廣韻所因也。然鍇所編部分。與廣韻稍異。又上平聲內痕部。併入魂部。下平聲內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註痕部附字。而宣部則不著別分。似乎切韻原有此部。殆不可曉。或此書部分。鉉亦以李舟切韻定之。非陸法言之切韻。故分合不同歟。是書傳本甚少。此爲明巡撫李顯所刻。寒部籣瀾漣灡闌五字。當在乾蘭讕調四字之後。豪部高皋摹羔膏五字。當在獋號號郺五字之後。皆譌前一行。麻部媧譁譇觲鋈五字。當在秅麻誇侈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譌後二行。蓋刻其書者。失於校覈。其後序一篇。亦佚去不載。今從鉉騎省集錄出。補入以成完帙焉。

【重修玉篇三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梁大同九年黃門侍郎兼大學博士顧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孫強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吳銳邱雍等重修。凡五百四十二部。今世所行凡三本。一爲張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啓一篇。後有神珙反紐圖及分毫字樣。朱彝尊序之。稱上元本一爲曹寅所刊。與張本一字無異。惟前多大中祥符敕牒一道。稱重修本一爲明內府所刊。字數與二本同。而每

部之中。次序不同。註文稍略。亦稱大中祥符重修本。案文獻通考。載玉篇三十卷。引晁公武讀書志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又嘗增字釋。神珙反紐圖附於後。又載重修玉篇三十卷。引崇文總目曰。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刊吳鋭。直集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時玉篇。原有二本。彭年等進書表。稱肅奉詔條。俾從詳閱。譌謬者悉加刊定。敷淺者仍事討論。其敕牒後所列字數。稱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註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是彭年等大有增删。已非孫強之舊。故明內府本及曹本。均稱重修。張本既與曹本同。則亦重修本矣。乃删去重修之牒。詭稱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廣益會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數。仍未及削改。可謂拙於作僞。彝尊序。乃謂勝於今行大廣益本。殆亦未見所刊。而以意漫書歟。元陸友研北雜志。稱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孃寫。楷法殊精。又考永樂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顧野王玉篇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書並列。是明初上元本猶在。而其篇字韻中所載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廣益會本。而不收上元舊本。顧孫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註文較繁。故以多爲貴耶。當時編纂之無識。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及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爲言等韻者所祖。近時休寧戴氏作聲韻攷。力辯反切始魏孫炎。不始神珙。其說良是。至謂唐以前無字母之說。神珙字母。乃剽竊儒書。而託詞出於西域。則殊不然。攷隋書經籍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則遠在孫炎前。又釋藏譯經字母。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攷者尚十二家。亦遠在神珙前。蓋反切生於雙聲。雙聲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也。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於聰明

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國之韻書。亦如利瑪竇後推步測驗。參用西法耳。豈可謂歐羅巴書。全剽竊洛下鮮于之舊術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後。遂據其末而與之爭。欲以求勝於彼教。不知聲音之學。西域實爲專門。儒之勝於釋者。別自有在。不必爭之於此也。

【干祿字書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眞卿之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年。眞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國朝揚州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祕數監。遂誤以爲眞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眞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還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而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畾圖商商凍涷。截然兩字。而以爲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韭之作韮。芻之作蒭。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皆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言字體者。當以是爲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與廣韻間有不同。或元孫所用。乃陸法言之舊第。而廣韻次序。乃宋人所改歟。

【五經文字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張參撰。參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

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勒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皞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觀此言。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考册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睾字註十九字。盩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眞焉。

【九經字樣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爲七十六部。前載開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諸經之中。別有疑闕。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譌。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

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間傳寫失眞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異云爾。

【汗簡三卷目錄敍略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忠恕字恕先。洛陽人。是書首有李建中題字。後有附題兩行。稱忠恕仕周朝。爲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疑亦建中所記。然據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蘇軾集所載忠恕小傳。並稱宋太宗時。召忠恕爲國子監主簿。後流登州。道卒。則不得爲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補載周祖入京師。時忠恕爲湘陰公推官。面責馮道之賣國。則先已仕漢。題周更誤矣。宋史藝文志。以此書與佩觿並載。而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則在宋代亦罕見。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祕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無撰人名字。建中以字下註文有臣忠恕字。證以徐鉉所言。定爲忠恕所作。其分部從說文之舊。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註之。時王球呂大臨薛尙功之書皆未出。故鍾鼎闕焉。其分隸諸字。卽用古文之偏旁。與後人以眞書分部。案韻繫字者不同。鈍吟雜錄載馮舒嘗論此書。以沔汸膳駛諸字。援文就部爲疑。然古文部類。不能盡繩以隸楷。猶之隸楷轉變。不能盡繩以古文。舒之所疑。蓋不足爲累。且所徵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後來談古文者。輾轉援據。大抵從此書相販鬻。則忠恕所編。實爲諸書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來矣。

【佩觿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譌變之由。分爲三科。一曰造字。二曰

四聲。三曰傳寫。中下二卷。則取字畫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曰平聲自相對。曰平聲上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上聲自相對。曰上聲去聲相對。曰上聲入聲相對。曰去聲自相對。曰去聲入聲相對。曰入聲自相對。末附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又附辨證舛誤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資考證。仍竝存之。惠棟九經古義。嘗駁忠恕以示字爲視。而反以視爲俗字。今考其中。如謂車字音尺遮反。本無居音。蓋因韋昭辨釋名之說。未免失於考訂。又書號八分。久有舊訓。蔡文姬述其父語。自必無譌。乃以爲八體之外。別分此體。強爲穿鑿。亦屬支離。至於以天承口爲吳。已見越絕書。而引三國志爲徵。景爲古影字。已見高誘淮南子註。而云葛洪字苑如彡。案此沿顏氏家訓之誤。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誤作士衡。東方朔以來來爲棗。本約略近似。而遂造棗字。均病微疎。然忠恕洞解六書。故所言具中條理。如辨逄姓之逄。音皮江反。不得讀如逢遇本字。證之漢隸字源。逄字下引逄盛碑。通作逢。則姓氏之逄。雖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證顏師古之譌。又若辨甫里本作角里。與角亢字無異。亦不用顏師古。恐人誤讀。故加一拂之說。證之漢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角里實作角里。與此書合。則知忠恕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

【古文四聲韻五卷】刑部郎中汪啓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武寧軍節度使。謚文莊。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吾衍學古編。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併全衡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據全祖望鮚埼亭集。有是書跋。稱借鈔於范氏天一閣。爲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蓋卽吾衍所謂僧翻本也。此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歷四年竦自序。卷首題開府儀

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謂前有序及全銜者矣。其書以四聲分隸古篆。全祖望跋稱所引遺書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卽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雖不作可也。其說固是。然汗簡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從隸體。猝不易尋。此書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較易於檢閱。此如既有說文。而徐鍇復作篆韻譜相輔而行。固未可廢其一也。惟其書由雜綴而成。多不究六書之根柢。如親卽古親字也。親字下旣云古尚書作[illegible]。又別出一親字。謂從宀爲從穴。云卽古雲字也。雲字旣云說文作[illegible]。云字下又云王存乂切韻作[illegible]。卽古瞿字也。眴字下引汗簡作[illegible]。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illegible]。以及朝暈闢闓協叶之類。不可殫數。龕字引古尚書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併於戡字而自爲一條。是由不知古文。誤以一字爲二也。澄卽澂字之別體。澄字下引雲臺碑作[illegible]。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illegible]。彩卽采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illegible]。彩字下引義雲章作[illegible]。以及桐槀崇密窺闚謇謨仙僊員圓熙熙奉捧准準帽冒覺競之類。不可殫數。是又由不辨俗書誤以一字爲二也。覃韻之函。乃函蓋字。咸韻之函。乃函谷字。而竝引南岳碑作[illegible]。仙韻之鮮。乃腥鮮字。於古當從三魚。獮韻之鮮。乃鮮少字。於古當從是從少。乃竝云古老子作[illegible]。顏黃門說作[illegible]。古尚書作[illegible]。說文訓[illegible]爲大。訓荒爲荒蕪。本爲兩字。而以古尚書之荒字。籀韻之[illegible]字。竝列荒字下。是不辨音義。以二字合爲一也。[illegible]三字。竝出說文。乃惟云[illegible]字出說文。[illegible]字則云出貝邱長碑古老子。三字則云出天台經幢。[illegible]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乂切韻。[illegible]字出說文。廣字出儀禮。[illegible]字[illegible]字出周禮。乃竝云出崔希裕纂古。[illegible]字出荀子公羊傳。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隨所見而捃摭也。[illegible]字說文本作[illegible]。乃云出唐韻。夢字說

文本作𦣞乃云出汗簡燒字說文本作燒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類全與說文相同者亦不可殫數是併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云季札墓銘作𡨦季札墓銘無室字怕字云古孝經作𢘅古孝經無怕字益杜撰矣他如𤇾𤇾𤇾𤇾𤇾𤇾之類相連並立猶云一篆文一改篆爲隸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鴈字下云籀韻作鴈則全作隸書點畫不異更不解其何故讀是書者亦未可全據爲典要也所列韻目據自序云本唐切韻仙韻下增一宣韻與徐鍇韻譜同覃談二韻列於麻後陽前蒸登二韻列於添後咸前與顏元孫干祿字書同蓋唐制如是至齊韻之後佳韻之前增一移韻與二書又不同殆唐韻亦非一本歟是則不可考矣

【類篇四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司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韻指掌圖序亦稱光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殆盡然書後有附記曰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鎮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則光於是書特繕寫奏進而已傳爲光修非其實也書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稱四十五卷末一卷爲目錄用說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編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異形者皆兩見二曰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四曰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五曰變

古而失眞者皆從古六曰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韻之所遺者皆載九曰字之無部分者皆以類相聚考集韻所收併重文爲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書凡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僅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較集韻所收尙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韻所遺皆載者蓋集韻重文頗爲雜濫此書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故所刪之數多於所增之數也其所編錄雖不及說文玉篇之謹嚴然字者孳也輾轉相生有非九千舊數所能盡者玉篇已增於說文此書又增於玉篇時會所趨久則爲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難以一格拘矣

【歷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薛尙功撰尙功字用敏錢塘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是書見於晁公武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與今本同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鍾鼎法帖十卷卷數互異似傳寫脫二字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與振孫之說亦符蓋當時原有二本也所錄篆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爲本而蒐輯較廣實多出於兩書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載比干墓銅槃銘之類未免眞僞雜糅然大致可稱博洽卽以卷首商鼎一類考之若箕鼎及維揚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銘濟南鼎之出於向濂刻本皆非舊圖之所有至其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如考古圖釋薑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薑立此書獨從博古圖以爲商鼎夔鼎銘五字博古圖云上一字未詳此書以上一字爲夔字又乙鼎銘亦五字博古圖云末一字未詳此書以末一字爲彝字又如博古圖釋召夫鼎銘詞有午刊二字此書作家刊博古圖釋父甲鼎銘作立戈父甲此書作子父

甲。又凡博古圖所云立戈橫戈形者。此書多釋爲子字。其立說並有依據。蓋尙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譌刊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尙功所著。別有鍾鼎篆韻七卷。蓋卽本此書而部分之。今其本不傳。然梗概已具於此矣。舊刻久佚。此本爲明崇禎中朱謀垔所刊。自序稱購得尙功手書本。雖果否眞蹟。無可證明。然鉤勒特爲精審。較世傳寫本爲善云。

案此書雖以鍾鼎款識爲名。然所釋者諸器之文字。非諸器之體製。改隸字書。從其實也。至博古圖中之因器及銘者。則宜入譜錄。不在此例。隋志併石經入小學。以刻文同異可資參考之故。然萬斯大石經考之類。皆但溯源流。不陳字體。與小學無涉。今仍附之金石焉。

【復古編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有撰。有字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出家爲道士。是書根據說文解字。以辨俗體之譌。以四聲分隸諸字於正體。用篆書而別體俗體則附載註中。猶顏元孫干祿字書。分正俗通三體之例。下卷入聲之後。附錄辨證六篇。一曰聯緜字。二曰形聲相類。三曰形相類。四曰聲相類。五曰筆迹小異。六曰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爲精密。然惟以說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隸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樓鑰集有此書序。稱其嘗篆楊時踵息菴記。以小篆無菴字。竟作隸體書之。知其第不以俗體入篆爾。作隸則未嘗不諧俗。鑰序又記其爲林攄母撰墓碑。書魏字作巍。終不肯去山字。陳振孫所記亦同。然考此書巍字下註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不以爲俗體別字。是其說復古而不戾今。所以爲通人之論。視魏校等之詭僻盜名。強以篆籀入隸者。其識趣相去遠矣。此本爲明萬歷中黎民表所刊。字書頗爲清

析惟不載鑰序。然鑰所云陳瓘程俱前後序。則皆相符。蓋猶從舊本傳刻者也。

【漢隸字源六卷】內府藏本　宋婁機撰。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寧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書前列考碑分韻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有一。各紀其年月地里書人姓名。以次編列。卽以其所編之數。註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禮部韻略二百六部。分爲五卷。皆以眞書標目。而以隸文排比其下。韻不能載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終焉。其文字異同。亦隨字附註。如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內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修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而此書引繁陽令楊君碑陰。亦有程勑。以證集古錄考核之疎。又若曲江之爲曲紅。引周憬碑。遭罹之爲遭離。引馬江碑。陂障之爲波障。引孫叔敖碑。委蛇之爲禕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爲考證之資。不但以點畫波磔。爲書家模範已也。

【班馬字類五卷】內府藏本　宋婁機撰。前有樓鑰序。稱爲史漢字類。案司馬在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於義未合。似宜從鑰序之名。然機跋實自稱班馬。今姑仍之。其書採史記漢書所載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次。雖與文選雙字兩漢博聞漢雋諸書大概略同。而考證訓詁。辨別音聲。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詳。實有裨於小學。非僅供詞藻之撏撦。末有機自跋二則。辨論字義。亦極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𥄳之類。可以不載者。亦有如璇璣玉衡。本尚書𤣥服振振本左傳之類。不得以史漢爲出典者。與幾致刑措之幾。不茹園葵之茹。音義與今並同者。一概掇拾。未免小失簡汰。又袁文甕牖閒評。糾其引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之稟。當從示。不當從禾。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之稟。當從禾。不當從示。二

字交誤亦中其失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編區分類聚雖間有出入固不失爲考古之津梁也

【字通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從周撰從周始末未詳據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稱爲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寶祐甲寅虞兢刻書跋亦但稱得本於了翁均不及從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說文門類而分以隸書之點畫既乖古法又既據隸書分部乃仍以篆文大書隸書夾註於體例亦頗不協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兩點類而下三點內又出水字火字旁三點示字類又再出水字下四點內又出火字水字如此之類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穴雜殊無端緒至於千字收於上兩點類獨從篆而不從隸既自亂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類臣字巨字臣字收於自字類東字收於里字類併隸書亦不相合均爲乖剌然其大旨主於明隸書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隸猶顏元孫所謂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宋人舊帙流傳已久存之亦可備檢閱也卷末別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減必作沾減規矩必作規巨心膂必作心呂鐙炷必作鐙主祖裼必作但裼負荷必作負何巾帨必作巾帥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雖於古有據而今斷斷不能行其前題詞有復古編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從周之語又虍字類虛字條下既稱今別作墟非是而又出虛作墟非一條指爲字通所未及使出從周不應牴牾如此其或後人所竄入歟

【六書故三十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戴侗撰考姓譜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

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註既用隸書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8本音㝵加宀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從寸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鎊鍾鑿鋸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卵字解尤爲不典六書到此爲一厄矣云云其詆諆甚至雖不爲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

【龍龕手鑑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遼僧行均撰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卷首僧智光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沈括夢溪筆談乃謂熙寧中有人自契丹得此書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取以刻版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案此本爲影鈔遼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紀年實作統和不作重熙與晁公武所說相合知沈括誤記又文獻通考載此書三卷而此本實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稱四卷則通考所載顯然誤四爲三殆皆隔越封疆傳聞紀載故不免失實

歟。其書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爲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列之。後南宋李燾作說文五音韻譜。實用其例。而小變之。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諸體。則又行均因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例。而小變之者也。所錄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註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幷註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於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輯。雖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經賢愚經中諸字。以補六書所未備。然不專以釋典爲主。沈括謂其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括又謂契丹書禁至嚴。傳入別國者。法皆死。故有遂一代之遺編。諸家著錄者頗罕。此書雖頗參俗體。亦間有舛譌。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學家所宜寶貴也。

【六書統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楊桓撰。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中統四年。以郡諸生補濟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書。監察御史。終國子監司業。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至大丙申。其子守義進於朝。詔下江浙鏤版。前有翰林直學士倪堅序。又有國子博士劉泰後序。而桓自序爲尤詳。大旨以六書統諸字。故名曰統。凡象形之例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轉注之例十有八。形聲之例十有八。案周禮注作諧聲。此作形聲。蓋從許愼說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大致因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則桓以意鉤稽。自生分別。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鐘鼎文。次小篆。其說謂文簡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數少。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舊。蓋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紕繆。亦卽在於是。故其說至於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得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後。紛如亂絲。於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

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聲指形。有以聲指意。一假借也。有聲義兼借。有借聲不借意。有借意不借聲。有借諧聲兼義。有借諧聲。有借近聲兼義。有借近聲。有借諧近聲。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體。有非借而借。輾轉迷昏。幾於不可究詰。蓋許愼說文。爲六書之祖。如作分隸行草。必以篆法繩之。則字各有體。勢必格閡而難行。如作篆書。則九千字者。爲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倒而改錯。其支離破碎。不足怪也。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是變亂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於此。置之不錄。則桓穿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書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存之正以廢之者。茲其義矣。

【周秦刻石釋音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錢塘人。初宋淳熙間有楊文昺者。著周秦刻石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山嶧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類奉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謂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圖譜爲之。而削去鄭樵音訓。又正詛楚文二字。合泰山嶧山石刻字。共爲一卷。而仍其書名。又列諸家音注書評於後。其敍石鼓次第。與薛尙功楊愼本合。而與今本異。其曰文幾行。行幾字。重文闕文幾字者。卽朱彝尊據以編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謂闕文幾字者。仍第執一時所見之本而言。卽潘迪音訓與衍是書同作於元時。其音釋亦不盡同。蓋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裝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異也。至所正詛楚文二字。絆之爲縫。其說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遝之爲遂。則遝遂二字。詛楚文石本版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然衍距

今四百年。其所見之本。或有異同。未可執今本相詰難。錄備一說。要亦足廣異聞耳。

【字鑑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長洲人。自署吳郡學生。其始末則無考也。文仲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輯類韻二十卷。以字爲本。音爲榦。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韻內字畫。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續爲是書。依二百六部之韻。編次之。辨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皆有所駁正。中間如稾从禾高聲。而誤作稾。隙从阜从㒸。而誤作隙。則糾干祿字書之失。如肇肇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反以肇爲俗。豎字誤从立作豎。徹字誤从去作徹。析字誤从片作枿。則糾五經文字之失。如屯本訓難。借爲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迍。別出屯爲屯聚字。於假借之義不合。則糾偃觴之失。他若增韻韻會諸本。則舉正之處尤多。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於小學深爲有裨。至若荳字變爲荎。陊字變爲墮。隓字變爲隳之類。則以爲承譌既久。難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當然。深得變通之宜。亦非泥古駭俗者所可比也。其書久無傳本。康熙中朱彝尊從古林曹氏鈔得。始付長洲張士俊刊行之云。

【說文字原一卷六書正譌五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類稾載。其降於張士誠。士誠破後。爲明太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考徐禎卿翦勝野聞。先有此說。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時。使伯琦果與士誠之黨同誅。濂等不容不知。至翦勝野聞本出依託。不足爲據。瑛所言。殆傳聞失實也。是二書前有至正乙未國子監丞宇文公諒總序。說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題至正己丑。而六書正譌則無序。意其佚脫也。明嘉靖元年。滁陽于器之重刊於

浙中瓊州黃芳爲序崇禎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官中書舍人工於鐫篆有十竹齋印譜兩集此二書篆文即所手書也昔許愼說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之序或有義或無義不盡可考徐鍇作說文繫傳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連屬之故未免失之牽合伯琦是書又以愼之部分增廿所目丁中蹄片㡀冬青艾牽〻〻母九日一十七部又改百爲百改箕爲其改危爲仺改雲爲云變其字者四部刪其飛儿蓺囚卤矛辛豈鼓曰有丂蓐刧會方亢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類相從以明輾轉孳生之義分爲一十二部如禿字說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則謂从木諧聲从禾爲謬尸字小篆一筆三折屈曲相連伯琦則謂爲傳寫之誤當从臥人之形作二筆書之與愼亦頗有異同至於以側山爲㠯倒㞢爲市之類訓爲轉注則仍與會意無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書正譌以禮部韻略部分分隸諸字列小篆爲主先註制字之義而以隸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別於下略如張有復古編之意其間如芙蓉之蓉必書爲頌枝幹之幹必書爲干多牽強而不可行且全書皆用今韻而宜字則以篆文從多諧聲移於歌韻全書皆用小篆而香字仍從古文作㫃別註小篆作香如斯之類尤未免爲例不純大抵伯琦此二書推衍說文者半參以己見者亦半瑕瑜互見通蔽相仿不及張有復古編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楊桓六書統之糅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姑存以備一解亦兼收並蓄之意云爾

【漢隸分韻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時代考其分韻以一東二冬三江等標目是元韻非宋韻矣其書取洪适等所集漢隸依次編纂又以各碑字迹異同縷列辨析考吾邱衍學古編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門其第七條隸書品中列有隸韻兩册麻沙本與隸韻爲一副刊案此隸韻爲劉球碑

本隸韻十卷字體不好以其册數少乃可常用之故列目於此云云疑卽此本顧藹吉隸辨序稱別有漢隸分韻字旣乖離迹復醜惡其詆諆此書與吾邱衍略同然二人第以書迹筆法論耳要其比校點畫訂正舛互亦有足資考證者前人舊本寸有所長要未可竟從屏斥也

【六書本義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原名古則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後明初徵修洪武正韻持議不協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尋以薦爲瓊山縣教諭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焦竑筆乘稱其字學最精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六篇學範蕪雜殊無可取是編六書論及六書相生諸圖大抵祖述鄭樵之說其凡例有曰說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爲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後今以其說考之若說文冒字爲一部以曶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田部說文包字爲一部以胞匏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勹部說文玆字爲一部以幾幽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幺部凡若此類以母生子雖不過一二而未嘗無所生之子與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併之似爲未當又若說文儿部儿讀若人充兌諸字從之與人字異體而撝謙則併入人部說文本部皋字從本從白而撝謙誤以從白爲從自附入自部則於字體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別六書之體頗爲詳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錄而存之以不沒所長焉

【奇字韻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愼撰愼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標字體之稍異者類以四聲故曰奇字考六書以說文所載小篆爲正若衞宏揚雄所學則別於古文奇字以非六書偏旁所可推也此書以奇字標名而若說文引經靈其屋豐作豐克岐克嶷嶷作嶷靜女其姝姝作娕庶草繁廡廡作無

天地絪縕。作壹氫。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樊。故源源而來。源源作謜謜。泣血漣如。漣作連之類。雖與今經文異。而皆有六書偏旁可求。則正體而非奇字。且此類甚多。不勝載。如說文引尚書嵎夷作堣夷。引論語友便佞。便作諞。引詩赫兮喧兮。喧作愃。引周禮膳膏膟。膟作鱢。孤乘夏篆。篆作韣。引易包荒用馮河。荒作巟。引詩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馬。服作犕。引書濬畎澮距川。畎澮作巜。引春秋傳翫歲而愒日。翫作忨。愒作漱。引易夫乾確然。確作雈。引春秋傳執玉惰惰作惰。引詩納于凌陰。凌作媵。又引詩白圭之玷。玷作刮。引書闢四門。闢作闢。異同之處。不可殫數。此書所載。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岷之作汶。禱之作禱。皆假借字。而亦概列爲奇字。尤屬不倫。又如蕎字下但註一災字。而不云本鹽鐵論罕被寇蕎。蕎音災。廧字下但註一牆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員篇行廧落。房元齡註爲行廧及籬落。闓字下但註一開字。而不云本漢書匈奴傳。乃遣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及今欲與漢闓大關。顏師古註闓與開同。茬字下但註一槎字。而不云本漢書貨殖傳。然猶云山不茬蘖。師古註茬古槎字。闓字下但註一闓字。而不云本漢書揚雄傳。東鄰昆崙。西馳闓闔。師古註闓與闓同。則全迷其所出。萁字下註音該。但引曹植詩。而不知淮南子爨萁燧火。高誘註萁音該。洑字下註音流。但引賈誼傳。朝廷之視端洑平衡。而不知考荀子榮辱篇。其洑長矣。楊倞註。洑古流字。則不溯其所始。又如冬韻載窠字。引說文。而不知漢書地理志蒼梢。師古曰。梢古松字。與窠同一古今字。賁字下註云古文斑。而不知荀子彊國篇曰。如此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倞註。賁讀如墳。漢書翟方進傳。賁麗善爲星。師古曰。賁音肥。蝯字下註與猨同。而不知漢書李廣傳。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其闕佚又不可枚舉。蓋愼充於腹笥。特就所記憶者錄之。故於諸書不暇詳考。然於秦

漢載籍亦已十得三四講六書者去其疵而錄其醇或亦不無所助焉

【古音駢字一卷續編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古音駢字一卷明楊慎撰續編五卷國朝莊履豐莊鼎鉉仝撰古人字少而韻寬故用字往往假借是書取古字通用者以韻分之各註引用書名於其下由字體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漢以前古音頗有考證但遺闕過多牽合亦復時有即以開卷東冬韻論之如荀子議兵篇云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註曰隴種新序作龍鍾禮論篇曰彌龍註曰彌如字又讀爲弭楚辭九章曰蓀詳聾而不聞補註云詳與佯同九歎云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註云逢一作逢古本作蓬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曰大夫曳庸註曰左傳作后庸國語吾庸史記五帝本紀曰其後有劉累擾龍應劭曰擾音柔故五帝本紀又曰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則擾柔字通倉公列傳曰臣意胗其脈曰迴風註曰迴音洞言洞入四肢漢書地理志曰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襲揚雄傳曰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頌讀若容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註曰今詩爲駿龐五帝德篇曰鳥獸昆虫考說文以虫爲虺然漢代碑刻即用虫爲蟲則虫蟲通此書原本續本均未舉及則採摭之未備也又如原本於蠶門二字註出荀子而史記龜策列傳亦作蠶門乃不註續本於釁冬滿冬門冬引爾雅註而山海經曰其草多芍藥釁冬乃不註又引廣雅膺匈二字謂匈胷通而管子內政篇曰平止擅匈註曰和氣獨擅匈中亦古胷字乃亦不註而訓釋之未詳也他如圜鍾函鍾是黃鍾林鍾別名非黃通爲圜林通爲函其浸盧維讀作盧灑恐亦鄭元之改字未可盡概以古音乃一例定爲通行未免附會然大勢徵引賅洽足資考證古字之見於載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學之善本矣

【俗書刊誤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第一卷至第四卷。類分四聲。刋正譌字。若㫃之非丰。容不從谷。是也。第五卷考字義。若赤之通尺。鼬之同猶。是也。第六卷考駢字。若句婁之不當作岣嶁。辟歷之不當作霹靂。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對之改口從士。本於漢文。疊之改晶從畾。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異。若庖犧之爲炮羲。神農之爲神由。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異。若敦有九音。苴凡兩讀。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雜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與禾。支之與支。是也。其辨最詳。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論。愈於拘泥篆文。不分字體者多矣。

【字彙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葉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參議。尋移南瑞。未行而卒。秉敬學頗淹通。著書四十餘種。是編取字形似而義殊者。分類詁之。與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綴以四言歌訣。則秉敬自創之體。凡例謂彙子眉目髮膚。雖無別。而伯仲先後弗淆。當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觸類。故其說悉根柢說文。毫釐辨析。於偏傍點畫分別了然。又該以韻語。便於記誦。亦小學之津筏也。其書爲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體辨訣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傍之同異。不知何人所撰。由來已久。之淙以其與此書可互相參究。故附刊以行。其區別形體。亦頗有資於六書。惟其末比舊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則紕繆杜撰。不一而足。如謂抽字不當從由。咽字不當從因。已顯與說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對內從干。均極譌誤。至勇本從甬。而云角力爲勇。稷古文省作㝵。而云與槐柳同。此類尤爲乖舛。蓋無識者所竄入。不足依據。今姑從原本錄之。而糾正其失於此。庶不疑誤後學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學存於今者。惟說文玉篇爲最舊。說文體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無次序。亦難檢閱。類篇以下諸書。則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然字彙疎舛。正字通尤爲蕪雜。均不足依據。康熙四十九年。乃諭大學士陳廷敬等。刪繁補漏。辨疑訂譌。勒爲此書。仍兩家舊目。以十二辰紀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殿以補遺備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畫之多寡爲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則先列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之音。唐韻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鉉校說文所用。卽唐韻之翻切也。次訓釋其義。次列別音別義。次列古音。均引證舊典。詳其始末。不使一語無稽。有所考辨。卽附於註末。又每字必載古體。用說文例。改從隸書。用集韻例。兼載重文。別體俗書譌字。用干祿字書例。皆綴於註後。用復古編例。仍從其字之偏旁。別出於諸部。用廣韻互見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畫多寡。列於其數之末。則說文之新附。禮部韻略之續降例也。其補遺一卷。收稍僻之字。備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載。務使包括無遺。蓋拘泥古義者。自說文九千字外。皆斥爲僞體。遂至音韻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韓愈書爲韓癒。諸葛亮書爲諸葛諒。動生滯礙。於事理難通。固爲不可。若夫孫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識。傅奕之稱塗人。段成式之作𤣥字。皆考之古而無徵。用之今而多駭。存而竝列。則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則淺儒疑其挂漏。別爲附錄等諸外篇。尤所謂去取得中。權衡盡善者矣。御製序文。謂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信乎六書之淵海。七音之準繩也。

【御定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國家發祥長白。實金源之舊疆。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爲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製字並行。希尹所製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字體波磔繁密。頗類籀文。當時必有字書。今已無考。惟趙崡石墨鐫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略郎君行記一篇。僅存其形。製而已。蓋有元一統之後。其法漸不傳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國語成句。尚未別爲書體。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庫爾纏。剏造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語。今內閣所貯舊籍。今謂之老檔。即其初體。厥後增加圈點。音義益詳。亦如籀變小篆。隸變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趨於精密。我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命別類分門。一一排纂。勒爲清文鑑一書。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譯其文。皇上復指授館臣。詳加增定。爲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條皆左爲國書。右爲漢語。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國書。惟取對音。以國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三合以取之。漢字之聲。則國書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欽定新語。一一載入。尤爲詳備。蓋字者孳也。許愼說文九千餘字。李登聲類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案聲類今無其書。此據封演聞見記。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十六字。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已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呂忱字林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是由名物日繁。記載遂不能不備。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爲事之當然而已。伏而讀之。因漢文可以通國書。因國書可以通漢文。形聲訓詁。無所不具。亦可云包羅巨細。辯別精微者矣。書中體例。

兼列字體字音宜入訓詁類中然譯語得音駢音爲字與訓詁之但解音義者不同故仍列諸字書類焉

【御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聖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鑑皇上既命補註漢字各具翻切釋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備列因再命詳加考校續定是編以國書爲主而貫通於蒙古書漢書每國語一句必兼列蒙古語一句漢語一句以明其義又以蒙古字漢字各對國語之音以定其聲漢字之音不具則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法以取之經緯貫穿至精密而至明顯循文伏讀無不一覽了然考遼史太祖本紀稱神册五年始製契丹大字天贊三年詔確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云云然則三體互通使彼此共喻實本古義許愼作說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證其字揚雄作方言每一語一物亦具載某地謂之某以互證其語則三體彙爲一編使彼此相釋亦因古例用達書名於四方雖成周大同之盛亦無以逾於斯矣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遙指戡定伊犂續又削平諸回部崑崙月窟咸隸黃圖琛賚旅來狄鞮重譯乃命考校諸番文字定著是編其部族之別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門目之別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別首列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使綱舉目張絲連珠貫考譯語之法其來已久然國語謂之舌人特通其音聲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傳稱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穀梁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稻爲緩亦於附近中國者通其聲音之異非於遐荒絕域識其書體辨其音讀也惟隋志載有蕃爾雅其書不傳度其所載亦不過天曰撐犂

子曰孤塗之類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書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見又輟耕錄載元杜本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外蕃書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夷同音然統以五聲則但能載其單字不能聯貫以成文且外國之音多中國所不具而本以中國之字領韻乖舛必多蓋前代帝王聲教未能遠播山川緜邈輾轉傳聞自不免於譌漏有元雖混一輿圖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區區掇拾亦未能通其語言我國家重熙累洽含識知歸我皇上又神武奮揚濛汜以東皆爲屬國雁臣星使來往駢闐既一一諳其字形悉其文義迨編摩奏進又一一親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條共貫和會諸方一展卷而異俗殊音皆如面語非惟功烈之盛爲千古帝王所未有卽此一編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隸考異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周靖撰靖字敉寧吳縣人明吏部文選司郎中周順昌之曾孫也是書辨別篆隸同異用意與張有復古編相類其小異者有書以篆文爲綱而附列隸字之正俗此則以隸字爲綱於合六書者註曰隸不合六書者註曰俗於隸相通而篆則不相假借者註曰別如隸字好醜之好與好惡之好爲一字篆則分好醜二字之類而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說文分五百四十此則以隸字點畫多少爲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讀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較易於尋檢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間盡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爲怪僻難行之論其凡例有曰庖犧畫卦已開書契之宗降至小篆無慮幾變然許叔重以前雖有周鼓秦碑究無成書可據故鄭樵曰六書無傳惟藉說文此考以說文爲主鐘鼎款識一概不錄又曰如犅茴等字止載說文而剛曲見於經史反覺簡易此考寧取其簡不取其繁故去牛與艸是非悖謬說文實欲羽翼經史閱者可舉一以例百云云汪琬作是書序亦以泥古變古二

者交譏。而稱是書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詳至悉。而未嘗有詭異之說。其論允矣。其書末有刊版。此本爲康熙丙辰長洲文倉所手錄。篆文頗爲工整。迴非鈔胥所能驗其私印。有小停雲字。蓋文徵明之裔。故筆法猶有家傳歟。今錄存其書。以著顏元孫去泰去甚之義。俾從俗而戾古。與從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別擇焉。

【隸辨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顧藹吉撰。藹吉號南原。長洲人。是書鉤摹漢隸之文。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下分註碑名。并引碑語。其自序云。銳志精思。採摭漢碑所有字。以爲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源。又云字源多錯謬。舛船偁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今考此書。字形廣狹。與世所刻婁機漢隸字源相同。是陰以機書爲藁本。且漢碑之出於機後者。僅魯孝王刻石。太室少室開母諸石闕。及尹宙孔褒曹全張遷韓仁數種。視機書所列。不過百分之一二。機所見三百九種。其存於今者。不過景君孔和史晨韓勑孔謙孔宏魯峻鄭固孔宙蒼頡衡方張壽孔彪潘乾武榮王渙鄭季宣白石神君西狹頌郙閣頌二十餘種。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餘種之外。縱舊拓流傳。亦斷璧零璣。偶然一遇。決不能如是之多。藹吉何由得見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則所云不備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憑。又每字下所引碑語。亦多舛錯。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誤去躬字。宿字下引孔褒碑。諸則不宿。誤連上文如毛二字爲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婁句。誤以爲後碑。秦字下引華山碑。改秦淫祀句。誤以爲韓勑碑。此或讀碑時偶不及檢。至通字下引唐扶頌通天之祜。而唐扶頌實無此語。蓋以隸釋所載。受天之祜句。與前行通天三統句。適相齊而誤寫之。是尤僅據隸釋。未見原

碑之一證。洪适之書具在。安得諱所自來乎。卽以原碑尙存者而論。如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幷碑陰碑兩側字數較多。文義尙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體思歎印師鏡。而師字下引之誤截師鏡二字。連下文顏氏二字爲句。碑云更作二輿朝車威熹。而車字下引之誤以作二輿朝車爲句。碑云仁聞君風燿敬詠其德。而聞字下引之誤以聞君風燿爲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長期蕩蕩於盛。而長字下引之誤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文仁字爲句。碑陰有陳國苦虞崇之文。苦者縣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誤作陳國苦虞。碑陰有雒陽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誤截去伯字。又有蕃加進子高之文。而進字下引之誤截去蕃字。碑側有河南匽師度徵漢賢之文。其旁別有河南匽師冑鄰通國一人。顯然可證。乃匽字泐痕似厚字。遂誤以爲厚。又不知匽偃通用。復贅辨河南有偃師。無厚師。至於鄉字下引碑側題名金鄉師耀。不知此乃碑陰小字。後人所加。非漢字。亦非碑側。又於率字下引碑陰魯孔方廣率。不知碑文明是廣平惟明王雲鷺刊隸釋。始誤爲廣率。是併現存之碑。亦僅沿襲舊刻。未及詳考。乃云採摭漢碑。其亦誣矣。惟其於婁機以後續出之碑。盡爲摹入。脩短肥瘠。不失本眞。則實足補字源之闕。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十四部。能依說文次第。辨證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註今在某處。亡者引某書云在某處。具有引證。以年代先後爲次。條理頗爲秩然。則較字源碑目爲詳核。後附隸八分考筆法二篇。採輯舊說。亦均有裨後學。與婁氏書相輔而行。固亦不必盡以重僿譏也。

右小學類。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字體與世爲變遷。古文籀文。不可以繩小篆。小篆不可以繩八分。八分不可以繩隸。隸卽今之楷

書。然其相承而變。則源流一也。故古今字書。統入此門。至急就章之類。但有文字。而不講六書。然漢志列之小學家。觀陸羽茶經所引司馬相如凡將篇。亦以韻語成句。知古小學之書。其體如是。說文解字。猶其後起者也。故仍與是書竝列焉。

卷四十二

經部四十二

小學類三

【廣韻五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世行廣韻。凡二本。一爲宋陳彭年邱雍等所重修。一爲此本。前有孫愐唐韻序。註文比重修本頗簡。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謂明代內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然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廣韻。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版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內匡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宋諱則不避。邵長蘅古今韻略。指爲宋槧。雖未必然。而平聲東字註中。引東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譌作舜之後。熊忠韻會舉要。已引此本。則當爲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刪也。又宋人諱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殷爲欣。此尚作殷。知非作於宋代。且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難於成詩。間或附入眞諄臻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許巾切。亦借眞韻中字取音。竝無一字通文。此本註殷。獨用重修本。始註欣與文通。尤確非宋韻之一徵。考唐志宋志。皆載陸法言廣韻五卷。則法言切

韻亦兼唐韻之名。又孫愐以後。陳彭年等以前。修廣韻者。尚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重修本中。皆列其名氏。郭忠恕佩觿上篇。尚引裴務齊切韻序。辨其老考二字。左回右轉之譌。知三家之書。宋初尚存。此本蓋即三家之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此廣韻。又景德四年敕牒稱舊本註解未備。明先有此註文簡約之廣韻也。彝尊精於考證。乃以此本爲在後。不免千慮之一失矣。惟新舊廣韻皆在集韻之前。而上去二聲。乃皆用集韻移併之部分。平入二聲。又不從集韻移併。疑賈昌朝奏併十三部以後。校刻廣韻者。以豏檻儼陷鑑釅六部。字數太穿。改從集韻以便用。咸銜嚴洽狎業六部。字數稍寬。則仍其舊而未改。觀徐鍇說文韻譜。上聲以湛檻儼相次。去聲以陷鑑釅相次。則唐人舊第可知也。此於四聲次序。前後乖違。殊非體例。以宋槧如是。今姑仍舊本錄之。而訂其誤如右。

【重修廣韻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陳彭年邱雍等奉勅撰。初隋陸法言以呂靜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爲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註。後郭知元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尙邱遞有增加。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重爲刊定。改名唐韻。後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舊本偏旁差譌。傳寫漏落。又註解未備。乃命重修。大中祥符四年書成。賜名大宋重修廣韻。即是書也。舊本不題撰人。以丁度集韻考之。知爲彭年雍等爾。其書二百六韻。仍陸氏之舊。所收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考唐封演聞見記載陸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則所增凡一萬四千三十六字矣。此本爲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中間已闕欽宗諱。蓋建炎以後重刊。朱彝尊序之。力斥劉淵韻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之非。然此

本實合殷隱煩於文昏問彝尊未及檢也註文凡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較舊本爲詳而穴漫頗甚如公字之下載姓氏至千餘言殊乏翦裁東字之下稱東宮得臣爲齊大夫亦多紕繆考孫愐唐韻序稱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禽獸蟲魚備載其間已極蔓引彭年等又從而益之宜爲丁度之所譏潘耒序乃以註文繁複爲可貴是將以韻書爲類書也著書各有體例豈可以便於剽剟遂推爲善本哉流傳既久存以備韻書之源流可矣

【集韻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前有韻例稱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建言陳彭年邱雍等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晁公武讀書志亦同然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奏於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其書凡平聲四卷上聲去聲入聲各二卷共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案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應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於數乃合原本譌以二萬爲一萬今改正熊忠韻會舉要稱舊韻但作平聲一二三四集韻乃改爲上下平今檢其篇目乃舊韻作上下平此書改爲平聲一二三四忠之所言殊爲倒置惟廣韻所註通用獨用封演聞見記稱爲唐許敬宗定者改併移易其舊部則實自此書始東齋記事稱景祐初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詔度等改定韻窄者十三處

許令附近通用是其事也今以廣韻互校平聲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上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隊代併焮於問入聲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併乏於洽狎凡得九韻不足十三然廣韻平聲鹽添咸銜嚴凡與入聲葉帖洽狎業乏皆與本書部分相應而與集韻互異惟上聲併儼於琰忝併范於豏檻去聲併釅於豔㮇併梵於陷鑑皆與本書部分不應而乃與集韻相同知此四韻亦集韻所併而重刊廣韻者誤據集韻以校之遂移其舊第耳其駁廣韻註凡姓望之出廣陳名系既乖字訓復類譜牒誠爲允協至謂兼載他切徒釀細文因併刪其字下之互註則音義俱別與義同音異之字難以遽明殊爲省所不當省又韻主審音不主辨體乃篆籀兼登雅俗竝列重文複見有類字書亦爲繁所不當繁其於廣韻蓋亦互有得失故至今二書竝行莫能偏廢焉

【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正光有溫公易說已著錄光祖字宏道自稱洛邑人其始末未詳考江南通志儒林傳載元邵光祖字宏道吳人研精經傳講習垂三十年通三經所著有尚書集義當卽其人洛邑或其祖籍歟據王行後序作爲洪武二十三年稱其歿已數年則元之遺民入明尚在者也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之首干官爲開合韻之首舊有檢例一卷光祖以爲全背圖旨斷非光作因自撰爲檢圖之例附於其後考光自序實因集韻而成是圖光祖乃云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止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爲二十圖餘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則是據廣韻也然光祖據光之圖以作例則其

例仍與圖合所註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補原圖所未備光例既佚即代以光祖之例亦無不可矣光書反切之法據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所謂雙聲疊韻諸法與今世所傳劉鑑指南諸門法竝同惟音和類隔二門則大相懸絕檢例云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脣重脣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是音和統三十六母類隔統脣舌齒等二十六母也劉鑑法則音和專以見溪羣疑爲說而又別立爲一四音和四一音和兩門類隔專以端知八母爲說又別出輕重重輕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門似乎推而益密然以兩法互校實不如原法之簡該也其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一條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韻取字於音和之理至爲明了獨其辨來日二母云日字與泥孃二字母下字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闕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馬跳澗者其法殊爲牽強又其法兼疑泥娘明等十母此獨舉日泥娘匣喻五母亦爲不備是則原法之疎不可以立制者矣等韻之說自後漢與佛經俱來然隋書僅有十四音之說而不明其例華嚴四十二字母亦自爲梵音不隸以中國之字玉篇後載神珙二圖廣韻後列一圖不著名氏均粗舉大綱不及縷舉節目其有成書傳世者惟光此書爲最古孫奕示兒編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據光說知宋人用爲定韻之祖矣第光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惟不載此書故傳本久絕今惟永樂大典尚有完本謹詳爲校正俾復見於世以著等韻之舊譜其例不過如此且以見立法之初實因集韻而有是書非因是書而有集韻凡後來

紛紜轇轕。均好異者之所爲焉。

【韻補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吳棫撰。棫字才老。武夷徐藏爲是書序。稱與藏本同里。而其祖後家同安。王明清揮麈三錄。則以爲舒州人。疑明清誤也。宣和六年第進士。召試館職不就。紹興中爲太常丞。以爲孟仁仲草表忤秦檜。出爲泉州通判以終。藏序稱所著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凡五種。陳振孫書錄解題。詩類載棫毛詩補音十卷。註曰棫又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小學類載棫韻補五卷。註曰棫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自振孫謂朱子註詩用棫之說。朱彝尊作經義考。未究此書僅五卷。於補音十卷條下。誤註存字。世遂謂朱子所據。即此書。莫敢異議。考詩集傳。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各。空反。騶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紅反。漢廣篇廣音古曠反。泳音于誑反。綠衣篇風音孚愔反之類。爲此書所無者。不可殫舉。兔罝篇仇音渠之反。以與逵叶。此書乃據韓詩逵作馗。音渠尤反。以與仇叶。顯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語錄。稱棫音務爲蒙。音嚴爲莊。此書有務而無嚴。周密齊東野語。稱朱子用棫之說。以艱音巾替音天。此書有艱而無替。則朱子所據。非此書明甚。蓋棫音詩。音楚辭。皆據其本文。推求古讀。尚能互相比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此書則泛取旁搜。無所持擇。所引書五十種中。下逮歐陽修蘇軾蘇轍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三墳。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穴雜。漫無體例。至於韻部之上平。註文殷元魂痕通眞。寒桓刪山通先。下平忽註侵通眞。覃談咸銜通刪。鹽沾嚴凡通先。上聲又註梗耿靜迥拯等六韻通軫。寢亦通軫。感敢琰忝豏檻儼范通銑。去聲又註問焮通震。而願愿恨自爲一部。諫澗通霰。而翰換自爲一部。勘闞通翰。豔㮇斂通霰。陷豔梵通諫。

割爲三部。入聲又註勿迄職德緝通質爲一部。曷末點戛屑辥葉帖業乏通月爲一部。傾倒錯亂。皆亙古所無之臆說。世儒不察。乃執此書以誣朱子。其傎殊甚。然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棫始。而程迴之音式繼之。迴書以三聲通用雙聲互轉爲說。所見較棫差的。今已不傳。棫書雖牴牾百端。而後來言古音者。皆從此而推闡加密。故闕其謬而仍存之。以不沒篳路藍縷之功焉。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五卷附貢舉條式一卷】吳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禮部韻略。舊本不題撰人。晁公武讀書志云丁度撰。今考所併舊韻十三部。與度所作集韻合。當出度手。其上平聲三十六桓作歡。則南宋重刊所改。觀卷首載郭守正重修條例。稱紹興本尚作桓。是其證也。考曾慥類說引古今詞話曰。眞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試官亦閩人。遂中選。是宋初程試。用韻尚漫無章程。自景祐以後。敕撰此書。始著爲令式。迄南宋之末不改。然收字頗狹。如歡韻漏判字。添韻漏尖字之類。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議。故元祐中博士孫諤紹興中朝散大夫黃積厚福州進士黃啓宗淳熙中吳縣主簿張貴謨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吳桂。皆屢請增收。而楊伯嵒亦作九經補韻。以拾其遺。然每有陳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後附刊韻末。其間或有未允者。如黃啓宗所增躋一作齊。鰥一作矜之類。趙彥衞雲麓漫鈔尚駁詰之。蓋既經廷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爲謹嚴。然當時官本已不可見。其傳於今者。題曰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每字之下。皆列官註於前。其所附互註。則題一釋字別之。凡有二本。一本爲康熙丙戌曹寅所刻。冠以余文焴所作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條例十則。淳熙文書式一道。考守正所重修者。名紫雲韻。今尚有傳本。已別著錄。則此本非守正書。又守

正條例。稱德隆註。狗僂其柳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無此註。則亦非德隆書。觀守正序。稱書肆版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註釋。易一標題。然則當日韻略非一本。此不知誰氏所刻。而仍冠以舊序及條例。其條例與書不相應。而淳熙文書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則移掇添補之明證也。一本爲常熟錢孫保家影鈔宋刻前五卷與曹本同。但首無序文條例。而末附貢舉條式一卷。凡五十三頁。所載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紹熙五年。凡一切增删韻字廟諱祧諱書寫試卷格式。以及考校章程。無不具載。多史志之所未備。猶可考見一代典制。視曹本特爲精善。惟每卷之末。各以當時避諱不收之字。附錄一頁。據跋乃孫保所加。非原書所有。今削去不載。以存其舊。至曹寅所刻不完之本。則附見於此。不別著錄焉。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毛晃增註。其子居正校勘重增。諸家所稱增韻。卽此書也。晃嘗作禹貢指南。居正嘗作六經正誤。皆別著錄。是書因禮部韻略收字太狹。乃蒐採典籍。依韻增附。又韻略之例。凡字有別體別音者。皆以墨闌圈其四圍。亦往往舛漏。晃併爲釐定。於音義字畫之誤。皆一一辨證。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訂正四百八十五字。居正續拾所遺。復增一千四百二字。各標總數於每卷之末。而每字之下。又皆分註。其曰增入。曰今圈。曰今正者。皆晃所加。曰重增者。皆居正所加。其辨論考證之語。則各署名以別之。父子相繼。以成一書。用力頗爲勤摯。其每字疊收重文。用集韻之例。每字別出重音。用廣韻之例。然不知古今文字之別。又不知古今聲韻之殊。如東部通字紐下。據漢樂府增一桐字。是以假借爲本文。同字紐下。據豳風增一重字。是以省文爲正體。又如先部先字紐下。據漢樂府增一西字。是以古音入律詩。煙字紐下。據杜預左傳註增一般字。是以借聲爲本

讀皆所謂引漢律斷唐獄者不古不今殊難依據較歐陽德隆互註之本殆不止上下牀之別特其辨正訓詁考正點畫亦頗有資於小學故後來字書韻書多所徵引而洪武正韻之註據是書者尤多焉錄而存之亦足以備簡擇也明代刊版頗多譌舛此本凡宋代年號皆空一格猶存舊式末題太歲丙辰仲夏秀巖山堂重刊蓋理宗寶祐四年蜀中所刻視近本特爲精善云

【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押韻釋疑宋紹定庚寅盧陵進士歐陽德隆撰景定甲子郭守正增修守正字正己自號紫雲山民永樂大典所引紫雲韻即此書也初德隆以禮部韻略有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者與其友易有開因監本各爲互註以便程試之用辰陽袁文熺爲之序後書肆屢爲刊刻多所竄亂守正因取德隆之書參以諸本爲删削增益各十餘條以成此書前載文熺序次守正自序次重修條例次紹興新制次韻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無音釋之疑次韻略音釋與經史子音釋異同之疑次韻略字義與經史子字義異同之疑次經史子訓釋音義異同之疑次本韻字異義異經史子合而一之之疑次兩韻字同義異而無通押明文者次出處連文兩音之疑次押韻經前史後之疑次經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次世俗相傳之誤次賦家用韻之疑次疑字次字同義異次正誤次俗字皆列卷首其每字之下先列監註次列補釋次列他韻他紐互見之字詳其音義點畫之同異而辨其可以重押通用與否多引當時程試詩賦某年某人某篇曾押用某字考官看詳故事以證之每韻之末列紹興中黃啓宗淳熙中張貴謨等奏添之字或常用之字而官韻不收者如帡幪之幪諸字則註曰官韻不收宜知考證頗爲詳密但孰爲德隆原註孰爲守正之所加不復分別未免體例混淆耳別本禮

部韻略。註文甚簡。與此不同。而亦載文熺守正二序。及重修條例十則。然其書與條例。絕不相應。疑本佚其原序。而後人移掇此書以補之也。別本首載淳熙文書式數條。列當時避諱之例甚詳。此本無之。然如慶元中議宏字殷字。已祧不諱。可押韻。不可命題。紹興中指揮以威字代桓字。如齊威魯威之類。可用不可押。丁丑福州補試士人押齊威字見黜諸條。又較淳熙諸式爲詳備。名曰釋疑。可謂不忝其名矣。其書久無刊版。此本猶從宋槧鈔出。曹寅所刻別本。序中闕六字。條例中闕二字。此本皆完。知寅未見此本也。

【九經補韻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楊伯嵒撰。伯嵒字彥思。號泳齋。自稱代郡人。然南宋時代郡已屬金。蓋署郡望也。淳祐間以工部郎守衢州。周密雲煙過眼錄。載伯嵒家所見古器。列高克恭胡泳之後。似入元尚在矣。宋禮部韻略。自景祐中丁度修定頒行。與九經同列學官。莫敢出入。其有增加之字。必奏請詳定而後入。然所載續降六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猶各於字下註明。其音義弗順。及喪制所出者。仍不得奏請入韻。故校以廣韻集韻。所遺之字頗多。伯嵒是書。蓋因官韻漏略。擬摭九經之字以補之。周易尚書各一字。毛詩六字。周禮禮記各三十一字。左傳五字。公羊傳孟子各二字。凡七十九字。各註合添入某韻內。或某字下。又附載音義弗順喪制所出者。八十八字。蓋當時於喪制一條。拘忌過甚。如檀弓何居之居。本爲語詞。亦以爲涉於凶事。不敢入韻。故附載之。然自序稱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補。則幷所列應補之字。亦未行用也。其書考據經義。精確者頗多。惟其中如周禮司尊彝修爵之修。音滌。禮記聘義孚尹之孚。音浮之類。乃古字假借。不可施於今韻。又如詩泮水之黮字。周禮占人之簪字。公羊傳成五年之洊字。乃重文別體。與韻無關。一概擬補。未免少失斷限耳。

【五音集韻十五卷】內府藏本　金韓道昭撰。道昭字伯暉，眞定松水人。世稱以等韻顚倒字紐始於元熊忠韻會舉要，然是書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已在其前。所收之字，大抵以廣韻爲藍本，而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爲藍本。考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言，集韻條例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是書亦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計其數，較集韻僅少一字，殆傳寫偶脫。廣韻註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書云註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言，新增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八言，其增多之數，則適相符合，是其依據二書，足爲明證。又廣韻註獨用同用，實仍唐人之舊，封演聞見記言許敬宗奏定者是也。終唐之世，下迄宋景祐四年，功令之所遵用，未嘗或改。及丁度編定集韻，始因賈昌朝請，改併窄韻十有三處。今廣韻各本儼移豏，檻之前，釅移陷，鑑之前，獨用同用之註，如通殷於文，通隱於吻，皆因集韻頒行後，竄改致舛，是書改二百六韻爲百六十，而併忝於琰，併檻於豏，併儼於范，併梣於豔，併鑑於陷，併釅於梵，足證廣韻原本上去聲末六韻之通爲二，與平聲入聲不殊，其餘如廢不與隊代通，殷隱欣迄不與文吻問物通，尚仍唐韻之舊，未嘗與集韻錯互，故十三處犂然可考，尤足訂重刊廣韻之譌。其等韻之學，亦深究要渺，雖用以顚倒音紐，有乖古例，然較諸不知而妄作者，則尚有間矣。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熊忠撰。忠字子中，昭武人。案楊愼丹鉛錄謂蜀孟昶有書林韻會，元黃公紹舉其大要而成書，故以爲名。然此書以禮部韻略爲主，而佐以毛晃劉淵所增併，與孟昶書實不相關。舊本凡例首題黃公紹編輯，熊忠舉要，而第一條卽云今以韻會補收闕遺，增添註釋，

是韻會別爲一書明矣。其前載劉辰翁韻會序。正如廣韻之首載陸法言孫愐序耳。亦不得指舉要爲公紹作也。自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顚倒唐宋之字紐。而韻書一變。南宋劉淵淳祐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始合併通用之部分。而韻書又一變。忠此書字紐遵韓氏法。部分從劉氏例。兼二家所變而用之。而韻書舊第至是盡變無遺。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涪之餘論。力排江左吳音洪武正韻之鹵莽。此已胚其兆矣。又其中今韻古韻。漫無分別。如東韻收窗字。先韻收西字之類。雖舊典有徵。而施行頗駭。子註文繁例雜。亦病榛蕪。惟其援引浩博。足資考證。而一字一句。必舉所本。無臆斷僞撰之處。較後來明人韻譜。則尙有典型焉。

【四聲等子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卽劉鑑所作之切韻指南。會一經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書校之。若辨音和類隔廣通侷狹內外轉攝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之例。雖全具於指南門法玉鑰匙內。然詞義詳略顯晦。迥然不侔。至內攝之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攝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南同。然此書曾攝作內八。而指南作內六。流攝此書作內六。而指南作內七。深攝此書作內七。指南作內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攝外一附宕攝內五下。梗攝外七附曾攝內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爲例迥殊。雖指南假攝外六。附果攝內四之下。亦間併二攝。然假攝統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若此書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諸東冬。不通陽唐。以梗附曾。則又誤通庚蒸爲一韻。似不出於一手矣。又此書七音綱目。以幫滂竝明非敷奉微之脣音爲宮。影曉匣喻之喉音爲羽。頗變玉篇五音之舊。指南五音訣具在。未嘗以脣爲宮。以喉

爲羽。亦不得混爲一書。切韻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傳流之正宗。然而中間分析。尚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劉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誤。此書實非鑑作也。以字學中論等韻者。司馬光指掌圖外。惟此書頗古。故竝錄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劉鑑撰。鑑字士明。自署關中人。關中地廣。不知隸籍何郡縣也。切韻必宗等子。司馬光作指掌圖。等韻之法。於是始詳。鑑作是書。卽以指掌圖爲粉本。而參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於出切行韻取字。乃始分明。故學者便之。至於開合二十四攝。內外八轉。及通廣侷狹之異。則鑑皆略而不言。殆立法之初。已多挂礙糾紛。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韻者。至今多稱切韻指南。今姑錄之。用備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釋眞空直指玉鑰匙一卷。驗之。卽眞空編韻貫珠集中之第一門第二門。不知何人割裂其文。綴於此書之後。又附若愚直指法門一卷。詞指拙澀。與貫珠集相等。亦無可采。今竝刪不錄焉。

【洪武正韻十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洪武中奉敕撰。時預纂修者。爲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編修朱右。趙壎。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蕡。荅祿與權。預評定者。爲左御史大夫汪廣洋。右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陶凱。書成於洪武八年。濂奉敕爲之序。大旨斥沈約爲吳音。一以中原之韻。更正其失。併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於是古來相傳之二百六部。併爲七十有六。其註釋一以毛晃增韻爲稾本。而稍以他書損益之。蓋歷代韻書。自

是而一大變。考隋志載沈約四聲一卷。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是其書至唐已佚。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文帝仁壽元年。而其著書。則在開皇初。所述韻書。惟有呂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六家。絕不及約。是其書隋時已不行於北方。今以約集詩賦考之。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東冬鍾三部通。魚虞模三部通。庚耕清青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獨用。與今韻分合皆殊。此十二部之仄韻。亦皆相應。他如八詠詩。押葦字入微韻。與經典釋文陳謝嶠讀合。梁大壯舞歌押震字入眞韻。與漢書敍傳合。早發定山詩。押山字入先韻。君子有所思行。押軒字入先韻。與梁武帝江淹詩合。冠子祝文。押化字入麻韻。與後漢書馮衍傳合。與今韻收字亦頗異。濂字乃以陸法言以來之韻。指爲沈約。其謬殊甚。法言切韻序。又曰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略記綱紀。今廣韻之首。列同定八人姓名。曰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則非惟韻不定於吳人。且序中江左取韻諸語。已深斥吳音之失。安得復指爲吳音。至唐李涪不加深考。亦作刊誤。橫肆譏評。其誣實甚。濂在明初。號爲宿學。不應沿譌踵謬至此。蓋明太祖既欲重造此書。以更古法。如不誣古人以罪。則改之無名。濂亦曲學阿世。強爲舞文耳。然源流本末。古籍昭然。天下後世。何可盡掩其目乎。觀廣韻平聲三鍾部恭字下註曰。陸以恭蜙蝤等入冬韻。非也。蓋一紐之失。古人業已改定。又上聲二腫部湩字下註曰。冬字上聲。蓋冬部上聲。惟此一字不能立部。附入腫部之中。亦

必註明不使相亂古人分析不苟至於如此濂乃以私臆妄改悍然不顧不亦傎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終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則是非之心終有所不可奪也又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三年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云云是太祖亦心知其未善矣其書本不足錄以其爲有明一代同文之治削而不載則韻學之沿革不備猶之記前代典制者雖其法極爲不善亦必錄諸史册固不能泯滅其迹使後世無考耳

【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愼撰愼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四書雖各爲卷帙而核其體例實本一書特以陸續而成不及待其完備每得數卷即出問世故標目各別耳觀其古音獵要東冬二韻共標鞠朋衆務調夢窗誦雙明萌用江十三字與古音叢目東冬二韻所標者全複與古音餘東冬二韻所標亦複五字是即隨所記憶觸手成編參差互出未歸畫一之明證矣其書皆仿吳棫韻補之例以今韻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協者分隸之然條理多不精密如周易渙六四渙有丘匪夷所思丘與思爲韻无妄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災古音菑牛古音尼與災爲韻繫辭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能古音奴來反與知爲韻愼於古音叢目支韻內丘字下但註云詩牛字下但註云楚詞能字下則竝不註出典又繫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愼於古音叢目五歌韻內知宜字之爲牛何切下註云易神而化之爲毀禾切則但註云見楚詞又易象傳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婦。與子及弟字爲韻。愼於古音叢目四紙韻內婦字下。但引西京賦作房詭切。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蔀古音蒲五切。斗古音滴主切。故九四蔀斗二字與主爲韻。又繫辭傳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母字與上度懼故爲韻。愼於古音叢目語麌韻內斗字下。但註云毛詩。母字下但註云易林。凡此皆不求其本隨意捃摭。又古音皆其本讀。非可隨意諧聲。輾轉分隸。如江韻之江窗雙椌四字。古音獵要。皆收入冬韻是也。而古音叢目又以東韻之紅冬韻之封龍三字。收入江韻。考易說卦傳。震爲雷爲龍。虞翻干寶竝作駹。周禮巾車革路龍勒。註駹也。駹車故書作龍車。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註故書作龍。則駹本音龍。以在東韻爲本音。不容改龍以叶駹。封與邦通。邦之古音諧丰聲。紅與江通。江之古音諧工聲。亦以東冬爲本韻。不得改封紅以入江也。蓋愼博洽過陳第。而洞曉古音之根柢。則不及之。故蒐輯秦漢古書。頗爲該備。而置之不得其所。遂往往舛漏牴牾。以其援據繁富。究非明人空疎者所及。故仍錄其書。以備節取焉。

【古音略例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愼撰。是書取易詩禮記楚詞老莊荀管諸子有韻之詞。標爲略例。若易例日昃之離。離音羅。與歌嗟爲韻。三歲不覿。覿音徒谷切。與木谷爲韻。竝受其福。福音偪。與食汲爲韻。吾與爾靡之靡。音磨。與和爲韻。頗與古音相合。他如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舊叶力求切。愼據史記天官書。徐邈音昴爲旄。下文抱衾與裯之裯。音調。實命不猶之猶。音搖。今考郭璞註方言。裯丁牢反。檀弓詠斯猶。鄭註猶當作搖。則二音實有所據。愼又謂吳棫於詩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勞必叶音僚。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歎必叶他涓切。出自北門。憂心殷殷。門必叶眉貧切。四牡有驕。朱幩鑣鑣。驕必叶音高。不思古

韻寬緩。如字讀自可叶。何必勞脣齒費簡册。其論亦頗爲得要。至如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愼據韓非解老篇。改夸爲竽。謂竽方與餘字叶。柳子厚詩仍押盜夸均誤。今考說文。夸从大于聲。則夸之本音。不作枯瓜切明矣。故楚詞大招。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閑。習以都。只集韻姱或作夸。又吳都賦列寺七里。俠棟楊路。屯營櫛比。廨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是夸與餘爲韻。正得古音。而愼反斥之。殊爲失考。又易晉晝也。明夷誅也。愼謂古殊字亦有之由切。與晝爲韻。孫奕改誅爲昧。昧叶音暮。殊誤。今考周禮甸祝禂牲禂馬。亦如之。鄭讀禂爲誅。則愼說似有所據。但晝字古音讀如注。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衞尉八屯。警夜巡晝。又易林井之復晝與據爲韻。井之渙晝與故爲韻。渙之蠱晝與懼爲韻。則古韻晝不作陟救切可知。何得舍其本音。而反取誅之別音爲叶。他若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愼讀誅爲之由切。而不知侯之古音胡。正與誅爲韻。又易林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緰。愼讀務爲鶩。緰爲鉤。不知緰古音俞。正與務爲韻。蓋其文由掇拾而成。故其說或離或合。不及後來顧炎武江永諸人能本末融貫也。

【轉注古音略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愼撰。是書前有自序。大旨謂毛詩楚詞有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法。易經疏云。賁有七音。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學者知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考叶韻之說。始於沈重毛詩音義見經典釋文。後顏師古註漢書。李善註文選。竝襲用之。後人之稱叶韻。自此而誤。然與六書之轉注。則渺不相涉。愼書仍用叶韻之說。而移易其名於轉注。是朝三暮四。改爲朝四暮三也。如四江之釭字。說文云從金工聲。窻字說文云从穴悤聲。則釭

讀工窻讀恩皆其本音無所謂轉亦安所用其注乎姑卽就愼書論之所注轉音亦多舛誤如二冬之龍字引周禮龍勒雜色謂當轉入三江不知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而左傳狐裘尨茸卽詩之狐裘蒙戎則尨當從龍轉龍不當作莫江反也又如蒸韻之朋字愼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謂當轉入一東不知弓古音肱有小戎采綠閟宮及楚詞九歌諸條可證則弓當從朋轉朋不當讀爲蓬也如此之顧皆昧於古音之本以其引證頗博亦有足供考證者故顧炎武作唐韻正猶有取焉

【毛詩古音考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言古韻者自吳棫然韻補一書麤雜割裂謬種流傳古韻乃以益亂國朝顧炎武作詩本音江永作古韻標準以經證經始廓清妄論而開除先路則此書實爲首功大旨以爲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卽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偪之類歷考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詞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於是排比經文參以羣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源旁證者他經所載以及秦漢以下去風雅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鉤稽參驗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謂篤至雖其中如素音爲蘇之類不知古無四聲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華又音和之類不知爲漢魏以下之轉韻不可以通三百篇皆爲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徵典必探本視他家執今韻部分妄以通轉古音者相去蓋萬萬矣初第作此書自焦竑以外無人能通其說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義皆建寧徐時作購得舊刻復爲刊傳雖卷帙無多然欲求

古韻之津梁。舍是無由也。

【屈宋古音義三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既撰毛詩古音考。復以楚詞去風人未遠。亦古音之遺。乃取屈原所著離騷等二十五卷。除其天問一篇。得二十四篇。又取宋玉九辯九篇。招魂一篇。益以文選所載高唐賦。神女賦。風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得十四篇。共三十八篇。其中韻與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與毛詩古音考。互相發明。惟每字列本證。其旁證則間附字下。不另爲條。體例小異。以前書已明故也。書本一卷。其後二卷。則舉三十八篇。各爲箋註。而音仍分見諸句下。蓋以參考古音。因及訓詁。遂附錄其後。兼以音義爲名。實則卷帙相連。非別爲一書。故不析置集部。仍與毛詩古音考。同入小學類焉。

【欽定音韻闡微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雍正四年告成。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具述聖祖仁皇帝指授編纂之旨。刊刻頒行。自漢明帝時西域切韻之學。與佛經同入中國。所謂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是也。然其書不行於世。至漢魏之間。孫炎瓶爲翻切。齊梁之際。王融乃賦雙聲等韻。漸萌。實闡合其遺法。迨神珙以後。其學大行。傳於今者。有司馬光指掌圖。鄭樵七音略。無名氏四聲等子。劉鑑切韻指南。條例日密。而格礙亦日多。惟我國書十二字頭。用合聲相切。緩讀則爲二字。急讀則爲一音。悉本乎人聲之自然。證以左傳之丁寧爲鉦。句瀆爲穀。國語之勃鞮爲披。戰國策之勃蘇爲胥。於三代古法。亦復相協。是以特詔儒臣。以斯立準。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每部皆從今韻之目。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舊制。因以考其當合當分。其字以三十六母爲次。用韓道昭五音集韻。熊忠韻會舉要之例。字下之音。則備載諸家之

異同協者從之不有心以立異不協者改用合聲亦不遷就以求同大抵以上字定母皆取於支微魚虞歌麻數韻以此數韻能生諸音即國書之第一部也以下字定韻清聲皆取於影母濁聲皆取於喻母以此二母乃本韻之喉音凡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也其或有音無字者則借他韻他母之字相近者代之有今用協用借用三例使宛轉互求委曲旁證亦即漢儒訓詁某讀如某某音近某之意惟辨別毫芒巧於比擬非古人所及耳自有韻書以來無更捷徑於此法者亦更無精密於此書者矣

【欽定同文韻統六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以西番字母參考天竺字母貫合其異同而各以漢字譯其音首爲天竺字母譜凡音韻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次爲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譜以字母音韻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錯綜相配成一千二百一十二字次爲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譜其字母凡三十天竺所有者二十四天竺所無西番所有者六除與天竺同者所生之字亦同外其六母所生之字凡四百三十有四蓋佛經諸咒皆天竺之音惟佛號地名多用西番之語故別出以備用也次爲天竺西番陰陽字二譜各分陰字陽字可陰可陽字可陽可陰字四例次大藏字母同異譜以欽定天竺字母爲經而以僧伽波羅等十二家所譯字母爲緯以互證其分合增減次爲華梵字母合璧譜則中西諸音新舊諸法一一條貫集厥大成焉其西域有是音中國無是字者悉以合聲之法取之二合者即以二字竝書三合者即以三字竝書前有發聲者後有餘聲者即以其字疊書其中音有輕重者則重者大書輕者細書併詳註翻切及喉牙齒脣舌諸音於下皆辯別分寸竊極毫芒考聲韻之學實肇於西域自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國以文字互異故中國不行其緣起僅見諸隋書經籍志所謂十四聲貫一切字者其法已不可詳

晉太和初。沙門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始傳四十一字母。其後諸僧所譯。互有異同。然皆自行於彼教。唐貞觀中。吐蕃宰相阿努。始以西番字。譯天竺五十字母。亦自行於彼土。自沙門神珙作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收於大廣益會玉篇之末。始流入儒書。自鄭樵得西域僧七音韻鑑。始大行於中國。然西域之音無窮。而中國之字有數。其有音而無字者。十之六七。等韻諸圖。或記以虛圈。或竟爲空格。使人自其上下左右連類排比而求之。非心悟者弗能得也。故鄭樵六書略謂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舉娑縛之二合。囉馱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爲證。沈括夢溪筆談。亦謂梵語薩囉訶三字。合言之。即楚詞之些字。然括無成書。樵所作七音略。於無字之音。仍爲空格。豈非知其法而不充其類哉。我皇上天聲遐播。紺園龍象。慕德東來。梵筴唄音。得諸親譯。既能不失其眞。至編校此書。又以國書十二字頭之法。補所未備。而發凡起例。更屢經聖裁。改定而後成。故古所重譯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心契聲聞。韻通歌頌。同文之盛。眞亙古之所無矣。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乾隆十五年奉敕撰。字數部分。皆仍佩文詩韻。惟以今韻之離合。別古韻之異同。如江韻獨用。則一韻爲一部。東冬兩韻同用。則兩韻爲一部。支微齊三韻同用。則三韻爲一部是也。每部皆附叶韻。略如吳棫韻補。惟韻補於今韻每部各載叶韻。此則一部獨用者。附本部末。諸部同用者。即總附諸部末。如蒙字叶莫邦切。則獨附江部後。江字叶戶公切。則總附東冬二部後。魚字叶魚羈切。則總附支微齊三部後是也。夫古今聲音之遞變。亦如大小篆隸八分之遞變。或相因。或迥不相近。以迥不相近之音。施於歌詠。於古雖有徵。而於今不能悉協。唐人古詩。大抵皆相近之音。故東冬江古音雖同。

而此書東冬自爲部。江自爲部。支微齊佳灰。古音雖同。而此書支微齊自爲部。佳灰自爲部。皆取不戾於古。而可行於今也。至於叶韻之說。宋以來糾紛彌甚。謂庚收穿鼻。眞收抵齶。兩不相叶。然嘉名靈均。乃見於屈原之騷。謂江本通東。陽本通庚。兩不相叶。然成雙鴛鴦。乃見於徐陵之賦。此異而彼同。此通而彼礙。各執一理。勝負互形。所謂愈治而愈棼也。此書所錄。惟據古書註有是音者。使以類相從。明前有所承。即後有所本。不復旁牽博辨。致枝蔓橫生。解結釋紛。尤爲得要。於數百年講古韻者。誠爲獨酌其中矣。

【欽定音韻述微三十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其合聲切字。一本欽定音韻闡微。其稍變者。闡微以三十六母爲字紐之次序。故東韻首公字之類。與部首標目或相應。或不相應。在所不拘。今則部首一字屬何母。即以其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以次相從。使歸於畫一。其部分仍從御定佩文詩韻。其稍變者。從音韻闡微。分文殷爲兩部。而以殷部附眞部。不附文部。其字數自佩文詩韻所收一萬二百五十二字外。凡所續收。每紐之下。以據音韻闡微增者在前。據廣韻增者次之。據集韻增者又次之。或有點畫小異音訓微殊。舊韻兩收。而實不可複押者。則刪不錄。至於舊韻所無。而今所恆用者。如阿字舊惟作陵阿之義。收入歌韻。今爲國書十二字頭之首。則收入麻韻。鍾字舊訓爲酒器。收入庚韻。今則酒器無此名。而軍器有此字。則增入陽韻。又如晉本浮木。而今訓察核。參本稽考。而今訓糾彈。礮本飛石。而今訓火器。埽本汜除。而今訓槌菱。既已萬口同音。即屬勢不可廢。此如麻韻之字。古音皆與魚虞相從。自字母入中國。始有麻韻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韻。姬本周姓。自戰國以後。始以爲妾御之名。亦遂不能不增此一解。蓋從宜從俗。義各有當。又不可以古法拘也。其互註之例。凡一字兩部皆收。義同者。註曰又某韻。義異者。註曰

與某韻義異。體例與禮部韻略同。其與他韻一同一異者。註曰又某韻與某韻音異。或字有數訓。而僅一解可通者。則註曰惟某義與某韻同。餘異則較韻略爲加密。其詮釋之例。凡說文玉篇廣韻集韻所有者。書非稀覯。無庸贅著篇名。其他則一字一句。必著所出。以明有據。亦諸韻書之所無。蓋音韻闡微。所重在字音。故訓詁不欲求詳。此書所重在字義。故考據務期核實。兩書相輔而竝行。小學之蘊奧。眞毫髮無遺憾矣。

【音論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自陳第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而古音之門徑始明。然創闢榛蕪。猶未及研求邃密。至炎武乃探討本原。推尋經傳。作音學五書以正之。此其五書之一也。上卷分三篇。一古曰音。今曰韻。二韻書之始。三唐宋韻譜異同。中卷分六篇。一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二古詩無叶音。三四聲之始。四古人四聲一貫。五入爲閏聲。六近代入聲之誤。下卷分六篇。一六書轉注之解。二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三反切之始。四南北朝反語。五反切之名。六讀若某。共十五篇。皆引據古人之說以相證驗。中惟所論入聲變亂舊法。未爲甚確。餘皆元元本本。足以訂俗學之譌。蓋五書之綱領也。書成於崇禎癸未。其時舊本集韻。與別本廣韻。皆尚未出。故不知唐宋部分之異同。由於陳彭年丁度。又唐封演聞見記。其時亦未刊行。故亦不知唐人官韻定自許敬宗。然全書持論精博。百餘年來。言韻學者。雖愈闡愈密。或出於炎武所論之外。而發明古義。則陳第之後。炎武屹爲正宗。陳萬策近道齋集。有李光地小傳。稱光地音學受之炎武。又萬策作李光地詩集後序。稱光地推炎武音學。妙契古先。故所註古音。不用吳棫韻補。而用炎武詩本音。則是書之爲善本。可概見矣。

【詩本音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二也。其書主陳第詩無叶韻之說。不與吳棫補音爭。而亦全不用棫之例。但卽本經所用之音。互相參考。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每詩皆全列經文。而註其音於句下。與今韻合者。註曰廣韻某部。與今韻異者。卽註曰古音某。大抵密於陳第。而疎於江永。故永作古韻標準。駁正此書者頗多。然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南宋以來。隨意叶讀之謬論。至此始一一廓淸。厥功甚鉅。當以永書輔此書。不能以永書廢此書也。若毛奇齡之逞博爭勝。務與炎武相詰難。則文人相輕之習。益不足爲定論矣。

【易音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三也。其書卽周易以求古音。上卷爲彖辭爻辭。中卷爲彖傳象傳。下卷爲繫辭文言說卦雜卦。其音往往與詩不同。又或往往不韻。故炎武所註。凡與詩音不同者。皆以爲偶用方音。而不韻者則闕焉。考春秋傳所載繇詞。無不有韻。說者以爲連山歸藏之文。然漢儒所傳。不過周易。而史記載大橫之兆。其繇亦然。意卜筮家別有其書。如焦贛易林之類。非易之本書。而易之本書。則如周秦諸子之書。或韻或不韻。本無定體。其韻或雜方音。亦不能盡求其讀。故彖辭爻辭。不韻者多。韻者亦間有。十翼則韻者固多。而不韻者亦錯出其間。非如詩三百篇協詠歌。被管弦。非韻不可以成章也。炎武於不可韻者。如乾之九二九四。中隔一爻。謂義相承則韻亦相承之類。未免穿鑿。又如六十四卦彖辭。惟四卦有韻。殆出偶合。標以爲例。亦未免附會。然其考核精確者。則於古音亦多有裨。固可存爲旁證焉。

【唐韻正二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四也。其書以古音正唐韻之譌。書首

有凡例曰凡韻中之字今音與古音同者卽不註其不同者乃韻譜相傳之誤則註云古音某竝引經傳之文以證之其一韻皆同而中有數字之誤則止就數字註之一東是也一韻皆誤則每字註之四江是也同者半則同者註其略不同者註其詳且明其本二韻而誤併爲一五支是也一韻皆同無誤則不註二冬三鍾是也蓋遂字以求古音當移出者移而出當移入者移而入視他家謬執今韻言古音但知有字之當入而不知有字之當出以至今古糾牽不可究詰者其體例特爲明晰與所作韻補正皆爲善本然韻補誤叶古音可謂之正至唐韻則本爲四聲而設非言古韻之書聲隨世移是變非誤概名曰正於義未協是則炎武泥古之過其偏亦不可不知也

【古音表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五也凡分十部以東冬鍾江爲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爲第二魚虞模侯爲第三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爲第四蕭宵肴豪幽爲第五歌戈麻爲第六陽唐爲第七耕淸靑爲第八蒸登爲第九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爲第十皆以平聲爲部首而三聲隨之其移入之字與割併之部卽附見其中考以古法多相脗合惟入聲割裂分配其說甚辨然變亂舊部論者多有異同其門人潘耒作類音八卷深爲李光地榕村語錄所詬厲其濫觴卽從此書也以與所著五書共爲卷帙當竝存以具一家之言且其配隸古音實有足糾吳棫以來之謬者故仍錄備參考焉

【韻補正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案宋志吳棫有毛詩叶韻補音十卷又韻補五卷自朱子作詩集傳用其毛詩叶韻補音儒者因朱子而不敢議棫又因毛詩叶韻補音併不敢議其韻補炎

武此書於棫雖亦委曲迴護有安得如才老者與之論韻之言然所作詩本音已不從棫說至於此書則更一一糾彈不少假借蓋攻韻補者其本旨推棫者其巽詞也案朱子語錄稱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則朱子於棫之書原不謂盡無遺議馬端臨經籍考特錄朱子此條於毛詩叶韻補音之下亦具有深心炎武此書絕不爲叫囂攻擊之詞但於古音叶讀之舛誤今韻通用之乖方各爲別白註之而得失自見可謂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門戶之爭者矣

【古今通韻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排斥顧炎武音學五書而作創爲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五部者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支微齊佳灰爲一部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爲一部眞文元寒刪先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三聲者平上去三聲相通而不與入通其與入通者謂之叶兩界者以有入聲之東冬江陽庚青蒸眞文元寒刪先侵覃鹽咸十七韻爲一部無入聲之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十三韻爲一部兩不相通其相通者謂之叶兩合者以無入十三韻之去聲與有入十七韻之入聲通用而不與平上通其與平上通者謂之叶案奇齡論例既云所列五部分配五音雖欲增一減一而有所不可乃又分爲兩界則五音之例亂矣既分兩界又以無入十三韻之去聲與有入十七韻之入聲同用則兩界之例又亂矣至三聲之例本云平上去通而不與入通而兩合之例又云去入通而不與平上通則三聲兩合不又自相亂乎蓋其病在不以古音求古音而執今韻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隨世變而一概比而合之故徵引愈博異同愈出不得不多設條例以該之迨至條例彌多矛盾彌甚遂不得不遁辭自解而叶之一說生矣皆逞博好勝之念牽率以至

於是也。然其援據浩博。頗有足資考證者。存備一家之學。亦無不可。故已黜而終存之焉。

【易韻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古人繇詞。多諧音韻。周易爻象。亦大抵有韻。而往往不拘。故吳棫作韻補。引易絕少。至明張獻翼始作讀易韻考七卷。然獻翼不知古音。或隨口取讀。或牽引附會。殊龐雜無緒。奇齡此書。與顧炎武易本音。皆置其無韻之文。而論其有韻之文。故所言皆有條理。兩家所撰韻書。互有出入。故其論易韻。亦時有異同。大抵引證之博。辨析之詳。則奇齡過於炎武。至於通其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則奇齡之書。又不及炎武之詳慎。如乾卦上九用九爲一節。本奇齡臆說。而此併牽古韻以實之。則尤爲穿鑿。且所謂兩界兩合驀韻者。其中皆自申其古今通韻之例。亦不及炎武偶雜方言之說。爲通達而無弊。然炎武書太簡略。而奇齡則徵引賅洽。亦頗足互證。以韻讀易者。以炎武書爲主。而參之是書。以通其變。略短取長。未始不可相輔而行也。

【唐韻考五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紀容舒撰。容舒字遲叟。號竹厓。獻縣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初隋陸法言作切韻。唐禮部用以試士。天寶中孫愐增定其書。名曰唐韻。後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丁度等又作禮部韻略。爲一代場屋程式。而孫氏之書漸佚。唐代舊韻遂無復完帙。惟雍熙三年。徐鉉校定許愼說文。在大中祥符重修廣韻以前。所用翻切。一從唐韻。見於鉉等進書表。容舒以爲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其下字必同部。謂之音和。間有用類隔法者。亦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參互鉤稽。輾轉相證。猶可以得其部分。乃取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排比分析。各歸其類。以成此書。始知廣韻部分。仍如唐韻。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韻收而廣韻不收者。如東部詷字。冞字。烘字

之類是也。有唐韻在此部。而廣韻在彼部者。如寶字廣韻作藏宗切。在冬部。唐韻作徂紅切。則在東部。瓏字廣韻作盧紅切。在東部。唐韻作力鍾切。則在鍾部之類是也。有唐韻兩部兼收。而廣韻止存其一者。如虞部庖字廣韻註又子余切。與唐韻合。而魚部子余切。乃不收庖字之類是也。有廣韻移其部分。而失於改其翻切。如諄部麕菌囷顓四字。移入眞部。而仍用唐韻諄部翻切。刪部鰥字移入山部。仍用刪都翻切之類是也。有唐韻本有重音。而徐鉉祇取其一者。如規字作居追切。宜在脂部。而證以隋字作許規切。闕字作去隋切。知規字當有居隨一切。兼入支韻之類是也。其推尋考校。具有條理。唐韻分合之例。與宋韻改併之迹。均可由是得其大凡。亦小學家所當參證者矣。

【古韻標準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自昔論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吳棫。明楊愼。陳第。國朝顧炎武。柴紹炳。毛奇齡之書。最行於世。其學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韻部分求古韻。或失於以漢魏以下。隋陳以前。隨時遞變之音。均謂之古韻。故拘者至格閡而不通。泛者至叢脞而無緒。永是書。惟以詩三百篇爲主。謂之詩韻。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謂之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其韻分平上去聲。各十三部。入聲八部。每部之首。先列韻目。其一韻岐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較諸家體例亦最善。每字下各爲之註。而每部末又爲之總論。書首復冠以例言。及詩韻舉例一卷。大旨於明取陳第。於國朝取顧炎武。而復補正其譌闕。吳棫楊愼毛奇齡之書。間有駁詰。柴紹炳以下。則自鄙無譏焉。古韻之有條理者。當以是編爲最。未可以晚出而輕之也。

右小學類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韻書爲小學之一類而一類之中又自分三類曰今韻曰古韻曰等韻也本各自一家之學至金而等韻合於今韻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等韻顚倒今韻之字紐至南宋而古韻亦合於今韻吳棫韻補始以古韻分隸今韻又註今韻某部古通某部之類至國朝而等韻又合於古韻如劉凝熊士伯諸書三類遂相牽而不能分今但通以時代次之其篆韻之類本不爲韻而作者則仍歸之於字書

附錄

【六藝綱目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舒天民撰天民字執風鄞縣人是書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元之註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恭爲之註同郡趙宜中爲之附註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惟其中論六書轉注一門以爲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倒有側有反有背今求其說若云倒𥃩爲㝵反正爲乏雖本傳記然究屬會意字至謂尸爲側人匚爲側口則誤從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註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疏亦考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其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揭汯劉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註事末有舒睿後序題戊申歲已爲洪武元年亦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爲明人其始末則不可考矣

案六藝皆古之小學而自漢志以後小學一類惟收聲音訓詁之文此書轉無類可歸今附錄於小學之末存古義也

卷四十三

經部四十三

小學類存目一

【爾雅補註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註多以後世文義推測古人之訓詁。如釋詁在終也。則註曰凡物有定在。亦有終竟之意。今人云不知所在。亦云不知所終。又好以意斷制。如釋訓子子孫孫三十二句。則註曰每語皆以三字約舉其義。與經書小序略相似。而又皆以韻叶之。此等文疑先賢卜氏受詩於聖人。而因爲之也云云。蓋因詩序首句之文。而推求及於子夏。然考周易象傳全爲此體。王逸注楚詞抽思諸篇。亦用此體。是又安足爲出自子夏之證乎。

【小爾雅一卷】通行本　案漢書藝文志有小爾雅一篇。與撰人名氏。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竝載李軌註。小爾雅一卷。其書久佚。今所傳本。則孔叢子第十一篇鈔出別行者也。分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十章。而益以度量衡爲十三章。頗可以資考據。然亦時有舛迕。如廣量云。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諸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下云。釜二有半謂之藪。與儀禮十六斗曰藪合。其下又云。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則實八斛。乃春秋傳所謂陳氏新量。非齊舊量六斛四斗之鍾。是豆釜區用舊量。鍾則用新量也。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公羊傳疏引賈逵稱俗儒以鈞重六兩者。蓋卽指此。使漢代小學遺書果有此語。逵必不以俗儒目之矣。他如謂鶴中者

謂之正。則併正鵠之名不辨。謂四尺謂之仞。則考工記濬深二仞。與洫深八尺無異矣。漢儒說經。皆不援及迨杜預註左傳。始稍見徵引。明是書漢末晚出。至晉始行。非漢志所稱之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孔子古文。殆循名而失之。相傳已久。姑存其目。若其文則已見孔叢子。不複錄焉。

【崔氏小爾雅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舊本題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此書凡分十篇。核檢其文。實即孔叢子中之小爾雅也。閔元衢歐餘漫錄曰。小爾雅漢孔鮒撰。汝郡袁氏金聲玉振集。誤爲崔仲鳧撰。收入撰述部。以漢爲本朝。以崔易孔。豈其不詳考耶。抑以世可欺也。則是僞題姓名。明人已言之矣。

【彙雅二十卷續編二十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萱撰。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歷壬午舉人。由中書舍人官至戶部郎中。此書每篇皆列爾雅。次以小爾雅廣雅方言之屬。下載註疏。附以萱所自釋。亦頗有發明。然如釋詁肅延誘薦餒晉寅藎進也。郭註寅未詳。萱於他註義未詳者。無所證據。而晉之爲進。人皆解者。乃反詳之。殊失體要。又若釋詁祧祖也。萱釋之曰祧遠祖也。親在高曾之上。危矣。此義尤爲未安。蓋明人不尚確據。而好作新論。其流弊往往如此也。續編二十八卷。則皆割裂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合爲一集。每條以佃願之名別之。惟第一卷說鳳一門。有一條題張萱曰。爲所自釋耳。蓋未成之本。後人不察而誤刊之。陸氏羅氏原書具在。亦安用此鈔胥爲哉。是尤畫蛇之足矣。

【方言據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象古義通。已著錄。是書乃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凡二百餘條。多見考據。然其中亦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笑曰哆。頤下曰頰。足背曰跗。

毛多曰氂之類。小學諸書。義訓甚明。毋煩更爲索解。又如畔牢之與畔愁。兒良之爲郎。皆聲音之轉。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概闌入於輶軒絕代語體例。頗不類也。

【方言類聚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有檀弓集註。已著錄。是編取揚雄原本依爾雅篇目。分爲釋詁釋言等十六門。別爲編次。使以類相聚。如原本第三卷。氓民也至棖隨也數語。移入卷首爲釋詁。其原本卷首黨曉也兩節。則列爲釋言。反載於敦豐龐夯一節之後。郭璞原註。則總附每節後。低一格以別之。間有雙行夾註。爲與郊所考訂者。僅略及音切字畫之異同而已。

【越語肯綮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鄉之方言。而證以古音古訓。以爲與陸法言韻多相合。因宋趙叔向有肯綮錄。故襲其名。然叔向書多述朝制。此則但一隅之里諺耳。昔揚雄方言。多關訓詁。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均入之經部小學類中。是編皆里巷常談。似未可遽廁六經之末。然舊唐書經籍志載李少通俗語難字。新唐書藝文志載張推證俗音。顏愍楚證俗音略。李虔續通俗文。皆在小學類中。以類相從。古有此例。故今仍列之小學焉。

【連文釋義一卷】通行本　國朝王言撰。言字愼旃。仁和人。是編凡二字連文及一名而兼兩義。與兩字各爲一義者。均分別訓釋。釐爲十門。詞頗淺近。蓋爲課蒙而作。視方以智通雅所載。相去遠矣。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八部六十四卷。皆附存目。

【別本干祿字書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唐顏元孫撰。其原本已著錄。此本乃柏鄉魏裔介所刊。卷端加以考證。其題炎武按者。當爲顧炎武語。亦有不標姓名者。不知出於誰手。或卽裔介所加歟。元孫是書。

本依韻編次。而不標韻部之目。石本可據。此依廣韻加之。然原本與廣韻次序。實不相同。如覃談列陽唐之前。蒸列鹽之後。仄聲亦並相應。考夏竦古文四聲韻。稱用唐韻部分者。其次序亦與此同。知非謬誤。蓋當時韻書非一本。炎武議其顛倒。亦非通論也。

【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卷】通行本　宋李燾撰。燾字仁父。程史云。一字子眞。號巽巖。丹稜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按文獻通考作謚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初徐鍇作說文韻譜十卷。音訓簡略。粗便檢閱而已。非改許愼本書也。燾乃取說文而顛倒之。其初稾以類篇次序。於每部之中。易其字數之先後。而部分未移。後復改從集韻。移自一至亥之部。爲自東至甲。說文舊第。遂蕩然無遺。考徐鍇說文繫傳。仿易序卦傳例。作部敍二篇。述五百四十部以次相承之故。雖不免有所牽合。而古人學有淵源。要必有說。未可以臆見紛更。又徐鉉新附之字。本非許愼原文。一概混淆。亦乖體例。後人援引。往往以鉉說爲愼說。實燾之由。其中惟手部攜字。徐鉉作許歸切一條。能糾本書之謬。其餘如𨸏字。本作似醉切。乃改爲房九切。苜字本模結切。乃改爲徒結切。又𢿱字本苦閑切。乃改爲邱耕切。則多所竄亂。說文酉部有𨸏字。音咽嚮切。而燾刪去不載。則有所遺漏。甚至聲字本里之切。而誤作莫交切。氂字本莫交切。而誤作里之切。顛倒錯亂。全乖其本義本音。尤爲疎舛。顧其書易爲省覽。故流俗盛行。明人刊文獻通考。又偶佚此書標題。而連綴其前後序文於徐鍇繫傳條下。世遂不知燾有此書。明陳大科作序。竟誤以爲許愼舊本。茅溱作韻譜本義。遂推闡許愼說文。所以始於東字之意。殊爲附會。顧炎武博極羣書。而所作日知錄。亦曰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是雖知非許愼書。而又以燾之

所編。誤歸徐鉉。信乎考古之難矣。

【續千文一卷】通行本　宋侍其良器撰。良器里貫未詳。官左朝散大夫。知池州軍事。是編皆摭周興嗣千字文所遺之字。仍仿其體製。編爲四言韻語。詞采亦頗可觀。其孫嘗刻石浯溪。後有乾道乙酉鄉貢進士謝褒跋。

【四聲篇海十五卷】通行本　金韓孝彥撰。孝彥字允中。眞定松水人。是編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三十六字母次之。更取類篇及龍龕手鏡等書。增雜部三十有七。共五百七十九部。凡同母之部。各辨其四聲爲先後。每部之內。又計其字畫之多寡爲先後。以便於檢尋。其書成於明昌承安間。迨泰和戊辰。孝彥之子道昭。改併爲四百四十四部。韓道昇爲之序。殊體僻字。靡不悉載。然舛謬實多。徒增繁碎。道昇序稱泰和八年歲在強圉單閼。考泰和八年。乃戊辰。而曰強圉單閼。則丁卯矣。刻是書者又記其後云。崇慶己丑。新集雜部至今成化辛卯。刪補重編。考崇慶元年壬申。明年卽改元至寧。曰己丑者亦誤。道昭又因廣韻改其編次。爲五音集韻十五卷。明成化丁亥。僧文儒等校刊二書。合稱篇韻類聚。篇謂孝彥所編。以玉篇爲本。韻謂道昭所編。以廣韻爲本。二書共三十卷。較之他本。多五音類聚。徑指目錄。餘無所增損云。

【六書溯源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楊桓撰。桓有六書統。已著錄。六書統備列古文篆籀。此書則專取說文所無。或附見於重文者錄之。六書統所載古文。自憑胸臆。增損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書。皆說文不載之字。本無篆體。乃因後世增益之譌文。爲之推原作篆。卷一以會意起。僅一十一字。次指事。僅十四字。合轉注爲兩卷。其卷三至十二。皆諧聲字。獨闕象形一門。名曰六書。實止五也。桓好講六書。

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說皆妄生穿鑿。不足爲憑。其論指事轉注。尤爲乖異。大抵從會意形聲之內。以己見強爲分別。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聲指形。以意指形。以聲指意之屬。其轉注有從二文三文四文。及從一文一字從二文一字從一文二字之屬。蓋字學至元明諸人。多改漢以來所傳篆書。使就己見。幾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導其流。周伯琦揚其波。猶間有可採。未爲太甚。至桓與魏校。而橫溢旁決。矯誣尤甚。是固宜宣諸戒律。以杜變亂之源者矣。

【增修復古編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舊本題吳均撰。但自署其字曰仲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凡例稱註釋用黃氏韻會。而書中分部。全從周德清中原音韻。則元以後人也。初張有作復古編。辨別篆隸之譌異。持論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畫。而不復泛引訓詁。其說亦頗簡要。均乃病其太略。補輯是編。所分諸部。皆以俗音變古法。而所載諸字。又皆以古文繩今體。其拘者如童子必從人作僮之類。率滯礙而不可行。其濫者如仝字之類。引及道書。又蕪雜而不盡確。所分六書。尤多舛誤。如觼字爲國名。孫字爲人姓。階字訓等差。賓字訓客。環字訓繞之類。皆謂之假借。則天下幾無正字矣。其書自平聲至入聲首尾完具。而每韻皆題曰上卷。殆尚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無足惜也。

【蒙古譯語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稱言語不通。非譯者無以達其志。今詳定譯語一卷。好事者熟之。則問答之間。隨叩隨應。而無鯁喉之患云云。似乎元代南人所記。然其書分類編輯。簡略殊甚。對音尤似是而非。殊無足取。

【華夷譯語一卷】永樂大典本　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講火源潔。奉敕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吏源

潔字之譌也前有劉三吾序稱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書後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復紐切然後成文繁複爲甚翰林侍講火源潔乃朔漠之族遂命以華文譯之聲音諧和隨用各足云云其分類編輯與蒙古譯語略同而差爲詳備然粗具梗概譌漏孔多欽定元國語解已有成書源潔此編直付之覆瓿可矣讀書敏求記又別載華夷譯語二卷云爲回回館所增定今雖未見其本然明人於翻譯之學依稀影響十不得一其書亦可想像而知也

【篇海類編二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舊本題明宋濂撰屠隆訂正濂字景濂浦江人元至正末召爲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事蹟具明史本傳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徐渭傳中其書取韓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類編次舛陋萬狀無論宋濂本無此書即以所引之書而論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湯顯祖趙銘章黼楊時喬劉孔當趙宦光皆明正德至萬歷時人濂何從見之至於以趙撝謙列林罕李陽冰間既有一鄭樵註曰著六書略又有一鄭漁註曰字仲明夾漈人他如以玉篇爲陳新作以韻會箋爲黃紹作以高似孫爲高衍孫以洪武正韻爲毛晃作以古文字號爲馬融作鄭元注以五聲韻爲張有作以別字十三篇爲孫强作以六書精蘊爲孫愼作殆於醉夢顚倒病狂譫語屠隆雖不甚讀書亦不至此殆謬妄坊賈所託名也

【童蒙習句一卷】通行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焦竑筆乘載撝謙著書十種此書居第八惟六書本義及學範行世餘書則邱濬李東陽謝遷先後訪於嶺南不獲則此書爲明人所未見亦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載篆隸眞草四體然小篆及眞書各有定格而隸草變體至多不能賅備

姑見崖略而已。攝謙本以小學名。此則鄉塾訓課之作。非其精義之所在也。

【從古正文五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黃諫撰。諫字世臣。蘭州人。天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後坐與石亨交。謫廣州府通判。其書考正字畫之譌。以洪武正韻隸字每字大書正文。而分疏訓詁。註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論六書之義。未嘗不確。而篆變八分。八分變楷。相沿既久。勢不能同。故楷之不可繩以小篆。猶小篆之不可繩以籀文。諫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態。重譯乃通。而究其底蘊。實止人人習見之說文九千字。非僻書也。無裨義理。而有妨施用。所謂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類是矣。

【六書精蘊六卷音釋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書自序。謂因古文正小篆之譌。擇小篆補古文之闕。又謂惟祖頡而參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云云。然字者滋也。輾轉滋生。如子孫之於祖父。血脈相通。而面目各別。校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孫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謂非其子孫也。又擇小篆以補古文。是子孫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躋之於祖父之列。以補其世系之闕也。元以來好異之流。以篆入隸。如熊忠韻會舉要。所譏者已爲駁俗。校更層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書。都無依據。名曰復古。實則師心。其說恐不可訓也。末附音釋一卷。乃其門人徐官所作。以釋註中奇字者。書有難解。假註以明。而其註先需重譯。則乖僻無用可知矣。

【集古隸韻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方仕撰。案是時有二方仕。一爲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寧波人也。其書以漢碑隸書。分四聲編次。全襲宋婁機漢隸字源。而變其一二三四等目。以

千字文天地元黃諸字編之。體例甚陋。又摹刻拙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丙戌市舶太監賴恩序。蓋仕爲恩題射廳榜。恩因爲損貲刻之。又有浙江進士章滔序。亦頌恩之功。蓋均不足道云。

【石鼓文音釋三卷附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第一卷爲石鼓古文。第二卷爲音釋。第三卷爲今文。附錄則自唐韋應物至明李東陽所作石鼓詩。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稱東陽嘗語慎及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將爲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菴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馮惟訥詩紀。亦據以載入古逸詩中。當時蓋頗有信之者。後陸深作金臺紀聞。始疑其以補綴爲奇。至朱彝尊日下舊聞考證古本。以六轡下沃若二字。靈雨上我來自東四字。皆慎所強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與小雅同文。又鼓有矢文。郭氏云恐是吳字。白澤也。慎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尤爲欺人明證。且東陽石鼓歌云。拾殘補闕能幾何。若本有七百餘字。東陽不應爲是言云云。其辨託名東陽之僞。更無疑義。今考蘇軾石鼓歌。自註稱可辨者僅維鱮貫柳數句。則稱全本出於軾者妄。又韓愈石鼓歌。有年深闕畫之語。則稱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卽眞出東陽之家。亦不足據。況東陽亦僞託歟。

【六書索隱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慎撰。自序謂取說文所遺。彙萃成編。以古文籀書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云云。蓋專爲古文篆字之學者。然其中所載古文籀書實多略而未備。卽以首卷而論。如東韻工字。考之鐘鼎釋文。若乙酉父丁彝穆公鼎。尨敦九工鑑之類。各體不同。而是書均未載及。又如共字。止載汾陰鼎。而好時鼎上林鼎綏和鼎之類。亦均不取。且古文罕見者。必著所自來。乃可傳

信而是書不註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古者將何所據依乎

【經子難字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楊愼撰上卷乃讀諸經義疏所記凡易詩書三傳三禮爾雅十書下卷乃讀諸子所記凡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說管子十洲記戰國策太元經逸周書楚詞文選十三書或摘其字音或摘其文句絕無異聞蓋隨手雜錄之文本非著書其孫宗吾過珍手澤編輯成帙而王尙修序刻之均失愼本意也

【石鼓文正誤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陶滋撰滋字時雨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是編以薛尙功鄭樵施宿等石鼓訓釋不免舛譌因親至太學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闕畫仍多影響揣摩其後序踵楊愼之說謂曾見蘇軾摹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金石遺文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道生撰道生卽豐坊所更名也所著古易世學已著錄坊頗能篆籀書其諸經僞本多以古文書之至今爲世所詬厲此書雜采奇字分韻編次但以眞書一字直音於下無所考證亦不註所出體例略近李登摭古遺文雖未必全出依託然以道生好撰僞書凡所論撰遂無不可疑故世無遵而用之者此本又傳寫失眞益不足據矣

【同文備考八卷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應電有周禮傳已著錄是編考辨文字聲音其學出於魏校而乖僻又過其師前有自序謂洪武正韻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於是著爲是書取古文篆書而修定之竝欲以定正許愼說文之失襲戴侗之遺法分爲八類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容曰人道曰人體曰動物曰植物曰用物舉是八綱以領

其目。又舉諸目。以附綴偏傍系屬諸字。考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三代以下。得以考見六書大略者。惟賴小篆之存。得以考見小篆本旨者。惟賴說文始一終亥之目。州居部次。不相淩亂。是以上通古籀。下貫隸楷。猶可知其異同因革之由。若大篆則見於說文者不及二百字。卽岐陽石鼓傳爲籀書。尙不能盡目爲大篆。況古文見於說文。與出於鐘鼎者。已自不同。必欲併合論之。名爲復古。實則鑿空。遂至杜撰字體。臆造偏傍。竟於千百世後。重出一製字之倉頡。不亦異乎。且旣不信說文矣。而於說文引述諸經文句互異者。乃反據以駁正經文。不知漢代經師。多由口授。破諸竹帛。往往異文。馬鄭以來。諸儒商榷折衷。乃定爲今本。愼書所據。如易用孟喜之類。其序本有明文。不過當時一家之學。應電乃執爲古經。拘泥殊甚。至所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改字母爲二十八。改韻類爲四十五。爲橫圖以推衍之。其於古今異宜。南北異讀。皆所不考。合其所不當合。分其所不當分。又每字合以篆體。端緒叢雜。如治亂絲。亦可云勞而鮮功矣。

【古俗字略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標題之下。題曰歸雲別集。與所著周易同。蓋亦其別集之一種也。其例仿顏元孫干祿字書而小增損之。亦以韻分字。所列首一字。卽元孫所謂正也。所列古體及漢碑借用字。卽元孫所謂通也。所列俗用雜字。卽元孫所謂俗也。古字多以鐘鼎之文。改爲隸體。已失其眞。又不註所出。彌爲難據。他如窗之爲牕。薺之爲薺。則周伯琦之譌文。儼之爲天。卍之爲萬。則釋典之謬體。一概濫收。殊乏考正。其有已見經典者。如左傳民生敦厖。毛詩民之方殿屎等字。皆斥爲俗字。而徐鉉校正說文所云俗書。如𦍒个等二十八字。反未刊正。乘取亦殊失倫。

士元撰述之富幾與楊愼朱謀瑋相埒而是編疎舛不一而足亦貪奇愛博之過歟

【字考啓蒙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宇撰宇字必大自署關中人前有萬歷十一年自序考太學進士題名碑萬歷癸丑科有周宇崇禎初所定逆案中亦有其名然碑稱四川成都人與自題關中不合序作於萬歷十一年已自稱老且疾則不應尙及媚魏忠賢惟咸寧縣志載周宇西安左衞人嘉靖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精識古文奇字云云當卽其人也是編辨字學之譌分爲四考曰正形曰殊音曰辨似曰通用前三門俱以洪武正韻分部編次惟通用一門分實名虛聲疊字三篇別爲一例其正形多以篆繩隸如東字同字皆以起鉤爲譌體字如其所說必八法全廢殊拘礙難通殊音卽韻書之互註然辨古音今音及雙聲轉讀均不甚精核辨似一門尤爲瑣屑如壺之與壺傅之與傅稍把筆者皆知之何必縷縷乎通用一門雜取假借之字既多挂漏又頗泛濫均不足以言小學也

【六書賦音義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士佩撰士佩號濠濱韓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明史鄒元標傳載其與禮部尙書徐學謨俱爲元標劾罷其事蹟始末則史未詳也是書取洪武正韻所收諸字依偏旁分爲八十五部每部之字皆仿周興嗣千字文體以四言韻語聯貫之文義或屬或不屬取便誦讀而已每字皆粗具訓詁疏明大義凡字有數體者惟載一體而各體皆附於後有數音者亦然蓋專爲初學而設然其所分諸部不遵說文玉篇之舊如月字入肉部戶字入尸部支字入支部之類皆與六書不合又如源字音于權切江字音居良切沂字音延知切之類亦皆沿正韻之誤於聲音多乖其註釋亦多譌舛無足觀也

【古器銘釋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卞蕤撰。蕤揚州人。是書成於嘉靖中。皆鈔襲博古圖。及薛尚功鐘鼎款識之文。前後失次。摹刻舛譌。殊不足依據。

【字義總略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顧充撰。充字回瀾。上虞人。隆慶丁卯舉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是書辨諸字音義點畫。分四十四門。體例最爲完粹。又不明六書本旨。與古字假借之例。如字始門註景字云。卽影字。葛洪字苑始如彡。是誤採顏氏家訓之說。不知漢高誘註淮南子。已云景古影字也。註爾朱字云。百千家姓皆無。始見唐神仙爾朱洞。是併魏書亦未考矣。避忌門註齒字云。張萬歲牧馬衆以張諱。因以馬歲爲齒。是併公羊傳禮記亦未考矣。甚至字始門註回文字云。始於溫嶠。註雲土字云。雲土夢作乂。舊誤作雲夢土。宋太宗得古本。始詔改正。已與字義無涉。至避忌門註海棠字云。杜子美母名海棠。故集中無詩。註道字云。師道淵。避蕭道成諱。稱師淵。註崇字云。姚元之避開元年號。改名崇。是與字義不更風馬牛乎。半字通用門中。如廈麥彌弥瀰灑汚汗幬幪之類。本一字而體分今古。乃區別爲二。強指曰通。各音門中。如庚桑作亢倉。裂繻作履緰。本音之轉。非庚桑卽音亢倉。裂繻卽音履緰。俠累作韓傀。本名之譌。更非俠累卽音韓傀。乃又混合爲一。謂上字卽讀下音。凡斯之類。不可縷數。他若二字分書門。既收旱旰星晴諸字。而別卷又以愈愉怠怡等字。立心小各開一門。則互相重複矣。正音門積字註。既云音恣。非動靜門中積字註。又云凡指所聚之物音恣。取物而積聚之音迹。字始門車字註云。尺遮切。自漢以來。始有居音。正音門下字註又云。古音虎。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戶。故下皆音虎。則自相矛盾。其餘如俎豆當作俎斗。周人避文王諱。讀昌爲去聲者。更不知其何據矣。

【問奇集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位撰。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考論諸字形聲訓詁。分十九門。一六書大義。一三十六字母。一早梅詩切字例。一好雨詩切字例。一辨聲音要訣。一辨五音訣。一四聲三聲例。一分毫字辨。一誤讀諸字。一奇字考。一假借圈發字音。一畫同音異舊不旁發諸字。一音義同而書畫異諸字。一音義異而可通用諸字。一一字數音例。一誤習已久難改字音併正韻不載諸字。一相近字音。一各地鄉音辨論頗詳。而不免弇陋。如合併字母已非古法。所用直音。如龜音圭。冰音兵之類。併部分不辨。又如倒景之景。卽影本字。而誤云音影。虹卽虹之別體。而誤云音虹。李陽冰之名出木華海賦。而泥於所篆之碑。自書爲𣏟。誤云音佞。甚至臺駘誤音胡苔。而註曰左傳人名。考左傳子產稱臺駘汾神。註無胡苔之音。又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註云駘音詒。亦無苔音。惟檀弓引之。作敗于臺駘。雖註云臺音壺。又非左傳人名。殊爲刺謬。如此之類。不可毛舉。不足以言小學也。

【大明同文集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田藝蘅撰。藝蘅字子藝。錢塘人。以歲貢生官休寧縣學訓導。明史文苑傳附見其父汝成傳中。是編割裂說文部分。而以其諧聲之字爲部母。如東字爲部母。卽以棟涑之屬從之。顚倒本末。務與古人相反。又自造篆文。詭形怪態。更在魏校六書精蘊之上。考沈括夢溪筆談曰。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古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斯之類。皆以戔爲義也云云。夢溪筆談非僻書。藝蘅不應不見。殆剿襲其說。而諱所自來。不知王聖美之說。先不可通也。

【正韻彙編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嘉棟撰。嘉棟字隆之。黃州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取洪武正韻。以偏傍分八十部。所分之部。與部中所列之字。皆以字畫多少爲序。每字之下。仍各註曰某韻。特因韻書之本文。編爲字書。以便檢尋。無所損益。其分部頗多乖迕。至於乃字丹字之類。以爲無偏旁之可歸。編爲雜部。附於末。尤不考古義矣。

【六書指南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登撰。登字士龍。自號如眞生。上元人。官新野縣縣丞。是書成於萬歷壬辰。用千字文體。以四字爲句。辨俗傳譌體之字。以誨童蒙。亦顏氏干祿字書之類。然俗字頗多。書中不能該載。又不爲剖析其義。於初學仍無所啓發也。

【摭古遺文二卷補遺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登撰。是書本夏竦篆韻之體。取鐘鼎古文。以韻分編。其韻併東於冬。併江於陽。併侵於眞。併肴於蕭。分齊微二韻之字於支灰。分覃咸鹽三韻之字於寒先。分蒸韻之字於靑庚。而從廣韻分眞諄桓寒各爲二。大抵皆以意杜撰。所列古文。亦皆不著所出。未可執爲依據。又出金石韻府之下矣。

【諸書字考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林茂槐撰。茂槐字稺虛。福淸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是編辨別字音。分四十四類。其例有八。一字有異音而讀譌者。如格澤音鶴鐸之類。一偏傍譌者。如沴音戾之類。一假借通用者。如霸本音魄之類。一音同可通用者。如辟歷爲霹靂之類。一以譌書而讀譌者。如颶音貝之類。一字有動靜二音。如解音蟹壞音怪之類。一二音通用。如孛有佩音之類。一古今音異。如鴻臚音廬。太守音狩之類。然於古字古音皆未明其根柢。故捃摭成編。頗傷疎略。如詩南音尼心反。風音

孚金反。天音汀因反。此自古今韻異。非關字有重音。若斯之類。浩如煙海。何爲僅收三五字。又如擁篲之擁音湧。北邙之邙音茫。此自人人能曉。何必作音。至於謂張翰之名。當作平聲。是未見李商隱詩。越桂留烹張翰膾也。謂寧馨之寧當音甯。是未見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也。觀其訓哉爲始。不引爾雅。而引韻會讀煙熅曰氤氳。不引班固賦。而引周易註。知其爲餖飣之學。未能悉考源流矣。

【五侯鯖字海二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曰湯海若訂正。考湯顯祖號曰若士。亦曰海若。臨川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終於遂昌縣知縣。明史有傳。則當爲顯祖所作矣。前有陳繼儒序。云取海篇原本。遵依洪武正韻。參合成書。然其註釋極爲簡略。體例亦頗蕪雜。每字皆用直音。尤多譌謬。至卷首以四書五經難字別爲一篇。則弇陋彌甚。顯祖猶當日勝流。何至於此。蓋明末坊賈所依託也。

【字學指南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光家撰。光家字謙甫。上海人。是書成於萬歷辛丑。首二卷。一曰辨體。辨音。次曰同音異義。三曰古今變體。四曰同音互體。五曰駢奇解義。六曰同體異義。七曰正誤舉例。八曰假借從譯。自三卷以下。則以韻隸字。併爲二十二部。每一部以一字調四聲。如東董凍篤之類。各標一字爲綱。而同音之字。列於其下。如蝀從東。懂從董。棟從凍。督從篤之類。蓋本諸章黼韻學集成。惟黼聚四聲於一韻。仍各自爲部。此則四聲參差聯貫。併爲一部。爲小變其例耳。其前二卷所列。大抵漫無考證。如斷斷燈灯來來。皆上正下俗。而此書斷音短。斷音段。燈爲燈籠。灯爲灯火。來爲往來。來爲来牟。均以臆自爲分別。非有根據也。

【字學訂譌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當泰撰。當泰字元祉。泗州人。是書乃萬歷丁未。殷城黃吉士。督學江南。命當泰合張位問奇集焦竑字學二書。纂爲一編。首六書大略。而終以俗用雜字。共二十四門。義例殊爲錯雜。至分門訂譌內所載。若甘露名天酒。酒名紅友之類。直是類書。豈復小學訓詁乎。

【合并字學集篇集韻二十三卷】內府藏本　明徐孝編。張元善校。孝順天布衣。元善永城人。彭城伯騏之後。襲封惠安伯。是書凡集篇十卷。分二百部。附拾遺一卷。皆不究說文玉篇之旨。偏旁多誤。若穄穢二字。从禾。禾讀若稽。木曲頭也。與禾稼之禾迥異。而乃并穄穢入禾部。則於六書本義。茫無考據可知。又集韻十卷。分一百部。附四聲類率譜一卷。等韻一卷。亦不究陸法言孫愐舊法。如并扃登等字。於東韻。合箴簪與眞臻同入根韻之類。皆乖舛殊甚。又删十六攝爲十四攝。改三十六母爲二十二母。且改濁平濁入爲如聲。事事皆出剏造。較篇海正韻等書。變亂又加甚焉。

【字考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夏宏撰。宏字用德。號銘乾。海陽人。是書上卷凡三類。曰誤寫字。曰疑似字。曰誤讀字。下卷凡二類。曰通用古字。曰用通聯字。意在訂六書之譌。而不能深研古義。但稗販於近代韻書字書之間。如說雞字必從隹。不知古文實從鳥。見於說文。謂豸字連獬則稱豺。不知本字實作鷹。其豸乃蟲豸字。亦見於說文。頗爲失考。些字於誤寫字條下注音梭。楚歌聲。於通用聯字條下。以楚些標目。而注曰梭去聲。亦自相矛盾。又不通翻切。多用直音。如欃槍之槍云音當。臨邛之邛云音穹者。尤不一而足。其去佩觿字鑑諸書。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類纂古文字考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都俞撰。俞字仲良。錢塘人。仕履未詳。考其序跋。蓋萬歷間

人也。是書以古文爲名。而實則取洪武正韻之字。以偏旁分類編之。凡爲部三百一十有四。冠以辨疑一篇。切字一篇。而末附以雜字。其字皆用直音。直音不得。則用四聲。四聲不得。乃用翻切。如鈞音君。銘音明。全乖沈陸之舊。又分部別月於舟。別灬於火。揆之六書。亦多失許顧之本義。惟其每部之中。以字畫多少分前後。較說文玉篇類篇。頗易檢尋。故後來字書。皆用其體例云。

【六書正義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吳元滿撰。元滿字敬甫。歙縣人。萬歷中布衣。焦竑筆乘曰。新安吳敬甫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今觀是書。大抵指摘許愼。而推崇戴侗楊桓。根本先已顚倒。又體例宂瑣。既略仿六書故。分數位天文地理人倫身體飲食衣服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十二門。分隸五百三十四部。又略仿六書統。而蔓延之。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廣爲二十九體。轉注假借敷衍爲一十四門。殆於紛若亂絲。其附會存疑闕疑備考楷書備用俗借俗轉諸條。亦多舛漏。所論轉注。以曲逆讀去遇之類當之。所論假借。以一本數名。借爲太一貴神。九本數名。借爲陽九。眞本僞之對。借爲眞州眞姓之類當之。尤爲不確。至於以帝爲帝。以卍爲萬。昴字上加三圍。火字直排四畫。或誤採梵書。或造作僞體。乃動輒云說文篆譌。尤可異矣。

【六書總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吳元滿撰。是書亦分數位天文地理人倫身體飲食衣服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十二部。蓋承戴侗楊桓之緒論。而變本加厲。所分部首。皆以象形爲主。謂之正生。而指事會意以下。則有正生變生兼生之別。不取許愼說文。概爲諧聲之說。其字皆以柳葉篆寫之。謂其有鳥跡遺意。足排斥小篆方整妍媚之態。然所謂古文。大抵出於杜撰。又往往自相矛盾。如於三字下注云。

俗作叁式。是以說文之式爲俗字矣。於一字下云。或加弋作式。又用說文之說。豈三從弋則俗。一從弋則不俗乎。至所引經傳諸文。率以意改。如二字下引詩衣服不二。論語不二過。采字下引左傳不采菽麥之類。尤爲疎舛矣。

【六書泝原直音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吳元滿撰。是書主於辨別字體。所分十二門。亦與六書正義同。其龐雜瞀亂亦同。所用直音。尤多舛誤。如凡音煩。千音簽。必音碧。禎音眞。皆參雜方言。有乖舊讀。至於士是本皆上聲。既注士音是矣。又注叶上聲。尤自相牴牾也。

【諧聲指南一卷】浙江汪啓家藏本　明吳元滿撰。其說六書。以諧聲爲多。而古有數字同從一字諧聲。而數字之讀乃迥異者。於是爲之說曰。諧本聲。諧叶聲。諧本音。諧叶音。諧轉聲。諧轉叶聲。諧轉音。諧轉叶音。有是八者之別。夫古字本止一聲。所從諧聲之字。其讀要不相遠。後人讀字自與古殊。乃謂古作字時。有所謂諧叶諧轉之聲。祇憑臆說。故說多岐。實非六書之本旨也。

【說文長箋一百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趙宧光撰。宧光字凡夫。吳縣人。是書前列解題一卷。載其平生所著字學之書。七十餘種。其虛實存佚。皆不可考。次列凡例一卷。次列說文原序。宋初官牒。附以自撰通誤釋文。及徐鍇部敍二篇。合爲卷首上。次列其少時所撰子母原一篇。泛論字學大意。又取說文五百四十部原目。竄亂易置。區分門類。撰說文表一卷。合爲卷首下。其書用李燾五音韻譜之本。而凡例乃稱爲徐鍇。徐鉉奉南唐敕定。殊爲昧於源流。所列諸字。於原書多所增刪。增者加方圍於字外。刪者加圓圍於字外。其字下之註。謂之長語。所附論辨。謂之箋文。故以長箋爲名。然所增之字。往往失畫方圍。與原

書淆亂所註所論亦疎舛百出顧炎武日知錄摘其以論語虎兕出於柙誤稱孟子爲四書亦未嘗觀雖詆之太甚然炎武所指摘者如詩錦衾爛兮本有衾字乃以爲青青子衿之衿卽衾字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及漢書賈誼傳乃以爲瓜當作爪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乃以爲突當作突民愁則墊隘見左傳鵲鷁醜其飛也婺驪馬白州也竝見爾雅而以爲未詳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王鎬梁人也而以爲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防風氏身橫九畝本穀梁傳之文而引於野字註下誤以爲身橫九野又誤以爲左傳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刼虞首歸葬之而以爲後漢尾敦路刼劉虞首歸之莽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而以爲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漢宣帝諱詢乃以爲諱恂漢平帝諱衎乃以爲諱衍以至簿正祭器見孟子而以爲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夏州至唐始置而以爲中國稱華夏從此起叩地在京兆藍田而以爲地近京口故從口禰衡漁陽三撾本音七紺反而以爲當作操凡十餘條皆深中其失然則炎武以宦光爲好行小慧不學牆面不爲太過矣

【六書長箋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楊宦光撰此書與說文長箋合刻本一書也以許氏敍內釋六書之義者分爲前六卷之首又備列班固衞恆賈公彥徐鍇張有鄭樵戴侗楊桓劉秦余謙周伯琦趙古則王應電王鏊僧眞空朱謀㙔張位熊朋來吳元滿十九家之說逐條辨論更以己說列於後其中轉注一條許氏引考老二字證之裴務齊切韻謬言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本非許氏之旨宦光乃誤以左迴右轉爲許氏之說譏其自相矛盾殊爲疎舛末又列六書餘論一卷亦支離敷衍於制字之精意皆無當也

【集鐘鼎古文韻選五卷】通行本　明釋道泰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名。註曰字來峯。泰州人。其書分韻集鐘鼎古文。然所收頗雜。秦權漢鑑。與三代之文並載之。殊乖條貫。他如滕公石槨銘。本屬僞迹。收之已失別裁。又鉤摹全非其本狀。則傳寫失眞者多矣。其分韻改哈爲開。改添爲凡。上平有元魂而無痕。下平多三宣二部。皆與廣韻不同。蓋從徐鍇篆韻譜也。

【正字通十二卷】通行本　舊本或題明張自烈撰。或題國朝廖文英撰。或題自烈文英同撰。考鈕琇觚賸粵觚下篇。載此書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購得之。因掩爲己有。敍其始末甚詳。然其前列國書十二字母。則自烈之時所未有。殆文英續加也。裘君宏妙貫堂餘談。又稱文英歿後。其子售版於連帥劉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爲自烈書。爲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諸本互異。蓋以此也。其書視梅膺祚字彙。考據稍博。然徵引繁蕪。頗多舛駁。又喜排斥許愼說文。尤不免穿鑿附會。非善本也。自烈字爾公。南昌人。文英字百子。連州人。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故得鬻自烈之書云。

【篆韻五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每頁右側。印欽賜商河王勉學書樓之記。十一篆字。上下與朱絲闌齊。考明史諸王表。衡王祐橿之孫載堞。於嘉靖三十五年襲封商河王。萬歷二十五年。其長子翊鑠襲封。至四十四年薨。無子。國除。書無序跋。不知爲載堞所鈔。翊鑠所鈔也。首題篆書正韻四字。而考其部分。乃用壬子新刊禮部韻。與洪武正韻截然不同。書中別無考證。惟據周伯琦六書正譌註俗作某某非而已。蓋藩邸偶錄。以備檢閱。非著書也。

【字韻合璧二十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題明鄱東朱孔陽訂正刊行。篇中分上下二層。上辨

音韻。下別偏旁。而謬悠舛誤。不可枚舉。如天音添。則以兩韻爲一聲。吳作吴。則以俗字爲正體。分韻則從洪武併合之本。分部則紊許愼說文之例。蓋於六書之義。茫乎未窺者也。

【廣金石韻府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林尙葵李根同撰。尙葵字朱臣。莆田人。根字阿靈。一字雲根。晉江人。是書用朱墨二色。校以四聲部次。朱書古文籀篆之字。墨書楷字領之。亦各註其所出。乃因明朱時望金石韻府而作。故名曰廣。然所引諸書。今已什九不著錄。尙葵等何自得觀。今核之所列之目。實卽夏竦四聲韻。而稍摭郭忠恕薛尙功之書。以附益之。觀其備陳羣籍。而獨遺竦書之名。則諱所自來。故滅其迹可知矣。

【他山字學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邦芑撰。邦芑字開少。丹徒人。晚爲僧。號大錯。其書辨正字畫及音讀之誤。凡四十三目。大抵本於郭忠恕佩觿。及李文仲字鑑諸書。而蒐輯未廣。如一字數音考。內苴字載至十五音。爲書中極多之數。而韻會小補。載此字實有十八音。他若廣韻集韻所載重音。開卷可見者。亦百不得其一二。

【六書準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馬調鼎撰。調鼎字雪鷗。華亭人。其書分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四類。每類分平上去入。而假借轉注。卽見於四類之中。然其書雖力闡古義。而於六書本旨。多所未明。如社之一字。說文繫傳。从示土聲。此書不見繫傳。乃以社爲會意字。又如風之一字。說文从虫凡聲。此書不知風之古音。而以爲从蟲省聲。則其他概可知矣。

【六書通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閔齊伋撰。齊伋字寓五。烏程人。世所傳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謂

之閱本者。多其所刻。是書成於順治辛丑。齊伋年八十二矣。大致仿金石韻府之例。以洪武正韻部分。編次說文。而以篆文別體之字。類從於下。其但有小篆。而無別體者。則謂之附通。亦併列之。不收鐘鼎文。而兼采印譜。自稱通許愼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愼爲執也。

【韻原表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劉凝撰。凝有稽禮辨論。已著錄。凝初作文字韻原一編。謂說文以形相次。韻原以聲相從。又以韻原限於篇幅。其層次排列。未免間斷。而生生之序不見。乃倣史記諸表之例。從各字偏旁序其世系。分其支派。以濟韻原之窮。然篆隸屢更。變化不定。必一一謂某生於某。終未免失於穿鑿也。

【石鼓文定本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凝撰。是書上卷爲石鼓音訓釋文。下卷爲附錄古今人辨說及詩歌石鼓刻文。且以殘闕榻本。漸不可辨。惟以摹本及釋文相傳。釋文之中。潘迪最著。摹本之中。薛尙功楊愼最著。案宋金以前爭石鼓之時代。斷斷不休。元以來眞僞論定矣。而爭文字者。又鬨而聚訟。凝作此書。既不以今日所存之三百二十餘字。以考定其眞。又不詳列諸家之本。以糾其異。徒以楊愼僞本猶屬全文。而據以爲主。根本先謬。又加以意爲增減。彌起糾紛。如第四鼓其寫上之吾字。第五鼓霝雨下之蘿字。爲各本所無。莫知何以增入。至於後卷辨說第一條。卽載薛尙功云云。而薛尙功跋語內。亦無其文。皆不可解。又以石鼓之文。強合於說文之籀體。案趙師尹石鼓文考註。所摭說文。與石鼓相同之字。員辭皮樹西則旁中囿九字而已。然旁字石鼓無之。乃楊愼以壬鼓鐳其用導用字。妄改爲旁。其餘諸字。亦均有同異。凝必欲附會其文。亦鄭樵以秦權一二字之合。定爲秦鼓之類矣。

【黃公說字】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景星撰。景星字黃公，蘄州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其說自稱推本許慎，而大抵以梅膺祚字彙、廖文英正字通爲藁本。仍以楷字分編，如丑字从𠃊从一，象手有所執也，而列之一部。於六書之義，未免有乖。至於西域梵文，尤自別爲一體，儒書所載已改爲楷書，非其本眞。一概收載，亦爲泛濫。其註皆雜採諸書，不由根柢。所列各書，唐說文、蜀說文、葛洪字苑、何承天纂文、呂靜韻集、李啓聲韻、呂忱字林、陽休之夏侯該韻略、孟昶書林、韻會、林罕字源等目，不知何從見之。又以李燾說文五音譜爲徐鉉，以楊桓六書溯源爲吳元滿，以趙明誠金石錄爲歐陽修。以張守節史記正義爲六書正義，以司馬貞史記索隱爲六書索隱，舛誤不一而足。至於司馬光集韻解，諸家目錄未著斯名，米芾大宋五音正韻，僅名見所著畫史中，蓋欲爲之而未成，亦非眞有其書也。

【讀書正音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震方撰。震方字青壇，石門人。康熙己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卷一以一音異讀者分門編輯，其無類可歸者，附以通用一門。卷二別爲六類，曰字音清濁辨，曰同音借義，曰借同音不借義，曰因義借音，曰音借而借，曰語詞之借。卷三以四聲編錄僻字。卷四則各依部分編習見字樣，以正時師誤讀。前有毛奇齡序，頗稱其精審。然實於六書音韻源流，多所舛漏。其謂本字不讀本音者，如隨，隋時去辵爲隋，本文帝之臆造，在說文隋裂肉也。徐鉉音徒果切，乃其本音。他如在支韻者，作旬爲切，順裂肉也，又翻規切，周禮大祝，隋釁通作綏是也。在歌韻者，作土禾切，集韻中高四下是也。在寘韻者，作呼恚切，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是也。此所謂本字不讀本音者也。今震方誤以隋隨爲一音，反以音妥者爲非本音，而在支歌寘三韻者，乃不見錄，未免失考。又如厖之爲僅，瓜之爲鄰，禾之

爲攀。俱列在本字不讀本音卷內。考漢書賈誼傳曰。其次厪得舍人。註曰。厪與僅同。揚雄傳曰。纍旣氓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註曰。氓古攀字。敍傳曰。東从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註从古鄰字。震方槩附諸同字異讀。亦未悉今字古字之殊。至於景爲影之本字。晴爲晴之本字。卯爲卯酉之本字。顯著說文。震方亦與本字不讀本音者。一例列之。益乖迕矣。若此類者。不一而足。其餘耳目之前。亦多遺失。漢地理志曰。屯留。師古屯音純。譬亭。師古譬音潛。脩亭。應劭脩音條。計斤。師古音介。根甸氏道。李奇甸音騰。皐水。孟康皐音班。樸戮。孟康音蒲環。澤索。師古澤音鐸。驪軒。李奇音遲。虔祖厲。師古音置。賴。莫黜。師古音忉怛。遼隊。師古隊音遂。黏蟬。服虔蟬音提。蘆泠。孟康音螟蛉。師古音廉零。芍陂。師古芍音鵲。凡此皆字同音異之顯然者。震方俱弗收輯。則僻書概可知也。蓋以正塾師之謬讀。則所得爲多。以言古人之小學。則又當別論耳。

【篆文纂要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陳策撰。策字嘉謀。錢塘人。其書亦依韻分編。每字下首列說文。次大篆。次鐘鼎文。然不載所引書名。註亦率略。於字體無所辨證。殆僅爲鐫刻印章之用也。

【字辨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文登撰。文登字于岸。南昌人。是書詳辨字音字義字形。分爲十門。一曰誤寫辨。二曰誤讀辨。三曰一字數音數義辨。四曰宜寫古文奇文辨。五曰宜讀經史眞字辨。六曰形相類字辨。七曰聲相類字辨。八曰形聲相類字辨。九曰從今從古辨。十曰楷篆異體辨。皆從梅膺祚字彙分部。大意在糾俗學之誤。反之於古。然不知古文。亦不知古音。遂至不古不今。進退無據。如謂回本作回。不知篆文作回。本一筆旋轉。若變而五筆。已非本義。謂册本作冊。不知篆文作冊。本象以韋貫簡。僅縮

其一畫彌失眞形又如謂降音降又音紅不知東江古本一音也謂彭音朋又音滂不知庚陽古亦一音也至謂逍遙必當作消搖伏羲必當作虙戲渤海必當作勃澥躊躇必當作籌著皆見一古字之省文遂謂凡書是字者無不當省見一古字之假借遂謂凡用是字者無不當借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殆愈辨而愈遠矣

【六書分類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傅世垚撰世垚字賓石歸德人其書分部一依梅膺祚字彙之例每字以小篆古文次於楷書之後古文之學漢魏後久已失傳後人所譯鐘鼎之文什九出於臆度確然可信者無幾況古器或出剝爛之餘或出僞作尤不足爲依據謂之好古則可謂有當於古義則未然也

【說文廣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德洽撰德洽字學瀾長洲人是書本許氏說文而旁採諸家篆文竝列於下然不著出處蓋李登摭古遺文之流又不及金石韻府尙云某字本某書矣

【篆字彙十二卷】通行本　國朝佟世男編世男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中官知縣其書本梅膺祚字彙各繫以篆文篆文所無之字則依楷書字畫以意造之不可以爲典據也

【鐘鼎字源五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立名編立名號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是編成於康熙丙申自序稱金石雖皆傳自三代而銘器與篆碑之文不容強同乃專採鐘鼎文依今韻編次爲五卷其石刻之類於銘款者惟附錄石鼓文其他碑篆則皆不收然立名知鑄金刻石古文體制有殊而不知鐘鼎之中又有時代之分音釋之異與眞僞之別三代固均爲古文矣至秦權秦斤如斯字諸字皆字篆字

之類已頗近小篆漢鐙漢壺如綏和壺之供字汾陰宮鼎之共字汾字首山宮鐙之年字併時參隸體一槃目爲鐘鼎之文混淆殊甚又如歐陽修集古錄所載晉姜毛伯諸鼎楊南仲劉敞訓釋互異者不一而足既莫能考定是非嘯堂集古錄所載比干銅槃銘宋人顯斥其譌託亦不免併載且卷末列二合三合四合之字並不註出典尤無根據蓋僅以金石韻府爲主而取博古考古諸圖參校之故不免瑕纇耳

【天然窮源字韻九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姜日章撰日章字旦童如皐人是編成於康熙丁酉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又冠以首部曰字說綴以末部曰韻說詩易二叶日月二部爲字書不以偏旁分部而以筆畫多寡分部自一畫至四十八畫止水火木金四部爲韻書併爲天星風山官上地支郊階州波夫下十四韻每韻分爲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則古文奇字也自明以來字書莫陋於字彙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講字畫韻書莫乖於洪武正韻而日章執以分韻等收字之妄濫無稽莫甚於篇海而日章據以談奇字其餘偶有援引不過從此四書採出而已宜其不合於古義也

【六書辨通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錫觀撰錫觀字容若無錫人是書大旨謂六書假借於義可通爲變而不失其正其不可通者卽不得不著辨以明之因分韻編次於每字之下各標出處幷著本字之義而於其誤通者則一一辨正然古人假借多取音同不求義合若是書所載漢孟郁碑借舟爲周堯廟碑云委曲舟市亦借舟爲周是其例也而錫觀謂周借舟於義不通漢碑舟字當匏字之誤匏音周而偏也不知經典釋文鶻鷊之鷊與雕字通類篇五月鳴蜩之蜩一作蜻則周舟二字本通是其顯證鷊蜻非有周市之義豈亦得指爲從匏耶又如家語望羊左傳注作望陽漢書歐陽漢碑則作歐羊之類近

在耳目之前乃多失載亦未爲賅備也

【六書例解一卷附六書雜說一卷八分書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錫觀撰是書首冠黃之雋篆學三書序蓋錫觀嘗作秦篆韻編正字啓蒙短箋二書與此書爲三也書凡六篇分論六書以鄭元注周禮六書以象形爲首失制字之序改從許愼說文之次首以指事其論指事謂有籠統言之者有指其一點一畫言之者其論象形謂小篆日月作⊖ㄗ已不知古文之作⊙ㄗ又謂凡字之从舟旁者皆當改爲月旁以象倉限其論形聲謂爲因形而附聲不取周禮注諧聲之說併謂三百篇之韻皆不足據其論會意列字至三百之多至謂冥下从六乃取六爲老陰名上从夕爲陰晦之義其論轉注則從許愼之說而廣之一爲意可相通老字轉爲耆壽之類一爲兩字相反如可轉爲叵正轉爲乏與半木爲片連水爲川之類一爲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如元轉爲仁仄轉爲丸之類其論假借極論隸書之非併經典通用之字如恭作共齋作齊而作如者皆斥爲乖謬大抵陽尊許愼說文而陰以魏校六書精蘊爲藍本故於制字之義多所未明其六書雜記論六書分界亦多強生辨別至八分書說一卷申歐陽修洪适之說以八分爲隸而謂今之楷書爲八分引據牽合亦失於考證也

【五經字學考五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成端人撰端人字友端陽城人此書分五經各一卷每字先以訓詁竝及形聲兼辨俗寫之譌然引據未能淹博考證亦未能精密如春秋隱公之彄字此爲公子彄名訓也而注曰從弓區聲音摳又人名公子彄文公之顓字此爲楚成王名訓也而註曰從頁君聲徐曰頭大也又楚成王名此反以本義爲旁義也又如易坤卦馴字註曰音同旬字彙引徐邈讀作訓蛇足

案徐邈之說出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出自字彙已不求其本至經師異讀自古竝存乃以爲蛇足更不確矣

【六經字便】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臣敬撰臣敬字恭邵江陰人是書載六經字體自一畫至二十九畫頗能辨正偏旁點畫又於諸字之轉音不轉音者分類釐訂亦易於省覽特所見古籍無多故舛誤時復不免如謂易亢龍之亢音剛非康去聲不知說文人頸之亢及角亢龍亢亢父固均音剛而亢龍之亢見於經典釋文者止苦浪切一讀又謂易觀卦之觀正韻附去聲爲非解卦之解正韻讀音蟹爲非然經典釋文載觀官喚反示也解音蟹緩也先儒授受於二卦各止一讀迄今未改正韻收之附音猶爲近古臣敬皆以爲非是未考古之失也至謂陰疑於陽疑字不當轉擬考禮記前疑後丞或作擬周官司服云大夫疑衰鄭元註云疑之言擬也又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師古註云疑讀爲擬則疑之轉爲擬顯有義例又謂社字不當有杜音考史記秦本記蕩社明作蕩杜社杜字通其爲一音可知而以爲社無杜音尤誤蓋自漢以後經史各有專家卽各分音讀遞稟師傳不能偏廢臣敬以啓迪蒙穉難於博引繁徵固不妨止取一音其所不取則置之不論可矣概斥爲誤豈通方之論乎

【字學正本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京撰京字元伯高陽人是書凡例謂以小篆爲本而正偏旁之不正者故名正本凡所根據多得之周伯琦六書正譌張有復古編如復古編崇字下註云別作窋俗不知漢郊祀志曰封窋山又曰莽遂窋淫鬼神祀又漢隸字源載韓良碑亦有窋字未可云俗是書能引郊祀志以證其誤頗爲近古又於周伯琦杜撰之證時爲駁正亦間有可採然如東韻戟字復古編謂

隸作戎。而此書乃謂俗作戎。不知泰山都尉孔宙碑。戭已作戎。與復古編所云隸作戎合。俗謂之俗字。則考之不審矣。又於周氏書。採摭頗備。而張氏書反多挂漏。卽以東之一韻考之。復古編載䶵誤作䶵。䶵誤作䶵。䶵誤作䶵。

小學類存目二

【韻經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梁吳興沈約撰類。宋會稽夏竦集古。明宏農楊愼轉注。江夏郭正域校。前有正域自序。曰近體詩惟宗沈韻。今所傳韻非沈也。唐禮部韻也。故唐詩宗之。沈韻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有十六混十九隊。去有八祭十代十九廢。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其凡例又稱家藏有四聲韻。及約故本。案梁書南史沈約傳。竝載約撰四聲譜。隋志載其書一卷。而唐志已不著錄。觀陸法言切韻序。歷述呂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六家之韻。獨不及約書。是隋開皇時。其書已不顯。唐李涪作刊誤。但詆陸韻。而不及沈書。則僖宗時已佚矣。正域何由於數百年後。得其故本。且沈韻雖不可見。而其集猶存。今以所用之韻。一一排比鉤稽之。惟東冬鐘三韻同用。魚虞模三韻同用。庚耕清青四韻同用。而蒸登兩韻各獨用。與廣韻異。餘則四聲竝同。又安得如正域所云九咍之類。其爲贋託。殆不足辨。至夏竦古文四聲五卷。本採鐘鼎奇字。分韻編次。以便檢尋。乃字書非韻書。乃古文非今文。正域乃稱夏竦集古。尤爲乖迕。觀其首列徐藏所作吳棫韻補序。楊愼轉注古音略自序。而不及竦序。知竝未見其書。而但以名勦說也。王宏撰山志。乃指此爲沈約眞本。譏屠隆未見韻經。誤指平水韻爲約書。不亦傎乎。又朱彝尊重刊廣韻序曰。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信而不疑者有焉。考王士禎居易錄。記康熙庚午。廣東香山縣監生楊錫震。自言得沈約四聲譜古本於廬山僧。今輟。因合吳棫韻補。而詳考音義。博徵載籍。爲古今詩韻注。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旨付內閣。與毛奇齡所

進古今通韻訂其同異彝尊所指當即其人今內府書目但有奇齡之書而錫震之書不錄未知其門目何如疑其所據即正域此本也

【書學正韻三十六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楊桓韻桓既著六書統六書溯原又依韻編次是書兼以字母等韻各分標一二三四以辨其聲之高下然或有或闕體例不一所列之字兼存篆隸二體逐字之下註云統指統形統聲統意統注者見於六書統者也註云原指原形原聲原意原注者見於六書溯原者也指即指事形即象形聲即諧聲意即會意注即轉注省其文耳其所分韻目大槩因集韻之舊而稍有訂改如眞韻三等合口呼麏囷窋筠等字移入於諄諄諠四等開口呼逡字移入於眞則眞與諄一爲開口呼一爲合口呼兩不相雜陸法言以魂痕次元後許敬宗等遂注三韻同用是書移魂痕於前與眞諄文欣爲一類移元於後與寒桓刪山先僊爲一類於古音以侈斂分二部者亦各從其類然一以今讀移舊部一以古音移今韻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究不免變亂之嫌至於平聲併臻於眞少一韻目而入聲不併櫛於質且隱韻㷀韻內二等開口呼艅齔等字不知其即臻櫛之上去聲是四聲一貫之故猶未盡知其亦好爲解事矣

【蒙古字韻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朱宗文撰宗文字彥章信安人前有劉更序又稱爲朱巴顏蓋宗文嘗充蒙古字學弟子故別以蒙古語命名也案元史釋老傳元初本用威烏爾字案威烏爾原作畏吾兒今改正以達國言至世祖中統元年始命帝師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爲宗字成韻

頒行天下。又於州縣各設蒙古字學教授。以教習之。故當時頗有知其義者。宗文以蒙古字韻。字與聲合。而諸家漢韻。率多譌誤。莫知取舍。因重爲校正。首列各本誤字及重入漢字。次列總括變化之圖。次字母三十六字。次篆字母九十八字。次則以各蒙古字分韻排列。始一東。迄十五廉。皆上冠蒙古文。下註漢文對音。先平聲而附以上去入聲。每一蒙古字。以漢字音註。自四五字至二三十字。末附迴避字樣一百六十餘字。蓋文移案牘。通行備檢之本也。元代國書國語。音譯久已傳譌。宗文生於至正間。雖自謂能通音譯。而以南人隔膜之見。比附推尋。實多不能脗合。卽如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國字以可侯字爲首。而是書又依韻會以見經堅訇字爲首。其字母已不相合。而元史既稱首有二合三合四合之法。而此書乃用直對。而不用切音。甚至累數字以釋一音。淸濁重輕。毫無分別。又字皆對音。而不能翻譯成語。觀元史及諸書所載蒙古字詔旨行移。皆能以國語聯屬成文。是當日必別有翻譯之法。而是書槩未之及。遂致湮沒而不可復考。蓋其時朝廷既無頒行定式。官司胥吏。輾轉傳習。舛謬相仍。觀於國姓之却特而譌作奇渥溫。載之史册。則其他錯互。大槩可知。且刊本久佚。今所存者惟寫本。其點畫既非鈔胥所能知。其舛誤亦非文士所能校。不過彷彿鉤摹。依稀形似。尤不可據爲典要。我國家同文盛治。邁越古今。欽定元史蒙古國語解考訂精確。凡相沿之踳謬。盡已闡剔無遺。傳譌之本。竟付覆瓿可矣。

【正韻牋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時偉撰。時偉有春秋編年舉要。已著錄。是書前有崇禎辛未自序。大旨以洪武正韻。不行於當代。故因其原本。增註於下。謂之補牋。又取吳棫韻補。陳第古音考。諸書所據古書之音。附於各韻之後。謂之古音。又取熊忠韻會舉要。楊愼丹鉛錄。諸書所收字。增附於韻後。謂之

逸字。其用意頗勤。然洪武正韻。分合舛誤。窒礙難通。雖以天子之尊。傳國十餘世。懸是書爲令甲。而終不能使行於天下。二百六七十年之中。若存若亡。無人置議。時偉乃於舉世不用之中。出奇立異。蠭以匹夫之力。顛倒千古之是非。抑亦難矣。且所註古音。雜取吳棫陳第二家。不知其體例各別。所收逸字。不能究廣韻集韻之源。僅據楊愼等之書。尤爲疎略。所補牋亦皆輾轉裨販。如日在木中爲東。此許愼所引官溥說明。載於說文。而乃引鄭樵通志。足知非根本之學矣。

【聲音文字通三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是書乃所定韻譜也。考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日月星辰。凡一百六十聲爲體數。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爲日月星辰之用數。水火土石。凡一百九十二音爲體數。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數。撝謙此書。則取音爲字母。聲爲切韻。各自相配。而註所切之字於上。凡有一音和以十聲。蓋因邵子之圖。而錯綜引伸之。然以一卦配一音。又以一卦配十聲。使音與聲爲唱和。卦與卦爲唱和。欲於邵子經世圖之外。增成新義。而不知於聲音之道。彌滋穿鑿。殊無足取。焦竑筆乘載撝謙歿後。其門人柴廣敬。以是書進於朝。未及版行。明史藝文志載是書爲一百卷。此本尚存三十二卷。蓋別本之流傳者。然卷首起自一之四。亦殘闕之書。不足取證。以敗楮視之可矣。

【韻學集成十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章黼撰。黼字道常。嘉定人。是書分部一準洪武正韻。每部之中。以平仄相從。四聲具者九部。三聲無入者十一部。其隸字先後。則從韻會舉要之例。以字母爲序。其分配五音。以影曉二母從玉篇舊圖屬宮。不從韻會屬羽。匣喻二母從韻會屬羽。不從玉篇圖屬宮。幫滂

竝明四母從玉篇屬宮不從韻會屬羽非敷二母則以舊譜均誤屬宮而改爲屬徵其字多收篇海龍龕手鑑之怪體其音兼載中原音韻之北聲凡四萬三千餘字自記稱始於宣德壬子成於天順庚辰計其用力凡二十九年可謂專精於是然以正韻爲主根本先謬其他不足言矣

【韻略易通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蘭廷秀撰廷秀字止菴正統中人爵里未詳其書併平聲爲二十部三聲隨而隸之以東洪江陽眞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尋緘咸廉纖有八聲者十部爲上卷以支辭西微居魚呼模皆來蕭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樓無入聲者十部爲下卷又併字母爲二十攝以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支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二十字盡變古法以就方音其凡例稱惟以應用便俗字樣收入讀經史者當取正於本文音釋不可泥此則亦自知其陋矣

【韻學大成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濮陽淶撰淶字貞菴廣德人嘉靖丁酉舉人官南昌府通判是書大抵本之中原音韻而不取其入聲隸三聲之說又廣其十九部爲二十如魚模之分爲須魚蘇模江陽之分爲江黃姜陽是也其字母則專以新鮮仁然等立法稍增益之爲三十母而不用見溪羣疑四等門法意在簡捷然新鮮等母仍卽字母之變不識字母又烏從而識之其所分各部亦無義例旣云宏萌不宜入東鐘又不附之庚青且分京青爲庚生京青二部眞所謂進退失據者也

【讀易韻考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張獻翼撰獻翼有讀易紀聞已著錄此書專考易中之韻案易象傳實有韻至於彖詞繫詞之類則無常格亦如淮南子諸書偶然叶讀耳獻翼一舉而韻之非惟漢魏以下之音雜然竝陳甚至釋氏之偈言道家之章咒亦泛引以證聖經殊傷蕪雜卽如爻詞潛龍龍字

忽以爲勿用之用音庸。是從本音也。文言傳則謂龍當音性。與遯世無悶叶。又曰龍當音龐。與不成乎名叶。顚倒昏亂。豈復有體例乎。此眞不知而作也。

【古今韻分註撮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甘雨撰。陳士元註。雨字子開。永新人。萬曆丁丑進士。由翰林院檢討。謫德安府推官。遷南京刑部郎中。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書首列今韻。而以古韻附後。今韻誤稱沈約。足見其茫無根據。古韻又誤執通轉之說。既云東通冬轉江陽。則四韻爲一部矣。而東韻後所列之古韻。與冬韻江韻陽韻後所列之古韻。乃各有其字。是其隨叶取讀。知有通而不知所以通。徵引愈繁。愈亂。似治絲而棼之矣。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五卷附難字直音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登撰。登有六書指南。已著錄。此書刻於萬曆丁亥。前有姚汝循焦竑王兆雲序。并登自序及例。論其部分。既不合於古法。又不盡合於洪武正韻。如灰皆既分。支微齊反不分。庚青既分。江陽反不分。而且眞之兼侵。寒之兼覃。咸先之兼鹽。尤錯亂無緒矣。至於三十六母中。知徹澄孃非五母之複出。前人亦有疑之者。然竟去之。而又改竝母爲平母。定母爲廷母。則未免勇於師心。若如其說。則敷奉二母。端定穿牀四母。心邪二母。亦皆歸併矣。而何以仍不併乎。又字之平仄雖分。而紐之從來無二。入聲部分雖少。而上去轉軸則同。今謂平則三十一母。仄則二十一母。以臆改創。誰其信之。其謂仄聲純用淸母。似爲直截。然淸濁相配。猶陰陽律呂之義。六律可該六呂。而不容盡刪六呂之名。如平聲之淸濁既分。則四聲依轉。自可從流溯源。如葉從枝。枝從榦。不可以平聲而廢仄也。所論殊爲偏枯。又其每韻所收古字。多沿篆籀之體。雖其例瓶自集韻。然亦不怪僻至此。

登嘗作摭古遺文。摺摭龐雜。加以杜撰。以爲字書尚不可。以爲韻書。益以傎矣。其難字直音。尤爲舛漏。如侈音同。傎音稱之類。皆參雜方言。豈可以註韻書乎。

【併音連聲字學集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萬歷二年。會稽陶承學得此書於吳中。屬其同邑毛曾刪除繁冗。以成是編。承學自爲之序。其書併上下平爲二十二部。以上去入三聲分隸平聲之下。併略爲箋釋字義。前列切字要法。刪去羣疑透牀禪知徹孃邪非微匣十二母。又增八勤逸歎三母。蓋以勤當羣。以逸當疑。以歎當透。而省併其九母。又無說以申明之。殊爲師心自用。承學序乃擬爲徐鍇說文韻譜。與李燾說文五音譜。作者刪者與刻者。均可謂漫無考證矣。

【交泰韻一卷】左都御史張若桂家藏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是編乃所立切韻簡要之法。僅有序文。凡例總目而未及成書。然書之體要。則已具括於是。其法於平聲之字。各以陰陽相切。如同字舊用徒紅切。通字舊用他紅切。坤則以爲他紅二字。仍切同字。不切通字。改通字爲他翁切。又上去二聲。各以本聲爲母。如寵字用楚隴切。送字用素瓮切之類。平入二聲。則互相爲母。如空字用酷翁切。酷字用空屋切之類。其交泰韻之名。即以平入互爲終始之義也。蓋因古來合聲之法。更加以辨別。故不用字母攝法。而於字母攝法。相輔而不相礙。其論定首領一條。謂東董凍篤何等明白。乃舊譜相沿。領韻則以東董送屋領聲。則以公孔貢穀。殊爲淆亂。其說亦極有理。惟其分部。純用河南土音。併鹽於先。併侵於眞。併覃於山。支微齊佳灰五部。俱割裂分隸。則太趨簡易。於無入之部。強配入聲。復以強配之入聲。轉而離合平聲之字。則太涉糾纏。未免變亂古法。不足立訓矣。

【音聲紀元六卷】通行本　明吳繼仕撰。繼仕有六經圖已著錄。是書大旨以沈約以來諸韻書但論四聲七音而不以律呂風氣爲本。未爲盡善。惟邵子皇極經世書李文利律呂元聲爲能窮天地之原而正律呂之誤。於是根據二家作爲此書。綜以五音合以八風加以十二律應以二十四氣有圖有表有論有述。而以風雅十二詩附焉。然所見未精得失參半。如八風之配八卦本之服虔左傳注十二律之配十二支八風之分爲十二風以及十二支十二律之配二十四氣本之鄭康成周禮注其說尚有根據至於黃鍾律長九寸歷代相傳初無異說惟李文利獨據呂氏春秋謂黃鍾之長三寸九分而以司馬遷九寸之說爲誤又卽其三寸九分之說推之以爲黃鍾極清而以宮聲極濁之說爲誤單文孤證乖謬難憑而此書獨以之爲本遂致宮羽舛錯清濁逆施以是審音未睹其可又論與表自相矛盾亦爲例不純他如以風雅十二詩譜爲傳自漢儒以禮部韻爲毛晃作以平水韻爲韻會以禮部韻略爲唐韻又云是今所傳詩韻失於考據之處不一而足更不必論矣。

【字學元元十卷】內府藏本　明袁子讓撰。子讓字仔肩郴州人萬歷辛丑進士官眉州知州是編因劉鑑切韻指南所載音和類隔二十門出切行韻參差不一其取字有憑切者有憑韻者學者多所轇轕因爲疏明使有條理又廣等子門法爲四十八類較玉鑰匙貫珠集諸書頗爲分明名曰元元蓋取班固元元本本語也然惟憑脣吻未見古書至謂禮部韻略爲陸德明作故分元魂爲二而合東冬淸青爲一又忽論七音忽論六書體例糅雜茫無端緒所論六書亦純以臆測不考許顧以來之舊義所謂聰明過於學問者其子讓之謂乎。

【韻表】無卷數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葉秉敬撰。秉敬有字彝。已著錄。是編凡韻表三十。又聲表三十。其韻表用劉淵舊部。而以東冬江陽魚虞佳灰支微齊寒刪先蕭肴豪歌麻尤二十部。爲居中開口音。謂之中韻。以庚青蒸三部。爲向內開口音。謂之內韻。以眞文元三部。爲向外開口音。謂之外韻。以侵覃鹽咸四部。爲向外合口音。謂之合韻。故顚倒其次序。不與舊同。其聲表於三十六字母中。刪除知徹澄孃敷疑六母。僅存三十。其法以輕清爲陰。重濁爲陽。以齶舌脣齒喉半舌半齒七音爲經。以納口出口半出口三陰聲半出口出口半納口三陽聲爲緯。改舊譜四等爲二等。而以麤大細尖圓滿圓尖分庚干經堅觥官扃涓四紐爲四派。祖宗以筦攝之。又以眞文元諸部向外之韻。非四祖宗所能統。又於庚干派中。附以根干一派。經堅派中。附以巾堅一派。觥官派中。附以昆官一派。扃涓派中。附以君涓一派。其用法不爲不密。然亦自爲葉氏之法而已。乃自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談何容易乎。舊稱無入十三部分配入聲。自章黼始。然考黼韻學集成。皆仍舊譜。其以意分配。實始自秉敬。此書說者誤以爲黼也。

【音韻日月燈七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有四禮約言。已著錄。是書凡韻母五卷。同文鐸三十卷。韻鑰三十五卷。其說譏沈約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司馬光知衡有七音。而不知縱有四等。故作此三書。以正其謬。總名音韻日月燈。象三光也。亦名正韻通。以遵用洪武正韻。及續刊洪武通韻二書也。其韻母以一百六韻爲經。以三十六母四等爲緯。而以開口合口。標於部上。獨音衆音。註於字旁。其同文鐸舉一百六部之字。以三十六母。易其先後。大致本之韻會。而註則稍減。蓋通韻卽孫吾與韻會定正之改名也。所註古韻通轉。則吳棫韻補之緒餘耳。其韻鑰。則仍以同文鐸所收之字。刪其細註。

但互註其字共幾音幾叶。以便檢尋。故名曰鑰。自序稱同文鐸如編年。此如紀傳是也。維祺於等韻之學。頗有所見。而今韻古韻之源流。未能深考。觀其稱古韻二百六部。沈約併爲一百六部。則其他可知矣。

【律古詞曲賦叶韻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字全之。歙縣人。是編成於萬歷甲寅。前有自序及凡例。大旨以古韻律韻詞韻曲韻賦韻叶韻合爲一書。其例每部以四聲相從。而緯以三十六母。諸通轉之法。則冠於各部之首。體例冗雜。持論亦無根據。其凡例稱沈休文因律詩分四聲作詩韻。夫齊梁時安有律詩。又安有詩韻乎。

【韻譜本義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茅溱撰。溱字平甫。丹徒人。其書成於萬歷間。就世所通行韻書。每字下作一篆文。略採說文原註。列於其下。故云本義。然說文所有之篆文。此書或取或否。皆無義例。又每韻後附以通叶。不標出典。亦茫無根據也。

【總韻持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朱簡撰。簡字修能。萬歷中人。其書一卷爲古韻。以干葛該等十四字標全韻。使各歸其類。又取安干丁等三十八字。爲陰陽平之準。分注於各類中。與陳第顧炎武所考古韻未嘗有一字之合。不知其何以稱古韻也。二卷爲唐韻。乃世傳平水韻本。以爲唐韻。尤誤。三卷爲元韻。即周德清中原音韻也。其前例謂古人有上平入下平三聲。而無上去。舉詩離騷上去之讀爲平者作證。不知此乃四聲通用。非必無上去二音也。釋文一字數讀。多兼四聲。類篇集韻亦同。簡未之詳考耳。

【韻會小補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方日升撰。日升字子謙。永嘉人。萬歷間。館於京山李維楨家。成此書。維楨門人周士顯。令建陽時刻之。韻會原收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是書一從其舊。無所增減。

惟每字考其某音爲本音。某義爲本義。其餘音義。次第附後。註文多所增益。凡一字有數音者。列於前。如止有一音者。則云獨音列於後。若字在他韻。而可讀入此韻者。則云古讀。可叶入此韻者。則云古叶。亦竝附於後。其搜討頗勤。於原書之外。多有援引辯正。然亦時有譌誤。如一東曈字犝字曨字之類。皆引說文。不知爲徐鉉新附字。實說文本書所無。又如韻會稷字註引周禮註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不知此儀禮聘禮之文。鏝字註引後漢輿服志金鏝。不知輿服志本作鏝音亡范切。凡此之類。多未能駁正。其他古音古讀。舛謬尤多。顧炎武音論詆其勞脣吻。費簡册。有甚於前人者。亦非無故云然矣。

【篇韻貫珠集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釋眞空撰。眞空號清泉。萬歷中京師慈仁寺僧也。是書分爲八門。編成歌訣。一曰五音篇首歌訣。二曰五音借部免疑海底金。三曰檢五音篇海捷法總目。四曰貼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捷法。五曰訂四聲集韻卷數竝韻頭總例。六曰貼五音四聲集韻捷法總目。七曰劍安玉鑰匙捷徑門法歌訣。八曰類聚雜法歌訣。大旨以五音集韻篇海爲本。二書卷帙稍繁。門目亦碎。故立捷法檢尋之。無所發明考證。又俗僧不知文義。而强作韻語。讀之十九不可曉。註中語助之詞。亦多誤用。其難通更甚於篇韻也。

【西儒耳目資】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金尼閣撰。金尼閣字四表。西洋人。其書作於天啓乙丑。成於丙寅。以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中分三譜。一曰譯引首譜。二曰列音韻譜。皆因聲以隸形。三曰列邊正譜。則因形以求聲。其說謂元音有二十九。自鳴者五。曰丫額依阿午。同鳴者二十。曰則測者擠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額勒麥搦色石黑。無字者四。自鳴者爲萬音之始。無字者爲中國所不用也。故惟以則測

至石黑二十字爲字父。其列音分一丫二額三衣四阿五午六愛七澳八盎九安十歐十一硬十二恩十三鴉十四葉十五藥十六魚十七應十八音十九阿荅切二十阿德切二十一瓦二十二五石切二十三尾二十四屋二十五而二十六翁二十七至二十九非中國所有之聲皆標西字而無切三十隘三十一堯三十二陽三十三有三十四烟三十五月三十六用三十七雲三十八阿蓋切三十九無切四十阿剛切四十一阿干切四十二阿根切四十三歪四十四威四十五王四十六彎四十七五庚切四十八溫四十九碗五十遠皆謂之字母其輾轉切出之字則曰子曰孫曰曾孫皆分清濁上去入五聲而五聲又各有甚次與本聲爲三大抵所謂字父即中國之字母所謂字母即中國之韻部所謂清濁即中國之陰平陽平所謂甚次即中國之輕重等子其三合四合五合成音者則西域之法非中國韻書所有矣考句瀆爲穀丁寧爲鉦見左氏傳彌牟爲木見於檀弓相切成音蓋聲氣自然之理故華嚴字母出自梵經而其法普行於中國後來雖小有增損而大端終不可易由文字異而聲氣同也鄭樵七音略稱七音之韻出自西域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所以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是或一說歟歐邏巴地接西荒故亦講於聲音之學其國俗好語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體例頗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學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嶺欽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諸體巨細兼收歐邏巴驗海占風久修職貢固應存錄是書以備象胥之掌惟此本殘闕頗多列音韻譜惟存第一攝至十七攝自十八攝至五十攝皆佚已非完書故附存其目焉

【元韻譜五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書以上平爲陽下平爲陰

上聲爲陰。去聲爲陽。入聲則陰極而陽生。刪三十六母爲十有九。四重之爲七十六。去蒙音四。得七十有二。而七十二母之中。又析之爲柔律柔呂。剛律剛呂。又據律法十二宮。分十有二佸。以佸統母。以母統各韻之字。凡始英終穀五十有四韻。條分縷析。似乎窮極要眇。而實則純用俗音。沈陸以來之舊法。蕩然俱盡。如以東冬併入英韻。岑林併入寅韻之類。雖洪武正韻之乖謬。尚未至是也。

【皇極圖韻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蠱模撰。蠱謨字獻可。嘉興人。黃道周之門人也。是書本邵子皇極經世聲音倡和之說。而推衍之。專以經緯子母爲說。實卽邵子之言陰陽剛柔也。其說以爲天數九。地數十二。平上去入爲四聲。每聲各有闢闢闢。翕翕翕。闢之翕。翕之闢四等。每等九聲。得三十六聲。則四天九也。開發收閉爲四音。每音有純清次清純濁次濁四等。每等十二音。共說四十八音。則四地十二也。又推其數合於九宮八卦九疇。雖理有相通。然聲氣之原。實不在於是也。

【元音統韻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蠱謨撰。其門人胡邵瑛增修。凡通釋二卷。類音六卷。統韻十卷。古韻疏二卷。唐韻疏二卷。共二十二卷。其後六卷爲字彙補。則國朝吳任臣所撰。范廷瑚補入者也。其通釋詳論七音三十六母。本邵子皇極經世天聲地音之法。推爲四聲經緯圖。以標舉條貫。其類音取梅膺祚字彙諸部。刪其訓釋。而各註以韻部音紐。以便檢核。其統韻平上去三聲。各分三十六部。入聲分二十部。每部之字。各以三十六母爲序。其部母改用一弓二梏三亂四居之屬。分合易置。全改廣韻以來之舊。其古韻流用吳棫叶音之說。實非古韻。唐韻疏用近韻一東二冬三江之部。而以字母顚倒之。亦非唐韻。蓋於辨別等韻。或偶有所得。而於音學源流。則未之有考也。其字彙補六卷。多收俗字。未爲精核。

既附此書以見。今亦不別著錄焉。

【青郊雜著一卷文韻考夷六聲會編十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桑紹良撰。紹良字遂叔。零陵人。是編前列青郊雜著一卷。發凡起例。併舊韻爲東江侵覃庚陽眞元歌麻遮皆灰支模魚尤蕭十八部。又以重次重輕次輕分爲四科。以喉舌齶齒脣分爲五位。以啓承進止衍分爲五品。以浮平沈平上仄去仄淺入深入分爲六聲。以國開王向德天乃賚禎昌仁壽增千歲苞盤民弗忘分爲二十母。又衍爲三十母七十二母之說。皆支離破碎。憑臆而談。觀其尊蘭廷秀韻略易通。而詆徐鉉兄弟爲說文之蟊賊。韓道昭父子爲集韻之蟲蠹。既是非顚倒。輕肆譏彈。又稱廣韻每聲分五十餘部。唐韻約爲三十。則於韻書沿革。尙未詳考矣。

【古叶讀五卷】通行本　明龔黃撰。黃爵里無考。是書考究古韻。自屈原離騷。及漢晉以後詞賦。皆徵引參證。而大抵以吳棫韻補爲指歸。其紕繆在於根柢。其餘不必深詰矣。

【詩韻辯略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楊貞一撰。貞一字孟公。新都人。是書以朱子毛詩叶韻。未爲盡善。因取吳棫韻補。熊忠韻會舉要之說。參考成書。其實皆以洪武正韻爲準。於音韻源流。固未能博考也。

【重訂馬氏等音外集一卷內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此本爲康熙戊子宣城梅建所刊。內自稱槃什馬氏自援。建序惟稱得自霑益州明經張聖功。亦不知自援何許人。今考其書引梅膺祚字彙。則當在明末。又自稱籍本秦而生於滇。則雲南人。得自霑益。蓋其鄉里也。又稱所學得自江右楊夫子。嘉興李夫

子。不著名字。則莫知爲誰矣。其書自立新意。併三十六母爲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二十一母。而緯以光官公裩□垂□規戈國孤骨瓜十三韻。以舊譜四聲爲未備。增爲五聲。曰平上去入全。又謂舊譜有無入之韻。皆爲錯誤。立借入之法以通之。其刪併字母。卽闞廷秀韻略易通。括以早梅詩之說也。其四聲外增一全聲。卽周德清中原音韻陰平陽平之說也。其借用入聲。卽葉秉敬韻表之說也。其末附傳響射字法。矜爲神妙者。卽宋趙與旹賓退錄擊鼓射字法也。而實皆未見諸書。觀其謂禮部韻爲沈約作。其陋可想。檢所引證。不過據洪武正韻。及字彙韻法橫直二圖。私心揣測。以成是編。其中惟平分陰陽。稍合古法。米芾畫史嘗明此義。而晉李登聲類。以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當卽其源。然以全聲列入聲後。如通桶痛突同灘坦炭忒壇。則究非先發後斂之序。總之一知半解。自生妄見而已矣。

【古韻通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柴紹炳撰。紹炳字虎臣。仁和人。其書大旨。卽今韻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韻之通。一曰全通。東冬江之類是也。二曰半通。元入寒刪先魂痕入眞文之類是也。三曰旁通。則俗所謂叶韻是也。分平上去爲十一部。分入聲爲七部。其引據甚繁。其考證亦甚辨。然今韻以今音讀之。則一部之內。字字相諧。如以古音讀之。則字字各歸本音。難復齊以今部。如支部之儀字。古實音俄。齊部之西字。古實音先。槩曰支與齊通。是已使俄與先叶。則紹炳所謂全通半通者。與古韻皆不免牴牾。又今韻固與古殊。古韻亦自與古別。如東冬江自爲部。至漢而東已通陽。魚虞尤自爲部。至魏晉而虞兼通灰。輾轉漸移。各隨時代。紹炳乃上溯風雅。下迄晉宋。凡未定四聲以前。總名之曰古韻。雜然並編。此讀甫諧。彼音已礙。條例益廣。蹊徑滋繁。所謂旁通者。淆亂古音尤甚。至於以許敬宗之所定。指爲沈約。以陳彭年

之所音指爲孫愐又其小節矣

【古韻叶音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慶撰慶字憲伯泰州人前明諸生是書首爲類從註部分之通轉次爲審音列每部相叶之字次爲集引則雜採古書以證之其凡例稱類從仿之焦弱侯陳季立吳才老周伯温不知四家之中惟焦竑陳第其論相合餘則南轅北轍慶合而一之自不得不棼如亂絲又分上平東至山二十三部下平仙至嚴二十三部上聲董至范四十四部去聲送至梵四十八部入聲屋至乏二十六部共一百六十四部與廣韻之二百六部壬子禮部韻略之一百七部俱不相符亦不知其所據也

【佐同錄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慶撰是編據其自序當有四集共百餘卷此本題曰潛齋更刪補釋佐同錄類要集冠以五音圖次爲更刪補釋舉要則皆論六書偏旁欲改隸從篆次爲釋略次爲發例次爲俚噲體例麤雜無自尋其端緒次乃爲新定等韻考原等子舊法自果字至流字十六攝分開合爲二十四有通廣狹侷內外六門各有四聲每等分四層秩然不紊慶則統以如是觀三字分爲前後六攝其字母敷奉二字改爲凡弦二字凡敷母諸字歸之非母而以奉母諸字收入凡母弦母下止收弦威魂饉碗汪盎七字至分韻輯呼合圖共分四十三轉前二十八轉皆平上去三聲後十五轉皆入聲未免好事新奇反滋淆亂蓋有志於小學而既無師授又未多見古書徒率臆以爲之者也

【聲韻叢說一卷韻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字稚黃一名騤字馳黃仁和人是編雜論三百篇及古來有韻之文凡四十條所見略與柴紹炳古韻通同其韻問一卷則設爲問荅以自

暢其說也。

【韻學通指一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是編與柴紹炳古韻通、沈謙詞韻同時而出。三人本相友善。故兼舉二家之說。其得失離合亦略相等。如謂風字可以入侵韻。非東韻之字。全可入侵。舒字可以入支韻。非魚韻之字。全可入支。謂古韻之差等有三。今韻之差等有四。所見皆視前人爲確。惟所稱沈約韻、孫愐韻、及唐人韻、入聲表、孫愐二百六部、唐人一百七部之說。則多無依據。以意爲之。夫沈約四聲久佚。不必言矣。語詳韻經條下。孫愐唐韻。惟廣韻之首。僅存其序。徐鉉校正說文。僅存其反切。書則久佚。又安得以宋人韻目爲司法本書。且二百六部之分。據其末則陳彭年等之書。有廣韻可考。原其初則沈約之舊。有約集諸詩賦可考。孫愐但增加其字。補輟其註。並無分部之說。忽舉而歸之於愐。古無典記也。至其同用獨用之註。在唐則許敬宗所定。見封演聞見記。在宋則賈昌朝移併窄韻十三部。見東齋記事。亦見玉海。自昌朝以前。無一百七部之說也。又唐人程試則用官韻。自爲詠歌則多用私韻。如東與冬鍾爲二部。官韻也。其他如孟浩然田家元日詩、杜甫雨晴詩、魏兼恕送張兵曹赴營田詩之類。皆近體律詩。以東冬鍾通押。則私韻也。蕭宵肴豪爲三部。官韻也。李商隱送從翁赴東川尚書幕詩之類。亦五言長律。以蕭宵肴豪通押。則私韻也。畫字在卦部。官韻也。李商隱無題詩。與衩同押。婦字在有部。官韻也。白居易琵琶行。與故同押。亦皆私韻也。是其時自程試以外。韻原不一。安有所謂徧考唐人。無不合於一百七部者哉。尤可異者。上下平聲五十七部。有入者三十四。無入者二十三。自唐以來。絕無異說。至明葉秉敬作韻表。始以後世方音。割裂分配。使部部有入。先舒祖其說。而小損益之。乃標曰唐人韻入聲表。則不

但考之不詳。併依託古人。如郭正域之沈約韻經矣。

【韻白一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皆雜論古韻今韻詞韻曲韻。蓋其韻學通指之緒餘也。其中駁古詩三聲相通一條。最爲失考。古無四聲。聲近者卽可諧讀。諸書不一而足。卽以習見者而論。古詩上山採蘼蕪一首。素餘同押。劉琨握中有元璧一首。璆叟竝用。豈亦未檢耶。駁蘇軾屈原廟賦。謂東部本不與陽合。此拘於三百篇之例。不知易象傳固中諧當。老子固盲諧聾也。又謂宋人塡詞韻始江與陽合。是又泥魏晉以前之例。不知沈演之嘉禾頌。徐陵鴛鴦賦。江已通陽久矣。大抵審定今韻之功多。而考證古韻之力少。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焉。

【韻統圖說】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耿人龍撰。人龍字書升。號岵雲。江陰人。是書於三十六母。刪知徹澄娘敷微六母。定爲三十位。以呼呵嘻噓四聲分配宮商角羽。一聲之中。兼攝平上去入。而又分淸濁。濁別爲十二通。析爲四十八韻。又於十二通之中。別爲三轉。其圖有橫直二母。以直母統三十位。橫母統四十八韻。故名韻統。其苦思密審。亦竭一生之功。然千古之音。隨時而異。一時之音。隨地而異。一地之音。隨人而異。一人之音。隨年而異。故周公以聖人之才。行天子之事。而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皆以同天下之文。而不能同天下之音。三百篇中。今有不能得其韻者。非本無韻。韻不同也。歷代韻書。大抵守其大綱以存古。通其小節以隨時。以漸而變。莫知其然。未有能毅然決裂。盡改前代舊法者。知聲音萬變。不可以一人之私意定也。人龍乃欲以一人之口吻。強天下萬世而從我。其自謂窮極精妙者。以叩他人則扞格矣。豈能行之事乎。其不用見溪羣疑等字爲字母。而以一英軒二英

烟至三十焚煩爲聲母。不過改頭換面。其用實同。其所論反切之法。以爲切密於反。切可通反。而反不可通切。反爲翻讀。其途易泛。切爲疾讀。其用尤的。不知自孫炎以來。但稱某字某反。唐人諱反。乃皆稱切。唐元度九經字樣。具有明文。其後乃兼稱反切。不必穿鑿字義。橫生分別。其謂徵音不立專部。寄之角部轉音晞韻之中。而宮商各部。皆雜入正徵變徵諸音。此卽徵音爲事。散見於君臣民物之理。亦殊爲附會。至論今韻無入十三部。古皆有入。今韻有入之部。古皆無入。此卽回互通轉之所由生。則又故示顚倒。聾聳俗聽者矣。

【韻叢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有夏小正解。已著錄。此其所著韻書。前有自序。其所謂華嚴字母。如曲澗泉行。諸韻遞及。如九歷重階。四聲順次。如司天刻漏。經世交切。如機中織錦。後復爲圖以釋之。所見未嘗不合。至其論韻。則以洪武正韻爲主。而於廣韻似未寓目。第執今所行平水韻。以上下古今之韻學隘矣。又欲於三十六母影喻之外。增以烏汪等母。與其辨上下平之說。大抵皆師心自用之學也。

【詩韻更定五卷】內府藏本　國朝吳國縉編。國縉字玉林。全椒人。順治壬辰進士。韻書之作。所以辨別聲音。不專爲詩而設。流俗名曰詩韻。莫知所本。毛奇齡古今通韻。以爲詩韻者。試韻之譌。然唐宋以來。並無試韻之名。奇齡不免於臆說。考吳澄支言集。有張壽翁事韻攝英序。曰荊國東坡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爲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儻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免於檢閱。於是乎有詩韻等書。然其中往往陳腐。用之不能起人意云云。然則其始以韻府之類。便於作詩押用。遂謂之詩韻。其後但收韻字。

不載詞藻者。亦遂沿用其名耳。國縉此本。以詩韻爲名。已失於不考。又每部之字。分一選二選三選汰字四類。大抵以最熟易押者爲上選。稍難用者次之。不常用者則汰除。如一東汰潼字。二冬汰淞字。是併臨潼吳淞亦爲僻字禁用也。其詩當作何等語耶。

【聲韻源流考】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其作此編。蓋欲詳考聲韻之沿革。首列歷代韻書之可考者。次列歷代韻書之無考者。而採摭其序文凡例。自錄以存梗概。上起魏李登聲類。下迄國朝顧炎武毛奇齡邵長蘅之書。無不採錄。而草創未終。略無端緒。匡廓粗具。挂漏宏多。如首列李登呂靜周容沈約蕭該陽休之陸法言唐元宗孫愼顏元孫顏眞卿李舟李涪徐鍇陳彭年丁度吳棫毛晃劉淵周德清韓道昭黃公紹陰時夫宋濂。案此書以樂韶鳳爲首。其序則濂所撰。專歸之濂。殊誤。孫吾與楊黼。案韻學集成著者章黼。此楊黼亦誤。張之象潘恩之書。已爲不備。而李涪刊誤。不過偶論韻一條。竝非韻書。尤爲循名失實。續列歷代韻書總目。自周研至張貴謨。凡三十二家。皆宋以前人。註云已見前篇者不錄。然其中有名可考者。如唐僧智猷辨體加字切韻五卷。見於唐志宋志。宋僧鑒聿韻總五篇。見於歐陽修集。皆前篇所遺。竟漏不載。又載李啟聲類十卷。注曰魏校書令。隋唐二志俱無不知。斯同何所本。殆輾轉裨販。誤左校令爲校書令。誤李登爲李啓。而未能考正耶。所列諸韻目錄僅廣韻平水韻韻會正韻韻經五家。其他卽姑勿論。廣韻繁簡二本。有殷文獨用。欣文同用之分。集韻與唐韻有改併窄韻十二部之別。乃韻書沿革之大者。亦竟遺之。至於論古韻。則吳棫陳第顧炎武毛奇齡邵長蘅諸說。南轅北轍。互相攻擊。而竝全錄其文。無一字之考訂。知爲雜鈔之本。不過儲著書之材。而尙

未能著書。後人以其名重。遂錄傳之。故觸處罅漏如是也。

【諧聲品字箋】無卷數　內府藏本　國朝虞德升撰。德升字聞子。錢塘人。其書以字韻之學。向來每分爲二。不相統攝。因取六書諧聲之義。品列字數。其法總五十七聲。分三十九字。合九十六音。共千六百母。而六萬有奇之字畢歸之。使學者可因聲以檢字。蓋本其父咸熙草創之本。而復爲續成之者也。不知諧聲僅六書之一。不能綜括其全。故自來字書韻書。截然兩途。德升必強合而一之。其破碎支離。固亦宜矣。

【類音八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潘耒撰。耒字次耕。號稼堂。吳江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耒受業於顧炎武。炎武之韻學。欲復古人之遺。耒之韻學。則務窮後世之變。其法增三十六母爲五十母。每母之字。橫播爲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縱轉爲平上去入四聲。四聲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聲十類。餘三聲皆二十四類。凡有字之類二十二。有聲無字之類二。以有字者排爲韻譜。平聲得四十九部。上聲得三十四部。去聲得三十八部。入聲得二十六部。共爲一百四十七部。蓋因等韻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必合。於今不必可施用。亦獨成一家之言而已。李光地榕村語錄曰。潘次耕若肯將其師所著音學五書。撮總纂訂。令其精當。豈不大快。却自出意見。欲駕亭林之上。反成破綻。以自己土音影響意揣。便欲武斷從來相傳之緒言。豈可乎。是亦此書之定評也。

【韻學要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先是奇齡撰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御覽。久經刊版單行。因其卷帙繁重。乃隱括其議論之尤要者。以爲此書。李天馥序之。然較通韻。特削去各部所收之字。而存其條例及考證耳。意在簡徑易明。而韻字不存。等於有斷而無案。欲究

其說彌費檢閱。編西河合集者。廢通韻而存此書。非其韻學之全矣。

【韻雅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施何牧撰。何牧蘇州人。康熙戊辰進士。其書仍用劉淵之部分。以收字必從經典。故以雅爲名。所載古通。不甚謬誤。而引據皆非其根柢。其雜論十條。則語多影響。至謂元之取士。不以詩而以曲。無稽實甚。又末附識餘數十條。每韻下雜採古事。挂一漏萬。似乎欲爲韻府而不成者。益無體例矣。

【古音正義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士伯撰。士伯字西牧。南昌人。官廣昌縣教諭。是書成於康熙丙子。又重訂於戊寅。版心書首皆題卷一。似乎尚有別卷。而核其目錄。已首尾完具。且附錄三篇亦在焉。則刊版誤也。是書所論。大抵以說文諧聲爲古音之原。以後世方言爲古音之轉。而以等韻經緯於其間。言之似乎成理。而其實不然。夫韻始諧聲。其來古矣。然許愼說文。主爲解字。不主於辨聲。所謂某字某聲。不過約略近似。如邦今音奴顛切。而云讀若寧。寧年雙聲之轉也。虔今音渠焉切。而云讀若矜。矜鰥古字之通也。此本不可據以定韻。且以今韻古韻互相參考。其間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江杠工聲。此諧聲之字已變。而所諧之字未變者也。闞龜聲。波皮聲。此諧聲之字未變。而所諧之字已變者也。龜古音邱。皮古音奚。儀議義聲。此諧聲之字。與所諧之字俱變者也。義儀議古並音俄。祖且聲。姐亦且聲。此諧聲之字。與所諧之字。俱半變半不變者也。且字入虞韻。又入馬韻。諸渚者聲。奢亦者聲。此所諧之字全變。而諧聲之字半變半不變者也。者古音主。今韻諸渚諧此聲。而奢字則入麻韻。風鳳凡聲。汎亦凡聲。此所諧之字不變。而諧聲之字半變半不變者也。皆與今說古韻者。絕不相異。又如榕咎聲。讀若皓。此蕭肴豪尤之

通用也。魔麻聲。此歌麻之通用也。哇圭聲。讀若醫。此支佳齊之通用也。魂云聲。此文元之通用也。茜西聲。移多聲。此古今音別一字之通用者也。西古音先。多古音夷。槐鬼聲。遺貴聲。此古無平仄三聲之通用者也。亦與今說古韻者。絕不相異。凡此可以解者。何必待說文諧聲而後知。若夫衮公聲。輅賂路各聲。訐干聲。若君聲。而云讀若威。摯執聲。而云讀若晉。此已難解。至如熊爲炎省聲。訇爲勻省聲。杏爲可省聲。更茫不知其所云。甚至如萆椑卑聲。卑又甲聲。則萆椑皆當讀若甲。䰟需聲。需又而聲。則䰟當讀若而。䰟奴豆切。去而音絕遠。更輾轉至於不可通。凡此不可解者。或爲傳寫譌誤。或爲漢時方音。均不可知。又豈可據以定古音哉。況經典初皆古文。許愼所說。乃小篆。字體轉變。或相同或不相同。如愼眞聲。而古文作𥁕。津聿聲。而古文作䕫。續賣聲。而古文作賡。虹工聲。而古文作蛌。囿有聲。而古文作𡍮。皆無可諧之聲。卽說文所載。已不可枚舉。而欲據小篆偏旁。以究三代之音。其亦左矣。至方言則脣吻之間。隨時漸變。亦隨地頓殊。其時同者。其地未必同。劉熙釋名所載天坦天證之別。五方異呼之證也。其地同者。其時又未必同。左傳稱楚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穀梁傳稱吳謂善伊。謂稻曰緩。狄謂賁泉曰失台。今驗諸土俗。皆無一合。是古今異語之證也。偶執其一字二字。援以爲證。則曾慥類說載眞宗時閩人作賦。以何高相叶。嶺南人作詩。以先添竝押者。亦將曰宋韻如是乎。若夫等韻之辨。尤似是而非。考隋書經籍志曰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字之義殊別。是等韻久入中國。而審音者弗之用。唐以前無取以定韻者。自宋以後。其說漸行。乃以字母入韻書。實因韻而分等。非因等而定韻。古書所載。源委甚明。以等韻核今韻。已言人人殊。至以等韻定古韻。益本末倒置。全迷

端緒矣。乃詆陳第古音考。不知等韻。是猶怪斷漢獄者。不能引唐律也。大抵三代去今數千年。當日音聲。但可以據經典有韻之文。約其大略。猶之考地理者。可以據名山大川。知某省當爲古冀州。某省當爲古揚州耳。必以今之州縣村堡。犬牙相錯之處。定古某州之疆界。則萬無是事矣。故士伯此書。引證愈博。辨駁愈巧。而不合於古法乃愈甚。總由於不揣其本故也。至謂經典皆北人所作。卽屈宋亦北學於中國。是以古無入聲。如周德清之中原音韻。攙入三聲。則益爲臆斷之談矣。

【等切元聲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士伯撰。是編成於康熙癸未。又其講明今韻之書也。案等韻之法。約三十六母。爲二十三行。排端精於一四。知照於二三。是以出切行韻。彼此轇轕。元劉鑑以類隔交互等二十門法取字。後人咸遵其說。是書於等子門法。頗有駁正。至內外入轉通廣侷狹之類。辨論尤爲詳悉。然等韻之學。唯憑脣吻。雖精究此事者。不能不雜以方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自以爲豪髮無憾。而聽之又未嘗不別有說也。卽如此書內外以照二爲限。內門二等。惟照有字。俱切入三等。所謂內轉切三也。外門則牙舌脣齒喉二等。俱有字。仍切二等。所謂外轉切二也。內三外二門法。不過如此。然臻之開合二攝二等。止照有字。何以謂之外轉耶。通廣侷狹等子。明列四門。而切法以三等切及第四。爲通廣一門。四等切及第三。爲侷狹一門。此外又有小通廣侷狹門。又有通廣侷狹不定門。是門法與等子互異也。又謂知徹澄同照穿床。泥同孃。敷同非。皆可省。按照穿床係齒音。知徹澄係古音。士伯云莊之與章。是照與照別。非與知有異。不知章與張自別。惟中原音韻中鐘追錐之類。皆不分別。不可以律等子也。然則泥孃以上下等爲別。非敷以清濁之次爲別。又安可廢乎。獨其於雙聲疊韻。及

五音九弄反紐圖。剖析微至。足證前人之誤。爲不可沒耳。

【古今韻表新編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仇廷模撰。廷模字季亭。寧波人。康熙辛卯舉人。官知縣。其書每韻分舌齒喉脣牙聲。至其末卷。論古韻。則多遵毛奇齡兩界五通之說。奇齡古今通韻。欲以博辨勝顧炎武。已不免汗漫支離。廷模沿其緒論。又造爲經通緯通變通正叶變叶外叶諸例。尤爲支蔓。古人用韻之法。軌轍可尋。又安有是紛紛也。

【八矢注字圖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陳垿撰。陳垿有鐘律陳數。已著錄。是編乃其所定韻書。八矢者。譬字爲的。以八矢注之。一分四聲。二經聲。三定清濁之界。四審五音。五分陰陽。六分正變。七分輕重。八分留送。凡八門也。經聲分先天九聲。後天九聲。凡四聲直下爲先天。其二九竝入圖。枯苦庫酷伊倚意乙之類是也。四聲旁轉爲後天。空恐控酷因引印一之類是也。四聲之外。又增一下聲。則亙古之所未聞矣。其緯音清濁正變陰陽輕重留送圖。分宮爲濁。商爲清。實皆喉音。角徵羽皆分清濁。而清濁二徵之外。又增淺中深三徵音。其外又有清閏濁閏二音。實卽非敷二母之輕脣音也。其所謂正變者。正卽開口呼。變卽合口呼。又分輕重留送爲三成。皆變幻面目。別立名字。而反謂三十六母爲亂道。過矣。

【聲韻圖譜】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人麟撰。人麟字鑄菴。武進人。康熙庚子舉人。官蕭山縣知縣。是書卽等韻舊法而變通之。以三十五母定聲。刪微音四。輕脣音一。析齒頭音五母。以十四攝定韻。併江於宕。併曾於梗。剔蟹之三等入正。以四十五韻爲圖譜。併悝於光。併黔於兼。併肱於觥。併諸字四等於三等。首列諸母陰陽均變之圖。及諸韻正閏內外等第之圖。末爲韻法八條。叢論十八條。附翻切古

韻轉音例及詞曲韻通轉例

【類字本意】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莫宏勳撰。宏勳字誠齋，錢塘人。前有康熙庚子自序。其書取梅膺祚字彙之字，依其卷末所列韻法，橫直二圖，一一分隸平上去三聲爲一類，入聲自爲一類，盡改古來韻部之舊，並盡乖古來等韻之舊，不足據爲典要也。

【韻學臆說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註，已著錄。此書前列唐韻目，吳棫古韻目，及所爲臆說十條，次列光官公昆高乘鉤規過皆孤基瓜等十三字首，羣字譜，大抵不知韻學因革源流，而惟恃脣吻之間，以等韻辨別，猶之以近日詞曲之工尺，而評定夔曠之樂章，其辨愈精，其說愈密，而愈南轅北轍，畢世不得其所適，其所引據，不過宋吳棫，近時毛奇齡馬自援之說，而抗詞以攻顧炎武，所見左矣。

【韻學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音韻之學，自古迄今，變而不常，亦推而愈密，古音數變而爲今韻，歷代各殊，此變而不恆者也。今韻既定，又剖析而爲等韻，此推而益密者也。古韻與今韻，音讀各異，部分亦殊，吳棫不知其故，而以音讀之異名爲叶，部分之殊注爲通轉，而古韻遂亂，今韻之定在前，等韻之分在後，實因韻字而分等，非因韻等而分字，韓道昭熊忠不知其故，於是以字母顛倒韻字，而今韻又亂，自明以來，惟陳第顧炎武及近日之江永，織其源流，他若馬自援之講今韻，愈細而舊法愈失，毛奇齡之講古韻，愈辨而端緒愈淆矣。植作是書，不能從源而分流，而乃執本以議本，攻所必不能攻，而遵所必不可遵，故用力彌勤，而彌於古法未合也。

【五方元音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樊騰鳳撰。騰鳳字凌虛。堯山人。是書論切字之法。以陰平陽平。析四聲爲五。猶屬舊例。其部分則併爲十二。曰一天二人三龍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駝九蛇十馬十一豺十二地。字母則併爲二十。曰梆匏木風斗土鳥雷竹蟲石日蘭鵲系雲金橋火蛙。皆純用方音。不究古義。如覃鹽咸之併入天。庚青蒸之併入龍。其變亂韻部。又甚於洪武正韻矣。

【詩經叶音辨譌八卷】通行本　國朝劉維謙撰。維謙字讓宗。自號雙虹半士。松江人。是書首列等子圖。次爲分隸字母總音。次爲音叶互異彙辨。次爲疊韻雙聲。次爲辨論。顧炎武音學五書。毛奇齡古今通韻。次發明康熙字典。其三百五篇之叶音。則一一逐句詳註。考論頗勤。然古音之學。自宋吳棫而晦。自明陳第乃漸明。國朝顧炎武諸家。闡發其旨。久有定論。維謙欲剏爲異說。以駕乎前人之上。反以吳棫爲是。陳第爲非。業已黑白倒置。而又以等韻三十六母。牽合古音。夫等韻所別爲今音。而詩三百篇。則古音。音隨世變。截然不同。維謙乃執後以繩前。是何異以行艸之偏旁。而釋倉頡史籀之篆文哉。至於雙聲疊韻。乃永明以來之法。古人或偶爾相合。實非有意。維謙之牽合經文。亦多附會。充其量之所至。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亦且謂古詩有對偶乎。

【詩傳叶音考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起元撰。起元字復一。震澤人。是書專論三百篇叶音。如關雎服古音匐。引禮記扶服救之爲證。亦間有可采。至如吁嗟乎騶虞。不知爲無韻之句。乃謂虞乎相叶。然則周南之吁嗟麟兮。鄭風之狂童之狂也。且又以何法叶之乎。大抵其病由於不知古音自有部分。惟以今韻部分取讀。又不知古無四聲。更以華嚴字母分等。故愈辨而愈遠也。

【四聲切韻表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前列凡例六十二條。備論分析考定之意。而列表於後。其論古法七音三十六母。不可增減移易。凡更定者皆妄作。最爲有見。其論入聲尤詳。大旨謂顧炎武古音表務反舊說之非。然永亦不遵古法。頗以臆見改變。夫字有數而音無窮。故無無音之字。而有無字之音。永既知冬韻無上聲字。臻韻無上去二聲字。祭泰夬廢四韻無平上二聲字。而入聲乃必使之備。或一部之字。使分入於數部。或數部之字。使合入於一部。自謂窮極精微。其用心不爲不至。然如伐之一字。公羊自有兩呼。天之一字。釋名亦復異讀。陸法言亦云吳楚時患輕浮。燕趙多傷重濁。顧炎武至謂孔子傳易。亦不免於方音。其說永亦深取之。而乃欲以一人一地之音。改古來入聲之部分。豈沈陸諸人。惟能辨三聲。不能辨四聲乎。至其雜引偏旁諧聲。以申交互之說。雖有理可通。而牽合亦甚。永作古韻標準。知不以今韻定古韻。獨於此書。乃以古韻定今韻。亦可謂不充其類矣。

【本韻一得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龍爲霖撰。爲霖字雨蒼。成都人。由跋貢生官至潮州府知府。是書爲所定新韻。卷首載答趙國麟論韻書。有此道自漢以後。如漆室長夜。千數百年於茲之語。其自命甚高。故歷代相傳之舊法。無一不遭詆斥。亦無一不遭變亂。大意以十二律分平聲。以七音分入聲。又以四聲不備五音。分陽平陰平爲二。以合五聲之數。驟而觀之。以樂律定聲音。以聲音定部分。端緒井然。言之成理。似乎得聲氣之自然。其附會不能遽見。亦不能遽攻。然探其本而論之。律之作也。應陰陽之氣。而寫之以音。此出乎天者也。至於文字之作。其始用以記載。別而爲形。因而宣諸語言。別而爲聲。其聲由

點畫而起。不由律呂而起。此定於人者也。故古人律呂之妙。窮析毫芒。而音則竝無平仄。此韻不與律俱生之明證矣。顏之推家訓音辭篇曰鄭元註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孫叔然瓶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此韻之始萌。不言配律也。封演聞見記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此乃漸配五聲。然每聲之中。尚未析平仄也。南齊書陸厥傳曰沈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梁書沈約傳曰撰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此今韻平仄之始。亦不言叶樂也。自釋神珙始作等韻。其圖今載宋本玉篇之末。相傳爲北魏人。而其自序中乃稱昔梁沈約瓶紐字之圖。又以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元和爲唐憲宗年號。則當爲晚唐時人。故唐一代詩人未言字母。至宋而其說乃大行。以韻配律。漸起於是矣。然沈括夢溪筆談曰樂家所用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脣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是蓋談等韻之時。尚以韻與樂律截然分爲兩事。今爲霖乃因字母有七音之例。遂更廣其例。以十二律爲斷舉隋陸法言以來上下平聲五十七部。併爲十二部。夫樂之有十二律。不猶天之有十二宮乎。古聖人畫地分州。建侯樹國。各因其山川之勢。初不取象於天。迨其後測驗之術興。乃以列宿分野。隸十二宮之次。聲韻之始。隨呼吸取讀。亦猶分州建國也。及其配以音律。亦猶列宿分野也。其理不必不相通。而其勢不能以彼改此。今以韻通於律。遂併爲一十二部以應律。亦將以地理通於星野。而合併天下之千百郡縣。割裂天下之疆界。合爲十二州以應天乎。況自漢以來。有韻之書不一。有韻之文亦不一。一旦盡

舉而廢之。獨標一爲霖之書。爲千古韻學之聖。卽其說果通。亦斷斷難行於天下。況倒置本末。併其理亦牽合乎。至於入聲併十二爲七。尤爲乖理。聲生於口。一呼皆備四聲。字生於六書。非有所取義。則無其字。故二百六部之中。無入聲者二十七。此二十七部。無平上二聲者又四。非無其聲。無其字也。爲霖必一一配合。使無入者皆有入。亦誤以字生於聲。而不知聲生於字。復倒置其本末也。今撮其大概。略爲駁正。如右。庶講韻學者。不至以新說改古法焉。

【音韻源流五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咸撰。咸有易蓍圖說。已著錄。是書分三部。一曰倉沮元韻。凡三十六卷。分翁鶩罌安阿丫衣埃烏隈謳爓藉屋罨搤遏陰一十八韻。而以其翁音闢音謂之諧字。以其本音轉音謂之分音。一曰詩騷通韻。一曰中都雅韻。各十卷。亦以十八韻分合之。元韻又有卷首二卷。通韻雅韻。亦各有卷首一卷。大抵皆以意杜撰。戾於古而乖於今。其敍述古韻源流。如魏李登聲類。周顒四聲。隋志僅列其名。唐志已不著錄。而咸云獨得見之。其書皆分東陽耕眞寒侵覃支佳魚蕭歌尤十三類。陸法言之切韻。孫愐之唐韻。今皆不傳。惟愐之音切。尚散見徐鉉所校說文中。而咸亦云獨得見之。共二百六部。爲法言所分。其獨用通用。爲愐所定。多與今不同。韓愈著作班班可考。獨不聞其有何韻書。而咸云獨見韓愈唐韻。其同用獨用。與今廣韻同。又列禮部韻略毛晃增韻。劉淵平水韻。於陳彭年廣韻之前。而謂廣韻比禮部韻略多數部。又謂丁度集韻分七音。東部首公不首東。核以諸書。亦不相合。蓋鄉曲之士。不知古書之存亡。姑以意說之而已。

【韻岐四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有尚書私學。已著錄。是編於官韻之中。擇其一字數

音者各分別字義異同蓋亦宋人押韻釋疑之類

【音韻清濁鑑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祚禎撰祚禎字楚珍大興人是書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鑑切字玉鑰匙與周德清中原音韻合爲一書而以己意竄改之夫道昭書配三十六母鑑書配內外十六攝德清書則北曲之譜以入聲配入三聲祚禎既狃於方音併四聲爲三混淆古法而乃屑屑然區分門目辨別等次非今非古非曲譜非等韻莫喻其意將安取其序自稱博極諸家如揚雄訓纂許慎說文玉篇唐韻廣韻韻會篇海集韻正韻呂氏同文鐸日月燈無不繹其論說證其異同說文玉篇以下其書具在不知揚雄訓纂孫愐唐韻祚禎何從見之又稱隱侯四聲宣城字彙正字通戶誦家吟更不知祚禎何由見沈約書也

【聲音發源圖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遂先撰遂先句容人是書爲遂先草創其子命世續成之分四聲爲六聲曰初平次平終平初仄次仄終仄初平屬少陽出舌根次平屬陽明出舌後終平屬太陽出舌中初仄屬少陰居舌前次仄屬太陰屬舌稍終仄屬厥陰出舌尖謂五音羽出在下之門牙徵出在上之門牙角出上下之槽牙商出上下之盡牙宮出上下之虎牙而皆通於舌以成五音又分舌根舌後舌中舌前舌稍舌尖六舌爲十二舌以黃鍾大呂爲一舌二舌則舌根之一後一前也主冬至以後太簇夾鍾爲三舌四舌則舌後之一後一前也主雨水以後以姑洗仲呂爲五舌六舌則舌中之一後一前也主穀雨以後以蕤賓林鍾爲七舌八舌則舌前之一後一前也主夏至以後以夷則南呂爲九舌十舌則舌稍之一後一前也主處暑以後以無射應鍾爲十一舌十二舌則舌尖之一後一前也主霜降以

後又以宮分五音音分五位則二十五位以韻五乘之則一百二十五位位具六聲則七百五十聲商分五音音繞九位則四十五位以韻四乘之則百八十位位具六聲則千有八十聲角分五音音繞八位以韻三乘之則百有二十位位具六聲則七百二十聲徵分五音音繞七位以韻七乘之爲二百四十五位位具六聲爲千四百七十聲羽分五音音繞六位以韻六乘之爲百有八十位位具六聲爲千有八十聲總計五音之韻共二十有五分音百二十有五位凡八百五十聲凡五千一百而皆統之於元宗今考遂先所稱初平以上聲之濁音當之不知指南謂濁上當讀如去實而有徵卽如止攝羣母奇上爲技蟹攝匣母孩上爲亥遇攝旁母蒲上爲部咸攝奉母凡上爲范果攝從母矬上爲坐効攝澄母鼂上爲肇上音皆別作去今讀之實有此音而遂先乃指以爲初平未見其能合也惟皇極經世多以上爲平如通攝泥母農上爲鸇邵以鸇爲平入乃母蟹攝來母雷上爲磊邵以磊爲平入呂母臻攝微母文上爲吻邵以吻爲平入武母宕攝來母良上爲兩邵讀兩爲平入呂母今遂先以舌根爲初平而上之爲平不必皆舌根則亦不得據以爲初平明矣自六聲之說旣誤而支離穿鑿盡廢齒脣舌而專以牙之一音定宮商角徵羽又盡廢齒牙脣脣而以十二舌定平仄六聲至以雨水後立夏前中商音立夏後大暑前中角音與月令管子逸周書全反尤無據也

右小學類韻書之屬六十一部五百三十七卷內七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四十五

史部總敘

史之爲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爲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爲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司馬光通鑑。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爲長編。後爲考異。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爲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光作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燾巽巖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稾盈兩屋。案燾集今已佚。此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述其父廷鸞之言。今觀其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竝小說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必有故矣。今總括羣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

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考私家記載。惟宋明二代爲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顚倒。頗亦熒聽。然雖有疑獄。合衆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參衆說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棣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實也。趙與峕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騢一書。誣謗文彥博范仲淹諸人。晁公武以爲眞出梅堯臣。王銍以爲出自魏泰。邵博又證其眞出堯臣。可謂聚訟。李燾卒參互而辨定之。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史部諸書。自鄙倍宄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之矣。

史部一　正史類一

正史之名。見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有一。皇上欽定明史。又詔增舊唐書爲二十有三。近蒐羅四庫。薛居正舊五代史。得裒集成編。欽覆睿裁。與歐陽修書並列。共爲二十有四。今並從官本校錄。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縣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與稗官野記異也。其他訓釋音義者。如史記索隱之類。掇拾遺闕者。如補後漢書年表之類。辨正異同者。如新唐書糾繆之類。校正字句者。如兩漢刊誤補遺之類。若別爲編次。尋檢爲繁。卽各附本書。用資參證。至宋遼金元四史譯語。舊皆舛謬。今悉改正。以存其眞。其子部集部。亦均視此。以考校釐訂自正史始。謹發其凡於此。

【史記一百三十卷】內府刊本　漢司馬遷撰。褚少孫補。遷事蹟具漢書本傳。少孫。據張守節正義引張

晏之說。以爲潁川人。元成間博士。又引褚顗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稾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然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闕。蓋是時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別識歟。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傳贊中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語。又摘公孫宏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白田雜著亦謂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竄易。年祀緜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焦竑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註。以爲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經傳。以爲嘗刪遷書爲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其書自晉唐以來。傳本無大同異。惟唐開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見。南宋廣漢張材又嘗刊去褚少孫所續。趙山甫復病其不全。取少孫書別刊附入。今亦均未見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爲孫奭孟子疏所引史記西子金錢事。今本無之。蓋宋人詐託古書。非今本之脫漏。又學海類

編中載僞洪遵史記眞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爲刊削。稱卽遷藏在名山之舊稾。其事與梁鄱陽王漢書眞本相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註其書者。今惟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尙存。其初各爲部帙。北宋始合爲一編。明代國子監刊版。頗有刊除點竄。南監本至以司馬貞所補三皇本紀冠五帝本紀之上。殊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校易。故今錄合併之本。以便觀覽。仍別錄三家之書。以存其完本焉。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裴駰撰。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其事蹟附見於宋書裴松之傳。駰以徐廣史記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採九經諸史。幷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別撰此書。其所引證。多先儒舊說。張守節正義嘗備述所引書目次。然如國語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劉熙注。韓詩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知當日援據浩博。守節不能徧數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錄並同。此本爲毛氏汲古閣所刊。析爲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註文猶仍舊本。自明代監本以索隱正義附入其後。又妄加刪削。訛舛遂多。如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曾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觀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徬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句下。此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均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

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繒。監本多一賀字。當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監本作五常。案五帝並修。語不可解。似當以監本爲是。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蟪辱於鵲句下。引郭璞曰蟪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凡此之類。當由古注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已失其舊。至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澧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澧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闕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是又出監本下矣。惟貨殖傳蘖麴鹽豉千瓿句下。監本引孫叔敖云瓿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瓿。音賠。當是孫叔然之訛。此本亦復相同。是校讎亦不免有疎。然終勝明人監本也。

【史記索隱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司馬貞撰。貞河內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貞初受史記於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病褚少孫補司馬遷書。多傷蹠駁。又裴駰集解。舊有音義。年遠散佚。諸家音義延篤音隱。鄒誕生柳顧言等書。亦失傳。而劉伯莊許子儒等。又多疎漏。乃因裴駰集解。撰爲此書。首注駰序一篇。載其全文。其注司馬遷書。則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惟標所注之字。蓋經傳別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爲述贊一百三十篇。及補史記條例。欲降秦本紀項羽本紀爲系家。而呂后孝惠各爲本紀。補曹許邾吳芮吳濞淮南系家。而降陳涉於列傳。蕭何曹參張良周勃五宗三王各爲一傳。而附國僑羊舌肸於管晏。附尹喜莊周於老子。附韓非於商鞅。附魯仲連於田單。附宋玉於屈原。附鄒陽枚乘

於賈生。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南夷後。大宛傳不合在游俠酷吏之閒。欲更其次第。其言皆有條理。至謂司馬遷述贊不安而別爲之。則未喻言外之旨。終以三皇本紀。自爲之註。亦未合闕疑傳信之意也。此書本於史記之外別行。及明代刊刻監本。合裴駰張守節及此書。散入句下。恣意刪削。如高祖本紀母媼母溫之辨。有關考證者。乃以其有異舊說。除去不載。又如燕世家啓攻益事。貞註曰經傳無聞。未知其由。雖失於考據竹書。案今本竹書。不載此事。此據晉書束皙傳所引。亦當存其原文。乃以爲宄句亦刪汰之。此類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爲定本。與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義。人人明知其非。而積重不可復返。此單行之本爲北宋祕省刊板。毛晉得而重刻者。錄而存之。猶可以見司馬氏之舊。而正明人之疎舛焉。

【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張守節撰。守節始末未詳。據此書所題。則其官爲諸王侍讀率府長史也。是書據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二家所錄。則作二十卷。蓋其標字列注。亦必如索隱。後人散入句下。已非其舊。至明代監本。採附集解索隱之後。更多所刪節。失其本旨。如守節所長。在於地理。故自序曰。郡國城邑。委曲詳明。而監本於周本紀子帶立爲王句。下脫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溫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紀反秦於淮南句。下脫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九字。項羽本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句。下脫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十九字。呂后本紀呂平爲扶柳侯句。下脫漢扶柳縣也有澤七字。孝景本紀遂西圍梁句。下脫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句。下脫應劭云平陸西河縣八字。孝武本紀見五畤句。下脫或曰在雍州雍縣南孟康曰畤者神

靈上帝也十八字。晉世家是爲晉侯句。下脫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十七字。趙世家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脫案安平縣屬定州也八字。餓死沙邱宮句。下脫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二十三字。韓世家得封於韓原句。下脫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陰侯列傳家在伊盧句。下脫韋昭及括地志皆說之也十字。貨殖列傳殷人都河西句。下脫盤庚都殷墟地屬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脫周自平王以後都洛陽九字。自序厄困鄱句。下脫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晉皮田褒魯記曰靈帝末汝南陳子游爲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爲諱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紀樗里疾相韓句下。此本作福昌縣東十四里。監本脫十四里三字。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閒句下。此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監本脫北字。又守節徵引故實。顏爲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竊探其美。而監本夏本紀皋陶作士句。下脫士若大理卿也六字。於是夔行樂句。下脫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紀作禦命句。下脫應劭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二十一字。以應爲太后養地句。下脫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芈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紀爲我遺鎬池君句。下脫張晏云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敍論孝明皇帝句。下脫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奏之四十二字。項羽本紀會稽守句。下脫守晉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紀伐馳道樹殖蘭池句。下脫案馳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丈而樹十四字。孝武本紀是時上求神君句。下脫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

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祠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卽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爲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婬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見安期生句下脫列仙傳云安期生瑯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脫漢書起居注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惟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寬舒受其方句下脫姓史名寬舒五字禮書疏房牀第句下脫疏謂窗也四字律書其於十二支爲丑句下脫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書氐爲天根句下脫星經云氐四星爲露寢聽朝所居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合誠圖云氐爲宿宮也三十一字其內五星五帝坐句下脫羣下從謀也五字楚世家伐申過鄧句下脫服虔云鄧曼姓也七字趙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脫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三十一字封廉頗爲信平君句下脫言篤信而平和也七字韓世家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句下脫質子蟣蝨四字又脫公叔嬰知秦楚不以蟣蝨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王聽入質子於韓二十六字又脫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蝨爲事重明脫不字十七字田叔列傳相常從入苑中句下脫堵牆也三字田蚡列傳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脫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衞將軍列傳平陽人也句下脫漢書

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節於六書五音至爲詳審故書首有論字例論音例二條而監本於周本紀懼太子釗之不任句下脫釗音招又吉堯反任而針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紀彗星復見句下脫復扶富反見行見反八字以發縣卒句下脫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句下脫戈音翊三字二十八皆梟首句下脫梟古堯反懸首於木上曰梟十一字體解輒以徇句下脫紅賈反三字東收遼東而王之句下脫王于放反四字故歸其質子句下脫質音致三字衣服旌旄節旗句下脫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九字祇誦功德句下脫祇音脂三字赭其山句下脫赭音者三字僕射周青臣句下脫音夜二字上樂以刑殺爲威句下脫五孝反三字二世紀以安邊竟句下脫音境二字敍論爲君討賊句下脫于僞反三字項羽本紀將秦軍爲前行句下脫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紀時時冠之正義音館句下脫下同二字孝景紀天下乂安句下脫乂音魚廢反五字龍顏拔墮句下脫徒果反三字攀龍胡顏號句下脫戶高反下同五字爲且用事泰山句下脫爲于僞反將爲封禪也九字鄭世家段出奔鄭句下脫音偃二字田叔列傳喜游諸公句下脫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兩字之出入殆千有餘條尤不可毛舉苟非震澤王氏刊本具存無由知監本之妄刪也

【讀史記十表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汪越撰徐克范補越字師退康熙己酉舉人克范字堯民家南陵人是書有後記一篇記越初作此書成以書抵克范曰有讀史記十表一帙徧求友人商榷殊無一人案定子長原表通首訖尾印證鄙說之是非者不解何故仰惟細加推勘示明紕繆以便改訂有補義則亦書於篇將來授梓云云蓋古來增減前人舊本多在其人之身後惟此書則同時商榷而

補之。故考校頗爲精密。於讀史者尚屬有裨。考史家之難。在於表志。而表文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劉知幾考正史例。至爲詳悉。而史通已有廢表之論。則其他可知。越等獨排比舊文。鉤稽微義。雖其閒一筆一削。務以春秋書法求之。未免或失之鑿。而訂譌砭漏。所得爲多。其存疑諸條。亦頗足正史記之牴牾。異乎瞽捧一書。纖毫必爲回護者。於史學之中。可謂人略我詳矣。

【史記疑問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有檀弓疑問。已著錄。史記採衆說以成書。徵引浩博。不免牴牾。班固嘗議其宗旨之乖。劉知幾頗摘其體例之謬。至其敍述之罅漏。先儒雖往往駁正。然未有專著一書。抉其疎舛者。泰衢獨旁引異同。而一一斷之以理。如謂高祖紀解縱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實。留侯世家諸將偶語沙中之不可信。李陵傳兵矢既盡。尚殺匈奴萬餘人之言爲誇誕。據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駁留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大抵皆參互審勘。得其閒隙。故所論多精確不移。不但如吳縝之糾新唐書。祇求諸字句閒也。是書本與所作檀弓疑問。合爲一編。今以檀弓疑問入經部。而是書析入史部。俾各從其類焉。

【漢書一百二十卷】內府刊本　漢班固撰。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以今考之。則語皆謬妄。據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幷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

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敍傳。號爲中篇。今本爲敍傳。又今本敍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敍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敍。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繫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實爲東漢之人。惟附於敍傳。故可於況伯斿穉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爲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奚不考敍傳所云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乎。之遴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卽卷也。是不爲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爲次第之明證。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爲子卷。今本紀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傳分九子卷。若併爲三十八卷。則卷帙更重。古書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敍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

所見者。卽是今本。況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紕繆顯然。顏師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遴所說。蓋當時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謗。劉知幾史通尙述之。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無其事也。又有竊據父書之謗。然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注發例。於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是亦無其事也。師古注條理精密。實爲獨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說。故猗覺寮雜記稱師古注漢書。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聲。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聲。楊巨源詩。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鄮侯。亦不用音贊之說。殆貴遠賤近。自古而然歟。要其疏通證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體矣。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舊本或題宋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爲倪思所撰。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其語亦兩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錄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爲著錄。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編大旨。以班固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增損其文。乃考其字句異同。以參觀得失。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刪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

注曰漢書見某傳。二書互勘。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爲有功。昔歐陽棐編集古錄跋尾。以眞跡與集本並存。使讀者尋删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思撰是書。蓋卽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異同。思所列者。兩人之異同。遂爲創例耳。其中如戮力作勠力。沈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無狀作亡狀。鈇質作斧質。數却作數卻之類。特今古異文。半菽作芋菽。蛟龍作交龍之類。特傳寫譌舛。至於秦軍作秦卒。人言作人謂。三兩人作兩三人之類。尤無關文義。皆非有意竄改。思一一贅列。似未免稍傷繁瑣。然既以異同名書。則隻字單詞。皆不容略。失之過密。終勝於失之過疎也。至英布陳涉諸傳。軼而未錄。明許相卿作史漢方駕。始補入之。則誠千慮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內府刊本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蔚宗事蹟具宋書本傳。賢事蹟具唐書本傳。考隋志載范書九十七卷。新舊唐書則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與今本合。然此書歷代相傳。無所亡佚。考舊唐志又載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懷作注之時。始併爲九十卷。以就成數。唐志析其子卷數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數之。故仍九十。其實一也。又隋唐志均別有蔚宗後漢書論贊五卷。宋志始不著錄。疑唐以前論贊。與本書別行。亦宋人散入書內。然史通論贊篇曰。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敍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云云。則唐代范書論贊。已綴卷末矣。史志別出一目。所未詳也。范

撰是書。以志屬謝瞻。范敗後。瞻悉蠟以覆車。遂無傳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別題梁剡令劉昭注。據陳振孫書錄解題。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校勘。以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爲一編。案隋志載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唐書亦同。宋志惟載劉昭補注後漢志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至宋僅存其志。故移以補後漢書之闕。其不曰續漢志。而曰後漢志。是已併入范書之稱矣。或謂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別行。又謂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疑唐以前已併八志入范書。似未確也。自八志合併之後。諸書徵引。但題後漢書某志。儒者或不知爲司馬彪書。故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八志司馬紹統之作。案紹統彪之字也。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於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敍。緣諸本或失載劉敍。故孫北海藤陰劄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曆之文云云。考洪邁容齋隨筆已誤以八志爲范書。則其誤不自孫承澤始。今於此三十卷。並題司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譌焉。

【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熊方撰。方字廣居。豐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迪功郎。權澧州司戶參軍。是書前後進表不著年月。表中有皇帝陛下奮神武以撥亂致太平而中興仰稽聖功同符光武之語。又有灑宸翰於九經永光庠序煥雲章於八法冠絕鍾王之語。御書太學石經。乃高宗時事。則方爲南渡初人矣。昔司馬遷作史記。始立十表。梁書王僧虔傳稱其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三代之遺法也。班固八表實沿其例。范蔚宗作後漢書。獨闕斯製。遂使東京典故。散綴於記傳之內。不能絲聯繩貫。開帙釐然。方因作此編。補所未備。凡同姓侯王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其所證據。一本范氏舊文。義例則仿之前書。而稍爲通變。如王子外戚恩澤諸侯表。皆不復分析。惟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

而以功以親自可瞭如指掌又百官雖因西漢而廢置不一方取劉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等以繫於年而除拜薨免之實悉見其貫穿鉤考極爲精詳綱目條章亦俱燦然有法惟中間端緒繁密故蹟駁之處亦間有之如海昏侯會邑安衆侯松其肇封固自西漢而前書皆云今見爲侯則明章以後尚嗣封弗絕自應在東京列侯之數雖史文闕略不能得其傳世之詳亦當標其國號名屬而注云後闕始合史法方乃因其世系無徵遂黜其名僅以見前書王子侯表一語附識篇末審如是則城陽恭王祉亦見前書王子侯表何以此書又得載入乎此其爲例不純者也又如伏完乃伏湛七世孫襲封不其侯見於湛傳及皇后紀者甚明惟袁宏漢紀有建安元年封董承伏完十三人爲列侯之文范史誤採入本紀中方不加考辨於伏湛下既書侯完嗣任而孝獻時諸侯表內又別出一列侯伏完殊爲複舛又皇后紀稱完爲屯騎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是曹操弒伏后時完已先卒故史但稱操殺后兄弟宗族而不及完方乃誤以爲曹操所誅國除而於侯典一代竟不列入又如漢壽亭侯世但稱壽亭侯沿習舊譌未能糾正此其考核偶疎者也又漢制以太傅至將軍爲五府自大將軍車騎將軍度遼將軍以外其餘雜將軍號隨時建置見於紀傳者尚多乃於百官表內概不之及頗傷闕漏此其採摭之未備者也凡此數端皆爲所短要其經緯周密敘次井然使讀者按部可稽深爲有裨於史學豐城縣志稱方作是書自題其堂曰補史其深自矜重殆亦非徒然矣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有易圖說已著錄是書前有淳熙己酉曾絳序稱仁傑知羅田縣時自刊版又卷末有慶元己未林瀛跋稱陳虔英爲刊於全州郡齋殆初欲刊而

未果。抑虔英又重刊歟。舊刻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昆田鈔自山東李開先家。因傳於世。據其標題。當爲劉攽兩漢書刊誤而作。而書中乃兼補正劉敞劉奉世之說。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稱劉攽撰。文獻通考載東漢刊誤一卷。引讀書志之文。亦稱劉攽撰。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引讀書志之文。稱劉敞劉攽劉奉世同撰。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別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徐度却埽編引攽所校陳勝田橫傳二條。稱其兄敞及兄子奉世。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以是數說推之。蓋攽於前後漢書。初各爲刊誤一卷。趙希弁所說是也。後以攽所校漢書。與敞父子所校。合爲一編。徐度所記是也。然當時乃以攽書合於敞父子書。非以敞父子書合於攽書。故不改敞父子漢書標注之名。而康漢一卷。無所附麗。仍爲別行。則馬端臨所列是也。至別本乃以攽書爲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刊誤之名。則陳振孫所記是也。厥後遂以東漢刊誤併附以行。而兩漢刊誤名焉。仁傑之兼補三劉。蓋據後來之本。而其名則未及改也。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十卷。今考其書。每卷多者不過十四頁。少者僅十二頁。勢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亦太相懸。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劉氏之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傑是書。獨引據賅洽。考證詳晰。元元本本。務使明白無疑而後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雖中間以麟止爲驎趾之類。間有一二之附會。要其文致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聞稱之。固不虛矣。

【三國志六十五卷】內府刊本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壽事蹟具晉書本傳。松之事蹟。具宋書本傳。凡

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敍紀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爲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譌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爲瑕纇。又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沮音菹。獷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獷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贅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屆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羕傳之草不訓老。華佗傳

之專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閒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鱷字之類。亦閒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匡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三國志辨誤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詳時代。蘇州府志載陳景雲字少章。吳江縣學生。長洲人。少從何焯遊。博通經史。淹貫羣籍。長於考訂。凡譌謬處。能剖析毫芒。所著書凡九種。其四爲三國志校誤。似卽此書。然考義門讀書記中有何焯所校三國志三卷。其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裏袖一條。稱裏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檢宋書五行志果然云云。此書不載此條。則又似非景雲作。疑不能明闕所不知可也。三國志簡質有法。古稱良史。而牴牾亦所不免。如孫權之攻合肥。魏吳二志先後不同。當時已爲孫盛所譏。明以來南北監本傳寫刊刻。脫誤尤多。是書所辨陳書及裴注之誤。凡魏志二十八條。蜀志八條。吳志二十一條。其閒於字之譌異者。如三少帝紀定陵侯繁繁當作毓。少府褒褒當作袤之類。於文之倒置者。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當在辛未後之類。於正文與注淆亂者。如王肅傳評末附劉寔語。本裴注所引之類。於原本之闕佚者。如徐詳不當附胡綜傳之類。並參校異同。各有根據。雖所辨僅數十條。不能如何焯書校正之詳。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評。又大抵以前後文互相考證。參以後漢書晉書。不能如杭世駿書徵據之博。而亦不似世駿之蔓引雜說。其抉摘精審之處。要不減

三劉之於西漢書。吳縝之於五代史也。

【三國志補注六卷附諸史然疑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書補裴松之三國志注之遺。凡魏志四卷。蜀志吳志各一卷。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訂精詳。世無異議。世駿復掇拾殘賸。欲以博洽勝之。故細大不捐。瑕瑜互見。如某人宅在某鄉。某人墓在某里。其體全類圖經。虞荔之鼎錄。陶宏景之刀劍錄。皆按年編入。而鍾繇等傳。書評書品。動輒連篇。其例又如雜記。至於神怪妖異。如嵇康見鬼。諸葛亮祭風之類。稗官小說。累牘不休。尤誕謾不足爲據。他如魏文帝角巾彈棊。裴注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說。曹操之發邱摸金。裴注已載陳琳檄。而又引宋書廢帝紀。書名有異。而事迹不殊。亦何取乎屋上之屋。至於崔琬捉刀。劉孝標世說注中已辨。裴啟語林之誤。乃棄置劉語。而別引史通之文。張飛豹月烏本出葉廷珪海錄碎事。乃明標葉書。又冠以彙苑之目。大抵愛博嗜奇。故蔓引巵詞。多妨體要。又異苑王粲識碧石事。佚其荊州劉表數言。諸葛亮梁甫吟。不載出藝文類聚。輾轉稗販。疎漏亦多。然如魏文帝紀之王凌謝亭侯一條。明帝紀之孔晏又一條。陳泰年三十六一條。臧洪傳之徐衆一條。崔琬傳之陳煒一條。華歆傳之東海郡人一條。嚴包交通一條。蔣濟傳之弊勉一條。張遼傳之大呼是名一條。楚王彪傳之徙封白馬一條。蜀志先主傳之譙周爲從事一條。後主傳之不置史官一條。諸葛亮傳之躬耕南陽一條。鄧芝傳之廖化襄陽人一條。吳志孫休傳二子之名一條。太史慈傳之神亭一條。黃蓋傳之黃子廉一條。賀齊傳之徐盛失矛一條。皆參校異同。頗爲精核。餘如黃初五經課試之法。王昶考課五事之目。司馬芝復錢之議。王肅祕書監之表。王象繆襲之撰皇覽。引正義辨鄭元解稽古同天之譌。引後漢

書注證宗賊之義。引風俗通證周生爲複姓。引困學紀聞證況長寧爲蜀人。亦皆足以資考證。故書雖蕪雜。而亦未可竟廢焉。末附諸史然疑一卷。亦世駿所撰。皆糾史文之疎漏。凡後漢書十四條。三國志六條。晉書三條。宋書三條。魏書八條。北史六條。陳書三條。蓋後人鈔其遺稾。錄之成帙。其中引史通一條云習鑿齒以劉爲僞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審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尊蜀者。案此條見史通探賾篇。核其上下文義。蓋傳寫史通者。誤於以劉二字之上脫一不字。其稱謂篇中自注有曰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帝。本書之內證佐甚明。近時浦起龍刻史通。以此句文義違背。改劉爲魏。猶無大害。世駿竟據誤本。遽發創論。殊失之不考。牛繼馬後一條。責晉書不當襲舊史。全因史通之說。亦不免勦襲。至於三老五更一條。據楊賜伏恭周澤三傳。補杜佑通典之闕。則蔓延於本書之外。於後漢書絕不相關。亦爲自亂其例。然大致訂訛考異。所得爲多。於史學不爲無補。以篇頁無多。附載三國志補注之後。今亦併錄存之。以資參訂云。

【晉書一百三十卷】內府刊本　唐房喬等奉敕撰。劉知幾史通外篇。謂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卽有不愜於衆論者乎。考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於太宗之御撰。夫典午

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即如文選注馬汧督誄引臧榮緒王隱書稱馬汧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爲立傳亦不附見於周處孟觀等傳又太平御覽引王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而晉書亦削而不載其所載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黃朝英緗素雜記詆其引世說和嶠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節目既載入和嶠傳中又以嶠字相同並載入溫嶠傳中顛倒舛迕竟不及檢猶其枝葉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書並亡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耳音義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稱東京人楊齊宣爲之序其審音辨字頗有發明舊本所載今仍附見於末焉

【宋書一百卷】內府刊本　梁沈約撰約事蹟具梁書本傳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今此書有紀志傳而無表劉知幾史通謂此書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書經籍志亦作宋書一百卷與今本卷數符合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後人所編次歟以志序考之稱凡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歷未嘗分兩門今本總目題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歷上卷十三志第三歷

下。而每卷細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歷上。志第三歷下。則出於後人編目。強爲分割。非約原本之舊次。此其明證矣。八志之中。惟符瑞實爲疣贅。州郡惟據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僑置叛立。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爲疎略。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鐃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如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而詞不可詳者。每一句爲一斷。以存其節奏。義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讀書志雖以失於限斷爲譏。然班固漢書增載地理。上敍九州。創設五行。演明鴻範。推原溯本。事有前規。且魏晉竝皆短祚。宋承其後。歷時未久。多所因仍。約詳其沿革之由。未爲大失。亦未可遽用糾彈也。觀徐爰傳。述當時修史。議爲桓元等立傳。約則謂桓元盧循等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等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劉毅何無忌等。志在興復。情非造宋。竝爲刊除。歸之晉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嘗不謹嚴乎。其書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總目謂闕趙倫之傳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獨闕到彥之傳。今本卷四十六。有趙倫之王懿張邵傳。惟彥之傳獨闕。與陳振孫所見本同。卷後有臣穆附記。謂此卷體同南史。傳末無論。疑非約書。其言良是。蓋宋初已闕此一卷。後人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補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彥之傳。獨舍而不取。又張邵傳後。附見其兄子暢。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書卷五十九已有張暢傳。忘其重出。則補綴者之疎矣。臣穆當卽鄭穆。宋史有傳。嘉祐中嘗校勘宋書。其所考證。僅見此條。蓋重刊之時。削除偶賸。亦足見明以來之刊本。隨意竄改。多非古式云。

【南齊書五十九卷】內府刊本　梁蕭子顯撰。子顯事蹟。附載梁書蕭子恪傳。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館閣書目云。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劉知幾史通。曾鞏敍錄。則皆云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

合爲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闕佚。然梁書及南史子顯本傳。實俱作六十卷。則館閣書目不爲無據。考南史載子顯自序。似是據其敍傳之詞。又晁公武讀書志載其進書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疑原書六十卷爲子顯敍傳。末附以表。與李延壽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敍傳。而其表至宋猶存。今又併其表佚之。故較本傳闕一卷也。又史通序例篇。謂令升先覺。遠述丘明。史例中興。於是爲盛。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子顯雖文傷蹇蹶。而義甚優長。爲序例之美者。今考此書良政高逸孝義倖臣諸傳。皆有序。而文學傳獨無敍。殆亦宋以後所殘闕歟。齊高好用圖讖。梁武崇尚釋氏。故子顯於高帝紀卷一。引太乙九宮占。祥瑞志附會緯書。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牽於時尚。未能釐正。又如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袁粲之郊飲。連綴瑣事。殊乖紀體。至列傳尤爲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自李延壽之史盛行。此書誦習者尠。日就譌脫。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無從補正。其餘字句舛誤。如謝莊傳。南史作詔徙越嶲。此書作越州。崔懷慎傳。南史作臣子兩遂。此書作兩節者。又不可勝乙。今裒合諸本。參核異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無考。則從闕疑之義焉。

【梁書五十六卷】內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唐書思廉本傳。稱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藝文志亦稱梁書陳書。皆魏徵同撰。舊本惟題思廉。蓋徵本監修。不過參定其論讚。案此據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論讚。徵多預焉之文。獨標思廉。不沒秉筆之實也。是書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

云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六卷。考劉知幾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稾。加以新錄。述爲梁書五十六卷。則新唐書所據。爲思廉編目之舊。舊唐書誤脫六字。審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書。每卷之後。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二十五篇。題史官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一篇。蓋仿漢書卷後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官者殆思廉所續纂歟。思廉承藉家學。既素有淵源。又貞觀二年。先已編纂。及詔入祕書省。論撰之後。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篤。中如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塘。則數行之間。書法乖舛。趙與峕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是非矛盾。其餘事蹟之複互者。前後錯見。證以南史。亦往往牴牾。蓋著書者是之難也。然持論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三十六卷】內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劉知幾史通。謂貞觀初。思廉奉詔撰成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矣。知幾又謂陳史初有顧野王傳繹各爲撰史學士。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姚察就加刪改。是察之修史。實兼採三家。考隋書經籍志。有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殆卽察所據之本。而思廉爲傅縡陸瓊傳。詳述撰著。獨不言其修史篇第。殊爲疎略。至顧野王傳。稱其撰國史紀傳二百卷。與隋志卷帙不符。則疑隋志舛譌。思廉所記。得其眞也。察傳見二十七卷。載其撰梁陳二史事甚詳。是書爲奉詔所

修不同私撰故不用序傳之例無庸以變古爲嫌惟察陳亡入隋爲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與同時江總袁憲諸人並稽首新朝歷踐華秩而仍列傳於陳書揆以史例失限斷矣且江總何人乃取與其父合傳尤屬自汚觀李商隱贈杜牧詩有前身應是梁江總句乃借以相譽豈總之爲人唐時尚未論定耶書中惟二卷三卷題陳吏部尚書姚察他卷則俱稱史臣蓋察先纂梁書此書僅成二卷其餘皆思廉所補撰今讀其列傳體例秩然出於一手不似梁書之參差亦以此也惟其中記傳年月間有牴牾不能不謂之疵累然諸史皆然亦不能獨責此書矣

【魏書一百十四卷】內府刊本　北齊魏收奉敕撰收表上其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分爲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爲宋劉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錄謂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魏史惟以魏收書爲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據何書以補闕則恕等未言崇文總目謂澹書纔存紀一卷太素書存志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謂收書闕太宗紀以魏澹書補之志闕天象二卷以張太素書補之又謂澹太素之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是振孫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覽皇王部所載後魏書帝紀多取魏收書而芟其字句重複太宗紀亦與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轉增多數語永興四年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下多弗有所諱四字泰常八年廣西宮起外牆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歲民饑詔所在開倉賑給十一字按此數語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後之文與御覽所引者絕異夫御覽引諸史之文有刪無增而此紀獨異其爲收書之原本歟抑補綴者取魏澹書而間有節損歟然御覽所引後魏書實不專取一家如此書卷十二孝靜帝

紀亡。後人所補。而御覽所載孝靜紀。與此書體例絕殊。又有西魏孝武紀文帝紀廢帝紀恭帝紀。則疑其取諸魏澹書。隋書魏澹傳。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劉知幾史通云。澹以西魏爲眞。故文帝稱紀。又此書卷十三皇后傳亡。亦後人所補。今以御覽相校。則字句多同。惟中有刪節。而末附西魏五后。當亦取澹書以足成之。蓋澹書至宋初。尚不止僅存一卷。故爲補綴者所取資。至澹書亦闕。始取北史以補之。如崔瑰蔣少游及西域傳。故崇文總目謂魏澹魏史李延壽北史與收史相亂。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補天象志二卷。爲唐太宗避諱可信爲唐人之書。無疑義耳。收以是書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收傳考之。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其實榮之凶悖。收未嘗不書於册。至論中所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指以虛褒。似未達其文義。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代聞人。寧能以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錄。況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爲王顯所嫉。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從征硤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不云固以貪虐。先爲李平所彈也。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乂之旨。多所誅戮。後以乂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魏書初定本盧同附見盧元傳。崔綽自有傳。後奉敕更審。同立專傳。綽改入附傳。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其德望本不

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竝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說。無乃已甚之詞乎。李延壽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核異同。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收敘事詳贍。而條例未密。多爲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澹書。而澹傳存其敘例。絕不爲掩其所短。則公論也。

【北齊書五十卷】內府刊本　唐李百藥奉敕撰。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輯成書。猶姚思廉之繼姚察也。大致仿後漢書之體。卷後各繫論贊。然其書自北宋以後。漸就散佚。故晁公武讀書志已稱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非舊帙矣。今核其書。本紀則文襄紀。睿集。宄雜文。宣紀。孝昭紀。論辭重複。列傳則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無論贊。二十八卷有贊無論。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論無贊。又史通引李百藥齊書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姦私。今魏收傳無此語。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庫狄干傳之連及其子士文。元斌傳之稱齊文襄。則又掇拾者刊削未盡之辭矣。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弛。兵事俶擾。既不及後魏之整飭疆圉。復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爲國者。亦鮮始終貞亮之士。均無奇功偉節。資史筆之發揮。觀儒林文苑傳敘。去其已見魏書及見周書者。寥寥數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茶。節目叢脞。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

爲之也。然一代興亡。當有專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後來之鑒也。

【周書五十卷】內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其議自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晁公武讀書志稱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闕殊甚。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有所竄亂。而皆不標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與德棻原書混淆莫辨。今案其文義粗尋梗概。則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傳後無論。其傳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稱周文者爲太祖。韋孝寬傳連書周文周孝閔帝。則更易尚有未盡。至王慶傳連書大象元年開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顯證矣。又如韋孝寬傳末刪北史兄夐二字。則韋夐傳中所云與孝寬竝馬者。事無根源。盧辯傳中刪去其曾事節閔帝事。則傳中所云及帝入關者。語不可曉。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疎漏。至於遺文脫簡。前後疊出。又不能悉爲補綴。蓋名爲德棻之書。實不盡出德棻。且名爲移掇李延壽之書。亦不盡出延壽。特大體未改而已。劉知幾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繁。尋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乎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愈多。爰及牛宏。彌尚儒雅。卽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惟憑

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又議其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圜裴政杜臺卿之書。中有俚言。故致遺略。其詆諆德棻甚力。然文質因時。紀載從實。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製言。載筆者勢不能易彼妍辭。改從俚語。至於敵國詆謗。里巷謗謠。削而不書。史之正體。豈能用是爲譏議哉。況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曰不可概斥爲疎略。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義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於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耑尚虛辭矣。知幾所云。非篤論也。晁公武讀書志祖述其語。掩爲己說。聽聲之見。尤無取焉。

【隋書八十五卷】內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貞觀三年。詔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紀傳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上進。據劉知幾史通所載。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案集古錄據穎達墓碑。謂碑稱與魏鄭公同修隋書。而傳不著。蓋但據舊唐書言之。未考知幾書也。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案宋刻隋書之後。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同修紀傳者。尚有許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題舊本十志內。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敬宗撰者。今從衆本所載。紀傳題以徵。志題以無忌云云。是此書每卷所題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盡一。至天聖中重刊。始定以領修者爲主。分題徵及無忌也。其紀傳不出一手。閒有異同。如文帝本紀云。善相者趙昭。而藝術傳則作來和。又本紀云。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本傳則作吳州。蓋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顧炎武日知錄所摘。突厥傳中上言沙鉢略可汗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一

條。則疑上文本言擊阿波破之。傳寫誤衍一擒字。炎武以爲一事重書。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竝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後。刋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時晉書已成。而律歷志所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衡權五篇。天文志所載地中晷影漏刻經星中宮二十八舍十煇諸篇。皆上溯魏晉。與晉志複出。殊非史體。且同出李淳風一人之手。亦不應自勦己說。殆以晉書不在五史之數。故不相避歟。五行志體例。與律歷天文三志頗殊。不類淳風手作。疑宋時舊本題褚遂良撰者。未必無所受之。地理志詳載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別差等。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尙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閒。以詩序爲衞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禮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爲最下。然後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眞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正史類二

【南史八十卷】內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事蹟附載新唐書令狐德棻傳。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嘗爲改定。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顧炎武日知錄又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爲紀載之疎。以今考之。本紀刪其連綴諸臣事蹟。列傳則多刪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虛言。無關實證。而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妻削未盡也。且合累朝之書。勒爲通史。發凡起例。宜歸畫一。今延壽於循吏儒林隱逸傳。既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一傳。乃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於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綴湮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男女無別。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況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人。何難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竝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難取補列女之闕。書成一手。而例出兩歧。尤以矛陷盾。萬萬無以自解者矣。蓋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刪潤。故其減字節句。每失本意。間有所增益。又緣飾爲多。如宋路太后傳。較宋書爲詳。然沈約修史。工於詆毀前朝。而不載路太后飲酒置毒之事。當亦揆以前後恩慈。不應存此異說也。延壽採雜史爲實錄。又豈可盡信哉。然自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何可盡廢也。

【北史一百卷】內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表進其書。稱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爲北史。與今本卷數符合。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者。誤也。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故敘事詳密。首尾典贍。如載元韶之姦利。彭樂之勇敢。郭琬沓龍超諸人之節義。皆具見特筆。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別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參錯混淆。殆難辨別。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遙遙華胄。下逮雲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壽之敘次列傳。先以魏宗室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齊宗室及齊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斷分明。乃獨於一二高門。自亂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楊素父子。有關隋室興亡。以其系出宏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後。又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爲魏姓。遂合爲一卷。尤爲舛迕。觀延壽敘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國史哉。且南北史雖曰二書。實通爲一家之著述。故延壽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辨。南史有傳。即互相貫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矣。北史復有蕭寶夤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圜傳矣。北史復有蕭贊（蕭綜入魏改名贊。蕭大圜傳。朱修之薛安都諸人。南史則取諸宋書。北史則取諸魏書。不爲刪併。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以致有此誤乎。然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惟此書僅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竝行焉。

【舊唐書二百卷】內府刊本　晉劉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記。昫本傳不言昫撰此書。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後。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儒者表昫等之長。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絕。今觀所述。大抵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敍述詳明。贍而不穢。頗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如文宗紀云。上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又云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其序云云。武宗紀云。右庶子呂讓進狀。亡兄溫女。太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却乞與臣姪女配合。又云。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翬。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酒云云。列傳則多敍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傳。祇載歷官所至。及貴讓詔制。不及一事。朱朴傳。祇載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謂繁略不均者。誠如宋人之所譏。案崇文總目。初吳兢撰唐史。自剏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稾。實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自採雜說傳記。排纂成之。動乖體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楊朝晟傳。卷一百四十四。復爲立傳。蕭穎士既附見於卷一百二。復見於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宇文融諫獵表。既見於卷六十二。復見於卷六十四。蔣乂諫張

茂宗尚主疏。既見於卷一百四十一。復見於卷一百四十九。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晌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平心而論。蓋瑕瑜不掩之作。黨新書者。必謂事事勝舊書。黨舊書者。又必謂事事勝新書。皆偏見也。我皇上獨秉容裁。定於正史之中。二書竝列。相輔而行。誠千古至公之道。論史諸家。可無庸復置一議矣。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內府刊本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監修者。則曾公亮。故書首進表。以公亮爲首。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故書中列傳題祁名。本紀志表題修名。然考隋書諸志。已有此例。實不始於修與祁。又宋史呂夏卿傳。稱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書中亦題修名。則仍以官高者爲主。特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爲異耳。是書本以補正劉昫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卽其說而推之。史官記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體而至於詰屈。安世之言。所謂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漢本紀。多載詔令。古文簡質。至多不過數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縟麗。駢四儷六。累牘連篇。宋敏求所輯唐大詔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盡登本紀。天下有是史體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過相訾議。未見其然。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見晁氏讀書志。宋祁別撰紀志。見王得臣麈史。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書甫頒行。吳縝糾謬卽踵之而出。其所攻駁。亦未嘗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書。網羅浩博。門分類別。端緒紛拏。出一手則精力難周。出衆手則體裁互異。爰從三史。以逮八書。牴牾參差。均

所不免。不獨此書爲然。呂宋之書。未知優劣。吳縝所糾。存備考證則可。因是以病新書。則一隅之見矣。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書之譌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爲辯證。而紹興間長樂吳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題曰糾謬。故至今尚沿其舊名。王明清揮麈錄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爲此書。晁公武嘗引張九齡爲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不免有意掊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至歷指偏旁點畫之譌以譏切修等。大都近於吹毛索瘢。然歐宋之作新書。意主文章。而疎於考證。牴牾踳駁。本自不少。縝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謂無裨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傳至蘇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脫。而錯入第六卷郭潛曜姓不同以下四條之文。重複舛誤。已非完書。獨兩淮所進本。尚屬南宋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在。謹據以訂正焉。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稾本。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竝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

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恭逢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佚。零縑斷簡。皆次第編摩。臣等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採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以待時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註。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歐二史。亦多兼採。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爲證。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敍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爲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爲有裨於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於偏廢。昔修與宋祁所撰新唐書。事增文省。足以括劉昫舊書。而昫書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蹟較備。又何可使隱沒不彰哉。謹考次舊文。釐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僭僞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別爲目錄二卷。而蒐羅排纂之意。則著於凡例。茲不贅列焉。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內府刊本　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

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修殁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爲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敍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諸家攻駁。散見他書者無論。其特勒一編者。如吳縝之五代史纂誤。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引繩批根。動中要害。雖吹求或過。要不得謂之盡無當也。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疎。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竝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爲史之優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國之六典。漢法亦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史之所職。兼司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皆所謂國之大紀也。修作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寥寥數頁。餘概從删。雖曰世衰祚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經修編錄。乃至全付闕如。此由信史通之謬談。劉知幾欲廢表志。見史通表歷書志二篇。成茲偏見。元纂宋遼金三史。明纂元史。國朝纂明史。皆仍用舊規。不從修例。豈非以破壞古法不可以訓乎。此書之失。此爲最大。若不考韓通之褒贈。案宋太祖褒贈韓通敕。今載宋文鑑中。有所諱而不立傳者。一節偶疎。諸史類然。不足以爲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風教者甚大。惟其考證之疎。則有或不盡知者。故具論如右。俾來者有所別白。其註爲徐無黨作。頗爲淺陋。相傳已久。今仍竝錄之焉。

【五代史記纂誤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縝撰。案周密齊東野語曰。劉義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劉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譌。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

千百載之事。其閒豈無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後耳云云。據其所說。似乎此書爲劉羲仲作。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五卷。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三卷。雖卷數小異。然均題縝作。不云羲仲。又密引揮麈錄之言。亦稱縝有此書。而不辨其爲一爲二。案揮麈錄所云。乃新唐書糾謬。此引爲五代史誤。則密亦自疑其說。蓋傳聞異詞。不足據也。是書南渡後。嘗與新唐書糾謬合刻於吳興。附唐書五代史末。今糾謬尚有槧本流傳。而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採掇裒集。猶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二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歐陽修五代史。義存褒貶。而考證則往往疎舛。如司馬光通鑑考異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失載朱梁輕賦等事。皆譌漏之甚者。至徐無黨註。不知參核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縝一一抉其闕誤。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未可遽以輕議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罷一條。徐無黨註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雁於繁臺句。今本竝無雁字。周太祖紀之甲辰。當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縝既糾修誤。不應竟搆虛詞。或後來校刊五代史者。因其說而追改之耶。謹依宋史目次。釐爲三卷。其閒有與薛史同異者。竝略加附識於下。以備考證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內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其總目題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實爲世家六卷。總目未列。蓋偶遺也。其書僅一代之史。而卷帙幾盈五百。檢校既已難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學爲宗。餘事皆

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柯維騏宋史新編。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如謂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內殿。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據徽宗紀。則宣和六年策進士。是爲甲辰科。實非五年。此紀傳之互異也。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則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蘇舜欽傳云。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據五行志。則地震在寶元元年。康定止一年。無地震事。此志傳之互異也。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居長。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傳。則其母爲陳國夫人耿氏。張浚傳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據韓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非後軍統制。案本紀後軍統制爲張煥。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隨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傳。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非張浚。此傳文前後之互異也。譏宋史者。謂諸傳載祖父之名而無事實。似誌銘之體。詳官階之遷除。而無所刪節。似申狀之文。然好之者。或以爲世系官資。轉可藉以有考。及證以他書。則宋史諸傳。多不足憑。如晁補之傳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撰誌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君之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楻文元母弟也。是補之實非迥五世孫。又晁迥傳云。迥子

宗懿。據曾鞏南豐集。宗懿父名遘。是補之實非宗懿曾孫。謝絳傳云。祖懿文。父濤。據范仲淹撰謝濤誌銘。懿文生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是謝絳實爲懿文曾孫。然則所述世系豈足盡信哉。洪邁傳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饑。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饑。爲乾道七年。則十三年上。當加淳熙二字。又邁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讚姑孰帖尚在太平。而傳文闕載。然則所敍官資。又豈可盡信哉。至於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與林同之題壁自盡。忠義之士。尚多闕落。尤爲疎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駁。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後複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舉也。蓋其書以宋人國史爲藁本。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止載周邦彥等數人。循吏傳則南宋更無一人。是其明證。至於南唐劉仁贍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鑑。俱爲之證明。而此書仍作以城降。李澣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此書仍附於李濤傳。是於久列學官之書。共在史局之藁。尚不及互相勘證。則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年代緐邈。舊籍散亡。仍以是書爲藁本。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故考兩宋之事。終以原書爲據。迄今竟不可廢焉。

【遼史一百十六卷】四庫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詔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書成。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國語解一卷。考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

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見沈括夢溪筆談。僧行均龍龕手鏡序下。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後。遂至舊章散失。澌滅無遺。觀袁桷修三史議。蘇天爵三史質疑。知遼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者。寥寥無幾。故當時所據。惟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見聞既隘。又藏功於一載之內。無暇旁搜。潦草成編。實多疎略。其開左支右詘。痕迹灼然。如每年遊幸。既具書於本紀矣。復爲遊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詳述於營衛志矣。復爲部族表一卷。屬國之貢使。亦具見於本紀矣。復爲屬國表一卷。義宗之奔唐。章肅之爭國。既屢見於紀志表矣。復屢書於列傳。文學僅六人。而分爲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而強綴三人。此其重複瑣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無米之炊。足窮巧婦。故不得已而縷割分隸。以求卷帙之盈。勢使之然。不足怪也。然遼典雖不足徵。宋籍非無可考。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卽位。改大遼爲大契丹國。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考重熙十六年。釋迦佛舍利鐵塔記石刻。今尙在古爾板蘇巴爾漢。其文稱維大契丹國興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丑朔云云。與王偁所記合。而此書不載。是其於國號之更改。尙未詳也。文獻通考稱遼道宗改元壽昌。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而此書作壽隆。殊不思聖宗諱隆緒。道宗爲聖宗之孫。何至紀元而犯祖諱。考今興中故城。卽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稱三座塔云。東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靈巖寺碑。稱壽昌初元。歲次乙亥。又有玉石觀音像倡和詩碑。稱壽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稱壽昌四年七月。均與洪遵所引合。又老學菴筆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稱重熙曰重和。考興中故城鐵塔旁

記有天慶二年釋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記稱重和十五年鑄鐵塔。與陸游所記亦合。而此書均不載。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稱。據太子誕聖邑碑諸人結銜。知遼制有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知縣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載。是其於制度有遺闕也。至厲鶚遼史拾遺所摭更不可以僕數。此則考證未詳。不得委之文獻無徵矣。然其書以實錄爲憑。無所粉飾。如宋史載太平興國七年。戰於豐州。據此書。則云宋使請和。宋史忠義傳有康保裔。據此書。則云保裔被擒而降。後爲昭順軍節度使。審其事勢。遼史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竝行而不可偏廢歟。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是書拾遼史之遺。有註有補。均摘錄舊文爲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國語解先後次第。與目錄有不合者。亦悉爲釐正。又補輯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於後。其中如劉守光自爲節度使。唐書及五代史列傳載之最詳。乃獨取資治通鑑一條。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國志。亦僅引通鑑。王都破唐兵。五代史與諸書互有同異。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國志敍次最悉。乃獨取松漠紀聞數言。保大以後。遼事載於宋史紀傳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類。皆頗有所遺。又蘭亭石刻之類。蔓延鋪敍。與史事毫無所關。亦未免嗜博愛奇。傷於泛濫。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疎略於遼。又遼時書禁最嚴。不得傳布於境外。故一朝圖籍。澌滅無徵。鶚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蹟。一一鉤稽。其補唐中和諸人之傳。及禮志之補幡勝。樂志之補聒帳。與服志之補金冠窄袍。食貨志之補賦稅名目。皆採輯散佚。足備考證。鶚樊榭詩集中自稱所註遼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國史

註，亦不誣也。至於卷末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譯，故因仍故牘，致失其眞。鶚雖釐正其次第，而索倫舊語，既非所知，故舊史駁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國語，悉蒙欽定，一洗前代之譌，足以昭示萬古。鶚所附贅，存而不論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內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金人肇基東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爲盛。徵文考獻，具有所資。卽如大金弔伐一錄，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國書誓誥册表文狀，指揮牒檄，以載於故府案牘者，具有年月，得以編次成書，是自開國之初，卽已遺聞不墜。文藝傳稱元好問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搆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片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稱劉祁撰歸潛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復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歷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疎，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爲最善。如載世紀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則酌取魏書之例，歷志則採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等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條理。食貨志則因物力之微，而歎其初法之不愼，選舉志則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進之末弊，交聘

表則數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險不能自強皆切中事機意存殷鑒卓然有良史之風惟其列傳之中頗多疎舛如楊朴佐太祖開基見於遼史而不爲立傳晉王宗翰之上書乞免見北盟會編潘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有關國政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既見於本紀而諸嬖之猥褻復詳述於后妃傳王倫以奉使被留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鄜瓊李成之後張邦昌傳既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復複引本紀之文列於劉豫之前皆乖體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謀宇文虛中之謗訕傳聞異辭皆未能核定亦由於祇據實錄未暇旁考諸書然宋史載兩國兵事多採摭宋人所記不免浮詞如采石之戰其時海陵士卒聞大定改元離心自潰虞允文攘以爲功殊非事實此書所載獨得其眞泰和以後諸臣傳尤能悉其情事蓋好問等得諸目覩與傳聞異詞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闕文蓋明代監版之脫誤今以內府所藏元版校補仍爲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內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天寧寺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爲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迨後來遞相考證紕漏彌彰顧炎武日知錄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翦裁朱彝尊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後複出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爲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舛駁不在於蔵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以後世論之元人載籍之存者說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種以訂史傳時見牴牾不能不咎考訂之

未密。其在當日。則重開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後世所謂古書。皆當日時人之書也。其時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勢不能裒合衆說。參定異同。考徐一夔始豐稾。有重開史局時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疎略。幸而天曆開廣。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麤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云云。則是書之疎漏。未經屬草以前。一夔已預知之。非盡濂等之過矣。惟是事蹟雖難以遽詳。其體例則不難自定。其譌脫則不難自校也。今觀是書。三公宰相。分爲兩表。禮樂合爲一志。又分祭祀與服爲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而刪除藝文一志。收入列傳之中。遂使無傳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爲乖迕。又帝紀則定宗以後。憲宗以前。闕載者三年。未必實錄之中。竟無一事。其爲漏落顯然。至於姚燧傳中。述其論文之語。殆不可曉。證以元文類。則引其送暢純甫序。而互易其問答之辭。殊爲顚倒。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是則濂等之過。無以解於後人之議者耳。解縉集有與吏部侍郎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歟。若夫歷志載許衡郭守敬之歷經。李謙之歷議。而并及庚午元歷之未嘗頒用者。以證其異同。地理志附載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譯梵字圖書分註於下河渠志則北水兼及於盧溝河御河。南水兼及於鹽官海塘龍山河道竝詳其繕濬之宜。未

當不可爲考古之證。讀者參以諸書。而節取其所長可也。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勅撰。考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閒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爲捐篤。身毒印度。烏桓之爲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爲蠕蠕。比諸蠕動。已屬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爲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閒。又大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爲吾祖。遂謂吾祖爲我翁。蕭鵶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鵶巴鶉脯爲惡謔。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考其編輯成書。已當元末。是時如台哈布哈。號爲文士。今所傳納新案納新原本誤作迺賢。今改正。金臺集。首有所題篆字。亦自署曰泰不華。居然譌異。蓋舊俗已漓。併色目諸人。亦不甚通其國語。宜諸史之譌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難殫數。前代譯語。更非所諳。三史所附國語解。顚舛支離。如出一轍。固其宜也。我皇上聖明天縱。邁古涵今。洞悉諸國之文。灼見舊編之誤。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併一一親加指示。務得其眞。以索倫語正遼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宮衞。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屬國。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以滿洲語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職官。附以軍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門。以蒙古語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

妃皇子公主。次宮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國名。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各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字音爲漢文所無者。則兩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窮極要窔。卽不諳繙譯之人。釋訓釋之明。悟語聲之轉。亦覺釐然有當於心。而恍然於舊史之誤也。蓋自欽定三合切音淸文鑑出。而國語之精奧明。至此書出。而前史之異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據此以刊其譌。卽四庫之書。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訓皆得其眞。聖朝考文之典。洵超軼乎萬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內府刊本　國朝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書成表進。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其進表有曰。仰惟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寬其歲月。蓋康熙十八年。始詔修明史。竝召試彭孫遹等五十人入館纂修。以記載浩繁。異同歧出。遞相考證。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愼之旨。載詳討論之功。臣等於時奉敕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輯。十五年之內。幾經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蓋雍正二年。詔諸臣續藏其事。至是乃成書也。又曰。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稾。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幃。頒來祕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卽成編。用爲初稾。蓋康熙中戶部侍郎王鴻緒撰明史稾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爲詳贍。故因其本而增損成帙也。其開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刊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

輔創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關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頒行以後宣示綸綍特命改增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昭萬禩尤自有史籍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

右正史類三十八部三千七百三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註釋諸史之書皆各從其類惟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以有漢書而後考及史記是由漢書作也兩漢刊誤補遺附後漢書後後及見前前尚未及見後也若茅國縉蔣之翹之晉書刪改原文宋史新編之屬非其本書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亦增益於本書之外如斯之類則均入別史焉

正史類存目

【訂正史記眞本凡例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洪遵撰遵字景嚴鄱陽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樞密院事謚文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自序稱手錄司馬遷史記一帙盡汰去楊惲褚少孫等所補十篇幷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語而以己所校定者錄於下方此其書前凡例也考諸家目錄皆不載遵有此書諸家言史學者如漢書刊誤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俱表表於世自宋

以來亦從無引及此本者今觀其所刊正不盡無理而云得司馬遷名山所藏眞本與今本核其異同知其孰爲楊惲所增孰爲褚少孫所補則三洪皆讀書人斷不謬妄至此豈有由漢及宋尚有司馬遷眞本藏於山中邂逅然得之者耶其爲明季妄人託名僞撰殆無疑義且既謂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異某篇自某處至某處刪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刪若干字直以全書悉載例中可使人按例而塗乙之即得眞本無庸更有全書矣此尤作僞之一證也

【史記瑣瑣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敬山草堂集不詳卷數亦未見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種也取史記疑義略爲考正訓釋然多臆撰如殷本紀西伯伐饑國蓋黎饑古字假借乃云書作伐黎黎飢色也書曰黎民阻飢爲其民失養而弔伐之然則黎民於變時雍又當何解又周本紀輕呂之劍謂即赤刀龍蔡謂即龍溺項羽本紀楚歌爲激楚之音皆漫無根據不足信也

【史詮五卷】內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寧人是編專釋史記字句校考諸本頗有發明惟參雜時人評語頗近鄉塾陋本體例亦有過於膠固者如欲據荀子樂記刪改禮書樂書之類皆不可據爲定論也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其文集散佚僅存四景詩及須溪記鈔蓋不及十分之一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始稍成卷帙惟所

評諸書尙傳。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澀。其點論古書。尤好爲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尙較爲切實。然於顯然共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證。既非論文。又非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爲臻極精妙。過矣。舊無專刻。僅附倪思書以行。然究爲以辰翁之書亂思之書。故有疑班馬異同卽爲辰翁作者。語詳班馬異同條下。今各著錄。俾兩不相淆焉。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許相卿編。相卿字台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因倪思原本稍爲釐訂。改題此名。陳勝英布二傳。思書偶遺。此補綴所闕。他如衞青霍去病傳。附錄諸將。漢書別自立傳。與史記文不相襲者。思書刪去。此皆掇拾所遺。其先後次第。改從司馬貞索隱。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書史記大書漢書細書。文相連屬。但以字形廣狹爲分。頗易混淆。又字旁鉤勒。傳寫尤舛誤。相卿變其體例。以史漢相同者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註。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偏列於右。漢書有而史記無者。偏列於左。條理井然。較思書爲勝。所列評語。亦因劉辰翁之本稍爲損益。頗不及舊文。又舊文皆標置簡端。相卿意取便覽。或移附句旁。如批點時文之例。反參錯難觀。則未免於不善變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歐陽修作五代史。多倣春秋書法。自謂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然褒貶謹嚴。而事蹟或在所略。故重複舛漏。閒亦不免。吳縝作五代

史纂誤頗糾其譌其本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詔編纂始排比成帙陸榮此編成於康熙庚子蓋未睹續書故以意研求摘其疎謬如梁太祖本紀謂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唐昭宗遭難以後不書立昭宣帝則紀中前後所稱天子不可辨別晉出帝紀謂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爲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瀛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清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唐莊宗諸子傳謂五子繼岌繼潼繼嵩繼蟾繼嶢而劉后傳乃多一幼子滿喜晉出帝家人傳漏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而張延澤傳中乃有之漢隱帝家人傳漏耿夫人而楊邠傳中乃有之王景仁傳以朗王存之子友寧爲梁太祖子羅紹威傳以兄守文爲弟守文白再榮傳李崧和凝留鎮州時契丹已北歸不應云隨契丹留安重榮傳謂其祖父皆爲刺史不應云暴至富貴劉昫傳不應漏修唐書皆頗有考訂然其餘不過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毛舉細故往往失當大抵惟就本書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書僅茅坤五代史鈔評一條此外更無旁證也

【宋史偶識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項夢原撰夢原字希憲秀水人萬歷己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張秋其書乃讀宋史時隨筆摘錄又他書所見可以參考者附之間加評斷亦甚寥寥蓋當時強授梨棗以充書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類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註一代之史者雖工拙有殊然非淹貫全書則不能論著不比語錄之類人人皆可成編故

撰述者無多。卽存目之書。亦寥寥可數。

卷四十七

史部三

編年類

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爲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敍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其不列爲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今仍蒐羅遺帙。次於正史。俾得相輔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門。著錄四十四部。舊唐書載二十九部。併實錄爲四十一部。新唐書載二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傳六卷。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傳。雖編次年月。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爲信史。實惟存溫大雅一書。不能自爲門目。稽其體例。亦屬編年。今併合爲一。猶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之意也。

【竹書紀年二卷】內府藏本　案晉書束皙傳。晉太康二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篇。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顧炎武考證之學。最爲精核。所作日知錄中。往往引以爲據。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考平王東遷以後。惟載晉事。三家分晉以後。惟載魏事。是魏承晉史之明驗。然晉靈公桃園之事。董狐所書。明見左傳。孔子稱趙盾爲法受惡。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載。仍以趙穿蔽獄。則非晉史之舊也。束皙傳稱竹書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今本皆無此文。又杜預注

左傳攜王奸命句。引服虔說。以爲伯服。疏併引束晳以爲伯盤。今本乃有余臣之說。使竹書原有此文。不應二人皆未睹。則非束晳杜預所見本也。郭璞注穆天子傳。引紀年七條。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條。璞稱紀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條。璞時不應先有注。且三條併爲一條。文亦不屬。其穆天子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鵒人一條。今本無之。則非郭璞所見本也。隋書經籍志曰。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後。時月並與經同。全從周正。則非隋時所見本也。水經注引竹書七十六條。皆以晉國紀年。如春秋之爲魯史。而此本晉國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瑤成宅陽。梁惠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次于平陽。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諸條。今本皆無。其他年月。亦多舛異。則非酈道元所見本也。史通引竹書文王殺季歷。今本作文丁。又引竹書鄭桓公厲王之子。今本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爲鄭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厲王子。則非劉知幾所見本也。文選注。引竹書五條。今惟有太甲殺伊尹一條。則非李善所見本也。開元占經引竹書四條。今本皆無。則非瞿曇悉達所見本也。史記索隱引竹書晉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與衞戰岸門。惠王後元十一年。會齊于平阿。十三年會齊于甄。齊桓公君母齊宣王后。宋易成肝廢君自立。楮里疾圍蒲。七條。今本皆無。則非司馬貞所見本也。穀梁傳疏引竹書紀年周昭王膠舟之事。以駁呂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無膠舟事。則非楊士勛所見本也。元豐九域志引竹書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條。今本亦無。則非王存所見本也。路史引竹書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書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證世紀五十九年之異。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

八年雨骨于赤鞞。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竝無。則非羅泌羅苹所見本也。戰國策注。引竹書魏救中山寒集胥口。今本無之。則非鮑彪所見本也。廣川書跋。引竹書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本無之。則非董逌所見本也。雖其他證以竹書往往相合。然允征稱辰弗集于房。說命稱舊學于甘盤。均出梅賾古文尚書。在西晉之後。不應先見竹書。豈亦明人鈔合諸書以爲之。如十六國春秋類歟。觀其以春秋合夏正。斷斷爲胡傳盛行以後書也。沈約注外。又有小字夾行之注。不知誰作。中殷小庚一條。稱約案史記作太庚。則亦當爲約說。考元和郡縣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煬帝時。始置衛縣。而注舜在鳴條一條。稱今海州。夏啓十一年放武觀一條。稱今頓丘衛縣。則非約語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詳。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鈔宋書符瑞志語。約不應既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爲此本之注。然則此注亦依託耳。自明以來。流傳已久。姑錄之以備一說。其僞則終不可掩也。

【竹書統箋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貢會箋。已著錄。是編蓋作於孫之騄考定竹書以後。亦因僞沈約注爲之引證推闡。首仿司馬貞補史記例。作伏羲神農紀年。題曰前編。而自爲之注。多據毛漸僞三墳。殊失考正。次爲雜述。述竹書源流。皆不入卷數。其箋則仿諸經注疏之例。發明於各條之下。蓋文靖誤以紀年爲原書。又誤以其注眞出沈約。故以箋自名。如鄭元之尊毛萇也。然其引證諸書。皆著出典。較孫之騄爲切實。而考正地里。訂正世系。亦較之騄爲詳晰。如坊本誤於外丙元年後。係以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乃繼以二年陟。蓋舊本顚倒一頁。重刻者因而仍之。陳仁錫作四書考。遂據以駁難異同。文靖以殷本紀排比。知其脫誤。亦較之騄爲密也。

【漢紀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漢荀悅撰。悅字仲豫。潁陰人。獻帝時官祕書監侍中。後漢書附見其祖荀淑傳。稱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紀亦稱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爲左傳家之首。其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爲一科。文獻通考載宋李燾跋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畤之月。要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舛譌。又稱其君蘭君簡端瑞與譽寬竟諸事。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王銍作兩漢紀後序。亦稱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反復辨達。明白條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是宋人亦甚重其書也。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狐。朱雲請上方劍。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資考證者亦不一。近時顧炎武日知錄。乃惟取其宣帝賜陳遂璽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敘事索然無意味。閒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未免抑揚過當。又曰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云云。其語不當可否。然不曰盡削。而曰盡沒。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書莽自爲傳。自可載其僞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非紀元哉。是亦非確論。不足爲悅病也。是書考李燾所跋。自天聖中已無善本。明黃姬水所刊。亦閒有舛譌。康熙中襄平蔣國祥蔣國祚與袁宏後漢紀合刻。後附兩漢紀

字句異同考一卷今用以參校較舊本稍完善焉

【後漢紀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蹟具晉書文苑傳是書前有宏自序稱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案此漢紀蓋指荀悅之書涉及東漢初事者非張璠書也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部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序錯繆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云云蓋大致以漢紀爲準也案隋志載璠書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閒引數條今取與此書互勘璠記所有此書往往不載其載者亦多所點竄互有詳略如璠記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此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較璠記爲詳璠記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窗牖此書則作性不喜出入遊觀璠記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以爲名公此書刪下一句又如序王龔與薛勤喪妻事璠記先敍龔而追敍勤此書則先敍勤而後敍龔敍呂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璠記敍在長安陷時此書追敍於後亦頗有所移置而核其文義皆此書爲長其體例雖仿荀悅書而悅書因班固舊文翦裁聯絡此書則抉擇去取自出鑒裁抑又難於悅矣劉知幾史通正史篇稱世言漢中興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

【元經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薛收續併作傳宋阮逸注其書始晉太熙元年終

隋開皇九年。凡九卷。稱爲通之原書。末一卷。自隋開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稱收所續。晁公武讀書志曰。案崇文無其目。疑阮逸依託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以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大業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今考是書。晉成帝咸和八年。書張公庭爲鎮西大將軍。康帝建元元年。書石虎侵張駿。公庭卽駿之字。猶可曰書名書字。例本互通。至於康寧三年書神虎門爲神獸門。則顯襲晉書。更無所置辨矣。且於周大定元年。直書楊堅輔政。通生隋世。雖妄以聖人自居。亦何敢於悖亂如是哉。陳師道後山談叢。何遵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竝稱逸作是書。嘗以稾本示蘇洵。蓋與博語未可知。師道則篤行君子。斷無妄語。所記諒不誣矣。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宋史胡瑗傳。景祐初更定雅樂。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者。卽其人也。王鞏甲申雜記。又載其所作詩。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句。爲怨家所告。流竄以終。生平喜作僞書。此特其一耳。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五卷。此本止十卷。自魏太和以後。往往數十年不書一事。蓋又非阮逸僞本之全矣。至明鄧伯羔藝殼。稱是書爲關朗作。朗北魏孝文帝時人。何由書開皇九年之事。或因宋人記關朗易傳。與此書同出阮逸。偶然誤記耶。其書本無可取。以自宋以來。流傳已久。姑錄存之。而參考諸說。附糾其依託如右。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溫大雅撰。大雅字彥麗。幷州祁人。官禮部尙書。封黎國公。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唐志宋志皆作三卷。惟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上卷記起義旗至發引四十八

日之事。中卷記起自太原至京城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記起攝政至卽眞一百八十三日之事。與書錄解題所云記三百五十七日之事者。其數相符。首尾完具。無所佚闕。不應復有二卷。通考殆譌三爲五也。大雅本傳稱高祖兵興。引爲記室參軍。主文檄。則此書得諸聞見。記錄當眞。今取與高祖本紀相較。若劉仁恭爲突厥所敗。煬帝驛繫高祖。此書稱高祖側耳謂秦王曰。隋運將盡。吾家繼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爲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一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是興師由高祖。而本紀則謂舉事由秦王。又此書載隋少帝以夏四月詔曰。今遵故事。遜於舊邸。而本紀則繫之五月戊午。凡此之類。皆頗相牴牾。書中所謂大郎卽建成。二郎卽太宗。於太宗殊無所表異。胡震亨跋謂大抵載筆之時。建成方爲太子。故凡言結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太宗竝稱。殆其然歟。抑或貞觀十七年。敬播房元齡許敬宗等所修高祖實錄。欲以剏業之功。獨歸太宗。不能無所潤色也。觀大雅所諱。獨宮婢私侍一事耳。至於稱臣突厥。則以不用書而用啓。隱約其詞。而於煬帝命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則載高祖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於煬帝命擊突厥。則載高祖私謂人曰。天其或者將以畀余。俱據事直書。無所粉飾。則凡與唐史不同者。或此書反爲實錄。亦未可定也。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內府藏本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詔撰通鑑。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書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後畢。光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稾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既非掇拾殘賸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記前後漢書屬劉邠。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五代屬范祖禹。又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

精。爲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奧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光門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注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羣書。訂譌補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載先友淵源錄。稱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稾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家塾。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稱乙酉徹編。與桷所記正合。惟桷稱定注。而今本題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稱初依經典釋文例。爲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此本惟考異散入各文下。而目錄所有之歷法天文書中。並未附注一條。當爲後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爲歟。通鑑文繁義博。貫穿最難。三省所釋。於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諸大端。極爲賅備。故唐紀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蓋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發其凡。可謂能見其大矣。至通鑑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顯王紀秦大良造伐魏條注云。大良造下當有衞鞅二字。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條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又嚴武三鎮劍南條注云。武只再鎮劍南。蓋因杜甫詩語致誤。唐穆宗紀。册回鶻嗣君條注云。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稱嗣君。文宗紀。鄭注代杜悰鎮鳳翔條注云。如上卷所書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凡若此類。並能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深得注書之體。較尹起莘綱目發明。附和回護。如諸臣媚子所爲者。心術之公私。學術之眞僞。尤相去九牛毛也。雖徵摭既廣。不免檢點偶疎。如景延廣之名。出師表敗軍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賊之語。沈懷珍之軍洋水。阿那瓌之趨下口。烏丸軫宇文孝伯之誤句。周太祖詔令兄之作令兄。顧

炎武日知錄竝糾其失。近時陳景雲亦摘地理譌舛者。作舉正數十條。然以二三百卷之書。而蹉失者僅止於此。則其大體之精密。益可概見。黃溥簡籍遺聞稱是書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國學。其見重於後來。固非偶矣。

【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內府藏本　元胡三省撰。通鑑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淺陋特甚。時又有海陵所刊釋文。稱司馬康本。又蜀廣都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亦以注附之。世號龍爪通鑑。皆視史炤本差略。而實相蹈襲。三省既自爲通鑑音注。復以司馬康釋文本出僞託。而史炤所作。譌謬相傳。恐其疑誤後學。因作此書以刊正之。每條皆先舉史炤之誤。而海陵本龍爪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其已見於此書者。音注之中。卽不復著其說。然如唐德宗紀。韓晏出駱驛一條。音注云。史炤謂駱谷關之驛。余案韓晏若過駱谷關驛。則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也。此類隨文考正者。亦不盡見於辨誤。蓋二書本相輔而行。故各有詳略。以便互爲考證也。其書援據精核。多足爲讀史者啓發之助。所云音訓之學。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又云晉宋齊梁陳之疆里。不可以釋唐之疆里。其言實足爲千古注書之法。又不獨爲史炤一人而設矣。

【通鑑胡注舉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景雲撰。景雲里貫已附見三國辨誤條下。是書皆參訂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之誤。凡六十三條。而所正地理居多。頗爲精核。然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門監者。注以夷門爲大梁北門。不知史記信陵君傳。本作東門。又隋煬帝大業元年。奇章公牛宏。注但引隋書新唐書作其章縣。不知舊唐書本作奇章。謂以縣東八里奇章山得名。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隧

鄉名見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蛇邱縣條下唐高祖武德三年溱州見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及地理志汝南郡條下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康化軍見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而注皆云無考凡斯之類尚未悉舉考書後附載王峻所作景雲墓誌稱作通鑑胡注舉正十卷而卷末其子黃中跋亦稱書本十卷屋漏鼠齧之餘僅存什一然則是編乃殘闕之稾其多所挂漏宜矣要此所存諸條亦未始不足資考據也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氏注已著錄是書以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爲糾紛而險要阨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爲有國者成敗之鑒因各爲條例釐定成編首歷代州域次歷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歷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書本十四卷宋史本傳作十六卷疑傳刻之譌也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確而敘列朝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於史學最爲有功原書無序後人以書後應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執徐橘壯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自時宋亡已三年蓋用陶潛但書甲子之義書內稱梓慎爲梓謹亦猶爲宋諱云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此書於元豐七年隨通鑑同奏上高似孫緯略載光編集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文獻通考載司馬康所述有司馬彪荀悅袁宏崔鴻蕭方等李延壽及太清記唐歷之類洪邁容齋隨筆所摘有河洛記魏鄭公諫錄李司空論事張中丞傳涼公平蔡錄鄴侯家傳兩朝獻替記後史補金鑾密記彭門紀亂平剡錄廣陵妖亂志之類不過偶舉其數端不止是也其閒傳聞異詞稗官既喜造虛言正史亦不皆實錄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爲此

書辨正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爲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一也至陳桱王宗沐薛應旂等欲追續光書而不能網羅舊籍僅據本史編排參以他書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則考異之法不講致留遺議於本書滋疑竇於後來者矣其中如唐關播平章事拜罷專引舊唐書而不及引新唐書紀傳年表以證其誤者小小滲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謂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爲全體累也其書原與通鑑別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頗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單本猶光原書卷第故錄之以存其舊焉

【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司馬光撰此書亦與通鑑同奏上即進書表所謂略舉事目以備檢閱者也其法年經國緯著其歲陽歲名於上而各標通鑑卷數於下又以劉羲叟長歷氣朔閏月及列史所載七政之變著於上方復撮書中精要之語散於其間次第釐然具有條理蓋通鑑一書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讀者倦於披尋故於編纂之時提綱挈要併成斯編使相輔而行端緒易於循覽其體全仿年表用史記漢書舊例其標明卷數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錄之體則光之創例通鑑爲紀志傳之總會此書又通鑑之總會矣至五星凌犯之類見於各史天文志者通鑑例不備書皆具列上方亦足補本書所未及書錄解題稱光患本書浩大難領略而目錄無首尾晚著通鑑舉要歷八十卷其稾在晁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得而上之今其本不傳讀書志又別載

通鑑節文六十卷。亦稱光所自鈔。今亦不傳。惟此書以附通鑑得存。尚足爲全書之綱領云。

【通鑑釋例一卷】內府藏本　宋司馬光撰。皆其修通鑑時所定凡例。後附於范祖禹論修書帖二通。有光曾孫尚書吏部員外郎伋跋語。稱遺稾散亂。所藏僅存。脫略已甚。伋輒掇取分類爲三十六例。末題丙戌仲秋。乃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誤序。謂光沒後。通鑑之學。其家無傳。後因金使問司馬光子孫。朝廷始訪其後之在江南者。得從曾孫伋使奉公祀。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鋟梓行之。蓋伋之始末如此。其編此書時。嘗有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版本。惟伋跋稱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類。蓋幷各類中細目計之也。伋又稱文全字闕者。伋亦從而闕之。而今本竝無所闕。則已非原刻之舊。胡三省又云。溫公與范夢得修書二帖。得於三衢學宮。與劉道原十一帖。則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今本止有與夢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無之。殆後人以通鑑問疑。別有專本。而削去不載歟。其書雜出於南渡後。恐不無以意損益。未必盡光本旨。而相傳已久。今故與問疑竝著於錄。以備參考焉。

【稽古錄二十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司馬光撰。光既撰資治通鑑。及日錄考異。又有舉要歷。有歷年圖。有百官表。歷年圖仍依通鑑。起於三晉。終於顯德。百官表止著宋代。是書則上溯伏羲。下訖英宗治平之末。而爲書不過二十卷。蓋以各書卷帙繁重。又歷年圖刻於他人。或有所增損。亂其卷帙。故芟除繁亂。約爲此編。而諸論則仍歷年圖之舊。元祐初表上於朝。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越本彙聚諸論於一卷。潭本則分係於各代之後。此刻次第。蓋依潭本。較越本易於循覽。朱子語錄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今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

之故。反復開陳。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有裨於治道者甚深。故雖非洛學之派。朱子亦不能不重之。足見其不可磨滅矣。南渡以後。龔頤正嘗續其書。今永樂大典。尚有全本。然是非頗乖於公議。陳振孫深不取之。蓋其心術學問。皆非光比。故持論之正。亦終不及光也。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宋劉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萬年人。祖受爲臨川令。葬於高安。因家焉。宋史本傳。稱其舉進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馬光作此書序。稱恕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則當生於明道元年。又稱其登第時年十八。則皇祐元年進士也。初授鉅鹿主簿。尋遷知和州。翁源二縣。會司馬光受詔修資治通鑑。奏以恕同司編纂。轉著作郎。熙寧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終養。改祕書丞。仍令就家續成前書。遂終於家。此書乃其臨沒時所成也。蓋修資治通鑑時。恕欲與司馬光採宋一祖四宗實錄。國史爲後紀。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蹟爲前紀。會遭憂遘疾。右股痹廢。知遠方不可得國書。後紀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羲仲。以成此書。改名曰外紀。凡包羲以來紀一卷。夏紀商紀共一卷。周紀八卷。又目錄五卷。年經事緯。上列朔閏天象。下列外紀之卷數。悉與司馬光通鑑目錄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鑑前編。詆其好奇。今觀其書。周成王元年丙戌。稱周公攝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稱成王元年。則是周公殆類新莽之爲矣。又稱魯惠公爲隱公娶於宋。見其女好而自納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衛宣之醜。如斯之類。頗爲不經。又如齊桓觀龍。殆如戲劇。熊渠射虎。何預勸懲。雖曰細大不捐。亦未免貪多務得。履祥所論。未可謂之吹求。然外紀於上古之事可信者。大書。其異同舛誤。以及荒遠茫昧者。或分註。或細書。未嘗不具有別裁。目錄於共和以後。據史記年表編年。共和以前。皆謂之疑年。不標歲陽歲陰之

名。竝不縷列其數。亦特爲審愼。且其自序。稱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他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删削外紀之繁冗而爲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則恕作此書。特剏爲草藁。儲才備用。如通鑑之有長編。以待司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當日書局編纂之例。遽加輕詆。操之未免爲已蹙矣。

【皇王大紀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胡宏撰。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安國之季子也。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嘗上書忤秦檜。久不調。檜死始召用。辭疾不赴。事蹟附載宋史儒林傳胡安國傳中。是書成於紹興辛酉紹定間。嘗宣取入祕閣。所述上起盤古。下迄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號事蹟。帝堯以後。始用皇極經世編年。博採經傳。而附以論斷。陳振孫書錄解題。嘗譏其誤取莊子寓言。及敍邃古之初。無徵不信。然古帝王名號可考。統系斯存。典籍相傳。豈得遽爲删削。至其採摭浩繁。雖不免小有出入。較之羅泌路史。則切實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近時鄒平馬驌撰繹史。體例頗相似。疑其未見是書。正可竝存不廢。今考驌書多引路史。而不及皇王大紀一字。彝尊以爲未見。理或有然。至於此書體用編年。繹史則每事標題。而雜引古書之文。排比倫次。略如袁樞記事本末之法。體例固截然不同。不知彝尊何以謂其相似。殆偶未詳檢驌書歟。

【中興小紀四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後事蹟。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紀。其曰小紀。蓋以別於官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牴牾。不

稱良史。岳珂桯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之議與武德殿之議併書於紹興二十八年。合而爲一。蓋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尚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纂輯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剏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僅此書尚爲完本惟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併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十卷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燾撰燾有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已著錄燾博極羣書尤究心掌故以當時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家自爲說因踵司馬光通鑑之例備採一祖八宗事蹟薈粹討論作爲此書以光修通鑑時先成長編燾謙不敢言續通鑑故但謂之續資治通鑑長編文獻通考載其進書狀四篇一在隆興元年知榮州時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上進一在乾道四年爲禮部郎時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蹟共一百八卷上進一在淳熙元年知瀘州時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進一在淳熙元年知遂寧府時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上進故周密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書至盈二廚然文獻通考所載僅長編一百六十八卷舉要六十八卷與進狀多寡迥殊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卷數雖如此而册數至逾三百蓋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餘云云則所稱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統子卷而計之故其數較多矣又據燾進狀其書實止於欽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稱紹興元年胡彥修疏在長編一百五十九卷註

後。則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連屬。著其歸宿。附於註末。如左傳後經終事之例歟。癸辛雜識又稱燾爲長編。以本廚十枚。每廚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云云。則其用力之專且久。可概見矣。其書卷帙最多。當時艱於傳寫。書坊所刻本。及蜀中舊本。已有詳略之不同。又神哲徽欽四朝之書。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版。流播日稀。自元以來。世鮮傳本。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副帙流傳。無不珍爲祕乘。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註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蹟。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爲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實從來海內所未有。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頗爲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經月緯。遂已詳備無遺。以數百年來名儒碩學所欲見而不得者。一旦頓還舊物。視現行諸本增多幾四五倍。斯亦藝林之鉅觀矣。昔明成化中。詔商輅等續修通鑑綱目。時永樂大典庋藏內府。外庭無自而窺。竟不知燾之舊文。全載卷內。乃百方別購。迄不能得。論者以爲遺憾。今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編摩四庫。乃得重見於世。豈非顯晦有時。待聖世而發其光哉。燾原目無存。其所分千餘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謹參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簡。別加釐析。定著爲五百二十卷。燾作此書。經四十載乃成。自實錄正史。官府文書。以逮家錄野紀。無不遞相稽審。質驗異同。雖採摭浩博。或不免虛實竝存。疑信互見。未必一一皆叚於至當。不但太宗斧聲燭影之事。於湘山野錄。考據未明。遂爲千古之疑竇。卽如景祐二年三月。賜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

墓銘。殊不相符。爲曾敏行獨醒雜志所糾者。亦往往有之。然囊進狀。自稱寧失之繁。毋失之略。蓋廣蒐博錄。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也。

【綱目續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錄一卷彙覽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自勳撰。自勳字卓菴。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癸未。首爲校正凡例一卷。列朱子凡例。與劉友益書法凡例。而各著所疑。次爲附錄一卷。備列朱子論綱目手書十二篇。及李方子綱目後序。王柏書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考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註非朱子手定。即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併證劉友益誤以晚年未定之本。爲中年已定之本。遂不求端訊末。強辨誣眞。其續麟二十卷。則案原書次第。摘列綱目及考異書法發明考證之文。而一一辨正其是非。彙覽三卷。則列增刪正綱者三千六百四十餘字。增刪分注者四百四十餘字。蓋彙覽爲改正之本。而續麟則發明改正之所以然。分注之文。彙覽僅改其年號君名謚號之類。而其他所當改者。以其文太繁。則散見於續麟中。蓋二書詳略互見。相輔爲用者也。其宗方孝孺之論。不以統予秦晉隋。未免儒生膠固之見。然其他參互比較。每能推其致誤之所以然。如唐以前太子即位皆書名。至唐獨不書名。劉友益曲爲之說。自勳則以爲太子即位。前史皆書名。至唐書本紀獨不書名。綱目不過誤從史文。不必強爲穿鑿。又如漢景帝中元年十二月晦日食。綱目漏書。三年九月晦日食。既綱目漏書。既字。自勳以爲皆漢書本紀先漏。綱目但據本紀。而未見五行志。故有此失。別無他義。皆足破陋儒附會之說。他若唐太宗貞觀元年。書徵隋祕書監劉子翼不至。劉友益書法。稱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尹起莘發明。亦以特書隋官爲美之。自勳則據唐書劉禕之傳。載子翼後復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宏文館直學

士。謂綱目失考。誤以爲陶潛一例。如是之類。其說皆鑿鑿有徵。非故與朱子爲難者比。至於凡例稱曹丕劉裕書姓。而綱目書宋王裕乃無劉字。又凡例稱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如鄭衆之屬。而綱目書鄭衆封鄮鄉侯。乃無宦者字。用證綱目傳寫刊刻。不免譌脫。不必以鈔胥刻工之失。執爲朱子之筆削。尤爲洞悉事理之言。視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牽合迂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遠矣。

謹案四庫編纂之例。凡箋註古書者。仍以所箋所注之時代爲次。是書奉爲朱子綱目而作。綱目經聖祖仁皇帝御批。當以御批爲主。已恭錄於史評類中。故編年類中不錄綱目。而是編及芮長恤陳景雲書。則仍從綱目之次序。列諸此焉。

【綱目分註補遺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芮長恤撰。長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嚴尹。溧陽人。前明諸生。初朱子因司馬光通鑑作綱目。以分註浩繁。屬其事於天台趙師淵。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來書牘甚詳。蓋分註之屬師淵。猶通鑑之佐以劉范。在朱子原不諱言。因流傳刊版。未題師淵之名。後人遂誤以爲分註亦出朱子。間有舛漏。皆委曲強爲之辭。長恤考究本原。知不出朱子之手。故凡分註之刪削通鑑以至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某句某字之下。有某句某字於前。而推求事理。爲之考辨於後。使證佐分明。具有條理。昔元汪克寬力崇道學。篤信新安。而作考異一編。訂譌正舛。至今與綱目並刊。蓋是非者。天下之公。苟一開未達於聖人不能無誤。而大儒之心廓然無我。亦必不以偶然疎漏。生回護之私。是卽眞出朱子。亦決不禁後儒之考訂。況門人代擬之本哉。且其說皆引據舊文。原書具在。亦非逞臆私談。憑虛肆辨。如姚江末流所爲者。是亦可爲綱目之功臣矣。陳鼎留溪外傳。列長恤於理學部中。稱其手著綱目存遺

等書。蓋嫌於朱子尚有所遺。待人之補。故改補爲存。以諱其事。門戶之見。又何其陋歟。

【綱目訂誤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景雲撰。初尹起莘作通鑑綱目發明。凡有疑義。率委曲以通其說。至周密作癸辛雜識。始辨其中宗武后竝書年號一條。然其說不甚確。後作齊東野語。又辨綱中北齊高緯殺其從官六十人一條。郭威弒隱帝書殺。弒湘陰王書弒一條。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等四條。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不書氏一條。目中開皇十七年赦蕭摩訶一條。貞觀元年太宗詰杜淹一條。則頗中其失。後明末張自勳。國朝芮長恤。亦遞有訂正。景雲是書。又摺摭諸家所未及。悉引據前史原文。互相考證。其中毛舉細故。雖未免稍涉吹求。然如漢蕭望之誤書下獄。漢中王卽位條下。誤載司馬光論雍闓之叛。誤四郡爲三郡。鍾會過王戎。誤書其祖官曹。志免官誤作除名。拓拔賀傉。誤爲鬱律之子。石虎擒劉岳。誤以爲殺王導。論劉允語。誤脫布在江州四字。乞伏步頹之叛。誤在苻堅敗後。孫恩走郁州。誤作陷廣陵。宋高祖誡義符語。誤刪非如兄韶有五字。始興王濬在西州。誤刪朱法瑜事。沈文季爲僕射。誤與蕭坦之竝書。賀拔岳誤書雍州刺史。高洋誤漏還晉陽。西魏洛陽平陽以東地入於齊。誤刪以東字。陳武帝祔祖於廟。誤作周事。隋文帝斬問事。誤作斬所捶之人。柴紹爲長史。誤連下文作諮議。李吉甫漏書罷相。李行言殺強盜。誤作殺北司。官軍亂焚殺李克恭。誤作自焚。羅紹威表詞。誤以殺言爲實事。梁以錢鏐爲吳越國王。誤複上卷。王峻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兼領平盧。誤作出鎮。皆指摘精確。足正傳譌。附糾汪克寬考異。誤讀高密王恢陳濟正。誤解太興殿後廳。胡寅讀史管見。誤指宇文孝伯讒王軌。及誤論安史。劉友益書法。誤論削高侃名諸條。亦皆允當。其於摭實之學。亦可云愈推愈密矣。

【大事紀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取司馬遷年表所書編年系月。以紀春秋後事。復採輯諸書以廣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書法皆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朱子語錄所謂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者。此亦一證也。其書作於淳熙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後迄於五代。會疾作而罷。故所成僅此。然亦足見其大凡矣。當時講學之家。惟祖謙博通史傳。不專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置儒林傳中。然所學終有根柢。此書亦具有體例。即如每條下各註從某書修云云。一一具載出典。固非臆爲筆削者可及也。通釋三卷。如說經家之有綱領。皆錄經典中要義格言。解題十二卷。則如經之有傳。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見。凡史漢同異及通鑑得失。皆縷析而詳辨之。又於名物象數。旁見側出者。並推闡貫通。夾註句下。朱子語錄每譏祖謙所學之雜。獨謂此書爲精密。又謂解題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觀書中周愼靚王二年。載魏襄王問孟子事。取蘇轍古史之論。後孟子集註即引用其說。蓋亦心服其淹通。知非趙師淵輩所能望其項背也。所附通釋。文獻通考作一卷。此本乃宋嘉定壬申吳郡學舍所刻。實分三卷。通考蓋傳寫之誤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蹟。仿通鑑之例。編年繫月。與李燾長編相續。寧宗時嘗被旨取進。永樂大典別載賈似道跋稱寶祐初曾刻之揚州。而元代修宋遼金三史時。廣購逸書。其目具見袁桷蘇天爵二集。並無此名。是當時流傳已絕。故修史諸臣。均未之見。至明初始得其遺本。亦惟文淵閣書目

載有一部二十册。諸家書目則均不著錄。今明代祕府之本。又已散亡。其存於世者。惟永樂大典所載之本而已。其書以國史日歷爲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誌狀案牘奏議百司題名。無不臚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岐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宋史本傳稱其重川蜀而薄東南。然如宋人以張栻講學之故。無不堅持門戶。爲其父張浚左袒。心傳獨於淮西富平之僨事。曲端之枉死。岳飛之見忌。一一據實直書。雖朱子行狀。亦不據以爲信。初未嘗以鄉曲之私。稍爲回護。則宋史之病是書者。殆有不盡然矣。大抵李燾學司馬光。而或不及光。心傳學李燾。而無不及燾。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陳均諸人所能追步也。原本所載秦熺張匯諸論。是非顛倒。是不待再計而刪者。而竝存以備參稽。究爲瑕纇。至於本註之外。載有留正中興聖政草呂中大事記講義。何俌龜鑑諸書。似爲修永樂大典者所附入。然今無別本可校。理貴闕疑。姑仍其舊。其中與宋史互異者。則各爲辨證。附註下方。所載金國人名官名地名音譯均多舛誤。謹遵欽定金史國語解。詳加訂正。別爲考證。附載各卷之末。仍依原第析爲二百卷。至其書名。文獻通考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互有不同。今據永樂大典所題。與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相合。故定爲繫年要錄。著於錄焉。

【宋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陳均撰。均字平甫。號雲巖。莆田人。端平初。有言是書於朝者。敕下福州宣取。賜均官迪功郎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均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又有中興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今中興舉要備要皆佚。此書前有紹定二年眞德秀序。稱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合若干卷。則當時本共爲一書。今舉要亦佚。存者惟此編耳。其書取日歷實錄。及李燾續通鑑長編。刪

繁撮要勒成一帙。兼採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數家之書。博考互訂。始太祖至欽宗。凡九朝事蹟。欲其篇帙省約。便於尋閱。故苟非大事。則略而不書。林岊序謂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足以括其體例。然實以通鑑綱目爲式。特據事直書。不加褒貶耳。觀均自序。其宗旨可見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爲廩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撐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案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又元時刊書者所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爲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殆不誣云。

【西漢年紀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官大理司直。所著有漢官總錄職原等書。見馬端臨經籍考。蓋能熟於兩漢掌故者。今他書散佚。惟此本以載入永樂大典獨存。考益之自序稱年紀三十卷。考異十卷。鑒論若干卷。各自爲書。今此本不載鑒論。而考異則散附年紀各條之下。與序不合。殆後人離析其文。如胡三省之於通鑑考異歟。又序稱自高祖迄王莽之誅。而此本終於平帝。居

攝以後闕焉。且其文或首尾不完。中間已有脫佚。蓋編入永樂大典之時。已殘闕矣。司馬光通鑑所載漢書。皆本班馬二書。及荀紀爲據。其餘鮮所採掇。益之獨旁取楚漢春秋說苑諸書。廣徵博引。排比成書。視通鑑較爲詳密。至所作考異。於一切年月舛誤。紀載異同。名地錯出之處。無不參稽互覈。折衷一是。多出二劉刊誤。吳仁傑補遺之外。尤通鑑考異所未及。其考證亦可謂精審矣。今依益之自序目次。釐爲三十卷。其考異亦卽從舊本。仍附各條之下。以便檢核。不復拘自序之文。別爲編次焉。

【靖康要錄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知作者。記欽宗在儲時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編次。凡政事制度及詔誥之類。皆詳載焉。其與金國和戰諸事。編載尤詳云云。是振孫之時。已莫知出誰手矣。今觀其書。記事具有日月。載文俱有首尾。決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歷者所能作。考書錄解題又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名也。宋人雜史。傳於今日者。如熊克中興小紀。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類。大抵於南宋爲詳。其詳於北宋者。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然長編已多佚闕。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之。亦僅及哲宗而止。徽宗欽宗兩朝之事。遂以無徵。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起政和。迄建炎。雖較他書爲賅備。而所錄事蹟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爲主。餘則略焉。此書雖敍事少略。載文太繁。而一時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詳者。卽以補李燾長編。亦無不可也。

【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紀自宋光宗紹熙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事蹟。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考元吳師道禮部集有答陳衆仲問吹劍錄云。續宋編年於吳曦誅數月後。載

李好義遇毒死。又有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略後云。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之功。爲安丙輩媚忌掩沒。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銑之罪歸之。大抵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云云。核其所引。與此書所載相合。疑此書在元時。嘗稱爲續宋編年。然師道亦未嘗明言其撰自何人也。觀其載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與莒補秉義郎。其目云卽理宗皇帝。考宋代條制。舊名亦諱。此乃直斥不避。似乎元人。然其書內宋而外元。又敍元代得國緣始。多敵國傳聞之詞。或宋末山林之士。不諳體例者所作歟。陳均編年備要。因通鑑長編而刪節之。此書則本兩朝實錄。參以李心傳所論。中如稱趙鼎爲趙丞相。安丙爲安觀文。錢象祖爲錢參政。李璧爲李參政。史彌遠爲史丞相。多仍當時案牘之文。未盡刊正。紀金元啓釁之事。追敍金源創業譜牒職官。具載顚末。似單行之書。非增續舊史之體。然敍次簡明。議論亦多平允。如蜀中之減重額。湖北之行會子。范祖禹之補謚。何致之罷制科。胥足補宋史所未備。其紀年互異者。宋史韓侂胄傳載薛叔似宣諭京湖。程松吳曦同赴四川。鄧友龍宣慰兩淮。徐邦憲罷知處州。皆在開禧四年。而開禧實無四年。此書載於二年丙寅。當得其實。其姓氏互異者。如宋史趙彥逾傳有中郎將范任。此書作范仲任。趙汝愚傳有宣贊舍人傅昌朝。此書作昌期。步帥閻仲夜。此書作王仲先。本紀副都統翟朝宗得寶璽。此書作興宗。俱足以互證異同。惟於史彌遠廢立濟王事。略而不書。或時代尚近。衆論不同。其事未經論定。故闕所疑歟。然彌遠之營家廟。求起復。一一大書於簡。知非曲筆隱諱也。其書世罕傳本。惟見於永樂大典者。尙首尾完具。謹校正繕錄。以備參稽。原書卷目已不可考。今案年編次。釐爲十有六卷。其中間有敍述失次。端委相淆者。睿鑒指

示。曠若發蒙。謹仰遵聖訓。詳爲核正。各加案語以明之。俾首尾秩然。不惟久湮陳笈。得以表章。且數百年未補罅漏。一經御覽。義例益明。尤爲是書之幸矣。

【朱季三朝政要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討李全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敍次。亦乏體要。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原本題曰續通鑑長編。而以李燾進長編表冠之於前。是直以爲燾之長編矣。案燾成書在孝宗時。所錄止及北宋。此本實載南宋一代之事。其非出燾手明甚。檢勘此書。卷卷標題。皆有宋史全文四字。而永樂大典宋字韻內。亦多載宋史全文。與長編截然二書。又此本目錄前有坊間原題。稱本堂得宋鑑善本。乃名公所編。前宋已盛行。再付諸梓云云。蓋本元人所編。而坊賈假託燾名。詭稱前宋盛行耳。惟永樂大典所收之書。皆載入文淵閣書目。乃宋鑑多至六部。獨

不見宋史全文之名。或亦楊士奇等編輯時。因標題而致誤歟。又別本之末。有商邱宋犖跋。曰宋李燾有通鑑長編百六十八卷。續長編集要六十八卷。續宋編年十八卷。今世藏書家。往往求之甚渴。此三十六卷。是元人所刊。卷首割去著書人姓名。卷末割去大元字。其爲元胡宏續通鑑長編無疑云云。則又臆斷之語。未見其有確證也。其書自建隆以迄咸淳。用編年之體。以次排纂。其靖康以前。亦本於燾之長編。而頗加删節。高孝二代。則取諸留正之中興聖政草。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聖政草。相與參校。其文大同小異。留正等所附案語。亦援引甚多。至光寧以後。則別無藍本可據。爲編書者所自輟輯。故永樂大典。於光寧二宗下。亦全收此書之文。勘對竝合。其於諸家議論。採錄尤富。如呂中講義。何俌龜鑑。李沆太祖實錄論。足國論。富弼等釋。呂源等增釋。陳瓘論大事記諸書。雖其立說不盡精醇。而原書世多失傳。亦足以資參考也。惟原本第三十六卷內度宗少帝及益王廣王事蹟。俱有錄無書。永樂大典亦未採。今姑仍其闕焉。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表注。已著錄。案柳貫作履祥行狀。曰司馬文正作資治通鑑。繫年著代。祕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書。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爲一書。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無編年之書。是編固不可少之著也云云。蓋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經據典。以矯劉恕外紀之好奇。惟履祥師事王柏。柏勇於改經。履祥亦好持新說。如釋桑土既蠶。引後

所謂桑間爲證釋封十有二山濬川謂營州當云其山碣石其川遼水以篤公劉七月二篇爲豳公當時之詩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爲豳詩篤公劉即爲豳雅皆不免於臆斷以春秋書尹氏卒爲即與隱公同歸於魯之鄭大夫尹氏尤爲附會至於引周書記異於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則其徵引羣籍去取失當亦未必遽在恕書上也然援據頗博其審定羣說亦多與經訓相發明在講學諸家中猶可謂究心史籍不爲游談者矣履祥自撰後序謂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故別爲舉要三卷凡所引經傳子史之文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則以小字夾註附綴於後蓋避朱子綱目之體而稍變通鑑之式後來浙江重刻之本列舉要爲綱以經傳子史之文爲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已非其舊又通鑑綱目刊本或以此書爲冠題曰通鑑綱目前編亦後來所改名今仍從原本與綱目別著於錄以存其眞焉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元陳桱撰桱字子經奉化人流寓長洲後入明爲翰林編修以附楊憲遷待制見明史憲本傳題元人者誤也桱祖著宋時以祕書少監知台州嘗作書名歷代紀統其父泌爲校官又續有撰述世傳史學桱以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竝終於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雖有金履祥前編而亦斷自陶唐因著此書首述盤古至高辛氏以補金氏所未備爲第一卷次撫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以志其得國之故爲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終於二王以繼通鑑之後故以續編爲名然大書分註全仿綱目之例當名之曰續綱目仍襲通鑑之名非其實也沈周客座新聞載桱著此書時書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還未輟筆忽迅雷擊其案桱端坐不懾曰霆雖擊吾手終不爲之改易也云云此雖小說附會之談亦足見桱以褒貶自任乃造作此說今觀其義例於宋

自太平興國四年平北漢後始爲大書繫統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本晦翁語錄持論已偏至於金承麟稱末帝爲之紀年西遼自德宗以下諸主年號亦詳爲分註雖各本史文然承麟立僅一日未成爲君西遼竝無事蹟可紀而必縷列其間亦不免循名失實蓋委曲以存昱昺二王使承宋統故輾轉相牽生是義例非千古公評明史何喬新傳載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書法何如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云云亦未始不中其失也他如取宋太祖燭影斧聲之譌載文天祥黃冠故鄉之語皆漫無考正輕信傳述陳耀文學林就正又謂樫誤以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遇風詩爲唐介作又改詩中強楚爲狂楚盡室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則引據未免疏舛黃溥簡籍遺聞又謂樫紀其先戶部尚書顯吏部尚書伸工部尚書德綱諸事爲宋史所不載成化間續綱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於妄託則挾私濫載尤不協至公然自通鑑綱目以後繼而作者實始於樫其後王宗沐薛應旂等雖遞有增修而才識卒亦無以相勝姑存以備參考亦未爲不可也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禕撰禕字子充義烏人少遊柳貫黃溍之門明初徵爲中書省掾修元史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死贈翰林學士追謚忠文事蹟具明史忠義傳此書乃續呂祖謙大事記而作體例悉遵其舊惟解題卽附各條之下不別爲一書俞恂稱其書自征和迄宋德祐二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而今所傳本實自漢武帝征和四年至周恭帝顯德六年不知恂何所據而云然或是書鈔本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間始刊版傳寫有所佚脫歟考何喬新集嘗稱禕此書予奪

褒貶。與綱目不合。如綱目以昭烈紹漢統。章武紀年。直接建安。此書乃用無統之例。以漢與魏吳。竝從分註。又綱目斥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所在。用春秋公在乾侯例。而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又李克用父子。唐亡稱天祐年號。以討賊爲詞。名義甚正。故綱目紀年。先晉後梁。此書乃先梁後晉。皆好奇之過。所言亦頗中其失。然其間考訂同異。如通鑑載漢武帝仙人妖妄之言。淖方成禍水之說。以爲出於漢武故事飛燕外傳。譏司馬光輕信之失。紀光武帝省并十三國。以地志正本紀之誤。此類考證辨別。皆爲不苟。又宋庠紀年通譜。久無傳本。劉羲叟長歷。僅通鑑目錄。用以紀年。書亦散佚。此書間引及之。亦可以備參稽。至前賢議論。薈萃尤多。瑕瑜不掩。讀者節取其長焉可矣。

【元史續編十六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明胡粹中撰。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陰人。永樂中官楚府長史。此書大旨。以明初所修元史。詳於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略於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順帝時事。亦多闕漏。因作此以綜其要。起世祖至元十三年。終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編年繫月。大書分註。有所論斷。亦隨事綴載。全仿通鑑綱目之例。然綱目訖五代。與此書不能相接。其曰續編。蓋又續陳桱書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有此書十六卷。又別出元史評。而不著卷數。疑當時或析其評語。別爲一本以行。如後漢書贊之例歟。其中書法。如文宗之初。知存秦定太子天順年號。而於明宗元年。轉削而不紀。仍書文宗所改之天歷二年。進退未免無據。又英宗南坡之變。書及其丞相云云。蓋欲仿春秋之文。而忘其當爲內辭。亦劉知幾所謂貌同心異者。其他議論。雖尺尺寸寸。學步宋儒。未免優孟衣冠。過於刻畫。然如謂張世傑奪舟斷港。未能決性命於義利之間。謂吳直方勸托克托大義滅親。爲不知春秋之義。持論亦未嘗不正。至於文宗

陰謀害兄。更能據故老之傳聞。揭史家未發之隱。尤爲有關於懲戒。商輅等修續綱目。全取此書爲藍本。並其評語亦頗採之。至明太祖起兵稱王以後。續綱目卽分註元年。斥其國號。而粹中獨大書至正直至二十八年八月而止。內外之辭。未嘗少紊。其持論之公。非輅等之所及。又宋末二王。不予以統。亦協其平。鄭瑗井觀瑣言乃曰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桱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云云。何其偏歟。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洪惟我國家世德緜延。篤承眷顧。白山天作。朱果靈彰。十有五王。聿開周祚。肇基所自。遐哉源遠而流長矣。迨我太祖高皇帝。以軒轅之敦敏。當榆罔之衰微。丕建鴻圖。受天明命。帝出乎震。萬物知春。所以提挈天樞。經綸草昧。亨屯而濟險。保大而定功者。謨烈昭垂。實書契以來所未有。洎我太宗文皇帝。纘承前緒。益擴昄章。日月高衢。煥乎繼照。成湯秉鉞。十一征罔弗奏功。周武臨河。八百國莫不來會。聲靈遐播。制作更新。文德武功。繩先啓後。麟麟炳炳。亦史册之所未聞。然事閱五朝。時逾十紀。舊臣之所誦說。故老之所歌吟。口耳相傳。或不能盡著於竹帛。而實錄寶訓。曾藏金匱。自史官載筆以外。非外廷所得而窺。是以特詔館臣。恭錄締造規模。勒成帝典。冠以發祥世紀一篇。猶商頌之陳元鳥。周雅之詠公劉。雖時代緜邈。年月不可盡詳。而事既有徵。理宜傳信。所以明啓佑之自來也。其餘並編年紀月。列目提綱。自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兵討尼堪外關克圖倫城始。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訓戒羣臣。編爲八卷。自太宗文皇帝御極始。至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以前。編爲二十四卷。蓋神功聖德。史不勝書。惟恭述勳業之最顯著。政事之最重大。謨猷之最宏遠者。已累

牘連篇積爲三十二卷矣唐虞之治具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臣等繕校之餘循環跪讀創業之艱難貽謀之遠大尙可一一仰窺也豈非萬世所宜聰聽者哉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書排輯歷朝事蹟起自黃帝迄於明代編年紀載綱目相從目所不該者則別爲分註於其下而音切訓詁典故事實有關考證者亦詳列焉蓋內府舊藏明正德中李東陽等所撰通鑑纂要一書皇上幾暇披尋以其褒貶失宜紀載蕪漏不足以備乙覽因命重加編訂發凡起例咸稟睿裁每一卷成即繕稾進御指示書法悉準麟經又親灑丹毫詳加評斷微言大義燦若日星凡特筆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極則不獨詞臣載筆不能窺見高深即涑水紫陽亦莫能仰鑽於萬一所謂原始要終推見至隱者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不可一一縷陳而尤於系統表年著筆削之大旨予奪進退悉準至公故大業冠號則義等於存陳至正書年則旨同於在鄆知景炎祥興之不成爲宋而後遯荒棄國者始不能以濫竊虛名知泰定天順之相繼爲君而後乘釁奪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統凡向來懷鉛握槧聚訟不決者一經燭照無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爲明訓仰見聖人之心體如鑑空衡平聖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設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無復能低昂高下於其間誠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至明季北都淪覆大命已傾福王竊號江東僅及一載皇上如天聖度謂猶有疆域可憑特命分註其年從建炎南渡之例又唐桂二王蹟同是昺雖黜其僞號猶軫念其遺臣亦詔別考始終附綴書後俾不致湮沒無傳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贊一辭矣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採明一代事蹟撰通鑑綱目三編。以續朱子及商輅之書。然廷玉等惟以筆削褒貶求書法之謹嚴。於事蹟多所挂漏。又邊外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襲舊文。無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譌。夫朱子剏例之初。原以綱仿春秋。目仿左傳。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然不詳核左傳之事蹟。於聖人予奪之旨。尚終不可明。況史籍編年。僅標梗概。於大書而不具始末。於細註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聖諭所指福藩田土一條。其他條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譯語原取對音。唐以前書。凡外邦人名地名。見於史冊者。班班可考。惟兩宋屈於強鄰。日就削弱。一時秉筆之人。既不能決勝於邊圉。又不能運籌於帷幄。遂譯以穢語。曳其怨心。實有乖紀載之體。沿及明代。此習未除。如聖諭所指朶顏青海諸人名書圖爲兎之類。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爲釐正。是編仰稟睿裁。於大書體例。皆遵欽定通鑑輯覽。而細註則詳核史傳。補遺糾繆。使端委秩然。復各附發明。以闡褒鉞之義。各增質實。以資考證之功。而譯語之誕妄者。亦皆遵欽定遼金元國語解。一一改正。以傳信訂譌。較張廷玉等初編之本。實倍爲精密。聖人制事。以至善爲期。義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憚於改作。此亦可仰窺萬一矣。

【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爲是編。草創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稾僅存。惟闕第十一卷。書

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其書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蹟之詳略先後。有應參訂者。皆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之。其諸家議論。足資闡發者。竝採系各條之下。間附己意。亦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別之。其時永樂大典尚庋藏祕府。故熊克李心傳諸書。皆未得窺。所輯北宋事蹟。大都以李燾殘帙爲藁本。援據不能賅博。其宋自嘉定以後。元自至順以前。尤爲簡略。至宋末昰昺二王。皆誤沿舊史。系年紀號。尤於斷限有乖。又意求博贍。頗少翦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備敍世系。慶元僞學之禁。詳載謝表。元末事蹟。多採輟耕錄鐵崖樂府。敍書藝。則稱其日寫三萬字。紀隱居。則述其懷抱。幾時開。無關勸懲。徒傷煩冗。又載元順帝初生之事。過信庚申外史。尤涉鑿空。然其裒輯審勘。用力頗深。故訂誤補遺。時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傳。以樞密使出判揚州。今據宰輔編年錄。改作河陽。余玠傳。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戰於嘉定。今據家傳。改作十二年。元末寇陷淮安。本紀首尾不具。今從王逢梧溪集。定作趙國用。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湖州。本紀作二月。今從明實錄作四月。皆案文覈實。信而有徵。又是時乾學方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以來郡縣舊志。而若璩諸人。復長於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爲精核。如宋王堅之守合州。則採四川總志。牟子才之諫張燈。則採西湖遊覽志。而明人紀事之書。若劉辰國初事蹟。吳寬平吳錄之類。亦竝從附載。以資考證。年經月緯。犂然可觀。雖不能遽稱定本。而以視陳王薛三書。則過之遠矣。

右編年類。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以下是也。有一代之編年。漢紀以下是也。其間或有或無。既不相續。今

亦各以作者時代編之。不復以統系爲先後。其通鑑地理通釋綱目續麟之類。則仍附本書之後。便參閱也。

卷四十八

史部四

編年類存目

【考定竹書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之騄撰。之騄有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以沈約所注竹書紀年未爲詳備。因采摭諸書。別爲之注。然之騄愛博嗜奇。多所徵引。而不能考正眞僞。如帝癸十年地震。引華嚴合論。大地有六種震動。所謂徧動徧起徧涌徧震徧吼徧擊者。爲說殊爲蕪雜。又劉知幾史通疑古篇中排詆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測聖人。至爲乖謬。而一概引用。漫無辨正。沈約注出依託。尚能知伊尹自立之誣。太甲殺伊尹之妄。之騄乃旁取異說。以熒耳目。云能補正沈注。未見其然。惟拾遺記商均暴天下之類。辨別誣妄。路史帝杼遷老王之類。考訂譌謬。間有數處可取耳。至所稱逸文。采摭頗備。然如晉幽公會魯季孫一條。今本有之。而注曰無。又如湯十九年至二十四年皆書大旱。蓋作書者依託墨子湯五年旱之文。此本竟脫去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二條。則亦不可盡據也。

【五代春秋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尹洙撰。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授絳州正平主簿。以薦爲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以爭水洛城事。移慶州。復爲董士廉所訟。貶

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州酒稅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考邵伯溫聞見錄載歐陽修作五代史嘗約與洙分撰此書或即作於是時然體用編年與修書例異豈本約同撰而不果後乃自著此書歟所載始梁太祖開平元年甲子迄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鄭樵通志藝文略作二卷與今本合趙希弁讀書附志則作五卷或別本流傳以一代爲一卷歟穆脩春秋之學稱受之於洙然洙無說春秋之書惟此一編筆削頗爲不苟多得謹嚴之遺意知其春秋之學深矣已載入所作河南集中此蓋其別行之本以初原自爲一書故仍存其目焉

【少微通鑑節要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江贄編贄字叔直崇安人政和中太史奏少微星見朝命舉遺逸之士有司以贄應詔贄辭不赴賜號少微先生是書取司馬光資治通鑑刪存大要然首尾賅貫究不及原書此本爲明正德中所刊前有武宗御製序考羅願鄂州小集末載王瓚月山錄跋結銜稱通鑑節要纂脩官疑正德時又爲重脩非復贄之舊本又明史李東陽傳稱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其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與張綵爲解乃已又張元禎傳稱爲通鑑纂要副總裁纂要當即節要蓋史偶異文然則此書乃東陽及元禎所定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李燾經進考宋史藝文志及燾本傳惟載所著續通鑑長編無此書之名此本目錄末有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爲何許人書中所記皆北宋事蹟體例與宋史全文約略相似而闕漏殊甚蓋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託其名以售欺也

【增節音注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陸唐老編。唐老會稽人。淳熙中進士第一。故此書亦稱陸狀元通鑑。皆於司馬光書內鈔其可備科舉策論之用者。間有音注。然淺陋頗甚。亦寥寥不詳。首有總例云。學者未能徧曉出處。則於詞賦一場。未敢引用。足以見其大旨矣。

【通鑑綱目測海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何中撰。中字太虛。一字養正。撫州人。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書以糾通鑑綱目書法之同異。卷末有大德丙午自跋。曰朱子作綱目續春秋。然其間書法。可商略者猶多。間附己意。輯成綱目測海三卷。示兒輩云云。蓋不知綱目出趙師淵之手。猶誤以爲朱子書也。書中所列凡三例。一辨胡呂二家所注。如魏徙都大梁條。胡氏謂魏王不恨不用孟子。而恨不聽公叔之言。中以爲徙都之後。六年孟子方至魏之類是也。一發明二家所未注。如秦人誅衛鞅條下。中補注曰。書秦人何。鞅得罪於衆。猶其誅之之類是也。一乃糾正本書之譌異。於全書之中。不過十之二三耳。其中如秦魏冉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一條。中謂諸侯之妻。宜稱夫人。不宜稱妃。不知元妃孟子。固左傳文也。又漢元狩六年封三王一條。中謂宜載誥策之辭。不知綱目紀事之書。非載文之書也。又莽廢孺子一條。中謂既書始建國元年。則不必書莽。不知孺子廢而後成爲始建國也。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一條。中謂宜削秦王字。此泥以爵字爲褒貶例也。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一條。中謂多之亂二字。不知書法在討字。此二字刪之固可。存之亦無害也。又晉主重貴發大梁一條。中謂宜書北遷。不知朱子宋人。避二帝北遷之事。變其文也。其他間有可取。不過摭拾細碎。不能深裨於史學。綱目非無可糾。如中此書。尚未足以糾綱目也。

【通鑑綱目釋地糾繆六卷補注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庚撰。庚字浦山，秀水人。是書以通鑑綱目集覽實繆誤不少，惟胡三省通鑑注頗屬精當，可以正二書之繆。又校以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及輿圖等書，爲糾繆以正其失，又爲補注以拾其遺，用力頗爲勤摯。然集覽實之荒陋本不足與辨，今既與之辨矣，則宜元元本本詳引諸書，使沿革分合言言有據，庶幾以有證之文，破無根之論，而所糾所補，乃皆不著出典，則終不能關其口也。

【帝王紀年纂要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元察罕撰。明黃諫補。察罕官至平章事，事蹟具元史本傳。諫有從古正文已著錄，其書本皇極經世爲準，自太皞以下諸帝王各載其在位年數，而略述興廢大旨，於每代之前，察罕成此書，在皇慶元年，嘗奏進於朝，程鉅夫爲之序。至明景泰中，諫復爲續輯，改原本每代下至延祐戊午若干年爲下至洪武戊申若干年，并補入元代諸帝紀年，然簡略太甚，不足以資考訂也。

【明本紀一卷】左都御史張若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明太祖事蹟，自起兵濠梁，迄建國金陵，皆分年排載，頗爲詳備，蓋亦自實錄中摘出編次者，惟自洪武三年正月以後，竝闕或草創未竟之本歟。

【世史正綱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是書本明方孝孺釋統之意，專明正統，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訖明洪武元年，以著世變事始之所由，於各條之事，隨事附論，然立說多偏駁不經，如紀年干支之下，皆規以一圈，中書國號，至元代則加以黑圈，迨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則爲白圈，其說以爲本之太極圖之陰陽，至是天運轉而陽道復，陰翳消也，率臆妄作，爲史家

未有之變例。可謂謬誕。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議論嚴正。殊爲太過。陶輔桑榆漫志稱其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胡應麟史學佔畢稱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邱氏。更乖舛矣。

【通鑑綱目前編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許誥撰。誥自號函谷山人。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文淵閣大學士讚之兄。兵部尚書論之弟。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謚莊敏。事蹟附見明史許進傳。是書以司馬光通鑑朱子綱目。皆不直接春秋。中間闕七十餘年之事。金履祥通鑑前編書法。又多舛迕。乃重輯是編。以訂譌補闕。其中如辨宋昭公非周元孫。魏文侯未弒晉幽公。趙鞅趙無卹之卒歲。史記並誤。亦小有考證。而摹仿春秋過甚。拘文牽義。往往畫虎不成。又或生例於春秋之外。如春秋書衛侯燬滅邢。說者謂惡其滅同姓。又或以爲因下衛侯燬卒之文而譌。已非成例。而誥於楚子章滅陳書名。於越句踐滅吳併削爵。史記越世家。越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所謂伯者。蓋爲方伯。非由子爵晉爲伯爵也。誥乃自是俱書越伯。至於春秋無事必書時例也。於春特書王正月。明正朔也。誥於無事之年。既不備書。又不書王正月。必於年下別標一春字。自序謂行夏時。重歲首也。亦不善於學步矣。

【經世策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書編年紀事。起漢高祖奉楚懷王命伐秦之歲。止文帝末年。似於通鑑綱目中。偶拈一二卷。以己意筆削之。大旨欲仿春秋。而既非經體。又非傳體。如高帝元年。書曰沛公掾蕭何收丞相府圖籍。不及收博士所藏。先王典籍遂滅。齊魯諸儒傳習自孔氏者不復全。此仿春秋何例也。

【人代紀要三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顧應祥撰。應祥字惟賢。號箬溪。長興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是書以編年紀事。雖無事必書其年。蓋合甲子會紀大事記而一之。然繁簡失倫。多未盡當。其中無年可編者。亦往往隨意科配。如荀悅著漢紀中嚳皆強係之獻帝乙酉年。恐必不然也。

【嘉隆兩朝聞見紀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越撰。越字韓峯。南京錦衣衛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以薛應旂憲章錄。鄭曉吾學編諸書。止載武宗以前事。故續取世穆兩朝政蹟。彙次成編。起正德十六年世宗卽位。止於隆慶六年。朱之蕃謂其爲野史之良。然所採書目。自明倫大典以下。僅四十一種。未爲贍備。而所附案之文。如五元臣皆不利之類。亦體雜說部。

【明大正記二十五卷】內府藏本　明雷禮撰。禮字必進。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明史藝文志載禮大政記三十六卷。此本爲萬歷中應天周時泰所刊。其中禮所輯者。至武宗而止。僅二十卷。其世宗四卷。卽范守己之肅皇外史。穆宗一卷。則譚希思所續編。卷目與史志不符。蓋時泰已有所合併也。禮明習朝典。以史學自任。而所記多採撮實錄。詳略未能得中。異同亦尠能考據。

【明六朝索隱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明雷禮撰。何應元校。應元不知何許人。其書以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六朝事蹟。編年紀錄。考明史藝文志不載是書。疑後人從實錄鈔撮而成。託名於禮。其稱索隱。亦不知何所取義也。

【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明南軒撰。軒字叔後。渭南人。據軒自序。題吏部文選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明史附見南居益傳。亦云官吏部郎中。嘗著綱目前編。然又有其門人楊光訓序。稱軒爲渭上先生。壯遊金馬。閱銓曹。歷藩臬。是其官不終於郎中。陝西通志稱其終山東參議。與光訓

序合。當得其實。然太學進士題名碑錄。載軒爲嘉靖癸丑進士。而通志作甲辰進士。則通志又傳寫之誤矣。此書以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桱通鑑前編外紀。合併刪削。其爲一編。起自伏羲。終於周威烈王。然不明提綱分目之法。宂瑣繁雜。殊無可取。至於引爾雅曰。熊羆貔貅貙虎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引左傳曰。龍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見於東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爾雅左傳。皆無其文。蓋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學荒。諸經注疏。皆以不切於時文。庋置高閣。故雜采類書。以譌傳譌。至於如此。又金履祥受業王柏。故徵引師說。稱子王子。此書既盡變履祥之例。而引王柏之說。仍稱爲子王子。是更與不去葛龔同一例矣。

【龍飛紀略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吳樸撰。樸字華甫。詔安人。是編仿綱目體例。紀明太祖事蹟。初名征伐禮樂書。後改今名。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蓋據元史及明初武冑貼黃列傳則例紀載。旁蒐博採而成。前有嘉靖甲辰林希元序。及樸自編通例。是時建文年號未復。故於己卯以後四年。仍以洪武紀年。旁注建文於下。自屬當時功令。未足爲譏。若自壬辰至丙午。明號未建。順帝儼存。猶是元之天下。乃削去至正年號。惟書甲子。則偏僻太甚。於公議爲不協矣。至所謂成化間續編綱目。托克托用兵六合。有賊勢大蹙之句。不知彼時明祖正在六合。罔識諱避云云。律以臣子之義。鑿然正論。雖起商輅於九原。無詞以解也。

【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內府藏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是編續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譏其孤陋寡聞。如王偁李燾楊仲良徐夢莘劉時舉彭百川李心傳葉紹翁陳均徐自明諸家之書。多未寓目。并遼金二史。亦削而不書。唯道學宗派特詳爾。今核其書。大

抵以商輅等通鑑綱目續編爲藍本而稍摭他書附益之於宋元二史未嘗參考其表志故於元豐之吏官制至元之定賦法一切制度語多闕略於本紀列傳亦未條貫凡一人兩傳一事互見者異同詳略無所考證往往文繁而事複如永寧公主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請以金飾肩輿爲藝祖所戒既載於開寶五年矣復見於開寶八年而譌爲永康公主丁謂誣謫寇準王曾疑其太重丁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既載於天禧四年矣復見於乾興元年越州升爲府既載於建炎四年矣復見於紹興元年甚至眞德秀兼宮教勸濟王孝敬以俟天命語一篇之中前後兩見其餘重沓竄易之誤不可枚舉所紀元事尤爲疎漏惟所載道學諸人頗能採據諸家文集多出於正史之外然雜列制誥贈言寄札祭文鋪敍連篇有同家牒律以史法於例殊乖至於引用說部以補正史之闕者又不辯虛實徒求新異如載吳曦之誅云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決云云其事雖見岳珂桯史小說家無稽之語可入諸編年之史乎雖多亦奚以爲此之謂矣

【甲子會紀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薛應旂撰前四卷以六十甲子紀年上自黃帝八年下至嘉靖四十二年爲七十二甲子又每年之下亦略紀大事以備檢閱第五卷則取邵子以元經會之語略論洪荒以來而以邵子觀化詩附焉

【憲章錄四十七卷】內府藏本　明薛應旂撰所載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編年之體蓋以續所作宋元

通鑑。然採摭雜書。頗失甄別。如惠帝遜國。事本傳疑。應旂乃於正統五年十二月。書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入京。號爲老佛。豈史氏闕文之義耶。

【考信編七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杜思撰。思字子睿。鄞縣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青州府知府。是書皆載上古之事。其目有二。曰原始考始。自盤古氏迄於燧人氏。曰讀墳考始。自庖犧氏迄於帝魁。編年紀月。記動記言。全作策書之體。如珥筆其側。親注起居。又不言其何所據。乃題曰考信。名實可謂舛迕矣。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黃光昇撰。光昇字明舉。晉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是書起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至穆宗隆慶二年而止。編年紀事。每條皆提綱列目。其前四卷。自至正壬辰迄洪武建元以前。以明紀年。而元事則隨年附見。雖當時臣子之詞。然順帝北行以後。以明紀年可也。若至正戊申以前。非惟元祚未移。儼然其主。即韓林兒龍鳳紀年。明主亦自奉其朔。乃於其初起兵時。即削元號。究非萬世之公論也。

【成憲錄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明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考明太宗廟號至嘉靖十七年始改曰成祖。此書仍稱太宗。是作於成化後嘉靖前也。書中所載事實少而誥敕多。如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並載太祖遣祭之諭。今本紀乃止書祀國學。而不及闕里。又本紀載洪武十年十二月。高麗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卻之。十二年十二月。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卻之。而此書又載洪武十二年五月。諭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鄭白一事。亦足以補史傳之闕。然浮文妨要者終多也。

祕閣元龜政要十六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已稱成祖。則嘉靖以後人作也。所紀皆明太祖事。然起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張士德取常熟。終於洪武二十八年。首尾皆不完具。殆前後各佚一册。今本卷第又傳寫者所改題歟。大致與太祖實錄相出入。亦無異聞也。

【明通紀述遺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舊本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皆題繡水卜世昌校訂。三卷六卷七卷十一卷。皆題繡水屠衡校訂。前有馮夢禎序。惟稱世昌。又有卜萬祺屠隆二序。則兼稱衡。蓋二人合作。仿新唐書各署姓名例也。其書補東莞陳建明通紀之遺。起元至正十一年。終明隆慶六年。編年紀載。多捃拾稗史之言。冗雜特甚。如首卷多載元順帝荒淫瑣事。與明無關。殊失斷限之義。又如以成祖征漠北時。太監沐敬進諫之事。竄入建文四年之末。則紀載之無法。可以概見矣。

【世穆兩朝編年史六卷】內府藏本　明支大綸撰。大綸字華平。嘉善人。萬歷甲戌進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謫江西布政司理門。終於奉新縣知縣。是編成於萬歷丙申。所載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凡四卷。自隆慶元年至六年。凡二卷。前有項維楨序。但稱永陵信史。據大綸自序。蓋先成世宗編年。後乃續以穆宗云。

【明大政纂要六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譚希思撰。希思茶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四川巡撫。是書所記。自洪武元年至隆慶六年。凡大事皆編年記載。每帝皆有論贊。卷首載萬歷己未修撰韓敬序。有云侍御方壺劉公持斧畿輔。捐俸刻之。是此書向曾刊刻。今鈔本卷首。仍存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印。則當爲未刋以前藏本。其中多塗乙增損之處。似卽希思之原稾也。

【大政記三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國楨撰。國楨字文寧。烏程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肅。事蹟附見明史朱國祚傳。是書始洪武元年戊申。終隆慶六年壬申。編年記載。繁簡多有未當。殊乏史裁。

【兩朝憲章錄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吳瑞登撰。瑞登字雲卿。武進人。由貢生官光州訓導。先是薛應旂纂洪武至正德九朝事。爲憲章錄。瑞登因輯嘉靖隆慶兩朝。以續應旂之書。大抵鈔撮邸報而成。有巡撫河南御史陳登雲李時華二序。一作於萬歷癸巳。一作於甲午。又有瑞登自序。惟頌世宗初政及遺詔。併費宏調燮之勳。徐階受顧之蹟。蓋謂嘉靖中年壞於任用嚴嵩而不欲顯言也。

【國史紀聞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張銓撰。銓字宇衡。沁州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天啓元年。大兵破遼陽。殉節死。贈兵部尚書。謚忠烈。事蹟具明史忠義傳。是編起元至正十二年明太祖起兵濠州。迄於武宗之末。編年紀載。有綱有目。名曰紀聞者。銓自以職非史官。不得見實錄記注。僅取各家之書。討論異同。編次成帙。所謂得之傳聞。而不敢據以爲信也。書成於萬歷庚戌。至天啓甲子。始刊行之。徐揭先爲之序。其子道濬又重爲校訂云。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顧錫疇撰。錫疇字九疇。號瑞屏。崑山人。萬歷己未進士。崇禎末官至南京禮部侍郎。福王時進尚書。後爲總兵官賀君堯所殺。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編年紀載。於歷代故實。粗存梗概。蓋鄉塾課蒙之本。至綱鑑之名。於綱目通鑑各摘一字稱之。又顚倒二書之世次。尤沿坊刻陋習也。

【歷代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有律古詞曲賦叶韻。已著錄。是書略仿資治通鑑綱目之例。以二十一史各編年爲傳。故曰二十一傳。然非傳體也。此本惟存季周傳十一卷。嬴秦傳一卷。其爲刊刻未竟。抑傳本闕佚。均不可知。據所存者觀之。大抵疎漏百出。漫無體例。其佚亦不足惜也。

【春秋編年舉要】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時偉撰。時偉有正韻牋。已著錄。是書成於崇禎甲戌。凡前後二編。皆仿史記年表之例。以國爲經。以事爲緯。前爲春秋列國編年舉要。起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訖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以括春秋大要。後爲獲麟後七十七年編年舉要。起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訖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以補通鑑前編。首有春秋託始論。據洪邁容齋隨筆之說。謂春秋始隱公。爲治鄭莊。以強侯跋扈。實自寤生始也。次爲春秋列國君臣總論三篇。隨意斷制。未爲精確。其謂無季氏則魯不昌。無二氏則季孤立。頗爲乖刺。又有獲麟後編年總論。辨魏文侯師子夏。在未命爲諸侯以前。亦無關大義。二編惟後編有引稱竊於諸書中。採十一於千百。私爲編年舉要。既而深思。恐開後人以懶惰之端。遂舉覆瓿。不復災木。止存七十七年事。然則當時僅刊其後編。今則二編俱在。蓋猶其家藏未刻之稾矣。

【皇王史訂四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學孔撰。學孔字瞻黃。渭州人。順治中嘗官大寧衛斷事。是編以劉恕外紀。義類未確。端緒難明。因訂正其文。上自盤古氏。下迄周幽王東遷而後。春秋既作。則不復錄焉。大抵摭拾羅泌路史之說。加以臆斷耳。

【此木軒紀年略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康熙甲午。故戶

部尚書王鴻緒纂輯明史。袁燮預其事。開局月餘。以持論齟齬辭去。乃自以其意著此書。紀事始於帝堯。編年則始於春秋。撮其治亂興亡之大端。而各繫以論。亦頗考證其異同。未及卒業。僅及漢順帝而止。其門人徐逵照裒輯賸稾。編爲此本。首卷及第三卷。皆袁燮手自標識。提其綱要。二卷四卷五卷。則逵仿袁燮之例。補爲標識者也。其書敍述簡明。非他家史略不究即漏者比。持論亦多平允。而愛奇嗜博。好取異說。如周文王商末受命。稱王九年。衞武公攻殺其兄共伯而自立。雜書譌異。皆不以爲非。甚至何休注公羊傳。謂平王之四十九年。爲魯隱公受命之元年。而比周於二王之後。亦以爲其理謬而其意善。殊爲乖舛。其訂正事實。多所糾正。然好以明人所刻竹書紀年爲據。不知其僞。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孫會以廩丘叛。安王十九年。田侯剡立之類。皆執以駁史記。亦爲失考。至於孟子所載之曹交。本不云曹君之弟。稱曹君之弟者。乃漢趙岐注。朱子偶然因之。失於詳核。袁燮不考舊文。誤執之以疑史記。併疑春秋所見更左矣。

【讀史綱要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注。已著錄。此書紀歷代帝王年號。而附錄僭僞諸國。排比舊文。有如簿籍。不足以當著書。其以西夏遼金并列。尤爲紕繆。

右編年類三十七部。八百四十七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綱鑑正史約之類。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矣。然五經四書講章。雖極陋劣。不能不謂之經解也。故亦附存其目。此類至夥。姑就所見者載之。如經書講章之例。